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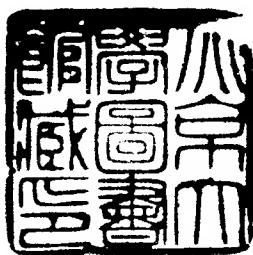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二二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理學備考三十四卷(二)

〔清〕范鄩鼎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范氏五經堂刻本

.....一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

〔清〕毛奇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三五三

留溪外傳十八卷

〔清〕陳鼎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四〇五

理學備考三十四卷(二)

〔清〕范鄩鼎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范氏五經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理學備考》
三十四卷《提要》

理學備考卷八

洪洞後學范鄩鼎同定 榮業姓劉技錄

理學宗傳

容城後學孫奇逢輯

羅文恭公

文恭洪先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父循仕至憲剛公年五歲
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
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年十四
未弱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爲語舉子業後汝方師陽明于虔時時
語學問正傳公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謂

理學備考卷八 孫集

一

五經堂剛定

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
二十二舉於鄉以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谷平端嚴有
守學以開邪爲訓者及計脩閣同郡黃洛村何善山曾受陽明學
附其舟嚴事之時公就就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君言動如常衷疑
之一日論學善山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裏微類無人心耳
公撫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裏日究陽明致知旨嘉靖八年廷試世
宗親閱所對策批云學正有見言識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
士第一入時外舅曾某官太僕卿報初下題告公曰喜吾將幹此
大事公面頰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逾一

人美足為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
授翰林院修撰。明年請告歸。謁谷平於浙邸。訂舊學後。日侍憲副。
公於家訓。公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承冠行酒拂。
席授凡公忻忻從事焉。入京補原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館。
中公每從論學。歸輒綴紀。嗣充經筵。尋丁外艱。歸於喪。蔬食飲水。
三年銜哀。不入室。每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因而依歸者衆。或諷
以居憂講學。非宜。公曰。志在求益。非敢主會。則講也。服闋。彌年丁
母憂。執禮淵殷。一日玩內典。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
若寄世外。友人觀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

理學備考卷八 葉集

二

五經堂制定

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名改左春坊贊
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龍谿諸公。負辨累日。至維揚。超
泰州安豐場。訪王心齋。抵京。與其友唐荆川趙浚谷交好。日相期
計。以天下自任。中外稱曰三翰林。時儲位未定。浸聞有他議。公與
之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為言。忤旨。罷為民。公出京。與荆川各
買小艇。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寓蓮甍意
既歸。二年庶弟請析居。公盡推先世田宅與之。自別建一宅。僅蔽
風雨。割跡城市。辟受取予。咸裁以義。不徇世局。時格郡中東郭南
野雙江諸公。咸家居講學。常至數百人。公每與抑抑求嚴。未嘗

以言詞先人。遊徧嶽僧。楚石私曰。吾受異僧外丹。昔非人無傳。今
以授公公拒之。丙午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心契。冬聞石蓮洞。自是
多洞居。同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衆。已酉一日
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已令以講聚無所為。葦蕕潭雪
浪閣庚戌間都城被逼。公日不交睫者月餘。甲寅會王龍谿于海
天。遂同舟西歸。會于懸潭。乙卯春。偕龍谿遊楚。九月返舍。贛江水
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饗而嘗。卻臺省
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為構室助。竟辭之。荆川以兵事起。官
約簡出。公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

理學備考卷八 孫集

三

五經堂制定

比自效可矣。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答願畢志林壑。年踰五
十。謝客屏居。止止所事。能知人或評之曰。是偶然。不是道。比荆
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賊冊。念龍谿重為民病。戒里中按畝收
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僅若更生。
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按裁。既竣。序之。時年六十矣。四方士
叩請日繁。公教先默識。重躬行。凡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
疑。然後隨機引入。明年八月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
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
六十有一。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湛甘泉

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自少知學弘治壬子舉於鄉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命出僉事徐松為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其面論益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頌楊廷和主考無其名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第二名廷翰林應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先生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學者稱為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嗣祁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理學備考卷八孫集

墓產瑞瓜卜築西樵多士來學至齊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遠與言嘉靖初趙朝陞侍讀尋陞南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總為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書院所在而見年逾七十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順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祠白沙嘗於所居置倉庫館穀多

理學備考卷八孫集

四

五經堂刪定

理學備考卷八孫集

五

五經堂刪定

王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後取自雲山為白沙祠無日不投徒無日不講學所論以自然為本體以勿忘勿助為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為多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公在南都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閱俗後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有劉公廟張假燒香為泥其像於江貧者或以大葬公買地城四郊為涵澤園以虛之日而田俱時祀費盡毀私創庭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千多以其名者

徐曰仁

愛字曰仁。餘姚人。陽明妹婿也。少陽明十六歲。陽明初與學者謀授。受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於學。北面納賁焉。是年愛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郴州知州。聞知行合一之訓。漸知反身實踐。壬申考滿入京師。即同穆孔暉等朝夕受業。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請問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甲戌。陽明為南鴻臚卿。愛與黃綰等日久。敬師門。精礪不懈。同志益親。愛率之也。陞南京兵部郎中。丁丑。告病歸。與陸澄等同謀買田。雪上為諸友久張之計。陽明聞而貽詩慰之。戊寅。愛卒。年三十。一。陽明哭之慟。愛及陽明之門。獨先。閑道亦早。嘗遊南嶽。夢一覆雲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陽明每記。輒傷之。薛侃刻傳習錄首卷。皆愛所記。愛問陽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而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何。陽明曰。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卻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問道心嘗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陽

明曰。然問若此。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敬後謹言矣。

聖學備考卷八 彙集

七

五經堂刪定

錢緒山

德洪字洪甫初名寬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博綜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錄與所學未辨疑之及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謂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昭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紙間之語然緒山篤信其師學父慈曰爾固得所師矣如妨試事何對曰洪開教以來心目開朗科第適于

理學備考卷八

八

五經堂制定

則有之入試胡應龍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惟緒山與龍翁兩人最先及門咸共誦誦兩人毅然勿顧也後師門來學者叙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使擇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丙戌與龍翁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自是四方來學者日益雲集與龍翁往來參究一振師門宗旨歸之自得翕然有風動之機戊子冬方治裝北發途聞師變往迎喪至廣信且馳書於父具陳父生師教願為服喪父曰吾貧冀祿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後師喪歸起權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其子內訌外侮並

作緒山與龍翁相與保孤寧家日久不相離且築室於場約同志數人輪守文成廬室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聚會以廣師門遺教

壬辰與龍翁同北行終試事觀政吏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奉月會商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為序緒山與龍翁告衆曰同志為道而來須以齒序為宜衆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本幾以親老便養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乙未丁內艱歸修役中天閣之會服闋補監丞尋陞刑部主事時缺大理丞林文選春與緒山善欲以權授曰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卻之循例陞

理學備考卷八

九

五經堂制定

刑部員外郎以奉法忤旨被逮下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又為趙講易每廢歌以發幽思癸卯放歸農緒山之學得諸生承真境中益覺自信獄中書書示龍翁有曰昔聞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緒山生還益切切以取友論學為事江潮宜欽楚廣會城名臣皆有謀舍書院隨地結會文成年譜緒山實成之年七十作願閑疎勉告四方自是不復遠遊相期同志春秋會於天真甲戌卒於湖上之袁忠觀其先祠也年七十九師門嘗以虛寂立教聞者指為佛學公曰變動周流寂以通感易訓也此吾儒家常茶飯淪落以至此耳

郭文莊公

子孫傳德

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南大理宣邸畢登
見而奇之棘寺察家相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鄉試辛未會
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諭年引疾歸一日讀大學中庸評曰子
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慎獨何也已郭就其文成
於處臺文成曰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
恐懼所以慎其初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郭豁然悟遂肅然師
事焉逾月再如處臺未幾宸濠反東郭間變率昆季羣從趨吉安
從義起兵文成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世宗登極錄舊臣東
理學備考卷八 孫集 五經堂刻定

郭始出入京復職與經筵會大禮議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
申復疏上怒下詔獄請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展任
東郭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
延同門王心齋暨諸賢講學典禮丁亥陞南主客郎中驗年文成
卒於師東郭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張謏辛卯請告起
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張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考功
郎中己亥簡宮察召為司經洗馬充經筵講官上薛文清從祀議
特與徐文貞羅文恭唐荆川相資切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
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遄成憲申章垣立號

冊傳出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於無何九廟災大臣例自
陳東郭疏中寓交徹意諫者因中傷之解官歸壬戌年七十有二
九月寢疾衣冠而卒諡文莊五子義美舉鄉試附登進士刑部郎
中太僕卿十一孫德涵按察司僉事德清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
其家

理學備考卷八 孫集

士

五經堂刻定

鄭文莊公了善長德誦德薄德沫

善字頌泉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太常寺卿德誦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先生未友愈急傳憤所創畏所先後詆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為一黨以河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謂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先生受學於耿天章鄉舉後卒業大學天章謂公子寒士一望而知若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為何如人問學於耿楚侏楚侏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問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理學備考卷八 孫集 前三 五經堂明定

王汝止子建門人

王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弗竟二十歲過闕里謁孔子廟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父役之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民痛自責為己罪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禮益虔隨時默自體究證悟有得而人未之識也乃製古衣冠係經指笏所至與人講授榜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論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居常發明自得不泥傳註有黃塾師者吉州人聞良語詔曰此類吾陽明公之論學良亦理學備考卷八 孫集 主 五經堂明定

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遊乎陽明曰孟軻寄身母居鄉遊學於魯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逮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良然其言以父命不敢後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良堅請時天旱族長老曰試禱雨得應信天可動也良虔禱雨下如注得父命行過金陵至太學前六館士規冠服異常環聚問六經大旨良曰吾治總綱惟事此心耳大司成汪延入與語問曰古言有所乖矣云何良曰公何不問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矣汪敬而憚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丁外艱家君四方來學者日衆良至越爲調度館穀以居之而鼓舞開導其間一日入告曰千

理學備考卷八 孫集

三

五經堂刻定

載絕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既辭歸製一蒲輪沿途設講直抵京師爲書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阻之乃止時陽明論學與晦菴頗牴牾世方非詆而良復講論勸勉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皆駭異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歸還至會稽陽明思載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送客出門良長跪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良隨入至庭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揖之起自是益敘圭角就平坦養粹氣和令人意消戊子陽明卒於師良迎哭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家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嘉靖乙亥良避疾羅文恭造廬旅子仁率同郡諸生畢集就榻前論證

明年卒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政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安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或勸之著述不應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年五十八五子承璧從補廬皆自立而璧最知名

理學備考卷八 孫集

古

五經堂刻定

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隆十年歸妻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淘汰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講論心齋歿宗順望日陞四方聘以主敎者皆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大小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有舞雩詠歸之風取天臺迎謂曰衆多君解丁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

不。曰。無。竹。而。樂。者。非。樂。道。邪。曰。樂。道。也。而。曰。樂。道。是。林。上。之。
 林。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豈。終。身。
 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
 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建。先。祠。置。祭。田。月。
 朔。宰。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中。丞。姜。海。樓。
 疏。為。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并。婦。女。毋。使。近。諱。門。人。
 子。子。親。賢。講。學。語。不。及。私。
 林。含。字。子。仁。泰。州。人。會。試。第。一。官。文。選。郎。中。宮。扶。衣。被。往。宿。觀。寺。
 中。與。王。汝。中。羅。達。夫。講。學。竟。夕。是。時。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
 聖。學。備。考。卷。八。孫。集。五。經。堂。制。定。

聖學備考卷八 孫集

五

五經堂制定

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王。汝。中。志。行。惻。惻。則。推。子。仁。與。羅。
 達。夫。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子。仁。獨。面。疵。之。以。其。露。才。也。子。仁。
 長。厚。清。苦。謹。純。疊。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自。滅。不。辭。雜。自。程。
 度。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

薛中鄰

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舉。正。德。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年。十。六。
 聞。講。中。庸。遂。志。聖。賢。之。學。已。而。受。業。陽。明。踐。履。益。篤。嘉。靖。改。元。上。
 方。啟。衛。室。虛。懷。盡。下。侃。投。國。上。封。事。有。范。蜀。公。朱。紫。陽。之。遠。慮。為。
 權。幸。傾。搆。詔。下。廷。訊。侃。極。慘。毒。侃。從。容。應。對。之。狀。不。回。上。察。無。他。
 故。歸。田。里。南。過。會。稽。兄。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侃。曰。侃。惟。
 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由。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
 年。一。意。講。學。學。遠。聲。純。語。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乎。於。是。
 門。人。日。記。所。聞。萃。為。錄。命。曰。研。幾。

聖學備考卷八 孫集

夫

五經堂制定

歐陽文莊

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弱冠舉於鄉時有遠志以聖人夢
可爲聞文成論學卽慕悅之走度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
寢食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荒捐俸倡
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尋擢南國
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修身之學遷南尚書太常少卿鴻臚
卿丁外艱與鄉文莊守益積貞潔豹羅文恭洪先諸公聚講於青
原梅陂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太常卿召入掌國子祭
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

聖學備考卷八

孫集

五經堂訓定

五經堂訓定

黃宗賢

韓字宗賢號久菴紹興人成進士官後軍都督府都事陽明適以
覲入京紹因儲柴墟確請見陽明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
粗有志實未用功陽明曰夫人特患無此志耳韓始奮志於學贊
稱弟子當陽明沒於師朝中有異議謂陰賄諸典不行且下詔
禁僞學韓官詹事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
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
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
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專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

聖學備考卷八

孫集

五經堂訓定

五經堂訓定

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尊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
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
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
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
等嬖倖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
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
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代謀則
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
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剝頭桶岡

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天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威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咸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為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戎官軍。與賊為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承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必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為後世法。可以終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

聖學備考卷八 孫集

元

五經堂刻定

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為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操以從舊本之志。非創為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學也。是守仁之學。勿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尊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為尊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爵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歿。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

為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臣昔與守仁為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尊為小人之所譏。臣為之憤。既而得自臣為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尊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尊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尊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請判官。賜明既革錫與世。舊有司

聖學備考卷八 孫集

廿

五經堂刻定

默承風旨。據尊其家。其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蕩析厥居。陷陞南京。禮部侍郎以女許正億為壻。紀其家壬辰。以進表入都。與方獻夫合同門。會京師發明師旨。官至禮部尚書。功高見忌。從古為然。學古人。不識惟不識。便相替。夫故學到。臣一為曰。不憚無聞。陽明已垂見及此。宗賢此疏。極言其功。不可泯。學不可廢。卻是人心之同。然千秋之定業。

六日夕講論。

因尊之兄文成公。遂受學焉。既而轉廣東按察僉事。提兵嶺東興

閩省夾勒汀漳寇文成以御史中丞提督南贛軍務嘗於文移往

假寓書請益後巡撫雲南以奔喪落職起廢歷官刑部尚書文成

聖門人傳良知之學者。曰。派于無。無惡。應祥。乃作致良知說。以

告同門者曰。先生之學。大要在致良知一語。在中庸謂之護獨在

孟子謂之幾希。一念之差。舜。堯之所由分也。今之謂致良知者。非

不明白透徹者其行事似有大不相類者無乃體認之功未至而

理學備考卷八

○並

五
丁

有認欲作聖之病乎。譚王龍谿致知講習處。詳摘其中可疑者數

則以辯明之。又讀魏刻傳習錄見門人問荅之言多有未當於心者。按門人所以信然。○生


致字如致曲之致曲而有誠全憑學力如不加學力惟恃此

得甚乎故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又

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第漢此說正爲龍谿下砭見朋友切偲之意

2

1



洛村江西壽縣人。陽明以節鉞鎮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

學不倦。弘綱時已舉於鄉。備計歸往謁而聽之。凡三日。忽悟心理。

合一之旨。始信聖人可學。而至遂以所聞告其友何善山管教衆。

相率趨南康。共執贊師事。爲弘綱書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

識於此有得。恩過半矣。又曰。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本體。其語

學者。每日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算不識本心。二

者皆病。又曰。孰有無而論。莫若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

欺有情無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弘綱苦心拈露偈之

理學備考卷八

刊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甚艱執之甚確官至刑部主事屢念養錫其妻

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無着力處又云律
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物字又按蓋學字

傳內載學務無情四語爲何善山先生之言又云某爲四川副使兵備建昌或曰茲行何遽而勞已而誦山東或曰近且遠矣

曰不然責望於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己者謂之近計較於遠近者謂之務相忘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苟有以盡吾心遠近皆

考逸吾何擇焉吾惟盡吾之心而已二段與此傳異附託以俟參

1

100

10

徐波石

樾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為諸生特即知事性命之學其為舉子業不拘時好意之所至發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部曹集藩嘉靖壬子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滇土司為亂奉命討波石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義撫剿賊詐降縱兵象衝突遂遇害灰之詔贈官錄陞其子波石嘗曰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

理學備考卷九 孫集

二

五經堂明定

之不昧言學是知綱紀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又曰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證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南大吉

元善字大吉渭南人陽明座師後官郡守聞講學遂就弟子列

鼎按大吉先生事無所考然亦不必考只以座師而就弟子列此一章可想其學問可思其德行即且宜官職應亦不疑

方叔賢

獻夫字惟賢人與陽明同為史曹位在陽明上比聞論學深自改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即告病歸西樵先生為敘別之後歷官大學士陽明沒惟賢署吏部擇刑部郎王臣歷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軒黨稍阻時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議京師諱言學惟賢與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揚名侍郎黃宗明給事戚賢魏良弼沈誼等定日會之朝聚於慶壽山房守師說不少變

理學備考卷九 孫集

三

五經堂明定

陸原靜

湛字原靜浙江人陽明先生官南京鴻臚卿公因徐愛受學刻傳習錄于虔及為刑部主事時御史程啟充給事毛玉承宰輔意偶議劾陽明以正學遂上疏為六辯以析之先生曰無辯止謗惟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欺吾斯尚有未信欺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苟其言而非欺吾斯既以自信欺則當益求于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助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公晚多病常論養生術陽明以正學瘡之

冀惟乾

元亨字惟乾湖廣武陵人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為主而謹於一念從陽明先生學能卓立有發明先生以子正憲師之宸濠先是攬結名士助已先生以惟乾忠信可託故遣往伴與濠論學濠大笑口人凝乃至此耶立與絕北返讀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燔不得遂建惟乾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自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為位慟哭之惟乾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聽學

理學備考卷九

四

五經堂訓定

自慰湖廣建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飾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桌不輟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祭諸倖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因服不釋麻桌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在席間問者悚愧惟乾既卒先生孫文恤其家

王文定

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諡文定

劉晴川魁

字煥吾江西泰和人正德丁卯舉人歷官工員外詔贈太常少卿

徐瑯

徐瑯字人師陽明之學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為問陰以問陽明公讀策問嘆曰吾鳥能昧吾知以俸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登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吾學既非天下少先生起而求真是者陽明沒後公為辰州同知請於當道建祠以祀先生鄉守益羅洪先俱有記

理學備考卷九

五

五經堂訓定

穆文簡

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官太常卿諡文簡官京師受學文成公之門淳懿瑞亮深於理學有文名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王門弟子濟濟彬彬響臻駢聚極盛矣天泉証道龍溪淵澗而鄭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先後為師主特賢關師說益著於是各區勝地往往建祠書院尊人士考德問業於其中自呂侍郎構兩人耳竊學以孔子為宗居敬孔子之居敬也竊理孔子之竊理也致知孔子之致知也有衆人之同何妨存二子之異哉

何文定公

塘字粹夫懷慶武陟人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定學者稱爲柏齋先生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問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官庶吉士時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口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優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政一日贈川扇于諸翰林有人而晚見者公獨長掛瑾怒不以贈受

理學備考卷九 孫榮

六

五經堂訓定

贈者復覽謝公正色曰何陋而又陋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修撰何塘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原職以經筵屬犯忌諱調同知開州修黃陵崗隄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肅皇帝嗣位起提學山西以父病不果再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太常少卿與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之法歷工戶禮三部侍郎晉掌南都察院事竟不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道學名於時公獨然如日事二親躬教水率子姓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頻歲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

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若十餘年薦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夜半有星圓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疾革七十歲有柏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鹵曰聞諸先正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及闔中林對山常言當柏齋時以學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凌駕惟柏齋不言而躬行及闔中馬谿田卻謂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于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以此觀之若吾人實行不修而徒槩槩然與人角是非同異之辯誠多言矣

理學備考卷九 孫榮

七

五經堂訓定

鼎按清上范介獨云先生作陰陽樂律儒學各管見蓋子鍾推爲鉅率之見又云樂律乃破蔡氏之謬陰陽諸說有得其妙但倚而能約耳凡有志于博覽之學當以此爲準不謂

崔文敏

銑字子鍾一字仲凡父陞泰政以清著公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秦偉馬理呂柟寇天敘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為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修敬皇實錄同考試宰執託私其子力拒之逆瑾竊政公見瑾不用瑾怒欲加以罪其黨張綏曰北方賴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錄成瑾矯旨以練遠政務為名出翰林諸臣於外公謂南京藉款主事益約名流詳評經史瑾誅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籠絡縉紳漸成風致公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理學情考卷九 畢集 五經堂刪定

兵母事瑣末懇懇千餘言時論趨之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約陳去讓頑戒逸豫為勸時權倖錢廖輩在側大銜之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院董味揆從意泊如也世宗即位起修武廟實錄仍充經筵講官擢南園子祭酒乃開誠心崇正義開經學正文體獎雋彥懲姦情日永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貧疾老問疾賻喪甲申議大禮有欲引公為助者恥于黨附拒絕之乃抗疏勸上勤聖學辯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遂致仕歸遠近從學者眾惟教以研經飭行口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家居十

理學情考卷九 孫集

九

五經堂刪定

六年杜門著述日坐不二軒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已亥皇太子立慎選宮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轉南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入賀聖節過家疾作遂請致仕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文敏所著有松窗雜言中庸八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鄴郡志洵詞及刊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抄文苑春秋諸書行于世

文敏謹守程朱之學品行自無可議獨於子靜陽明必以為禪學為異說則刻矣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學藩之事拊九歲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未免為傷想

公同時有駐州營儒童郭秀學術純正風節最著所著有古本大學解經卷語錄情未得見

理學情考卷九 孫集 五經堂刪定

嘉按先生河南安陽人原傳脫附記於此又按先生官禮部時右侍郎都御史王時言句容朱家巷者皇祖故鄉墳址且在請表揚先生獨持不可曰與王之墓失實為同事竟棄

尤季美

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嘉靖壬午領鄉薦受學于王文成之門人劉晴川尊信師門良知之說授戶部主事榷稅許墅關尋以母老乞養里居三十年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常言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為紛更足安也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教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此師門宗旨也後御史重定策薦曹端尤時熙孟化鯉於朝曰古人以學為貴今人以講學為名若臣鄉三賢皆務實也其門人孟津李根能崇師說官至僉事

理學備考卷九 孫集

十

五經堂明定

西川要語一編最矣醒人世以為傳陽明之學愚謂陽明之致知非陽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陽之窮理非紫陽之窮理即格物之說紫陽而在亦可以面質其大為誦友為功臣矣不可由也紫陽而不說於夫子乎如慊見有是哉子之迂等類夫子雖折之未嘗不重其人曰志意不立子路待何至以朱陸同異聚訟於生前朱王同異又聚訟於身後哉皆緣不明於學者助之波耳失紫陽意中州有兩路學脈月川尺寸寸不夫朱紫陽西川字字句句不失王陽明是皆添造而有得者非剽竊也

鄭端簡

鄭端簡字望甫號澹泉浙江海鹽人仕至刑部尚書傳鄭端簡先生古言云宋儒議論太甚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談宋儒太過又云介甫作春秋不取宋儒評語若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太學明翁不川子夏詩序何也此等議論可作本傳

理學備考卷九 孫集

士

五經堂明定

鄧文潔

以讀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傳文潔發跡於廟天下人謂其又後神廟時官司成天下知為理學士暨于茲年輯諸儒考江右人亦極推重之學衡辭雖無可間然鼎按先生語云學問只在胸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從陪奉世情愈周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故孔子有古再按懷堂先生寄書云道丈此行爲老親行也近聞朝野願史入北此亦須詳告賢母聽命以爲行止着一毫私意便非純孝又南阜先生真交云定宇鄧先生醇儒也予自癸未一謁而別兩入脈脈必相期許庚寅再臨投分以爲辛卯王辰處于白下則交日深先生不以元標爲不可教蓋骨肉矣深潛純粹似類子方正嚴肅一團和氣似二程無不可對人言似司馬君實洞十屬慕似老萊子化行國子似陽城

呂新吾

坤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質稍鈍讀書不能成誦苦訓詁家
 言亂之益不能解公乃一切棄置澄心體認本肯久之了悟入目
 即不念年十五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其心詩隆慶
 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萬曆甲戌廷對授襄垣令襄垣劇尚嚴明明
 年調大同大同貧尚撫字培植桑良裁抑豪橫兩地甚德之先是
 襄垣土豪某被公大創幾斃去之日送數百里日蒙創誨今而後
 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有以人命坐抵其姻王家屏係鄰邑大紳
 向公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反嗣家屏任吏部與僚友曰天下第
 一不受請托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尚絅
 然卑伏公獨呼崢不少退避在部十年七轉郎署出歷山東濟南
 參政按察山西右藩陝西旋陞山西巡撫所至皆正已率屬務致
 之行愧遺蹟羨盡杜絕之尤加意蒙養孤軫無依者值天下將多
 事更難邊防迨後有成法不廢陞協理院事明年陞刑部右侍郎
 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說屹
 屹不少動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為危公一稟天日不慙始念戴
 士衡疏論劉道亨救之公不辨引疾乞休疏凡五上予歸家居遇
 邑疾苦輒身任之不少奪即多口弗恤也有自京師來者要津寄

理學備考卷九 孫集

士

五經堂刻定

字云葉臺山嘗薦于上當為致謝公曰宰相為國萬人公也若予
 致謝是以謝為求也竟不問權璫差官資帛至公曰大臣交結
 內侍律有明禁弗受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家居四十年自奉儉約
 不置生產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來者咸推沙
 隨夫子云作道豚園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
 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年八十三
 卒於家臨終作反輓歌自撰墓誌銘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
 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偽齋集閩範安民質務交泰韻等書贈刑
 部尚書賜祭葬

理學備考卷九 孫集

士

五經堂刻定

此按原傳及原評載先生著作俱不言實政錄一書何也去偽
 齋集呻吟語余摘其要領以便朝夕披閱惟實政錄字字金石
 不容探摘依此行去天下自然唐虞三代矣得位行道之君子
 尚其留心

楊恭定

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官至副都御史。在京師。與高景逸。都南。舉倡明理學。家居。建天中書院。四方從遊甚衆。有辯學錄。闡性命之秘。辨似是之非。如所云。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只在無善二字。又曰。吾學只有一個善字。直從源頭說。到底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草草爲善。善總是一個善。爲總是一個爲。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無善之善。嗚呼。盡之矣。善卽理也。卽道也。卽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爲君。謂之仁。以之爲

理學備考卷九 孫集

古

五經堂明定

臣謂之敬。以之爲父。謂之慈。以之爲子。謂之孝。以之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禮。以之臨大節。而不辱。謂之節。以此一脈。以維持字宙。更無餘蘊矣。

近有論學曰。南阜。問而少墟。方南阜之問。問上墟之方者。其顯。按此傳。似略。惟吾鄉。稱象陸。陳水。賴以詳載。全藉編中。

高忠憲

韓龍字存之。少有異稟。母授果餌。必偃僕而承。弱冠舉於鄉。邑令李復陽。與顧憲成講學。序序忠憲往從之。聞李材。修身爲本之旨。欣然有會。已丑。進士。選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謁毀程朱。忠憲上崇正學。開異端。疏閣臣王錫爵。柄政。黜陟。平方。又上君臣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錫爵。謫揭陽典史。自歎於斯道。尚未有得。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負此生矣。途中嚴立規程。爲半靜坐。與半讀書。法兩閱月。始抵謫所。察民情。正士氣。輯諸儒。要諸朱子近思錄。刊示諸生。又爲地方除一大慙。不以謫官爲傳舍也。已而假差歸。

理學備考卷九 孫集

主

五經堂明定

與李材。辯論數日。大意謂格物致知。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卽中庸之明善也。初學下手。必從此始。既築室湖濱。名曰可樓。偕吳志遠。歸子慕二人。扁舟往來。兀坐相對。作靜坐說。及復七規。程甲辰秋。同顧憲成。復楊龜山。東林書院。一遵白鹿洞會規。每會必取儒釋朱陸。真修真悟之辨。諄切指示。嘗曰。勤物。敦倫。謹言。敏行。此吾東林八字訣也。林居垂三十年。天啟初。起光祿寺丞。值上元節。饌上供。天鵝。翠瑤。恣索。忠憲提舊例。以家鵝代。并裁無名供費若干。積弊如洗。中官備服。會廣寧失陷。外戚助貴。中官之家。皆奸細窟宅。忠憲謂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請逐鄭養性。誅李可灼。見孫慎行。

論舊輔方從哲紅丸一疏作而嘆曰一部春秋也持論益侃侃無所撓忌者靡不側目尋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務學之要疏言明理所以明心明心所以出治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為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為大忠黑白混淆賢姦倒置貽害何極疏上罰俸三月已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益憤且懼切切以東林為言給事中朱童蒙因疏訐東林於是講學諸臣鄒元標等皆去位忠憲亦疏辭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之語始無何即家起刑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時座師趙南星為太宰門人魏大中為掌垣師

理學備考卷九 陳集

士

五經堂明定

爭相約以懲貪救民為主會副院楊漣首擊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忠憲又別貪穢御史崔呈秀罪狀以聞呈秀遂合羣小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乙刃忠賢矯詔戕殺楊魏等丙寅又遷尋昌期周順昌等忠憲度不免三月十六日肅永冠謁道南祠夜半得縱騎信書遺表一通置於几赴池水而死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又有別華允誠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歟又何幻質之足戀乎歿後北面整立履無泥滓亦無滴水入腹越數日顏色如生崇禎初逆

天第取公論大明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憲年六十有五生平不二色一介不取燕居屋漏未始有惰容論者謂忠憲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嘗自云一生周易又云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必皆賢錄也

明儒以理學而成節義者其人甚多讀者遂以忠節目之愚謂忠節特理學之一端耳偶值事變而致命遂志亦無所容必於其間也餘生害仁輕生傷勇君子固驚之熟矣未嘗學問而甘結白刃者其於孔孟成仁取義之旨正自不同

理學備考卷九 陳集

士

五經堂明定

鄧潛谷

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傳按潛學編自

潛谷嘉靖中以易魁江西右是歲謝公車不赴問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以為迂後沈潛於道且三十年以經微悟以悟釋經者述甚高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沙黃相里于庭江清海閣予於廿年前得讀其函史近復讀其五經釋義郁卒潭於道德可稱華實並茂之士按家禮註補俱有關於風教其餘著作以未得寓目為歎

章本清

濟字本清南昌人自小學時張木山公試以對云。趙庭孔鉅。曾從詩禮之傳。本清答云。大學曾參。獨得明親之旨。張公奇之。十三歲見鄉人有負債受鎖禁三日不得食者。本清代為償釋之。讀性理通鑑纂其切要十六歲補弟子員。性靈益徹。即寐若不寐然。其談經輒了了。會有宿師問曰。子近日談經甚健。簡當何如。本清曰。請以鏡喻。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後丁父白城公艱。過哀血溢。且苦家政。與弟嘆曰。世人只是利欲薰心。我屬何戀戀錮銖為耶。遂悉焚白城公遺券。理學備考卷九 彙集 五經堂刻定

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為得所宗耶。巡方吳安節以胡敬齋例疏薦于朝。少宰楊止桂奏投順天府儒學訓導。以陳獻章來知德。例月給米若干。丙午。翰樞趙體衡給諫曹貞予。主江西試。以公與吳康齋鄧潛谷。劉謫。曾以君子微辭事。致士丁未。督學蘇弼垣。寶興。江西省士。盡率以謁公於豫章書院。而受學焉。戊申。八十二歲卒。卒之前。與諸門人論為學。其基只在孝弟。着力既効。同志友人暨門弟子。私諡為文德先生。

晉侯公卓江西友人謂吾鄉此時諸學其主盟不在籍紳而在布衣蓋指本清云。閱五十年始得所著日書綱目錄其要語。蓋則以負之天下後世。

曹真子云。為教之典。吳臨川而後猶及於南城之鄭元錫。安福理學備考卷九 彙集 五經堂刻定

之劉元卿南昌之章廣四君子者學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

世之歎或謂深為粹品或謂高多偉行雖雖黃之口善善不長

不免厚責謂于盛名窮索於洗垢猶獨計其志存於道乎亦

庶幾得學之所在而不像以觀策為學矣

鼎按必性說云論心學者如之何指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

同也孔子之論心不可尚者濯之必江漢慕之必汾陽使遠以

衆人見在之習心而未嘗暴濯者強同乎聖心非吾所知也此

等語俱有功力後學

理學備考 卷十

洪洞後學范郎鼎剛定 受業閻樞校錄

理學宗傳

容城後學孫奇逢輯

曹真十公

于汴。字自舉。平陽安邑人。為諸生時。與肝胎。萬應京。以聖賢之學。相鍊。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訂經世實川。成進士。授淮安府推官。護陵。擒劇盜。肥。播淮。泗。開利。病。攝給事中。論奏皆天。下大計。萬曆庚戌。與高陽孫承宗。分試南宮。所取多名士。以吏垣。掌內計。佐太宰富平孫丕揚。斥小人之渠。率其黨相與磨牙爭之。

理學備考 卷十 孫集

十一

五經堂剛定

久之。公與富平相繼引去。泰昌元年。以太常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都御史。居憲府。雙藤倚戶外。百僚肅然。有額太康之風。遇重算。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東。驚薄都城。諭劄日數十下。條對商確。不移漏刻。詰奸警備。旋至立應。精強少年。皆斂手奠服。旋晉吏部左侍郎。公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寸。嘗推少宰時。越關中。為恭定。而用公。小人藉是兩恭之。公固讓。不可。旬月。堅請去。旋去。逆閹之難作。而東林之黨禍烈矣。戊辰。崇禎改元。召公為左都御史。未幾。閣訟起。公據法守經。力為糾正。久之。以年至乞身。庚午。致仕歸。卒于家。年七十有七。

豐按。翟公鳳。著曰。先生幼刻謹言。儀行。牌懸之。脫間。稍長。遂與。聞喜。翟期。古蒲。郭。張。應。徵。齊。名。官。京。師。與。鄒。南。阜。馮。少。提。會。講。首。善。書。院。既。而。告。歸。開。講。弘。運。書。院。勅。贈。太。子。太。保。諡。明。學。修。安。邑。志。著。仰。節。堂。集。十。二。卷。從。學。者。蘇。州。辛。全。平。陽。桑。拱。陽。垣。曲。魯。世。任。夏。縣。裴。章。美。王。昱。安。邑。李。貞。佐。郝。本。章。裴。君。子。劉。廉。民。呂。崇。烈。萬。泉。賈。喬。年。

理學備考 卷十 孫集

二

五經堂剛定

來瞿塘

知德字矣鮮別號瞿塘四川梁山人類頤長凝重不競十歲過舉子業嘉靖壬子以禮經中式第五後會試不第因雙親疾遂焚引侍養及父母歿相繼廬墓六年不茹葷不御內以親不獲祿養終其身麻衣蔬素哲不見有司居鄉何少與長皆接以禮家無長物有即助人婚葬者有瞿塘日錄內篇十卷外篇十卷敘辭與旨多發前賢所未發其剖析天理人欲圖解有功聖門因宋儒以易象失傳遂遠省萬縣求溪三十年悟四聖之象悟孔門一貫之旨請無欲之學真有自得萬曆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

理學備考卷十

三

五經堂刻定

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原銜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三石靜坐誦讀若而愈廟年八十卒門人李綸等梓其遺集

鼎版先生野官疏云於易說一書始於陰歷庚午成於己亥二十九年而後成書實得二千餘年不傳之秘以此與可祖豆宮之書徐徵君斤其偏又斥其識力未到處於之疎也恐不足以及服雅樂于九京再考其行事初則苦學孔子四子于臂繼則養正有可觀

鹿忠節

普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父徵御史以諫言謫父正黨禍作傾身懸左魏諸公難公少以祖父為師小章句薄溫飽讀王文成傳習錄而邦之慨然有少為聖賢之志每與同儕談說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公對曰只是要醒如何要記醒的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亮舜無不覲面以相質萬曆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郡周順昌被蕭寺鷄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賊鹽法與同舍郎某尺播利病洞悉源委丁內艱毀幾滅性歸而遠邇來學者舍不能

理學備考卷十

四

五經堂刻定

容隣居信院幾無閒室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遯左方闕餉輒發金花餉遯神宗震怒公得謫一時省臺諸忠直大列無不為公訟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托尋樂大旨為及門談柄尤廟御極首復公官與新餉廉直介立清操絕俗尋改兵部賊方主事會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廢弁與賊方郎耿如杞左賊方持之力首授葉福清擬司官不得違阻之旨公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壤由於饋帥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戲方為市永無不償之帥者福清謂其刺也怒已而屈服為庚壬戌孫高陽以閣臣理部事請償遯臣熊王於法

公舉手加額。近高陽自請督師。公請從。適吏部缺。司官羣欲挽公。公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予居東。拓地四百里。敵退七百里。無一不出伯。願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同歸。家居四年。學力日充。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遊之病。而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說約一編。日與同人。諄諄口授。崇禎初。起公為尚寶司。卿陞太常司少卿。管光祿寺丞事。細大兼管。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擬請告歸。公做人做事。一味認真。學以認理為主。而管理即在事上。先是神廟末年。高景

星學備考卷十 雜集

五

五經堂剛定

逸馮少墟。鄒南阜。講學京師。同志者邀公聽講。既而間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公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物。聖賢為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偶。過於朝房。辨析疑義。景逸恨相見之晚。具疏薦公。佐高陽。丙子秋七月。東兵破定興。是時公務疾。江村無城守之責。毅然投兵登陴。守七日而城陷。東兵操刀逼公。公不為動。遂成之。當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大型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予祭造墳。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真草三。歸草若干卷。行於世。子化麟。舉辛酉順天鄉試第一。伏闕頌父志。不勝感。

公鄉試以前。嘗書不語世務。一木強人也。鄉試以後。嘗理學。公樂於任事。似豪俠人也。入官。修明職掌。力持名教。每事以理。必為樂。故有諸編。大凡公之所言。皆躬之所到。非徒口說也。公之為學。當鄉薦以前。定交楊忠愍。祠下固儼然有殺身不悔之意。即登第後。遺周忠介詩云。楊忠愍祠下。固儼然有殺身不悔之意。即津津以節義共勵。至榆關四載。出入戎馬。事好。叔山句。莫尊。劉常事。故能全體過。靈朝。聞夕。可。孫高。陽。哭。公。云。予。向。規。伯。順。之。言。蓋。得。於。目。擊。心。誠。之餘。意。密。神。傾。之。後。公。廣。開。道。之。士。也。夫。道。德。仁。義。之。事。者。此。不。必。言。同。一。忠。也。而。子。文。與。此。日。異。同。一。清。也。而。文。子。與。伯。夷。異。為。其。有。夾。雜。耳。聖。門。所。謂。前。道。德。果。建。真。功。名。各。有。本。色。不。必。攪。和。此。孔。子。所。以。惡。鄉。愿。而。思。狂。狷。也。

理學備考卷十 雜集

六

五經堂剛定

呂忠節

維祺字介齋河南新安人父心學有隱德以孝稱里閭忠節為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萬曆癸丑進士授山東推官以孝躬咸民擢吏部郎清純遺謝蜀託當熹宗未正位人心勿定先請見千慈慶宮門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與張抱初修明濂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為諱逆熹街之幾中危禍推考功矯旨另用戊辰侯宗御極起置卿轉奉常上防微八事授南戶部侍郎清覈倣用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庚寅不苦竭授南兵部尚書沈允登勇兵實不

理學備考卷十 孫集

七

五經堂刻

立豐邑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社以守先待後自責與王惺所張泰李李虛齋王文苑孟守建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于正學書院講太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戊寅流寇詭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人心洶洶如沸忠節力為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侵窺河洛率家人分守北城辟寧貴勞軍士辛巳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人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為言忠節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延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忠節艱然賊遂掖出城門賊首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

議勦何逼人太甚忠節厲聲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賊賊令之跪屬愈厲北向拜闕西向拜父母與福藩同被殺觀者皆相視流涕忠節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簣示門人口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灰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嘗作石隱先生傳以自況學者稱為豫石先生

鼎按公李兆州時縣其署曰天真有蘇柱三尺三寸難逃夜堂無知受一文一文不值又按公所著有無刑錄孝經詳

理學備考卷十 孫集

八

五經堂刻

解芝泉會約兩會器錄養氣說同文鐸等書又按公殉難後顏色如生明史書曰崇禎十四年王正月寇陷陽鄉官呂尚書戚之又按馬恭定曰程子之後一人也

劉念臺

崇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都察院

左都御史

鼎按人謂正續兩篇極似太極圖說發前人所未發如所云由五倫推之蓋天地間無一不貴于君子之身如所云自古無見隱的聖人即堯舜不廢蔬食其大只是遷善改過如所云從心過上得力

理學備考卷十 彙集

九

五經堂明定

陳幾亭

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

予初識幾亭於藝圃園坐上數指為一特名士登第後人稱其學衡甚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以萬物一體為宗為天下有不中廟之聖於孟子之聖清和見之如所云學者須得本傳

附記先生崇禎甲戌進士中書左遷國子監丞國變杜門卒

金忠節

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目數行下天啟丁卯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戊辰成進士乞教授為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轉國子監博士辛未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侍郎高弘圖罷去憲向諸司官索餽註公疏力請止之不報彝憲上任移檄令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公具監臣移檄非體一疏極言彝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斷不敢旬旬刑餘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得旨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

理學備考卷十 彙集

十

五經堂明定

禮見其餘不必通講彝憲益銜公適部差抽分杭州公告病回籍彝憲以驗放火器炸損誣奏竟落職公有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錄研思博覽毛詩春秋周禮俱有解於易獨有所窺有悟即筆記之嘗言善易者不談易也劉宗周為少司空嘗就公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公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性至孝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即葬於武進祖塋癸未當路交章推轂得旨起用公以服未闋力辭甲申二月三日服除四日即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虛冒公下令

嚴禁代者。不到者。革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關勢迫。陷大
同。公疏請撤宣府中官。監視。恐於中掣肘。不無憤事之虞。當任撫
臣。必賊騎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內監迎賊。宣撫朱之馮。城頭盡
節。公聞。馬殉難。抗疏請聖。駕南還。以時迫。不果。謂其第曰。宜鎮
陷。都城不守矣。我亦分也。惟無以處。母目不瞑。事欲奉母隱。母不
允。曰。我受皇恩。為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
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亦所趨至。御河邊。賊已入。公指賊大
罵。解手牌付長班劉元。向闕拜。元牽衣不釋。公髮指目。裂衣冠。躍
入水中。公母章知公殉。御河。即投井。成妾王氏從之。公屍不可復
得。

理學備考卷十 孫集

士

五經堂刊定

議第。鏡僅認髮與綱。瑜以承冠。葬於御河邊。年三十有五。有宋儒
四子合刻行世。功後。仲第。鏡梓其遺集八卷。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中之神骨。未
有不狂。不狷。而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中之神骨。未
事起。則一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初于甲戌。識公。被放。里居。時
也。開戶。十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即以。致公。被放。里居。時
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當。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
能。窮。理。而。不。能。致。命。者。始。有。二。不。當。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
與。之。鹿。氏。鹿。之。學。以。子。靜。陽。明。人。門。而。未。嘗。不。尊。程。朱。公。與。定
守。程。朱。而。錄。中。將。推。王。此。正。見。其。學。之。大。不。專。主。一。家。官。而
直。以。孔。孟。為。宗。者。也。二。公。皆。以。躬。行。為。主。故。學。問。皆。從。躬。出。而
自。題。年。月。崇。禪。兩。千。書。於。見。易。齋。余。展。肅。已。久。讀。此。益。信。

王龍谿

幾字。汝中山陰人。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之士。駭
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共剿之。龍谿若不聞。首往受業。
出為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
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踰年。盡契師旨。故其
言曰。我是師門一唯曾。又曰。致良知三字。及門者誰不聞。惟我信
得及。丙戌。復嘗會試。文成命龍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
榮子。子其往焉。乃覓大舟。夜諸同志以行。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
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
矣。抵都。歐陽南野宗伯。魏水州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
同志爭迎龍谿。與相辨證。大為推服。是歲登第。同門錢緒山亦在
廷試。而還。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龍谿與緒山分
教之。龍谿與起為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
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
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一毫不可更易。龍谿謂
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
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信。不從人根腳轉。若執著師門權

理學備考卷十 孫集

士

五經堂刊定

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特文成將有兩廣之行
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
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
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西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汝中所見
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
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躑躅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
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
秘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不
足以超凡人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宣
理學備考卷十 集

三

五經堂刻定

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卻須進此一格始為大通德
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
取益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証悟之論道脉始歸於一
云文成發舟龍谿與緒山追送嚴灘復叩問宗旨文成舉佛家實
相幻相之說語之龍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機著
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懸同文
成亟俞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來
謁請益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
敢發以待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

出山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裏裡往新
當有証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赴試
因文成歸渡江復還迎至嚴灘聞計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柩歸越
經紀喪事築塲廬墓心喪三年謀托孤於黃尚書結婚定盟久
之乃定人稱龍谿懷憂梓之義連天其書院於會城肖文成像其
中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暮春秋仲丁之祭無論及門私淑得
以期集祭畢各以所講取正焉壬辰始赴廷對相國張永嘉孚敬
問龍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開吉士選又不應又問科道選必家
引之終不應永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贛方主事尋以病歸病痊
理學備考卷十 集

古

五經堂刻定

時相夏黃溪言議選宮僚其婿吳儀制存首以龍谿薦黃溪曰吾
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龍谿謝曰補宮僚而求
之非所願也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義學有淵源宜列
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學因票旨詆為偽學而貶薦首吏科都給事
戚賢官龍谿時為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告歸除年以大家察去龍
谿終不以是動其心益草華以講學淑人為務歐陽德居禮部唐
順之撫淮揚時俱欲特疏引用龍谿聞而止之癸未卒年八十六
按華亭徐階傳先生曰同于愚夫愚婦為同德異于是愚夫愚婦
為異端使自處太高不諧于世只成自了漢非一體之學也可
謂和矣然不滿足二相之門守其師說卒不攝不悔又何介也
學公者其求諸介乎此等語極得附錄

羅近谿

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詞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汝力追古先於是以道學自任一日講薛氏語錄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開臨田寺几置孟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讀之病頓愈丙申年二十六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避危病生灰得失能不動心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大之始然泉之始達

理學備考卷十 孫集

主

五經堂制

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應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谿時如大夢得醒遂於獨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歸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聞於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谿答為解說宗正然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始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臥

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谿默不應翁曰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谿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隨入京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罰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歲大計入覲見相徐華亭華亭驛喜翌日大會靈濟宮語曰先生當勸主上以務學為急華亭深然之反郡丁父憂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卅江者近谿家居四

理學備考卷十 孫集

主

五經堂制

方來學日復聞山農復罪繫西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墾城濠省舊役政教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黃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惠寺論學江陵惡之奏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劔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明日為九月朔並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微飲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

鼎按鄒南阜云梁夫山曰楚先生鬻田往授之武曰夫山客道
 宜羅於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羅文問予嘉其志不論其他又按
 鄒疏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必誦貴賤賢愚不
 知其類又云先生子二孫八曾孫十懷智役戎尚友懼家學
 又按野廩堯詮言公德亥亥國七月閏月風澤萬公總督南
 國種三載並未到部創當踞泰公賸遺官費釋解約不一月悉
 完程有公駁格薦苦無我引通州舊例請於撫按而西書院聯
 民間七八千金又築涇縣南陵太平三城又修水西書院聯
 卒彌德誦學又誦趙起景王官養之徒夫定熙齊雲文武之班
 設益舉莽跋稿體於樂城太平南陵之浮樞熙齊雲文武之班
 陽明而稱遠近溪鼎不解此等學術功極似陽明孫集首推

志

五經堂訓定

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人弱冠賊曠東平起元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年二十一中鄉試第一人三試南宮不售遊金陵邂逅肝江黎允儒聞羅近溪之學中大契之登進士官編修冊封崇藩取道肝江執費羅先生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大先生語爲答問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篇日諷誦之并示學者戊子授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在經筵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國子監祭酒晉禮部侍郎因災異復上恭勸勤學疏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埋學備考卷十彙集

名曰訓行錄召吏部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卒以哀毀致疾卒年五十三生平孝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惟就其善獎成之事羅先生無須臾忘離國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莫於所居以爲常四方受學者常滿戶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皆本師說而推衍之所著證學篇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白沙語錄諸書

大

五經堂制

理學備考卷十 孫集

大

五經堂書院

周海門

世登字海門浙江人

鼎按先生語錄如所云論語中具有六經一以貫之易之神一
即乾一畫也是亦為政二句者之神思無邪詩之神子問之日
是禮也禮之神云太極是輪吾身心影象等語皆可作本傳二句
秋之神也或問補遺諸公皆世所推為大儒者也而謂其為近
原評云或謂公居官立身皆卓然自見即議論有疑於神者亦備
神大諸公居官立身皆卓然自見即議論有疑於神者亦備
法為用所傷曰夫子惡鄉愿之亂世法為用所傷曰夫子惡鄉
差千里之謬其誰能辨之曰四十而不惑蓋四十以前猶不見
自信則所以致其誰能辨之曰四十而不惑蓋四十以前猶不見
故也儒釋之界其流雖遠其源卻近顧應祥之言曰近見有竊
吾儒格物致知以解法華經者方異之不意吾儒亦借佛教以
明道也其流弊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吾輩不能辭以開
之而助其波揚其後學不得罪於聖人

理學備考卷十

五經堂明定

鼎按南阜先生序海門先生曰余友紹興周子早志真宗學
有本原處前聖以一脉相傳恐後人之不睹斯義乃趨自義軒
與賢隱之與顯人同心同德何不求者既委至實于草莽而求
之者又橫以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之烈燄又如隱
于草莽之為完璞也節錄以備作傳者考

附先生字繼元浙江嵊縣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尚寶卿

理學備考卷十一

洪洞後學范部鼎輯著

男

0375

續補

目次

孟先生誌見南阜
胡忠烈公傳

傅菱川傳
王白石傳

許元甫傳見上見
松塢王子

景仁舒子
汝時陳子

以順徐子
驥岵廉子

新舍陳公見饒州府
史學堂先生

理學備考卷十一續補

賀陽亨先生
郭一泉先生

竹東先生傳
暉升先生傳

先聘君紀畧
魏尹先生傳

再續
陳幾亭先生以上見明

劉念臺先生
周海門先生

秦弱水先生
張鷟山先生李臨

李敏
許諾

李承恩
李繼業

王以悟並見中州
盧贊鼎傳見是

馮恭定公傳

汪桃源傳

初菴余子

孫仲陳子

幼見江子以上見芝

柳南阜先生

朱勉齋先生

辛先生行狀

剛峯先生傳以上五

陳幾亭先生以上見明

王荷樹

楊東明

趙平符志見東

山西省圖書館
地方文獻

孟先生誌

鄭元標

君諱秋字子成世居荏平學者稱爲我疆先生目切疑重端淳讀詩書即過大意不爲訓詁所束縛里有出山先生者風志陽明學公贊而愛學已已恩貢入太學庚午中京闈辛未成進士授昌黎令昌黎表而致於兵公一意和惠煦育興條緝修城堡振文教收孤獨皆德政遺意初人或謂其迂久而曰公固大儒也上下交相信慕陞大理評事公慈心平反實聲大著會山海關部司缺入柄臣邀公往特頒勅許公便宜行事公至因緣爲姦利者屏跡而先起謂其職者遂以蜚語傷公公被訐當調不赴乞致仕歸公之歸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二

五經堂藏書

也與妻孥人共駕一牛車旁觀者掩口笑曰背鑲是者黃金滿載身名俱享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康吏安可爲也公怡然歸附巷算數若將終焉會時政更新起刑部主事積陞尚寶司少卿卒公之在都門也一以會友興學爲事所論學諸書具于刻我壘集中其最要者謂心非血肉之謂未發不離已發謂孔門學惟志仁不論克己謂惟了自己即是聖人皆上副先儒宗傳

胡忠烈公傳

翟鳳翥

公諱閔字松友鄆陽人世居西隅胡家橋學博行修才志不凡與吳存何英徐素史可延諸先生講學番君廟嘗獨坐嘆曰天下何時平乎奮筆畫松廟壁題曰蒼此出衆詩曰幽人無俗懷爲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元至正二十一年吳王下徐州幸廟中覽詩稱賞召見之越八年王即皇帝位詔舉秀士先生曰樂平程氏父子乎必同發東市密使察臨刑辭色復泰得情賜使救之已行刑矣我輩學力微不能動主須再積誠胡先生曰不忍忘廟中一言遂應聘太祖一見曰此秀才足趣詩都陽廟者投都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三

五經堂藏書

督府都事歷經歷同景清高翔張彥方萬蕭寺出則並轡歸則連床稱莫逆交門人史乘方左右從事建文即位擢右補闕元年張以補闕出樂平令攜乘方歸公寄語子傳慶曰兄但孝弟力田耳勿望父歸極言敢諫籌畫日勤三年正月東昌從至晉大理少卿四年燕兵逼近與陳迪齊泰黃子澄諸公悉請防禦六月十三日谷王穗李景隆獻金川門燕王入即進內戚召方孝孺胡國高翔又命廖鐸廖銘曰汝兄弟嘗受學孝孺爲我詞三人發經聖廟痛哭聲徹殿屋先召公入諭更服公曰奴即奴服不可更王曰及而九族而論抄提以恐之不屈王大怒命力士以金瓜落其齒碎

之齒盡解不絕命縊必以不灰水浸脫皮以乾草實之成人形屬
武功坊即日官按赴籍抄提妻汪氏子傳道傳慶及一族男女二
百十七人悉棄東市幼子傳福以六歲發教傳習匠後戎交趾
女郡姐四歲發功臣家為奴交遊張仲禮外親祝靖安等一百一
十四名俱抄家戎邊一丁一衛至藍孩以行外親盡矣及外親之
外親並及外親外親之外親計二百餘家戶下解率千餘人
皆都御史陳瑛密奏流毒至此也永樂九年瑛以籍沒十一年
以後黨禁始解仁宗嗣位黨黨裁裁戎衛省赦還神宗改元詔為
靖難功臣忠臣建祠表墓厚加卹錄萬曆十二年以御史屠方叔
聖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五德堂輯

而公之錄之祠之坊久而彌新也弄讓龍比並垂天壤誠大快已
雖然有斌焉公之後僅存者傳福及貞祐耳乃貞祐以處女終傳
福以老還故籍歸而貞忠臣無後天道又何知哉然公自有不朽
於天壤者固不以有後無後也因為銘曰番廟孤松兩臺古柏鬱
鬱蒼蒼風高月白
聖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五德堂輯

馮恭定公傳

復風集

先生諱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父諱友保定郡丞以先生貴
 廩通議大夫先生九歲通議公手書陽明個個人心有仲尼詩命
 習字即命學其為人弱冠以恩選入太學北歸許散遊齊學關中
 延正學書院與藍田王泰圖講性理之學為曆代子舉於鄉明年
 成進士謂士君子即釋褐不可忘做秀才時書聖自警朝多飯中
 貴家獨攜茶餅不與往也以庶吉士應館課不規規詞章曰文人
 何如聖人若傲人說二篇與焦澗園徐汝霖諸公立會講
 學既而改御史巡視中城司城者結首擬紀綱為厲疏斥之權貴

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前

本

五經堂藏書

啟跡天下入覲者不敢通苞苴都掌科胡某為政府私人凡疏奏
 神廟俱留中先生列其狀得旨謫調神廟中俗朝講酒後多詬侍
 者先生疏諫切激下廷杖也以長秋節輔臣趙志皋放免一時直
 聲震天下命巡按宣大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蕭茂才諸人講學寶
 慶寺著疑思錄六卷起河南道巡鹽長蘆清國課禽積書行部所
 至必進講諸生著訂士篇新建川事臺省削籍者強半先生與焉
 東塞西歸道宿村寺屬吏供帳以候者不處也抵里日事講學著
 學會約善利圖說以仲怔處一斗室雖親友罕見者歷九年始出
 仍講寶慶執經問業者日眾當道於寺東砌關中書院以居之庄

嘉二十年非會講不入城市一字不干公府疏薦百十上不報度

申光廟即位以少卿起大年嘉廟改元始應詔歷遷左副都御史
 遼左陷疏奏經撫置之法以紅丸論李可灼又論挺擊之獄與發
 森諸臣為難者皆黨黨也黨人皆擊矣凡大獄力任之與同官鄭
 南阜鍾龍源曹真子會講都城陰廟紳士庶環聽者王廟院不
 能容或曰輩設講壇諸詠之罔也國家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先生
 曰正以國家多事親上尤長之義非講奚明鄭忠介曰馮子以學
 行其道者也既舉禍福老夫願與共之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
 甫成而人言至矣先生與南阜後先去溫旨慰留五請乃報修撰

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前

七

五經堂藏書

文震孟御史劉廷宣請留同官鍾龍源高景逸請同去時權璫獨
 收人望明年起少宰又明年陞右副都御史掌南都察院事以疾
 辭尋改工部尚書推吏部又以疾辭致仕家居杜門著書忽降中
 旨視其官璫黨乘鈞者又使其黨撫關中毀書院窮辱備至先生
 雖在病間正襟危坐吃如也丁卯二月以正寢終年七十一歲易
 實猶以講學做人屬其子孫不及身後一語是歲逆璫誅詔復原
 官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諡曰恭定廬其後人復關中書院祀之鳴
 呼先生之學以心性為本體以誠敬為工夫以天地萬物一體為
 度量以出處辭受一介不易為風節生平自讀書講學而外惟工

書法不傳產業不畜妾媵不赴宴會不喜飲弈即園亭圖畫之玩亦弗涉也。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尚論者謂楊伯起張橫渠呂運野諸夫子而後一人而已。予束髮知先生名且聞書院興廢狀慨慕久之。今得拜先生於其里。誠共後人議復書院以祀以教讀先生全集為先生傳。

按自胡忠烈至許元甫此六人見宋本編自松塢王子至以縣除子此八人見魏州府志之山書院二書皆置象隆先生所著雖十四人所造淺深不同皆謂心學諸君以備參考此外宋本編內如月川曹子諸人芝山書院內即文敬胡子古城張子既見辛集愷堂史子詳余續編似不贅錄又書院內伯獻余子政事表表以原傳未及理學亦不附錄。

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編 五經堂藏書

傅斐川傳

程鳳翥

斐川先生姓傅諱鈴字希準廣寧左衛人讀書二麥書舍學者稱曰斐川先生。先生幼從塾師。即問以古人為學之道。及見伊洛淵源錄。躍然曰。此聖學階梯也。為學以敬為主。以體認為功。以擴當天下事為志。遠第正德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書毋欺而犯四字旨。箴上言邊將例。卒十人以上。坐將將以是顧忌不敢戰。賊益張。互謂自今能格敵者。雖亡卒勿問有功錄。忘亡非宥上愈之。若為令王大可馬。瓊曰。吾不能言也。宣大失機。上曰。給事是著論邊事者。特命往覈之。其攬乾綱。懷喪禮等疏。皆侃侃正議。聲震

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編 五經堂藏書

液項以嫡母喪歸。服闋起工科。時武宗教遊幸。為陳宗社大計。切諫之。以守太平務德化人多異。政鄰郡大獄。咸就質成。以獎金貯。哭歲歲賑濟。鄉民皆來就食。全活甚眾。郡初艱於科。親行講課。人文以興。俗尚喪神。靡費民財。厲禁之。間奉母孫太淑人於治內東山。效祭舞以娛。至今傳愛日亭。遷浙海巡道治戰股。盤月米再補。信陽兵備。肅軍紀。堵荏苒。廉訪山右。正宮燕之法。雪良吏之職。當事不能奪。歷江豫蜀閩。所至以廉惠聞。分道中州。時大得人。心迄。遷軍民數千。擢留至車不得行。後復以左轉來豫。諫人忻相告曰。是擢留不得者。今為吾復來也。嘉靖十七年中州大災。大家宰靈。

賈許公廷推先生特命以都御史鎮撫之請。免銀粟三十萬。以活饑人。豫賴以安。先生外任二十年。不通朝紳。卽撫豫之命。實出家宰。卒不爲一刺。兩執太淑人喪。一遵家禮。杜門不出。平問皆從步服。除猶墓哭。平生自奉如寒士。教人躬行實踐。爲學規矩準繩。爲法尊高。年未節孝。周惡難斥。邪異又未嘗以賢智先人。嘗與王陽明講性理之義。曰。先賢入門不同。指歸則一。顧體認何如。又曰。五倫只日用常行。全在體認。又曰。性無不善。特爲欲蔽。當隨覺隨遏。聖賢論擴充善念。何等明切。論求放心。何曾護短。其誘人向道。類如此。一日。廣營卒譚直。開開府人心。洵洵先生往諭之。立解。撫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十 五經堂藏

王白石傳 顧鳳翥 邵之南。有孝子焉。曰王白石。幼業儒。試輒前茅。補邑博士弟子。曰。文詞科舉。聖賢之學如是而已乎。遂棄之。攻四書大全。性銳諸書。嘗語學者云。讀書不認到自己身上。讀無益也。事父母以孝子冠行。三加禮。嫁女不言財。惟行貧。願豐饌。喪祭不事浮屠。父初廬墓三年。母劬亦如之。居廬時。其妻捐一婢。以謀食。食之。禮墓畢。立遣還家。不交一言。兄弟求析居。貨產一無所爭。仍以其餘助族之婚喪。不給者。鄉人有訟。具酒釋之。歲饑。糴米施粥。病者棺殮之。曰。不敢替祖志也。其祖諱一澄。弘治間。輸穀萬石。賑濟鄉人。有司奏聞。朝廷特賜冠服。勅置褒之。故云。守令屢有旌表。直指徐公。以禮延見。曰。篤行真儒也。隆慶辛未。七十餘歲。卒。名良弼。白石塢共廬墓處。因以爲號。

汪叔儀傳

程鳳壽

汪自如字如是號中白浮梁人七歲受書塾師能通化語從族人
 碧潭省乾二先生講姚江之學獨處靜坐家人罕得見其面父師
 強為制藝一以心性發之不襲時文氣質資偶不續家產蕭然
 受館近地夜必歸侍父側甲申郡守劉公首取入學試都冠軍食
 廩於邑癸卯中乙榜自是罷鉛槧不復就有司試例及貢學憲洪
 公命學博趣之不應大開講席隨人誨諭不倦或勞之曰苟益人
 雖亦何憾立會稽定會期與邑紳陳公大綬黃公龍光徐公日升
 暨門人族人講學桃溪書院戊午邑侯林公會于清河具蒲輪迎
 理學備考卷十一 廣補 五經堂編著

至邑城降體前席贈其廬曰學邇淵源其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為
 大願以止至善為根宗不諱談禪亦不泥於禪其教人也先辯因
 曰汝今發願何地假令坐東言西終無是處後辨志曰志如饑食
 寒衣求無不得直從人痛疾提醒之俾人知學以聖人為的有自
 誼錄門人梓之傳于時癸亥年六十有六寢疾猶移中堂集門弟
 子論學八月朔日族人門人奉主格物堂歲時組豆祀之邑侯
 傳公讀其語錄有生不同時之嘆郡守張公覈其學行詳祀鄉賢
 明初汪氏先人號克復者高隱鷗波亭號自度者元至正間以學
 行徵別自廢昆季也邑人稱為二隱君中白其後云

許子元甫傳

程鳳壽

許大忠字元甫號蓋區鄱陽人嘉靖丙辰母夢吞明珠而孕將產
 珠光滿室者屢夕生而清癯一介不苟第世忠生六月父劬四十
 日母復劬連構凶閭哀毀骨立勉營殯葬雖值歲祲必盡其禮乳
 已之子於人而自乳孤姪二妹及笄一第方孩教養諒愛之以弟
 弱貲產悉讓焉受業於史俚堂章斗津李見龍陳文臺諸先生所
 與講學者陳思崗江劬見朱守約李弘明也語語根心著已不蔓
 餘墜自題其齋曰風來天麗澤雷動地乘山甘貧樂道從遊者多
 所成就書捐積學資五十金付會中為修理胡公祠費此尤貧士
 理學備考卷十一 廣補 五經堂編著

所難者郡守張有警重之延官署咨民俗邑令饒震元迨其廬而
 請益焉元甫則雖公弗至矣著性理通釋十二卷年八十二卒祀
 鄉賢

松塢王子

程鳳翥

諱逢字原夫樂平人天性孝友淹貫經史師事洪野谷研心理學永樂間被薦因辟宣德元年授福陽訓不就日與吳存何英余進等講學宣德三年以明經辟及門強起召見論禮樂日晡不徹明日復召對問兜鑒二字不對歸歸杜門不出以斯道自任嘗謂人曰乾坤自有幽棲孔顏自有真樂何必外求學者稱松塢先生見言行志

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南

五經堂

訥齋余子

程鳳翥

諱祐字子積鄱陽人自幼志期不苟師事胡敬齋敬齋器之以女妻焉成化丙午舉於鄉已未進士授南刑部主事陞郎中以事忤劉璘落職薦知福州陞山東副使備兵徐州請進鮮中肯私貨誣逮廷杖下詔獄獄中著性書三卷論南寧同知遷韶州牧初去世宗御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湖廣右布政遷雲南左轉太僕卿陞吏部右侍郎未任卒平生無他好惟專心理學嘗言心地光明篤實不忠不至聖賢地位卒為名儒著有性書訥齋集經世大游藝至論等書

景仁舒子

程鳳翥

諱春芳字景仁鄱陽人父載道嘉靖辛丑進士官主事卒表曰孝廉春芳生而穎敏十五補諸生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南刑部主事丁內外艱服闋補刑部以疾歸杜門謝客受徒芝山寺日取經史與宋儒語錄玩味講授有當心處輒手錄之印變化氣質諱言為先又曰學須窮理理不明則偏偏則妄邑令毛孔擇遣子受學語人曰舒先生靜養山中人服其恬退以予觀之始大有力量者後補原官擢福建僉事備兵建寧禦海倭山寇靖治一方暇日進諸生講考亭西山之學刊東萊官箴以勸屬吏參議湖廣景

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五

五經堂

王之國總攝供億事集費省時鄧汙大饑制勸糴詩風勸富民而嚴切惜之禁市糴流通全活者眾陞貴州提學副使未任卒年四十六歲其學師薛文清清實行自然口無妄言所至以學為政當理近情感人動物嘗云吾讀西銘而於心之量無所隘焉讀定性書而於物之欲無所惡焉詩云邑貨兩關俱打破古今到此幾男兒又云乾坤俯仰心無塊終夜安眠夢亦清

汝時陳子

程以翁

諱之可字汝時鄱陽人志昂孫第十二歲以年聞之可童年待母
 疾不解帶者三年母卒哀毀成疾鄰人王正之割股食之尊愈母
 柩野外覆以蓬除夕往哭緇灰延燒大早欲買翼之以元且無出
 達者行十里外遇一翁曰學生買蓬乎吾夜夢神語以孝子買蓬
 即予也延至家飯之初婚之夜痛母不及見竟哭臥地板新婦以
 綿被覆之達旦父疾事之如母有人稱其孝者恥不若日與史汝
 寧講聖賢之學學使者獎之著弗告亭遺稿問答二十餘條得賜
 明宗旨如云功名莫大於為聖賢又云賢可兼貴貴不可兼賢賢
 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上六 五經堂藏書

以順徐子

七

程鳳翁

諱時豫字以順浮梁人少豪放長從李曉遊以聖賢必可為沈思
 力體戊子舉於鄉間赴宴會優童歌妓若不親聞者或強之飲高
 吟白沙詩一律一巨觴而散于諸者不敢至其耳諷同輩曰士人
 立身若處子今日此出嫁關頭也衆始而迂之久而愛之教之信
 之長之父病侍疾執喪盡誠盡禮聞人譽勇躍掄揚有不善痛若
 身爲之十餘年有司罕見其面其子就童試縣令詢其名不應半
 丑病邑父老數百人為禱於城隍効咸皆之郡人稱爲真孝廉

蘇仲陳子

程鳳翁

諱嘉訓字蘇仲鄱陽人已丑進士以母艱歸居喪有禮歲荒與
 而食補行人兩領冊封典廣東試所至留心風俗人物民隱吏治
 行取南吏垣消釐錢糧中貴皆憚之論罷越閩兩巡撫並有司不
 肖者江南半壁官吏畏之以論時相坐謫歸里嘗居匡廬獨飯蔬
 食晏如也郡有講學會大闢名理歸本廉恥有鄰邑生屢諭不悛
 正色謂衆曰此人當鳴鼓攻奈何汚斯堂辛亥卒洗故衣爲殮貸
 木爲棺聞者服之今猶傳風節云

諱靖。號瞻。鄱陽人。孝友清直。少從史惺堂學。登萬曆丙子賢書。任肥鄉令。三載。以禮節進。伍司李。致仕歸。肥人立石誌德政。有文學。劉說去。非者。以事陷。狀擬大辟。公察其誣。力釋之。劉聯登甲第。巡按江西。從步登拜。以三百金為壽。公曰。此德金也。置義田百畝。供祭祀。並族人差。僑義宅五間。歲收賃資。為貧族讀書費。此外一贖。不干家。居三十年。杜門著書。泊如也。為諸生時。父以恩選。擢州判。未任。喪於都。奔柩歸家。貧不能葬。厝宅後。茅屋值雪。心動。欲移。正寢。兄弟以俗忌。不果。公破重垣。發已臥內。不一瞬。而茅屋頽矣。

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五經堂編書

其夜夢人語曰。明日雪晴。北門外蝴蝶飛止處。即汝父葬所也。大早如其言。出門果有黃白二蝴蝶。引至五里餘。一山雪積。惟丈餘無雪。遂葬其地。學者咸其孝說。瞻先生爭師事之一。夕坐館中。見火光呼門人曰。請主人來視。於其地掘之。得金窖。主人曰。共而金。公曰。此必君家故物。恐令持歸。但書一數於我。其年舉於鄉。及官肥鄉。日檢伴一如前數。云年九十卒。祀鄉賢。著厚本集八卷。清源集十卷。傳宋集十三篇。

諱和。字鼎陽。號初見。鄱陽人。質性貞嚴。與人不欺。孝事祖母。父母。母疾。晝夜以身代力。學篤古。每試冠軍。直指孫公。拔為八庠第一人。泊陽令鍾公。化民以天下士稱之。萬曆庚子。登解江省。丁未。魁南宮。授徒讀書。布袍徒步。無異諸生。時時擬中秘。為他人奪之。毫末不為。授刑部郎。關陝平反。辟戎者五百餘人。以江右官徵。官解法。易泰民累。適甘肅告警。指授方畧。賴以無虞。有二帥以金餽。卻之。出守成都。歷雲南學道。廣東糧儲。陞福建按察使。所至飲水盡。瘁凡事應手即解。成都六政碑。配之漢文翁。宋張益州諸君子之理學備考卷十一 續補 五經堂編書

列當時名卿雷龍。李大受。廖大亨。皆其所取士也。天啟中。以進璫掛冠歸里。立景仁會。日與郡人陳嘉訓。許大忠。朱翊銓。太守張有譽。諸公講學。胡大理祠重修。厥祠鐫英風紀異。以示風礪。淮國王涵玉建善我醫院。延主講席。公嘗曰。我輩同人論學。雖切只是不上身來。又曰。斷斷如蒼士子之律令也。一日與鄒南阜論學。歸曰。南阜昔日之學。甚有氣骨。今何其大而渾也。為少墟深然其言。家居十九年。有司罕見其面。或以公事入城。郡人爭觀之。臨終。披衣整冠。惟呼轎馬。省城講學云云。祀鄉賢。江家山猶有遺風焉。

新會陳公

程鳳翥

諱吾德字廣東新會人嘉靖己丑進士任工科給事中直
 言去萬曆初起兵科給事中忤江陵出知饒州清嚴執法豪有力
 敏跡相戒凡橫取者悉自還之申鄉約六言著首尾吟七邑弦誦
 相聞大旱禱雨齋沐徒行憂形於色除月得雨乃止歲荒備賑有
 方置社倉為永久計贖錢悉以穀分入邑倉嚴保申之法真盜立
 斃杖下夜戶幾不屬嚴溺女之禁貧民產女給穀二石犯者歸于
 門二年活女無算嚴停喪之禁以芝山官地盡界公民各邑累世
 枕藉之棺俱入土矣日與紳士講學歌詩課藝若家人父子然以
 理學備考卷十一續補
 江陵黨毛舉綱事中之請去後起湖廣參議卒于官
 鼎按名賢祠內不止陳公惟陳公講學新詩合於理學例得附

理學備考卷十二

洪洞後學范鄆鼎輯著

續補

洪洞後學范鄆鼎輯著

范鄆鼎

史懷堂先生

范鄆鼎

諱桂芳字景實號懷堂江西餘干人嘉靖丙午舉人癸丑進士歷
 官兩浙運使萬曆戊戌卒於家年八十有一門人私謚貞肅
 一歲喪父三歲喪母五歲喪祖育於祖母楊十八歲入庠刻勵自
 奮與先君龍岡讀書員明寺每夜達旦不寐辛丑負笈鹿洞高安
 傳愚齋因先生來適不謹言書主忠信三字懸座右先生遂微惕
 自此無一妄語癸丑成進士與羅近谿為友就獄會楊叔山朝夕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
 一
 五經堂輯著
 講論明年受欽令時趙甬江以工書出監軍勢甚凌轢票取軍餉
 二萬兩先生持不與趙怒欲中以奇禍屹不為動三年陞南刑主
 事精律例與正堂趙方峯公持論爭執趙虛懷相信輒曰非史郎
 中不可暇日與奉新蔡公天臺耿氏兄弟如焦君就吳君自新等
 觀磨不替蓋先生之學始聞於白鹿既悟於燕京而勇往精進則
 在於甯都之七年居甯曰甯都吾再造地陞延平知府七日以夢
 歸歸廬墓側服闋補汝寧力行教化為先務民問有二孝女貞不
 字以鼓樂導謁先師兩孝廉以學行著節節尊禮在汝三年往來
 止以竹簾相隨陞兩浙運使以去居古田山莊省齋陳公守饒諸

出山爲七饒師表門下請環堵已。以道尊請主講白鹿辛卯。以按院聘修通志有省過日程錄每云吾生平受用只一恥字人。

若汝寧三年。裁省郡邑廉費十餘萬。府庫舊積羨金數千歲終。吏以白。悉報以充公用。入其衙庭無膳宰無篋筥床帳日計市餅數枚飽而甘之夜坐與中一老吏席地與伴。俸餘悉以助貧困。濟公需事上敬而恭不修服飾。會蒲州木巷楊公以督學至分巡某公以行部至先生請詣四聖祠問視鄉約。縣有高皇帝像令典禮者如朝行禮二公拜起立侍聽約自辰至午莫敢有惰容復請往某

聖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五經堂藏書

節婦家以勵風化督學者慨然往稱快藉甚分巡公遂還館舍舍怒將行謂司理曰彼守昂昂以白曩見當道何太無禮是年秋轉運使欣欣就道步出涼驛開祠集諸同志一揖登輿身無蓋前無鼓吹後二人舁一竹筥以隨筥無荷輪家仲兄一元送至壽陽於筥取筆硯惟鄉約數卷皇祖像數十張敝裘縹袍數件門人蔡敬爲汝寧守下車謁神哲曰願爲清白吏如貪賦則神座之坐小與而不惟從者六人皆短衣先生力行節儉以教化爲已任天中書院散矣復之集四方士講聖賢之學講堂懸高皇帝像朔望諸鄉約所敷行聖諭是日也別善惡郡中無賴及姦惡最甚者以竿縛

之杖之五父之僭文劍者以錫爲藝兄弟四人不分居事母至孝召而以鼓吹旌之唐孝兒者乞人也有母老矣孝兒乞得食先以進母母坐於上孝兒侍於傍口歌手舞以樂之召而厚給之率僚屬而拜之曰我輩不如也二孝女者父五女而無子嘗愛之女同之曰無子養老耳女曰女顧不能養哉三姊嫁矣二女誓不適人建頭跣足力耕供食人不知其女子也先生往拜之時年五十餘白髮垂垂不知答拜先生仍請督學往拜之到復初先恭簡素以先生爲憲不肯往隨侍邸中布袍蔬食率以爲常。邸感夏多蚊夜不能寐爲部劉公楚人也過而見之謂恭簡奉勸

聖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三

五經堂藏書

使者例得用公家物因假二紅紗帳張之又值先夫人壽市鵝承酒脯以進中庖狼籍先生側顧一見不懌而去嗣是疎闊者旬餘恭簡莫測其故一日往拜而詰之先生嘆曰宮貴潮人固易乎往過君供帳中庖何太侈也恭簡唯唯謝過一日先生廉得其狀辛過恭簡曰子奈何不以實告而輒引咎爲恭簡曰吾安敢違白心跡而杜箴誨不肯當計偕時謁先生汝上未敢以華服見及由益州守還闕督學過先生里中又未敢以幣帛見狀定方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快助集志鼎按先生全書客歲修通志時上佐江應度公祖手授歸而披閱知先生得力在知恥二字其誠懇懇論尤爲切見

鄭南阜先生

范部舉

諱元標字爾瞻江西吉安府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親政建書簡

戎貴州都勻衛奉同改元起陞大理卿已山集

困頓者七載然悟本心洞見道體不出儒者矩矱之中而亦不着

儒者事理之障不脫烈士英傑之氣而亦不雨烈士憤激之腸

大都心事如青天白日出處如行雲止水所為詩章亦似之黃鳳

志食泉鏡惟務自得不隨人口吻不徇人脚蹤不以顯晦置意中

觀集中所載謝蕭兌兩東友人答近溪見獄東周山泉徐魯源馬

望山答李養德諸作其得正學之宗可少概見矣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

七年因楚不似不沮其學日益遂而性體日益微後諸起披垣補

益司陳誼侃侃或一歲歸或二歲歸而大要山林廻翔之日為多

公於世故人才無所不凝注尤刻意於聖賢之學

言之羅公舞正論大臣起復非是後百餘年爾瞻鄭公繼之羅公

止於貧賤公頗沛殆甚

鼎按先生大節偉行在觀政時勸補臣守制一疏編修吳中行

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四人皆勸補臣臣廷杖逐成先生

聞之憤其而陳再按先生書乃道語書象山語書慈湖語書白

沙陽明心齋語語及書天下賢士卷云通撫明我者其友不

必冠冕也聞則寢室皆吾真學不必四方也成人之善有大小

則所就亦有大小奇曰吾為善士所友者止於善上不遇子然

自小白度之人一膜之中衆越同胞雖謂之惡可也美善之有

放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玩此等語想見先生學問

賀陽中先生

范部舉

諱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自號郭清老聾萬曆間若思聰錄學

徑人模樣破愚十字注等書

年二十七時耳不聰雷霆霹靂亦問聞知迷屏除人間世務二意

於身心性命之學其大指以陽明致良知為宗初用顏冲宇一念

回頭萬火自降之語為下手工夫而弁以陽明大坑中乘涼之語

為定性要訣於是以其所得諸心所考諸古者幸而筆之曰思聰

錄哲嗣對揚公名聞天下自足廣思聰錄之傳而虞公著先生之

錄為最今復重梓是又以先生之福我信安人也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

讀先生集如讀傳習錄如讀傳習註疏又如讀聖經如見文成併

如見李見羅先生思聰錄

今之為文成者陽亨賀先生也其學以致為良知之工夫以格物

為良知之實以敬為知行之合一以求諸已心為致知之的至於

懋懋以養君德惜人才阜民生為務而其卓者則開佛學點塔真

均有補世教謂非有天民之志不可矣不穀未卒降呼偶即牟君

所讀之書然如社酒之開耳上饒鄭

其論至誠前知之類則曰惟以無欲為基本又曰一無欲省了多

少力會無欲之旨。於致良知之中。而性學無餘蘊矣。共始宗塾江而祖道州。一循中正之規。而直達涖洎之源者也。章門人趙連順序泰從弱冠來。無時不妄意宮牆。中間不知經歷多少曲折。猶然奔走道路。頃者年交七十。神疲力疲。寸步不能自致。誠恐一旦就木。辜負此心。因檢舊書。提出數條。輯而錄之。命曰學徑。蓋取其小而提庶一開眼。一舉足。清廟明堂。皆得以盡瞻其盛。清廟明堂。學徑自序泰聞天地之化。必範圍之始。為不過人生。形體倫常。能不循規蹈矩。泰從年二十七時。兩耳便已不聰。奉茲遺體。皆由歸全。邀天之幸。粗知章句。每檢閱間。遇有關身心秩序者。因手錄之。用開聲牖。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六
五經堂輯者

久之不覺成帙。中間議論。時有深至處。蓋為不至義之盡。心志無從激發。以故習見習聞者。悉未兼收。最大關鍵。天澤令共。要詳難該。且韋布管蠶。不敢出位。紀述也。冊成。名曰人模樣。舊曆已丑人模樣。自序士幸生大塊中。又不是戴角披毛。又不是駝峰隸卒。又不是僧巫齋妬。又不是識緯術數。又不是府吏胥徒。又不是兵戎關寺。又不是農工商賈。又不是本支戚屬。又不是豪俠隱遯。正是英雄豪傑。真是安富尊榮。沉直幾句文章。何等簡易快活。十字注

余年八十。精神耗散。無能補助此心。因注此。與志士共焉。十字注

鼎按先生之學。雖出文成。然其得力。亦不盡同。細讀思聰。錄自

郭一泉先生
諱儒字一泉。太原祁縣人。嘉靖丁酉舉人。淳化知縣。嘉靖二十六年任淳化。三十一年告致仕去。在任能節省里甲。調停徭役。修文廟。學舍。及城堡。墩臺。務堅實。不傷民財。取足於畢賦。閒課諸生。文藝必親歷會所。品題不爽毫釐。冬夏給以緡札。油炭。躬自儉約。嘗布衣蔬食。自歷任及去之日。衣不舄一襲。食唯以饘粥而已。遇催科。先籍其戶名若干。及拖欠。則按名勾攝。餘無擾累。吏胥不得出縣門。遇外人一語。歸之日。行李一擔。士夫有餽贈。一毫弗受。但餽介不曲。奉上官。上官不以署上考。坐此不得超遷。公

論惜之。淳化縣志

甘朱晦庵與呂東萊共閱周程張子之書。取其尤切要者。輯為近思錄。余每讀之。不忍舍。比讀晦庵及許魯齋薛敬軒之書。見其有推明近思錄中所載者。亦有發其未發者。竊不自揆。輯為續近思錄。或曰。子欲連續經之簡乎。余曰。續經者。以己意立言也。茲錄錄三子之言耳。夫何簡。或曰。止錄三子之言者。何。余曰。近思錄止於三子者。以四子之學。足以繼孔孟也。茲錄止於三子者。以三子之學。足以繼四子也。學者由茲錄。以求三子。由三子。以求四子。由四子。以求孔孟。庶可歷階而朝致也。若徒矜目於百家之書。而浩浩

五經堂輯者

蓋無下手處。亦何所得。而時錄方脫。果因以是語綴諸卷首。
云錄自序。

致政家。躬耕自給。年踰八十。力學不衰。所尤難者。先生此書。當
萬曆之初。其時新說盛行。學術之塗。固已多岐矣。而先生篤信不
惑。所述者。朱子與薛二先生之言。且泝脩焉。不與人辨論。故
四方之人。罕知之者。東吳顧炎武序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編

朱勉齋先生

范節鼎

諱之為原名之喬。字勉齋。順天人。歷官宣府巡撫。聞賊之變。城頭
嚴節。

按城頭嚴節事。詳金忠節傳中。其以仲誠請元音。當為余
孫。得朱公人品。學問。余以未睹其著。其為誠令。仲誠寄一冊
曰。我記乃公。讀經時。所舉同人。陳仲誠。金忠節。泰問者。開登
天人理氣。始無割義。夫陳金兩公。既見理學。宗傳中。獨朱公履
歷未始無由。表揚使符。庚陳金並傳也。聊記人畧。以俟後之君
子云。

竹東先生傳

范節鼎

竹東先生名憲。平陽稷山人。苑馬卿第三子也。母李宜人。威大桃
之祥而生。幼善平仄。稍長。好詩書。尚質行。厭繁文。嘗曰。使吾得一
民一士治之。決不賦厥官。以貽士林羞。萬曆乙酉。授河南鄭縣訓
導。上與學六事。疏曰。修號舍。曰。補書器。曰。興禮樂。曰。申社學。曰。禁
佛事。曰。行薦舉。特為山陵禁。塞不報。恥學中符寶員。閱於牆。作詩
自責。晉聞之。悔謝。丁祭。致其濟濟。漆漆。悉依儀計。勒聖廟垣。墻。塗
堅茨。肇糾舊尹。趙公應元。秩無文。代白桑生。可傳。雷獄。壬辰。遷山
陰縣教諭。修號舍二十四間。集多士。講習訂廟祭儀。考補名宦。鄉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編

九

五經堂藏書

賢先儒木主。捐俸月課。卒妃佩阿回氏。事事有備。乙未。遷大同府
教授。賭學宮中。唐罔直首蒙易位。易於溫紳圖也。招乃公子習傳
範論。捐地以正。丁某者。諸生也。不與先生聞知。誣控撫臺。獄成而
坐學戒。先生聞之。自榜其署云。前兩任學職。未有批學戒責者。今
履雲中。七閱月。諄諄誣告。凡有事衙門。令余一知。非敢用意。盡阻
情有可伸。如張績之告。璣堂孫。楊汝藩之告。兒應行。余親為改易。
務令理直詞達。不介而乎。此心間有諒者。惟不能見諒於丁某。伏
念丁某枝流。余其原本枝流之罪。小原本之罪。大朝廷養余以祿。
多士愛余以禮。上官不以雜職待學職。謂其教化及人。而今若此。

即當告休以清仕路俟他賢能振作實德二三契交擊難語別宜
 將自服袍袍下置明庭前答以二十代余受責就代丁某之責
 以為情教不忠之戒于丁某聽其自便其自榜如此總兵周公尚
 文郭公號六步七步不愆添置城堡四十八座淵淵關閘勤王事
 而厥偶衆公呈建祠旌節歸朱劉氏五人孝子刑房吏趙榮貴一
 人此三任廣文之表表者丙申政收振興梅公馳驛送千家先是
 為諸生時在鄉鄉重呈役殺神侵地若干畝除代文風衙銀七百
 金廷試製萬泉李公邦寧之既以歸至足鄉人喜先生為善益力
 詳鄉飲之請陳校荒之策行賑饑之事上夏縣馬鳳巢治運河書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十 五經堂輯著

上安邑曹真予掌都院書答廣文王仰山該學事務書答邑侯薛
 公條陳通省六事書答霸上治兵溫陽王公東事書答遼陽治兵
 大同何公廷魁書區畫指掌瞻言百里舉河津高郎中少軒公入
 鄉賢又錄忠臣何公廷魁孝子甯生獻節婦張張銀泰氏任時薦
 程氏義士董踞之類亦越崇禎己巳元日自書桃符云多九十之
 六歲少一百之四年夏五月二十八日果卒壽九十有六所著求
 心錄文清公行實禮註補遺兩齋範畧蒙求小補釋古繁言禮俗
 明徵藝林正體臥碑發明聖諭俗解勸俗詩歌諸書其家無藏本
 惟藏龍鍾草七大冊余接讀焉節錄於三晉語錄古文詩詞中以

傳范部鼎曰吾讀辛復元先生三鄉賢呈稿而知當日鄉賢之足
 重哉崇禎己巳庚午間學臺楊公秉公直試平陽先生舉呈有三
 先生入鄉賢一謂安邑已故舉人姚公價一謂絳州已故知府張
 公與行一謂稷山已故教授任公憲余因知有三先生矣當日鄉
 賢不以富而人也。不以貴而人也。不以子孫而人也。即或以富入
 以貴入以子孫入乃辛先生又非可以人以富以貴以子孫者也
 於當日信之於辛先生尤信之矣。惜乎姚張兩先生無由得其詳
 以傳為之三嘆
 援引鄉賢呈稿一段。益知任為篤行君子無疑。此傳信之法也。
 史筆意畧同。爾梅識
 史筆意畧同。爾梅識
 史筆意畧同。爾梅識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十 五經堂輯著

縣升桑先生傳

范部鼎

先生諱拱陽字暉升一字松風道人世居臨汾縣桑灣村好漁泊
不入城市不履公門父仰亭公於明萬曆己亥春三月舉先生幼
而誦嚴七歲入小學十五歲見近思錄遂以聖賢為分內事從仰
亭公授功過格粘於座實記善惡元日焚神前歲如之丁巳入庠
司李周公諱鼎宜見而心折率二千北面捧手已未學臺傳公諱
訓孝奇其文有根本領焉時從遊者日眾作進道圖清心錄朝天
賦種石說繪太極圖於窗大書敬字於室肖文清公像於松風草
堂以配先師春秋釋奠不疏不數甲子廬臺李公諱日宜疏薦不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

主

五經堂

報乙丑道臺王公諱副美禮聘與辛復元先生講學於郡丙寅李
臺吳公諱時亮優其文行以冠多士明年秋大比副丁卯榜戊辰
由恩貢讀碑雍書已巳學臺楊公諱作樞禮聘與辛復元先生講
學於郡冬直指祝公諱徽臨疏薦不報庚午仰亭公卒盡禮留居
三年有孤燕來巢壬申建一亭肖仰亭公像於其中事之如生歲
時伏臘體遺意速諸父惟高公速諸舅杜少山公不怠邑侯周公
諱文斗請講學癸酉登賢書出坊金悉修學宮甲戌學臺袁公諱
春人禮聘與辛復元先生講學於郡乙亥撫臺吳公諱姓楊禮聘
講學於晉陽兼訪時學屬慕家禮維風井所著詩解疏薦上聞詔

下徵焉以母老力辭丙子若松風草集及門講忠孝小學等書於
龍吟禪院戊寅為鄉人均水利息爭幾備書卒得共平已卯編說
詩錄勸俗歌唐辰著四書則勸學問心時習賢孝篇辛巳刻漢春
秋說義癸未撫臺蔡公諱懋德南直人延訪時學兼講學於三立書院園
橋觀聽知先生貧贈束脩千金力卻秋以疾歸撫臺暨已劉公諱
人延主干城社頃逆關渡河聞先生名力徵先生不應遂不食
友人勸之食少食復不食友人復勸之食以是避疾甲申六月十
二日說明太祖主正衣冠而拜乃歿歿之日止言根本處不差發
猶壯聲以應太夫人之問若無疾也者范部鼎曰洪範曰有欲有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

主

五經堂

為有守先生不入城市不履公門似一有守者然及觀其率程朱
之教倡明河東間從者數百人講究不輟此豈僅僅一有守者哉
悲夫逆關奮動邦國殄瘁我生不辰不食而歿視昔所講究者至
此不虛也後之有守者聞先生之風可以進矣
雄其快甚足當春秋筆意徐仲宣
熟環溪先生曰吾鄉自薛文清後接脈惟曹與辛及桑陶而已
仰公他先生曰吾晉自曹真子後無真講學者矣獨有登其堂
者一人桑孝廉先大父曰桑與辛同時且友希按此先生之為
理學無疑或謂先生非元節者此不足辨爾松風識

辛文敬先生行狀

范部鼎

武岡行狀何謂也。予曰：稽履歷。記年月。以其行實列爲狀。衆而不
斷。以聽君子論斷焉耳。近人作行狀。不稱履歷。不記年月。摭拾美
言。自序自贊。吾感焉。年來行狀。衆不落筆。獨於辛先生。則不然。予
於先生知之最深。如先生諸刻遺兵燹。其地或有不存。
者。予家藏之最備。先生在日。與先聘君。講弘爲性命友。且同登前
代保舉之典。相與最密。而予昔趨庭日。得聞其事跡。又最悉。故於
先生諸書。今日重刻而傳之者。爲最多。先生諱全。字復元。號天齋。
始祖曰晉。輕。太平縣人。徙居絳州安阜坊。遂籍焉。高祖曰明子。二
伯曰方。先生其仲也。生有異姿。眉紅點。如父象狀。六歲得神
童。開釋教。即斷肉食。不惡語。九歲入小學。十歲慕仙學。昇學衛十
一歲。因貧廢學。十二歲。編書入舊役。加舊役於其兄方家。貧甚。食
不能生。十三歲。父執有令對對者。謀書者。應如風。擲。與之。十四
歲。父兄復令從塾塾師。讀書。十五歲。舉業學成。希仙釋念漸衰。始
食肉。十六歲。讀通鑑。見程朱行實。掩卷嘆曰。吾固以爲天地間。當
有此等人。有此等學也。卽爲作贊。不安舉業之習。每開卷。必美香
翰。坐錄其言行。日笑於神。作告神文。十七歲。學古文詩賦。成。十八

聖學備考卷十二

古

五經堂

歲試平陽十九歲。題其讀書處曰。定性試平陽。學官見從祀諸賢
主與思齊志。一士問誠者。自成章。舉所記誦答之。弄問不能答。大
悔。所學無本歸而求之於心。家貧甚。二十歲。見讀書錄。要語行實。
酷愛之。作薛子贊。敬銘。勸學文。始見近思錄。目玩四書。不釋手。二
十一歲。小卒先生卒。哭盡哀。解貸而葬。盡禮。貧不能廬墓。日走墓
大哭。以七戒名其居。飲酒。饌笑。食肉。違道。作孝經。闕疑。二
十二歲。得讀書全錄。得狀楚。個四格。言爲聖志。益決作養心錄。首
念母陶夫人。以伯婦之卒。憂勞成疾。家貧甚。二十三歲。創甚。家貧
甚。得歌。越日。歌古詩。諸生有從遊者。作養正集。了俗歌。二十四歲。

聖學備考卷十二

五

五經堂

作一貫圖說。日以收心爲務。二十五歲。作養心錄二卷。試平陽。有
指干進者。不應。始設先師四配二程朱薛位於塾中。作樂天集。鄉
紳張公。諱興行。鄉紳楊公。諱時禮。初來講學。庠士李。諱承。長先生
四十二歲。執弟子禮。來學。二十六歲。宗室朱公。諱充。來講學。學正
南公。諱樹。來講學。作清心錄。紀典通議。養心錄三卷。則邪說契
天圖說。河洛圖書。先天後天圖說。畧云。河圖一陰一陽造化之自
然。洛書扶陽抑陰。人事之當然。不可牽強無辨。其理亦未善不相
通也。言造化。通乎人事。言人事。本乎造化。分配四方者。圖分列上
下左右者。書鋪地觀之。圖自明。懸壁觀之。書自明。又云。昔以數言

奇偶皆善。可行為九。噉以善惡分奇偶。則奇者善。偶者惡。昭然一
扶抑之理。故筆之於易。洪範重在君易。昔重在日用萬事。文殊而
理一也。又云。先天圖包六合。後天圖配八方。先天共經乎。後天共
緯乎。又云。太極圖實得河圖而成之者。伏羲見河圖而作易。周子
見易而作圖等語。詳養心錄二十七。幾有從心錄四卷。以曲尹喬
公。內丘人。學正柳公。諱叔。林人。來講學。本州宗室鄉紳學正。姓名闕
學。李日茂等。具呈交薦於撫臺。宗室呈。署云。專精理學。力行正道。
鄉紳呈。署云。詞率前人。未發品實。斯世罕倫。學正呈。署云。河圖洛
書。言根理要。周情孔思。語透法關。閱學呈。署云。周迴百代於掌上。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淹貫五經於胸中。等語。詳閣然編。先生上書辭時。被盜陰陷。閣有
陰使之者。竟自白作。養心錄五卷。守道畢公。諱自。羅人。始表。閣曰。研
精理學。夏五月。親迎夫人張氏。學臺南。公。諱居。益人。移文州守。錢公
諱濟。吾人。學正曹公。招面試。試時文一策。一次日。迎衣冠于其門。准
入庠。食餼二十八歲。學臺徵講學於晉陽書院。過太平。謁文中子。
按臺李公。諱若。星表。閣曰。心契聖真。其獎語譽云。著有用之文章。
惟無報之操履等語。令鐫扁榜。為他年實錄。詳閣然編。監臺萬公
諱崇。德人。表。閣曰。河汾高士。撫臺吳公。諱仁。度人。延見。與講一鄉藝士
章千餘言。公曰。盛名之下。無虛士。又曰。一代儒宗。兩間正氣等語。

詳予侍側。記。署表。閣曰。大志希賢。作。泰訂理學名臣錄。尚書馮公。
諱從。吾人。寄書來講學。二十九歲。作周易說。寄書於姚培吾。講學。
書於呂新吾。講學。寄書于徐筆洞。講學。撫臺吳公。疏薦于朝。不報。
疏畧云。年甫弱冠。以聖人為必可學。等語。詳閣然編。學正蘇公。諱
振。扶表。閣曰。潛德升聞。州守劉公。諱名。見。不。州。佐張公。諱其。和
人。來講學。來。賄。詩三十歲之長安。謁馮師。見。與。講。河。洛。數。日。詳。予。侍
側。記。署。歸。作。馮。先生。教。語。涇。陽。會。諸。遊。泰。記。寄。書。於。張。心。虞。講。學。
上。曹。與。予。書。講。學。構。願。學。亭。祀。先。師。及。八。賢。作。願。學。歌。按。臺。王。公
諱。國。表。閣曰。真修古士。三十一歲。題。共。讀。書。處。曰。真樂窩。垣。曲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王世封。魯世任。來學。學臺呂公。諱純。如表。閣曰。今儒古學。巡道王
公。諱嗣。美表。閣曰。士林雅望。學正陳公。諱于。庭。禮。聘。講。學。於。學。輯
諸文為真樂窩稿。三十二歲。謁莫文清公。登龍門。講學。作遊龍門
記。書屋立會。講學。徐筆洞。採諸刻。入古今道脉。千古斯文。諸書。作
安會說。著說。先師聖容。說。垣。曲。尹。梁。公。諱。細。嵩。來。講。學。請。立。會。于
垣。曲。試。平。陽。晤。先。聘。君。前。見。以。先。聘。君。纂。修。通。志。與。論。三。晉。文。獻。至
文中子等。甚悉。詳予侍側。記。署。三十三歲。山東兵燹。解公。諱經。雅
來講學。作中庸說。運知程公。諱登。龍人。寄書來講學。母陶夫人。七旬
率及門。稱觴。輯諸詩文為壽冊。三十四歲。作衛門片。是年先生自

記云。涉世甚苦。州守宣公。鎮江人。請講學。江夏賀公。講學。刻安會說。為遊宴新聞。寄書來講學。兼作中庸序。三十五歲。地方有變。默維以安。作慎獨錄。伊洛淵源錄。經世石。三十六歲。當縣人。屈動來講學。湖廣刻淡字。秋。附。中。卻金。三十七歲。鹽。李公。日。官。禮。聘。講。學。于。弘。運。書。院。會。有。講。無。惡。者。鄉。紳。曹。公。等。講。水。人。頗。先。生。而。曰。吾。人。心。體。原。虛。寂。靜。無。所。着。觀。中。庸。曰。無。聲。無。臭。二。無。字。最。妙。先。生。應。曰。虛。言。其。潔。淨。靈。言。其。活。潑。乃。有。善。無。惡。耳。如。孟。子。有。物。有。則。兩。有。字。也。好。至。父。子。有。親。五。有。字。更。覺。親。切。況。易。明。言。易。有。太。極。在。書。為。恒。性。在。詩。為。物。則。天。命。此。性。率。坦。學。備。考。卷。十。二。續。前。五。經。堂。舊。著。大。此。惟。是。自。然。有。的。不。假。思。為。故。曰。無。思。無。為。然。無。思。無。為。恰。似。精。微。奧。妙。曰。有。物。有。則。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又。何。等。平。易。明。顯。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一。時。聽。者。悚。然。有。同。為。撫。臺。所。薦。孝。廉。姚。公。講。學。安。捐。先。生。背。嘆。曰。正。色。立。朝。於。此。可。卜。大。日。星。臺。疏。薦。于。朝。不。報。疏。畧。云。真。品。真。才。今。之。類。子。等。語。詳。闡。然。編。作。天。君。疏。無。錫。高。景。逸。寄。書。來。講。學。寄。書。于。呂。承。石。講。學。寄。書。于。桑。驥。升。講。學。巡。道。王。公。前。請。講。學。過。太。平。講。文。中。子。作。榜。下。記。卻。儼。三。十。八。歲。作。大。學。說。重。訂。清。心。集。作。易。約。聖。論。解。以。紅。墨。點。省。察。心。事。進。士。黨。公。講。學。三。十。九。歲。寄。書。于。史。遂。勾。講。學。

寄書于韓參。夫講學。白題像贊。徐筆洞探諸刻入道脉源流寄書於稷山任竹東講學。四十歲。設諸葛武侯像。及小亭先生諸師友位。祀之作武侯贊。聞長安馮師。前見。計為位哭。且其南方遷養心錄入百子金丹。昭代鴻藻。諸子綱目。諸子寶藏。說統諸書。魯世任中鄉試。來講學。以勿變寒勉之。馮曹師。前見。於安邑。過解梁。謁廟廟作告神文。謁劉烈婦祠。作詩。四十一歲。重訂周易說。聖像於水雲洞。會先聘君。前見。來講學。相與論聖像之興廢。越三日。乃別。詳予侍側。紀畧之。秦莫長安馮師與祝九如。及諸同人講學。登太華。與諸羽流講學。至三原。講學於學古書院。至渭南。講學臺南公與史聖學備考卷十二續前五經堂舊著大連勾劉文石李允開等。講學於歧置書院。作西京稿。擬上當世諸正人共保泰運書。聖像成。後十賢位於水雲洞。增入王文中周元公四十二歲。長兄經世生。節推白公。講學。洪洞門人。請講學於洪濟書院。先王父聘君。及先伯。講學。先大人。講學。因邀遊寒舍。謁師曠墓祠。遂謁臯陶墓祠。韓忠定公祠。祭韓公如野。信信寒舍而去。先大人對同門康有聲私贊曰。先生議論開天。既富道德。又裕經濟。嚴肅如伊川。篤實似河津。遠畧不下陽明。自然更過白沙。著述之多。冠一元晦也。後及門朱鼎錫作狀。收此語為寶錄。署州事劉公。講學。大猷人來講學。中薦於府入憲綱冊。按臺祝公。

見以當京星慶雲萬曆丙辰巡撫吳都御史曾薦於朝天啟甲子
巡盛李御史具疏特薦所著有養心錄等語詳閣案編四十六歲
五臺學諭韓伯以書投門人作生集關公集盟臺雜公諱元賓
表闕曰酒養真備冬十有一月扶母柩歸于父妣合葬者千有餘
人貧不能虛墓日走寒次哭喪陵薛公前表闕曰理學大儒臨汾
尹周公諱文公表闕曰三晉真儒及門傳用作小亭先生像贊地
方有變然維以安四十七歲之安邑災貧賈師按察馬公諱明
夫闕曰隱居求志來刷救急單方一百劑遍布全晉以所具機體
闕進呈御覽蒙發賑全活無數作易象歸元是年先生自記云世
理學衛考卷十二續補
道念覺世殷與王公諱臣直結社講學學正李公諱廷駿臨汾學
王公諱有聲薦先生於學臺袁公諱人學臺請講學於府庠立
而拱聽撫臺吳公諱廷見問時事四十八歲應本州貢士出
山作告神文自醒鑑求教語夏四月如京作告明太祖文值道梗
逾期部趙補試蒙允尚書賀公諱人湖廣人以父執禮來拜御史路
公諱振飛來講學作治平野謀對揚編將進呈會薦舉典閣遂止
祭酒倪公諱元瑞來講學次日同司業馬公諱之駿向吏禮兩部
移咨入成均講學賜以十三經註疏借以成均諸書賀倪馬三公
會同諸公交薦於吏部路公特薦旨下吏部棄復撫臺吳公前見開

薦於吏部賀公以係父執友兩代兼交當獨薦者疏薦畢云
辛全真才真品必循必卓實年四十八歲所著聖諭解等十餘種
臣所獲見者尚有伊雅淵源五十餘種臣雖未經目業已知其集
又云臣敢保辛全必能上副我皇上破格用人之曠典也等語詳
平侍側紀畧隨奉旨以知府用晉饒縣以安刑部錢公諱敬忠
禮垣馬公諱可賓進士金公諱銘非來講學相國文公諱震五
雪來講學至願學孔子數百言家宰謝公諱人相國文公諱震五
公諱宗則諱易遊五文數千言修撰劉公諱南人來講學甚恭
至命字解嘆曰恐先生洩露大盡等語俱詳予侍側紀畧四十九
理學衛考卷十二續補
歲春給假歸作神京偶記旨隨下行藩司趙上京偶感泄疾疾大
漸秋七月病日臻越二十九日申時乃泚頰水於當道人書訣
謂尤致意及門韓垣魯世任等曰天下事尚可為也侍者問此時
何如先生曰去時似來時殊無夾雜物語未畢渴作磨及門出門
人曰此何時耶而給若此先生曰不聞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乎正襟端坐而逝先生隆準過肩端目垂耳面白而方鬚疎而黑
約四寸有奇身中正腰圓背厚生於明萬曆戊子七月十六日酉
時逝卒之日享壽四十有九配張氏子二長聘朱氏奉國中尉廷
廟女次未聘女二長適奉國中尉朱廷壬次適奉國中尉朱篤齋

豈謂鍾英盡山川效靈只在寸靈間春風驚簫吹羣品成性存存
衍聖傳甲子始句更六十果花瞬視歷三千至人呼吸通今古有
壽如斯不計年垣曲魯世任詩見仁者附

古罕端是聖臣鄉鄰昆先生道化日神交遠接黃虞世經濟宏開

山海藏昔年鄒魯牛刀奏披拂春風垂兩袖美猶時近聖人居心
源直向尼山授歸來樂道野流濱高臥林泉第一人有子八龍孫

十四曾玄謫謫娛天真立言著書談性命尊經翼典尤醇正河汾
再見古儒風源洛關閩皆堪拜聖皇求治訪真才微書十道自天

來東山久繫蒼生望一出爭看冀泰階余亦叨附旁求典聚首長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前

安符眷慈鶴齡恰值六旬餘高風古貌真強健臨汾榮拱陽詩

晉國故有乘或指事而未悉其人或論人而未舉其文是編口寓
箴規筆懸伏缺謂左氏之春秋可也謂當代之信史可也謂字宙

之至文亦可也是非頗謬吾知免矣黃學徐天鳳亦仕國人文

先生作人無畏物圖書之外空水一盂茲梨雲諸費頻易家園菽
麥以充之可以已而不已世得無笑先生之癖乎哉德州盧世淮亦仕國人文

非其人而存其書吾謂不如祖龍之灰也范子燿昆識此意矣編
曰人文友鄉友古道該是與汾州朱之俊亦仕國人文

庚午之秋余舟泊安德而州倅范君攜人文來費一披閱而教千

年人物貌面揖讓山右有博洽士哉彼禿翁藏書褒彈未確卽濟
圍經濟錄豐城聖朝考兩浙名賢徒侈閭巨茲集評品前修儼一
史筆已徐出垂棘編強余剛定所輯晉晉中藝苑鴻藻魏余茲賞

之掛漏也云詞林千秋大業在是哉子長子厚以來不可無此

一種奇賞長清陳仁錫序晉國重錄

吾晉自二帝開天洞一中以醒萬世而五人一堂見知獨契專主

彝教達大國遠小國玄王周素王之鼻祖也而更堅根垣一謨垂

之經所解心傳之聖臣乎學有源矣卜子範西河顧孫子起陽山
親炙杏壇而矣漢西興毛公得商之緒餘衍風雅之絕學隋末皇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前

綱致而魯壁晉侵銅川子太平策不售退而隱河汾續六經擬泮
泗中說力障晉道至宋真儒出而涑水潛修性命無一語之妄通

鑑儼麟筆也孫子誦學於泰山侯子授業於程門其洛閩之流亞
哉至明河津以居敬窮理爲本其學見於讀書錄和順先德行而

後文藝其學微之博越稿是二聖九賢或而承於欽明或口授於
尼山或風聞於異代孔廟半豆之享抑何榮也自是程王騎石陽

城省菴荷氏珍吾郭封其子絳郡復元獲不傳之秘樹道學亦幟
樽樞醒世竊少仰節養心諸書成而理脉大昌航聖讀而紹承傳

燈矣余晉產也知有晉人而已呢刻晉詩續雅十卷仕國人文十

二卷晉國垂棘二十卷至是仰宮猶數仞不得其門自吾晉起虞
周歷漢宋以及于今摘粹言為語錄四卷嗚呼鑿度卦驗蒼頡郭
璞之修也詩序範訓子夏毛公之箋也左釋尊王發微賈遠孫明
復之撰也新禮家範吉凶宗紀編年記事崇松之司馬光文彥博
之著也大論學府廣義孝經注爾雅圖天文三晉志王勃王邵裴
子榮司馬康之解也五傳六藝華道源流晉所由助矣其編走蓋
尋理學入孔林請自吾晉始二聖是嚴師十餘員是良友語錄是
嚴錄誦讀體認問如同堂對語如一家相依即奈獄獄最可匪其
巖涿水洋洋可登共岸勿徒曰肩拍選柳擅笑若于詞場為書巢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五經堂輯者

中汗牛馬也 三晉正學

先聘君幼優于文詞已酉應總憲李本寧先生聘修通志歸取
事文詞之學乃每三晉正學編訖而曰此一鄉之書也愛廣其
義由漢迄明得若干人各曰歷代正學編為方脈半而逝至今
應孫輩顧不知讀每晨手澤血淚潸然

魯地尹先生傳畧

范鄆鼎

先生名世任字姚尹山西垣曲縣庠生萬曆丁巳春聞絳州辛復
元之學約同邑王世封負笈二百餘里受業辛門歸立正學會於
邑之三聖廟凡有所講必見諸行庠側當食餽為貧緣子竊
去先生佯若不知也者已侯梁冲玄公聞之益重其品天啓丁卯
舉於鄉未歸家先謁辛師於絳讀書講學二十餘年不少輟仕途
中一切干請俗弊皆不一染先是同學王丁卯春夢人告曰今歲
真能學道者中王曰吾自視不及魯兆應在魯秋榜放果驗崇禎
丙子與同學太平康有聲絳州賈冕從辛師於燕京依依講壇吉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五經堂輯者

水李公曰宜稱其有舞雩沂水景况趙山制公宗周稱其讀繁冠
之喻更堪猛省先生雖即次燕京值考妣喜忌辰設几案香燭臨
對竟日未嘗見齒乙亥三晉苦寇方繪圖繕疏會朝開言路廣薦
舉遂藏疏不上當路探公論與內丘喬中和等同以理學薦除知
河南鄭州事甫蒞任建中天書院定期入講薦紳士庶樂聽者幾
千人流冠至射環甲冑迎戰於河干不勝自刺鄭士女老幼旋獲
奔哭聲徹百里肖像於中天書院歲時致祭國郡公題一聯曰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魯夫子也恭也敬也惠也義鄭大夫所著周禮
贊詳見余廣理學備考大學貼身解中庸說易經說藏於家

劉念臺先生

黃宗義

劉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母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尚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其矯情狀世革職爲民崇禎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群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濶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歛宜緩請除新餉相臣勿興大獄勿贊富強與有祈天永命之責焉上詰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爲迂濶也請告歸上復思之因推閭閻降詔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尤

五經堂輯著

其所習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寇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千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廷哉劉某之言也

言也用爲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又復言之謂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養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復言皇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惟皇上深致意焉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己巳以來釀成之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釀之矣己巳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頃典丙子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頃昇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有旨革職爲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某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途中上書以明聖學未至陞左都御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察院之職在于正己以正百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卅

五經堂輯著

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為天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本。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旌虛象昇戮楊嗣昌。上曰責重朕心是也。請即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儒言火器先生効之口。御忠之言非也。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舉置不講。以火器為師命。不恃人而恃器。則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聽其闖入。今又借援南下。為脫卸計。從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

世

五經堂輯著

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以為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于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感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請官。所以三

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為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珠。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半寬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難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即有應得之罪。亦當救下。法司定之。遂實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即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音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

世

五經堂輯著

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革職歸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勲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瀆之畧。當時奸人雖不利先生。然恥不能致先生。父慈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劉某負海內重名。自題

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鑑言。劉某請移蹕鳳陽。子諱而巧。此鳳陽高牆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劉某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道剌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惰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鍼為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鍼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繫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子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門人以文山疊山袁閏故事言者。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歿。可以無歿。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仆在縣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世三五經堂輯著

車尚口。可以歿。可以無歿。今吳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歿也。世無迹歿之宰相。亦豈有迹歿之御史大夫乎。絕食二十日而卒。乙酉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庵。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丁長孺。周寧宇。應中先忠端公。高忠憲。晚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為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於白馬山。義皆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為馬。引其族姑證之。義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蓀。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贊先

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關佛。然而無有根底。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為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即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為中和之德。學者但証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即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上。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世四五經堂輯著

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近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為理。離心無所為性。佛者言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他真誠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為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如此指出。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開闢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周海門先生

黃宗羲

周汝登字繼元號海門浙江嵊縣人萬曆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尚寶司卿先生有從兄周夢秀周道干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啟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葉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悚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爲善且無惡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壹

五經堂輯

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既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着不得纖毫有着便凝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于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爲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有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爲無善無惡失却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爲一邊善源于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

之久而忽然露惡生于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釋之判端在于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卽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擠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誠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于直下承當忽然謂門人到牆曰信得當下否牆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牆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畧也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其

五經堂輯

陳幾亭先生

黃宗義

陳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浙江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
戊寅熒賊守心先生一言民間亦罪細求疑情一言輔臣不專票
擬居恒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已卯十月彗星見先生言
語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更進之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爲實今
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恒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
也其年十一月上將郊天先生請正郊期古帝王郊天不用至日
家語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某月以日至其日以上辛郊特挂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

七

五經堂輯著

也。用辛日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臣謹按上辛謂日至之月。第
一辛日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仲辛冬至在十一月初旬本
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已冬
至宜十八日辛未郊也。上命諸臣議先生又上郊祀考辨上從之
以辛巳南郊明年乞休不允壬午上言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
穢渠非專恃勇藉于善謀所云招撫之道則更有說曰解散曰安
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法專委有司賊初淫殺小民苦賊
而望兵兵既無律民反畏兵而從賊至于民之望賊而中原不可
收拾矣及聖荒之議起先生曰金非財唯五穀爲財與屯不足以

生穀唯聖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聖荒唯不起科可以聖荒五
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上以先生疏付金之俊
議之甲申五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國變後杜門著書未幾卒先
生師事吳子往諱志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爲宗
其後始湛心于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

孫鍾元理學宗傳家公臺海門幾亭先生姓名而缺全傳子
訪久未得今秋蒙我園黃先生鄭寄云先生名而缺全傳子
學案中葉園三先生功臣黃先生鄭寄云先生名而缺全傳子
景仰葉園諱斐浙江鄞縣人庚戌進士見自京談道御史太冲
諱宗義浙江餘姚人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

七

五經堂輯著

張鷟山先生

李顯

先生諱舜典字心虞號鷟山鳳翔縣人萬曆甲午舉人自諸生時潛心理學受知督學許孚遠後遊江南復從許講學因徧交鄒南阜顧涇陽馮少墟諸先輩數年始歸謁選署同州學正與諸生朝夕講論皆朱程語錄不以舉業為先嘗嘆曰誤天下人才者八股也陞郿陵令盡心民事細大必舉民間養生送死之具皆備而貯之以貸貧乏時承平日久舜典製軍器若干皆精好藏之庫人或訝之舜典曰行當有用去任後邊事急州縣悉軍器以所貯者應之精利獨為他邑冠創弘任書院與諸生講學置經史數千卷為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三

五年鄒民戴若父母陞彰德府同知致仕歸諸生從遊者常數百人天啓政元陞兵部武選員外上疏辭奉旨張舜典前來供職耶官得此蓋異數也復上疏勸聖學遠宦寺時魏闕已用事舜典特指斥之因有沽名條陳之旨遂不出著明德錄致曲言及詩文歲于家年七十二卒

此李徵君手授稿也徵君諱順字中孚陝西盤居人屢徵不起者有二曲集諸書傳世庚午六月記

海先生傳

范部鼎

先生諱瑞字國寶號剛峯廣東瓊山縣人一作番禺縣人海南衛籍四歲喪父瀚母謝年二十八守節口授先生孝經學庸稍長中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上平黎疏以絕後患固久安為已任署南平縣教諭制冠弁等禮懲教諸生革公堂銀兩舊例束脩及送節酒食饌先生者並不許舉行陞淳安縣調興國縣前後議丈田議驛傳築城均徭勸賑論礦清耗治刁撫逃種種實政詳備志集三任十一年毋謝皆隨祿養嘉靖四十三年陞戶部主事上治安疏內有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云又天賜仙藥九怪妄尤甚

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三

云。上怒下獄。取決招請。次年隆慶改元。遊遺詔復職。乞終養。不允。歷官至應天巡撫。田產止祖遺糧一石二斗外。未增一畝一升。官應天時。禁囑託。立州縣門簿。禁餽送。凡送新送菜。即以財論罪。禁侈靡。一切官屬手本。申文供招等。俱許價廉草率。不著款。不重具書冊。告病疏歸。卒。謚忠介。疏云。伏願皇上。勅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事。凡事認九分之真。一分放過。不謂之真。況半真半假者乎。又云。今舉朝之臣。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生平秉直。惡邪。諛。觀其推尊孟子。以惡鄉愿為第一。再觀嚴師教戒。一書皆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間乎。有

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謂
辭巍科陟臚仕之謂也。諄諄數百言，自怨自艾，終之曰：「三復斯言。」
與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呼罵之誚爾旁。先
生之學鞭辟近裏，如此惜乎。朱陸之論口陸下之學，得之孟子則
精一之傳，陸子有之。朱子則異是，又以朱子只做得大學先之之
功，不盡得大學後之之益。因引王陽明識朱子氣魄極大，合下便
要繼往開來，少年已著了許多書之言，據為定論。愚故曰：先生之
學陽明之學也。敢僭收之，俟與陽明同類共存。
美鳳阿傳先生可謂詳矣。余既收之，則理學中今復為此非敢
上比於姜翁欲拾美之遺以佩諸姜翁者，採備八節，附錄焉。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李恭靖公敏

李敏，字公勉，河南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畿內。
方革宿弊，以蘇州餉道經海口，舟多覆溺，建議別開三河達蘇州。
以避其險，軍民便之。成化初，用薦超遷浙江按察使，尋以憂去。讀
禮之餘，於縣南紫雲山建小室數楹，積書數千卷，與學者講讀其
中。設置學田，生徒雲集。臺舍不能容，待御史自公行中，巡歷至斯，見
其隘陋，遂命有司改作之，懸以扁額。書院之名始此。服闋，歷山西
四川左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居極邊，
孔廟舊無雅樂，以敏奏得頒賜，令諸生以時習肄，風氣丕變。三年，
聖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召為兵部右侍郎，具疏請書院勅額，詔賜紫雲書院以久病告歸。
日與諸生講習，其中取程朱許薛四子之書，立為條約，期在躬行。
實踐，值河南大饑，敏條上救荒數事，召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
旋改總督漕運，上言漕政之弊，尋拜戶部尚書。孝宗嗣位，將耕籍
田，敏言農夫耕稼之苦，非日親何由知？請增置上中下農夫各十
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賜酒食及布而遣之。
帝稱善。從焉。先是，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道遠多耗費，乃會
計歲支外，悉令輸銀兩，皆便之。因災異上疏，勸帝修德任賢，優詔
答之。以疾乞休，帝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傳歸。未抵家，卒。年六
十七。贈太子太保，諡恭愍。

許誥字廷綸號函谷河南靈寶人襲毅公仲子十歲能屬文弘治
乙卯與弟同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奉命清理延
緩倉場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縱枉法誥即劾其狀邊人懷之正
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為大司馬誥例宜避官路改翰林院
檢討道瑾欲納交誥絕之瑾大怒矯詔黜襄毅公竄諸廣西金
州判官欲置之死誥歷險冒瘴與魁魁伍挺無賊容會奔襄毅公
喪服除即絕意仕宦抱道潛修授徒講學久之當路交薦以誥見
道淵微可備顧問起尚寶丞疏病還里居十餘年世廟改元復起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四 五經堂輯

南京通政司參議輔臣薦誥宜克講愷改侍講學士為經筵講官
上輯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
三曰辨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其於進講語多剴
切陳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虛懷聽納益加眷注尋
歷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誥獎風節抑華競以經世為士望
德為學軌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選方旅視者幾三十人誥購
地築之衣食不給者賜之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一時咸均肅然
學擢吏部右侍郎上疏乞休不允擢南戶部尚書會將入朝疾作
卒年六十四所著有通鑑前編列朝書見龍統源流中書奉義太

王尚綱字錦夫河南郊縣人五歲讀孝經至立身行道揚名以顯
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自童穉時已立志為聖賢之學盡
通五經諸子尤達於三禮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
兵曹有賢名調吏部歷稽勲驗封兩司時尚書張綏依阿逆瑾勢
熾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諭綏甚叩之不閱月綏坐
黨伏誅遂巷楊公為尚書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為山西
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谷山中築
讀書臺養粹疑虛隨意所適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命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四 五經堂輯

就道時值邊警遂巷自冢宰告歸復起為三邊總制見綱喜曰吾
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授之不閱月奏捷遂巷特疏薦
母喪奔歸起復歲值大饑奏救荒十三事遷浙江右布政使卒於
官所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行於世學者稱為蒼谷先生當時推理
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為首

李君賜承恩

耿介

李承恩字君賜河南祥符人父母早喪祖父母鞠之幼不爲童戲八歲就塾師端慎如老成人弱冠入邑庠爲弟子員督學使者優之俾聚講大梁書院正德十四年領鄉薦明年試禮闈不第登囊買理學諸書以歸閉門潛玩時有心得見之著述辨晰精當多先傳所未發謂聖人之微言莫過於經而穿鑿好異者失之於是著易經大義詩經大義書經拾蔡學庸拾朱孟子說若干卷謂朱儒之言莫精於太極圖說定性書顏子所好何學論西銘於是各爲之解以發其蘊謂理不離陰陽不離陰陽其不離中以不雜爲體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五經堂藏書

同十九

李肖雲樞業

耿介

李樞業字伯耀號肖雲河南襄城人曾叔祖大司農恭靖公嘗建學舍于邑西南山中置學曰購書集遠近多士講學所謂紫雲書院者也公承先志益加修葺讀書其中以程朱許薛四子之書訓迪後進期于躬行實踐學者稱爲肖雲先生公所立爲學程規甚密人初疑以爲苦難已而見公視聽言動必準乎禮而溫厚冲穆之氣見于眉宇未嘗不心醉歎服以爲不可及從遊者日益衆嘉靖乙卯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隱于山中迫于親命筮仕束鹿至則勸農興學務本德禮以治其民其事省郡監司諸長吏以義自理學備考卷十二續補五經堂藏書

楊晉菴東明

耿介

楊東明字啓味號晉菴河南虞城人八歲就外傳茹苦力學即有
屹然必爲聖賢之志事兩尊人出告入商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
蓋肆力于學萬曆丙子領鄉薦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甲申遭
母公喪含飲盡祭一邊紫陽家禮服闋授禮科給事中上疏請立
東宮不報又請崇重孝經保全舊類等語凡數十上會河決齊梁
淮徐之間方數千里人相食骨葉壘相枕藉公乃給爲流民圖疏
入神宗惻然傳三宮省覽選出帑金數十萬往賑所全活者不知
幾千萬人乙未分校禮闈稱得士因抗疏左遷歸來建首善書院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編 五經堂藏書

弟子執經問業者不遠千里所往復問辨者如鄒南阜馮少墟呂
新吾孟我疆耿天台相與羽翼聖學諸如修學宮置社倉廣義塾
敬老恤孤滿腔惻隱濟人利物日無暇晷經撫按疏薦二十餘次
勅以臬養稷契濂洛關閩自之光廟御極以廷議起太常卿陞大
司寇引年乞休謝政歸里卒贈禮部尙書所著有性理辨疑興學
問答饑民圖說山居功課等書行於世

王惺所以惺

耿介

王以惺字惺所河南陝州人儒童時聞孟雲浦之賢即求爲門第
子學術純正敦尙躬行於鄉之先儒曹月川備極篤信中萬曆甲
辰進士丙午分考順天鄉試稱得人鹿忠節善繼出其門授邢臺
令治治若寒素值歲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法災粥民活實惠
或施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子者舉卓異擢兵曹久之參政山
右蕭然行李單車就道至卽條上利病關切民隱甫三月卽賦歸
來與張昶初張泰宇呂豫石諸公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從學者
甚衆以疾終祀鄉賢所著有月川年譜康熙癸酉子又得先生常
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編 五經堂藏書

先生諱鏞字大音南直無錫人崇禎庚午順天舉人丁丑進士筮仕清江縣當水陸要衝例貪富民為馬戶紳衿衙役概免先生嚴優免之律困役以蘇大盜龔森九羽翼日眾巨窩楊標四踪跡詭秘先生指授方畧獲之乃觀風問俗作五勸歌曰早完糧曰公水利曰務本業曰行保甲曰立社倉又作四禁歌曰窩盜曰恩子贅壻曰好訟曰輕生亡命修梅家畚新蕭灘驛章大德門建立義倉釐正名宦鄉賢祀典聚邑之俊秀月進而品題之已卯分較得士七人副薦四人皆文林魁楚壬午八月九日齋沐登文昌閣以第聖學備考卷十二

聖

五經堂藏書

又數陰陽配合通書較定篇章前二圖明太極妙合先天之象後三圖明通書九卦統括全易之旨皇極做易象之意嚮為之衍復為說九篇引其端纂輯先儒述作釐為四種語曰語上篇文曰在茲篇詩曰沂咏篇綜其事實人各一首曰行已篇所作詩歌古文辭為松閣集尚有雜論語雜孟子向書辨體奏疏譚錄淮海年譜暨錫山文獻考藏于家先是邑苦白糧之役惟登仕版者得免先生通籍以來役於官如故宗譜不修者四十年亟輯之祖墓之在龍山者歲久而圯疏流壘石墓以堅完祖祠兩墓祭田中廢力倡復之計七年卒廉六年舉令一年侍御二十五年稱鄉先生先聖學備考卷十二

聖

五經堂藏書

一人必出吾庠為祝榜發果平日國士相期之郵君五時也創修縣志八卷補三百之缺典癸未孟夏同召二十六人悉補歲破州縣先生令山東蓬萊蒞任六月兼攝黃縣彙彙二月在蓬停預借之征在黃獨布花之稅甲申再奉部文行取歎曰六年勞吏臣精銷亡矣歸未匝月忽得聞賊犯關之報呼天搶地痛不欲生會金陵定鼎遂齋東簾起送文繳還銓部部送題留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封事數十上而茲邪當路滄海變桑田矣托迹藥師巷取白沙陳先生語顏其楣曰千休館所著有易序圖說周子通書半解皇極內篇小衍等書易序以上經分五段象陽下經分四段象陰每段

盧贊勳傳

錢謙益志

先生諱堯臣字翁叔號欽父楚黃安人也七歲能賦詩邑令李公召試之值民有以秧老告者令作偈語曰麥黃秧老農家二戶逼人忙公曰燭畫更殘場屋七篇催士急令曰是當脫成者復以狗脚賜蹄雪裏梅花竹葉之句命公聯公曰龍鱗鱗介水中鐵甲金錢應如樹令大奇之十歲為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十四補弟子員高等食飯從天臺耿先生遊以聖賢自命精究性命之學於河洛理數獨多所契左餘姚而右紫陽等以致知力行為宗念三登賢書估計出閣中心忽忤忤動急趨歸父果病劇若曾生之感醫指

理學備考卷十二 瀾補

兗

五經堂稿

也侍湯藥親溺遺累月卒不起公幼弟舜臣甫七齒同侍父疾父溺留若不喚公持父手跪而泣曰有兒在甘苦當無不與舜共者父乃寢既終喪再上公車歲庚戌始以尚書魁甲榜時公年已五十有一矣誠有如李令言者卷猶得探程式博與名益彰初授益都宰益多巨室民俗悍邇糧滯訟宿號難治公甫下車卽有以工人殺主訟者工人其自服厥辜公疑之實故民妻與約民麗姓通賄丐子目為工人殺將使丐抵罪而麗得錫仇備焉公貌稍得之男女皆輪服論棄市減工人於國中口語籍籍曰神君哉尤不至催科令吏持放債數數求署曰益多邇微輸何太緩公曰審若無

言予共省厥缺期屆乃召耆老而以木鐸徇於路曰麥已入倉穀又登揚勸爾百姓速速完糧官無焚耗吏不用張急公慕義必存餘慶耶且不數日辦矣益紳有官顯要者予亦提南宮糧實中分益而租久不入官吏胥不敢到門問從來公廉得其弟召之至三不義之繫於庭立消素所積諸通負顯貴遂舍之又有紳某亦世族也甲第冠蓋東與貧士居密邇逼處其室廬而有之士屢訟不直聞公明斷將請平焉公曰我當反而居叱馭三請紳不入公怒曰為室家之利如此使寒士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豈細故耶命吏足三至門而不報我將持兩造平矣立拘紳犯網楊之百番反

理學備考卷十二 瀾補

手

五經堂稿

其便地紳亦以是舍公無何直指按益其據有奪益民妻者公校操件直指權貴因乘間交構以計典法有深文適考功郎于公中新熟聞公賢且識其有將才獨掛冠爭署其考曰執法難過操守最嚴爰得論降尉臨漳焉初臨人士懷鄒不樂茲謫公為試諸生拔常子康冠軍當卽掄解去餘亦次第提先壬子山左闕事公為同考典試者蓋麻城梅公諱之煥也公與乃父為同年友其事父執甚謹凡所授識多決之於公以故一榜盡名儒是時明祚漸薄疆場日多朝廷簡厥能擢寧前節推攝練兵馬寧距塞外戰聞吉不時勝負往往前撫累以文墨士羅微諸邊功至論死者累疊相

向。不。得。釋。公。至。奉。繡。衣。命。往。按。白。其。竟。脫。長。繫。者。百。三。十。一。人。皆。偏。神。名。將。也。以。能。用。其。力。前。復。大。小。十。數。戰。斬。獲。甚。衆。提。聞。朝。廷。嘉。之。將。大。任。用。以。索。所。作。權。實。居。要。樞。沮。抑。不。得。伸。乃。筮。天。山。逖。送。致。仕。不。復。出。晚。尤。好。讀。書。日。率。諸。弟。子。講。學。以。自。娛。著。有。詹。詹。言。遊。郭。草。三。不。朽。先。進。遺。風。敦。漢。華。風。幹。濟。英。風。諸。文。集。三。百。餘。卷。行。世。卒。年。七。十。有。五。門。人。私。謚。曰。文。敏。先。生。崇。祀。鄉。賢。

此以經濟見理學者若在今
日尤為豐年之玉
彪西

趙平符墓志銘

白印謙

君諱天麒字平符康熙己酉十月五日卒於苦次接狀君世為沁之武鄉人祖增廣生諱克寬不居於賦賦節事鮮邑秉父封奉直大夫諱廷朴母張宜人始宜人夢彩旂自天而下覺而生君遂以命名幼受業於奉直公日數行下八歲能為制舉文十歲通壁經年十有一補博士弟子員侍御王公按試拔冠軍以大魁天下許之家故貧作息田間暇則手不釋卷十五通春秋盡熟四傳以禮記為後世書不可舍經從傳并通儀禮周禮及易詩遂効邵子史百家言學使及鄉邑試冠首以為常崇禎壬午以二十三藝魁本

房癸未成進士前代以五經登制科者南有顏揭四人北唯君一人而已初選庶吉士同人多屬目君而君以家貧親老不欲留滯長安遂養其事甲申之變君北望慟哭投糧口出血衆救未成君意不釋勸者曰仲子未投職無封疆任且親老垂堂獨不為孝計乎君乃棄家負親匿跡東山闕逆邀物望屢徵君不赴迨偽官威促之君焚冠服投深崖中樹挂衣裾不為偽官乃去皇清定鼎君欣然望北遙拜曰不共之讐已雪此後可肥遯矣率妻孥耕織卒養無間言順治乙酉按君黃公以地方逸賢推轂君引疾固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貧賤所甘心也母宜人厭世君哀痛數

絕既葬。處于墓側。除省奉直公外。不一返室也。當事者交章保舉。檄催至再。君乃赴都。以臣父春秋高。拜疏陳情。懇求終養。得。世祖皇帝俞允。歸養親課。于灌園于北原山。討論六籍。兵農曆數。禮樂方伎。叩之如流。為詩文。抒所見。奉直公赴叔子同州。君任郎甫。數月。君思念不置。輒躬御以歸。奉直公疾。謹侍湯藥。瘳以身代。及終。君一慟而絕。既甦。咽曰。孤不承於甲申之歲。以老親在也。今獲侍易。子職稍盡。臣心可白。夫復何憾。從此號泣不輟。營備葬。具如禮。或自言曰。父生矣。當上食。汝曹乃未見耶。十月朔。偕兄弟拜母。宜人墓。劬伏不起。越再日而病。病革。語兄弟曰。我必可與父。理學備考卷十二 續補 五經堂輯著

同日發引。以盡執紼之情。紙衣土棺。使後世識為處士之墓足矣。溫然而逝。隣人見有火光上昇云。距生萬曆丁巳。得年五十有三。門人私謚逸堯先生。所著理學真詮。北原山房稿。賴高士傳。四書貞一詩詞合璧。五經典要。凡若干卷。藏于家。子二。長曰蘭。次曰敬。子遜。垂棘原。評云。平符先生。在日。閉戶寡交。一切詩詞古文。不。多。著。筆。間。一。為。之。亦。不。存。藁。故。著。作。流。傳。者。甚。少。乙。卯。秋。余。次。大。山。從。同。人。處。搜。得。對。聯。數。條。附。錄。于。此。以。志。景。行。其。題。者。齊。云。君。親。恩。大。同。天。屢。表。陳。情。報。効。何。能。一。二。賢。聖。理。深。似。海。兼。經。報。第。三。修。殊。堪。萬。千。題。消。寧。君。云。持。身。惟。儉。穿。兩。領。粗。布。衣。吃。三。餐。家。常。飯。淡。中。有。味。論。世。無。假。上。一。篇。陳。情。表。寫。幾。行。却。聘。書。忙。家。倫。問。題。齊。雲。堂。云。懷。古。情。深。登。嶽。幾。危。居。上。世。厭。凡。心。甚。觀。川。一。望。日。東。流。題。家。庭。云。臣。若。市。井。可。役。不。可。召。子。侍。陪。庭。知。愛。宜。知。年。題。輕。刊。富。舖。云。無。關。國。計。寧。辭。富。有。釋。民。生。豈。敢。貪。又。云。推。已。與。人。可。以。謂。仁。矣。雖。多。受。少。是。為。欲。富。乎。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洪洞後學范鄧鼎輯		受業		澤州趙		山西省圖	
續補二		目次		方孝孺		王		思	
何喬新		林俊		孫鼎		胡儼		夏寅	
陳敬宗		陳茂烈		魏校		趙仲全		香鐸	
邵寶		董傑		左輔		趙仲全		香鐸	
周伯		胡鐸		尤西川謚議		張		蔡	
張抱初傳		劉晴川傳		高白浦		陳簡齋先生		趙止安先生	
見後十		見後十		見會稽志		見後十		見會稽志	
楊椒山先生		鄧文潔傳		鄭文潔傳		鄭文潔傳		鄭文潔傳	
梁理夫行狀		梁理夫行狀		梁理夫行狀		梁理夫行狀		梁理夫行狀	
上黨四先生		上黨四先生		上黨四先生		上黨四先生		上黨四先生	
堂輯		堂輯		堂輯		堂輯		堂輯	

何喬新

劉孟雷

諱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幼敏穎讀書發難出人
 意表為刑部廣東司主事尋進郎中司分轄錦承衛其官校率
 倚勢肆橫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指撫報復人多悍難治公獨曰法
 者天下之公○有犯必從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勇之子而
 奪其財產者○勇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袁彬請有百戶公悉奪
 財產歸其孫○百戶銜之○嗾刺事旗校指撫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
 戒不敢犯○歷福建按察副使時浙寇盜探奪寧諸縣銀礦○募鄉兵
 擊擒之○遂奏減礦課之半○福寧土家尤氏殺人拒捕以計擒其父
 理學備考卷十三續補二
 子真之法○福清薛氏歲通番事覺欲為亂捕而誅之清流之歸化
 里地處將樂沙縣之界其民恃險不出徭賦奏立歸化縣楊龜山
 書院為戍卒所據下令修復且籍廢寺田百畝界楊氏世奉祀焉
 擢河南按察使鈞州人趙甲飲陳乙酒肆夜歸溺于河甲子訟乙
 毆死誣服公曰肆拂比民居毆必有聞投屍于河人必有見驗甲
 疑腦有沙石乙得辯出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
 躬撫循發粟給錢葺其居成化辛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兼督兵三關外兵入寇設伏夾溝橋斬獲甚眾小王子寇犬
 同畿輔震驚公以刑部侍郎奉勅巡邊經畧戰守為必擒老營之

許敬通

走山西大饑人相食承命往賑請發內帑并淮鹽銀數萬
 兩勸貸富室得粟數十萬石所活無算擢州宣撫楊輝斐子楊友
 謀奪其嫡弟楊愛宣慰司遂交通唐王誣以反狀命公往訊具得
 友子母哀惡罪狀奏誅友黨數人削其官而遷之保寧愛得無害
 而擢州遂定孝廟即位進南京刑部尚書言多聽納大學士劉吉
 惡其剛直嗾御史鄭魯以事誣之遂乞致仕弘治壬戌卒于家
 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攷英朱元史臆見椒丘集平生氣節友彭
 韶文學友丘濬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嘉按彭韶調貴州時先生與書曰士大夫每譏閣下為奸名僕
 竊以為不然君子為所當為初非為名但舉世不為而已街為
 理學備考卷十三續補二
 之遂以為奸名耳然奸名何過哉使為士者皆知奸名又安肯
 叩稽匍匐行苟且之術以求美官乎又按雙溪雜記言先生性
 重王恕每不平劉吉所行吉憾之及得鄭魯劾章遂從中主其
 事竟令致仕後論成為仇家駭辱其雙目劉吉尋亦罷歸
 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又按有司為先生
 請諡曰信道之篇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等

方孝孺

劉孟雷

諱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也父克勤國初守濟寧始生之夕有大星墜其所生而精敏絕倫雙瞳如電為文深醇雄健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北遊齊魯間觀周公孔子廟宅慨然嘆曰使吾遊孔門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遲冉有輩豈皆讓之邪但世無孔子不得依歸耳弱冠從宋濂遊濂至稱其文曰歐陽六一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先孰後也然公末視文藝恒以明玉道闢異端為已任時人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孝孺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飯無儲米者豈獨

理學備考卷十三

五經堂

我哉洪武二十五年召見容止端整上喜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旨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問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王前王嘉納之各其讀書之盛曰正學革除初年用交薦為翰林侍讀入內閣備顧問寵任特隆文皇登極欲詔天下以問姚廣孝曰孰可使代草對曰必方孝孺數召不往追之斬衰而見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補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成孝孺曰成王即不有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在左授

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成即成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蒼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尤宗族坐成者八百四十七人公直諒剛毅尤篤人倫其學得之家庭而淵源於伊洛文章類蘇氏而正論過之著有遜志齋集行于世

理學備考卷十三

五

文刻程其大結如學者窮理以盡其心集義以養其氣等語其不愧莊士正學四字陸葵若曰觀是科命題揭文知其扶持素定直自為序傳耳知言哉再按先生著述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詞武王成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及箴誡等再按洪熙初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或曰錄方氏特得典史魏澤周英匪其幼子以故方氏尚有後謝文肅公詩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此再按孝孺之成再按新金張芥備遺錄曰先生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瀝代後不殺又曰丙子校文應天府其父太孫即名為翰林侍讀學士每與先生事必命就展前批荅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九猜得香蓮兩袖風軟形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費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謝官其相與如此

王恩

劉孟雷

諱思字宜學江西吉安泰和人太保文端公直之曾孫也弱冠舉鄉試豪爽自許既卒業南雍所友盡天下名流手書矯輕警情于座因自號曰改齋求信國文公遺像奉以出入焉正德辛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為應酬文曰美其辭以悅人而因以眩是非豈惟吾才不能亦心所弗敢及授編修時有倖進者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立身自有常法若誘利而合休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嫌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謂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是宜親享

理學備考卷十三 補二 五

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剛緝熙聖學而今也不然良由嗜酒以荒其志好勇以輕其身惟是戒懼忘于縱慾好惡出于喜怒威柄移于左右政令及于多門紀綱日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上天垂戒言甚剴切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使道省毋以二力自隨即守開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與之遊而潮之士始因之以聞聖學王守仁之鎮虔也似使贊軍議恩與通衢驛丞李中簡至尋寧藩變作孽黨曾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夷辰再入潮自達請業者益盛隨才造就無不虛來賓歸者嘉靖改元召復編修與修武廟實錄癸未同考會試事充經筵講官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

不報已而文端公坐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詣闕疏陳下獄廷杖貶繫共居不售無以為給乃僚舊賻而給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咸有泣然涕下者穆宗卽位詔錄忠諫特贈光祿少卿而廕其所後子子東於國學為思查稟剛毅而以學力充之其之三河也怡然就道舟過瀧水為巨石所破緣石以坐浩歌自適家人驚求之聞歌聲乃艤以濟既訓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要復與湛若水切磋所謂動靜兩忘者昔吳廷舉薦辭有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然其和似崑山玉而呂柟序其文則曰聞過而喜似李路欲寡未能似伯玉世以為確論

理學備考卷十三 補二

七

五經堂藏書

林俊

劉孟雷

諱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
明習刑書執法不肯而卒歸於平恕陳獻章以薦至京日與講學
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侍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釋發內帑
銀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戮梁方
言甚激烈憲廟怒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敬上疏論
赦下獄謫遠方公得姚州判官時言路久塞二人直聲振海內
人比之鳳鳴朝陽云王恕在雷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
變憲廟感悟叙復南部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八

五經堂藏書

俗崇釋信鬼鶴慶法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
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冤損孫公與約積
薪何之果電印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
償通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官散撤其村新之城
趙州以所得盜贖銀四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而民不擾土官
奪印相替殺公開誠諭之多感懼送印出不煩兵弘治辛亥用薦
攝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災異上
疏陳言時政大畧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軍苦戰鬪民疲耗
輸又德安安陸及吉府增修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

罕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削著為例不報引

疾乞休歸已而言官交薦庚申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時
陝西地震水涌上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共應歷述漢晉以來官闈
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
賜戒逸欲違倖倖親賢人謝錄見之曰近時章疏當為第一壬戌
江西盜起勅公巡視江西寧庶人貪誦伎害倍取祿米官校優奉
民利公悉裁抑具奏乞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
段京師之求時濠雖橫逆萌未著或以為過後卒如所言人服其
先見云武皇初政起巡撫江西未幾改撫四川時藍耶之寇方劇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九

五經堂藏書

至即宣布聖恩勦撫並行屢以提聞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共兄愛
爭襲已矣革其宜撫既又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啟忤瑾意會
瑾誅乃得無事又奏瑾雖伏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瑾者出乃
請上擇取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
文以修德政意指斥新用事者屬公致仕許之命下朝論大駭
科道及諸不果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兩川之寇復作矣世宗
在藩邸久知俊名及入繼大統召起為刑部尚書未入覲上疏乞
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
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革變則諸舊

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倖寢有用事者故疏及之既蒞任命
侍經筵會暑罷講上疏言學黃緝熙禹偁分陰不宜輒罷屢上親
大臣明聖學闢異端疏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以科
敘匠作財物及御史奏崔文需索大錢半下刑部文黃緣內降
差校尉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理公據法執奏不遺有旨還送鎮
撫司公又奏言奉詔則遵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
怒雖不罪倖而陽鳳乞改錦承獄公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

聖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五經堂輯著

吳廷舉

劉孟雷

諱廷舉字獻臣廣西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知順德縣民甚便之
與陳獻章遊時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謫石城史目敬禮之初市舶
內臣每市物于縣縣輒還其直公陽為不知由是忤意陞成都同
知丁母憂起改松江廣東盜起薦拜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諸
喇賊平之兼理屯田鹽法會逆瑾查鹽庫藏取內進銀帛以為營
出于鹽法疏請留備軍需瑾大怒公方劾府陳鶴買藥至廣多
不法又劾總旗太監潘忠數十事忠亦許奏逮繫詔獄考掠無所
得乃坐枉道還鄉罪枷號吏部門外九日久而後生滿戍鴈門會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士
五經堂輯著

風竄之變放為民瑾誅起雲南副使未行而江西桃源喇賊發乃
附石參政往撫之為賊所劓切以威不為動居賊巢者數日乃稍
以利賄其左右有力者使執其魁卒以平定陞廣東右布政使疏
立番煎進貢交易之法定均平省驛遞以紓民困嶺西猺獞肅
命兼兵備副使經畧其事尋陞右副都御史賑濟湖廣處分辰州
土官無殺得其情嘉靖改元陞兵部侍郎臣何改南京工部轉戶
部侍郎進右都御史巡撫南畿賑恤凶荒均補糧運抑遏豪右稱
貸除積年供應之無藝者所至令人種蔬以自給陞工部尚書致
仕歸創東湖書院積書萬卷夜必閱數卷乃寢家居二年卒

蕭按鄒公被謫時卒于廣東無百船先方伯令于順德資之還其家其卒鄒文歷述兩人切瑣全以古道相與印此兩事可想品行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主

五經堂輯著

胡儼

劉孟雷

薛儼字若思號頤菴江西南昌人洪武丁卯舉鄉試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己卯以薦陞桐城令永樂元年召試稱旨授翰林院檢討尋陞侍講直內閣明年陞春坊諭德其年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公筵仕華亭時尚少而能力任師道教勉諸生凡可使民者以身任之邑中虎為害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蝗途中見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人入內閣時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及兼宮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道過南京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為祭酒身率諸生以師道自重一時人材翕然從化開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學自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詳審以求至當惟恐貽誤於人羣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主

五經堂輯著

陳敬宗

劉孟雷

諱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修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改翰林侍讀丁母憂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進祭酒於嚴好禮儀止端整望皆起牧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謹規條肅革舊習其過僚屬諸生甚嚴有挾私忿誣奏之者法司將覈請就逮或謂公宜具疏申理遂屬筆其人辭多遲就公見之大驚曰無乃欺乎或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公曰不可被誣罪小欺君罪大乃具實以聞而事竟得白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意

聖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古

五經堂輯著

聲如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莫不興起號滄菴居士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贈禮侍部諡文定

孫鼎

劉孟雷

諱鼎字宜鉉吉安廬陵人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待領永樂甲午鄉薦授江浦教諭陞松江教授所在立教率有品式然皆本諸躬行至誠以先之詩諄訓誨崇德義敦孝弟而後文藝兩學之士率不振轡道人曰胡瑗蘇湖之教不足過也正統間薦擢監察御史提南直隸學士平自磨濶凡受其教者皆知名士且終身佩服不忘言必稱孫先生既以老乞歸卒所著文集藏于家門人私諡之曰貞孝

鼎按先生之官之學願與月川同輝所造不無淺深然亦月川一流宜乎孫集以先生刻于月川之前

聖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圭

五經堂輯著

夏寅

劉孟雷

諱寅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由南吏部郎歷江西按察副使專督學政崇雅黜浮所賞拔者多知名士復文信國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厲學者聲施至今陞浙江恭政處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恭政來乃可公下檄即散復業進山東右布政使常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文山自期朝廷有善政令即喜形於色嘗疏論兩京離合之勢以制天下重臨清徐州以回南北咽喉及論文廟禮樂之教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均切于政本亦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去

五經堂藏書

學一也此日閒過二也此身一敗三也識者以為名言

則知先生為齊學禮云先生儒道宗主使人知學校之重觀此札齊仁服其為齊學處安可不傳耶所以收先生者以此

陳茂烈

劉孟雷

諱茂烈字特周福建莆田人少喪父補興化衛總旗遣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弱亟止之乃輟然不學年十八慨然嘆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賀顏之克已曾之自省學聖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弘治丙辰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職不受從陳獻章遊教以主靜作靜思錄授吉安府推官政務大體豪家利寡婦財誣訐婚斷從守志妻有大疾而嫁其孕妾者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類其姊爭者愧服時張守本以嚴學強徐輔以寬常道尚殘峻時開解為齊信乎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七

五經堂藏書

若績歸至淮乏寒具幾凍死所司覆以敝裘救之拜監察御史袍服粗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禁風紀之重尋以老母乞終養供以外短屏蔽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荳頭給新妻子服食粗糲皆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牛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云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既而吏部以公孝養清苦奏改為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復接侍即遣禮事奏給月米制可有司月給米三石復具疏辭不許母卒哀毀致疾亦卒御史王應鵬別狀以聞詔表其宅里曰孝廉祀之鄉恤其家論者謂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

處尤因殆未足盡者

鼎按休後誌先生之墓曰隱裏梓行對天地而負鬼神其人品
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顏閔又按陳述曰其彈劾不
避權貴純孝真儒為本朝冠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五經堂輯著

魏校

劉孟雷

薛校字子才，弘治十八年，山人，登進士，雅慕聖賢，備用之學，乃肆力墳典，博
求於仰觀俯察，經畧民物中，鉅細證究，且曰：當於鉅處為奇，求之
靜坐，以澄其本，於是內外交養之意，日持，罷事必先有成法，儼
然朝夕守而弗渝，官歷提學，祭酒，太常卿，濟若寒士，學者稱之曰
莊渠先生，諡恭簡

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尤

五經堂輯著

魯鐸

劉孟雷

諱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開門教
跡不事交遊，為編修，益潛心學問，不專為文詞，歷司業，祭酒，端飭
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
約已，清慎不渝，憂時濟世之心，每倦倦焉，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
嚮慕，益執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諡文恪

邵寶

一 泉先生

劉孟雷

諱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初知許州愛民訓士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八歲秘會計出納及勾校京邊儲蓄豐也皆公區區具疏陞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器浮崇推敷寬善誘累官滿泉長吏政總大端而已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理用事公一無所通理銜之數令以危○賊之○不爲動乃勒致仕去明年遂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部侍郎疏乞終養年踰六十日侍太夫人側怡愉懇款不異少壯日太夫人病中風公齋居茹素露禱移榻人謂純孝世宗登極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廿 五經堂輯

大臣官交薦乃有禮部尚書之命公疏懇辭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鼎按從信錄言先生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諸生製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開省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做朱文公下鄉爲殷道學于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各重海內

邵豹

雙江先生

劉孟雷

諱豹字文蔚江西吉安永豐人正德丁丑舉進士出知華亭縣取廉洛諸書自隨思以其學反之於身比攝御史持風采出同列上一時權貴畏憚如虎聞王守仁講學東南頗折節下之反覆辭難凡數千百言弗明弗止自是盡聞良知之說以爲孔孟之復出不易斯語其後追稱弟子比於及門之士及知蘇州府以憂病歸閉戶翠微山中十餘年屏耳目之交考易庸之旨喟然歎曰夫所謂良知云者蓋指不學不慮而言則未發之中是也其感則愛與敬也學者舍不學不慮之真而惟執愛親敬長之威應以求良知不理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廿 五經堂輯

幾於義襲而取乎乃自爲之說曰致良知者欲吾心之虛靜而寂焉以出吾之是非非逐感應以求其是非使人擾擾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爲學也大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是說也吾得之於孔爲乾之德爲坤之德爲艮之背吾於孟得之夜氣於濂洛得之主靜得之定性是致知之正傳而徒曰良知良知云者吾不知之也是說出而閭閻莫不盡駭會公自平陽府擢潼關兵備在告而以誣逮怡然就道履險如夷無幾微見面目於是追而送者皆非差異以爲公之學有所得非徒異同於言說者也釋歸之明年北兵犯境世宗用大臣議首以都御史召行改兵部侍郎進尚書以

功累加太子太保。勲至柱國。廢其子至錦。永千戶。且年六十有九。上憫其勞不懈。不煩以事。以優閒之。其在兵部邊警旁午。獨勤著述。與天下之縉紳學士。辨論不輟。及歸田。諸生就而問者。戶屨常滿。凡若干年而卒。穆宗登極。詔錄舊臣。贈恤諸典有加。諡曰貞復。

忠義原集何文肅見帝廟傳方正學見忠靖傳王宜學見忠義傳林吳兩公見正直傳自胡至弄九公見名儒傳共錄一十四公序大一一依原集其餘政事表裏而不本于理學與夫本于理學而既見余備考中者俱不錄

聖學備考卷十三 續補二 止 五經堂新書

聖學備考 卷十四 續補二 洪洞後學范郎鼎輯 受業 靈石房之奎校錄

董傑

諱傑。字萬英。號五城。江南涇縣人。成化丁未舉進士。上疏論經進。忤冢宰。出知沔陽。尋謫四川行部司都事。歷平州及松茂州。所至清。善政。陞刑部員外郎。郎中。累遷。保定知府。練其儲粟。盜發。賴以無恐。民立生祠祀之。陞山東參政。勸督糧儲有功。歷河南廣東左右布政。按撫江西。都察院副都御史。卒於官。行卒蕭條。其子不能舉喪。襄事有司。啓視其私。便白金。尚不盈兩。咸為嗟嘆。不置。公滑

聖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一 五經堂新書

心理學以古聖賢自期。著七士辨。明學術邪正。孝友忠信。有五城。衆陽明先生為題其扁額曰。心事青天白日。蓋知公之深矣。

自陳至於張六公。岳陽令趙公。諱時可。所將也。趙江南涇縣人。丁未進士。寄來共七人。惟徐公諱旭原。傳未詳。不敢盡收。謹以俟之。後君子云。



左輔

諱輔字弼之號沙圃江南涇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浮梁知縣戴元
 費草景德鎮空版太監聽事民皆德之時鎮民相擄為亂據險相
 拒勢若叛逆公為開諭賜輜東遂解散以忤中貴劉景度知縣卓
 著能聲時流賦獲公船自相戒曰是奸官其相犯還瑞州府同知
 又忤鞏黨謫南安教授再謫南城訓導日與諸生講論不輟理諒
 起知寧州以疾謝歸獨寓沙圃以作述自娛暇年玩太極圖說元
 然有得所著周易本義附說太極後圖南摩日講等集行世

聖學備考卷十四

二

五經堂藏書

趙仲全

諱仲全字文質號梅峯江南涇縣人少補諸生博綜羣籍動應矩
 矱與世寡營得宋諸大儒書誦之遍嘆曰道在是安事靡焉乎嗣
 以目疾乞罷隱居教授鄉隣嚴事之子健仲金鄉舉南京從復成
 進士致通顯以中舉大夫封如己官布衣蔬食安若寒素治家肅
 雍嚴武不入公門年八十有八所著有語錄二卷詩銘文集五卷
 道學宗師錄五卷易學洪範會極十卷古本大學朱陸辨趙氏家
 乘天然聲韻諸書粹然一出於正學者稱為梅峯先生

聖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三
 五經堂藏書

周怡

簿怡字順之號訥谿江南寧國府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
 推官以廉敏聞歲已亥肅皇帝南狩縣官當供芻餼章聖太后奏
 道順德徵發萬計益出公指責裁費什三境內無擾召拜吏科給
 事中疏奏凡數千言大畧謂風教之大禮讓為先朝廷大臣為首
 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譏謂之釁長於外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闕
 之既流於下變諸市恩修怨私陳背詆謫去威靈氣焰凌逼百司
 往論諸者皆以罪謫去今宣大戒嚴總鎮又各持意見甲可乙否
 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釁非國之福也言甚剴切上患疏中有陛下
 理學備卷十四續補二
 四
 五
 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嵩以重鑿己問入詔廷杖下獄
 承獄乙已采箕偃言釋之閱月以熊尚書決格營箕偃復被獄
 越丁未二發災又釋之相傳上實聞空中有神語釋三人者云三
 人者御史富平楊爵工部郎中泰和劉魁並以言同聚久之隆慶
 改元徽公以給事還太常少卿使按清當發疏陳定君志重詔命
 敬大臣擇左右勤朝政五事忤旨調山東海右道僉事轉南國子
 司業比丹陽姜寶為祭酒御史嚴正公寬博濟之人金稱得體明
 辛擢太常少卿提督四藝館未至病卒疏請致仕猶謂臣即成實
 奮作國家鎮地鬼云生平方介愛樂嘗笑不苟論事輒義形於色

忠亮天祐果顯彌堅推明正學每言至誠無息為大宗學淵不愧
 為實際陰慶壬申臺臣陳道基張佳印郭莊徽邑產尊祠祀之抑
 人私諡曰莊簡著有訥溪文集二十七卷傳於世侍郎同安洪朝
 選序之禮部尚書萬士和祭酒姜寶誌表其墓友人楊守德為作
 傳後御史葉永盛特疏表章神廟可其奏追諡曰恭節
 鼎按先生生於微作四對內云手有桎梏恭足有錄則重等語
 鼎意欲求全集以讀開張爾公向及門林子公衡以求止得六
 卷以前而後皆散逸不存地阻時後思之仲仲
 而按三忠文選內載先生詩文語錄皆溫厚和平所謂處困而
 能亨者各錄一則以見大略如下獄口號云杜松樹安樂窩手
 聖主多聞官已若是生或如之何大棍譚生杖齒齒之曰無
 生未易到此可虛過釋者云聖如大棒止矣馬病成之曰無
 理學備考卷十四續補二
 王
 若所來微益成之曰岡連道以千百姓之望阜岡成之曰無穀
 逸欲有邦舜成臣曰子遠汝溺汝無面從後人乃友自賢自是
 怒人非已由其不知虞夏學問楚成微遠不其

查錄

韓偉字子善號澹齋江南涇縣人爲諸生時有志於正學嘗曰
 學明文匪聖胡學嘉靖己酉舉於鄉報至獨倚同志張謇其暮而
 罷乙丑庚進士授德安推官清介絕俗不爲煩苛其於早赤右商
 體其隱諸生集潤爲書所中爲直之至忤直指不顧聞令有欲那
 發乾沒自潤者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揭發之名自居也其轉獄
 平允民訟訟後久之治理流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重舉
 而疑其年公曰第論能職不耳如以年則韓長於彼且二歲直指
 嘆美以爲難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公故新鄭相所舉也時
 理學備考卷十四 補二 五經生 鄭新

家居見公思致書都門爲之地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
 給事中韓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設邊功定營議舉人
 才言不爲矯激而議者服其得體。暇從海內名碩結社論學
 以爲常未幾新鄭起衆銓部勢張甚欲修舊隙一日問公以直報
 怨意何居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
 私黨兩執不從因與之左補山西參議撫臣又迎新鄭言論之遂
 任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雖嶺省文章薦復補舊任至則革蕭索
 停喪敝習定爲葬儀勒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狀似獨能
 匡形而人言多媚貳出示驅之妖邪相知者曰查公正人吾不敢

犯爲遷去兩開歲晉廣西兵備副使領廣西驛傳之任三月後疾
 歸爲後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學節早晚後進折節引之未嘗不與
 敵禮也平居不至郡邑至於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臺使者時
 累疏以薦而已決志堅卧矣其學篤信文成政良知之說時諱者
 各立門戶而獨守之不易終身間然自修不爲表暴最後疾作兄
 秀親疾問曰心得無動乎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而起索
 冠端坐逾時遂瞑享年七十有四
 附按羅近溪守寧國時志學書院集諸紳討論而先生爲
 最宜乎先生之學與近溪相類顧云

理學備考卷十四 補二

七

五經生 鄭新

張榮

諱榮字士儉號本靜江南涇縣人幼聰穎五歲口授諸書義即了
 了皆聞難聲忽問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成盥漱今雞鳴
 矣何不起母笑曰汝曉讀書便曉其義也應曰我願為此豈徒曉
 焉而已十五學益弘博十七補邑廩員益究心時務慨然有經濟
 志常語人曰吾輩編法孔曾豈項瑣章句為哉尤精於易越二歲
 歐陽文莊公為南祭酒倡道金陵講陽明先生之學因往從之文
 莊與之語即言下領悟繼從東郭郭公緒山錢公龍溪王公遊統
 意研求謂聖人可學而至歸築壘聚徒日夕會文講道其間每論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藏書

經傳發揮入微談世務切中肯綮聞者多取興起且造其家學焉
 事母黃氏至孝每夜必聚兄弟子姪侍坐母側病則親供湯藥身
 浣廁廬及病篤夜跪額天願以身代比卒哀痛踰常築永思山房
 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著張氏家規遇不給者隨其所有助之幾
 值荒歉百計賑貸子弟之才者多方誘引與朋友處每以名節道
 義相勸勉倡義捐貲建水西特舍過緒山龍溪歲臨至會與周訓
 溪沈古林諸公論學年三十八卒祀為舊宗

胡文胡

趙仲全

先生諱鍾字時振浙江餘姚人性質直謹原言殊不出口晚遊蘭
 正大力排異說登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改刑科給事中德初忤
 劉瑾黜為河東憲副屬清節變類風轉福建食事去之日民咸焚
 香泣水禱之為立生祠入閩治建寧愛儒雅雪冤獄政迹卓然廷
 按御史紀其事二十餘條聞於朝陞福建督學副使設科條正風
 俗士子翕然丕變入稱胡道學又謂小夫子在閩時同列有以辭
 試先生者先生不疑其詐久之曰胡公篤實真古君子也嘉靖癸
 未以母憂去徙既奔喪哀毀踰制坐臥一小樓三年足不及城市
 聖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藏書

服闕除順天府尹改南太僕寺卿居滁陽地僻事簡閉門著述作
 典學說異學辨及天文地理律呂醫卜兵陣諸書各有辨正丙申
 年七月寢疾是月九日寺後星殞紅光燭天翼日先生從容薨
 卒於官舍年六十六朝廷遣官諭祭葬同年大學士顧未齋稱之
 曰開邪崇正如吾時振聖賢之道有不明者乎信言篤行如吾時
 振聖賢之道有不到者乎同郡孫忠烈公曰閱公撰書立正心崇
 正道講正學開禪佛者也我朝薛文清公後僅見公一人而已
 聖按先生著異學辨與古城先生著陸學訂疑俱為陸子辯而
 所以為異也又曰張子謂書可以維持此心象山以為心果又
 曰自陸子辨論之後亦猶致書於朱子自於前日偶見之

朱子戲謂其自焚嶺帶來故其再會之問辭多慚屈又曰老子絕念去知而以微明為用是猶役其情於機謀詐術者釋氏則仁義若四端必以為口實聽之似是而非實非也故君子與之若按泳化編曰宋陸氏之學二百餘年以來陽明始推而表章之先生謂非儒非釋非老而後世之所謂與學者乃發之於章山之鄉情先生與陽明同鄉而深斥陸氏其行志於斯道之公乎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輯著

耿天臺

趙仲全

先生諱定向字在倫初號楚何後號天臺湖廣黃州人祖大聚宿學名儒遇子姓方嚴獨愛先生一日先生問官級大小適至公卿又問公卿上有大者否祖曰公卿名位極矣惟聖人固大也先生應聲曰阿異日必為聖人祖雖然喜既長補邑第子員家故貧素高賈無戚懷與同邑彭公甫同肄業慎獨樓商切聖賢之學公甫趨絕踰矩謂主敬之功當如此先生曰自堯舜肇統迺惟明倫盡倫所以學聖也惡用此拘拘者五倫說以明志嘉靖三十五年遷士授行人時京中有講學會同年要之赴先生尚執前見以盡倫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上 五經堂輯著

實踐為學聆諸講說無嘗也三殿災奉詔選星仲第叔臺有聞矣先生未之識也友人問仲第曰子學從何入仲第曰吾學從無極太極入不著陰陽五行先生喟然起曰小子謂學孔孟不反身體會乃勸此玄譚乎吾儕寧親從兄與世酬物皆實體會也仲第曰因也學有原本尤舜相傳宗旨只是一中子思特為之註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今讀書者從來未發觀一目哉先生聆已僂首思曰中庸首章雖有此微言篇中所云庸言庸行達道九經三重孰非實理奈何獨舉此妙論仲第曰固也不觀篇中結句耶先生奇其言因質仲第曰聞念菴云須靜中得一箇光景仲第然曰

此癡子亂道語有何光景兄但默識此時光景可耳先生因反事
自契自是學以存虛為主著盲喻并四箴一日與仲弟共飯偶與
陽明夏知之指以常知為功仲弟私喜與同志曰吾兄近知反約
以約失者鮮矣三十八年權雲南道御史是憂習靜五雲山中冬
與諸南明晤語及陽明良知之學南明復唯唯數日南明又見遇
曰昔明道云別人喫飯從脊梁上過茶喫飯却從肚裏過此是常
知意否曰然曰然則古孔明人等方在食頃且飯且運籌夫策應
苟有午此時常知工夫安用耶先生曰知體神通變化潛天而天
潛地而地常知云者常明常覺不致昏迷放逸云耳非固把捉膠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編二

主

五經堂藏書

滯於胸臆間也南明又問漢帝傷胸打足及偷兒因鎗斃手謬言
幾載吾手脫去其知體靈妙將無同否先生曰知體之神通變化
人所同也顧用之善不善辨於志矣偷兒之志一於偷財故其知
體之神通變化見之偷生漢帝之志一於夫勝故其知體之神通
變化見之應敵聖人之志一於欲明明德於天下故其知體之神
通變化見於範圍曲成哉成輔相南明撫然手領曰子言至此而
良知乃致也時嚴分宜柄國銓政濁亂自楊椒山以言事下獄獄
重張吳三人謫戍無敢言時事者先生上疏彈吏部尚書吳鵬及
諸以賄進者指斥分宜分宜銜之如胡廬山姜鳳阿等皆外補知

交者經先生即巷策馬而過巡按甘肅便道過里以近學質仲弟
仲弟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
自無聲無臭先生為之豁然秋仲偕仲弟晤胡正甫於漢江相與
訂宗旨作漢游訂宗時分宜柄國凡市指銜命出都門必加帶燕
之且致儀直指至所部括取贖金報謝必數百多者千計仲弟言
臺職為天子布風今天下風靡矣以賄交要津布風之謂何先生
偉其言止獄兩帕奏記分宜薦比部郎中江蘇汝芳無何分宜敗
諸門下士皆鼠竄遠避羅比部持簞食往餉之分宜舉手謝曰
嘆曰取御史固稱公恨識公晚耿耿御史與聖人哉中丞滄州齊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編二

主

五經堂藏書

戴公曰吾視耿公行事乃古道人也一切餽遺可省瀕行遺一硯
近嘉峪玉也先生受之仍納之甘肅庫中改督學南畿送父及大
夫人至安慶遭風舟蕩甚已而登岸心乃帖然因悟不動心之旨
若不動心解四十四年轉領補實錄巡泗州與司理官論思知人
不可不知天者知天說六月崇正書院成延焦弱侯至教尹宗伯
罷司成來會講冬校士池州池守周晦菴窮理與陽明致知之說
先生曰余親覽語意却只在朱子陽明身上分別語柄試以諸賢
見在職業言之如要治民便落到養上要養上便落到信友要信
友又窮到順親此貫貫之所共明也至順親窮到誠身誠身又窮

到明善此善之不明久矣。天下民物之不得其所也。得此矣。區區
處心積慮。正要與諸賢共明之也。諸賢試思。均此身也。而必曰明
善。乃能誠身。何也。蓋而今眼前見得這箇身。只是一箇血肉之軀。
張子所謂客形。異教所謂假合幻身耳。世人都執着這箇假合的
幻身。只見得自己。要好的視。耳要好的聽。口要好的喫。扒扒若
拈一生。只要陪奉七尺之軀。以此不惟民物痛癢。不相關。就是父
子兄弟至親。亦常生間隔乖離。如何能信友。獲上治民乎。吾輩誠
能反身自窮。我這箇目。原何能視耳。原何能聽。口原何能知味。我
這身心。原從何處生來。如此直窮到不能言處。不能着思議處。然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書

識得此渾然與物同體的意思。則割際差惡辭讓。是非四端萬善。
滿腔而足。纔是箇真正人。身所謂必明善而後誠身者。蓋如此。守
贊曰。發揮至此。明透無餘蘊矣。先生感然曰。願吾輩從此真真切
切省身克己。使合郡民物窮蒼谷之下。箇箇無失其所。應為發
揮。若說我解說得好。就是發揮明透。亦去朱子所謂窮理。陽明所
謂致知之旨。又隔幾千里遠也。隆慶元年。陸大理寺丞。是年與孫
立亭同論大學士。新鄭高拱。稱其量無大臣休休之度。成夏苑
生請告歸。里中子弟從學者十數人。先生書謝來學曰。夫學者學
為人而已。非為異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不失其本心而已。非有異

也。所謂本心者。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是已。因人人皆有之
者。知皆擴而克之。則賢而聖。卽此而在。而不然者。非人矣。隆慶四
年。考察臺省。先生以浮燥。謫橫州州判。蓋新鄭舊鄉也。五年。引
疾乞休。六年。起陞衡州府推官。未任。仲弟以差歸。從先生借周子
徵遊天臺。萬曆元年。陞工部主事。晉尚寶司司丞。冬抵任。歲大計
考功。何君同志者見訪。坐頃。憂然嘆曰。知人難矣。先生曰。共知天
乎。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遠通籍爲仕。亦大難矣。苟中
有生平。飭厲而橫遭點鐵。誤致銅廢。是猶將生人而直致之灰也。
君念及此。其容有壓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考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書

功曰。典在黜幽。厥有攸常。顧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
嘗廢黜殺哉。顧其大德。原至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悉
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克生生之德矣。考功
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萬曆二年。晉尚寶火卿。五月。著
知命辭。三年。陞右僉都協理院事。時同志有將卜相者。先生叩之
曰。曰者。君秉鈞。以何爲要。曰。知人要矣。先生曰。思知人不可以不
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先生曰。天之於群物也。并包而覆照之。
梧楨培矣。荆棘亦滋也。參蓂產矣。烏附亦植也。牛馬蕃矣。虎豹羣
象亦並育勿殲也。夫梧楸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蓂以

宜以補而為附亦可以壯壽。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可以
飭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乘釣者雖斷斷然
休休然。法天之并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群材而善用
之矣。先生宅憂在里。安成劉孝廉偕其友趙仰孔來同學。先生曰。
學有四証。異教家亦有証果。吾儕志學聖人。可不友身自証耶。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聖人根本。為法天下。可傳後
世。此聖人願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聖人功夫。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此聖人作用。吾儕試自反躬証之。如此四者若何。丁丑。羅近
溪從滇南入賀。便道過訪。時得江莊生。在先生里中。近溪問莊生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書

正云存順沒寧。此是出離生死正法。眼未可以為儒生常談。忽遇
何也。生亦猶旦暮也。吾人且盡所為。無愧無作。則夜寢夢寐亦寧。
知晝夜則知永生矣。生人之道無盡。聖賢之心亦無盡。孔子曰。所
求乎臣子以事父事君。未能云云。是其心真歉然。見得此生入常
道難能。以此不厭不倦。更無已時。只於此求無忝耳。其心萬古如
見。雖謂之聖人不灰可也。萬曆六年。起巡撫福建。刻原示巢縣周
思克耐煩說。以示守令。其畧曰。昔有筮仕為令者。請教於長老先
生。先生曰。子茲往也。要如何。令曰。要廉。先生曰。否。要耐煩。令不
達曰。廉士人美節也。先生不見可而曰耐煩。平平語也。先生曰。耐
煩未易語也。子試對境驗之。彼令之職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
所寄以為命者也。其事任繁且夥矣。茲於上也。諸所關白。諸所
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而上下
之情睽矣。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倏有卑隸之子。款
啓之。民席其粗矣。之習直突咆。嗔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淫怒
以逞。不免有斃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
愚。察其憤慨之情也。又如公應輦掌。晨食席邊。候放賓之羽報。遽
至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答
下士之誠。荒矣。故惟耐煩。而後無喪家。無敢慢也。又如勾稽期

會之瑣尾。筦庫并從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蠶孔獎實。將蘊離於茲矣。故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爲女之貞。此其性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今日要廉。則卽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可弗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遇之客。或當勤勞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樹矣。世俗淺解。事何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稍慢。微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遇之所生。而耐煩者。履踐之所集也。吾儒家所謂不遷不

理學備考卷十四 欽補二 五經堂輯著

或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夫。奇方易得。真引難求。茂叔能耐煩於趙使君之禮。橫表荒崖之出入。而不耐煩於殺人以媚人。程伯子能耐煩於鎮寧守之忌刻。事之甚恭。雖筦庫無不盡心。至於諸邑。競務華鮮。以悅內使。則不耐煩此其於引子辨之惟精。而不執方者也。故得其引。則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矣。其引則鄧綰之甘笑。焉。安師德之謁相門。則服此藥而益重。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歷然化源漳。遊武夷。謁文公廟。新小學。新編間訓。禮纂又作書。勉萬孝廉八年庚辰。聞通議公訃。奔歸。是年春。有書與王龍溪論學。十二年甲申。服闋。臺省奏薦。起

左食部協理院事。又晉左副都上書。崇祀陽明先生。又作書勉新進士曰。夫世之所以又安寧平。而不至潰亂敗壞者。人爲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而不至於踰閑喪矩者。道爲之也。道之所以制心制事。而不至於淫蕩邪僻者。學爲之也。古之所謂學者。學爲聖人也。今世學者。不知學爲何事。故有溺於進取。而惟知舉業之爲學者。亦有驚爲高遠。而恐舉業之爲累者。昔陽明先生有言曰。人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曰。心苟不忘。難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凡舉業乎。心苟忘之。雖終身由之。亦只是俗事。凡舉業乎。心苟不忘之。

理學備考卷十四 欽補二 五經堂輯著

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恩。默識所謂不忘者何事。知此卽知學矣。十二年陞刑部左侍郎。十五年陞南都察院左都御史。著述解贈祝介。卽十七年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尋予告歸里。四月。著德州祠碑。其畧曰。余不敏。於文成先生之學。篤信之若是者。非欲其微言與論。足發前賢之未發也。第聆其一二。謹語設談。知先生之毛孔府。竅皆靈透矣。非欲其文章。璀璨膾炙人口。第觀其發教公移。便知先生之神情。淳知貫徹於盜賊。孺稚矣。抑非欲其功業。振揭震宇。大用顯行。第卽其晚年。肯身克己益密。益嚴。便知先生之真脩實踐。可法可傳矣。乃先生及門諸賢。有得者不少。願實承宗傳。秉正

印者余惟歸心東廊先生一人而已。十八年先生九既乞骸。率旨
准回籍調理。是年輯先進遺風。庚辛卯秋。安成劉調父偕友周一
濂來省。先生以王塘南先生會語為別訂。其畧曰。憶余仲翁之訂
學也。曰。惟此不容已是。已。余領之。密未顯証。亦已有年。顧惟一家
言未敢居之不疑也。蓋得先生此編。以仁為宗。發明生理之機。奉
之滋信矣。如曰。心彌宇宙。故欲與天下之人同歸於善。心貫古今
故欲與萬世之人同歸於善。惟心體原自如此。故自不容已。蓋必
如此而後能自盡其心。非意之也。昔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其性真亦自不容已也。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輯著

夫子五十知天命矣。其學不厭教不倦也。天實命之。惡容已哉。吾
老不能任。則以此學術傳之後人。令天下萬世同歸於善。是亦天
命意也。萬曆二十二年。先生七十一歲。郭青螺來問學。先生曰。聞
物有口。張布中藏畢露者。果是也。余竊比之。遂名曰學彙。論孔子
之學。則曰。孔子之學。由默識也。默識自心自性也。自心自性。實原
於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厭不倦者。自心自性之真機。亦自不
容已也。否則欲其不厭不倦難矣。孟子願學孔。亦默識其自心自
性。而學不厭教不倦也。二十四年丙申。夏五月望日。先生拜先祠
覺下體無力。謂醫者曰。病不起矣。命子弟備後事。歿以時服。不必

製錦六月。先生病氣息奄奄。每日猶整衣冠。坐中堂。與門人胡
夫等十餘人論學。如常。十三日。假寐不言。七日而逝。壽七十有三。
安成劉調父元卿曰。先生之學。以仁為宗。以友躬默識為入門。以
孝弟忠信為實。以親仁取友為資助。以能消習氣而同體。民物
為証驗。所著有庸言。奏書。讀草。頌輔寶鑑。先進遺風。教學商求。小
學親編。問訓。禮纂。牧要。編譯。貫編。儒宗傳。大字。譯學。家觀。生紀。等
書。先生沒。仲弟取定力。疏詩旨。賜祭。并贈謚。諡曰。正直忠厚。立朝植義。鍾軒
戶。部尚書。取基。清心。講學。篤志。求仁。以正直忠厚。立朝植義。鍾軒
儼乎。臣。為以經世操術範士。擬躬著論。卓爾人師。出處甚明。初終

無玷。奉旨。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先生嘗曰。昔顏子問為仁之目。夫子弟教之。非禮勿視。聽言動耳。
自今言之。豈不淺近乎。顏子便欲罷不能。何所嘆。嘆高堅前後如
此。玄妙者。卽一齊了徹。若曾子承夫子一貫之微言。當時第一唯
耳。才出門限。輒下一轉語。曰。忠恕而已。及傳大學篇中。無片語若
若一貫字。而一貫之旨。發之何明且盡也。夫顏子初負窮天及地
之見。而約之於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初領至一不二之宗。便貫之
於天下國家之遠。古聖賢師友授受之妙契。若此。
又曰。紛擾中常有寧靜意。進步中常有退讓意。濃醲中常有簡淡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輯著

意拂逆中常有快樂意順適中常有警惕意此非知道者不能也
鼎按原傳凡而不接鼎則制者十之七那殺者十之一一僧竊之
鼎於道學正宗一書渴慕有日未睹其全戊午冬太不布承關
發之諱思誠特來假我喜出望外內得胡支湖張天燕兩先生
以補小刻所未備教之之功不可沒也并識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前二

三

五經堂輯著

聖學二先生謚議

呂維祺

西川先生姓尤名時熙字季美幼讀文成傳習錄卽厭棄詞章一
意聖人之學壬午中式鄉試除元氏論復補章丘論教士皆以躬
行爲主尊陸國子學正華亭存齋徐公爲祭酒特重之令六館士
俱師先生壬寅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自詰曰我今道明
否德立否不覺淚下遂師事時川劉先生時川文成高弟也時川
以建言逮獄時從犴狴印証體認真切甲辰陞戶部主事權游聖
職毫不以自污自奉澹苦人弗堪也等以母老終養三十餘年明
道修德足不履公門郡守以帖二張還官地若干畝公爲書謝不
受居常坐小齋見後進來學喜甚敬勉不倦其言曰性分上欠真
切只因心有所逐又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又曰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人口頭上討箇好字終不長進又曰放者心也
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其爲說大抵祖良知而要歸于提醒
人心使知所嚮往不容自己晚年慨於傳文成之學者失其真嗜
然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有一上而一臂于是令學者只
于見在職分用功又憊倦于孝弟爲仁之本主忠信及終身可行
其恕乎諸語此其立教平實易簡可謂有功夫而造詣之純德
器之粹有非學者所能摹擬也孟我癸秋稱其溫和純粹有明道

之風。孟雲浦先生其門人也。稱其哀憐爲一代真儒。四方學者負
笈百餘人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卒之日舍斂不具子
孫貧乏不能舉大祀鄉賢又建祠特祀。

雲浦先生姓孟名化鯉字叔龍幼警敏不類凡兒爲諸生卽慨然
以古道自任師事西川先生片言隻字罔不新記久之幡然解
歸而立會講學多所興起西川曰吾道大明于西矣癸酉中式鄉
試同年具呈坊價獨不列名先生初應貢及借計皆不受驛遞路
費庚辰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尋補北筦銀庫榷河西務皆痛
革積弊一錢不染上民爲之立生祠江南山左大僕奉命往賑全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苗

五經堂輯著

活無算遂改驗封主事丁父母喪皆哀毀一準家禮補稽顙歷文
選郎口用人朝廷公典而可于以私耶孤勁不少徇故事方面以
上多先白政府而後補牘先生獨不自政府銜之中貴請託不行
吏弊規剔無遺會起用張可菴棟棟謫以建言國本時論避之弗
敢用也政府遂陰陽于上獲譴削籍先生神色自若徐治文書付
所司跨蹇歸里邵邑貴游求一見不可得川上建兩賢祠宗賢樓
講學其中陝隸秦晉來學常至數百人恬澹古樸里人化之雖窮
鄉夫婦皆稱爲孟師疾革猶勉入爲學作詩自警蓋先生天性聰
穎于道極其發憤而泊然無欲惟孝弟庸行是篤其教人平易簡

盡不爲高深之論其言曰立志必欲學聖人不以一善成名又曰
既知向學須出頭承當庶不替私欲開躲閃門又曰學在自慊必
頭腦明始不錯不然未有不以意所便安爲慊者也又曰渣滓只
是有我又曰紉虛談務實踐今日固本回生要劑也邵南阜稱其
伊維淵源千古如生楊晉菴稱其精心卓詣千古絕學有賴而門
人正以悟謂先生之學千古正學是可以得先生之樂矣卒祀鄉
賢又建祠特祀壬戌諸贈中大夫光祿寺卿所著有尊聞錄讀易
寧言等書及文集八卷行于世祺生也晚不獲從二先生領其緒
論而讀其所爲言皆孝弟忠信躬修實際語問諸鄉人之及門者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董

五經堂輯著

曰允先生溫其如玉孟先生瀏瀏如松下風及細按其生平皆于
世無染而力學好修扶世淑人卓然爲伊維嫡傳月川後勁論其
學安在從祀之列帶其品寧新尊名之典私淑君子應有同心所
愧祇非其人不足爲泰岱增高瀚溟增深雖然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後漢見聞綴其崖略俟諸詩公論青采焉

江方山傳

呂維祺

江鳳字鳴岐河南新安人。世居方山。故號方山。少就文無害。補臬司吏於案牘中。得陳天台先生名跡。遂自爲師法。爲開府掌書記。得洪武正韻。見字下註古人善跡。目結記之。某弁常落職。以百金賂公求陰解。公却不受。又謂某開府銀牌不領。驛票滿後當赴京。故事以狀乞路費。公獨不爲。狀呈憲使。囑全亦不受。于是一鄉稱爲直清吏。入京辦廣餉。歲例千金弗染也。歸省奉二親。色養最善。舉田有弟田。燕忽分。公即易之。弟田又燕。又易之。歲時以文公家禮修祀事。終養十年。餘獻縣丞。燕官愈清。謹一僕一食外。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其 五 每室輯著

鄉士夫陳玉泉每語人曰。江丞我師也。劉公廩以詩有口門掩蒼花。低乳貧子。其清廉第一。一時兩院特揭鈴。劉爲佐。二中清官第一。何超。超南京龍驤衛經歷。將謀歸養。郡守見吾陳公遺像。五全促之行。再拜使者。而郡其僮陳嘆曰。昔溫公每嘆劉秘丞不受冬衙。云于光不受。況他乎。乃今見江丞矣。抵南京。但閉戶彈琴讀書。既考績。封父母如其官。遂仍歸方山焉。公好讀書。如大學中庸禮記論語尤加意。而小學中如江信民咬菜根。諸葛淡泊明志。諸條尤疊疊不置。居常以輕負人。輕怒人。過爲口省。每驗性。

氣動處。恨學力不實。又以朱墨二圈記別理。欲念起分數。大抵公坦然醇龐。無異山叟。而修潔名行。體認名理。有士君子所難。而公易之者。公嘗遇江中大盜公徐。告之曰。我江某也。盜驚曰。此江清吏也。勒輕而去。海內名公過多。式其廬。而尤西川孟雲浦兩先生尤見重焉。公歿。邑人公舉祀鄉賢。而雲浦先生又特與尤西川並祀于川上書屋。野史氏曰。嗚呼。國家經術爲賢路嚆矢。而往往機智利欲以濡其首。彼刑名家又何深讓而方山所自樹乃如此。是自錢宣靖若水後一人也。而可復以途格論哉。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其

五 每室輯著

張抱初傳

呂維祺

理學張抱初者諱信民字孚若讀洗心藏密語慕之自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家世河南人父泰性謙和喜賓客不屑屑家業於世廟末季生之夕夢神人送玉麟至其家端穎不類常兒四五歲時出見羣兒畫地圖內方城為戲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識者已知其不凡七歲就外祖郭鳳池學稟鄉之先輩曹月川先生為學程作聖之志仰慕之十五遊膠庠聞新安雲浦孟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遊慨月川後里人知學者鮮毅然以斯道為己任主盟興起函鎬後學及復志倦時大中丞吳理學備考卷十四續補二

公聘先生纂修程邵諸書由是遐萬曆癸巳貢上廷試文冠多賢聲譽蜚騰遠近翕然宗之及雲浦捐館舍先生恐會漸落寔約惺所王先生分陝龍興寺大會學者如歸尋為親捧檄北上謁銓授關中隴西令下車剔蠹殺嘔撫摩喲咻種種德政民慶更生焉隴西號為天水艱於取汲先生引澗羊河水入城至今永賴士鮮知學為之建社學社倉選師責教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與訓蒙要纂等書故迪多士而士風不變不避權貴強豪側目其謫西安藩司校也則權豪中之也先生亦怡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訂商問學日夜匪懈及誣訖白拔晉懷仁令下車即訪為民大害如馬頭

苦累銀力包賠地糧欺隱三事一苦心斟酌興利除害開墾土田至千五百頃移撫流移至千八百戶四境樂利百廢俱舉與昔

之治隴西無以異又為之刊四禮述等書行於世風俗翕然改觀勉以歸養念切告休數十上始得解組歸田懷民扳轅臥道知不可挽建祠崇祀自先生始餘鏡源撫晉時復命仍薦先生豈弟君子清苦貞操丁艱孺髮一夜如銀杖而後起自是為臥東山無復用世之想矣當是時秦晉之閭以文治頌雁陽之士雲擁川至相繼而來開修室隘幾不能容創正學會所五楹登壇明學開示蘊奧環門瞻觀聽者數千人先生始以學之不講為憂西與惺所講理學備考卷十四續補二

光

五經堂輯書

會甘崇東與子訂會芝泉與張見室聯會洛城鹽臺緝熙李公敦請先生主部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悼俗尚侈靡約同志為脫粟會會語盈帙李公巡方畢過澠造廬以請恨相見之晚索脫粟會語刊之後上三籙疏以脫粟澠池薦先生兼表正學會所為正學書院古絳諸生辛復元寄詩有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語自註三川伊川月川西川三先生也嗣是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王惺所孟宇鍵許松蘿劉澄遠諸公與子俱大會於正學書院與先生講太極周易又約同志數十人結真率會建景蓮山堂以課多士天啟之季學遭厲禁先生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今上御極

衆正登朝先生名震京師按臺與公李公交辟請益巡方畢又請先生結洛社會共推首座發明致中和之義聞者莫不嘆服卽疏先生爲成均主自是辛復元以辛母墓懇先生表之嗣後遂絕筆諸名家以文請者俱未就忽端坐而逝四方學者走哭其門不達千里門人懷先生無已謀諸闕請祀廟庭未就先請祀普宗壽七十有二所著有口抄理學彙粹割疑尚未梓行所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處錄印山家洗心錄呂子曰先生之學實學也自少及老自始至終惟此窮理盡性明道淑人一事是以孝錫爵類化行兩世歷歷見之實事而非托之空言者理學備考卷十四續編

卅

五經堂輯著

鄧文素公小傳 戴廷拭
鄧以講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父儼有隱德母龔氏夢吞日而孕公生而日有紫光能見日中所有束髮食歲年三十丁卯舉於鄉辛未江陵主會試推第一人廷試賜進士第三人官編修不妄交遊恒取予茹荼飲冰嘯吟自若萬曆初江陵當國欲重用公公時有口拂江陵弗喜遂請告假起屢不赴官深坐西山者三十載不著書不標門戶居氏卽事賦言四人正教不敷語耳會山陰王龍谿講學西湖公往叩龍谿問日子何功對曰此輩無止卽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否對曰惟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谿首肯之己江陵專甚羣望公出山言或有入起公原官所條對終不行復歸里有友人以用世進者公語之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嘗書屏凡曰吾學用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倚乘雲霧上青天使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當書之徵詩之綱皆足義也戊子臺省特疏起纂修不赴辛卯起官允已拜司成晉吏部侍郎承大計人咸稱服臣何謂宗伯疏請建儲至再至三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抗疏力爭事遂寢尋以內艱感疾端坐而逝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諡文素 孫鍾元理學宗傳內缺先生傳僅載姓字康熙乙丑春戴楓仲惠寄此簡續刻于此以誌哀德

鄭端簡公傳

項德積

公名號字望甫浙江海鹽人嘉靖壬午鄉舉第一癸未進士授職
 方主事日檢閱故牘盡知邊海扼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兵部尚
 書金公獻民屬撰九邊圖志三十卷甲申議大禮者爭考獻皇帝
 去本生而孝宗政稱伯公偕百官伏闕爭詔獄廷杖乙酉大同卒
 叛殺張巡撫文錦帝遣胡侍郎增經畧叛卒已指出故帥朱振於
 獄行總兵事又縛桂總兵勇殺其家指十七人戮竟稱捷求赦且
 從其出振代總兵公請討不報奔喪戊子復除武選為大司馬
 胡端敏公世寧所倚信首秉張文忠公孚敬與端敏不諧移怒公
 理學備考卷十四續補二

世

五經堂藏書

乃予告執父喪庚寅夏有番船維海畔海寧一二指揮謁公謂多
 奇貨可居請貸錄以市不灰辰息三倍矣公矍然曰腹心禍也誰
 為戎首力白諸當事謂是生厲辭不遇必滋憂自貽厥矣聞者訝
 公過慮比至癸丑浙直江淮登萊開廣東南半壁之天下在在中
 倭者蓋七八年丁酉詔起廢家宰許文簡公議檄促不赴戊戌即
 家請考功歷員外郎序進考功壬寅按陝西御史趙錡糾按察使
 劉雍參議齊英按河南御史陳憲糾開封知府賈應春公廉其失
 實反糾二御史外請大學士夏文愍公言忤帝被逐帝怒臺省失
 糾詔部院考選時嚴分空舊受新寵欲并計在差在告在制盡黜

其異己者授意左都御史毛公伯溫傳語許文簡以示公公執不

可工部郎中等五人免尚書甘公為霖覲佳王府官例不考夏
 郎九載任滿例止奏保無赴部者蜀長史高鵬傳王久王屢為之
 請服俸加正三品矣復圖改選藩臬徑起文赴考又懼以于何駁
 也授教授胡慎舒文明引避他補例覲改公皆執不從而鵬勒致
 仕大臣邱典祠祭移考功覈報入疏議請制也兵部尚書張恭襄
 公瓚禮部侍郎呂文簡公構同時卒公報云張尚書生前屢掛露
 章歿後尚干清議獨呂侍郎文行有聲終始無玷應即分宜怒削
 公報致張肩全典呂止葬祭楊襄毅公博典職方時亦忤分宜顧
 理學備考卷十四續補二

世

五經堂藏書

通九載考矣例擢京卿兵部尚書毛公疏留以待殊擢得請又歲
 許公竟擬山東督學副使文簡曰楊郎應內轉且奉成命即外補
 亦參政有劉忠宣公故事公曰以楊謀斷奚虞不遠到如忠宣郎
 中拜參政近臘毋如憲副便夜分過語襄毅襄毅稽首謝曰是真
 公也公以德分空為子順天府治中世蕃追欲得尚寶丞托張文
 簡示意公持不可文毅曰李文康子坦以白丞直授尚寶少卿怡
 中就丞是抑正五而六也何不可公曰特恩與選法殊國戚類白
 衣拜都督特恩也世蕃由官廕入選自都事經歷治中應擢遠方
 知府擢後疏更前例分空日益怒計思逐公矣會推周判缺南

考功主事分宜密揭鉄諄不四月卽內權文選之抗上市恩也如
是帝怒詰責令對狀許文簡引咎分宜擬削公籍帝改降三級外
力抗嚴厲等語卽世蕃卽日改尚寶少卿公貶和州同知是冬
而鉄叔顧等盡削世蕃卽日改尚寶少卿公貶和州同知是冬
選南太僕丞丙午遷考功郎中傾蓋驗封主事楊忠愍公繼盛還
而語諸僚曰夫夫心志氣節卽事業異時莫可量也日以居官守
身之道勗與夫古今成敗得失及國家章典大者相愛重不啻石
交丁未遷尚寶卿己酉遷太僕少卿庚戌遷鴻臚卿皆南京壬子
遷光祿卿癸丑遷太常卿仍皆召拜刑部右侍郎未任改兵部
左兼右僉都御史督漕運是時海寇王直蕭顯九倭入掠江南北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輯著

服丙辰肅愍以讒永詔獄帝命呂文安攝宰因推宰首工部尚書
吳默泉公鵬次左都御史周簡肅公延及公帝卜諸分宜分宜力
舉吳得宰而見帝意日注公亟謀疎公竟黜南吏部尚書楊公行
中推公代帝曰曉留事冗處用會戎攻右侍郎謝公九儀還部帝
特政公右都御史兼右兵侍代九儀帝諭分宜廉二三大臣入直
樞玄無拘辭范分宜揭薦趙尚書文華董中允份及公復言曉案
優文學但有本職乃止丁巳帝命公同鎮遠侯顧榮伯公寰會兵
部尚書許恭襄公論簡閣三大營將士三大營在成祖時軍額五
十萬歷憲廟猶三十萬茲僅十二萬雲中上谷漁陽羽報踵接公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二 五經堂輯著

蘇州邑。遇法司。追取不得發。公乃疏申。停囚待對。及近京。犯人得聽法司。同理之制。并參存仁。連制便官。存仁劾公欺罔。下都察院。會刑科議報。公疏辯。法司理辭。原非欺罔。備載大明律例。會典諸司職掌。分宜又密啟。曉凡事悻直。自專。閣臣每傳示聖諭。亦不從。帝怒曰。院科未復奏。曉肆意辯。昨周山等敢為亂。忿原有激變之者。奉旨未減。疏內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曉姑從寬。革職閒住。不許再用。制凡賜閒者。六冠帶閒住。公獨無分。宜陰令鴻臚傳語。必冠帶而辭。公竟服民服。癸亥冬。抄帝諭徐文貞防春。曾三四慮。今督臣肅執與鄭曉文貞對曰。無如曉。但年稍衰。用之理學。備考卷十四。續補二。其。五經堂輯。內則可是。帝未嘗一日忘公。而文貞謂非冢宰大司馬莫展公中止。公歸。凡六年。丙寅八月卒。得年六十有八。訃聞。帝命復其官。隆慶丁卯。贈太子少保。謚端簡。賜祭葬。准廢子履華。國子生。其長子光祿少卿履淳。亦以建言廷杖。自有傳。公性儉朴。尤審於辭受。嘗言士必有伊尹一介不取與之節。然後可達。可達可常可變。又謂片語隻字。毋輕發。須防廷鞫。及處國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乃稱人臣。而其學一主于經世。故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所著有吾學編。徵吾錄。今言古言。奏議文集。史論策學。禹貢圖說。論曰。公博覽墳索。向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木勝。

衣乃督轡。攝樞所至。以武功顯。全能蓋莫測哉。生平搏心惕息。常若自下。及蒞官。酬物計必數世後。故其中外注錯。移牘無纖毫錯。漏大都好謀。善用機。不特質直堅定而已。其後先。咄分宜。則弼世耳目者。即執法自尊。兩天語足表。薑桂至性。史額以阮楊二獄少公。噫。功浮請黜。罪擬請覈。一命尚爾。矧賜鐵專。征列在八議者乎。法所憑者。勘耳。勘楷輕順。則堪者之。則釋楷而波滅順也。公乎。何尤。公書未盡。學用未盡。書然全此三立。已沐不朽。而吾學一編。國史折衷之矣。

讀吾學編等知先生之學不止博古實能通今。讀理學宗傳知先生之學不止博通今古實能開明理道。惜全傳未睹。履歷考詳乙丑春。同邑吳曉岳先生惠及全傳。倚壁曉岳先生之功。因也。錫我百朋。敢不拜嘉。曉岳諱甫。及丁未進士。見任內閣中書。郎。部。

理學備考卷十四。續補二。其。五經堂輯。

楊椒山先生

范郎

諱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嘉靖庚子舉人丁未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以請誅賊臣嚴嵩賜休享年四十歲隆慶二年諡忠愍祠額曰旌忠

朕讀其文傷其意慨然想見其為人

世祖章皇帝御製旌忠錄

夫繼盛特曹郎耳非有貴戚之諂股肱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疎迷之臣惡權寵之數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挫折者方仇鸞主互市議時衆皆頌首編頸塞然不敢異繼盛排羣說力言不可致權

理學備考卷十四續補二

堯

五經堂

臣烈然刑之瀕死謫官遐方歷尉令始得至一曹郎令他者處此且保軀圖位未遑安敢復蹈前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捨身圖報之章蓋念君恩難負茲輔難容建言寧計崇卑報國不憂生滅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時嚴嵩與仇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以爲己用故數假王命內示其私繼盛仙一委蛇可立取通顯不卽絀口屏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藐權門慷慨叫閤從容就義有臣如此良國之砥柱哉蓋繼盛自有生後風靡閭閻艱苦備至故堅貞之性百折勿回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嗟乎繼盛值諱言之朝無立言之

責尚能不畏顯榮披瀝犯顏如此今之爲臣者乃身任言職直節

剛聞感私德而辜主恩畏權威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不愧然汗下哉朕故咏浩氣丹心之句不勝三歎爲直臣惜也

旌忠錄

公始忤仇鸞偶不承奔走絕塞間稍稍微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

公不懼不戚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

世疎疎者耶公歿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

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鄒恕卿等亦相與爭曰不

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歿公歿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

理學備考卷十四續補二

堯

五經堂

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歿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歿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

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邱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徐階墓誌

今皇帝錄諸直諫臣。椒山楊公等。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廢一

子應尾。為國子生。乃產人自受榮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

報。乃容之。其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

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

出庫金一百二十兩。昇容城縣立祠。既給事中陳君瓚以謚請。則

詔賜謚。其曰忠愍。既巡按御史郝公杰以祠請。則詔賜祠。其曰旌

忠。吳時來撰旌忠碑。五經堂集

蓋予聞之故老。公死踰時。肅皇帝尚慘愴。則公獄意欲釋而用之。

方知相嵩附公名地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鄭公應龍

林公澗得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益增

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公之謂也。夫公所

欲誅者。奸臣而奸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而主心已寤。所欲留後

人。補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公之恨

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歿。社稷均賴之。非區

區以烈士殉名論也。而後之為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公過於忠。

武謂公才兼文武。律曆兵戎。主眷方隆。圖報有所不安。僅以言然

或謂誤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夫其時言路皆奸黨也。公安

得勿言害無大于嵩。則報無大于去嵩。公何惜一死。且奸人談笑

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以胡植。鄧懋卿。何喬王。學益。曹天

佑。李天榮。劉檣輩。公即不謂及二王。豈無所以公者。此皆身名

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足與知

公之心哉。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遼大司寇王

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丘公秉文。應公明。首請錄公忠者。家宰

楊公博。請謚公者。御史陳公贊。請祠公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

墓。迄碑者。家宰孫公丕揚。今捨地為公祠。基者。邑孝廉范子士樞。

而畢力建祠者。邑令王公永吉也。張鳳翔撰墓祠碑

先生在狄道時。為道統祠。由義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靜修薛

文清亦與焉。顛沛遷謫。番漢難理之地。而猶諱諱以興學。自任。先

生所得力於學者。又豈特律呂之自見耶。常公今日復修之。舉不

獨誅千古殺凍臣之奸。懸婉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

不漸滅之學。脉世道人心。將終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

術。用告後世。孫奇逢撰重修祠記

龍馬市沐賊臣兩疏詳見明紀編年提信錄中精律呂學程朱

高白浦

會稽縣志

高岱號白浦。歷海所軍衛胃子。幼孤。兄承海早逝。岱以館穀奉母。並膳嫂及侄。孝友聞遠。近兼有文望。崇禎庚午。舉順天鄉薦。甲申。開變。岱家居。驚號呼。二子澄明。次曰子世。父國恩。愧無以報。當以死殉。與觀中堂絕食待斃。二子侍側。小進泉水。疑水內雜以參。並絕不飲。旬餘。竟成其志。與劉宗周同時殉節。子明字子亮。邑庠生。拜父前。口大人教子何為。則家養。何為。則隨父以。兄澄爭之。曰。子長子。當隨父。第次子。當從母。明應聲曰。殉父易。養母難。遂疾走沉。併江。次日。漁舟獲屍。面目如生。與父偕。並祀於渡東橋左。後

理學備考卷十四

四

五經堂輯著

澄極貧。事母至孝。有古儒者風。明妻潘氏。年十九。欲自絕。姑何氏曰。汝孕彌月。幸舉男。汝夫有後。何可死。踰月。果產男。育七齡。氏病。姑延醫進藥。氏曰。吾兒已能就口食矣。吾可死。何藥為。決意不飲。扼腕而絕。

弗板先生所著癸庵集一書。確然理學之言。非徒以節義見長。者。子故收入廣理學中。仍節錄大畧于茲。

長兄理夫行狀

梁綱

長兄諱紀。字理夫。號晴石。山西稷山人。八歲。學楷書。即得法。自稱曰好做十歲。解文字大義。十七歲。籍弟子員。十九省先大夫於濟陽官舍。從任望山先生授易。三越月。即卒業歸。以先王母姚太宜人在堂。朝夕賴兄也。明年庚子。科試第一。食廩俸。省試不遇。會先大夫以濟陽績。上考功。因作警子文。盡重有意於兄也。兄用是益加砥礪。壬寅。先大夫不待一切家政。以身當之。而取裁於母太宜。人因念先大夫所構。永思洞。在先塋。前。先人既以思具。親吾何忍不思吾親。以竟先人志。遂倚廬於此。三年。余不佞。時方十有六歲。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

聖

五經堂輯著

弟維才。六歲耳。養而教之。皆兄力也。即吉應癸卯試。又不遇。至丙午。偕余再應試。俱不遇。歸而偕二三友人。立社於洞神宮。年時二十有七。非長也。二三友人。率以長推之。一切經義。皆以兄為法。程明年已酉。舉於鄉。上春官。不第。越癸丑。偕余再上春官。又不第。會三弟維舉。戊午。兄輟然私喜。曰。顯親揚名。於兩弟有望。吾可以休矣。時先太宜人春秋漸高。遂絕意進取。一以依親為念。壬戌。余幸取一第。兄益私喜。曰。吾無復慮矣。先太宜人。人家教嚴甚。且日學侍唯謹。余遲回仕路者七年。隆慶庚午。陳情得歸。因勸兄仕。曰。所為事母者。今有在也。以母命謁銓。業已投牒。夢母病。輒欲急歸。會

故相張文毅公在事與兄蓋年友中最知者力解之不可口奈何
用此易一日之養竟歸既就子舍矢志不再出鄉里宗族咸稱曰
孝相率以聞於官按臺商丘宋公以孝無微不起用私幣旌勞之
後蘇臺昌樂趙公扁其門曰孝子萬曆癸未選授南京都察院都
事實迫母命聊以免諸生頭角耳終非所好也是年十月舉鄉飲
人賓巡道臨清朱公高其誼扁曰孝行先後偕余定省者又十有
六年而先太宜人以天年終是在乙酉兄朝夕奠哭如禮不異少
壯人而更時切戀鄉里宗族益稱曰孝諸弟子員吏皆按臺東
明劉公上狀復扁其門曰孝行越壬辰按臺臨城喬公行部諸生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

四

五經堂藏書

復上狀曰願得請於上以風世邑大夫長山劉公亦以牒請喬公
以為公舉也遂請上許可錫金監坊復丁二嗣是行部諸公或旌
以扁或優以金粟以為常因構真隱園自怡兄自為記又鑿足樂
窩於加庄之葦川別墅自題有八景詩嘗買田於姚村村人噴居
而難於居室兄有若干畝實當其中遂盡捐之入咸感德因構祠
祀兄山陰王命題曰梁公生祠荷氏中丞何公撰記贊兄生平好
讀書此外絕無所嘗試諸以經義問難至者無戚跣遠邇無不盡
心以告大率一票晦公集註行管軌於道義而言必準諸聖賢不
苟取亦不苟與歲小歉則小賑大祲則大賑邑侯董公扁其門曰

惠里深仁居常拊摩據梧校書手不停披者七十年至八十餘猶
然誦讀不輟所著有四書大要易經大要易經定說山居稿楞櫟
子書義日抄養生雜錄聯對紀問所纂有四書蔡林說抄易經蔡
林說抄制科文則試義蒐奇敬軒先生經學心見古今批評秦漢
文選唐律類抄總千餘卷兄既歿諸士紳之在及門者私諡曰靖
孝先生此其遠而疏者則然當兄革時執余手囑子惠曰要存好
心要行好事要緊又曰楞櫟子有你可傳我一生事功在此絕不
及家人產一語卒之日為萬曆己亥正月十五日距生正德戊寅
三月三日得壽八十有二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

四

五經堂藏書

趙止安先生記畧

范部鼎

先生諱繼鼎字取新號止安江南常州人崇禎丙子舉人庚辰成進士同鄉大老使幹僕示以意即_○以得失有命四字力拒之因得湖廣公安縣公安為明惠藩所封屬邑旗校承奉往來率納商賈多取夫馬先生廉其狀赴任二日即青衣小帽寬驛夫扛惠府旗校行李旗校踴貽謝不敢奸商附販與折乾恤馬諸患少息先生復與承奉約此後過公安馬不得踰四夫不得踰八歲以為例同官石首令楊某顯官請托不遂噉直指陰中以禍先生力辨其冤直指心折楊得釋城居蕭條數十家官衙不蔽風雨楚雖澤國公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 四 五經堂藏

安則葵蒞蒞疏之屬皆不易得先生堂粘一聯云若令止存書作伴城空惟有雀為群三院憐其苦疏調江陵下部議先生以辭淡趨羶失其本性終不赴葵未八觀駐兵部車駕主事父喪奔歸申開京師陷發憤習弓矢誓不與賊俱生乙酉以後自謂無才不仕渡江而北以推命賣卜為業旋詣海陵李庄設教先是族長安錫歸教之讀資而同居者十載同年金道隱出世法號澹歸有二子祝髮長子從父入山先生曰君清風峻節第可了一身奈何令金氏血祚蓋入空門力招長子歸飲食教誨越四年歸青衫還

鄉四十九歲賸外舅元豐橋下舊業而居不蔽風雨金道隱贈移居歌五十歲開館授徒自稱江南老教書薛歲星名贈教書述每與及門分析志氣二字謂今人說有志氣謬語耳氣勃發一時怯大亦勇移居則索然盡矣志則堅決於中歷寒暑晦明安危顛逆無悔無意故孔子曰志學曰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志氣之帥養有志而氣為之用未有無志而徒以氣凌人者也故學者不可混氣作志又云箕子第疇五福壽富康寧考終必歸之恆好德惟好行其德而後可為自求多福否則距壽崇富可為福乎遇子弟必勸之孝孝莫大於力學力學莫先於修身六十八歲疾革遺命不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

四

五經堂藏

作佛事造喪儀受吊奠墓不得踰七正襟危坐自題木主而逝

附金道隱先生

先生諱堡字道隱浙江杭州府人崇禎庚辰進士初授臨清知州後為行朝給諫以言事杖戍清浪衛桂林既下定南欲官之辭不受乃度為僧適留守瞿公式耜總督張公同儔殉節暴尸衢路師致書定南請收喪兩公傲骨定南從之師法名今釋號澹歸往來廬山丹霞間以終

上孔定南書曰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為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

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於王耶山僧亦豈有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殮心竊感之古之人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其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瞻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既薨之矣復立祠祀之其子犯罪當死又曲法赦之盛德美名於今為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彥汪立信之家豈非與禮教共相葬倫者耶山僧問嘗論之衰世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原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勳者哉王

理學備考卷十四

五經堂

五經堂

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為兩公殮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可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舉王且播之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墓塋換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仇必賊其家狼籍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夫殺兩公於生者王所自以為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王為德也惟王國之

贈趙止安移居詩曰人事紛紛不可問貧賤若個堪無悶朱門遇漢小兒驕自版囊塵賢者慙我見昆陵趙止安一尺水底蒼龍蟠

心胸不與流俗會面目只好詩書看有宅有田半豪奪求衣求食此時難借得唐家小莊屋寸殼藏身蝸自縮綠林豪客近來酸放下眉毛遮却目但聞進士俱有錢豈知亦有然不然短檠白棹夜舉火室中徒見簾櫳懸寒天希卷衣被盡老妻稚子空呼天盜亦大罵出門去主人慢客難為賢張公守財李遭劫虛名實禍誰相牽其年止安復失節立枯那計厨生烟晚來兒女不得睡驚覓帖帖捱雙眉城中華屋各有主館甥未倒三根椽二十年前坦腹後幾番變易還依舊昔日青燈黃卷來而今黃卷青燈又嗚呼誰是黃金生進戶疎簾留樣邀嗚呼誰是千種粟飽飯無多常與粥嗚呼

理學備考卷十四

五經堂

五經堂

呼誰是顏如玉布衾伴老如孤宿窮人窮亦不尋常百丈寒枝夜夜霜滄漢同坑無異土相逢却似還其鄉苦鞋踏破鉢不滿兩彩莫賽真郎富偏有窮人能好事無他兒子歸書堂我返匡廬已卜日值君移居為歎息莫嫌甲第讓他人宮闕銅駝在荆棘以此萬員嘆世儒重簾葦頂何區區青山到處皆吾土富者不足貧有餘隔君千里不相見激水懸崖飛白練彷彿其中得止安風塵雪盡桃花片為君更作守窮文不把琵琶過別院

兩先生故事得之沁水趙令君藏稿趙諱鳳詔江南武進人庚戌辰進士仕優好學尤注意於風教人心關幽表微引領

附趙松伍先生文

康熙四十年三月戊子朔越二十二日巳酉、賜進士出身、前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告假在籍、蒙 皇上調取引見、優陞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趙申喬、謹誓於城隍之神曰、蓋聞神無微而不察、誠有感而必通、是以正且聰明、禍福默操而不爽、齊虔昭格、陰陽一致而匪違、維神德永無私、獨賴湖山之正氣、功伴大造、實司民社之洪鈞、本司一介豎儒、三吳下土、早櫻艱患、痛多難之災、卑俸代科名、愧致身之無術、五年縣令、撫字徒抱心勞、兩載刑曹、反常虞智短、乞假而歸、田里、衝沁自甘、閉戶而課兒孫、取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

又見

五經堂輯

稽棟不厭、迺 皇恩忽垂寵注、而翰音下被草廬、策蹇馳驅、親履威於罪陞、負蟻滋疚、寄浙省之屏藩、更聆 聖訓周詳、軫窮瘝若赤子兼荷 天顏溫霽、體末吏如家人、感豈能言、報真罔極、竊念聖心之望治、必先整飭官方、欲宣德意以近衛、敢弗勤恤民隱、事正已方能率屬而察吏、乃可安民、今浙省民生已困、吏治全非、夜郡守腹制州縣、則州縣之姓、則小民可知、倘藩司魚肉下僚、則下僚之貪酷無忌、日甚、茲當受事之初、謹與明神為約、本司自今以後、有如治製陋規、受屬員之餽獻、縱容暴吏、致流毒於閭閻、為身家而不為朝廷、顯功名而不顧百姓、願甘神殛、以肅官箴、至於屬

吏之昏迷不俊者、惟神啓之、製之、俾迷自新而自愛、窮民之困危、莫告者、惟神保之、佑之、俾獲有幹而有年、則藐爾簡官、得藉赫靈、以對揚休命、無茲兩浙、咸沐嘉蔭、而祗席昇平矣、謹誓、布業業星、刻雕文字之通行、至今而極廣、字紙之製、乘至今而彌甚、伏讀文日寶訓、諄切誥誡、或以敬字紙而獲福、或以不敬字紙而招殃、果報備有明徵、著鑑允宜、恪守近見、奉行者眾、敬惜頗多、如帝訓所云、惜屏裏褻泥、寇拭穢等項、在讀書自愛之流、決無仍蹈惡轍之事、但今日字紙、狼藉於通衢、作踐而無忌、蓋起於有賣字紙之人、遂有用字紙之人、賣者多則利其價值之廉、而用益易、用者眾則

又見

五經堂輯

食其出脫之速、而賣愈稠、如磁店之販換字紙、各房科各書坊、各祠匠及人家子弟、僮僕之折賣字紙、多方展轉、而賣者不可勝計、又如典舖之用底簿、舊票、喇線店、棧、糖店、及大小經紀、人戶之用殘書廢冊、恣意割截、而用者不可勝窮、甚至婦女以作褻簿、而觀鞋更有浙省以供何體、而人機古今紀載之字、隨手輕擲、溝渠里賢性命之文、觸日盡淪糞土、其為重華、蓋實滔天、申壽、家居課子之餘、謹述寶訓、演文懇勸世人、敬重字紙、而不敢玩襲、更訂惜字義、各出已貲、收買字紙、而印為化焚、但力微德薄、未能盡開久銅之塵、業而令止禁行、不無仰藉乘權之約束、伏祈諸道

月前兩浙同人會道其鄉肅司有心行事可對鬼神聞余輒因
朝理學稽考訪得片紙兩幅惠來先其家毀難以成後方在候
議聞載緒藩司謂流知爲多趙止安先生家丁且閉止安後以
余集意世人辨淵土大爲不信鬼神余謂此正信鬼神之深
者暗室屋漏竭心昧己方是鬼神鑒及遲取言及若大正人若
子豈不愧影夜不寢舍則質諸鬼神而無疑所謂主誠如神也

五、

讀松伍先生兩作作
爲之嘆服 彪西

舊刻惜字正論十二則附後
彭蠡之野九口余見世之惜字說惟於故紙殘編說說爲夫聖賢之字固宜珍重而不忍污也然余取其說而推言之不獨當惜於既有字之後更當惜於未本有字之前武王筆鋒口毫毛發若脂水可吸脂筆不活此乃惜字之原也四標十二則庶於○者所謂從惜字者別絕增惜不惜字者減紀減筆爲有當云○下筆有殘人之性命者有玷人之名節者有損人之功名者有虧人之門閭陰事者有離間人之骨肉者有謀人以肥領人活計者有凌老年欺幼弱者有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計受者構怨並代人架詞及離婦者有恣意顛倒人之是非使人唧冤者有喜作淫詞鬧謔兼以詩禮誚笑譏人者有刺人品謗令人終身隱恨者以上十二則諸字當惜

東海甘肅居士黃應明書并錄

李漳野先生名新芳字元德長治縣人正德丙子舉人嘉靖癸未進士性剛正寡合危坐如對神明其自勵云事在分中皆可做理根心上不難明又云身心不可告天地而目如何對聖賢歷官御史出按真定發奸擄伏不避權貴爲時所忌歸杜門講學造詣愈深從遊者多名士所著有神易斷意語類蒙道錄太虛甲子經周易大義漳野文集八卷府縣諸志○先生天性好學見義必爲嘗謂人在兩間必當學夫聖賢欲學聖賢必須出於讀書趙希葵傳○草堂天際萬松園講易當年宰絳壘夜半彈危神解處懸燈呼起話玄微

○

先生精蘊在幾圖永訣殷勤手示吾此意今來二十載中天晚
月一輪孤登詩
程存齋先生名應登字孟山長治縣人初就外傳卽以對切字義
爲僻類取則太守龍門宋公試其文奇之李漳野談性命之學於
太虛亭携往受業嘉靖庚子舉人陵川雲崖諸公延主宗約七上
公車不第授河南睢州周知民隱重訂郡志雅持水蘂非俸金所
易一疏累告謝不受丁父艱服闋補直隸延慶州商人轉粟餉士
出納惟州州守至常倒托醢以進公峻却之自是無敢嘗者駐防
沈參軍不職郡民被擾公捕治數曹乃獲安堵方謀歸會丁母憂

老幼攀留如雁陽事表畢訂成泉青邁八子學易諸社皆執牛耳上下義文林下三十年著樓霞集五卷行世○自警詩曰平生業根味一飽寧他望惟餘方寸心不忘簡編上又曰夜氣朝來爽讀書向山堂精蘊非陳編豈必求懸梁世儒多汨沒吾道阻汪洋孔顏不自在星日亦自光枝榮根不培華炫實乃亡口耳度歲月終肉肥冠裳匪惟魏生平燕恐負穹蒼聖學在躬行此味良獨長苟不寔真聖馳騁空茫茫並見○栗健齋詩永祿曰嘉靖癸未漳野先生與李先生兩俊登庸歷今五十餘年人文漸盛皆先生倡之也嘗云明道淑人吾儒分內事其學以虞廷精一孔門博約為理學傳考卷十四續前

五

五經堂輯著

宗吉以周程張朱為正派晚尤好易著有易一易象知幾慎獨齋說及坑易要畧神易跋言與夫會一寒泉淵泉萬派等篇存齋首造講惟熟加體認先生偶有所得雖夜分必呼榻前語之易學淵流論○州庠選生與子婦父構訟不直受責出而怨詈語及公遂赴愬意在重懲公口卿民與庠生對親果榮矣肌膚受責面目難對人皆洩不平氣耳與子民相怨烏在其為民父母哉人服其雅量嘗以理學收治集諸生於庠謂之曰天地之精華發為文章須根本六經方有開世教乃立會於東墅會命三題句授字解終日不倦

延慶
州志

楊遜菴先生名世卿長子縣人幼有至性知崇正學聞李漳野講學于潞布衣徒步執雙鵝為贅李與其誠而進之講求身心之要遂以理學名嘉靖丙子舉人初任沙河縣歷隴州河南同知南戶部員外居官行政一本於真故所至得民心當隴州考滿入覲道由沙河舊部民預探十許日比至迎接黃白扶輿攀留不得行恐誤期期百姓特作飛車送入都孫采萬曆癸卯舉人任雒川縣有政聲歸以義方教子孝友敦睦世其家府縣程震宇先生名尚勤字必勵存齋公子也入率之始名重一時具三江司理敦請西席陵川延主約教門弟子皆恂恂儒雅燈火三

五

五經堂輯著

十年以明經訓導平陽主裁郡乘陞醴泉縣歷保定通判分署易州東征軍在易有脫巾與笑之呼公單騎往諭諸軍遙見輒呼曰此賞闕不沒一錢者程公也遂相引解散五閱月而歸歸而却掃閉戶一編晨夕大司馬正已出公門下餘子姓皆受業于公○乘餘錄曰公習問庭訓窺濂洛之宗嘗書羅景翰鶴林玉露語自警曰學不必博期於有用仕不必達期於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腐索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生平無營建惟葺敝樓而居座右書曰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蓋文消舊句而公自况云周憲訓懷白曰是誠理學也著書散失止存天光樓一卷

家乘
府縣志

陳簡齋先生傳

黃宗義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浙江海寧人。生于萬曆丙辰八月十四日。幼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嘗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庸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綬冠紀畧。流冠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于梅村。然舍梅村。又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稿

五

五經堂藏書

無可與梅村當者。先生言。侯朝宗王于一共。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嘗從學于戴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嘗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棄朱望散。亦復畧學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廋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歎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者。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嗣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寶洛

學行于北。金吳虞許。閩學彰于南。以遠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

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與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告竟興。未流將糾。然而敝之所生。揀之所始也。判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獨竊戴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考亭。追趨濂溪二程。以達于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重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于戴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于先聖不傳之旨。然後戴山之學。如日中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曆。百家律乘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稿

五

五經堂藏書

之言。靡不究漳浦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邇學。宋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粹而兩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稱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於卧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于余。康熙甲子八月十五日。沒。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初。覽

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
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理學備考卷十四 續補

五

五經堂輯考

理學備考 卷十五十六

續補三

目次

抑之張氏

介菴李先生附一

思菴薛先生

平川王先生

瑞泉南先生附一

槐軒呂先生附一

蒙泉郭先生

秦闢王先生附一

小泉周先生附一

朱韓兩先生節錄見王心

齋全集

錄

谿田馬先生錄後

苑洛韓先生錄後

以上見馮少墟關學編

晴川先生見三忠

王先生

杜先生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五經堂輯考

楊先生

梁先生

仇先生以上見仕國

戚補之誌見王龍

趙大洲傳

王一齋傳以上見聖

吳訥

楊守陳

謝鐸

王整

黃輦

程敏政以上見明名

陸震見草楓

朱勉齋先生利碑見忠義

蔡汝濱先生傳見本

任少海先生傳羅西溪

羅青城先生

李華池先生

張石洲先生

陳文憲公

黃慎軒先生

王恭節公

羅佐明先生並西溪授

徐德夫先生附吳誌

山西省圖書館藏

03754

山西省圖書館

理學備考 卷十五

續補三 洪洞後學范郎鼎輯 受業垣齒石雲根授錄

抑之張氏 馮從吾

秦州大參張公銳字抑之成化初舉於鄉父敏以國子生為江西南
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順張先生者諱章名
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
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律與民用安業坐忤權
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叅政後致仕居鄉日
進執經諸弟子於庭講學不倦鄉閭重德焉故隴西學者稱為張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二 五經堂輯

夫子可泉胡中丞繼宗稱公誠確溫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
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鼎按此附大器張先生傳後大器既見辛
集因另錄於此不致湮沒原野之意云

介菴李先生傳 白李氏附

馮從吾

先生名錦字在中號介菴成寧人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
智韓為擇師教之受易於鄉先生董君德昭後遇秦州小泉周廷
芳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為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專以主敬窮理
為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成陽西廓姚氏同邑詎菴雍氏麗澤講
習濟南尹恭簡公為通政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為驚嘆天
順壬午舉於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大司成邢
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
闕抗章明其無罪雖於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侯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三 五經堂輯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之座右以自警事親
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誦異端至今皆會士大夫不作浮屠事焉
自先生始為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齊
衰不入公門因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養不能舉時以二柳先生
御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贈米數十斛以
辭命無俸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
周為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達不為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
出其門者如李叅政嵩劉尚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及舉人
張子清李盛漸被尤深先生教上春官竟不第成化甲辰賜選直

隸松江府同知職親兵牒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賊後垂四十載
者先生始發之卽令補伍雖樞貴居間竟不能奪未究厥施以疾
卒於官是在戊化丙午年僅五十一貧不能爲棺斂其僚友贈之
始克歸云先生性剛介不妄交接爲學務窮理性體之身心不好
言語文字以故劬之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爲先生同志友
先生歿十年襄毅公巡撫閩中勗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督學虎
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貧似原思草澤間嗚呼可謂深
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
白號龍坡亦潛心理學爲諸生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儔署高陵教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編三 四 五經堂藏書

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思菴薛先生

馮從吾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髯
美左腭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
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嚴不同
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爲文說理而華每爲督學使者所
賞鑑應試省闈至十有二次竟不售戊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
學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爲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
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歿徒跣奔喪時大雪盈尺兼濟淺泥澤
亦不知避後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母膏韭母歿終身不忍食韭及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編三 五經堂藏書

化丙午調遷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勸民耕稼紬績時當東
作巡察田野民艱於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有租及不能婚葬者
皆助之買特畜數十給之氓民令其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
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其既
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其不足處與處由是屬邑圖
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泥民之灰於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
有虎患爲文祭之旬日間虎灰於壑已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
水湧出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爲文祭告水卽下洩聲如雷鳴民
免於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鄒王公譔碑記中先生尤雅重

學政數至學令切切爲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八皆撫豕門牆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有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人無間人肯解不卽爲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濂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於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公誌其墓畧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柁獲遇於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理學備考卷十五 六 五經堂藏書

平川王先生 即平川 馮從吾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諡端毅成化元年乙酉先生生於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廬撫日也端毅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卽重厚如老儒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爲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祀聖賢我古來朋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衆知之以自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蕭先生待兒如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稿三 七 五經堂藏書 此謂不足教也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印序之凡傳年十九應試督學戴公瑄試其文奇之丙午年二十二舉於鄉丁未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爲冢宰先生侍行讀書京邸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授徒講學於釋氏之剎堂至不能容復講於弘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爲階梯祖孔顏以爲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授其科給事中有时政先務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 正德初遊瑩專政群工多出

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輪邊其恨猶未已會先生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繼太僕少卿本寺卿南太常卿時上南巡先生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於祀焉用備為弗聽及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服已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於柳以應賊者先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世廟卽位改元嘉靖論祭賦功有白金文符之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為世廟所重賜獻皇帝睿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書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已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為事當時稱其齊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無虛日卒年七十有四蓋嘉靖戊戌五月也計聞賜祭墓如例謚康僖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譚談錄漫語星輶集辛巳集考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象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藁婚禮用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積渠趙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五經四書意見獨據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馮從吾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子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謂堯舜皆可并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謂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於聖道然猶家贍不拘小節嘉靖癸未如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謂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於是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時時就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於是開禧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為傳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

觀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懇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惡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得無一字及於得衣榮辱之聞。王公蘭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趙觀傳誦相與笑。仰歌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為論。良知音甚悉。謂閣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諸君開明致良知之學。構消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第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理學。備考卷十五。續補三。五經堂輯著。

趙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肩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循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愴愴於慎獨攻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立。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旨。以慎獨攻過為致知工夫。勉躬勵行。惇倫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稱渭南元。著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泉集。若干卷。行於世。時有同州尚公班。曾字宗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為浙江泰議公。隨父任。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鄉田先生謨通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浮稿。雲林集。

愧軒呂先生石谷張氏 正立李氏附 馮從吾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嘗謂為學少不愧屋漏。方可為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嘉靖壬辰進士。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先生幼穎敏。讀書即解大義。嘗秘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為展玩。稍長。從都諫公任。師事蜀進士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講義理之學而悅。歸又師事涇野呂先生。深幸其得所依。暇。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為法。於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為邑諸生。試每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接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成均。友天下士。而名日起。時朝紳中有講學理學備考卷十五。續補三。五經堂輯著。

會每聞先生。偕計至。亟延之。講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予一毫不苟。而尤嚴於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即置冠與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為迂。弗恤也。先是母栢。孺人病於京。先生扶母病西歸。劑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日夜苦處。喪次既。喪事廬居。墓所服除。乃始婚事。至孝之名動關中。事都諫公。與繼母張。兩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効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公亟稱之。事叔父待諸第。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誦諸族人。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窘乏。輒憐而

周焉與人交平易於洽或有過即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蒙泉郭公郭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嘗遊旌旌異無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多壞於舉人之時以其身館仕進而上無繩束甄別故易壞也諸詔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修者特掄擢風士習於是接張公祚等交章以先生名上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時馬文莊公爲祭酒蒙泉郭公亦爲助教乃與郭公議以涇野先生爲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之由是講讀之聲徹於橋門萬曆癸酉調工部司務會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俱入京先生數就理學備考卷十五續補三
三
五經堂輯

生深器重之嘗贈以詩有守道不同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愧軒蒙泉諸君子相講切日坐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涵養本原至老不倦卽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合於道終難奏泊不成片段矣人皆以爲名言卒於萬曆壬午壽八十貧不能葬李敏肅公捐金助之始克葬事云挺字正立咸舉人正嘉間西安柳學生性孤直有義氣不隨時類仰會有部藩郡如故事出諸生分諭諸蜀公以次出某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曰生須肩大事選用讀春秋涇野先生功又理學備考卷十五續補三
三
五經堂輯

蒙泉郭先生

海從吾

先生名郭字維藩。號蒙泉。溧陽人。甫八齡。即知誦讀。諸聲律。時從
都諫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生輒應聲曰。朝
日射岩頭。龍山公計偕。獨受學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槐軒先生
同筆研。兩人同肆力於學。即以聖賢相期。計日必不為世俗碌碌
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母相繼逝。先生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
計窘甚。而處之裕如。邑侯樊高其行。延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
問者。先生峻拒。不納。樊侯退而背其私。益用高之。嘉靖戊午年。四
十有一。始舉於鄉。辛酉冬。以呂師會葬。遂不上公車。一時郡邑爭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五經堂輯

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焉。先生舉孝廉後。猶與槐軒先生。講書
龍岩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衆。果試春官。不第。乙丑。謁選
河南獲嘉學諭。日與諸生講學課藝。多所造就。隆慶庚午。擢國子
助教。值馬文莊公為祭酒。教規肅然。先生贊襄之力居多。時年已
五十。有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欲先生火隱。庚申。應選。先生笑曰。
臺省寧可不得年。其可隱邪。僅得戶部主事。朝論偉之。權稅九江。
先生處脂潤。憫然不泮。時有監閫郡倅某者。墨吏也。東於新令。不
得肆。乃妄加污曉事。聞諸朝。朝大夫共知先生賢。竟為白其誣。萬
曆庚辰。出守馬湖。馬湖俗陋易。先生恩威並濟。居未三載。聞有

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膝歸。歸田二十餘年。自讀書
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敬菴許先生。檄縣延為鄉飲。大賓先生。雖
選恒虛席。以待乙己六月三日。無疾而卒。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
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履私諡
曰貞懿先生。先生暇中喜吟詩。絲有堯夫學。癡意有云。學道全
憑微作。微須更難。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過過惟願無忘此。際心
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洞。心空意見新。閉門只
靜坐。自是出風塵。又莫道老來積德難。古人雖老志不朽。當公八
十尚書屏。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為遲。錯過一生寧不悞。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五經堂輯



秦關王先生

馮從吾

先生名之士字微立號秦關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因家焉父旌號飛泉官代卽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於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卽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解義爲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爲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於鄉已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某年後屢不第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爲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開闢不出者九年蒿牀糲食尚友千古兢兢遵守孔氏家法感慕執經者屢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理學備考卷十五續稿三

去

五經堂

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說料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教行之於是藍田民俗復興萬曆甲戌病痺屬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亦與偕計已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入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閣那力肩斯道卽時貴或譚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似既而道鄉魯瞻闕里徧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久之始歸凡釋耕蒞茲道茲者罔不式瞻願見表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講學正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

志友也禮徵先生爲多士式先生亦樂就合志同方相爲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先生以應天丞請歸先生亦南遊謀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衡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於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千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遜歸是在己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於家壽六十有三目欲瞑以手示二子爲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杜史王公以通相繼疏薦趙疏海內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說名已動於鄉閭雖入嬰足疾而過虛者必式宜理學備考卷十五續稿三

去

五經堂

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俸表帥一鄉希式後學便杜史雖大畧與趙符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爲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角巾野服悠焉終老至是詔授國子監博士除目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越月生平修姱惇倫篤於行誼丁內外艱發喪滅性處舅第怡怡未五旬失偶誓不繼繼居終身于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爲宗族置義倉義田卽極晦無多寔貧士所難居恒晦迹却掃卽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未嘗輕謁至於訪道求友雖屢涉關數千里亦不憚遠云所著有理學緒言

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類
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闕里瞻思闕洛集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
先師遺訓先君遺訓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書行
世。

自抑之張氏至秦關王先生見馮少墟先生關學編編有岐陽
張公學典序略云不載獨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逸而
獨載理學諸先生不論升沉不計崇卑而學淵源不載義文者無
不載焉火墟之用心亦可謂弘且遠矣畢按關學編所載皆中
西人如容思陵先生至解山楊先生八人既見于小刻辛集子
茲下重錄錄其辛集之所未載者有焉先生之意以俟後君子
折衷焉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王先生見小泉先生傳後

馮從吾

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
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
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因子生仕爲
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
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揚州鹽引數百
石君辭之而惡承惡食坦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纂華
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次

五經堂輯著

何先生見谿田先生傳後

馮從吾

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茂章自號拙菴以虛實爲清豐
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并盤林泉
偶得聖訓補註并盤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傳頭掛七
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在青鳥音來動隔年其見重
如此

韓先生 見莊潛先生傳後

馮從吾

第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權稅武林比及瓜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邑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還郎中以建言逮獄為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參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為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為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三先生亦開學編所載亦辛集所未收者原編趙中偶遺姓字與押之張氏又同而題異鼎遂忽之及讀少城先生全集第十聖學備考卷十五續補三

五卷內與李書有小泉弟子王君補入之語復檢原編得此謹錄以志鼎諒略之罪

朱韓兩先生節錄

取定向

朱姓名恕日樵采易麥糲擇精者供母而爨其糲批為糲以樵一日遇先生門及檣竊聽有味於中自是每往則必詣門側聽機則取所爨糲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如初疲則弛所負擔跌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金石適然自得也先生門徒或觀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款語曰諗子雅志顧苦貧而勞生若此願奉此為子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令吾得日夕相從商切諒茲朱手笑金飽而思徐大悲曰子非愛我吾茲日此以表經營念堂堂愈矣是子將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卻之

聖學備考卷十五續補三

尤

五經堂輯著

後學使胡植氏數召見之匿不見學使故假往後詎下檄督之悉乃勉為齊民禮服短衣徒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其後又有陶者韓樂吾氏名貞居蓬屋三間陶甕為生常假貸於人為費號不為兩壞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居破室中陶甕者朱氏風從之學朱卒業於先生仲子漸有識字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第瓢屨空衣若懸鵝晏如也年逾三紀尚諒仲子倡義闔門從陳錢助之婚婦初歸日荷餘一二裙布盡分給所親與之約曰吾志希桑鴻吾不為若非而夫而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舊日為程令織履易幣以

給朝夕婦朝夕作饌已庸共之如賓焉使喻先生學有得毅然以
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備練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諒之時化
而益夏者以千數每秋穫畢羣弟子班荆臥坐論學數日興盡則
擊舟偕之康歌互咏如別村聚所與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如所
欲往蓋徧所知交居村乃還鄉潮滑江扁舟汎汎下上歌聲洋洋
與棹音款乃相應和觀聞者於賞若琴仙樂游于濠間間也有蔡
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銀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略
曰僕窶人也承明府授粲拜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妻殯餘一石
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遇渥非窶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廿

五經堂輯

僕窶人無能輔左右第凡與僕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僕所以
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李元宰時休沐在里數
招見之不往且奏記盡規李公益重其人予與學南畿時寓書局
余嘉獎以廣士風予因致禮加幣且執禮喻之令其必受渠乃
受之買牲祭王先生祠分胙於其同門後予巡按泰州謁先生祠
渠來謝與之坐余偶觸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
第位極人臣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渠在傍不覺
狂發拊膺歎曰安能如僕識此些子意耶予莞爾曰世故有大行
不如者能不加卽不損處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其師王仲子願

日韓生識之大行窮居須一視焉可也渠重領云嘗與諸名公卿
會論學間有諱及別務者輒大譟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話語或
稱引經書相辯論則又大患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
此豈學究講肆耶諸名公咸爲悚息識者謂其氣冲牛斗朋次怡
怡號曰榮吾不虛云

按兩先生附王心齋先生傳中心齋既見小刻孫集八卷中
矣偶閱心齋全集得兩先生書其與周小泉陳鶴人諸先生相
似也故悉錄之人人可爲聖賢讀此益信

理學備考卷十五 續補三

廿

五經堂輯

續補三 洪洞後學范部鼎輯 受業男 同邑范一偉 授錄

劉晴川先生

吳可達全編

先生諱魁字煥吾一字晴川江西泰和人

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臣劉魁謹奏為乞止雷殿工作以成廟建以足邊備事臣近奉本部劄付恭蒙改建祐國康民雷殿委臣管理琉璃黑窰做造磚瓦等料工作臣雖庸愚不敢不力效勞仰稱德意臣前奉部劄內開欽奉聖諭恭建太享殿添蓋太高玄殿板房起蓋大字川堂陽德門登豐門委臣管理兩窰工作做造磚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一

五經堂輯著

瓦等料臣查得前後用過黑鉛紅銅三萬餘斤該價銀一千二百餘兩木柴九百餘萬斤該價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土工匠做過六萬七千一百餘工雇工銀四千六百九十餘兩至州子土馬牙石煤炸等料雖撥軍搬運亦是雇車脚價所費又不知幾何兩窰如此其他木石等項工作更有倍於此從可知矣以上各工尚俱未完今又有雷殿之役近該內官監會派各雇匠三千名每日該工食銀一百四十兩至銅鉛木柴等料又百倍於茲從可知矣本部因見錢糧無措題奏暫借光祿寺供用銀兩戶部見貯脚便前來應用臣思得光祿寺錢糧乃上用之需戶部錢糧又濟邊之具

豈可那借別川且廟工未竣每切聖心况殿壽延年仰願聖慮須是財用充足方克有濟臣愚萬伏望皇上將前雷殿工作暫行停止責令所司各蓄財用以成廟建至顯神明之孝以足邊備大彰征伐之威現今時漸滋寒土木工作亦難動手就令做造不無速成不堅虛費錢糧如聖謨已定工不可停前籍沒郭助等家財亦有數萬餘兩見貯承庫乞勅該庫將前項銀兩撥出各工應用其光祿寺戶部錢糧似難那移云奉聖旨劉魁這厮阻撓欺慢着錦承衛拿來好生打四十棍牢監候鎮撫司奏止雷殿

古人之學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要在求其本心而已本心者道心也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也此心既得自無不足其於富貴貧賤患難之來處之一矣舍此不求而或分內外焉而或雜爾見焉而或執異同焉馳騁說克協於一者鮮矣中無所主物交必遷能處之而不失其正乎又古豪傑士往往負節義文章之名震動一時然不根諸心未免動於意氣之偏而非禮義之中正流於技藝之末而非經緯之自然故結冠纓者於道或未善輪轅者而人或未庸是則求心之學豈可一日而不講哉臣聞學錄後序要熟須從此斯言信不誣死生能順否動忍益增無大杖未能忘皇天不用呼未須論苦海苦海正迷途大杖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二

五經堂輯著

學術不生只一誠夢中還見友朋王臣在我無中外吾道於人
有重輕月到蒲臺天自曉從從洙泗水常清當年馳馬行春處此
日猶覺景象明次解山韻奉蔡汝漢道天
吾儒只養此天真飲食元非尺寸身事若到頭隨俄滅終爲宇宙
一完人時獄禁加嚴解山欲絕和詩問意次韻答之
可生可死尋常事此理還須實見之自靖固知當此日殺身何忍
累明時又次韻答月訓溪來問偶同解山
少日曾聞卦畫沙先生真是大儒家伊川規矩仍高帽康節嘔吟
自小便裁籍觀來心獨苦晚年恨不取生花未安易簪前翁改此
聖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三 五經堂輯著
意何嘗別有差偶思考亭先生有恨不早言之語惕然自省用韻
幾年不拜高堂詩萬里歸來慰倚門心腹腎腸皆母訓風蓬霜雪
盡天恩嗚呼日獻南山頌綵戲時傾北海尊忠孝本來臣子事况
於戒性自存存
延水乾坤原易簡學希賢聖自誠明良知光景夜猶旦克己工夫
陰復晴伊訓三篇終協一虞廷數語只惟精三年何幸問高論千
里還期寄好聲別謝溪月解山韻二首
鼎按先生姓名既載辛孫兩集前集中俱缺其傳己未夏讀三
忠文選得贈著述附錄于此俟異日考信立傳

劉魁 解州先生 劉孟雷
劉魁字煥吾江西吉安泰和人舉正德丁卯鄉試嘉靖癸未授寶
慶府通判五年擢鈞州知州七年轉潮州府同知六年爲工部虞
衡清吏司員外郎辛丑秋有詔徙雷壇大液池西費且數萬公密
會計因上言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而一役之費至若干竊恐
不繼請毋徙雷壇以紓國用其言關係甚大而忠惻婉曲無激宕
不平之氣讀之者莫不嗟咨振奮以容嘿思託爲公蓋公是時年
已五十有六嘗封囊時取俸金三兩與家人治後事凡近杖入獄
創甚旅調不抹錦衣百戶戴金密以藥酒飲之幸不灰時與楊御
聖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三 五經堂輯著
史魯周給事怡同獄中者七年誦書講學不輟乙巳秋得旨放爲
民未踰旬復遷逮之逮者至郡公在道第元請就繫北行以迎公
而道復左明日公抵郡始聞卽日逐舟追及南昌竟與楊周獄如
前日者明年丙午祈雪不得獄禁加嚴食多不入校尉楊棟憐之
通食如常丁未十一月官禁火得赦還家公幼有至性京庭調
聞白沙先生語躬操古行執父喪倚廬三載獨立無倚然無變
其後受學陽明王先生聞良知之說于是堅志反觀自依據每
一動念求毋自欺是非由中然後敢發否則禁抑節忍久令自消
其出入詔獄靜定詳審無少疎怠則其功力之驗也當廣坐中衆

論紛然。嘿終日不輕一語。和平長厚之德。童穉可親。故雖不能與時俯仰。然亦不至甚忤于人。校其建措。有銳意功名之士。所不逮者。穆宗即位。詔贈公爲太常少卿。識者謂其忠誠久而彌彰云。

原載聖朝名世考忠貞內代書偶遺全編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編

卷十六

王先生傳

范弘嗣

諱翰。夏縣人。幼孤。肆力于學。洪武初。以經明行修。辟爲本學訓導。陞鄧陵教諭。永樂初。保陞周府教授。數進諫。不聽。在歸後。廣爲翰林院編修。尋調濠州教授。倭寇攻城。率生徒抗敵。冒刃而死。所著有經史日抄。山林樵唱。敝箬葉架園寓藁。藁子。礪舉進士。工部主事。後致仕。歸。日教其鄉之子弟。多所成就。

鼎按王杜楊舉仇五先生見先聘君仕附人文中文所錄兼事功節義文章茲編專以理學故止錄五先生五先生不必全錄之薛文清王虎谷諸先生既見辛集不贅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編三

四

五經堂輯

杜先生傳

范弘嗣

諱敬。壺關人。勤慎力學。年十五。善屬文。長通五經。尤深于易。元末。省院屢辟不起。國朝洪武初。召授四輔官。兼太子賓客。論政治。以古先哲王爲範。又舉朱訥爲祭酒。上稱其所薦得人。每入見。賜坐。虛心咨訪。上嘗幸其第。累錫珍饌。襲衣。賜遊東苑。親與庶詩。尋以老病告歸卒。所著有拙菴集。孫矩。松江府推官。

楊先生傳

范弘嗣

諱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性鯁直言動磊落授刑部主事獄中重囚多極枯瘁者公巡視蘇活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

王忠肅公薦知嘉興府公携一蒼頭書一笈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問農賑災風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和顏曲問盡得諸豪奸

及夏馴狀與民所疾苦為劄劑興華時內臣往來索賂公直與愛藕曆日內臣更索金帛公曰諾出牒取庫金云與太監市布絹人

饋口布絹金錢在此幸與印卷附案他日席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在郡誅鋤奸豪束手敏跡當道亦敬憚之滿九載民遮道扶携不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五

五經堂藏板

忍舍為立生祠祀公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匿盡革諸司

和市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公符下枕盡去未幾內艱一篋自隨惟禾數粟大明律書數冊而已制終起為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永平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民成化二十一年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都御史巡撫雲

南卒于官

歸按石班口國朝廉吏軒輒之後有楊繼宗其後有布政使張麟副使劉俊喬州知府張舉與衡英僅數人云又按鄭道日錄曰公知嘉郡時有困卒饑寒死於道公受之公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公公悔聲故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貽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九出之即日遣妻于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六

五經堂藏板

天然現正數之外乃其子也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也于心忍乎衆因贈相休談談稱之以釋其罪但得起送成化庚子鄉試公為監試官得二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為朝廷得人賀聞忤乃王華李晏也復曰儒士王華常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狀元昌文靖公原在內閣嘗問憲廟以廉吏問在直直以中對中傷公上日得甘不要錢之楊繼宗手敬禮懷成化乙巳正月武變小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心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日鎮守等官又曰臣劾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又曰臣查舊如王如繼宗清遜必賢如周忱李承王宇者任之布政憲使賢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私生禍禍不幾吾何憾耶鼎屈觀先賢之評知楊先生為躬行君子謂之理學不幾

梁先生傳

范弘嗣

諱紀字理夫。稷山人。父格。進士。令濟陽。有聲。拜諫垣。卒。公至孝。號
 泣。廬墓。舉嘉靖己酉。教二弟綱。成進士。維舉戊午。日顯親揚名。在
 二弟矣。遂絕意仕進。日奉養母郝。唯謹。每食。躬行厨厨。和任。甘
 以。迎寒燠。衣裘。必振領。循。溫。潔。而後。近。體。臥。起。斯。夕。舒。余。拂。枕
 以。為。常。仲。弟。貴。至。楚。藩。參。印。陳。情。歸。養。母。日。弟。八。兄。出。強。勉。上。公
 車。夢。母。疾。遂。過。歸。同。年。張。文。毅。公。挽。之。弗。顧。觀。風。使。趙。南。樂。劉。東
 明。各。臨。城。成。高。具。誼。表。間。日。孝。子。已。聞。于。朝。修。養。故。事。頌。聖。書
 至。家。秋。都。察。院。都。事。母。卒。皓。髮。哀。毀。如。嬰。兒。上。聞。詔。鑒。孝。行。坊。公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五。澤。堂。書。齋

讀。孝。經。曰。名。教。之。極。十。八。章。足。矣。公。言。準。聖。賢。行。軌。趙。義。歲。饑。倒
 廩。賑。饑。道。其。里。曰。深。仁。故。買。田。姚。村。若。干。畝。直。五。十。金。一。旦
 委。而。昇。之。居。民。人。人。德。公。置。生。祠。以。報。所。著。山。居。稿。樗。櫟。子。疾。革
 囑。子。慧。曰。存。好。心。行。好。事。又。曰。樗。櫟。子。我。一。生。事。業。在。此。既。歿。而
 門。人。私。謚。曰。靖。孝。先。生。

余。按。先。生。之。言。淑。栗。可。嚼。先。生。之。文。布。帛。可。被。粹。于。理。而。不。迂。藹
 于。文。而。不。詭。文。中。文。正。又。清。而。後。先。生。河。東。真。儒。哉。志。在。養。母。甘
 老。丘。園。高。風。可。挹。矣。

三。番。按。樗。櫟。子。稿。乃。儒。書。之。最。醇。正。者。可。繼。讀。書。錄。而。起。故。小。刺

倪先生傳

范弘嗣

諱朴字時淳。潞安東火鎮人。公幼至孝。父母歿。各廬墓三年。繼母
 園喪時。公六十餘矣。三日水漿不入口。形毀骨立。非杖不能起。墓
 側三年。屏葷蔬食。每伏地號慟。冬月淚凝為冰。不解。終禪未忍。離
 鄉人千餘勸之始返。及見親室。頭觸庭槐而仆。良久乃甦。每月朔
 望。仍詣塚哭。家有畜犬。伺公謁墓。則群隨之。所居室无溝。產白雀
 數十人。咸以為孝感。守臣上其事。諸旌門曰孝子。初公從兄弟凡
 五人。孝友溫恭。立家範訓。後又行呂氏鄉約。身領約事三十餘年。
 建東山書院。以教鄉子弟。于是人習禮義。盜賊屏息。淫蕩不作。風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五。澤。堂。書。齋

俗。一。新。海。內。稱。義。門。者。推。上。黨。仇。氏。宴。會。不。用。女。樂。為。子。煥。求。婚
 某。姓。既。納。采。矣。其。戚。從。俗。頗。奢。公。曰。吾。家。婦。素。儉。能。遵。家。範。遂。絕
 婚。更。聘。李。氏。每。日。五。鼓。興。謁。先。祠。集。家。眾。于。有。序。堂。中。以。修。齊。奉
 教。唯。謹。設。義。席。以。便。敬。散。建。義。學。以。淑。閭。閻。築。義。樓。以。濟。天。火。立
 義。塚。以。葬。貧。乏。置。義。學。田。以。贍。鄉。之。不。能。具。束。脩。者。政。本。村。東。岳
 廟。為。里。社。壇。與。鄉。人。春。秋。祀。之。賦。徵。急。先。出。家。貲。代。里。人。完。輸。歲
 告。歉。自。族。人。及。黨。鄰。給。穀。有。差。重。四。女。亦。節。初。祠。小。嶺。以。祠。尊。王
 虎。谷。學。行。梓。其。傳。趣。齊。正。德。庚。午。流。賊。入。境。罹。禍。甚。慘。公。先。率。家
 眾。遠。避。人。服。其。謙。嘗。以。意。製。獨。輪。車。巧。足。師。云。

成補之墓志

王翬

諱充號竹坡先世祥符人徙宣城資穎通補郡庠生益遷情于
 易東廓鄒先生判廣德時君常往從之迹歸未有得嘉靖壬辰以
 選貢入監南野歐先生為司業以良知之學開講南雍君得師事
 之始慨然一志於學求友於鄉得貢立略氏已而卒業於東廓南
 野二先生之門嘉靖乙未予為南職方因館立略月順之沈思畏
 極純甫輩受業於予予嘗示以所學之象宜州未知講學君與立
 略輩傳述師說以倡於鄉今水西之會合六邑之士相信而從者
 不下三數百人實君啓之也嘉靖壬寅君有子就為阻者君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九經堂輯

口順時安分盡吾心而已矣奚擇焉春間劉中丞君故人也謂曰
 子將貼選必告我君弗以聞也授海鹽縣丞居官以正學守己勤
 職以愛民興化為己任嘗承委鹽法寬肩負之禁絕私販之途且
 勸諭招徠以為弭盜之本雪冤獄表節行勸助救荒開倉賑乏解
 紙入京嘗例一無所得羨餘悉歸之官丙午陞項城知縣其政以
 正風俗為先明利弊以昭興革別善惡以陳勸阻辨邪正以示四
 方清飛隱之弊以均徭從嚴奢縱之禁以節財用嘗曰此治標法
 也乃立鄉約以興民行立社學擇師以教其子弟起古項精舍與
 士夫諸生時為會期以明所學止開塞孫家渡之議復築麻土產

之微剪除底穢積通之盜戮馬琬之奸釋商璫之冤共功德尤表
 表著在項三年政成君以疾乞致仕當道慰留再三君去意益決
 不待報而行歸家乃日與諸同志講明舊學以畢初志嘗曰我做
 官上下相孚只是個不自欺又曰做官有三不要一不要錢二不
 要官三不要名嘗著動靜知行中和應說於師說多有所發明云
 鼎按戚君事行未概見因為龍
 谿先生所甚許附錄以備再考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十

五經堂輯

趙大洲先生別

周汝登

諱貞吉字孟靜號大洲四川內江人。大洲母余氏夢二童比丘一
衣縑一衣白牽其袂求棲托縑者先執余袂不得脫乃生大洲後
二年夢白衣童復來生其弟蒙吉二人在提抱即不相離三四歲
時相引至坡谷僻淨處臥坐對說父母從旁密聽之語不辨或奮
怒或怡熙睨目抵掌作大人狀稍聞人聲咳即斂容泯默矣耳問
之苦誑之切竟不一荅也如是率以為常試藏木者小者即啼哭
沸面尋索如不欲生藏其小者大者亦爾幼即能為奇險對句書
過目輒能舉其辭三之一再讀即背誦矣其父以為至樂至寶處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二

五經堂輯著

貧賤忘其貧賤也。未富貴如己富貴也。嘉靖戊子大洲舉於鄉辛
卯蒙吉亦中鄉舉兄弟相與探百家旨或習三昧定茅屋之內金
石相宣而蓬藿滿門不覺也逮乙未大洲舉進士入翰林而蒙吉
遂不仕戊戌大洲上求其儒既不報庚戌敵薄都城有詔百官廷
議以肅皇帝神靈群臣震懼莫敢仰首大洲時為國子司業出而
抵掌談畫條上便宜情詞憤激上心壯之即使持節宣慰諸省勤
王兵所至涕泣論以忠義將士莫不感厲思奮敵開稍移營北適
京師解嚴而柄國者嫌大洲沮和貢之議從中反構謫之其後上
數念大洲再起再罷以至隆慶初始徵為大宗伯入內閣秉政大

洲既以塊獨孤忠愛知主上憤人臣阿比成風政體頹壞私區
情俗蔽財碑慨然欲以身振而新之諸所學畫皆天下大計務在
闢公平之路塞朋黨之門海內蒸蒸想望風采而同事者忌其英
偉復陽慕而陰擠之遂不得久於其位凡一載致仕歸卒於家謚
文肅大洲講學里中後生多從之游士紳或嘲之曰母鳥所誤往
從之游者只去隨班作揖打躬歌幾章詩耳何學可謂大洲聞之
曰信然吾實無所講只此作揖打躬歌詩便了其論學語曰中之
名何稱哉其性命之總名也歟乃圓滿充足之號無虧無盈無首
無尾無分別同異之義其體則太始之元太乙之真其材則二儀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士

五經堂輯著

之精五行之秀以言其渾成則為元命以言其圓明則為元性不
立一知而不見其不足包括萬德而不見其有餘者其惟中乎執
之者如寶珠在握而珠外有餘光其極也千珠歷落而影射無邊
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照其極也萬鏡交輝而光影無盡命自
我立性自我具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參贊位育輔相裁成躋此者
莫盛於堯舜之聖矣下逮三代聖賢無不於此成道而吾夫子挽
起千載之後直以堯舜為宗其始志學以至耳順從心之年無非
此執中之指至其孫伋始著為書曰中庸欲以深明斯道而世儒
不達徒以意度解詁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指言

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虛號。何所指歸耶。若以爲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吾能精一以討求之。執之於心。以爲常法。則其說又有不然者。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若徇萬則有同於雕形之苦。以是爲大聖人盡性至命。篤恭無爲之道。奚其可哉。若以用精一之功。以從事於人心道心之間。必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下蘇陸以上姑不論。將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自恐墮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焉得不陋。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及有。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宜塵埃濁物皆沉澣故。絃而已耶。○夫步象蹤者。不由兔徑。恢大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王仁菴先生

周汝登

諱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早師王心齋受格物之傳體認有得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司訓連郡講學無虛日鄰邑若南豐新城廣昌士多從之游已而主會正學書院及白鹿洞所至翕然向風癸亥以艱歸服闕補泰安訓導南豐人士大慶天緣同志之會彌盛其論學之言曰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子論聖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知後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謫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許大玄微奧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嘗玩如云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粗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菴日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遇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

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過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拍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造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恩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地厚矣○繁昌有夏廷美下里田夫也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誦誦時以己意銓解日閱諸註釋更不了了第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讀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聖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天仁者人也八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關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勸襲紙上陳言揆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儼反身細求理欲以難分別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旨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無聲無臭是也廷美慨然起

立抗聲曰。見知。有聲。臭耶。○蘇淵曰。王一菴。爲心齋先生門人。見地。抑何超卓。真稱其爲心齋門人也。顧以名位不顯。世無聞者。余游宦心齋故里。始得見其遺言。而謂之。因爲表著於編後。朱韓夏三子者。皆見於楚侗耿公所稱述。無非心齋教中人也。附見一菴傳下。以見不識一字博地。凡夫之皆得與是事。凡爲學者。聞見非所先。具可鑑矣。

鼎按聖學宗傳一十八卷。編於周海門先生。起伏羲訖羅近。今續錄之以見其學。雖有朱陸程邵之別。亦以備後君子之參考耳。兩傳內附錄其語。蓋依海門原編。不敢沒也。王傳內附朱韓夏三子而截止。附一夏蓋朱韓既見於前。不敢贅也。

聖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七

五經堂藏書

吳訥

沈應魁

字敏德。直隸常熟人。永樂中。由薦舉。仕至右副都御史。卒。諡文恪。公父遵道。沅陵縣主簿。誣繫京師。公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沒。治喪以禮。不用浮屠。以學行聲聞江東。郡縣薦爲校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所居鄰有婆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訥亟排戶冒大雨出。明日遷他所。時仁宗皇帝監國。命教諸功臣子弟。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蕪府。訥不啓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廉而不激多此類。歷陞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天順元年卒。年八十六。言行錄。

聖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六

五經堂藏書

吾友吳君敏德。學端而識明。志篤而行莊。所著性理群書補註。文章辨體。其集解文公小學上初御經筵。卽錄上進。爲都御史時。清肅之暇。又輯前代名臣諫疏。以厲其屬。年七十。卽引疾退。吾嘗論敏德古道古心。蓋非今世所嘗有者。楊士奇撰性理群書補註序。公自童中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由博入約。自體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爲先。至其爲文。則以群經爲之本。以遷固爲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苟同人。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魏徵撰思恭文集。公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于

城中舊址公曰某葉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邪文稟乃止錄所撰行狀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行踐履避跡儒賢監國所禮乃敬世胄乃司風紀卒貳臺憲清德莫比篤老劬書以忘憂喜修正遺文垂訓無己彭韶撰贊

鼎按名臣言行錄序曰如彭公韶之錄贊尹公直之通錄楊公廉之理學錄林公塾之補贊徐公咸之近代錄袁公泰之獻贊又曰雜理學于名臣得無混雜乎謂學以備考錄之外無增學而別立門戶乎原錄大意如此謂節錄六人未必全乎理學但取其與理學相類者以備後君子折衷焉他如薛湖王陳與夫與康希羅文毅數十先生既見諸前集中不若六先生俱係原刻書諱以示不敢改易原刻之意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楊守陳

沈應魁

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公大父棲芸先生。潛心理學。為時名儒。生公五歲。就學讀書。目五行。下日記數百言。稍長。工詩文。下筆驚人。然棲芸教之。不以記誦。文辭為能。而以精思力踐為務。公感悟。遂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題于牖以自勵。王文肅公撰神道碑。

公政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為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尚書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為。周書稱武王垂拱。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莫之祠。有高居無為。肆情變態者。乃辟祿山之變。何也。蓋舜之無為。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垂拱。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常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者耳。此聖狂治亂。所謂異惟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棟然何喬新撰

敬皇帝即位。詔集議祫廟。禮官請祫懿祖。而以德祖比宋修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

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圖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取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愈宗升祔請并祀德懿熙三祖自仁宗以為七廟異時祖祢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不能從程敏政撰傳

理學備考卷十六 補三

五經堂輯著

楊公議祀廟禮謂德祖不可比稷契是已而以太祖比稷契安乎故當時議者皆主倪文毅吳文定說傳曰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信哉其所論欲修建文景泰兩朝事惜未及上言施行之也雖然豈終湮沒哉獻實

鼎按精思力行四字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俱有合于理學故附錄之惜乎三銘原集不載

謝錫

沈應魁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卒贈尚書諡文肅

公弱冠與同邑黃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儒素以古人自期並有時名舉進士選庶吉投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帝嘉納之北兵口滋乃條上備邊事宜言甚剴切進侍講入預經筵丁內艱去不起孝皇嗣位用廷臣交薦會修憲廟實錄遂詔起

理學備考卷十六 補三

其

五經堂輯著

之李文正公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勉力入朝供事史局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進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為之教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經均擬歷正祀典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先是國學自會廣不行膳夫輪後遂為祭酒常費公乃悉捐以分僚屬禁諸生班見禮尋遷禮部右侍郎兼北雍祭酒事會輯通鑑纂要以公為潤色官乃論熙晉附元之統識者避之夫皂額後英餘悉籍之於公修治圯廢諸生貧困者有給衣者請京府致贈給驛歸其喪凡所建自皆師古義持獨見不拘俗希世也以疾乞致仕六館諸生以狀請闕

商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會權奄用事矯令致仕卒所著有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刻方遜志

集以傳公孤介寡合性氣吃吃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

孝友自達養後輒無意仕進如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恤然實無

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枯常第蔬食醴飲而已

虛齋蔡先生清致書有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道及盛德云乘

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

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定表章所養

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向慕第愚下之資不能藉是以私淑爲塊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耳三集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發其滅者一旦遂

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執事之功大矣

王鏊按王元美論文之言曰程克勤具原博王濟之謝鳴治亦李

流輩也是以文人之言曰先生矣今觀所著伊洛淵源及遜志諸編

先生豈僅文人而已乎所觀虛齋先生書尤信

再按章楓山集內遜志云謝公鳴治其點蔡元先生南豐祭酒

風化重地得吾浙二公爲之師表不亦盛哉又云張東白嘗稱

浙中如章謝人品俱高又楓山序云先生少官翰林以文章名

海內既而有所不樂建遺喪而歸以疾在告杜門著述將十載

作會總卒于祖塋之側尊祖親族修德立功莫非孝經之行也

據此則分理學一帝不嫌

王鏊

沈應魁

字濟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仕至少傅武英殿大學士卒

贈太傅諡文恪

公隨父游京師讀書太學吏部侍郎葉盛試所學奇之時吏部尚

書王翱新逝盛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乃親

具儀幣遣從編修陳音游提學陳選一見以天下士計之成化甲

午薦應天第一主司品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明年試禮部復第

一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九年進侍講弘

治初充經筵講官時中官李廣佑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上退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蓋謂廣也上出遊後苑公講

無盤于遊田詞嚴義暢上悚聽自是不復出遊李廣敗大臣多被

汚公獨不與壽寧侯與公有姻絕不與通歲時問遊輒麾去或以

爲過公曰昔商循吉華附昭德吾嘗耻之乃今自附壽寧和孝皇

末年將大用公以憂去武皇登極起爲吏部侍郎內官馬永成等

八人蠱惑上心日享逸遊給事中陶諧劉蕡等論諫公言于戶部

尚書韓文曰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之表獨無一言邪

六部會疏以請時吏部尚書焦芳黨附八人不肯與名韓乃令戶

部郎中李夢陽代草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左順門宣言切責衆

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八人者，實蠱聖心，不除將亂天下。韓復抗言之上，將遠竄永成等，而八人者環江抱上，足乞命上，頗憐之事。遂中變，劉瑾既用事，首擢焦芳八內閣，以公時望命並典機務。拜戶部尚書，尋進大學士。時瑾日益橫，威制士類，按察微瑕，枷械之尤銜韓司，徒文不已，必欲殺之。公於衆中大言：韓公清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或非其罪，如萬世公議何？由是得釋。劉大夏在廣西，嘗易置上官岑氏，瑾矯旨逮下錦衣獄，欲坐以激變。公言：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為激變？竟赦論，或恐石涼楊公于瑾，謂其築邊太費，變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生王公者，非邪內祿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上自廟朝，下逮閭巷，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稱。莫或瑕疵之，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愧爾矣。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王守仁守溪在翰林，有名，嘗作擬舉言，其論修史切中今時之弊，曰：班馬久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言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絕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黃肇

沈應魁

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丞卒贈大
理少卿

初授德安府推官法理有聲。御史交薦之以考績。需為刑部主
事。清勤供職。部堂咸遣子就學。令掌一部奏牘。尚書何公鑑轉兵
部。奏調肇為兵部主事。倚任尤專。歷官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武
宗北狩。人心危疑。或忌其行。肇題其書室曰。茅屋石山。為生太拙。
賜錢馬革。自許何恩。蓋有志于殉國也。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
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七 五經堂藏書

咸起而諍之。肇以其事出於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
及之者。肇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
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
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陛下
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己。動可不慎
乎。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惟陛下聰明天縱。有
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

臣等謂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
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而聖學
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脈。言路
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
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蒿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
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
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
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陛下
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為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圖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八 五經堂藏書

為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
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
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
不中。民不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無故。自稱為威
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怪事。陛下
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崇宗廟
社稷。何失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
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

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
戒遊幸嘗問大禹曰罔遊於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
于佚于遊于田春秋漢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
始時戲遊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
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寓驛驛然至使
民間匹夫匹婦不能相保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
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
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
重以威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疾亡也哉奸雄竄伺待時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藏書

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傍
之晚矣彼用事中官親職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后得以乘機為
利也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
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者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
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法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
與民更新罷南巡極宜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
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
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人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欲

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共為戲使陛下
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
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
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同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
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
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
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
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

况于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
托無所於寄方且遼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
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
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
出宜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
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
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宗社無疆之
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
疏入自分必處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

必實之成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成華體極修處
幸得延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成
不悔也附文辭

兩都盛傳君諫疏幾于紙貴蓋無不嘆其剴切者予得而讀之見
其養氣之克析理之密疏中引通書語尤為的當一時諫疏無慮
數十君為第一楊月湖書

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邦日中舉火亦不以屑
意於官府無絲毫干繫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
十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案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世
五經堂藏書

志如此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甫一時
人物羣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皆無子羣年尤天雖然
觀二人所樹立亦可與天壤俱敝矣文獻

鼎按時周先生確然理學矣茲云
先生名行相次據此亦可節取

程敏政

沁應魁

公字克勤直隸休寧人父信襄毅公始以河間弟子員舉進士官
至南京兵部尚書襄毅既貴復還休寧公襄毅長子也十餘歲隨
父參政蜀藩方鎮大臣以神童薦之朝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
成人命賜食詔館閣試之即日賦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
援筆立就文采粲然諸閣老皆嗟異之既進呈上嘉其詔讀書翰
林院官給廩饌時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成彭公時皆當世碩儒
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踰冠舉進士中成化丙戌科
第一甲第二授編修同修英廟實錄己丑春同考禮部貢舉校勘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世
五經堂藏書

大明一統志洪武正韻正韻請以吳沉序者為定本尋同修續資
治通鑑綱目如宋石守信王審琦不預陳橋之謀周韓通李重進
書成節開寶八年李煜降始罷分注書正統張世傑成之下始書
宋亡之類皆公筆也書成遷左春坊諭德夾宋藝祖太宗授受千
古之疑取李燾宋史長編元史臣歐陽玄等宋史本記以為正深
熟陳桎胡一桂之謬別著宋紀受終考三卷乙未詔侍講經筵尋
兼皇太子講讀孝廟踐祚敘進官臣遷詹事兼侍講學士茂陵功
將訖詔議憲宗皇帝升祔當定祔遷之制孝穆皇后神主富有奉
享之禮公與英國公張懋襄城侯李瑾等定別廟奉遷之議上皆

從之弘治戊申同修憲宗實錄初開經筵詔文華殿講讀上初卽
位雅重講幄儒臣呼先生而不名講罷有金織袍金帶之賜時詔
議從祀孔廟諸賢公上疏言廟廷祀典所以垂世教淑人心必文
行名實兼副有功聖門者庶足以稱若其人不可輕與若戴聖
身陷賊吏劉向講誦方術賈逵附會圖讖致顯馬融爲梁冀草奏
殺忠臣李固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
爲司馬昭娶作昭纂魏杜預守襄陽則格殺以償遺諸貴破吳
則盡殺江陵議己之人諸子於名教得罪不小夫守遺經者若左
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夏侯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

禮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

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諸黜戴聖等尤
人祇爵罷祀而加后蒼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及考孔門弟子
見家語者顏回而下七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顏
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畫多選爰林放申板三人伯寮顏子路而
孔子嘗稱爰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放雖嘗問禮諸家皆不載弟
子之列秦冉顏何疑於字畫訛誤臣請缺之詔下其議尋命放庶
吉士遷太常寺卿仍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掌院事兼修玉牒時有
上書請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者詔下廷議公上疏曰臣竊考伊
洛淵源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及其學程而歸程子有吾道南

之許一傳而得豫章再傳而得延平以授朱子號爲正宗胡文定
親承指授而春秋傳作張南軒上訴淵源而太極義開心學所漸
悉本伊洛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京輔柄國隣王安石于
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
子謂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古訓龜山首請黜其配享廢其新經
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
以崇治本則其術道之功亦不可掩今朱張咸在飭食之列獨其
師友不預焉誠爲闕典宜以龜山躋于從祀列于東廡司馬光之
下胡安國之上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學及天下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

學校一體從祀從之尋丁母憂服闋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陸見
後遷禮部右侍郎侍皇太子講讀己未春主考禮部貢舉未揭榜
給事中華果劾公齎題賣士有旨付詔獄覈果公累疏請致仕且
引咎自責乞釋果以全諫臣獄上時以風聞流言無迹可指而同
列有右暴者再疏劾公公聞之曰吾所以不深辨者顧存大體耳
今言不置豈欲但已邪乃請與廷辨果語塞事釋仍因公前請詔
致仕而盡斥言者未行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公秀翁長賴風
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文章爲一代宗匠天稟既高而又上沂伊
洛淵源深探而精擇嘗合考朱陸二家始異終同爲道一編其造

諸藥可見矣。經進講篇終必有規諫。諷切深至。一出於至誠忠愛。故上每欣然嘉納。接士大夫不以才自賢。升其堂者。屬談不厭。叩之者不能測其涯涘。雖遭多言。至於逮繫。未嘗有幾微不平意。所著有寶藏續稿三卷。新稿共百二十卷。行素稿一卷。編類皇明文衡一百卷。蘇氏檇杌若干卷。道一編六卷。名賢奏對錄若干卷。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逸民錄十五卷。修程氏統宗譜四十卷。程氏貽範集四十卷。附注真文忠公新經三卷。千壩以襄毅公功官。錦衣副千戶。贊曰。君子修身以俟命。身修矣而禍患毀謗之來。有不可禦者。豈非命歟。若張敬夫之不壽。呂伯恭之痼疾。蔡季通之

聖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其

五經堂藏書

實。朱元晦之追奪。豈其自取之邪。况竊鐵妄意於隣叟。盜金見誣於同舍。自昔然矣。噫。克勤而罹此悲夫。在東之振傳。擬按從祀孔廟原疏。除戴聖等外。有鄭康成五人。宏祀于鄉之議。有王通胡瑗。宏從祀之議。有薛聖與從祀。薛聖之議。其有功子聖門不淺。旦夕再得通一編而讀之。戰戰之慕。安能已也。

陸鶴山墓志

章 懋

諱震。字汝亨。號鶴山。浙江蘭谿人。自少穎敏。與同里黃夢弼來從予遊。予語古人爲己之學。先正截斷爲人之語。孜孜不懈。弘治己酉。舉于鄉。築室白鶴山中。讀諸經史。玩索必求有得。凡古今事變。經濟大略。一皆理會。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一日。將往禮部。忽值母疾。遂止。毋歿。葬祭以禮。不作佛事。父喪。亦如之。予在南雍。汝亨復來卒業。戊辰。登進士。授泰和知縣。時遊瑩撫政。以通曉誣民邑中船戶。該償銀兩。以萬計。于連數百人。諸邑皆暴徵於民。汝亨極力辯白。而盡釋之。鎮守中貴。歲取貢稀。亦爲告免。其學久弛。則

聖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其

五經堂藏書

飭文廟新祭器。增築學舍。使士皆肄業其間。刊示宋諸儒講義。使之詞習。每與諸生論學。必以忠孝禮義爲先。重建忠義忠節等祠。新社稷二壇。燕樓二亭。設淫祠。及新創寺院。邑故有兒徵糧稅。皆限糧里包賠。汝亨搜出冊中。詭寄等米一萬五千餘石。稅無虧欠。歲運淮糧。原撥吳城等處交兌。其費甚重。申淮暫軍。就縣交兌。時地方盜起。立保伍法。分夜巡更。倣武侯八陣圖法。朔望躬詣教場校射。措置築城。內磚城七里。外土城十里。當道嘉其能。各卹邑皆委汝亨經畫。又委督採索。臨吉三府其快。以防不虞。陞其主事。時有太皇太后卷。聖駕自北狩奔歸。數月復有旨出狩。汝亨抗疏謂

謹大禮守大法以降治道事。幾獲重譴。賴大臣救免。陞員外郎。吏曰。宜持帕往謁印綬。監汝亨獨不往。遂移疾歸。秋大駕復北狩。不復可言去矣。憂悸成疾。明年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亨與黃伯固相謂曰。吾輩雖官非言責。而與馬侍衛之衆。皆所職守。苟舉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於工執藝事之諫乎。況寧府久蓄異謀。中外莫不知。設有博浪之變。悔將何及。乃各述所見。合爲一疏。聯署以進。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六事。後以是事諫者二百人。己而有詔。以汝亨與伯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餘皆杖之。六人又三加訊杖。時汝亨在獄中。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七

五經堂藏書

嘗與伯固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出獄。病勢日危。索筆作書。與諸子曰。汝輩當勉爲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日遂瞑。享年五十有六。

鼎按伯固傳內記先生同疏事。私心嚮往者久之。近讀楓山全書。得先生誌見先生道學一斑。竊思楓山之輩。與阿好者有別。附錄以備再考。

朱勉齋碑文 見忠義祠

王崇簡

朱公於崇禎壬午十二月受命巡撫宜鎮鎮餉。關軍恐司饒而譚公多方補足。斬首亂七人。并糾司轍者。亂遂定。鎮帥跋扈。論列其狀。歸之司敗。一軍肅然。亡何流寇破潼關。渡黃河。爲綢繆之計。具備而太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公聞中丞蔡公懋德衛公景瑗不屈。武鎮帥周公遇吉舉家戰死。慨然曰。真男子。不當如是乎。遂集文武紳士軍民于城上。申說大義。矢死。既出一篋衣。取紅公服。屬從官曰。以此殮我。餘悉充犒軍。衆皆感泣。亡何監視宦官與其黨。遂已。降賊復說公降。公念擒之。或爲變。乃招鎮帥伏健卒伺之。未至。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八

五經堂藏書

而賊薄城下矣。公督衆以火器擊賊。賊聲言監鎮降。巡撫何獨不降。公大罵拒之。激勵將士。相持兩日夜。賊多死傷。監鎮乘間開南門。賊遂入。公守北門。聞變。命轉火器南向。欲手燃擊賊。左右泣擁公行。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遂服紅公服。登城樓。拜遺疏而縊。賊至。歎其忠。移殮于僧舍。甲申三月十一日也。嗚呼。捍忠死事。公可無愧矣。公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世籍宛平。登天啟乙丑進士。時名之喬。授戶部主事。以辭逆聞。魏忠賢冒濫殿功。加級。忤忌者左遷。浙江布政司理問。歷遷行人司副。刑部郎中。浙江僉事。青州叅議。河東副使。晉叅政。剔歷中外。皆以清方誠恪聞。至大者河東。

宗室朱金字為群盜囊橐人不取問且與秦寇角公計擒之大患潛弭當宁器其才由參政授節鉞公為人質重湛介發言有剛不隨人為好尚少博群書叩宗旨理學持是道造次不變官青州時入賀道梗留家人濟南既而濟南被兵公配馮安人陸井成母李太安人不食公徒步歸葬廬于墓側布衣蔬食終身不易痛馮安人節烈遂不復娶訓其子持正以忠敦厚以讀書踐履為本務卒時年五十有三所著有在疾集講學諸書持正于其年八月歸葬祖兆先是公遇變從者懷遺疏問奔京師始知公亦節襄郵之命甫下而都城旋陷恭逢我世祖章皇帝偶前明都城殉君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諸臣核實 賜諡祠祭田宣鎮士庶咸盛世褒忠前代以其所親見不忍忘建祠祀公撫按道廳諸公相與議議觀成夫勵忠節維風化顧官其土者之職也姚君聰人名時中宣府城破肅衣冠從容自經於學官有報國無權偷生不義君篤學知大節儀範修整寇至知監鎮有異謀泣數日捍大患而以公勤事者惟朱中丞吾將從其後矣已果成以從祀焉鄉士大夫以予知公深屬為之記康熙四年七月立祠于宣府文廟側

肅按朱先生姓字既見前第十二卷辛酉春蔚州李君諱單吉昭余無由裴章之言寔惠此篇余不逮惜集既完不能備載全文謹節錄以傳先生兼以志李君之功于不忘云

蔡汝濱先生傳

胡向

先生諱鏗字天章真定府趙州寧晉縣人自幼聰慧父封君教之讀儒書九歲解文義從莘縣李教授講經書子史十五歲父卒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教之益嚴每見與匪人遊必怒責不食公遂率力為學志期大成一日鄉庄省母見戚遇人命當出貽者家貧父逼令自盡公出麥三十石以代其贖其人得不死繼有鄉人十三名被誣為盜官司欲致之辟母令救之公為白之縣尹得釋邑中乏諸家書籍公出資買置會集同志者講讀文風自是始變母命從晉州張恒山先生學先生器之登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從韓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苑洛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為會長出使大同代王及督總鎮遺皆却不受回京上疏言邊備禦敵數事繼出使廣東留數月與倫氏昆仲講論不怠深得陳白沙先生有道後人因配為置祭田六頃輟旋士大夫類有詩文送之及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發勢家奸惡十餘事禁約三院樂人與夏宗伯往復辯論不屈擒獲大盜都城盜賊散走繼差巡視皇城四門修理九門街道溝渠盤查內府庫錢糧奏太常卿陳道瀛宋太監侵盜奸弊光祿寺修費及山西販冒破之弊兵部毛尚書以候缺總兵十八相議公答云泉

寡不敵難坐以次罪毛甚稱服十人由是俱得免差南直隸劄
卷發鎮守太監王德雷守王桓鳳陽曾知府侵盜夙弊帶管巡鹽
舉放均平上疏鹽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以實邊儲查復杭州府
來岳飛後人岳清西湖祭田三頃處蓋太康縣都御史顧公祭田
三頃甲午歲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鄉張皇親奪占民產
等事禁約宗室趙府將軍豐樂鎮等處私店奉勅鈴束府廬江
王參奏唐府宗室宇添及周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牆禁錮
發儀賓武永光豪惡復佃戶任世迎等田業並究得釋共平反
八府冤獄二千餘事行文修理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經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去處盤詰出吐蕃進奉英人
寫亦努倫刺與安置大將牙本蘭書信題行哈密回轉查發首相
喪父宗斷事貪婪及首相之姻俱繩之以法舉勅鎮平王世子周
王令跪廟二日令長史來謝而止復命勅奏貪酷官及考覈罷黜
二百餘人回京因論事下獄復因論劾汪吏部革職為民兩京言
官在外撫按薦舉三十疏吏部許尚書三次上本同御史楊爵補
缺起用時丁母憂三載部院催取二次入京政河南道考察內外
官及勘本發刑科及山西道侵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議陞京堂公
辭之復因事下錦承獄與楊爵劄魁同時被繫復為權奸中傷革
職為民後此兩京堂官及科道撫按歷薦二十餘疏吏兵二部上
本七次事在平倭錄及備邊奏議公位雖不崇居官不久其立朝
敏歷經濟表表在人耳目自此家居一意教授生徒本縣及臨境
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浚水之陽置膳田三
十頃以給生徒及合族昏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為建浚濱書院
石坊提學于御史建正誼明道敦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霍公建
有道之士石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耆儒石坊中丞李公建清朝
耆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道公修坊之資屢置田數十頃勤力耕
耨收穫日漸饒裕遂將祖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族有不足

者量爲置田產收養孤貧爲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所者亦量
給田并購恤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爲修建文廟儒學以隆追報之
典置儒學廩田三十頃以助貧生婚喪邑郭外置小學三處贍田
六頃延生儒以教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偕諸父老率其子弟
至小學中月聖諭教之爲善百尺溝鄉去城市遠僻俗稱難治以
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割田二頃延生儒教子弟舉行鄉約規格與
三小學同修養濟院一所養濟田四頃令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
一人置貧兒田三頃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
葬地者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頃各令族人儒儒供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聖 五經堂輯著

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謫爲建生祠以爲報公上書懇辭因以撫
按反提學巡關巡鹽管屯諸公兵備陳公所遺修建之資建堂齋
書舍五十餘間改爲正學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
以給之都御史霍公檄云先生道德儀刑文章山斗崇祀先哲嘉
惠後學周恤用窮表章節義懿德淑行種種難名都御史介川毛
公檄云修費官置祭器崇報本於先師闢書院廣贍田重開來於
後學宗黨洽恩親之文正生徒頌德化之陽城李通政及諸司爲
置祠堂祭田三頃癸丑歲荒歉公出家貲遠方糴糧賑濟三族及
親友門生遠方故人生徒共計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壬戌歲復

賑一次因十餘年荒歉賑濟親故之餘復以糧銀假貸鄉里及佃
家復因屢歉文券盡燬不取教鄉民開濬陽河及汶河澆田數千
頃鄉里多賴全活太守查碧山記先生建立石闢以興水利撫按
以工料爲難先生捐二千金建開三所教民灌漑水田撫按俱有
謝檄設藥室一區以通醫老儒修合藥餌以濟貧人嘗因田糧不
均勸縣尹丈地均糧凡重差徭累者必達之上司以冀寬減民力
公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平生不爲儲蓄計且檢身
甚嚴雖一字不入公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
孝弟禮義爲本鄉里有無狀者一來見卽釋然常語人口但求在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聖 五經堂輯著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聖 五經堂輯著

己無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理傳書經便註汶濱文集語
錄等書
冊按有明理學諸書未見汶濱先生姓字丙寅冬魏環溪先生
假來汶濱全集披讀再三竊見汶濱所學大要主于愛人仁者
愛人仁人心也孔門之學在求仁學至求仁謂之理學亦空此
冊所以收汶濱于理學集中而仍錄其大略于此

任少海先生傳 節數字

成都費 密

任瀚字少海號忠齋四川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選庶吉士尋授
吏部考功主事歷文選郎中癸巳復改春坊司直兼檢討與唐順
之熊過輩以文名時謂之八子剛鄭守益談良知之學於言下洞
見陽明大旨意有所不可嘗以疾辭久之又求去疏方上石首張
相國留之公上書曰瀚嘗以病求解職我公時爲少宰留瀚勉強
受官今又三年矣疎野情性不堪吏職再辱慰留追維前義感愧
並集。中古以還此說不見於公卿久矣瀚獨何心能不依依命未
下傲裝就道忌者嗾言官論之乃放歸年甫四十所居僅蔽風雨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聖

五經堂輯著

領溺不繼讀書談道浩然自得海內慕其高當道薦剡三十餘次
竟不出公少有用世之志凡百家二氏之言罔不蒐討及求六經
則明聖學晚尤潛心於易深有所得勒石果山棲霞洞記之其辭
曰易者聖人所以權衡天地陶冶萬象節宣元化醇醪神明無爲
而無不爲者是故河出圖洛出書卦象未彰而易形乎其中矣
聖人定未畫之中以象太極大道根矣畫一而奇畫兩而偶兩儀
陳矣三畫而成卦三才分矣八卦環列象在其中矣引而有之數
在其中矣一陰一陽迭用柔剛繫之否滅性在其中矣盈虛消息
與時咸將動靜各得其常命在其中矣易出乎震行乎巽聽風于

離養乎坤旋安息乎兌奮乎乾歸藏乎坎老乎艮道在其中矣是

故易道闢達神化文明希蒸三極聖摩元精天地得易日月星辰
順軌寒暑不相射山海宴清王侯得易萬事貞百官以察萬國咸
寧庶人得易則萬化生乎其身是故主事莫嚴乎太極求配莫正
乎兩儀設位莫明乎三才極數莫精乎蓍策法象著明莫大乎天
地雷風山澤水火發天地之藏察鬼神之蘊窮元達化取精多用
物弘莫備乎聖人故聖人者有不龜之卜有不著之策有不盡之
易匪冥所思先天謀兆後天御時不龜不著而鬼神變化莫之能
違之易庶其有興乎嘗遊嶠西間中丞蔡楠問易爲者四關並作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興

五經堂輯著

贊授之從公學者甚衆李竹張鑑薛應旂陳于陞王績之杜翼所
文衡索俊李益楊文舉李機黃輝羅仲先羅仲光皆出其門竹舉
鄉試著皇極經世發明鑑大中丞著皇極經世行義于陸大學士
輝少宗伯翼所其甥也丁艱歸公與書曰愚平居無事思量有一
大事當與吾甥言之昔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武止之質曰
吾他日若當大任苟無學術何以處此張忠定問冠素公大拜歎
曰蒼生無福門人怪問曰冠準才不可當惜用太速不及學耳吾
甥今爲大行不久起復卽當入臺諫臺諫朝廷治亂安危所係天
下事惟宰相得行臺諫得言古名臣在諫垣者多至百餘疏少亦

不下六七十疏。然皆明切。世務可見之。施行非學術。素精識見。素定。何以得此。大抵居官以後。更無閒暇。若此時用心。打疊他日入手。如探囊取物。遇一事。便有一段大議論。不可顛破。此一生受用不盡也。語衡云。生不負君。死不避難。舍吾子。無可與論學矣。其訓迪後學。大都類此。公雅負經濟遠學。未免厥施。居家五十餘年。未嘗通謁時貴。而方外羽流。假公名以惑世。稱公有黃白術。語極妄誕。不知公理學淵源。實出濂洛諸君子。生平著述甚富。蜀亂散亡。僅存春坊集。任文逸稿。任詩逸草。讀樓霞洞石刻。微言奧義。直剖河洛之秘。方士荒唐之說。不足信也。公二子長華。門太守元康。次學。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五經堂輯著。

學博元夷皆有聲。公年九十二卒。

羅爲慶

周元公。子與氏之聞知也。見而知之者。惟明道伊川。卽朱陸亦在私淑之間。姚江元公之聞知也。王錢諸子入室。既久。卽羅文恭未嘗親承教澤。亦在聞知之例。苟真知也。何分聞見。非真知也。依附何爲。昔人有聽話虎之喻。最爲親切。陳白沙受業吳康齋。其聞道也。猶在姚江之前。爲虞甲辰南遊。曾寓泰園。取顧端文諸書閱之。至今雖不復記憶。然其大畧未免意見。橫出不克深辨孔門之旨。後之人遂議其釀成東林之禍。雖未必盡然。恐

亦賢者所當責備也。夫東漢之激烈。有至殺身不悔者。東林近是也。孫先生表章前哲。附之明儒。考使若由賜之殊科可也。今乃系之十一子。若大宗然。舍白沙而取端文。恐不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矣。吾蜀鄒汝愚任少海。趙文肅陳文憲。皆代共推。邇交可考。曾不得一挂名于簡末焉。先生亦嘗言之否邪。曩與安陽許西山論及此事。而不以愚言爲非。先生他日著述。幸留意見繼起之有人。苟有未盡。幸賜教勿棄。

河圖說

予少也有志于學。而苦于衆說之紛岐。茫無從入。年十三。奮然

學。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只

五經堂輯著

欲脫其樊籬。而靡所取資。從姪宗魯少學于先叔佐明先生。知其速于性學。其原本之任司直少海。且言易道在蜀。代不乏人。何不虛心從事乎。于是入城肄業。朝夕與居者四載。先生嘗夜坐。予每侍。竊聞其所稱任公。嘗爲蔡中丞子木。而著四圖。並讀詩。未免漏洩大盡。于時殷勤請問。先生引而不發。疑情莫釋。得來瞿塘。易注圓圖觀之。與周子少異。質之先生。終莫得其肯綮。及閱趙大洲所傳華山舊本。其太極與周濂溪圖相綜。河圖卽今之洛書也。其後南遊江左。復覓藏書之家。所傳古河圖。卽今之太極圖。本龍馬之皮。其旋毛黑白相間。而成周之天球。河圖

是也。藏之天府。歷晉元康間。武庫有紅衣之厄。乃與往代異寶。一時夾。洛書即今之河圖。龜之背文是也。謂今之洛書。乃後人配合爲之。與章潢所著之古圖不類焉。夫一圖也。而彼此互異。若是安乎。按圖索駿者之質質也。因思先生當日不明言之意。其爲予也深且切。予與氏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學者能自得。大畫前之易。洗心退藏于密。則有圖無圖。總成剩義。先聖豈欺我哉。

寄費書河圖說羅西溪先生所著也西溪四川南充人順治甲午鄉試見任行人司康熙丁卯春夏之交一惠予任少海傳再惠于若西日錄且有通搜西蜀理學諸集續寄之論知西溪以繼往開來爲事予既錄任傳復節錄其著作若此易道在蜀企望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兒 五經堂輯著

羅青城先生傳

同里花上苑撰

公諱仲光字觀吾號青城四川南充人年十二入泮。闕二氏書。若有所悟。過異人王道士。授以丹訣。遂閉戶屏息靜坐。母王孺人恐其馳情方外。命二兄孝廉仲先仲元伴讀別墅。同起臥強之習舉子業。每試輒高等。博極群籍。手錄性理大全。朝夕研究。有得於懷。師事任少海先生。盡傳其秘。著三學質疑等編。藏於家。性純孝。事母不改孺慕。母病劇。群醫束手。公遍讀岐黃諸書。進藥尋愈。凡傷寒危症。醫書云不治者。公度方按劑。無不立起。因著爲書付之剞劂。邑令江右王公雅重公學。序略曰。青城先生談性命與任太史遊。談詩文與黃太史遊。其精詣實造。當在勉齋龜山之列。年七十卒。子庠生世友世信。能世其業。世信尤類公。預知蜀亂。遂棄去。莫知所之。

理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李華池先生傳

後學羅爲廣撰

公諱竹字孟修號華池四川南充人母王孺人夢道士乘龍操竹而下遂誕公因以命名公靈異不凡邑中有耆舊藏書家延之就學知公善飲多貯羹醢給以蠟炬度非數年不能竟業公未月餘遂完課而去所讀書隨讀隨焚捫其腹曰古今典籍盡在是矣時以爲狂師事任少海先生困于諸生者數年主司採其聲聞中得草稿錄之公嗜飲不輟午後輒太醉夜則秉燭危坐或出戶登高仰觀星度毫髮不爽秘而不言若未經酒者二氏律曆性理之學莫不精究著皇極經世發明等書行世公不治生產不問戶外事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五

五經堂輯著

家徙壁立而處之泰然年六十無病卒曾孫若梓明天啓二年由進士知洪洞縣事多善政詳載洪洞志歷官副使

張石洲先生傳

後學羅爲廣撰

公諱鑑號石洲四川南充人爲諸生時讀書金泉山中嘗作短狐行以見志師事任少海先生嘉靖某年進士授會稽令均田畝清豪右侵佔流移藉以復業行取南御史墨吏望風解綬出守建寧備兵臨清所在有聲陞山西按察使杖笏起舉參將敵人不敢入雁門擢山東巡撫行丈量墾田保甲彌盜法天下則之引疾歸莊皇帝登極用薦起以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任八年病益劇卒之日囊無一金著皇極經世衍義賦役法屯操奏案東安國議石洲奏疏江泉別集中丞遺稿行世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五

五經堂輯著

陳文憲公傳

後學羅爲度撰

公諱于陞字元忠號玉壘四川南充人太傅文端公以勳子也太傅官檢討時嘉靖甲辰十二月十三日生公於京邸有大祥年十七舉嘉靖辛酉鄉薦第四人隆慶戊辰會試第三人選庶常改編修充實錄纂修官太傅乞歸公固請扶侍還蜀壬申陞修撰丁太人人憂歸丁丑以原官充日講文端公年七奏公上疏乞歸省上念太傅爲先帝舊學公又以世臣在講帷詔有司存問賜公鑰幣乘傳歸省故事大臣里居滿八旬始有問太傅以七十因公得之則里數云公歸集里中任太史瀚僉事文公衡王恭節公廷華爲聖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三 五經堂輯著
高年真率會公從身行酒炙必極歡乃罷太傅喜黛玉山構樓游焉公集唐詩咏江樓者命童子歌以佐觴少從任太史講學深造力行見世儒藏於異見作道術辨正意見以聞訓癸未仍補日講乙酉主順天鄉試晉學士丁太傅憂已丑上詔掌翰林院事壬辰主考會試癸巳同諸臣固請策立東宮雖未俞允然並封中止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皇長子始出閣講學又七年乃冊立爲皇太子公之力居多秋擢禮部尚書甲午春感疾乞歸上慰留不許是秋詔簡閣臣吏部已有所推舉上詔并前所推姓名乃命公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歷晉太子太保前後蔭二子入監明興二

百年父子拜相者始見於此時上方深拱群臣希得進見公疏爲六事以獻上採其議行之諷諭言官被斥南北臺省殘空公交章論救繼以密揭每念實錄寶訓會典諸書率渙不相屬以以示後疏請纂修國朝正史既得請日夜編摩不遺餘力公自史局及政府謝絕僉遺門庭如水丙申冬病劇而終天子輟朝賜祭令皇長子以其意往賻之曰陳閣老侍若講讀久若宜恤其喪乃遣中官致金帛路費命禮部俾一人持節護喪歸葬策贈少保諡文憲著有萬卷樓集行世

聖學備考卷十六 續補三

五四

五經堂輯著

黃慎軒先生傳

後學羅爲廣撰

公諱輝字昭素別號慎軒四川南充人孝廉子元長子年十三貢
爲太學生十七舉萬曆丙子鄉試第一主司錄其論策一字不易
博極群書師事任少海先生與李華池論學其精微懇解多得諸
易好兵家言精奇門遁甲之術多奇中萬曆己丑會魁二甲進士
選庶吉士改編修乙未分校禮闈得士蔡復一王思任等十八人
歷官侍讀學士當時館課文字沿習格套如舉子程文人口爲翰
林體及王李之學盛行翰林又改步從之天下皆謂翰林無文公
入館刻意爲古文傑然自異同館者詩文推南周望書法推董玄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五經堂輯書
五
率與之齊名皇長子出閣講學公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
小人之用舍反覆規諭務盡啓沃後屢疏得請終養尋恭馮公與
書云浮議易消公許具在整淹漢潛終作商霖恐不免促謝安之
鼻勿遽洗巢由之耳也尋卒熹宗元年辛酉用科臣徐憲卿請贈
禮部右侍郎蔭一子入監公性冲淡晚益閑戶修持謝絕筆研未
嘗自定其稿今所傳怡春堂集皆門人故舊撮拾成之其詩文佳
者多不存

王恭節公傳

同里後學羅爲廣撰

公諱廷字子正號北崖別號南岷四川南充人賦性淡泊一無所
嗜惟留心經濟與同邑任司直瀚內江趙文肅公相友善嘉靖壬
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收御史拜官數月首劾汪鋐權奸側目謫老
州吏目貧甚清節彌堅有闕稅可催金錢公力辭薛蕙作詩美之
相與講濂洛之學陸見山令多異政擢蘇州刺史均徭役釐風弊
濟沿海水利吳人至今貌祀歷任山西左藩晉中丞總理河道大
有功督撫淮揚倭寇內訌公轉輸籌畫悉當機宜倭亂以平值楚
藩之國所在驛驛公用知府范樹策開水放舟一夕經過八供應
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五
悉遵會典不費尺間一錢推南禮部尚書改北京左都御史整大
綱持風紀申明祖宗憲令穆廟登極輔臣新鄭與華亭際鈞其事
爲疏使門生齊康上之華亭乞休公會九卿等交章請兩華亭極
論齊康阿私罪狀穆廟爲謫康遠外許華亭養疾有帝許義者以
事干巡城御史李學道不應璫踵門而署御史執笞之璫結黨百
餘人毆御史於午門公已草疏糾璫將上華亭謂疏即行璫爭自
匿究不得主名因使人諷司禮監滕祥曰群璫辱御史事毋論王
臣不可辱即天子臨御所而群毆人保上不怒乎何不詢得其人
遂奏司禮因以主名上聞公疏繼進上震怒群璫窘不能自匿悉

就逮戶科左給事張齊奉使宣大納商賄三千金爲請欲破壞監制以利與商公探得實劾之下齊獄論戍邊於是權豪無不斂跡海內景仰文徵仲王龍溪唐荆川王弇州歸震川鄭端簡諸文集。中往復稱許隆慶四年致政歸惟圖書數篋所居川廬無一增者。新鄭挾私嗾言官抨之削其秩其後復官屢起不就居鄉恂恂從不一刺入公庭日與陳文瑞公父子徜徉山水間子弟科第相望。惟忠孝是訓年八十特賜存問又五年乃卒贈刑部尚書太子少保諡恭節所著有相告集兩漢書抄奏議詩文若干卷行世公長子王績之嘉靖壬戌進士官江西布政從任司直講學能世其家。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毛

五經堂輯著

羅佐明先生傳

羅爲展

公諱世信字佐明號潛夫四川南充人親吾先生次子也觀吾先生嘗受學於同邑任少海先生得濂洛之傳公克承父訓篤志好學受知黃平倩李華池兩先生年十四莊膠庠試輒傾諸生以有饒廩觀吾公卒廬墓三年事嫡母以孝聞家素貧惟牙籤盈屋不以豐歉累其心貴州觀察使唐公勳公之姊夫也屢贖請偕之任臨別贈遺悉却不受年未四十厭舉子業益發其藏書讀之曰古人尚友千古貴求自得豈兔園數冊可以了此事耶子何買舟出巫峽泛彭蠡徘徊楚豫吳越之間與好學深思者互相參訂及歸理學備考卷十六續補三 五經堂輯著 而負篋者履諸戶外矣凡有請益每啓其端而不竟其說久之乃曰希聖無他訣被孟子勿忘勿助一語道盡古今至理非語言文字所能悉實在由博返約默契其指學者不信有悟再無長進朱子解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又嘗語門人曰爲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方成乎其爲子爲人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方成乎其爲人西銘大意舉不出此姚江言良知最親切其後不善學者未免承當太易少海先生獨從知體真安之微剖晰毫釐千里之辨工夫從不觀不聞立基學者功深候至自有真實之見時於山水間隨機指示其訓勉後進不執一方得之觀感者居

多所著有學約諸書藏於家甲申張獻忠入蜀避賊山洞瀕危得免乙酉乃入城居丙戌春書其壁云與危亂之人居危亂之地可乎蜀固多難卽滇黔閩粵安保無事非鉅海名山烏能留避世高踪耶遂遷去莫知所之九月城破入咸服其先見云

徐德夫誌

吳默

徐公諱必達字德夫自命南州居士十歲能文章二十一補弟子員辛卯舉人壬辰進士受太湖令爲文矢神曰願清以持己而不驕廉以與人而不比禮以事上而不媚寬以聽訟而不縱任事勤請托絕不求濕不聽退太湖皆山去也七八里而近後河隘前河寬前河之水走入後河中不能從而避者三十年公革驛馬差馬得多金以充石堤費堤成三百餘丈民甚便之乙未內艱歸既去而祠祀者八所服闋補應天溧水縣知石白湖之害較太湖縣之後湖過之沿河肢田盡成水國凡八萬二千餘畝田虧賦在協濟

理學備考卷十六

卒

五經堂輯著

常鎮海防暨外邑驛站銀四千七百有奇代民疏上旨不可得協濟銀終不得蠲協濟不蠲壩不得開莫若以固圩衛田爲上策公設法支修至今柳檣森然申豁埭難時齊泰成族二十六戶又復其裔孫藐斥之衣冠卽齊氏亦未之知也捐俸辦供帳無煩民間熟客無過十簋無召優伎撫臺寧宇趙公至取境外優應之譙畢戕之曰汝輩卽刻出城不得夜宿此犯縣大夫禁庚子冬入覲肖像以祠公者十有一所辛丑轉南銓公事畢退而究心理學詮註宋儒語錄欣然有得積成數卷今所刻行正蒙說其一也癸卯配陳安人卒義無繼娶己巳掌南京計典與南星趙公齊名丁未抵

京嚴開支嚴破冒嚴沉匿嚴連限大要以節省國用體恤人情為主體恤者如各解戶如白糧役公具艱苦十一事得旨部覆頒行者是也節省者如取討如新添如員役酒飯卓如欵安等嚴之供養如寧安大長公主之喪禮如食鹽如器皿薪炭如解進天鵝是也壬子公與科臣編審各商卻馬監邢洪以來德潤為字為名照例優免特疏劾之戊午有中官明濂者支領印綬監張祥楊天衢名下白糧欺官嚴後兩疏劾之神廟收漁並斃杖下以雷州公八旬出都上壽遂有借劾朱山陰而波及公者公具陳招尤始末得旨沿途調理前來供職越二年吏部復超公壬子轉少卿時漕使理學備考卷十六

六

五經堂輯著

者孫公催募民船之議起公上疏極言民船必不可催漕船必不可不補向空船必不可截留祖制宜遵民瘼宜恤屢辯屢駁屢駁屢駁癸丑丁雷州公艱廬墓守制庚申陞應天府府尹即與各屬約不得懷一系一粟凡訟牒願息不取供即取供不得強稍力無力而勒為有力停額外雜派免邀徇舊通嚴科場匿名禁儒童薦又積鼓鑄之餘平糴以賑饑民置田以周貧士陞南京都御史提督操江適聞重慶兵變公議不必請餉亦不必請兵但先講練合二字練則部院各自調遣合則水陸忽相犄角五月東省運妖告變公乃疏請一面添兵防淮楊要害一面檄徐賴二道州邑嚴

察細作間諜一面會同淮撫總鎮守邳州一面分兵守宿州護二陵一面分兵于夏鎮之彭口一面分兵赴沛赴徐各授之方略而公則親率陸營兵移駐新江口應援枕戈裹甲以待之七月報復夏鎮復賊城繼敗賊于常家店追殺三十里又敗賊于雞黍集又追之大名府之江船口而賊盡殲矣大計屆期公攝總憲以贊計事衆皆不便于公臺屬尤甚遂有拾遺之書奉旨留用再疏乞休又奉旨回籍聽用公慨然拂衣東歸凡其氣正蒙以及皇極經世無所不精諸同官李光祖卒于選司無嗣公為之治喪首倡助賻馳東幸廉楊某選于宗以祀之生嘉靖壬戌卒崇禎辛未享壽七

五

五經堂輯著

理學備考卷十六
十所著有南州草三十四卷南州詩說八卷南京都察院誌光祿寺誌若干卷行于世長子世淳前戊午幸廉任隨州牧殉節贈阿卿有易就等書孫肇森庚午乙榜有公毅合編等行世
附張次巒
陳龍震字雷鵬廣東海豐人康熙丁酉先生諱若仲福建漳州府漳浦縣人崇禎丁丑進士仕江西益府長史五月致仕與兄若化同榜舉人隱居海濱龜山岩躬耕養母不應徵聘十年足不下山自華命後干戈變亂兵賊不犯其境避亂者多依焉閩粵士人稱爲龜山兩張先生子孫族人俱不赴州縣試公年將九十尚矍鑠著作甚富不傳康熙壬申稿

洪洞後學范鄆鼎泰訂



學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原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幸而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繼天立極。以充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卽正宗之謂。亦猶所真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一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寢熄。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五經堂叢訂

浸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學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遂從而出於其間。有志者是烏。可不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餘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脉絕續之故。衆議紛拏。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戶。滅裂宗傳。波靡沉淪。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間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

論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八十開。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予鄆儒也。粗通章句。輒揭管爲此。則夫謫陋之謂。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銜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昭示來茲。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敘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康熙乙丑初秋。潁川熊賜履敬書於秣陵之愚齋。

凡例

一孔子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集列聖之大成。而爲萬世宗師者也。故敘統斷自孔子。

一孔子道全德備。爲斯道正統之主。若顏曾思孟。周程朱。八子皆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二

五經堂叢訂

躬行心得。實接真傳。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並列正統焉。
一正統之外。先賢先儒有能羽翼經傳。表彰絕學者。則吾道之大功臣也。名曰翼統。於聖門得閔子而下六人。秦漢而後得董子而下十七人。
一聖門群賢。歷代諸儒。見於傳記。言行可考者。君子論其世。想見其爲人。皆得與於斯文者也。名曰附統。於聖門得冉伯牛而下六人。卜曾孟三子之門。得公羊高而下六人。秦漢以後得丁寬而下一百五十有六人。其僅存姓氏。無可考見者。弗錄。
一百家之支。二氏之謬。或明畔吾道。顯與爲敵。或陰亂吾實。陽竊

其名皆斯道之亂臣賊子也必爲之正其辜使不得亂吾統焉故揭之曰雜統明不純也如荀卿楊雄及象山姚江之類是也曰異統明不同也如老莊楊墨及道家釋氏之類是也

一聖賢及諸儒行實雜見於史冊傳記之間久而失真不無訛舛今詳加考核務求信而有徵不敢兼收廣採以滋僞濫至一切荒唐怪誕及鄙陋猥屑之言雖見諸載籍亦擯弗錄免爲異端曲學借口

一是編之設原以明統苟非簡要切當何以要歸一是况聖經賢傳與儒林講學論道之書充滿宇宙豈能盡錄今惟摘其尤切要者以爲後學之資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三 五經堂參訂

一古今評議議論甚多今亦惟錄其最切當無弊者以爲斷諸凡歷代帝王及學士大夫敘述論贊之文但事表揚非關學脈者概弗錄

一二氏百家其學既差其人自可廢故不復載其言論行蹟惟取吾儒距闕之辭擇其最嚴正者錄於各氏之下以爲後學之鑒戒

一從來邪說易熾一倡百和動盈天下蔓延充塞不勝其誅今痛闢其尤則餘可類推亦春秋誅首惡之意也

一余不揣狂僭於各條之末附以己意數言蓋聊存管見以俟後

之君子云

目錄

卷一之九	計正統九人	卷十之二十九	計翼統二十八人
卷三十之三十二	計翼統三人	卷十一之二十九	計翼統二十八人
薛敬軒先生	胡敬齋先生	羅整菴先生	
卷三十三之四十一	計附統一百四十一人	俱明以前人物不錄	
卷四十二上下	計附統三十七人		
朱善	曹端	吳訥	李時勉
周桂	辛集桂	劉觀	吳與弼
陳真晟	羅倫	章懋	
陳敬宗	魏驥		
陳選	丘濬	何喬新	楊守陳
蔡清	黃輦	陳琛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張邦奇	熊浹	何瑭	
崔鉉	魏校	呂柟	舒芬
馬理	張岳	鄭世威	
蔡元偉	鄧元錫	顧憲成	高攀龍
卷四十三之四十七	計雜統五人	俱明以前人物不錄	
卷四十八之四十九	計雜統二人		
陳白沙	王陽明		
卷五十之五十六下	計翼統五人	又二氏俱明以前人物不錄	
鼎按學統一書	爲古今明授受之的	故溯源于至聖以定宗師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四 五經堂參訂

則曰學統茲編不敢云統惟搜輯乎明儒以俟論定則曰備考
向錄刻孫徵君理學宗傳等書既借藏之矣茲錄刻學統敬依
原日備考錄姓氏而于傳文止錄小刻之所無者用圖以別之張
蕪川曰非立異也爲書體裁各有攸宜也

康熙己巳三月

洪洞後學范部鼎重錄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五經堂參訂

朱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幸事繼母高
帝既定天下該學校時豐城尚爲富州州守強憲中請善爲訓導
南昌守許方復開善於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
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謫教遼東
行至徐州妻卒藥葬路傍而已尋遇赦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
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
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
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行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感傷嗟嘆議
律不精屬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
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
己爲舅姑兩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稱長幼相若嫌
靡尊卑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婿宜莫此先昔成周之時王
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
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
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
重其顯然可証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呂榮公

夫人待制張盟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樂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風俗凋弊甚可傷憫。願下臣奏議弛禁章帝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群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爲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賜諡文恪。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稟秀異勵志顏曾舉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號爲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七

五經堂恭訂

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時勉在選中旣與修太祖實錄書成自刑曹改翰林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同侍講鄒緝具疏略曰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切至深群臣奉行或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謫上興皇天眷懷遂加譴罰臣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爲子孫不拔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群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拮克蠶食征需無藝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衆終歲在官旣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畊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

無極至於輸桑聚以供薪藥剝桑皮以爲楫料而衣食罄矣加之

官司胥吏橫徵暴斂日甚一日大率費數萬貫而不足供一柱一

椽之費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

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

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呼號寒暑

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與突初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此皆陛

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謫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

廷每一差遣卽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逢迎恐後

間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卽摧讓毀無以自明是以在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八

五經堂恭訂

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遣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

民所積幾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

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而京師之內聚集

僧道幾萬餘人日食糜米皆百餘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

皆耗蠹以養無用者也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

行往來恣橫擾害是乃奸說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規避

豈真有報效之心可任用者哉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也災

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曷回上天

譴怒之意臣願陛下駕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

息於無爲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徵派後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絕禱祠禁赴僧道除下蕃買馬之後四葉朝貢賜賚遺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嚴禁貪婪獎廉能之吏重陞擢之賞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當視人心爲去西欲得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慙慙惟陛下少垂聽鑒時成祖定都北京已決方招撫遼人疏中所陳業忤帝意然尚允行其他頃之坐謫下獄尋赦出不敘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九

五經堂泰訂

卽位屢敕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璫十八肋折者三尋改爲御史今日問四一起言事一章章三上復有規切語帝謂夏原吉李時勉廷辱我言已頗色大變原吉言時勉少臣廷諍過激顧反見聖德之大帝下時勉錦衣獄其夕帝崩宣宗卽位命縛見必殺之己命卽斬西市毋見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帝問爾何觸怒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帝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帝稍霽曰是第難言爾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預修兩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帝至史館撤賜

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顧時勉曰朕非卿安能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爲國子祭酒故事中外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欸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銜之及其進書又罷若不該羹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陰翳堂時勉芟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並枷脰國子監前錦衣校尉至時勉方閱課卽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顧僚屬更校乃去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豐順人見時勉老頓具疏請代奏入會時爲會昌侯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十

五經堂泰訂

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爲壽助敬李繼雅往來諸公間於是因諸公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太后遂得解正統八年也時勉爲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給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旗幟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一時傳爲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駒詣闕上書溫旨褒諭時勉已卒景泰中江西巡撫韓雍爲請贈諡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言諡有美惡所從來已我朝特與善諡蓋待臣子以善善長之②意比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諡如時勉者官雖不

過四品而學行節舉出三臣上宏如雍請送諡時勉文毅成化五年其孫願請祝吏部侍郎曹鼎例改謚加贈帝以時勉先朝遺直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云

魏驥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縣鍾強扶弱德威並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身攜茶粥往慰勵之滿九載考諸生詣闕乞留復任三載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達薦為太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官命從北征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上

五經堂叢刊

宣宗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驥為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廉勤祇慎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於塗不避車費振方帕而已居官舍第攜一茗頭他日帝御便殿召問孰為吏部侍郎驥前對帝問驥事從容陳奏帝慰是之驥被命往南京考察所廉俸金隨行莫寄頗有里中同年子為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佛然曰何待前輩之薄也耶有女壻從郎官如其輕重廢易之比歸召工鑿金金則質驥嘆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為質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豈可失驥已郎

出知郡調驥求教驥曰君為人練事治司空城且其精審何郡足為第須簡勅舍中雖在至親不可易忽郎居念驥言已耶舍中人稍稍解女壻質金事郎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驥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驥為人長厚類如此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吏部尚書已已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議內瑞麥白兔之祥悉却弗奏天早命恤刑有男子某呼冤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落也天早正為此何得姑息為獄決而兩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驥曰請需之亡何且以北冢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上

五經堂叢刊

為天下奈何私我耶竟致仕去乘小舫時阻於津關其子稍立仗舫頭驥曰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冢二十年時首筮課田與傭賤雜處嘗至郡城舫衙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隕其鄰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既卒而復言辭不亂倏然就化是為成化七年先是監察御史梁助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憲宗命禮部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來驥有

老妻起先曰而父言平完諸闕辭免帝若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遂許辭驥樸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鄉居官爲良吏典教爲明師門生舊屬多有顯人達官其餘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鞏爲請謚特謚曰文靖

丘濬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普性有陰德爲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交有違涉數百里轉挽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頗篤如此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主

五經堂叢訂

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鐵深重之景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濬揚之果然廷試以貌寢寢實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濬以海外孤生驟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獻既撤館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楊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泰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大約言用兵之策有二曰逐日困而已廣東賊常用逐廣西賊當用困妮妮千餘言賢善其策以轉聞帝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與修英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累進

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監事濬慎取與恬仕進富於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於奏對勅諭之文引經證史條條詳明讀者知其爲有用之儒也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舊至修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爲百六十卷凡列十二目詳列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成天下之務易教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切察事幾之萌防微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遞成表上之帝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約絲二水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主

五經堂叢訂

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令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未疏言皇上處臣內閣不允臣辭念臣之壯也亦微有爲今老矣問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惻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倘聖明採一二於千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計既就位復言大學衍義補一書臣所竭忠盡忠搜古鑒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神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

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編為奏。華次第上。獻乞下內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窒礙。姑爾俟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帝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即聞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總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國籍之儲者。臣竊惟國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為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為益。即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國籍。追厥中世。稍有散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主

五經堂叢刊

關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國家尚有餘力。採輯佛道用儲藏。遍賜天下寺觀。難以具梓。飾以文綬。儲以紫紅兩院。載以金碧輪藏。况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廢墮。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漢臺鴻都。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諸處我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析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二員。掌之天下。

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說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錯書木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於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勅大學士等將內閣現成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典籍等官。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名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南京國子監。仍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檢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舖坊。令送所在有司。騰寫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主

五經堂叢刊

校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倣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同赴曬晾。畢事。局鑰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古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

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行手澤之所沾溉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由覩記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卽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而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鐫印大頒中外若其間繁不易舉實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倣唐人貞觀體製擬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

聖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七

五經堂叢訂

相承致治之跡惟賴實錄實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末由憑藉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真屬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旁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累藏石不川棟棟收寫一部藏以銅質皮樓上層凡國家大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諸冊制諸勅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勅先後錄

寫盛以鐵匱皮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帝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陛下改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宏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修煉金丹可致長生日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咒可獲度曰崇重西僧求秘術曰祀神可福佑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罪頒賜

聖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大

五經堂叢訂

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開田爲己業曰差官於外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官室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之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濬先發者疏幾萬餘言帝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蓋亦循義補所言於是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朝典故以風示之臣何太醫院

院判獨文泰許忽忽意潛教文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潛摘
潛悼亡長思錄戲刺五倫記爲不經之作帝不問也潛自少苦學
老而右日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帝特免其朝參以優之七年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於位計
開帝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遣行人護歸官
其孫當尚寶司丞潛仕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
圖書數萬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飾以補朱子家禮所
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倣尊論作朱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
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

理學備考卷十七 熊集

无

五經堂恭訂

者作世史正綱潛兩與策士及爲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
人斥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潛論史謂范
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家未造黜元
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於元之俗卽不仕可爾其說士人有信
有訾而所論許衡出於弱冠嶺南耆宿皆服其言子致沈默博記
善文章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潛卒正
德初復以曾孫郊繼其官賜潛景賢祠於鄉以配宋學士蘇軾何
喬新論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潛四人而已郊
亦有孝弟稱

陳琛

陳琛字思獻資稟朗邁於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苟同衆舉正
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權淮安升稅正額既足之
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譚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
弛慢琛曰若充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道乎以便養轉南
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卽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
提學僉事並辭不起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盃詩
興常言放山瓊水涯間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
義亦皆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其人口有避世之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五經堂恭訂

魯鐸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謝
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
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
帕無有躊躇久之曰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
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罷以父老乞
歸養尋丁艱邑有犬而角衆共質鐸鐸曰兵象也何劇賊大起
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

職復得告復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虛心約己端飭自勵清慎敬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惠時濟世尤為慘切又復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林俊言鐸清約渾瑋志尚真純道足鎮雅黜浮學足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即家敦促一時撫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位皆不應命作固曰己有居之造毫開洞俯仰礙巾幘客非檢交深誠不得而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以自娛年六十七卒謚論祭賜謚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謚鐸以清節得之鐸辭華就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款仰物情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原載聖朝名世考既錄作小刻十三卷因其太略故重錄于此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年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二歲為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弘治十五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為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既歿哀毀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取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變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鑒殊普憾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變誣廷相王劉合力構之下詔獄謫贛陰

二

五經堂叢訂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三

五經堂叢訂

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提督學政敦士節振養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臣納判拒殺軍人捕獲絕其忠陞山東右布政使丁內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亂日久廷相來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散眾外境以安遣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京兵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帝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起陞奉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鹿馬臣何卿助坐罪下獄帝詰其領營救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為民給事中劉綸疏救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為先遇事之當為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鵠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曆象緯醫卜靡不究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答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帝尼之道衛守之嚴不致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疳瘠苦學耽經籍年十七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璠乘機賦見志

蓋以西城喻劉瑾以蹇喻一時附理者已乞告歸省食貨而已而
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覲視容色為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田畯
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為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
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聞雖文如雄豪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
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邦奇奉親遊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
乞歸世宗即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近
地以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郎久之以原職
兼掌士學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終養帝曰壽母大臣古治朝
乃有不許尋以原職學府事九年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
舊和舊備考卷十八 熊集
四
五經堂叢訂
故終以母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京兵部以便之
帝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奇之學以人
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經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
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
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
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為人仁孝切至
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
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髮鬢有聞
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與

是誰之咎與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儉莊肅邦奇
兼而有焉
熊淡
熊淡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宸
濠之將反也鉅御史熊蘭及淡至親為質淡與蘭以宸濠反狀密
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即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
彬內援大肆殘墨所箠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彝上功率
家丁遮擊兵備胡澄淡疏傑坐視職邊人快之大禮議起淡持論
與張璉合吏部惡淡出補河南叅議而世宗識之名修明倫大典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五
五經堂叢訂
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淡雖以議禮受知
顧未嘗附上意有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杜
東厥以聞下刑部坐杜不服福有妙與福鄰人皆證福自殺母刑
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厥執奏帝怒命三法司及
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福杜事淡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帝意
淡徇庇褻淡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
陸燾劉希簡以為言帝復怒燾等不待問報先事矣燾俱下錦衣
考訊其後讀等竟抵死杜如原擬應召及鄰證俱發邊充軍杖福
姊百以淡嘗贊議大禮姑更革職閑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帝與

近直道論舊臣論吏部起用決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
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掌院事踰
年爲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帝固留之賜粟帛存問帝嘗箕
踞臺決極言僊妄先是楊爵周怡坐諫儆祥禱祠繫獄者久之箕
言爵怡於帝帝釋之至是見決言大怒立返爵怡繫獄如故批決
疏示大學士嚴嵩嵩爲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日爾然帝尚
念淡加淡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一再奪淡俸淡內不自
安會加陶仲文伯爵予恩蔭復疏爭留中遂稱病求退帝怒奪職
爲民錦衣官較押回原籍嘗差尋卒淡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六 五經堂叢訂

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其
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卽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
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身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象
疾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
身不嚴侍衛者旣又上車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
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

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陞下駕入廟
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
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
求之卽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安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
反覆八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敢言者芬與考功
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章上
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之
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
之心以祿仕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基以革除年間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七 五經堂叢訂

爲故事也復刺謁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救而聽主上之
自壞言法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卽
死此旣謫累瘡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卽位
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
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峭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
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而
最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
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閩學得之洛學
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

仲尼伯仲仲而天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
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
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
此則有不可偽為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
說易掩覆也亦朱熹山陰人當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視其大全非心為道
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嘗與香山黃佐反復究論佐深禮焉卒
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世名
芬為忠孝狀元

張岳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八

五經堂叢訂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
卷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
年選闕第一當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
琛林希元儼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沉
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仕相者張璉
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頡頏不為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
官為行人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
安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內閣庶關
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跪廷

林南京國子監學正肅帝登極盡還武廟諱者岳得復職吏部
欲選為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
右司副愈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及
母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時王
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辨居三日不合歸立學則二
十餘條自勵曰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王氏諱窮理任
良知安知仁或指人心為道心認氣質為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
有課程至天文兵法裨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傳博學窮理之義
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九

五經堂叢訂

定大禘禮下相張璉議璉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
也強從其奏奏已具待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
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有恬然祭非其祖哉
如執政議不可時以告璉璉竟以初議上內批如岳所言璉大駭
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為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璉
主其議選無論原次輒取年少有文者岳細不如璉指十一年入
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璉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
約士守程朱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請廣東鹽課司
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

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不憚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御史，何謝也？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意廉廉邊交南吏往時皆歲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餘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行。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堂上無事坐讀書。與諸生例等。為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以招降安南莫登庸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功顯矣。北兵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上貧。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五經堂稿訂

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相夏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為柳耶？縣百金足矣。帝賜相嚴嵩第。名其開曰迎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閣侈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修其輪奐。而岳仰體相公德義。節裁之言與嵩無以咎也。乃反陽為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岳答曰：寒骨稜稜。歲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為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衢權貴。檄州縣吏。非召不得。

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願諸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僮。進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有加俸銀幣之賜。召為刑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古復。雷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為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草為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為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經畧不時定。其時起萬鎗為副都御史。勦之。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五經堂稿訂

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鎗欲急戍事。奏苗平。試班師。尋入為兵部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鎗先撫之。便否則戎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鎗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為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即欲戍戎兵少。即疏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鎗與王學益前為總督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中大震動。帝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事。召勵諸

將屬石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巢皆竄藏發毀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酉陽宣慰使冉玄官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并誅喊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其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玄合苗突入之殺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僚去邦憲發兵逐之苗允簡遁而允簡從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壽復言嵩張總督安連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督餉兵部尚書張經等謁嵩言嵩曰法當連僑口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買矣僑等相視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三

五經堂叢訂

氣阻經寄岳書公生夙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夙手既知故書香至岳曰夙即夙爾自古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聞迂徑求免者既帝開封乃不逮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憲獲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問嵩謂岳使曰擒訖許保善矣吳黑苗尚在須勦絕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奏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岳上玄罪狀請逮治而玄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宥岳又許其事請下錦丞捕玄所使人或曰公不為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虋玄之謀

何辭也疏入世蕃愈仇恨時先後推岳為尚書官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為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於是已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徙明也曷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乃責石邦憲使自為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勘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次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殮他毋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嚴豹為兵部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三

五經堂叢訂

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公召內不得已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於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摺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即不能白事宰相兒無內從意其冬卒於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蒼頭第取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退閱其衣牀褥席皆校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喪出沅人迎哭不絕聲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得旨復岳官予恤典贈太子少保予諡蓋當嘉靖之朝帝雖英明獨斷而嚴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邊臣為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故用兵有功嘗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

然亦賴帝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辨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之意

鄭世威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方總非通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於鄉既成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纔脫章句躡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西

五經堂泰訂

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關者曰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爾聞者開中門乃入言未子也巡撫汪玄錫偕言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祝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迎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安嚴嵩代言族黨殘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傳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熊憲副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舊以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救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嵩終釐已接劫歸歸而薪絮不贍咉鋤自力且十年嵩敗中外交薦起湖

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

華亭相徐階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結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攻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骸歸歸而咉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請贖錢備庚賑

理學備考卷十八 熊集

五

五經堂泰訂

且謂升石而徵之筐篚而廢之是奸國法也取盈於公府而尾闕於權門是奪民命也纒纒千言讀之惻切至有錄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曰心嚴師爲師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貴之鄉猶寬是恥辭榮寂莫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諡恭介

台山葉氏曰司寇之學近則宗河東遠則宗考亭宏乎其與文成左也又曰每躬行者首河東茲爲司寇左祖矣
鼎按先生所著有岱陽葉稿長樂乘年譜經書答問十卷行世學者稱懷補先生

蔡元偉

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總州受學則已有孝弟稱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則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辛卯領鄉薦不謁有司舌耕為養既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即舉業之中點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川節愛為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本朝薛胡三千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亦袖以出曰以此當嚴師良友遷杭州府通判入覲事竣乞終養家宰李默雅知元偉命考功憲雷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頗著治績丁外艱喪葬畢以理學備考卷十八熊集

六

五經堂叢訂

泉中倭棘慕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偉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實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點簡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屏自識平生名考德錄嘗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為世間事須與變滅皆不足寘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鼎按學統所載如朱備萬魏仲房丘仲深熊悅之及蔡伯瞻從前俱未見于理學諸書祇因學統謹嚴故錄錄以俟尚論再按忠惠字君謨興化仙遊人進士為西京雷守拒官歸闕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坐謫裏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傳寫謄書者市之得厚利後知諫院上納諫疏詳見宋史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江西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久之有志為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之傲古社會法行之鄉里里民者而貧者歸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並以所貸為助葬資十九充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西謁諸長者先生請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行資為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鄉守益劉陽會有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強之下第而還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于天峰山增心學盛行理學備考卷十八熊集

七

五經堂叢訂

學重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為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釋函史諸書皆足闡衍聖賢蒼萃古今范涑為南城令始與南昌布衣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為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謚為文統先生

雜聞源流錄

洪洞後學范鄆鼎參訂 男翻校錄
無錫張夏纂

原序

嗚呼世之儒者。建建陽陽。以進。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錄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參訂

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下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于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召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荆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尚援濂洛為重要。亦非濫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賜諡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廟。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為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既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通池篤勵躬行。河津標

復性之宗。泉南啟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洩裂太甚。隱恠有述。誠邪生心。一時講壇偏地。絃誦徹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為道席之極盛。實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既焚。毀達摩遺跡。又撻剔慈湖。禍根三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廡祀。先薛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附。竟如晉楚分秋。蔡衛爭長。非閭位之奪正乎。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捉性善。以破無善一主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為諸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參訂

籍孤臣。未免聯席倉皇。異同回互。尋罹璫禍。身陷節完。而思贖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渝訪史。極於南遷。尚為口實。嗟乎。生不逢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淳佑從祀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阻抑於小人。害尚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蝕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尚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觀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驗。本末始終。而知其為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惡流殃。談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雜聞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

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掃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卽詆爲僞黨欲箝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真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昔康熙壬戌仲春月吉錫山後學張夏書於西津書舍。

凡例二十二則

一朱子伊雒淵源錄爲程子作也。謝方石氏伊雒淵源續錄爲朱理學備考卷十九張集

三

五經堂叢訂

子作也。及立齋宋氏方山薛氏各著考亭淵源錄取名尤顯切具列考亭友徒而宋儒大備矣。厥後少墟馮氏集元儒百人題更名元儒攷略豈元人於雒源有不盡合者乎。今夏偕不自量私纂故明一代諸儒學行梗概題統程朱故題曰雒淵源流錄蓋爲程朱後人作也。

一採集諸儒自洪武初年起至崇禎末年止間有一二稍遲歲月而以志節終者於篇末特存之其後此賢哲自當別爲記載不敢贅入錄中。

二元儒考畧大書十八人細注八十二人名下標附字今稍變其

法俱用大書惟分爲三品最上爲正宗傳中稱先生得十六人其次爲羽翼稱字得四十七人皆頂格書之又其次爲儒林亦稱字幾及三百人下一格書之偶有非正宗而關係師友淵源者亦稱先生在儒林既下一格在羽翼則於目錄下不標先生字以別之固無嫌於同辭也。

一朱子原錄祇錄見成文字謝氏續錄以採宋史道學儒林二傳及取行狀語錄合成之馮氏攷略則每人立一小傳體裁異矣是錄雖皆原本舊文而當羣言淆亂之餘不得不稍施筆削用寓微意亦每人立傳而間附遺事刺語意在參二錄考略之長愧未逮理學備考卷十九張集

四

五經堂叢訂

一錄前有總目表見大凡其每卷之首又各分載目錄以便簡閱一傳首書姓名傳中或稱字號或稱先生以出自學者之筆不敢僭擬史法也。

一書地書官悉沿舊名不參新制亦論世之法當然耳。

一先後依歷朝時序併略照科目年分或有以師生授受連書之者不至年世懸絕惟陳王兩家之學恐混列無辨另分江門一卷姚江三卷編次於後。

一偶有鄙見或綴于卷端或散見錄中聊抒一得之愚徐俟百世

之論安能與時賢聚訟耶極知狂妄僭踰無所逃罪然亦有不得已於斯者矣

一驗學自當以躬行爲主。顧各家子孫行狀與夫山人游客乞米之傳。池墓之文。所難輕徇。今此總以出處去就。必生義利人倫大節爲斷。及詳考今昔字內。公評始入之。

一建文末。附靖難諸人。嘉靖間附議諸人。暨其時手撰青詞而托於霄諷。意與不用道家語者。皆盡失儒者本色。故悉芟之。

一聖賢正終。曳杖易簣。萬古爲法。乃後儒臨歿。有銜奇作怪。類坐化飛昇之跡者。非邪妄而何。原傳中一字沾染。必屏不錄。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五

五經堂叢訂

一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廡位。所立詳慎訂正。敬軒整菴兩先生傳。既折衷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異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

此亦、秋、備、心、之、法

一傳文寧隱過無掩善。如於許存仁。不書以象牙飾牀語。於朱楓林。不書不辨官徵事爲賢者諱也。如何粹夫。而數承嘉十三愆。鄭環浦與華亭力爭姚江從祀。文獻錄皆不著。仍檢志傳補之。表其大也。此類不能悉數。觀者參攷他書自見。至若呂新吾之刻閤範。

本無邪心。史玉池之救臺臣。非爲中立。惟書其寔。以俟公論。倘竊以前時門戶之說。吾寧受過矣。

一孔門文學。子游子夏皆闕道者也。故明文人若李何若七子。則有文無學。李崆峒既負潦累。後見莊渠。自悔不學。年已老矣。王鳳洲居喪執禮。三年後始茹葷。御室十年後始具衣冠與燕會。居無姬侍。家無優樂。嘗請釐文廟配享。緯有儒風。而自言讀書萬卷。未嘗從六經入。以講學者爲可恥。終未化維。之見。王守溪中年作明理克己二箴。晚益純明。著性氣辨上講學親政二篇。而躬歷相位。不能任道。歸震川與聞莊渠之緒。觀所爲。浙東儒派策問。未及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六

五經堂叢訂

討究真源。特文人之出色者耳。他如郝京山定九經。瞿幕川論中庸併撰述諸書。二子皆竄名儒林。然余聞京山自垣中謫令江陰。頗失廉譽。幕川又始終依托權門。言有枝葉。何足道乎。下此艾東鄉立言正而有遺行。張西銘著書博而落塵網。去道逾遠。是錄所採文學之儒。前惟潛溪華川。後惟西原后渠。惟川五家而已。

一從來人品自人品。學術自學術。如近世北直趙忠毅。楚中楊忠烈。吾鄉繆文貞。李忠毅。諸君子。氣節甚高。嘗往來東林。而或違幅不修。或儒墨未辨。列在忠臣傳。自覺生色。久之儒林中得無反見病乎。不寧惟是。武塘魏忠節。親遊高子之門。當赴逮時。著有高橋

別語猶闕而不書他可推矣雖然有品者未必皆有學而無品者其學必非真故愚爲是錄遇學醇品正與品正學偏者並錄之而微辨之遇言學可聽而人品有玷者竟削去不敢寬假爲之出脫其學品俱瑕者又無論焉

一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微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況平日出處卑污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丘氏張桂榮不之錄此京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七

五經堂叢訂

一諸儒有合傳者有附傳者俱於目錄之下注明姓氏或門人子弟一節附見者則略而弗注

一陳學近正不妨寬收于學泛濫已極謹擇而書之尚嫌其合少離多從別論可也有能救正陳王不悖程朱者亦進諸羽翼之列僅得八人說見卷中

一是錄始於壬子春成于辛酉冬初承同邑彙庵高先生出示所著三楚文獻錄得採十之一繼承休寧敬我汪先生寄示明儒通考目錄四卷得採十之二蒙益良多而亦不敢蹈勦襲雷同之弊

非立製也爲書體裁各有攸宜也

一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維淵源獨遺凍水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峰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攷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空多年來頗事撙輯固有向指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問學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冀瑞恪劉文正諸先生曾窺語錄著述一斑知其所學合正而朱馮冀誠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辭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況當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間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八

五經堂叢訂

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

一傳末附載今昔名家評論以資發明或舉姓名或稱字號或標書目皆隨筆屬詞有一人而前後殊稱者初不以是寓軒輊觀者諒之

康熙壬戌孟陬十二日錫山後學張夏謹識於川上之樹人堂

總目 原註云正宗羽翼各注二

卷之一

錢唐

許存仁

葉儀

范祖幹

卷之二		唐懷德	胡翰	陶安	陳遇
朱升	江克寬	趙沅	汪仲魯		
朱濂	曾魯	孫大雅	王禕		
卷之二		吳海	劉宗道	余應	梁寅
陳謨	張九韶	張存	解開		
何英	郭檣	杜彥良	范準		
李仕魯	謝應芳	華宗韓	傅淳		
朱石	方克勤	趙謙	金因		
理學備考卷十九		五經堂參訂			
卷之三		方孝孺	王叔英	周是修	卓敬
程本立	胡子昭	林嘉猷	俞貞木		
卷之三		曹端	郭唐	倪峻	李時勉
陳敬宗	楊鼎	尤文	吳訥		
彭勛	薛瑄	閻禹錫	張鼎		
喬紹	李景	衛延	張傑		
劉誠					
卷之四					

段堅	王鴻儒	周蕙	薛敬之
王爵	李錦	劉觀	夏寅
何喬新	吳與弼	鄭伉	謝復
婁諒	任泰	陳真辰	彭韶
李宗拭	楊守陳	楊守壯	
卷之五			
胡若仁	余祐	夏尚樸	陳遜
張元禎	姚文灝	張銳	羅倫
謝鐸	羅倫	劉彬	何星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十	五經堂參訂
史英	吾嘒	王敬	周瑛
丁璣	周孟中	鄒智	陳騏
宋端儀			
卷之六			
章懋	程昌	黃傳	應璋
董遵	陸震	凌瀚	章拯
黃仲昭	張吉	李次	邵珪
王雲鳳	蔡清	陳琛	邵寶
楊廉	談縉	張綬	陳風梧

、邵 鴻、劉 玉、楊 文	卷之七	、羅欽順 <small>正宗</small> 、王承祜、注 循、徐 問	、注 祜、張邦奇、胡 鐸 <small>羽翼</small> 、馬 卿	、樊 漢、魏 校 <small>正宗</small> 、王敬臣、金 洲	、韓邦奇 <small>羽翼</small> 、韓邦靖、張 岳、沈 霽	卷之八	、呂 楠 <small>正宗</small> 、崔 鉞、馬 理、舒 芬	、、邢 勅、薛 蕙、王 思、鄭 佐	理學備考卷十九 <small>張集</small> 十一 五經堂參訂	、劉 瑞、何 璫 <small>羽翼</small> 、華 金、李 錦 <small>渭南人</small>	、周 滿、呂 潛、郭 郭 <small>張節李延</small> 、王 材 <small>羽翼</small>	卷之九	、金貴亨 <small>羽翼</small> 、朱 裳、張 芝、寇天敘	、曹 浚、李 中、撤大經、吳 稷	、呂 賢、毛 憲、胡明庶 <small>弟明通附</small> 、楊 爵 <small>羽翼</small>	、楊繼盛 <small>羽翼</small> 、柯維祺 <small>羽翼</small> 、葉 夢、高 璣	、薛應旂、王 燁、吳汝憲 <small>華門附</small> 、陳 建	卷之十
--------------	-----	-------------------------------------	-------------------------------------	-------------------------------------	-------------------------------------	-----	-------------------------------------	-------------------	------------------------------------	--	---	-----	-------------------------------------	------------------	---	--	--------------------------------------	-----

、鄭世威 <small>羽翼</small> 、吳文光、張 基、周思兼	、萬思謙、陰秉衡、謝 憲、王 樵 <small>羽翼</small>	、李經綸、唐 音、溫 純、王之土	、章 潢、鄧元錫、東 桓、朱鴻謨	、范 泳、呂 坤、余枚元、徐三重	卷之十一	、顧憲成 <small>正宗</small> 、顧允成、馮子成、錢一本 <small>正宗</small>	、陳幼學、于孔兼 <small>羽翼</small> 、史孟麟、王述古	、薛敷教、孫繼宗、陸禹定、劉元珍	理學備考卷十九 <small>張集</small> 十二 五經堂參訂	、張納陛、馮應京 <small>何棟如華</small> 、安希范 <small>許世卿合</small> 、程汝繼	、吳從周、吳正志、張維機	卷之十二	、高攀龍 <small>正宗</small> 、馮從吾 <small>正宗</small> 、葉茂才、張夢時	、余懋衡 <small>羽翼</small> 、從 從、注應蛟、堵維常、詹時明	、曹于汴、吳桂森 <small>羽翼</small> 、鄒期楨 <small>羽翼</small> 、陳仁錫	、孫承宗 <small>鹿臺總附</small> 、秦爾載、江旭奇、張雲鸞	、李呈芬、朱蘊奇 <small>張本德附</small> 、范弘嗣、桑拱陽	卷之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朱之馮

黃麝

明俊

陶琰

右一卷至十三卷正宗十六人羽翼三十九人儒林一百九

十二人併合傳附傳共二百五十餘人

卷之十

陳茂烈 羽翼

聖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叢書

林光

漱若水

朱伯崑

霍任

方 璣

剪 烟

發

言

—

卷之十五 姚江

徐 媛

徐
樾

○南大吉

歐陽瑜

梁 楚

並に

卷之十六

理學備者卷一

手石

大甲區

余亦在

、
段上四

到

;

辛

孟化

方大

史 122-178

孫慎行、施弘猷、蕭自麓蘇明附、宣繼良
呂維祺、蔡懋德、劉宗周、黃道周
右十四卷至十七卷正宗缺羽翼八人儒林九十五人併合傳
附傳共一百一十餘人通前總計正宗十六人羽翼四十七人
儒林二百八十七人共三百五十二傳三百六十餘人
卷之十八 補遺

朱善、孔克表、王沂、許繼
程通、黃寬、趙復、張廷芳
潘府、劉閔、徐灝、陳交

聖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叢訂

王宗聖、許象先、王獻蓋、張洪
鄒觀光、吳瑞登、薛敷政、王永圖
余玉節、汪康謫子鼎和附、熊祥延、戴思孝
儲乾、劉理順、李邦華、郭正中
右補遺二十八人附傳一人俱儒林廣為卷之十八通計前後
其儒林三百一十五人合前正宗羽翼總計三百八十一傳併
及合傳附傳約訂四百餘人
鼎按維閩源流錄尊薛胡抑王陳與學統同、鼎誠服之、學統邇
源于至聖、維閩錄止載明儒與小刻備考又同備考例宜畢收

而不敢畢收者其疑有二附識于後
按原例云總以出處進退為斷竊疑傳中稱陶主敬曰元至正
甲申舉浙江鄉試為明道書院山長稱朱允升曰元戊子投池
州路學正稱汪仲魯曰元季歷攝知婺源州稱朱景濂曰元至
正中薦國史院編修以親老固辭再按神史朱每祖明太祖壽
其前止之言望之不至命人偵之意其病也使者遂命云朱優
悠山寺太祖怒朱聞之懼告老僧曰予平生無負心處何遽罷
此區則僧曰自任元否稱梁孟敬曰元末舉于鄉為積慶儒學
訓導稱孔克表曰至正進士繼讀全傳六先生俱仕于明此出
處之可疑者

聖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叢訂

按原例云朱子錄伊維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竊疑傳
中以吾絳辛復元先生列姚江門內再按辛復元生平最惡姚
江其參訂理學名臣于從祀四子特置姚江于待入之後辛學
之不為姚江明矣康熙已已余讀而疑之恐捉刀之誤有如辛
傳故于正宗羽翼兩項錄小刻之所無者于儒林一項錄小刻
辛集孫集有姓名而無傳者俱用圈以別之仍識之曰存其信
闕其疑旦夕病間願遣一介負笈菰川之門而就正焉張秋紹
先生別
號菰
辛未壬申間前後遣介負笈菰川之門走字商訂菰川謙光虛

受即將辛傳另板改正可知。然川原例補遺訂誤早賜是正之言。果見諸行事之為深切著明也。甲戌正月因取其集復錄若干一以補小刻之未備。一以誌余遺珠之憾矣。
初錄二十六先生。原日加一。因續錄二百四十二先生。原日加一點。至于出處可疑者。併刪六先生。原日加一。其餘無闕無點無勾者。錯見小刻前後不贅。
康熙甲戌春王三月
後學范部鼎復識

錢唐

錢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博學敦行。元末隱山谷中。明太祖登極。惟明年將六十。應詔赴京。敷陳王道。裁正禮樂。超拜刑部尚書。召講書經。二典三謨。陞立而對。有糾其草野不知君臣禮者。惟明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倘嘗諫官中。不妄揚武。后。國忤旨。待罪午門外。至日。上悟。命賜飯。立撤其岡。上將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京師天下。不必通祀。惟明上疏諫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士。故天下祀孔子。如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令遂止。洪武三年。上讀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大不然之議。欲去其配享。詔敢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廷臣莫能發一言。惟明獨抗疏入諫。與觀自隨。祖胸當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立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越明年。上下詔曰。我聽得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先聖之道。今後依還祭祀。於是孟子配享得不廢。由惟明力諫之力也。厥後上更命儒臣修孟子傳文。惟明以耳聾乞歸。尋謫壽州。卒。惟明為人。秉心如丹。故諫諍目矢石不懼。閑衡吾道。功存孔孟。蓋千年來一人而已。愚漢之梅福。首請封孔子之後。而武帝從之。歷代因之。說者尚推其功。以為當伯。享文廟。今觀惟明先生。于雷震廟金矢以成諫。全孟祀。無論明廷當日未見其傳。自漢宋以來。諸儒尊師衛道。多不恤禍患。未有以身殉之者。是勇且誠者也。蓋其尊孟子。

所以尊孔子。況嘗上疏請天下通祀先聖及立講二典三義。正大之識。高明之氣。事事不可及。取此固孟門之季路。而昌黎之同心也。論明儒從祀者。必當首列之矣。

許存仁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浙江金華人。大父謙。學於仁山金氏。得朱子之傳。世稱白雲先生。元末。明祖初起。幸金華。訪求其後。召存仁未至。而棄輿已還。乃驛赴金陵。一見。與語大悅。口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九月。始置國子學。命為博士。丙午五月。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子。

聖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太

五經堂叢訂

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為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即擢為祭酒。最見禮遇。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及設立教國子條例數十事。皆見施行。會存仁嘗以學官什器用諸私室。言官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笑而已。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過失。乃詔勿治。安置韶州。後遇赦還。尋卒。其在韶。即張文獻公祠以居。好事者繪為南華諸居圖。傳玩之。存仁恪守家教。一宗朱氏。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遭遇高廟。特簡為一朝國子祭酒。稱首天下士。翕然。

向風說者。謂明初學脈之正實原於此。

趙訪

趙訪。字子常。南直休寧人。母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孩。聞讀書。輒能成誦。及長。勵志求道。不事舉子業。徧詣郡邑師。備負笈四方。恒鬻產。以為養。輒執贊具。或非之。弗顧。聞九江黃楚望杜門著述。往拜之。楚望窮經以積思自悟為主。故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復往。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夏示以家傳。先天易書。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黃公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

聖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尤

五經堂叢訂

殊禮。謁翰林虞公于臨川。遂投館於其家。相與求草廬吳氏之傳。值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六君子。徐孺子。陶淵明。歐陽永叔。曾子固。劉原父。陸子靜。未舉。朱陸二氏立教不同。子常具對。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于一偏也。又舉陸子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觀二先生之說。豈驚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併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抑不知子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為何如也。虞公大。

為贊歎趙郡蘇伯修與子常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住以母老辭
歸名其室曰東山精舍自是鷄鳴則起證心默坐酒養本原以為
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指及文字奧義必川向上工夫以求
之其為學大約在求放心以精思為本領以自悟為歸窮得楚望
氏宗傳雖志不荷仕而內蘊經濟頗長壬辰兵起奉母避地方塘
己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間山山深閑家人事幾絕潛心著書壬寅
春始歸東山太祖初起嘗統兵過其家物色之愛被徵辟皆以疾
辭洪武二年再召修元史乃如京師事竣不願仕請還上允之幾
及疾作卒于家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皆言周易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廿 五經堂叢書

春秋二經皆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
後孔孟之教大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
以褒貶泥聖人以為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
筆削之旨而不考傳史舊章俱不能無弊爰離經析義分為八類
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
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以為學者
求端用力之階於易著序卦圖說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別著
葬書問答一卷皆行於世愚按程敏政道一編王守仁晚年定論
朱陸初分曉合特端度之詞二編出竟指為實事矣況守仁
易早晚陽朱陰陸非陸學固如記清濁學辨通明考其年譜

先後孰從而正之哉
故曰言不可不慎也

王禕

王禕字子允浙江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
習古學師事黃潛元政亂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
問隱青巖山著述戊戌太祖徵署中書省掾參預機務語稱子允
而不名愛其文章命為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
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鄉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
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西儒學提舉累遷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
事洪武元年召議即位禮忤旨降漳州通判尋上疏言帝王祈天
永命在乎修德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周歷年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廿 五經堂叢書

八百漢享祚四百皆繇此道願法天道順人心寬刑威減賦稅以
固國本疏奏上嘉納之陳建曰此我朝開國名臣第一大奏疏其
言精醇剴切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告
君無以二年詔修元史為總裁官除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
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尋召還
居原官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燕語嘗進講大
學陳德厚民懷之說上大悅五年上以雲南弗臣命子允持詔往
諭之即日就道既至見故元梁王諭以順逆禍福梁王君臣相顧
駭服已有降意改館而加禮焉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沙漠者遣使

脫脫來徵糧。且約連兵拒我。規知梁王有二心。逼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兩可未決。匿子充於民間。脫脫知之。愈責誚梁王。梁王不得已。乃出子充與相見。脫脫欲屈之。子充罵曰。汝燭火餘焰。尚欲與日月爭光耶。度不免。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遇害。時六年六月之二十八日也。至十四年。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既下雲南。子充歿節事。始聞於朝廷。文元年。卹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開國文臣有諡。自子充始。正統間。改忠文。所著有青巖叢錄等書。行於世。學者稱華川先生。子紳。字仲綽。聞父歿。節隻身走雲南。求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與方正學友善。尊正學爲百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廿

五經堂叢訂

代儒宗。勸其著書。以淑來學。正學不應。仲綽悟。遂略文藝潛心。道德。建文卽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廟實錄。元年四月。上言。父歿節狀。請卹。得贈官。賜諡。越明年卒。紳字叔豐。少有志向。遊於方門。深見器許。妻以女。迨其難之及也。與正學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謀收葬。不可得。卒。建文繫文皇念其祖歿國之忠。特從宥免。且欲官之力。以疾辭。歸隱青巖下。爰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嘗與童景庸書云。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其時正在厲禁嚴

緝中也。初文節公之歿。傳聞蓋對以醢。故仲綽抱痛。每食必斥重味。叔豐性至孝。一遵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不御酒肉。學問該博。士從游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恒禮爲鄉飲賓。至以分獻于聖廟。疎褻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著有青巖稿。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蹟文章。正宗諸編。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吳海

吳海。字朝宗。福建閩縣人。常元季。以學行著稱。見四方兵亂。遂絕意仕進。深自韜匿。間與同志講說經義。更相倡酬。一時名人如黃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廿

五經堂叢訂

師泰王翰林泉輩。皆推畏友。明興。部使者欲薦之。有司轉相推轂。力辭不就。闢一室于家園隙地。酣經枕史。娛適其中。因採摭古人孝子順孫節婦烈女。及兄弟之相友。娣姒之相友者。附以臧應麟福各爲一卷。以傳布閭巷。令小生稚女誦而習之。名曰命本錄。謂克培其本。則司命者皆無權也。又著書論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趙事外傳。爲史氏之賊。支詞蔓說。爲文章之賊。謂上之人亟亟取其書而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之當趨岐徑之當棄。名曰書刷。平居喜聞過。或有告之者。立改其失。因扁其客坐。曰。聞過軒。又自號魯齋。志所願學也。爲文嚴整雅奧。咸

有矩程而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于世

郭櫟

郭櫟字德茂浙江太平人其高祖世卿即正肅公之兄也

正肅公諱壽卿字子奇號克齋游朱文公門端平六君子之一

傳至德茂自僊居徙黃巖之松山里後屬

太平縣遂為太平人少勤同學比壯特有所悟錄伊雜上迺洙泗

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即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

接和氣滿容雖居貧嘗有以自樂其所涵養高用靜中功夫言動

應酬一循乎禮邑士人多從之游其為教訓必先收放心方見得

吾道端倪即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叢刊

家都壞了此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不克葬者十餘歲茹蔬抱

戚未嘗破顏迄葬已始御酒肉母疾永不解帶親為沃面澡身浣

衣滌席凡六閱月手指濕爛成疹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

鄉里化之雖使猾者亦革面輪欺終元之世隱居教授嘗作感秋

酷熱諸詩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

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諸途役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暢

巷稿數十卷及瓜髮一束以問太祖嘉其廉賜紗帨銀帶寶鈔以

旌之既歸貧益甚課其子熙躬撝井曰一日諸生及門聞打麥聲

視之乃先生也卒年六十二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熙亦博學篤

行能世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著尚書該義

桂彥良

桂彥良原名德以字行浙江慈谿人洪武初應薦召見命作香几

贊特授太子正字俾入侍大本堂錫賚有加上嘗從容咨以治道

對曰道在正心而正心之要在懲忿窒慾他日上謂彥良曰法

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德用則法則勢法以靖民則民勞而

弗竭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善上嘗以帝者師稱之又謂

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八耳基

峻隘不如卿也尋改晉王府右傅一以正大之學輔導既致仕條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叢刊

陳十二事名曰萬世太平要策以進著有和陶詩清節等集行於

世

尤文

尤文字務樸一字南直無錫人文簡公葵十世從孫父味萊翁卜

居東郭廻溪里有願生文人不願富之語及生務樸因命名曰文

自少博學洽聞傾其同輩弱冠讀程朱遺書與遂初先生集慨然

向慕潛心精究直探淵源以復性立命為指歸以持志養氣為途

徑謂學者必先於天理人欲關鍵剖決分明纔有入手處屹然有

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之思洪武中舉明經秀才俱不就晚益超邁

得怡天期之妙奉母隱居致養為樂若將終身焉永樂十七年詔天下方面官保舉孝廉又詔吏部訪學行並優者取來於是吏部以馬麟等十五人具奏列務樸名第二上特遣行人盧玉齋勅書徵之大吏爭臨門勸駕以母老疾無他子力辭時麟等被徵至京以明年閏正月朝見授布政七人參政五人賜釋褐一人其不至者獨務樸與梧州吳貞簡鶴耳貞簡有足疾故不行以布衣蔽履棄二品人並高之徵書有云爾尤文生於詩書孝友之家實出理學名臣之後志懷堯舜行合閭閻既篤事親之深誠必抱致君之遠略累舉明經嘉遜丘壑朕欲資政沃心湯儀型特遣行人聘爾

理學備考卷十九 張集

共

五經堂恭訂

入朝用展致知格物之學共成時雍於變之休端有望矣毋耽釣築過佚前光當時眷注之意如此務樸弗為動也厥後尚書胡濙巡撫周忱等復薦之終不出及卒門人私謚曰恭靖先生著有諱錄二卷行于世國人陳真晟序之謂議論切實學術純正與有宋五子書相為表裏非後儒可並自務樸紹明文簡之緒而子諱孫爾曾孫晉玄孫瑛五世孫鐘六世孫之濤代以文學科名顯諸孫賢且貴者祀世德祠得十二人南方稱家學之盛者鮮與比埒焉愚按吾邑務樸先生不肯事靖難之主二泉先生不欲立議大禮之朝乃其辭召命也皆以養母為言以孝全忠亦以忠成孝世人無餘範見心事惟其身不出而倫教相之矣故吾儒遇辭辭辭辭處即當深中肅清學首辨此

理學備考卷二十

劉觀鼎按學統載劉太略故舍彼錄此

劉觀字崇觀江西吉水人學博才高行文奇逸不可一世正統丙午舉鄉試第一已未成進士尋以疾告歸丁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為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村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虛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愛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修己治人之事以備觀省列責志恒心二圖置座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以剖其蘊嘗語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做人樣子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一

五經堂恭訂

到者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臥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復何言聞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收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昏喪祭悉如朱子家禮家有孤寡不能自行者隨力周養之崇觀爲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祇謁先聖畢卽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冬盛暑不少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吳康齋誦

其言以語人口即此足以知其揆矣書院之退居曰臥廬學者因稱臥廬先生

王承裕 即平川

王承裕字天宇川陝西三原人父恕歷官宮保蒙宰贈太師諡端毅稱成弘名臣第一有七子而天宇最少以成化元年乙酉生於河南巡撫公署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為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胞齊不齊謹當謹太夫人廉知之以白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二 五經堂參前

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父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天半錄是益尊師力學丙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孝宗登極端毅公應召隨行讀書偕一時名公游而學問益進癸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天宇亦予告歸廼開門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剎堂人衆不能容復講于弘道書院其為教以宗程朱為階梯祖孔顏為標準師道尊嚴弟子咸知敬學自樹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後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箴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直德初遊瑾

高致羣工多出其門天宇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言瑾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輪邊恨猶未已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璉誅起原官遷太僕少卿晉正卿南太常卿時上南巡天宇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於祀焉用備為弗聽及至上奏祀皆行之言者媿服癸卯宸濠叛欲越南京大臣分城以守天宇得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會有逆黨藏甲兵于郭以應賊者發之立服上刑都城肅然壬午世廟即位收元論禦賊功賜金綺祭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世廟重之特賜獻皇帝容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書己丑致仕休居十年惟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三 五經堂參前

以讀書教人為事當時稱其濟美方諸范文正之有忠宣論薦者無虛日嘉靖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賜祭葬諡康僖性篤孝悌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鍾愛特甚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惟謹誨子姪以道與人交愛敬兼至久而勿替自始學好禮終身錄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冠昏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習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天宇之功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報集考經堂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稿婚禮用中進修筆錄助靜圖說等編所述有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

等書皆行於世

魏校

魏校公傳文既見予備考十三卷十七號中國其太略故重錄此

魏校字子才南直崑山人其先本李姓長洲人曾祖琳爲崑山姚家魏氏養子迨魏自生子而琳不復歸宗故子孫皆蒙魏氏祖元律嘗愛伊川格言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注其下口誦上達君子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注其下口誦下流小人命孫書置屋壁以自儆父卒代父受苦後不惜頻歿以純孝稱先生生而穎敏一目四行下弘治甲子魁南畿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每訊重囚齋居默念務期得情會審監刑衆皆采衣即事事畢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四 五經堂叢訂

宴飲爲樂先生獨慘然滄服是日不飲酒食肉時奄宦劉瑾擅權其黨劉瑾守備南京倚勢作威臺省官望塵奔謁先生獨不往瑾復忽視法司或時判狀莫與爲抗京邑有經歷姚元者從子利其富賈誣以奸罪賄瑾陰爲之地必欲置元於死屬先生訊之竟白其枉瑾亦莫敢誰何也暇則與崔子鍾余子積夏敬夫王純甫諸公商確學問不輟正德九年召爲兵部職方郎會江彬握重兵居大內而寧籓亦有反謀乃移疾家居意請學辛巳世廟初服擢廣東提學副使力以師道爲己任課士先行後文盡政部下淫祠爲社學嚴禁八化從禮葬粵俗爲之一變又迄摩所傳衣鉢歷代

所寶者悉取而毀焚之扶正嫉邪執理甚嚴於是有諠中傷之者適丁外艱歸服闋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施教一如在廣東

時且申行冠履境內有伏義盡封臺久爲牧豎所淫沒遂命有司鼎新而表識之少林寺有達摩面壁九年影石世以爲神書間記之先生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遂命刻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以驗其僞而立案存照候修志之日特與改正怪妄始息甫三月晉大理少卿轉因于祭酒某經籍官故事將進講先期呈講章於內閣先生獨不然時卒不悅遂改太常寺卿提督諱館時入地分祀之議興因擬郊祀論人略謂上帝至尊無可並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不可議與時違即致政而歸自少教行孝友每夙興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語語無恙迨即安或疾則累晝夜日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俛侍食於側嘗具醢請復祖姓李以成先志會沮格不果行平生篤志聖人真猶儀湯之於飲食其學始博終約主於立本初踐詞當以酒養仁心爲本中年以後純如也天下賢士大夫翕然宗之質疑問難者常滿於門稱爲莊渠先生蓋歸林下而教化益行焉所著有體仁說大學指歸六書精義遺書師說語錄文集行于世卒贈禮部侍郎謚恭簡有司立祠祀之先生之在粵東也東莞舉人林烈

以師禮見遂志理學自學諭歷遷戶部郎中俱著勤慎出為福建
巡同總政大理在任毀淫祠興社學初書院日與諸生講習其中
又聯什伍節孤貧置義所立鄉屬填修養濟院教養並敦一做莊
渠行事及卒民巷哭商罷市共為建祠烈字孔承歷官三十年備
素如舊子培坦城俱鄉薦培最知名近時有思先生之學而欲與
生手余問此何所據口見首篇傳及取首篇傳細考之無有也
後余讀莊渠全集有代杜公經筵講章序曰學臣陳疏是以天下
為重人君為輕有物世宗欲歸諸本學臣大贊其意欲順父母
大體足輕足之心此為去利懷仁義矣先生始亦有過然當
日僅為講章而後者竟以大將疏章生之君子一舉筆之問可
與不與

理學備考卷二十張集
六
五經堂叢訂

王材

王材字子難江西新城人由進士歷官南京國子監司業嘗與同
官尹臺營救楊繼盛之歿相嵩既誅而復背之時王湛二家之說
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子難往造業投刺見閻奇擲筆
抵掌歎蓋歎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請書院疏直累千
金者也子難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
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子難造焉於彈某時得其人慧
而多機歎曰仰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
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郎學焉呂先生世所稱篤志力行如宋

司馬君實者也而呂先生得子難歎以為任重之器歸闕室石堂
寒暑一裘葛博綜約守直于學不厭造詣盡絕泊如也嘗折衷王
湛為之論曰餘郊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為空知增城以勿
忘勿助之問即為天理故餘姚以為虛見然餘姚言致知未嘗遺
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為空知增城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
語固未嘗不確也蓋權衡已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即悟皆真
有觀察即為外馳有循持即為行仁義則痛固之以為蔽陷虛蕩
妨教而病道曰以吾從諸名哲後不敢不力也比退居中濬外融
益遂詣于古學隆禮自度造次言動必於禮家冠皆喪祭具如禮
理學備考卷二十張集
七
五經堂叢訂

理學備考卷二十張集
七
五經堂叢訂

金賁亨

金賁亨字汝白浙江臨海人初從高姓通籍最後始復本姓中正
德辛未會試至甲戌殿試歷任江西福建貴州三省提學官至副
使為人清粹醇和剛介端毅得於天稟既知學問大指毅然以聖
人為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稽渠一時放下
則一時德性有餘初學當以心為嚴師及於川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之語曰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記細過必錄蓋踐履既實德性堅定矣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書反覆潛玩乃知工夫過苦責效太迫反入于銳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悟入處於是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灑然冰解東釋處超然有解以是居官行政大抵主於崇禮敦敦俗尚端蒙終世淑俗之意惻如也在揚舉行四禮修釋奠新樂舞斥大僚之冒祀鄉賢者黜無行士之貨緣援例者在闕發明晦菴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乃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詮次其人如明道之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嗒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有若春風之發物如延平之冰壺秋月壘澈無瑕如晦菴之心度澄瑩無滓特為表章參驗考證源流明揭書院中且疏請祀羅李二先生於文廟在江右優崇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為學次第明濂溪過化之歸究為湖異同之旨所以開發成就者極其懇惻居家則百行純備鉅纖不苟後學咸慕其身教焉當是時新學盛行鄉人方假其名以張聲焰而沒自存誠守正一宗程朱嘗答應容菴書以觀未發一語為程門相傳拾訣極辯時說戒懼即慎獨作一事看之誤謂成

體比慎獨其功尤難其事尤要而連引程子語以證之又作主一辨大指謂如昔人讀書不覺夢寐乃是心後于物不可謂一凡學者須是收其放心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一之本體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也其一之要道與于思子曰篤恭而天下平其一之全功與曰無適主不往也曰無欲客不入也舍茲而學高則虛卑則支不足言一矣四曰號其居曰一所學者稱一先生所著有學易記學庸議道而錄台學源流及詩文集定海縣志行於世子立愛立敬立相俱成進士立相繼其父視國學乃重梓父所頒伊雒淵源正續二錄以進諸生當汝

白致仕日江西巡撫都御史陳洪謨重修白鹿洞復聘至請主洞事以風俊秀因疏請特祠先儒吳與弼及邱少宗伯楊滾以重抑中官吳獻被斥放歸先知漳州府復芝山書院祀朱夫子以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峰配訂大成樂譜行呂氏鄉約每流一任於儒教多所修明洪謨字宗禹湖廣武陵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壽八十二贈尚書王中書述古答金世龍書曰昔提學高汝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以舉子進士以書督責之日汝得一第吾不為喜而以為憂此後必駸駸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驚懼置一簿錄其所為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為學卒為善士愚按此書則汝白之為學自登第後始固勉一流人情其諸

父名氏無傳所學竟不可考然其教亦可以知其學矣世之
隱君子獨學而名不傳如金氏諸父者豈少也哉

柯維祺

柯維祺字奇純福建莆田人弱冠中進士除南戶部主事時年二
十六卽移疾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紬繹之別清亂訂是非會萬
於一及門之士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爲先慨近
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掩孤陋作左右二銘明
其意者講筵二卷以辨心術時過河爲實志以存敬畏締接履爲
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能大施爲實用至於爲學次第懇懇
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
理學備考卷二十張集

十

五經堂卷訂

一之謂誠蓋允蹈之也錄所答問釐爲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
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著宋史新編以宋爲正統以遼金附且
升瀛國二王於帝紀正史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先道學於循吏
以重道釐複補漏擊異訂謬共二百卷閱二十載而成書作史記
考要十卷凡司馬之議評爽實班氏之增損華義少孫之補綴亂
真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蒲陽
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僅其遂漣乃撰次爲二十卷以接山
齊鄭岳之筆曰續莆陽文獻志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
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

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
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卽富貴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哉別著詩文
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居常絕迹不入官府力耕節用躬韋
布之素有餘則推以佐親黨遇倭亂廬毀於寇嘗用以築小室日
危坐其中使人無戲言無苟笑聞人之短蹇然必爲之諱其功不
與飲燕口惟蔬食菜羹而已卒年七十八學者稱希齋先生

王樵

王樵字明逸南直金壇人憲副祀鄉賢泉之子蓄思經術注力躬
行登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使蜀使代却餽遺不受負廉望冢宰

工

五經堂卷訂

聖學備考卷二十張集
欲識之終不往見遷刑部主事日讀律弗輟嘗歎曰士大夫專以
畱心案牘爲俗吏文墨詩酒爲風雅夫飽食官祿受成吏胥謂之
風雅可乎數以執法與嚴分空輒悟出爲克東道僉事值歲大祲
奉詔行賑嚴督屬吏躬詣村落入藪之里胥奸不行民被實惠引
疾歸十四年不起萬曆初起分巡浙西入爲尚寶卿未幾御史劉
奉極論張江陵罪禍不測上疏請全諫臣以安大臣觸江陵怒卽
以星變自陳歸里江陵敗起鴻臚寺卿謂上深居獨斷非所以振
國勢而收人心疏請勵精聽納懇宗社大計歷太僕光祿大理卿
少司寇南總憲致仕明逸素恬默簡於酬對接大僚頻笑無所徇

至與之談經學及星候則斐臺不倦。林居謝絕交游。閉門獨坐。手未嘗釋卷。窮經考義。字比句櫛。浣衣脫粟。樸麤如寒士。徒步里中。逢負擔爭道。無忤容。卒年七十九。贈宮保。謚恭簡。嘗作學記曰。明道先生所謂正學者。以為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要在誠乎身。而適乎世。用白。鄉人而可至於聖人。具有節序。愚以為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然後可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公卿百官。皆得其人。如其不然。而卑者溺於章句。高者驚於懸虛。經賊文妖。如晦菴朱子之所斥。勤一生以求道。而拾先賢所棄。以自必。反肆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主 五經堂泰訂

詆焉。如近日蕞菴羅公之所言。是謂教非所教。學非所學。一旦居於民上。非舉其弁髦而盡棄之。則以其學術為人害也。謂如父母師帥之義。何哉。願吾黨之士。勉焉。無陷斯戒。蓋洞隱學弊而訓勸之至也。所著有周易私錄。尚書日記。春秋輯傳。四書紹聞編。方麓居士集。讀律私箋等書。行于世。子肯堂。登進士。入詞林。歷大參。負氣敢言。好奇博藝。亦著有論語義府。尚書要旨。律例箋釋。念西筆塵。及醫科證治準繩類方等書。至今人購重之。

錢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南直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令廬陵。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歷施惠政。士民食悅。擢御史。首疏彈按臣鉤取庫銀得旨逮訊。按廣西。一洗將迎供億之費。上建儲論相二疏。語多觸忌。上崇祀疏。推獎真儒。俱留中。會孟給諫。養浩亦疏論建儲。有旨廷杖。謂前疏實開其端。併奪官。自此里居。垂二十六年。一意斂息。惟事著書講學。常守歐陽東原建先賢祠。旁構經正堂。聚士紳講道。共推先生為主盟。時錫山有東林書院。遙相往來。聯合同志。朝議譴然攻之。先生曰。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嘗言曰。既戴天履地。而為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又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應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情慢邪僻。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主 五經堂泰訂

之氣。且去細細查考。又曰。無信庸日俗耳。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又曰。天下事。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做不如眾人共做。生平無他玩好。獨潛心於六經。濂洛諸書。下至天文地理。無不披究。而尤研精易學。嘗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首以乾坤兩畫為人儀。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人像。而教人之實體。是像不參不兩。不可以為像。即不可以為人。皇義立象盡意。不待有辭。文周繫辭。明像即辭。即象後世得辭遺象。非其辭得象失像。非其象。夫惟繇辭得象。而後無懸空說理之病。知象為像。而後有神明默成之學。於是作像象管見。又言古今以易名家者。殆數千

百人誦讀。應抄凡河雒圖書陰陽造化方圖分合通知晝夜全體。心天以至十二月三十六宮六十四卦皆列圖而繫以說。庶幾參互考訂。可以窺無像之象。於是作像抄續抄。又曰。高皇帝止重儒教。而異端邪說推尊釋老。且欲駕二氏於吾儒之上。悖矣。乃直揭儒道如日中天。類取古今儒學正脈。別爲二等。趨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至程朱而止。定爲宗統。作源編其餘。漢唐宋諸儒。訖于有明從祀四君子。則以爲如正之有間。作源編。又曰。黽者勉也。德可勉而修。行可勉而至。學可勉而充。義可勉而奮。愚勉而智。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聖勉而益。聖於是作。記他。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五經堂泰訂

于孔兼 于孔兼字元時。南直金壇人。自少事大父父母。及其昆季孝友。備至。中萬曆庚辰。反進士。授九江府推官。擢禮部主事。累遷儀制郎中。唐勘戎子試錄疏。發其可疑者數人。皆當路于。駁都御史吳時來不當。謫忠恪得古奪謫。朝貴戚口備之。既而累疏爭三王並封議。議竟寢。及疏救考功郎趙南星。語益侵。閣下遂落職。謫安吉州判。元時一起。浙即授。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士友講。其中而時過荆溪。至錫山。與於東林講席。其論學一軌程朱。諸新說與舊相。難者塞耳。不欲聞。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群議衆。孤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槩。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惡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冷寂時。無欲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識之。當沈四明一貫。以妖書加害。沈歸德。鯉極力周旋。得脫于禍。入高其誼。自解官歸。講學之暇。營梵川。與其弟潤甫。營雲林。皆植水木。臺池之勝。巾車摺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優游二十年。以壽終。學者稱景素先生。嘗纂願學齋十先生述語。薛瑄曹端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蔡。生。史 122-192

生
蓋擇近儒之醇者其升序斥王學爲霸儒置不錄別著春書書疏及文集行於世光宗立特贈光祿寺少卿論祭其墓仲子玉瑞字信甫性至孝父歿遵遺命以布袍殮終身不衣一帛手錄宋明諸仙書至七十餘不倦崇禎末巡按御史奏旌之

余懋衡

余懋衡字持正南直發源人生有異質爲學推本紫陽精研天人性命之故而以身驗之舉萬曆壬辰進士授永新令潔己愛民復學官鑒石築改邑東門築泮玉洲江右未行官解法始請通行以紓民困至今稱便徵拜御史論罷礦稅傳旨逮杖忽殿角有聲如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張集

主

五經堂參訂

雷上心動乃改罰俸一年視嵯長蘆一切例錢悉無所私瞻貧賤饑全活億萬計巡按陝西勅稅璫梁永綱以法永嘗詣庖人以蠱進中蠱頤夙夢神示得解上聞之爲撤永併罷天下璫稅閱視回延兩鎮條上十事上嘉納下兵部通行申飭掌河南道理外計列計典七條著爲令癸丑詔監會開閣臣葉向高典試兼與擬持國請勿令文書官入簾以避嫌疑中使至欲入力拒之怒去誣奏御史不容送票擬上問爲誰以衡對上口是在陝西學政梁永者耶命收回本章天祚辛酉召爲大理卿尋授食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日訓軍實盛暑不廢操練定雙糧置糧法以示激勵督副都御

史理內計改兵部侍郎時提督巡捕郭欽爲逆璫魏忠賢姻親營

升都督同知駁寢之又忠賢等乞請諸璫弟姪及保姆客氏男俱

世襲錦衣衛官以武職非軍功不世襲婦寺目濫非典具疏封還

兩勅璫遣人力求屹不爲動既以陪推遷南吏部尚書五疏力辭

送子告歸臺省交章乞留不報明年太常卿德詠請召馮從吾余

懋衡曹于汴置論思之地以輔聖學正士風起起原官引疾不赴

及總憲楊建勛璫二十四大罪有南太宰北少宰皆黜陪借用爲

逐等語璫益嗾焉丙寅僞學禁厲削籍爲民初持國于新安之紫

陽書院創興理學及令永新善鄉元標建明新書院按陝西引馮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七

五經堂參訂

從吾闢明關學真廟初年鄒爲總憲持國與馮同爲中丞復開首善書院于都門譏者業有煩言至是魏璫驅除正學御史張謂請毀首善且言海內書院最盛者四東林江右關中紫陽南北主盟互相雄長余懋衡馮從吾鄒元標孫慎行爲四大頭目並安處分遂俱制奪一切書院皆毀賣以助殿工發有三賢祠故朱子所築以祀周子二程子者亦在毀中持國廢圭田償之獲免崇禎改元詔復官詔追敘川功賜金幣復推南銓以病卒賜祭葬部優補諡遇國變未果學者稱少原先生所著有乾惕齋太和軒關中集語錄經翼百餘卷奏議古方略各數十卷行於世從兄懋交字全之

以貢兩除學訓居恒研精易學敦行喪禮不以弟居顯要稍遜于
交游之際惟造就後生是務學者稱定宇先生

吳桂森

吳桂森字叔美南直無錫人幼有至性父喪哀毀如成人長從顧
端文高忠憲諸公講學不倦以序貢應廷試歸遂絕意仕進學易
於毘陵錢敬新先生日夜探索幾忘寢食錢先生沒每歲偕同志
往其廬論學靜坐志第三年之意天啟初忠憲出山爲東林主
會擇人拜托葉公聞適次及叔美蓋豫屬之也尋璫難作忠憲赴
止水叔美往哭之捐金以佐官旆惡費時書院已毀僅存丘墟乃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五經堂叢訂

大

五經堂叢訂

約同志鄉經會忠餘兄弟輩就道南祠班荆敘舊相唁也已而相
易及遊璫敗奉有表章書院之旨季美亟謀興復而摧殘之餘人
情頗渙遂獨力建麗澤堂又構小齋名曰來復講易于其中群儒
翕集稱東林再興焉其說易也謂第一要明陰陽大分蓋陰陽非
一亦非兩其質則有大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殊其用則剛大所以
主柔小而非柔小亦不成剛大柔小所以成剛大而離剛大便不
成柔小故用九川六總之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明得陰陽
大分然後看八卦性情得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
源察流條理脈絡一一分明而又有易中真血脈如程子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邵子天根月窟張子一神兩化錢子卦者掛也掛出
一太極掛出一箇天地儀象于人身等語皆四聖之真傳也每剖
析易義精絕無遺聽者靡不歎服晚年充養日純粹益可挹鼓
舞來學如有一言可採必筆而藏之申誡子弟曰凡子弟有過父
兄必任爲己之責卽父兄有過子弟亦必任爲己之責如此交相
勸戒家聲庶幾不墜又做義門鄭氏家會及五經會聯屬宗人子
姓以爲常學者稱素衣先生卒祀崇正書院所著有像象述像策
金針易說談易隨問真儒一脈一斑錄書經說曲禮說註釋春秋
大全皇明開泰錄息齋筆記等書行于世

聖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尤

五經堂叢訂

鄒期楨

鄒期楨字公寧南直無錫人性至孝九歲時患痘劇甚作癢恐驚
父母寢力制之比長輒苦讀年三十始稱郡諸生屢舉不售郡忠
敏公彪佳始以侍御巡按吳中式其廬舉賢良方正亦不出嘗設
講席邑之洞虛官問字之履闢戶斗室不能容復他徙他徙者再
又不能容乃就文昌閣下闢軒二架以居之度可容百五六十人
如是者歲率以爲常立文行社約三章以繩束而諸負狹邪癖者
相率匿影去語具高忠憲文行社記中自是春秋兩榜科必有人
先生嘗言聖賢下語如化工肖物一字不虛故其說書最解人願

弟子之日益進以此顧獨以為此口耳之學非其至者因謂濂維
開闢近在吾鄉求之有餘師矣蓋指東林主盟諸先正也一日從
忠憲商及靜坐先生曰調息亦頗有益忠憲曰不屑也聞之悽然
已從先儒存養省察諸法徧參之最後獨心古忠憲所論觀未發
工夫一語大率觀未發之學以主靜為訣以主敬為宗以禮經之
九容為把柄九容色色停當身心內外自一齊收斂如是則終日
研求經義亦栽培本體之助非復往來憧憧之擾此其學問得力
後證嚮語也東林自吳徵君桂森重建麗澤堂後賴先生左右于
前提唱于後每歲聚學者說書堂中風雨寒暑無怠期故講席得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廿

五經堂恭訂

以不墜先生正氣強骨身列章達而心憂社稷闢廟堂與革進退
當則喜否則憂見眉睫當食廢匕箸當三案議起不勝憤懣撰為
委巷謠抒寫不平皆愛君忠國之言及敬禎問見天下將亂著有
彈亂臆言救荒末議固人心論活井田說惜無能推而行之者晚
年涵養純熟氣象雍容接人寬樂坦易詳誨曲誘不厭往復嘗令
後生小子不言意消室故懸磬值庚辰辛巳連歲大祲領粥時絕
幾持水齋日玩易一卦或編輯見聞一二以當湯飲饑食可謂貧
而樂者矣崇禎壬午冬卒年七十六學者稱經翁先生門人嚴毅
等私謚為懿長先生祀崇正書院所著尚書揆一一筆軒劄記鶴

湖小詠東林諸賢言行錄四種行于世別纂皇明洪範經世要語
國朝名臣言行錄摘等書三十餘種未刻藏于家弟期相字公宣
有學行廩于庠與兄分主講席崇禎中以賢良徵就粵西州判轉
衛經歷痛甲申國變感疾卒年六十嘗自訟不可與父兄師友言
者不為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言著有易書孝經四書筆旨藏
千家學者稱忠餘先生門人錢肅潤等祀之道南祠二鄉先生及
門不下千人鼓與肅潤皆高隱不仕單精著述設有東林書院志
二卷吳郡姚宗典序行之

華允誠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廿

五經堂恭訂

華允誠字汝立南直無錫人少從其兩兄汝翼汝正學踰冠稱諸
生萬曆丙辰偕汝正因族叔初菴以師禮見毘陵敬新錢先生受
源編匯編及管見像抄始識學脉之正閏尋赴東林講會讀忠憲
高子靜坐說心性說更知心學性學之辨氣靜心靜之殊遂以復
性為宗是年始從兩兄舉家會荆溪備恕行氏邑中忠憲素衣兩
公咸與焉以三九月為會期歲舉不廢天啟辛酉冬赴會試聽講
于首善書院時聞中馮少墟吉水鄒南阜兩先生主其事少墟有
言曰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汝立聞言當下反躬體認曰心不
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壬戌成進士假歸復因初菴執贊于忠

寬且言私淑雖久不如親傳忠憲乃授以主靜之學甲子忠憲還朝因隨行謁選至淮陽隨講學於王心齋祠至寶應隨講學于范文正公祠在途寓書于家自幸得所依歸有云所謂無行不與今乃益覺親切而忠憲貽素衣書亦云鳳超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此天成道器一路受其益不少又許為生知安行宛然性象其相得若此鳳超者別字也及京除工部主事值魏奄用事馮鄒諸賢俱放逐拂衣歸崇禎己巳起補與宜我箴李荆揚劉康谷章格巷諸公論學轉營繕司員外督琉璃廠卻美以萬計其冬北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分守各門上微行察勸急多被讒逮有杖於者而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廿

五經堂叢訂

汝立守德勝門獨完所製懸簾修廣如式上霽顏嗟賞頒白金二十兩加俸一年辛未調兵部職方員外協贊郎中事乞休不允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內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關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家臣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已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綫索呼吸機關首尾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倍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法潔己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再疏直糾次輔溫體仁家臣閔洪學罪狀二臣亦各疏辨奉旨再着回話三疏欲追理洪學所冒之軍功追奪洪學所叨之恩蔭

有言體仁紆臂塗顏廉隅掃地通衢露布徧體瘡痍上察之止銷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釋余大成于獄實王化貞于理皆前疏有以啟之也里居十年餘當甲申南渡召為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署選司事至京開門謝客貴陽相投刺竟不報先是荆溪再召過錫接刺且托人致意欲以京堂市亦未嘗報謝也見時事日非在署僅十三日謝歸乙酉後以舊冠衣杜門日惟飾巾待盡戊子四月寓婿家為游兵執至金陵始終不屈遂與從孫尚濂同成神邑陽陽如平時年六十一初汝立登第出相國賀文忠之門文忠在閣夢神語曰明日閱第一卷真士也因得汝立卷後先殉國固非偶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廿

五經堂叢訂

然而忠憲之臨止水也特書一帖以授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滅夫固以後从嫡系屬之矣汝立十六失怙太安人訓之嚴歸養日母老患心痛每夜伏于床以氣噓之旦必露禱請代三四月病良已伯兄既喪因邀仲兄同居侍母盡其歡至于置後田葬崇祠修宗譜廣同善會尤造福族里方忠憲聞建自溺有詔根究汝立既偕郡守曾公輩周旋其間又轉托都人多方調護高氏得無恙諭葬時以在京不及送比歸特補奠墓下知地不吉即代營改葬纂高子年譜一卷特詳于為學入道之序誠高子嫡傳也在兵曹草疏二千言力請崇祀謂國朝理學一脉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攀

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共祀孔子廟。庭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疏既具。因杜掌科先言之而未允。不果上。會仲兄書來曰。高先生崇祀一疏。真吾弟身上事。然斷非今日所宜言。亦斷非一疏可了。設使言之。今日無論側目者。必以門戶相詆。卽在同志中。有灼然確見以爲當然者。幾人哉。區區之意。以爲吾弟既身任之。又必博求而密訂之。察二三同志中。深知先生之學者。相與極力表章。使先生之學大著於世。而後可議及此。比之口前一疏。爲力更難。猶子尤重。所以謂今日且作歸計。休養精神。以圖不朽可耳。非畏首畏尾之言也。汝立得書。喟然自此敦勵益至。蓋汝立之學。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苗

五經堂泰訂

爲能得統高子者。家庭劇切之力居多。晚年擬作易解。細讀周易孔義。輟筆歎曰。吾無贅矣。深有味乎介石之義。乃更號豫如。學者稱鳳超先生。所著有春秋說。四書大全。參補藏于家。汝翼名允謀。踰冠舉萬曆庚子鄉試。下第後游東林。一見錢顧高吳諸先生。汗出浹背。竟夕不寐。反顧盟心。務屏習心。遠習氣。洗滌磨礪。簡押清苦。尤研精於易。一卦一爻。莫不反求諸身心。立家會學。子弟興起於學。天啟壬戌。就賓應教諭。以身植範。諸生中有爭地終歲不解者。至是化其教。各讓不取。爰卽其地築興讓堂。集諸生講習其中。嚴立規條。以正人心。辨是非。爲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

賢則當賢。賢則當而勸懲備。從善去惡。反正易邪之念。決矣。初到任。請祀劉駕部。靜之于鄉賢祠。五選賓延。惟劉學博春宇一人。先於天啟末卒。高忠憲志其墓。稱燕超先生。汝正名允說。號龍超。晚更後巷。與同邑呂誠之。高彙。旃。嚴佩之。祺。先輩會講東林。著有三傳粹精。春秋傳載記纂疏等書。訓巷名貞元。卒俱在汝立殉節之後。別有傳。茲錄不載。

許孚遠。字孟中。浙江德清人。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後從歸安唐一

巷學。登嘉靖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虞衡主事。督范江。嗣瓜儀河。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苗

五經堂泰訂

道皆著廉仁聲。調南吏部考功。在雷都。盛講學。調北。督勸。適文選郎中胡汝桂。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之。欸語諸僚。忌之以爲必議流品。各造人竊聽。無所得。疑卒不解。更調驗封。陞慶茂元。移疾歸。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考功主事。卽推廣東食事。值廣有倭警。乃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領。先後遣使論賊。及身航海。抵賊舟。擒降其衆。又建善後十二議。提問。詔賜全。旋移閩臬。當內察會前忌者。掌考功。乃請兩淮運司判官自閩歸。將遂終隱。往問于。一巷。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怠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

今子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遂之官萬曆初擢南太僕丞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繼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時江陵當輔頗知重孟中而忌者復譁之出爲建昌守在郡廉謹不廢講學居二年鄒給事元標特疏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士考核肅然擢應天府丞築高淳堤成會李都御史材以滇事被逮孟中接揭諸司申救冀免其死而南道以此疏劾降二級調外歸數月丁外艱服闋補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遷右通政督石叻都御史巡撫福建疏請罷倭乞封弛商海禁及定僭民之亂免呂宋之罪閩人皆德焉在閩二年擢南大理

理學備考卷二十張集

共

五經堂叢訂

卿尋晉南京兵部右侍郎是時倭尚未靜當事者以其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其在南都以開書講學與禮部楊起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旁觀者頗起口語將借講學中以外計孟中行至清源聞之稱病乞歸五疏得允居家不殖生產孜孜以講學爲務生平質直無飾言飾行事至立斷一以至誠無欺待人萬曆甲辰七月卒壽幾八十賜祭葬贈南京工部尚書學者稱敬菴先生著有敬和堂集行于世

穆孔暉鼎按穆及下南王三位孫集止載姓字而無傳文故附錄此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棠邑人淳懿溫恭早負文望弘治甲子陽明

主山東試舉第一乙丑成進士改庶常授簡討正德間宦瑾擅權卿條皆伏謁跪拜伯潛與崔子鍾何粹夫獨長揖瑾怒矯旨誚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召復翰林遷南司業尋以左庶子充經筵講官因憾所得愾惻規切嘉靖初進學士掌翰林事以忤權幸改南尚寶卿科臣葉淇上言孔暉昭代醇儒留之左右足以裨益聖德不聽轉南太常卿致仕平生無疾聲厲色變故粹至神色怡然或偃諸程伯子居官三十年茅茨僅庇風雨研精六籍返證一心而於二氏諸書亦時擇其精者諄諄之曰吾性原無分別相則其偏蔽也卒贈禮部侍郎諡文簡著有讀易錄尚書困學諸史通編大學

理學備考卷二十張集

七

五經堂叢訂

千慮等書

南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陝西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爲陽明分考所得士幼穎敏絕倫稍長有言懷詩云誰謂千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併弱冠以古文詞鳴當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漸詞章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由戶部郎出守紹興值陽明自江右歸因從卒業得實踐致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由是時就請益闢稽山書院請陽明主教聚八邑彥士躬勤講習與爲倡和偕諸同門錄陽明講語爲傳習錄付之梓其

治郡以循良稱有學士侵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割歸其主坐是賈然而當事者更以抑陽明故片之中察典去既歸益以道自任敬渝水書院以書抵馬西玄諸友闡析良知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出其門者多篤行士卒年五十五著有端泉集及紹興志渭南志弟達吉字元真九歲通戴記大義傾鄉薦後因兄元善師陽明已舉進士歷副使以條奏趨事忤執政意罷歸居家致行求義不怠卒年八十一著有姜泉集越中紀傳及註解會稽三賦刻于越

王道

王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未冠舉於鄉正德辛未成進士選庶常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尤

五經堂叢訂

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閣臣方獻夫薦其學行辭正可任宮寮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三疏允歸而聲望益重居一歲選四子祭酒端執申約諸生翕然向風人比之宋仲敏拜吏部右侍郎閏月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定純甫英敏絕人精擇強記於書靡不究其要指已厭博反約紬繹聖經嘗師事陽明執友皆一時名儒不欲標門戶自表暴久之神解渙然自信盡破世俗拘攣之見著有易詩書春秋大學億持論多前儒所未及

蔣信 鼎按辛集內載蔣姓字而無傳文故附錄此

蔣信字卿實湖廣常德人少充諸生居身有法處約不移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惟乾論學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又嘗論大學曰知止當是識仁體惟乾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當陽明起自龍場寓郡西潮音閣因偕往受學陽明語惟乾曰如卿言便可作顏子矣偶養病道林寺閉目跏趺坐澄心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而沉疴立脫戊寅冬薨母槩不用時日方向拘忌之說嘉靖癸未應貢入京謁甘泉於邸舍相語而契丁酉入南雍甘泉時爲祭酒試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尤

五經堂叢訂

學者須先識仁論契益深戊子中應天鄉試壬辰登進士年已五十矣授戶部主事歷遷四川按察僉事庚子監鄉試性學一策出其手筆有道士以妖術惑愚民武奪于通衢官司使人擲之莫敢近獨卿實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復驗遂寘之法遷貴州提學副使作聖諭衍訓以崇約束置陽明祠田若干畝有土酋匿黠民易合其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撫院謂當招撫之卿實力爭謂寧亂而斃我無撫而損威卽遣牌嚴逐諸酋衆而歸按院趙公薦于朝請畀以宮輔成均之任不報癸卯奉督撫檄委抵辰沅議邊事而言者以擅離職守劾遂奉旨回籍聞報束裝以正

學書院記未脫稿。連二日乃行。撫院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真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輿。不忍別。因留詩。易之。甲辰。聞甘泉遊南岳。往從之。一切家事不問。至己酉春始歸。十月卜築精舍於桃花園。學徒大集。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即以精舍田所入康之。惟四孟祀先一歸。城居。餘日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而時自詠乾坤二卦文。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進修遊息。各有節度。己未冬。感痰疾。門人環侍。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無語。有勸以服藥者。答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

理學備考卷二十 張集

計

五經堂恭訂

明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更何藥為。疾近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賦詩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桃間。萬桃如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傳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越二日。漏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年七十七。學者稱道林先生。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甲戌再續刻

葉儀

葉儀字景翰。浙江金華人。元末受學於許白雲先生。先生語以學。者必以五經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景翰朝夕惕息。究吳音久之。授徒講學。士爭趨焉。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經。四書其微詞。與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冰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意。而後有是非也。王師下金華。為五經師。辭疾不就。隱居養親。以終其身。邑人吳沅稱其理明。端枯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所著書曰。南陽雜稿。門人何壽。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一

五經堂恭訂

朋宇德齡。蘭谿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沒。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居恒窮理守道。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范祖幹

范祖幹字景先。浙江金華人。元末受業白雲先生之門。悉得其真。趣其學以誠意為主。而嚴之以慎獨。篤之以固執。引誘學者。務極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嘗問安否。以下斯文興衰。戊戌太祖親帥師下發。景先與葉儀同以大學進。尋辟為諮議。以親老辭。時李文忠鎮嚴郡。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郡守王宗顯。廉



其孝行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因稱為純孝先生所著有羣經指要圖書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藏于家門人汪與立字師道蘭谿人修德立行與同邑何壽朋齊名而文學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為不足毋視今人為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後游林泉以壽終

唐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浙江金華人性敏好學於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安業於許文懿公而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元廉訪副使暢爲聘講莊陰聞者傾服武威余關持節海右特禮下之或請關

聖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二

五經堂藏訂

書揚雄九州箴未知所出思誠即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宿錢塘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隨叩立應濂推其博思誠曰徒博陸澄之書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明興用部使者薦除金華縣教諭轉衡州學錄卒所著有坡萬錄六經問答鈞玄集書學指南存齋稿共百餘卷行於世

胡翰

胡翰字仲申浙江金華人自幼聰睿嘗道拾遺餘坐候其人選之父奇之益督以學因登許文懿公之門以所著文質諸黃治柳賈二公皆稱許不容口或勸之仕輒辭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

子墓而歸嘗世名公多所交接若武威余關宣城貢師泰尤稱知已元季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明初應聘至金陵卽爲瘠里奏罷籍田出兵之令全活甚多除衡州教授洪武乙酉奉詔纂修元史賜金幣以歸所著有春秋集胡仲子集長山先生集行於世

陳遇

陳遇字中行南直上元人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轉温州路教授子弟多從之游及中原亂棄官歸扁所居室曰靜誠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神

聖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三

五經堂藏訂

聖教此歲創丙申太祖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學行才識上因以哲聘之書稱中行先生期以伊呂孔明濟世安民之事既見與稱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上卽吳王位命以官不受戊申上卽帝位中行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命偕中官趙信往浙江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召入看遂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

常少卿又辭會疾醫藥類至疾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保國安民大計中行每進言必根諸仁義會功臣蒙譴者多皆力為救解多所全宥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悅賜兼金對衣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大臣無與埒者甲子秋病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遣官贈祭加東園秘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併生平著述皆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中子恭錄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其家

汪克寬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南直祁門人少穎慧十歲父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俾習之遂於理學有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不輟且徧讀六經諸史延佑丁巳年十四得江浙秋試三場題目揮筆成篇鄉老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郡守延雲峰胡先生于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仲裕與焉既謁吳仲延先生而歸扁其齋曰思復銘于壁以自勵泰定丙寅中江浙鄉試前列明春至京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兼對策過

直下第歸慨然曰道不行於時矣益刻厲為學痛自修勵去羣策軍精經學教授宣歙間其教學者誘掖獎勵無不成材數與師山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鰲峰玉署諸老欲以文章舉薦皆力辭嘗偕弟時中讀書城南扁曰中山書堂學者以其四山環繞名曰環谷因稱為環谷先生至正壬辰斬黃兵至家被焚掠貧不改樂明興洪武庚戌朝廷命行人賚幣禮聘至京同宋濂王禕等修元史時徵天下逸士纂修得十六人以仲裕為首是年九月書成特旨一班俱留祿仕仲裕以老疾力辭不受遂宴于禮部受金幣馳驛而還居三年卒于家年六十九所著有春秋胡傳附錄纂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五

五經堂叢刊

曾魯

疏易傳音義考詩傳音義會通禮經補遺綱目凡例考異等書行於世愚按環谷先生卒在洪武五年且嘗應聘修史故程璜增贊其像曰此考亭世適門生第四人也此能與史局第一人也其固明儒矣國中馮少墟氏雖已編入元儒考畧未悉其文獻畧不足備論論編謂不妨互存因為訂錄如右

曾魯字得之江西新淦人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勿遺禮部簡正禮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止之稍長博極羣書自謂未要於至道還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慨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何讓古人時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理義密如蠶絲牛毛尤愛

吳文正公所述書無論大小一一訪獲之玩釋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壬辰寇亂乃集衆衛里。推牛釀酒。開陳順逆禍福。衆皆驚服。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厥功最多。史成。賜金幣。仍留編類禮書。遷入儀曹。易高麗祭常開平。不書年號之文。發安南陳叔明。纂其。上日。經之罪。其得大體。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得之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許。前後奉命草詔撰賦。俱稱旨。是年考京畿。鄉試得疾。至冬乞歸而卒。年五十四。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六

五經堂集

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古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謂曾與宋也。所著述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辭誤藏于家。他俱未脫稿。嘗扁其齋曰。守約。學者稱守約先生。

孫大雅

孫大雅名作。以字行。別字次知。南直江陰人。世以儒名。自曾祖澈川四傳至大雅。而學益茂。至正兵起。大雅挈家三吳間。盡棄他物。惟載先代藏書兩敝篋。張士誠聞而虞之。卒以毋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畧不爲動。從游者爲買田築室。寓于淞焉。洪武癸丑召纂修日曆。書成。例授翰林編修官。以老病乞外。除太平府教

授尋遷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遷成均。晉國子司業。前後八載。皆儒官。生平酷好著書。嘗著東家子。江西饒介之。先見其稿而喜之。屬曰。幸勉水之。必有知者。及成。得十二篇。潛溪朱公。得其國說答性難等篇。極爲稱許。以近代儒者。況之。謂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諸公。未知孰先後也。別著詩文。有蒼蝶集。行於世。

劉宗道

劉宗道名駟。以字行。福建漳州人。洪武壬辰。徵秀才。八十餘人入試。朝政宗道第一。仍命學士詹徽。審察諸儒中特異者。復居德行第一。以布衣侍坐。共論治道。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條上二十事。言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七

五經堂集

其切直。上命所司採行之。學者號愛禮先生。有愛禮集傳于世。陳真辰高之。稱其繼陳北溪而起。大有功于名教云。

余應

余應字則亮。福建政和人。早從江惟志游。以私淑文公之學。桂凝重。寡言笑。恒以禮自律。家邇閭閻。足跡未嘗入縣門。早失所恃。事繼母。愉而婉。處繼母弟。順而友。凡飲食衣服。必先弟而後及己。洪武初。以明經薦。起爲儒學訓導。遷留守司知事。執父喪。一遵文公家禮。不用緇黃鄉人化之。

陳謨

陳謨字一德江西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賜生議禮學士朱濂

待制王禕交章請留為國子師以武國人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

應聘為江廣考試官所授上往往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

兼通詩書三禮諸傳及諸子百家流探原辨析純駁卓然歸

丁至當雖不願仕而於當時之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

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

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惜者作拘

者時寒者通爭謂江西大儒復出事親至孝晨昏皆定之禮其言

修德之泰不懈益虔其於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為不善不敢使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五經堂藏訂

張九韶

張九韶字美和江西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即能詩詞博通經史

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為縣學教諭十年擢國子監教為

人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從應答不過一二語

然理義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致仕太

祖親為文賜之嘉其有善書立言之功合善始善終之義末有云

卿之去矣朕將誰從不勝徬徨歎息焉所著有理學類編八卷羣

書備考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于世

張存 張存字性中南京丹陽人洪武中歲貢任江西安遠縣主簿五歲

能賦詩長從宋文憲劉文成二公游其學以激為主著有雪洞集

行于世祖世學第賢祠

解開 解開江西吉水人洪武元年以明經薦授縣學教諭訓迪有方吉

中人文道學之盛實自解氏始其學以主敬為本戒懼慎獨為功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五經堂藏訂

學者稱為鈞簡先生

何英 何英江西都門人性警敏絕人不事詞章往學於王松塢得饒雙

峰黃勉齋之傳造詣益深松塢寄以詩有臘梅谷裏先春意之句

遂號梅谷明初累薦不起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所著有四

書釋要詩經詳釋易經發明諸書跋祀邑學鄉賢祠

范準 范準字平仲南直休寧人幼拘拘孝友性敏善記甫弱冠讀諸經

史百氏之書殆盡復念明經應世未足稱儒者於是力求聖賢之

學師李朱佩林趙東山汪容峰三先生至正壬辰紅巾寇起束書
從楓林避地石門者三年丙申郡邑大亂喟然歎曰族祖求邇翁
與程徽健以道鳴於宋吾當繼其後遂絕意當世需求身心至忘
寢食雖俯仰之資愈困處之泰然非其道一介不取日以講學爲
業游於閩從學者益衆及歸隱雲溪葺東山詩文併訂春秋集傳
續行之洪武戊午以明經舉本邑訓導辛酉召爲葭川吳堡令開
校舊治安復流備乃興學校清苦自甘洞民化服諸大吏多士咸
爲有用道學乙丑擢工部主事逾月卒于官年四十八無以爲
殮久之始得歸墓著有藝癡稿西游率稿謬稿塞白稿何陋軒稿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十 五經堂泰訂

李仕魯

李仕魯字宗孔山東濮州人少時奮志下帷三年不窺外戶胸藏
該博造詣淵沉益切尚友之志聞蔡人朱公遷得暇翁嫡傳千里
負笈從之百舍重繭一見深相契合精探究盡得其所學而歸
值元季大亂隱居不出明祖龍潛時即熟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
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舉宗孔應詔乘傳至京入見上
祖謂之曰吾求子久矣即命爲黃州府同知宗孔奏言臣所夙願
惟欲朝夕陛前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耳暮年以

治行卓異聞于朝召拜大理寺卿時有僧金碧峰音應對稱上旨
寵眷日隆求爲僧建職司宗孔進曰陛下建極之初志所所向即
爲後世子孫天下臣民之標表奈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懇疏
至三十章上堅決不從宗孔曰陛下既深信其道無惑乎臣言之
不入也願退陛下笏放歸田里上震怒命武士持棒之死於堦下

謝應芳

謝應芳字子蘭南直武進人自幼潛心理學至正初隱白鶴溪上
題所居室曰龜巢川以爲號授徒講道郡守辟教鄉校子弟先質
後文指授斐然浙江行省舉爲三衢清獻書院山長不就未幾兵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土

五經堂泰訂

起避地吳中挾其妻子若簾一舟瀕危數四踰年而後僦室以居
時時之絕未嘗以爲憂也既而吳人慕之爭致爲弟子師差得自
給明興江南平歸隱芳茂山年踰七十好古嗜學不減時昔每令
諸孫誦原道太極圖說西銘等篇以資玩釋年九十七而終在鄉
則表鄉忠公之墓正張睢陽之像去學宮土地祠之配變喪禮用
佛教之俗在吳中亦準是以施之營其願元公墓以諷切張氏蓋
雖舍皇播遷而一言一行倦倦以正人心闢邪說表章儒先扶植
名教爲急如此著有辨惑編三卷辨流俗誤信神佛之失瀝池
人曹端最喜讀之別著思賢錄五卷懷古錄三卷昆陵續志十卷

龜巢稿二十卷並行於世子林有文學工書法亦著有雪樵集煮雪窩稿延陵通紀字學原委等書

華宗韓

華宗韓字公愷南直無錫人父幼武字彥清幼孤事節母陳以孝聞高尚不仕著黃楊集公愷幼嗜書寒暑靡怠尤研精易學嘗廣搜諸家傳注參覽以求其指歸元季兵起奉其親往來蘇松間造次顛沛務悅親心時平還錫定居延祥里遂為魯湖華氏之始祖勤畝耕讀以修身教家為務久之營祠堂扁祀隆亭煥陽間五大祖墓於是斟酌古禮以冠昏喪祭之儀可通行於士庶者條而錄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主

五經堂叢訂

之附以古人嘉言懿行總為一帙名曰慮得集以訓示子孫洪武中果徵孝廉明經儒士俱辭疾不就年四十一遇冬至閉關惕然深念乃以平昔不能操執而切身之用者四要刊書于几日以自省曰勿貪可無悔守分可無憂堅制可無怨克勵可無求斯足聚其篤志困學矣居恒好自簡束即閒居燕坐衣冠必整肅遇事有不平能以理自遣未嘗露聲色又嘗慕效朱丹谿之為人旁通醫術多蓄善藥以施有疾者不問其值錄是名聞遠邇人多德之丁丑九月病革召別家人索筆賦詩而逝年五十七學者稱貞固先生

傅淳

傅淳字伯厚浙江慈谿人家世業儒父時階以道學鳴於時伯厚能傳其家學洪武中屢詔徵召卒不就鄉人稱為退密先生所著有洪範敷言性理叢說大學補畧視志稿等編藏于家

朱石

朱石字序晉浙江寧海人光廷先生九世孫嘗游五峰陳兩峰之門避亂隱居益力於學既而讀書有覺愛其尤要而切近者輒而為篇名曰性理本原其書首揭河圖洛書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叙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據諸人以復乎天後附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主

五經堂叢訂

通書感興詩而自序其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耳然其所以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冲穆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跡求之也蓋性理大全未作之前此書已兆其端而後人自疑朱子之格物為求向外者此序亦先破其識矣洪武三年詔徵天下在野名儒至京考驗伯賢與其選將行鄉人謝肅為序以送之期其復三代之禮樂比至兼預修元史大明日曆二書終晉府長史

方克勤

方克勤字去矜浙江寧海人好古嗜學研究經史及藻鑑關閩遺書。居家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目不再肉。同列飲醉。大話去待之益恭。酒解來謝。去矜陽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元末。隱山谷中。明初徵不就。索之急。乃以易試中第二。授濟寧知州。為政以風俗為急。德化為本。終日衣冠主堂上。名諸吏。授詩書法律。庭下陳械鉏。懸韋韞。檢閱示無刑罰。存心畏慎。畫所為。夜必告于天。於五月誣棄倉灰。謫役。江浦子。孝。孤。上書請代。不報。遂以病卒于京。古人稱為愚。卷先生。同時朱謙。謂其學問得之考亭。其後謝鐸亦以聞知稱之。

聖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古

五經堂藏前

金固

金固字宇正。江西新淦人。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能詩。刻厲學問。日親良師友。講說遂究心於易。就質於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原。兩先輩。稱。總年交。其學以孔氏為宗。漢以下則曰周程張朱。吾師也。洪武中。臨江太守。聘為郡學訓導。誠諸生以敦本務實。崇正學為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為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準此意。諸生翕然化服。生平孝友恭儉。出於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為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蓄。乙巳五月。留郡。顧謂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不飲。

口命矣。手書四十字詩一章。寄示長子。幼孜。於外。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者。翌日。自題其神主。晚沐浴更衣。端坐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淵淵稿。藏於家。

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初。冒母姓陳。後乃復王。篤志力學。洪武中。同方正學楊太中。葉見泰林。佑。並徵至京。同辭還鄉。因與正學交。善。相切劘。賢名籍甚。既而應辟。為儒於訓導。久之。改德安府。考滿。掇知漢陽縣。著惠政。遇旱。禱雨。與神約。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五日減二食。至六日。不雨。常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

聖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章

五經堂藏前

我。不忍見斯民飢死而已。獨生是夕。即大雨連三日不止。慮其為潦也。復禱晴於神。如前。著是夕。果開霽。邑人大悅。建文元年。正學柄用。欲復井田。原采貽書力阻之。畧云。方今明良相遇。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君子之用世。所以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尋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材。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而。平。論。劍。守。相。成。寬。猛。迭。濟。之。宜。識。者。器。之。預。修。太。祖。實。錄。未。成。靖。難。兵。起。奉。命。募。兵。廣。德。未。幾。燕。兵。渡。江。郡。人。皆。散。去。兵。部。尚。書。齊。泰。來。

奔原采疑其誠志。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以故。乃釋。泰圖再舉已而臥病僧寺。知事不可為。乃起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復書於案。曰。生既久矣。竟何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遂自經死。時年未四十。死後妻死於獄。二女死於井。天台道士謝希年。受遺囑。葬之廣德城西五里祠山之麓。原采自少以孝行稱。既出仕。好獎拔善類。嘗表薦楊士奇於朝。士奇錄此名用。正統中。士奇題碣曰。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而祭以文。畧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成化間。莆田周瑛守廣德。嘉靖初。安福鄒守益謫州判。皆修其墓。崇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五經堂叢訂

周是修

周是修原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貧。值元季亂。奉母逃難。苦行力學。從游鄉先生胡潛。潛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往反十餘載。學成不仕。洪武末。始舉明經。授霍丘訓導。高廟召問汝年幾何。對曰。四十有四。又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讀書為善耳。遂擢周府奉祠正。建文初年。有詠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進諫獲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屹不為動。燕師既

渡江。駐金川門。官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諸友人。付以後事。晚具衣冠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為贊幣。帶上自經於尊經閣下。時壬午六月十五日。年四十九。御史言其不順天命。宜加追戮。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置不問。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三卷。論語類編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選言四卷。家訓十二卷。又芻蕘集。進思集。十餘卷。藏於家。崇禎末。補諡貞毅。

卓敬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性孝且敏。年十五。讀書寶香山。晨昏定省。禮雖遠不廢。嘗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引燭放之。乃黑虎也。學成於天文地理。律曆兵刑。靡不究悉。尤邃性理。著書五十卷。發明周子通書。仰子皇極之蘊。洪武戊辰。登進士。除給事中。嘗言諸王服儲逾制。宜早辨。太祖笑而納之。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帝即位。燕王來朝。惟恭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錄興也。宜從封南

昌。以絕禍本。帝覽奏大驚。袖之。翌日召見榻前。曰。燕王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及燕師入京。惟恭不往迎。首以奸黨捕至。抗聲不遜。下之獄。文皇

猶憐其才使人諷之受官姚廣孝其素薄已力勸殺之遂不屈而死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晷無經畫敢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遂誅三族所著遺書詩文共一百卷門人購而藏之他日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宣德間門人黃朝光作年譜行狀後朝光子養正攜其小像併書至京求傳侍講安福劉球為作傳且以忠貞私謚之崇禎末補謚忠貞

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浙江崇德人少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與海鹽范海康交嘗志修檢閱金華朱震亨兄弟得考亭正傳於許文懿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太

五經堂叢訂

公之門乃往從學寓金華最久造詣益深更從同邑鮑恂貝瓊游資其開發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改周府晉長史丁卯從王來朝坐累謫雲南馬龍地郎甸長官司吏目爾家大梁從一僕之任歷勞九載邊方晏然戾寅建文帝立用薦徵入翰林預修高廟實錄尋擢會都御史箴以自勵傳入外不通謁謁幸已以失誤陪祀改江西按察司副使未行聞燕兵入金川門知事不競自經壬午六月十三日也越三日文皇即位詔追奪恩典家無遺貲人皆歎曰清御史所著有與隱集十卷藏於家後百三十年郡人福建布政使吳昂刻行於閩邑人相與祀之學官

韓建文策編者不下二百人入金陵表忠祠亦百餘人茲錄僅存其平素知學者數人非敢舉此廢彼凡以為吾道增光為後儒立法云爾其間方先生不顧十族死景淵周廷修拜別先陳死雖正程原道自經於燕師入京之頃死景淵周廷修拜別先陳死雖不同而各從容引罪死景淵周廷修拜別先陳死雖不可奪者也嗚呼謂非君子人與其方氏門人之死而有傳者附列一二又以徵師友授受之符焉或問他人不以學名而能死節者何如曰吾夫子固言之矣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志士得之至性仁人得之天爵學而無成則一未可以後身論也第吾人不僅為一節之死不為卒然之死即守死而後已亦善其道德然則求其生

胡子昭

胡子昭字仲常原名志高雲南大足人性方介富經術遂游漢中從方退志先生學蜀獻王知其賢賦詩贈之以明經儒士薦為榮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尤

五經堂叢訂

縣訓導建文初擢翰林檢討轉山東按察僉事與參政鐵鉉等皆死守濟南力禦燕兵出奇計擊走之軍聲大振以功晉刑部左侍郎壬午九月坐奸黨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母年八十餘及子五人皆滿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濟南人作七忠祠位次第三崇禎末補謚介愍

林嘉猷

林嘉猷原名昇以字行浙江寧海人與同邑鄭智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正學先生師焉正學獨以得二子為喜相埒以進於聖賢之

道洪武丙子嘉猷以儒士授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智同名至成都薦爲府僚評其名字不相符爲更名良顯建文初辟嘉猷入史館爲編修智爲監察御史而嘉猷累遷陝西按察僉事用忠節化民燕府嘗召入居處最久得二郡王隱情素傾世子以告正學於是上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王儼引見世子許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壬午六月內難平坐方黨逮王京大櫛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爲九月中遇害智字叔貞力學好古工文詞友嘉猷而師正學以賢良舉當官史事精敏持法不阿至是亦論死初嘉猷事邑人王琦琦坐累家徙雲南烟族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五紀堂叢訂

俞貞木

俞貞木初名模以字行別字有立南直吳縣人祖石澗翁璞元末老儒遷易學著書百卷貞木少聰敏善屬文年十五篤志問學欲以力追古人既冠念學業未成弗肯娶從永嘉陳公麟受易多所開悟及陳公宰慈谿不遠千里復往卒業值元季兵亂始辭歸杜門不出研精雋聞探奧義文居閒十餘年視天下榮利泊如也洪武中始以薦授樂昌令尋丁父憂服闋改都昌令甫下車卽捐俸

倡修周元公朱文公祠因以禮教其民翕然從化未幾政舉惠行郡將上其績於朝丁母憂歸以親族犯法例弗起遂息交絕游屏棄世故間作爲詩文以陶寫性情安陸姚善來守蘇郡折節下士數延致於庠行乞言禮值靖難兵下勸善舉兵勤王文皇既立被逮至京以疾卒有遺集藏於家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李德原集附見青瑣

李德字紹賢霍州人先庠師盧席公請為賓師及聞月川先生除任遂辭去月川至命諸生請之同堂講論兩意大洽文教振于晉陽間霍人稱白雲先生

郭容

郭容山西霍州人從李白雲曹月川兩先生講學永樂甲午鄉舉仕南城兵馬指揮華聞父喪徒步奔歸以不及治墓為痛遂廬墓側有白兔穴於廬次馴若家畜月川作歌以表章之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五經堂參訂

倪峻

倪峻字克明一字南直無錫人生元至正庚子少游邑儒陸士弘之門諱以道受蔡氏書傳學識醇正及應洪武庚午鄉舉遂魁其經署教鄆城訓諸生先德行而後文藝居八年中州俊秀負笈從遊者千人擢令泗水永樂初改沙縣專以禮讓為治修起了齋豫章二先生祠為之記講學於其中閩士雲集親自飭勵誘進之以政最召為兵科給事中尋長其科廉正守道上書諫佛事時人擬諸韓表文廟怒左遷行人司行人遣使外國以折之後先浮海者垂十二年歿歷三十載得俸盡以分親族貧交既艾請老家食

不給日與弟子講伊雒之學於東林性好鼓琴詠詩優游十餘年卒蓋錫山東林有宋五賢而後楊時詹曠尤袤明初當絕續之介其得中延一絃者非無賴也所著有靜寄集行於世子恂以孝友著孫敬字汝敬中進士官御史亦以諫顯於正統景泰間有月樓文集

楊鼎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家貧好學手不釋卷歷治詩禮易三經宣德乙卯鄉舉第一明年試禮闈下第時南監祭酒陳公敬宗學行動朝野乃上疏請入南監就教上從之比至監清苦力學修行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二

五經堂參訂

陳公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草瓢不是過也正統己未舉會試第一擢廷試第二在翰林迥然自異果陞戶部尚書持正不回嘗書十思于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修退思早未幾加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保謚莊敏宗器天性直諫見事明決確然有守死生禍福舉不足以動其心居家冠昏祠祀遵用古禮致仕後築靜善書院延師以教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諸子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因百號恥庵又言五學問得之南雍為多著有助費稿二十卷及奏

議五卷行于世子時暢由進士歷學士少卿時數舉人嘗親喪廬墓弘治初旌表

彭昂

彭昂字祖期江西永豐人。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祇跪不衣冠。我何拜爲。人大奇之。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改教。便養得南雄府教授。分考雲南鄉試。正統初元少傅楊士奇薦之。召拜御史。提督南京學政。教條畢立。寬嚴得體。已未廷試三甲。魁選。悉出其門。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彭公爲第一。以內艱去。起復。授授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三

五經堂集訂

吏部考功郎中更定條例考功爲之一清。已補山東按察副使。已已之變。廷議以其才可用。乃勅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是出入宣勞。屢疏兵事。抗直無隱。居四年。自陳得歸。時年六十四。祖期所至。毀淫祠。寢齋。而表章先賢祠墓甚多。所著述有書傳通釋。讀書要法。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書。及詩文集。行于世。

閻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河南洛陽人。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鄉薦。乙丑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歸。廬

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聞河汾薛夫子講學。遂謝舉業。往從之。游得其大指。而歸起補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天順丁丑。內

閣李文達公賢薦爲國子博士。尋遷監丞。諸生之事于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謫嶺南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遷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錄虛四典文衡。尤稱得人。久之起拜御史。提督畿南學政。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諸生講。切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場屋數十弊。奏上皆賜施行。成化丙申無疾卒于官。士子如喪

四

五經堂集訂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考妣官游三十年清苦蕭索如寒士。每去任囊無一錢。死之日諸門人僞吏相與致賻。始克殯。所著有自信集。所纂述有塲庵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等編。行於世。

薛希

喬希字廷儀河南洛陽人。少穎敏。薛文清公見而奇之。授以毛詩。及太極圖。諸書。成化壬辰進士。丁艱。歸服闋。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時諸泉湮塞。或爲豪宦侵匿。漕運艱梗。於是行部得源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于泲。濟泗沂四水漕運大濟。大司空以績奏。改兵部職方轉員外郎。弘治

四年出補四川叅議。至任有馬湖知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戶曹明獄久未決。廷儀一訊即服。尋以征貴州苗督餉有功。拜文綺寶鑑之賜。久之不調。蓋怨者尙以治泉之故。從中尼之也。廷儀知之。遂上疏乞歸。年七十二卒。所著有性理解惑及河南郡志行于世。

李泉

李泉山西安邑人。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縣學教諭。恭勤博覽。嘗從學薛文清公。而德行粹白。時人多以理學師之。

鼎按山西通志李先生教諭時會督學宋臨命諸天命之謂性一章自朝至是尙未竟督學上薦幸以代已命未下而卒

衛述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五

五經堂叅訂

衛述山西蒲州人。受學薛門。得其傳。忠信無偽。可透金石。其門人

楊瑩字大潔。官叅議。年四十餘。以清正忤執政。引疾歸。誦習遺教。

益礪介操。

鼎按山西通志衛先生景泰間舉人。初任山東武定州。繼調官州武定志云崇禎教斥異端。昔州志云毀淫祠興學校。

劉誠

劉誠字敬之。北直薊澤人。弱冠登天順丁丑進士。擢翰林簡討。輔導德王。尋遷秀王府長史。以禮輔王。多所啓沃。作千秋日鑒錄以獻。及王就國汝寧。在途淹留。上章懇諫。王即兼程以進。既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廣王宮。力諫不可。廟得不毀。改寧國府同知。遷

湖廣叅議。分守湖南。凡化民振俗。動引古誼。不加笞罰。或譏其迂曰。吾道如是也。居官廉俸。祿之外毫。不妄取。初從國子監丞閻子與學。易得河汾嫡傳。既登第。窮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愈易林。當取納甲飛伏。非聖法。迺作周易衍辭。又取漢唐宋諸書表。可爲考。考作典。誤遺旨。採楚漢以下詞人之作。散見諸書。得三百之旨。者作風雅遺音。又謂邵子皇極經世。自鄒陽傅氏後。知者蓋鮮。因淡求其理。重加訓釋。而未就以蔡氏洪範皇極內篇。揲法不傳。精思潛玩。遂得其法。且爲補其經數之缺。嘗於秀王前講書。西伯戡黎。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六

五經堂叅訂

戡黎者文王也。敬之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尙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于黎耳。其議議類如此。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責束修爲養。既仕。有祿。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每有賓客宴會。先具耳旨進母。然後出以供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事蒞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潛然不自勝。從吏詰其故。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兄早喪。事寡嫡。敬而有禮。其孝友蓋天壤也。成化庚子六月。疽發於背。慮遺母憂。有問者。輒曰。無傷也。疾亟。以手拊牀曰。我死不足惜。第念老母。不獲終養耳。遂卒。年四十八。卒之日。囊無寸帛。

幾不能殮賴條屬賻之始克歸其喪

張景純 原集附見王鴻儒

河南洛陽人

張景純字文粹受業於太守容思公。領成化丙午鄉薦。凡性命道德之旨。天文地理之學。無不精究。曉悉著書立言。名重一時。文莊每歎服之。未仕而卒。

鄭仇

鄭仇字孔明。浙江常山人。年十三。治舉子業。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先走豐城。拜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復見吳康齋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功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進學。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七

五經堂叢刊

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救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閨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滅人倫。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章楓山張東白皆與相可否。執親喪極哀。祠墓廬墓本之家。禮設義學。立計舍。自顏其室曰敬齋。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贊。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燬於火。

謝復

謝復字一陽。南直祁門人。從父游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

賢與。夫非盡人之子與。父奇之。稍長。受春秋於翰林竹坡先生。潛

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先生講道小坡。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閩寒暑。弗少懈。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面南。退與其妻葉氏相敬如賓。親沒不節酒肉。率族人。即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寇昏喪祭。悉遵古禮。葉畏齋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已。世於序。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爲西山先生。曰南塘漁隱。曰廢翁。口無慮子。則皆其自號。弘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八

五經堂叢刊

任泰

任泰字亨伯。浙江嘉善人。苦學勵行。嘗大書敬字於壁。中夜起坐。對期不寢。屋漏成化乙未。第進士。授上饒令。時妻一齋諒。稱名儒。屑禮事之。爲政知大體。增置學舍。親爲講授。立法清田。以杜爭訟。早則教民盡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有古循吏風。滿六載召入卒于京。

彭韶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爲學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

端坐。非繙閱經史。卽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中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主事。以前後論劾憲臣外戚。兩下詔獄。俱以言官申救。得氣不少挫。遇星變。上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一曰。正家之禮。未終。二曰。防微之意。未終。三曰。持儉之德。未終。四曰。用人之道。未終。轉四川副使。晉廣東布政使。屢裁抑中貴。忤貴州權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踰年召爲大理卿。未上。坐前論貢獻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復陳時政。及議漕運。孝廟初以薦。歷刑吏兩部侍郎。庚戌冬。彗星見天津。應詔言四事。曰。厚根本。曰。減役錢。曰。正近侍。曰。慎官爵。又請復午朝。延見大臣。面議政事。上嘉納之。晉刑部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九

五經堂叢訂

尙書言皆切直。德望日隆。顧自處退然。如無所有。屢疏乞致仕。比歸林下。終始欲以質儉起頽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簡所知云。抵家半載。村居寡學。所有所行。一故吾而已。何錄可善。其後而滅風咎哉。卒謚惠安。其後邑人林俊疏請易謚文。如文忠。文正爲宜。竟沮不行。所著有滯稿。天曹日記。北岳代行稿。秋臺錄。各臣贊錄及續前陽志。成都志等書。行於世。

李宗拭

李宗拭字敬甫。江西安福人。家武功山中。好古而苦學。童子時。輿羣兒戲。父怒之。取紙一副。畫爲百空格。跪之祠下。責之曰。汝卽不

願學。遺汝農。願則書百願字。敬甫乃蒲伏握筆。作九十九願字。而署其尾曰。學未就。不敢盡書。遂自勵於學。題讀書處曰。單鎗匹馬。做去。無靠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爲已物。蓋治心語也。入縣庠。歎息曰。先王設庠序。以明倫復性。豈徒爲科舉發跡。卽思近裏著已以求放心。爲宗廟其室曰。瘠室深潛。與伏自容止。食息倫理。必以古聖賢爲則。而尤篤於孝。其事親。動循古禮。服勤浣濯。必勞力。不敢委諸人。自有錄以自省。取必思義。怒必思懲。而兢兢於慎獨。日求放心。於朱子格物義。所謂察之念慮之微考之事爲之際者。爲多竟與顏回天人咸惜之。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十

五經堂叢訂

楊守卬

楊守卬字惟立。浙江鄞縣人。母孕甫八月。夢大星懸於庭。覺而生。六歲受業於祖栢芸先生。卽通經傳大義。十五從父宦泉州。習古文詞。景泰辛未。以父喪歸。得取正千伯兄惟新公學。益遠成化乙酉。舉浙江鄉試第一。中戊戌會試第四。廷試賜及第。授編修。歷官主南京吏部左侍郎。卽晉尙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惟立孝友。天至事兄惟新。恩愛倍篤。及訃。世爲位於室。朝夕哭奠。目爲之昏。輯其遺文付梓。以傳守。時以瑾誣繫獄。罰出米數百石。輸邊。乃罄所積爲助。以產償之。不受。於書無所不讀。必以六經四書爲宗。其學不

專事文藝敦大本勵行簡精思力踐期於深造其弟子弟生徒皆率是道。居常端坐靜默與人論說義理則氣和色溫聽者忘疲致政家居凡可及民言於所司賑荒捐稅停無益之作陰受其惠者多所著有集程朱論語碧川文抄二十九卷困學寡聞錄十卷雜文儲稿若干卷詩二十卷一日書數語于遺稿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道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嫉邪至死不變越五日卒壽七十七

夏尚朴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士

五經堂泰訂

夏尚朴字敦夫江西永豐人正德辛初就試鄉先生以詩戲之輒應聲曰青雲萬里應非遠更有人間第一層及聞胡敬齋先生講學餘于往從之篤慎躬行毅然以性學爲己任歷官太僕少卿進瑾橫甚遂退居嘗與王伯安守仁交友各商所學王有詩云悠然吟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敦夫答之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其後郡人夏言秉政敦夫數以詩招隱其詩有云寵利鉅來是腐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乖崖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貴溪不能聽卒及于難

姚文灝

姚文灝字秀夫江西弋陽人少讀書恒達旦及娶獨行親迎禮流俗咻之不顧父喪極哀毀內翰張東白謂人曰是子可以語道矣勵志問學能忘其貧比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母就養京邸母沒乃扶喪歸塋廬墓終制先在刑部纔三月坐累當調外或謂任淺當自白秀夫曰職既在是卽一日亦預有責敢獨免乎言者愧服至是補常州通判水政先諸郡召入爲工曹陳水利六事曰設導河夫曰發濟農粟曰給修開錢曰開議水局曰重農官選曰專農官任朝議行其四事又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及自著事宜一編皆行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已復有督學之擢慨然以作人爲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主

五經堂泰訂

已任其立教條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以時制痛革浮靡考較極公自謂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問者以爲信然性方嚴雖死生在前弗恤也諸書皆有辨論或欲更訂大學章句秀夫謂宜守程朱定本愚按古本大學即朱子所云舊本頗有錯簡者也矣後人不察程朱費幾許苦心必欲復古本以廢宋儒遂以知本知至二語連綴經末而首提誠意以該一書之要無論宋人依混經傳不可爲詞而繫漢漢烈文二詩于誠意之後於此非手民之誤已而妄鑿其有欲改二詩爲經文者是此足非體裁之有移知止二節合聽訟爲一章以釋本末者是未復古本先裂聖經也則索紛紛幾于家各有大學一本推其意不遇謂格致無傳焉補傳者非原無經傳分章句者非爲臆說以

素序臨空述後生也哉今姚秀大氏獨毅然謂宜守程朱定本則於所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圖者已確然無疑不難足在谷平所云三家之上矣

劉彬

劉彬字素彬江西永豐人貌癯骨秀心術純正五歲而孤母張撫育之聰巫語用藥區關於祠案下謂十五出關時被襲名曰破關祈可長生素彬默用石碎之母怒乃跪啟曰壽夭在天非巫可求天感母德兒自可生母宜安心勿惑異端舉進士授潮州程鄉令痛俗薄惡撤賭場禁酒肆逐娼優出笈民不復破產民有誣軍數年而蒙雪者以黃金十五兩包香茶中跪送立揮去之考績赴部

李學備考卷二十二張集

五經堂

李學備考卷二十二張集

而鄰邑饒平賊發城陷奔屯程鄉深怨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卧病聞之明日即力疾陸趨四日及境四野歡呼因白行軍布政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紆民困陶擒賊五百餘真偽未辨素彬力爭民命不可輕陶不聽且曰君不亦當立功乎正色對曰吾爲民父母坐視子弟命絕何謂立功乃白巡按御史雪其無辜者過半九年考滿方伯劉大夏署曰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既去邑人塑像立祠遷雷州府同知以疾解官民謠曰知府似爛泥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州府後卒于家年七十七初與羅一峰同塾故於出處之際亦曰吾不敢負一峰云

何屋

何屋字朝舉江西新城人幼自力於學以聖賢爲必可至與鄉人鄧康羅倫游有省歸而日夜淬于慎獨克己之功至終夜不就枕窮年不出山蓋尋苦如是家故裕仲兄豪主家政而家落有勸分者拒不答兄所責遠括所有代之償無慍色母喪苦塊晝哭不絕言動鬱鬱一於禮哀毀幾不能生庶墓側者三年第進士官戶曹出納精嚴正德間逆瑾聞其有古琴一張諷欲得之朝舉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出知程番有反火屏虎之異歸授徒著書忘寢食不厭尤速於易多所自得後進士徒質經疑義不遽應

李學備考卷二十二張集

五經堂

李學備考卷二十二張集

史英

史英字廷珍山西稷山人少爲諸生恒以薛文清自期待成化戊戌第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俄報賊騎至率兵即日擒斬後與州盜相繼反獄皆勦平之於是賊不犯境其爲政首先禁抑誣訟而督課學較周恤茂凶尤爲懇至凡上官橫科不便於民者皆拒不聽擢御史按江南有周駙馬兄爲蘇州同知貪聲大著即據法

首黜之他奸究皆望風屏跡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各有所托獨謂山西無托廷珍曰吾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爲誰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天命可托衆改容謝他日臺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印鈐矣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遇廷珍問何以處之艱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遂進之遷河南按察副使丁外艱歸服除不復出閉戶讀書不與人事平生不食兔肉有僇生鬼者輒命放之以其父免屬生也每夕必焚香告天爲民祈禱詩獨未嘗通私書每曰已不容人矚知人亦不從已以故官府多不能識其面張學士天瑞嘗以真理學稱之操守素嚴顧其所居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五

五經堂叢刊

庵曰庸曰拙以自況所著有就正一得諸稿其言多主居敬窮理嘉靖五年臘月尅日考終壽七十八

吾學

吾學字景端浙江開化人通書易春秋以鄉舉入太學與蘭溪章德安編創戲四明楊守趾交貴著輔仁多所裨益既而三子皆貴顯而景端獨不第就江浦教諭迎其父就養以教本力踐爲教學東有隙沮如鑿池種蓮亭其中曰求樂邀莊定山景至日陶永焉提學御史及諸憲使並以爲有道資禮之久乞終養歸朝衆侍側諸可以娛親心者靡不力致執親喪一於禮老猶毀頓與弟陳

怡怡友愛始終無間言追復遠祖祠田當祭掃必大合族其學端在爲已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自江浦歸家食餘二十年郡邑子弟及四方來學者履常滿輒書太極圖說西銘示爲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又謂學者曰學欲有用須養氣氣克即天下事無不可辦者時人即其所居稱爲文山先生

王啓

王啓字景昭浙江黃巖人弱冠登成化進士告歸婚娶授霍丘知縣有兄弟爭財訟不息者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夫

五經堂叢刊

朝夕對揖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化弘治間擢御史疏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人皆趨之秩滿轉江西按察僉事修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文丞相祠堂毀淫祠四百餘所政暇則事讀書間有所見則隨手筆記著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及編古文類選大學稽古衍義等書進本司副使使改山東提學會以事觸怒不果降廣西容縣令又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罰米二百石待命未報還赦免久客梧州著邇言等書瑣敗自蓬州守歷遷江西右布政使奏罷寧王宸濠私貢新茶新筭數事轉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功晉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輯發漢地方以寧著撫滇湖華錄赤城會通記
尊鄉續錄義峰記王氏族譜等書甲申遷刑部右侍郎詳慎刑辟
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耕讀足跡不至公府重修會通記及元鑑
年統居八年卒學者稱東瀛先生遺著詩文甚多論者稱其性好
著述而不甚矜意

丁璣

丁璣字玉夫南直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與南海陳
獻章友善學者稱易河先生玉夫初服庭訓毅然早悟弱冠舉進
士授中書舍人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七

五經堂叢刊

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君心諸如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
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宜斥遠語涉萬
貴妃疏入憲皇怒以他事逮繫命擊齒落而挺然不為動謫普安
州判官普安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獨從一僕怡然長行弘治初
入賀三原王公彪為太宰雅重玉夫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
不起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惑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言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
而舉人等趨共言欲引為吏部為忌者所撓不果轉廣西通判循
伍以怨誣鄰民為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響其妻女竟按如律同官

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職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
心事君敢為欺耶內服闋倪文毅公岳掌銓即家起儀制郎中尋
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嶽山水暴發衝冠毋欲覆即闕絕
與妻子俱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所著有補齋集八卷大
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儀注四卷行于世其中庸語孟
說未脫稿大學士靳貴少從受學尊事之終身其他門人唐侃俞
燦輩多以學行顯

周孟中

周孟中字時可江西廬陵人成化乙酉領解薦江西學使李公齡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八

五經堂叢刊

與教白鹿洞書院聘以為師取程端蒙董銖所為學則併朱子洞
學舊規嚴率諸生皆翕然知所向方來學甚眾尋與南康守不合
遂罷歸已丑登進士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戊戌轉僉事提學福
建端士習培士氣一以教於白鹿者施之品藻進退付之至公不
為權勢所撓於宋諸儒祠墓徧加修葺中辰改貴州僉事丁未遷
廣西提學副使作興有道士咸嚮學弘治初歷轉至廣東左布政
裁抑海船中官使不得為商民厲民間昏嫁後期喪葬不舉皆有
禁俗為之變致仕抵家越四月病卒年六十六其學本於主敬窮
理以朱子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故號畏齋以天性過剛

恐禍患害道取西門豹佩劍之意別號章庵性至孝太安人晚病風痺寢興湯藥躬視弗懈俸祿所入舉以建先祠置祭田周宗戚平生砥礪名節爲詩文必有關係發明不苟下筆有畏齋稿藏于家

陳學

陳學字夢祥廣東南海人少喜技藝工畫能醫有司使視重四入獄中穢不能忍恥之乃學舉子業爲邑庠生時年二十七矣三十一舉於鄉連登進士拜大理寺評事晉左寺副修撰羅倫以剛直許之懸江西僉事發奸擿伏有能名分巡嶺北民病瘴以藥活之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五

五經堂叢訂

者至八百餘人勸虛糧明經界均徭役民不敢欺延九江以南大縣學宮文昌祠凡清出虛糧十八萬三千餘石儲贖罪穀備賑濟至二十一萬六千石有奇以各道罰罪銀市材僱工修理學宮銀品及正聖賢像服之不如制者七十八所毀淫祠九十七區晉僉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能家人不法每爲夢祥所抑能中傷之奸奏落職家居年八十餘卒嘗謂白沙之學之雜禪也著論正之學者稱益庵先生

宋端儀

宋端儀字孔時福建莆田人幼嘗侍父助教公較文江右時御史

天台陳選監書屋因私試以文深器之父爲安州學正每令預試諸生皆歎服以爲非如也舉成化甲午鄉試第七人辛丑會試第六人拜禮部主事歷主客員外郎凡四番朝貢之使以方物賈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所求請必條舉典故辨析開論使心服而去久之遷廣東提學僉事既至嚴立教法方屬精有爲遇病卒其少時已有志泛濫羣籍尙友古人凡鄉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守青田潘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策詢於諸生惟孔時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大加歎賞其在禮部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道學傳進程氏門人品大隆

理學備考卷二十二 張集

五

五經堂叢訂

謂其深潛縝密當不在劉李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錄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尙未有表著之者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凡若干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廣東通志畧朱行朝錄皆未脫稿其修道南三先生遺書朱子事類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立齋問錄立齋稿高科考宋氏族譜等書藏于家

程昌

程昌字時言、南直祁門人、甫冠、領弘治間鄉薦、謁章楓山先生於南都、受學而歸、登進士、授新水令、時通瑾有事湖湘、官較務繹微、案時言不爲怵、以景擢御史、陳十事、上嘉之、駕將南巡、率同官伏闕、日諫止、巡按四建、會南靖、林醜猖獗、率兵討平之、詔慰勞、晉一級、繼巡廣東、殄滅新會、新寧、劇賊、賜白金彩幣、在嘉九年、風裁獨持、如一日、嘉靖元年、與鄭壇監禮、及侍經筵、尋議大禮、援引經典、反覆數千言、出爲湖廣四川按察使、謝政歸、閉居二十年餘、惟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一 五經堂參訂

閻戶著書未嘗一刺候公門、歷官雖久、不置妾媵、不蓄財貨、卒祀鄉賢祠、著有和溪文集、發蒙近語、大學古本註釋、宗譜家規等書

黃傳

黃傳字夢弼、浙江蘭谿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長從楓山先生游、遂潛心理氣之學、以名節自勵、登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江陰僻陋、難治、夢弼初至、兩月示以惻隱、一日升公堂、盡發吏弊、于是興學、勸農、威強、梗惠、良箴、毀淫祠、釐祀典、精敏稱神明、奉詔當行民奏、尚之一年、擢御史、劾貴戚、其風甚相戒、欽避、不久以病歸、病劇、無嬖貴其家人尤之、夢弼徐吟曰、病發、精神尤壯、卧死

溪山鬼亦沾著有白露集及江陰縣志

應璋

應璋字德大、浙江永康人、朱少師孟明九世孫、嘗學於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黃勉齋所云、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德大佩服不釋、先生稱其純篤焉、以貢授徽學訓導、補長樂、再遷羅源、教諭、正己率人、上皆樂從其教、致仕歸、年九十終、學者稱爲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案微、尚書要畧等書

黃遵

黃遵字道卿、浙江蘭谿人、受學楓山先生之門、潛心理學、專志力行、學使江右、東洲胡公禮爲浙東奇士、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南昌府學訓導、值蔡虛齋邵二泉兩先生相繼視江右學、徵主自鹿洞書院、轉溧陽、教諭遷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懇請得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磨石寡儲、而事親曲盡孝道、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及文集若干卷、從子聲、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雖衰絰已除、而哀慕不替、爰以資格異等、拜思南府推官、永樂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廉稱之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二

五經堂參訂

凌瀚

凌瀚字夢弼、浙江蘭谿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長從楓山先生游、遂潛心理氣之學、以名節自勵、登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江陰僻陋、難治、夢弼初至、兩月示以惻隱、一日升公堂、盡發吏弊、于是興學、勸農、威強、梗惠、良箴、毀淫祠、釐祀典、精敏稱神明、奉詔當行民奏、尚之一年、擢御史、劾貴戚、其風甚相戒、欽避、不久以病歸、病劇、無嬖貴其家人尤之、夢弼徐吟曰、病發、精神尤壯、卧死

凌瀚字德容浙江蘭谿人性端方沉毅弱冠卽負大志不規規於科舉學早游章門得其標的言行必期信果步趨必錄規矩開居正襟坐雖盛暑不去巾襪對朋友自朝至夕無惰容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乙酉以易魁兩浙益肆力學問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以至禮樂兵刑漕運水利之類靡不究心四方從游者日衆各因其材造之既渴選授秦寧教諭日與諸生講明聖學立爲條約以正其趨貧不自給者則分俸資之九年如一日士習丕變在任兩應聘典山東廣西試遷周府紀善堅不欲出從游者附之就道至則剛直自持輔王以禮其所上崇德講學等啓詞嚴義正王甚敬焉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三

五經堂泰訂

以疾卒於官著有羣書類考。太平策畧。邵武秦寧等志。金華正祠錄諸書。

章拯

章拯字以道浙江蘭谿人少時從伯父文懿公受易輒能潛思究繹至夜分不寢校繩踰矩非禮勿行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以決囚不覆于奄瑾坐復命遲慢下錦衣獄數日請判梧州瑾敗擢南京吏部稽勲主事歷官至工部尚書所至皆著聲績其爲河道都御史適當河變二三喜事之臣欲開新河獨抗言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漕沛自無淤塞之

患朝議不協以盛公應期代之竟不底績及潘公者曾用其議而工始集尋以少司空督造顯陵廷議計費六十二萬有奇以道殫心研慮僅用銀二十六萬而大工煥然告成上賜白金文綺明倫大典以旌之已亥秋聖駕南巡登純德山徘徊稱善且深惜其法征初內閣桂萼延六卿議行漸遲以道言其不便萼遂止庚寅夏旨建議分如復以勞民傷財極諫上意不懌會以請建仁壽宮事作旨用事者乃令冠帶閑住以道雖去而時論益重之其學得自家庭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家於二十年憂國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徵夕不樂卒年七十謚恭惠學者稱樸菴先生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四

五經堂泰訂

李汰

李汰字肅之湖廣蘄水人天性仁厚氣質端莊居家以紫陽家禮爲節持身以金谿孝友爲先少失怙終身哀慕領成化丙午鄉薦任江西永新訓導轉浙江義烏教諭並有教績聘考福建秋闈歲以黃金私謁峻却之謁者曰此腐儒耳清之聞之謝以詩曰義利源頭頗識真黃金難換腐儒貧暮夜無知者充塞乾坤有鬼神其人慚而去致仕卒著有立菴稿藏於家

邵珪

邵君字文敬。南直宜興人。成化己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才識精敏。案牘之暇。輒潛心理學。嘗言中庸全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工夫。從戒懼處。獨入內省。不致是直捷獨不愧屋漏。是真戒懼工夫。盡處。即天命不體無聲無臭。原無加於不睹不聞。以此恒自刻勵。持守極嚴。屢絕潛金之私謁者。至貧無以爲家。一歲數徙其居。室人有突不黔之數。丁父艱。歸。益孝。事母氏。服闋六年。不出後補嚴州守。到任一月。悉更弊政。以勞卒於官。生平豪於詩。嘗賦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傳炙人口。人因稱爲半江先生。子大和。字節夫。由進士官史垣。尙廉直。忤奄瑾。謫官下獄。瑾誅。晉府丞歷憲副。居鄉時。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五經堂泰訂

談綰

談綰。字朝章。南直無錫人。順初。父顧學公。奉命蜀。朝章十餘歲。偕弟紳隨任。受學於成都郁鶴亭先生。未幾。奉父喪歸。服甫闋。母繼卒。喪葬皆如禮。時感啗疾。體幹僂。倭挺然強作。扶攜諸老。幼不以病誘。先是僉憲命子曰。吾今勤勞王事。難專教子。汝等暫宜從師力學。吾至六十。致仕而歸。爲怡情之所。常若其中。教汝明善而誠身。驗汝克順於吾。然後可仕。斯吾志也。朝章痛父言不遂。爰叩家之東園。爲順親堂。明善誠身齋。奉親像於堂之後室。不祭。不

薦常往。則揖以順親之怡情爲多。春館延師會友。而兄弟自相砥礪。以順親之教。子督弟習舉業。食廩學官。已則謝去。章句專心。聖賢之學。讀西銘有得。謂道不外乎仁孝。尤懼無以知過惡而賊仁孝也。乃爲察惡之編。記言行。以自檢省。未嘗輕以示人。復條列所當勉戒者數事于壁。每自誦曰。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故終日儼然莊坐。如對大賓。盛暑不去冠衣。尤嚴於祀先之禮。扁祠堂口。若存若遺。物貯其中。晨夕必謁出入。必告。時食不薦。不敢食也。祭則三齋。七戒。潔菜備牲。必躬必親。偕婦奠獻。祭如生存。忌日必慟哭。祭畢。猶坐祠堂。思親不置。終是日。白衣菜食。不與慶賀。不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本

五經堂泰訂

之謂與。更號荷橋子。中年好易。至忘寢食。躬行日篤。德業日充。論者以爲幾于周精程正。云弘治庚戌卒。年四十五。所著有荷橋子集。太極圖通書集畧。家禮雜說。睦族規矩。日省編就。正錄諸書。藏于家。

張綬

張綬。字朝紳。南直無錫人。少擅才藝。通今古。力學好問。一循儒行。與同邑談荷橋。楊潛成。虞西溪。莫南沙。諸公結崇義會。布席城東。弓河之上。相與講究。切劘甚密。用弘治丙辰歲薦。任浙江東陽訓導。嚴立講會。關王何金許之學。以勉多士。興起者衆。正德庚午。承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七

五經堂叢訂

微分考閩闡。方度嶺。忽有賊挾利刃。劫求關節者。坦然以身當之。不爲動。賊驚馳去。及竣事。號稱得人。久之。當遷同學。見奄禍滋蔓。不欲入都。踰艾。即乞致仕。抵家。會盛中丞順子爲其父治論坐。藉詔使威令。削平旁塚。以廣墓道。張氏祖隴。正逼其左。駭駭及矣。遂躬率子弟親屬。卽墓所。起鑪冶熱鐵。以待盛氏。恐謝不敢犯。是役也不獨保祖隴。而全他墓甚多。澤枯之德茂焉。晚年就家設塾。聚弟子講習如故。餅粟不繼。詠歌晏如。學者稱卓齋先生。著有卓齋集十卷。藏于家。玄孫星有孝行。力敦古道。游高忠憲公之門。

陳鳳梧

陳鳳梧。字文鳴。江西泰和人生。五歲就社學。卽能勤勉。同社生祀先聖。卽取古聖賢別名號祀之。及長。知學。以聖賢爲師範。不屑屑時藝。成弘治丙辰進士。入翰林。既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與同曹名士講學。論文。每至夜分。是時武備西翰林云。遷湖廣提學僉事。

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己任。與鎮守武當太監請釣禮。以剛正聞。轉山西副使。仍督學政。疏止撫按不得與試事。兩院嚴彈之。及晉河南按察使。倉谷大用。以迎立世廟。道河南。有副使王繼。不肯行。跪先被怒辱。河南兩司聞之。大懼。咸接見。文鳴曰。兩司方商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話。衆默然。文鳴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八

五經堂叢訂

吾三司俱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歷官南京。吏部侍郎。兼右都御史。巡撫應天。定寧國五縣。愚民譁亂。及設法清蘇松積年逋稅。俱著成勞。再疏乞休。歸。進修著述。無間時日。卒。年六十七。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等書。藏於家。

邵清

邵清。字士廉。南直江寧人。生有至性。毋卒時。纔三歲。置于別室。號泣求往視。聞者異之。及長。端潔好學。攻古文詞。弘治壬子舉人。就江西德化教諭。乙卯。典山東鄉試。擢監察御史。正德初。呈親張延

齡恃恩奏人負券若干緡有旨與追清不受詔前後奉勅督抽分
理鹽法兼管河道俱著勞績查瓊始擅政索賄不入矯旨遣官旂
逮至榜數十罷歸仍罰米三百石交親爲代償乃得足嘉靖初復
原官遷雲南按察僉事尋改廣西左江兵備所於皆背脂不以一
毫自潤會齎表事竣兩疏乞休得允歸棹蕭然杜門謝客宗伯登
輶以所設淫祠田餽之不受臨終語其子曰爲己謹獨甚難又曰
兢兢業業過此生務要保全無過至瞑目心始落耳

劉玉

劉玉字成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授輝縣知縣力拯獨弊

聖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九

五經堂參訂

歲飢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聞廉民恐爲令果爭先歸粟擢
御史因天變陳六事口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勵庶官擇內侍攘
外患武宗嘉之復疏劉瑾等八黨朋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
健謝遷皆委任疏入瑾大怒罷歸顧輪粟四百餘石旋遂詔獄
四月釋歸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提學副使教本黜浮
表揚暗難之節招降山海之寇內遷大理寺少卿改南京僉都御
史提督江防聞寧藩變傳檄致詞以舟師往援安慶浚尋就擒嘉
靖改元以平濠功擢右副都御史晉刑部侍郎大獄事起下詔獄
罷歸卒于家其學一主於誠嘗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

可得所居僅椽風雨博通羣籍長于天文地理至軍謀師律儀章
法制亦莫不詳究其本末惟所用之隆慶初贈尙書謚端毅著有
疏稿文集行於世

楊文

楊文字周宗南直無錫人少嗜學躬耕自給爲諸生最久凡彙三
經靡不精洽嘗倡崇義會聚友講學務遠勢利而期于責善輔仁
邑中賢士咸與焉會規極嚴後生不悅同志者勸更張其法以謂
之宗周卒不顧而人亦徐服弘治己酉魁鄉薦庚戌聯第需次家
居會江南大水下捐租令或以二千畝所捐利之謝曰我無水田

聖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十

五經堂參訂

安得有此已而掌教金華上治道八事入爲國子監丞應詔陳言
深切時弊監有餘餽若干主者分致拒不受未幾遷長史引疾歸
仍即家授徒尤以師道自尊門人華晷已官方伯偶過門不入亟
呼至此責之果長跪請罪良久乃解時論兩賢之廉正守道至死
弗渝學者稱爲蔚成先生

汪循

汪循字進之南直休寧人天性剛正自信以聖賢爲必可學窮五
經之理卽儒諸身觀史則法其善行嘗從莊定山遊凡天下士有
德望者均禮爲師友獨與王伯安論學諄諄反覆謂不能無疑者

起倡興人方謫謫沸騰笑排叢至乃奮迅直前不少顧避族俗尚
浮屠按文公家禮及丘瓊山所著儀節參之而俗著為矜俗編設
館于里中揭白鹿洞學規為教又諄諄誨以昔人二業合一之法
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使不墮于偏家遭回祿宗祠未建率
族人鳩材築祠祀先祖以下及眾子所同出者於私寢立四親祠
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季敬兼至嘗
揭古人事親規于壁每進見有禮雖貧每日不缺肉羹出外經宿
返拜家廟畢即再拜母戒外內子姓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
門過妻甚嚴小不然則厲聲諭之化羣從兄弟十數輩以道伯父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五經堂泰訂

病卒年四十一所著五經纂畧史斷俱未脫稿鄉人稱為樂菴先
生
馬卿 字敬臣河南林縣人弘治初年十七舉鄉試兩上春官不第
卒業太學時臨清王伯以貢至敬臣察其博覽有行遂偕張士隆
田汝疇輩謁易於王氏乙丑會試中式廷對詞政事之柄擢于司
禮刑法之器終於殿衛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正德
二年授戶科給事中歷官浙江右布政使以裁抑織造中官被誣
奏逮詔獄敬臣惟引為己罪御史疏救得謫鶴慶知府至滇見鎮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五經堂泰訂

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試諸生能爲古人之學聖賢何患其不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化之。上官鳳朝文及安鈴。或指間道可逸。敬臣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謂何。卒以計策擄其黨。會兵討平之。累遷副都御史。巡撫鳳陽。至淮上。會清塞。議者紛紛欲復海運。開濟汶。以資漕。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紆目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毋令走泄。未幾。漕利。上賞其功。僅畢事而卒。年五十八。張士隆。字士修。安陽人。學務履實。以求聖人。所謂合外內之道。三原馬伯循。同邑。崔子鍾。皆推服之。正德甲戌。內官災。以御史疏陳。闕失。坐。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五經堂叢訂

懋深 北直河間人。忠厚正直。以聖賢爲師。當王氏學盛行。獨不受其波靡。宗主程朱。著西田語畧。嘗言主靜要居敬。居敬要窮理。操存是靜時敬。省察是動時敬。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讀

書。天下道理不外乎五倫。古人之學。不過明此而已。其出而有爲。不過推此而已。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入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口誦心維。莫非理義之言。可見古人成材之多。雖係于氣質醇厚。亦本當時之教有所成也。蘇州司李。錄入諫垣。果遷至通政使。

金洲

金洲。字士瀛。南直嘉定人。嘉靖丙戌進士。天性孝友。母常病。不食。即亦不食。居喪哀毀。骨立。比塋。築廬墓側。哭踊如初。喪有自鵲遷其廬不去。父性頗下。有過必幾諫。繼之以泣。第遭危疾。竭力督視。

聖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夫

五經堂叢訂

不疑者。兩月既貴。其塾師病。爲執使令。百日無倦容。知永康縣。以廉肅稱。病。改國子監助教。生平惟師事鹿城魏莊渠先生。而友夏敦夫蔡希顏王純甫。嘗曰。寧無偶。不可與匪人爲緣。又曰。居業必自近克己。當先難。處者以爲名言。卒祀鄉賢祠。

王敬臣

王敬臣。字以道。南直長洲人。始孩喪母。體羸。甫十齡。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年十四。隨父庭宦京師。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歎曰。學在是矣。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襲必正。危坐無惰容。既而父命適

舉泣不忍離強之歸家貧鬻書自給有饋食者卻去題壁曰不食
粟來食寧爲清登夫十九補諸生謁魏莊渠先生考道焉父魯藩
江右致仕歸百端艱待備極色養父出飲夜分必迎於門風雨則
迎於傘子場父爲置膳不欲父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錢
息哉乃勉諸數年遭之父老得昏眩疾卧榻下日不交睫微聞聲
咳輒躍起視安調諸藥餌以進事繼母郁如事父郁性忤惡誠獲
稍拂意即洗憤擊牀毀器以道跪解不得蒲伏戶外常竟夕不起
又母心不釋其媳以道獨居不御內者十三年母竟蒸底豫督
學耿公定向察其純孝俾越次超貢趨入試以親老不行惟以坊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張集

七

五經堂參訂

金分貽族屬無兄弟友愛諸從昆姪輩闕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
自奉則糲食布袍五十年如一日嘗命僕以銀器質典踰年取歸
謀與金器促還之典家以布勞僕僕不受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
乎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譚自見
天堯哲學後調聖賢無獨成之學遂以蒙諭後進爲事從遊者四
百餘人咸刻厲相責然學惟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
爲慎獨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
長言詮爲弊滋大又曰六經文之本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
之則無於是學者知有正鵠矣世稱少湖先生晚以撫按交薦授

國子博士不起卒年八十五蘇人建祠以祀號王孝子祠所著有
家禮纂婦訓及遊武吟記行於世

沈霽

沈霽字子公南直華亭人少有美質夏方伯寅奇之以女贅年二
十一始補諸生從胡敬齋章楓山兩先生講程朱之學至忘寢食
值江南病水區畫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行之以利吳民中正德
辛未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分司留臺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
暇讀性理大全書一有所得即記錄味而玩之嘗奉命按視江北
路出全椒辯冤獄甚異好事者立碑記其事疏請發粟賑饑活者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張集

六

五經堂參訂

數十萬逆藩謀不軌先露章劾之不報迨駕幸南都屢疏請回鑾
言極剴切更念儲嗣未定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之望諸若
備邊任將修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惡
崇正學闢異端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遷
副使肅清海道化盜爲民改貴州兵備誠心倡化建孔子廟立朱
子祠行白鹿之教黔民信服巡撫袁宗儒特薦之將處以京秩子
公見柄相方炎正直多沮歎曰非其時矣即引疾乞休得優旨加
叅政致仕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諸書
併雜闕語錄潛玩理義驗之身心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于

理則安寢或少有未合即睡卧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自號東海老人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簡舊所著書悉焚之祇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與少有進耳嘉靖乙巳忽患疾強起正衣冠坐定曰嗚呼死矣哉於心固亦無愧言畢而瞑壽八十五

林啓

林啓元原集附見陳琛

林啓字仰之精易與虛齋相次爲解首仕爲安陸學正諸生饒賄

之無所受而周其貧者傲胡安定法爲教人士循軌安陸易盡宗之遷國學博士及門如趙晉南京國子監丞楊吏部攝祭酒赴名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九

五經堂參訂

或請他攝楊曰仰之在須他攝何爲見信重如此其後同安有林希元字茂貞守朱學甚固尊蔡說頗發明之著易四書存疑至今與棠引並行

祁勅

祁勅字惟允廣東東莞人五歲通論語諸書十二爲詩文有奇語十五明春秋踰寇魁鄉薦即藏修不出幕濂溪延平二賢爲之贊師其心學充養日粹後進多出其門久之聞逆瑾誅始會試成亞德丁丑進士歸省庚辰拜刑部主事會季兄政上春官沒于盜即移疾護其喪歸哲學魏莊渠先生至邑臨訪與語稱重之嘉靖甲

中七月伏閣評大禮得罪獲釋三載以積最開歷員外郎郎中平反公恕都人頌德公餘益砥學問名其齋曰日新作箴以自警戊子主廣西鄉試事竣取道歸省有司致贊一無所受尋出知饒州值少保桂芳家居來相問問而未嘗私謁治行推諸郡第一奉旨燒造部璽磁磚限無過七十日或獻計謂以土爲胚而飾以磁庶可速成惟允曰是欺君也俾工匠如法爲之竟以逆期逮獄謫貴州發川典史南還感疾卒年五十三

薛蕙

薛蕙字君采南直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值武廟南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十

五經堂參訂

狃抗疏力諫禍將巨測宴然安之尋調吏部驗封主事嘉靖初遷考功郎中太宰喬宇倚任之大禮議起廼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凡數萬言入奏下獄既詔令復職權貴人不悅給事中構其罪爰上書自訟以病免丁母憂服除吏部移文趣起之時權貴人勢焰正盛乃歎曰斯尚可俛首以就湯鑊哉遂不出後屢薦亦不就家居十八年卒君采十二名能詩題隣舍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箇箇中歲好養生家言久之乃悟口此生死障耳不足學反而證之六經及濂雅諸書至於中庸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卒逃釋老而成名儒於鄉絕不肯爲人干

請至戚里有疾。臣親為製藥。膏脫衣。旋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曉此心耳。所著有約言。西原集。及老子集。解行於世。大聖齋目錄。五經雜說。藏於家。

劉瑞

劉瑞。字德符。四川內江人。十歲能詩文。父時教鍾愛之。為作五清書舍。期以聖賢之學。因號五清主人。成化丙午鄉薦。弘治丙辰進士。入翰林。授檢討。屢有建言。武宗初立。疏陳十事。正德丁卯。遭瑾擅權亂政。朝臣皆言事者。咸得罪。自度不免。即上章謝病。既出京。之明日。瑾矯詔。斥大學士劉健以下五十三人為朋黨。勒令致仕。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世

五經堂參訂

與名其中。聞之恬然。奉其母行。值歲暮。峽險至澧州。依親以居。時太和陳鳳梧。視學湖南。檄諸郡邑士子從講學。既而臨江蔡潮。續視學。因以州後閣舍。更為澧蘭書院。延講授院中。尋鳳梧魯湖藩。復檄辰守戴敏。創崇正書院。請主之。四方聞風來者甚眾。壬申。詔起為山西提學副使。以內艱。弗行。服闋。改浙江提學副使。毅然以復古明道為己任。其造士。先德行而後文藝。有一行者。必旌以粟。食若行簡。齡缺。文雖工。必黜。於是定冠昏喪祭。鄉飲。鄉射之儀。著名宦鄉賢之祀。教以釋奠歌舞之節。會宸濠不軌。鎮守者潛通逆謀。其勢洶洶。爰與按臣藩伯。共定扞守之策。兩潮以安。用薦三歷。

卿寺。晉南京禮部侍郎。甲申元日地震。條六事以進。言至劄切。時大禮議起。廷臣以詳諫下獄。謫罷者殆數十人。復率南九卿。靜之。當時主正論者。凡九百餘疏。惟德符之言。簡明深切。上雖不能從。亦未加罪。其卒之日。晨尚入部視事。既退。疾作。端坐而逝。年六十五。其學以程朱為正脈。平居無戲言。情色雖退。食必冠帶。終日未嘗傾倚。食無兼味。衣無鮮綺。尤寡嗜慾。室無媵妾。學甚博雅。痛絕佛老異端之說。初遇國有齋。懣懣疏諫。止性至孝。早孤。事母田淑。人愛敬。備至。既沒。哭踊幾絕。哀毀踰禮。歸葬。經萬流驛。遇風。舟人錯愕。起焚香。額大風即止。忌日進奠。尤極哀痛。家廟時祭。纖悉一遵。於禮宜遊。雖千里必載木主以行。聞族人物故。必為位而哭。持服視禮。為隆殺。作文必本六經。一洗浮靡。險怪之習。所著有童觀錄。初學稿。澧蘭錄。講習錄。敷奏稿。禁垣奏稿。讀漢書改本。併雜文詩稿。藏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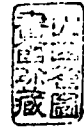
理學備考卷二十三 張集

世

五經堂參訂

二十三卷終

鄭佐



鄭名。字時夫。南直歙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數譴
 疑獄。庭中稱平。改禮部。奏立新安文公復博士。世宗入繼大統。
 疏諫大禮。又極陳清寧宮後殿災變之錄。出為福建按察使。事
 副使。尋備兵饒州。前後誅閹僮宿寇。熾發殘孽。奏功決宸間。
 省左叅政。冢宰又將擬殊擢。上副封執政。執政因以議禮。貴
 為作者。榜曰。朝別中。尚有人耶。乃從之。貴州時大印上疏乞解
 職。後母歸益。究心濂洛諸書。與弟子講論不輟。懸車二十年。悉謝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一 五經堂叢訂

華全

華全。字子宜。南直無錫人。刻意程朱之學。身體力行。奉邑先賢喻
 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賓齋。四小像於一室。朝夕敬事。如師禮。登
 正德辛巳進士。除戶部郎。以不附權貴。出為雲南叅議。著廉謹稱。
 遷副使。備兵天津。役不能卑。事巡察。送乞致仕。子宜事父母極孝。
 待庶弟友愛。平居無一妄言。故行。初舉于鄉。例得免糧役。獨請受

役如故。既第。例當入朝。接疏。取旨。送科。諸進士未暇。即退。子宜於
 中夜猶壯坐以待。俄而邊警至。猶候命不去。世廟察其賢勞。出上
 方供賜之。太宰陸完之。宰子宜之姑也。同官京師。足不及其門。完
 黨逆濠。事敗。得無坐。廼為卹其孤。同榜進士張孚敬。驟貴。用事。邇
 近十朝。謂曰。華兄。獨不能與吾共事乎。子宜正色曰。公為相。當以
 天下為度。乃私其同年耶。乎。敬大慚。而罷歸林後。會約不異。諸生
 時家淮。日挂。諸孫析箸。兄弟交讓。鄉論美之。有慕敬夫者。竟以貧
 然。人知其廉吏。而不知其真儒也。卒祀鄉賢祠。學者稱嵩峰先
 生。所著語錄。名少微堂稿。藏於家。

渭南李錦 見十五卷咸寧李錦後集混故重錄

渭南李錦。字仲白。陝西渭南人。少潛心理學。為諸生時。西蜀龍灣
 高先生。僑署高陵。敎事。仲白越疆從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
 磋。正德庚午。領鄉薦。既而知宿遷縣。著勸農勸孝二文。以化俗。縣
 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為百年
 來一人。擢知海州。致仕。初赴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
 副。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嘉靖丙申。卒於家。呂先生銘其墓。先是
 咸寧李錦。以理學著。姓名並同。故其後。長安馮仲好著關學錄。於
 仲白以渭南李錦別之。

周滿

周滿字謙之四川廣漢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監浦口倉仕不廢學尋莊定山讀書處拜墓并祠刻其遺集於邑齋既還都聞高陵涇野呂先生折節事為師朝夕聽其討論退而誼諸實勉以自稽省事必求無忤于夢寐乃已復與諸僚友為山寺之會以行藝相質勉戊戌擢知雲南府首清海口大利民田以內艱歸起補華昌力行教法首選學官弟子經學道義有師法者列之便坐口授經書訓以性命人倫之要學必錄橫渠張子以志於聖人教必遵藍田呂氏鄉約以復於三代華人錄是知向往尤加意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五經堂參訂

設分守一人又諸復如成化間例仍設參將會昌節轄四省諸俱報可未期以病致仕自聞涇野躬行之說嵩以四教三省為存主務言有可見之業為尊聞行知所著有文集續集二百餘卷行於世

朱裳

朱裳字公正北直沙河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擢御史巡按山西鹽法拒錢寧參官官監疏奄鑑入罪以脫同官王相干獄還朝諫止南巡數使人笑慰之禍嘉靖初守華昌舉天下卓異第一以清苦特賜宴勞歷浙江臬副晉藩伯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公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四 五經堂參訂

張芝

張芝字廷範南直歙縣人幼師邑博士游陽周成得聞性學時方童卯被服儒術造次不設嬌容成重之呼為益友弱冠舉正德進

士投大理評事上章多見施行嘗因論事極誠奄瑾專擅罪狀已外補僉事。兼歸。廬墓。起督學廣西。爲一編書。條列伊洛微言。導示教本。務獎士節。振集詒之風。值蒼梧猖獗。反充監軍。討之。獨匿深穴中。乃以計盡其矢石。舉種就俘。尋得疾乞休。不許。擢荆南副使。命下而卒。年四十一。無子。家故貧。守官廉苦。一介不取。身沒之後。夫人王。侍養。教官以佐食。廷毓雅志。師法聖賢。欲以天下爲已任。其奏疏前後數十上。皆崇論確議。開國家大計。有以非官官止之者。答曰。一職所効有限。言而見聽。患益無窮。他不足計也。與蔡介夫。楊方辰。友善。及卒。介夫悼之曰。廷毓死。天下之人無福。所著有理學備考卷二十四。張集。五。五經堂叢訂。

寇天敘

寇天敘。字子悖。山西榆次人。幼卽不喜嬉戲。五歲時。母病久。髮弗櫛。家人欲剪之。謝曰。是不可毀傷。及卒。哀毀如成人。禮長學於鄉。卒業大學。與馬伯循。呂仲木。崔子鍾。切劘聖賢之學。以躬行力踐爲本。正德戊辰。第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歷遷寧波知府。應天府丞。署府事。時寧庶人反。武廟親征。駐驛留都。權嬖怙寵。提督江彬尤。賜張所過。率以重賂。免。守臣亦諷賂之。對曰。與其行賄改節。寧得。

罪何傷。上北旋。諸守臣送之。維揚卽得還。獨子悖以無路。還于淮上。是時江南諸郡。皆緣迎駕名目。厚斂民而乾沒其間。駕駐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出經畫。而民不知。亦不病也。治應天四年。賑飢救疫。民甚賴之。嘉靖甲申。遷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改撫治。耶陽。尋又改甘肅。甫蒞任。邊警突至。立命將出師。斬渠帥脫脫木兒。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遠震。疏請御經筵。親羣儒。講求治道。又以嚴清戎。謹備禦。廣屯種。添京衛。處物料。增軍器。分部官七事。爲備邊要務。皆請行之。丁亥。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守禦固原。疊有斬獲。捷聞。累晉褒異。加級厚資。戊子。歲大疫。陳乞廣捐糧額。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本

五經堂叢訂

大發帑銀。兼支引鹽。皆得請。喜曰。吾民生矣。歷遷兵部侍郎。以疾在告。雲中變作。猶力疾上疏。極陳別舊惡。懸賞格。諸方畧。竟卒。年五十四。性至孝友。在太學。猝聞父病。裹糧而馳。歷六晝夜。跋涉千餘里。抵家。躬視湯藥。疾遂瘳。自是無離左右。宦游所在。必迎養。痛母早卒。每言輒嗚咽。忌日痛哭如初喪。

曹深

曹深。字文淵。南直歙縣人。都憲南峰公子也。生有奇質。方四歲。母沒。卽知哀痛。如十數歲兒。稍長。誦習小學諸書。日記數千言。事繼母。同尤極愛敬。周病。嘗祈天。請以身代。父遣之。師事岑山程先生。

求聖賢之學。卽知居敬窮理。用心於內。及爲舉子業。輒出人意表。弱冠游郡庠。與沙溪汪以正爲莫逆交。講學白蓮別墅。造詣日深。時都憲公方知寶慶府。屢奉書必勸以收愛爲念。無林禍福。又曰。大人清白。蔭及子孫。後必有食其報者。他勿計也。正德丁卯。魁應天鄉試。戊辰成進士。時宦官八黨方熾。而劉瑾尤橫。遂率同年百人抗疏。乞正瑾當權之罪。有旨罰跪午門。前者五日。時方酷暑。而素體弱。自是益羸。滯矣。已已。授南京兵部主事。於是南峰公卽以其往日所寓書。次第授之曰。兒惟不忘乎事我者。以自處。吾無慮矣。聞者交賢之。蒞任。卽裁抑進鮮快船。及舉行清理屯田數事。却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五經堂叢訂

李中

李中。字子庸。江西古水人。遠祖有次魚者。以道鳴于宋。南軒勝翁皆嘗之。稱復齋先生。子庸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家故貧。早喪母。束修不常繼。至年十四。始授尚書。習舉子業。十九。拜同邑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名珠。貧苦無

庸之母歐陽氏。其聞義利說。始志於學。二十四訪大父寓舍。如隨甥女也。因慕學焉。州薦爲增廣生。又二年。始受室。無資市書。一日見一峰文集。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常如是耶。旣而得月廩。則以分給鄉之寒人。獨不假人詞色。州守遣其子弟來學。意不合。輒麾去之。正德丁卯。鄉試第一。甲戌進士。楊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授刑部主事。時武宗縱西僧出入禁內。宦官居中用事。子庸憂之上疏。切諫。上覽疏震怒。將杖之。子庸藁坐飽食。待罪從容。以當道救解。得免。逾月。忽出內降。謫惠州通衢驛丞。乃奉父至通衢。開愛梅亭。讀易其中。居三年。病移長樂學官。會陽明王公鎮贛州。檄子庸與王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八

五經堂叢訂

君思議軍事。及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捏。王公問計。子庸預策必敗。引古爲證。力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叙。語莫得聞。世宗卽位。有詔叙復。未行。壬午。擢廣東僉事。歷廣西叅議。還本省。副使提督學政。曰。聖書所載。廸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每五日登堂。講說數悉。自晨至暮不休。踰年。丁繼母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任。粵西人士聞者。交賀。歷遷廣東臬藩。以平法華略。與撫按不協。坐誣當罷。朝議奏其廉節才望。應留用。以責後効。時宰復以無聞說爲慢謫。四川叅政。督糧儲。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

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參以毫髮意氣。不免爲過高之病。明年告之兩臺。不允。尋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徽之。世阜三氏學生。舊無廩餼。議增給爲定制。歲大歉。蝗蝻且起。飢者流離道路。子庸會計郡縣不足。乃取泰山祠金以待賑。命流民請蝗予穀。捕蝻數倍。又慮盜賊將熾。下令郡縣募曉勇。練民兵。辛丑。晉副都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爲市民所泊。而官稽程期。鮮不獲罪。乃命自水門入。庾次。又令監視者毋先放衙。毋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明年卒于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五經堂影印

九

五經堂影印

撤大經

撤大經。字守道。北直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第七人。少聰慧。日記數千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走借于廣平崔尙賓家。未幾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病尋醫京師。上書少師西涯李公。西涯稱其才曰。海內人豪也。甚禮重之。嘗讀書郡東官舍。郡守其入往見之。值母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守道

歸守道人謝之。不去。又召其弟兄再三謝。終不去。其方介若此。平生著述甚多。皆未脫稿。與士夫書。惟勸以聖賢爲準。歿年三十二。

吳稷

吳稷。字舜鼎。南直華亭人。正德甲戌進士。授金華府推官。時章楓山先生家居講學。嘗造詩質疑。以愷豪右。拂上官意。量移惠州。又以逐暴令與直指左生遷荆府左長史。改徽府。進賢王箴芸賓賦以寓諷。久之致政歸。隱東郊。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有誤報者。令不知懸之榜。乃往往注其下曰。不能爲官。豈能爲役。令聞大愧。親詣謝。終不見也。所著有皇明正學編。史綱纂要。破愚錄。及自得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五經堂影印

十

五經堂影印

呂賢

呂賢。字宗器。江西永豐人。少補諸生。博聞強記。敦善行。不怠。歲修于彭峰之東南木山。不慕聞達。及父終。母疾。遂自削學籍。歸養於家。母歿。在殯。舍人失火。宗器伏柩號慟。流血被體。燕燎鬚髮。身不少卻。俄風反移。柩學使仰文莊公廉知之。欲以奏聞。乃列求辭免。治家遵禮。不諂流俗。時民間盛傳有神曰活佛。自徽來。以桃符談禍福如響。所至爭具羊豕。逆諸道左。焚香作樂。後奉恐。宗器曰。此非訛言。必妖氣也。力要邑人守正以待之。其神寢滅。里閭宴然。

居恒讀書期于涵泳得味尤喜吟咏客至驚峰草堂輒與廣和有詩曰讀書多過目餐性欲忘年又曰不為草堂無戶牖孰知天地有為魚卒年六十一所著有皇極經世律呂新書正蒙洪範諸解及鸞峰遺稿行于世子懷字巾石舉于鄉以學著而流入姚江

毛憲

毛憲字式之南直武進人自幼端重寡言中正德辛未進士拜給事中疏劾大臣怙勢為奸利者數人內外肅然又嘗申救諫官實明極疎遠防軍政之壞災異水旱之憂直言不避禍害尋以疾在告久之起官冊使荆湘見民被水災即具疏馳奏及論先儒陳澧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士

五經堂泰訂

有功禮經宜以從祀會大駕西幸久駐甘肅特疏請回鑾不報惟時儲嗣未建舉朝諱不敢發首疏請建儲亦不報後武廟將回京有帝賜近臣式之獨疏辭不受因謝病歸與同志講求理學考濂洛關閩論說同異會而通之大都以不欺為主以恕為用以克己為工夫晚年為其壽室三近齋立身治家悉有規格歲時祭祀一遵家禮置義學教發鄉族施愛孤弱自以祿不及親扁其堂曰永思終身不御重裘郡守陳寶建道南書院延之主教一郡欽服稱為古菴先生年七十七卒有司表其里曰崇賢所著有諫垣草古菴文集昆陵正學編昆陵人品記等書行於世

胡明庶

胡明庶湖廣羅田人嘉靖乙酉鄉試第三人成壬辰進士甫試政卒于京平生孝友篤學精理數嘗取邵蔡皇極律呂二書朝誦夕思章分句解或衍為圖其所自序又揭中與幾希盡蓋二書之旨書成名曰邵蔡性理二書圖解併著有元溪集行於世弟明通初育於諸兄事兄如父領戊子鄉薦以兄疾不會試者三科兄卒服衰絰致其哀撫孤姪如子中有爭產者出已所有平之學宗程朱邑中弟子多師之嘗語人曰只此居敬窮理便可詣聖賢域除信豐令賑飢撫盜民懷其仁保留復任遷金華府通判甫一月聞母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士

五經堂泰訂

墓崩地嘆曰生不祿養死不表阡吾恥也遂乞致仕家居儉約如寒士著有征邁集學者稱東郊先生

葉夔

葉夔字司韶南直武進人少力學好古甘貧守正正德末歲貢授汝陽司訓以繼母年高乞歸當事不允遂投牒而去歸卧一室銘其左曰不欺銘其右曰養正嘗曰人於義理二字辨認分明便可上達多言無益也居恒恂恂不能言語及忠孝節義則投袂而起立髮澀淚干旋至門或不報謝事關風化則力請所司如桐瘵之切身必求其濟而後已宋末死事諸臣未秩祀典奏記當諸楚祠

祀之鄉先賢謝子蘭墓圯。勸義修葺。仍置祀田若干畝。晚自號存齋。病革。手書謝上蔡。人能充無欲上之心。數語曰。此心學之要也。所著有元史提綱。景賢錄。忠義錄等書。行於世。子金。以乙科判紹興。嘗從毛古菴。纂毘陵人品記。以卒父志。

高幾

高幾。字齊之。南直武進人。少喜讀書。精研理學。每體驗於事親從兄。聞於程朱語錄。擇其精要。繕寫成帙。時時玩釋。學者有問。亦必以是示之。家故貧。居之晏然。於甘旨之奉。必求無闕。嘗有詩曰。幹蠱真才子。言貧是乞兒。孔門多樂地。殫力任耕犁。又曰。一夢四十年。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主

五經堂

年忽覺東方動。宛見風光好。只恐還是夢。嘉靖己未。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邑人禮科給事中毛憲等力薦之。辭以親老。不就。郡守建公盛遣學博詣門敦請。為鄉飲賓。亦不赴。久之。兄某卒于潮陽官舍。筑筑往迎。不以遠憚也。卒之日。公舉入鄉賢祠。

薛應旂

薛應旂。字仲常。南直武進人。以貢舉嘉靖甲午鄉試。中乙未禮闈第二。授慈谿知縣。時郡守鄭方事苛。應旂始為令。銳志撫綏。有檄下縣。輒格不行。守大怒。一日。仲常以事入郡。聞守欲窘辱之。遂用奇自逸。旋請改教。時徐華亭方督學兩浙。能調護之。守亦罷去。

及仲常改教九江。則華亭又督江右學矣。檄主白鹿書院。尋擢南京吏部主事。轉考功郎中。值李內計。分宜相憾。給事中王璉。令尚書丞諸保貽書。屬以黜陟。璉端士也。仲常仰齒。雖去。保而兵曹王畿。方以周流講學。獵浮名。亦斥不少。似分宜不悅。竟用言者。論建昌通判。歷遷浙江提學副使。調鄞。延兵備未幾。被察罷歸。洛川縣。

嘗贈銀千為路費。竟卻之。仲常初從邵二泉。呂涇野兩先生。講程朱學。後聞良知之說。頗以為快。既而見治是說者。多不掩言。乃悟曰。良知之學。原於陸子靜。陸學孟子教人之法也。朱學孔子教人之法也。遂著考亭淵源錄。自此議論一軌於正。家居垂二十年。未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南

五經堂

嘗釋卷。端動著述。每一書成。凡幾易稿。皆手自抄謄。熟讀未嘗倦。力於人著。有憲章錄。宋元通鑑。甲子會紀。高士傳。浙江通志。薛子庸語。四書人物考等書。行於世。二泉先生既歿。人有謀據其故第者。仲常不避怨禍。慨然自于當事。偕同門莫同華雲輩。即第為祠。以拒絕之。無錫顧憲成。允成兄弟。少以制義來學。攜草蓆。設拜禮。甚恭。仲常特器之。呼二泉數政教。出見定交。後俱成進士。相與論學。東林並稱名儒。蓋自二泉之歿。幾及八十年。為萬曆甲辰。而後東林再開。樞其中者。實惟仲常焉。學者稱方山先生。

王璉

王肇字翰孟南直金壇人自少讀書即以古人自程度力學勵行
中南畿鄉試第二成嘉靖乙未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治獄明恕以
理勸導訟者皆悅服而去秋滿遷南京給事中數言事初張永嘉
諸人以議禮合上意驟見大用于是上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差
南北郊耕籍親蠶諸禮繼舉則夏貴谿附贊為多遂用張桂故事
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閣中年上留意禱祠謂可
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尤極佞巧而費衆者宏之弟逆濂之姪
也以不附結濂頗得時譽名位既通故濂盡失三人者翰孟皆首
論之其論嵩尤切直併及其子世蕃時嵩奸未著世蕃之惡人亦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五經堂叢訂

吳汝憲

吳汝憲字道卿南直無錫人自少師事邵文莊文莊器之妻以女

為諸生試有司不利文莊欲為之援引進卿就不可遂謝去其兄
嘗以事繫獄恨不能即救亦自囚一室藉草食糲一如獄中人勸
之輒泣俟兄得釋而後出嘗守宜賓王公謫數聞其名以淵明乞
食魯兩生不肯行二題請著為論援筆立就王公讀之擊節不已
請見亦不往自是三十年不入縣郭邑令每行鄉飲酒輒致詞
延之後先十二載皆不赴治家嚴而不苛訓子弟惟務孝弟勤儉
師法古人與人交洞徹肺腑存心忠正不欺屋漏窮終前一日以
存天理三字諄諄為後人申囑卒年七十五友人私謚曰貞簡先
生其同門友華胄字世卿舉鄉試早卒論者謂世卿清恬溫粹貞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五經堂叢訂

陳建

陳建號清廣東東莞人嘉靖壬寅朝議進宋儒陸九淵於孔廟時
清淵以進士令南閩閩之憂道統將移學脈日紊乃發憤著學節
通辨以破王氏所編朱子晚年定論其書批禍根于橫浦說變派
于江門而中間則詳著朱陸始終不同之迹閱七年戊申書成

吳文光

吳文光字有明南直婺源人穎悟絕倫讀書五行並下年十二學

使者拔居首破格授增生舉嘉靖丙午鄉書五上春官不第除應山令初至邑方大旱悉力救卹以撫字爲催科令民自輸自封縣官洗手以臨之會封景藩就國費煩差擾督檄旁午爲之量加裁節境內晏然有婦姑訟者有明退而閉閤思過動以至情感泣而去性不喜娉娸偶中蜚語竟拂衣歸絕意不出日與洪覺山垣游談溪振得講學議論宗紫陽時新學方熾或譁之有明曰我不敢爲考亭罪人尤願爲陽明忠臣也所著有尙書審是十卷感興詩解一卷祀禮從宜一卷門人答問錄四卷論稿四卷文集十卷晚尤好易按周易會通學者以其會道之源稱爲一源先生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七

五經堂叢訂

張基

張基字德載南直吳縣人嘉靖庚子舉應天鄉試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畧盡嘗會試有顯者欲爲之地謝曰立身一敗尙欲何爲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惓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己之學病亦尋愈念大母且耄遑遑不赴公車大母卒其父亦卒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一步不忍離母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管而進之湯粥滲漣非親調不薦也於書無所不窺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輩寢恒不帖席歲大禮有米

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役族皆赴行日吾何忍獨以餽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于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益削矣頗諳內養體氣克益忽一日顧其子曰爾行何日得歸吾且有遠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如期而至一夕候母安者十餘味爽趺坐頻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指遂瞑几上手書數行則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九德載之學蓋自敬入故其自號曰敬塘居嘗銘座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境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錄爲四勿翼云崇禎初以新典追贈翰林官謚靖孝撫按以下各助幣祠祀之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六

五經堂叢訂

周思兼

周思兼字叔夜南直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知平度州值大祲徒步行賑且設法撫定隣民之掠食爲亂者遠近悅附擢工部郎督廠濟源河將決募民糴土築隄隄成三日秋漲大發民賴以全出爲湖廣僉事有五將軍者席藩封探九殺人遂縛其黨置之獄五將軍臂七首入囚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爲足下百口計足下乃爲此曹死耶立卻之而條上其罪詔置高牆其所奪田宅子女悉判還民丙午以疾告歸朝夕尚心問學與同邑陸宗伯平泉西吳唐比部一庵相切磋惟務返求爲己以徇外爲人爲恥歲甲子補浙

臬旋改爲督學使。不赴。是歲五月卒。年四十七。叔夜雖與龍谿楚
何。及禪客往還。而信服程朱。獨有確見。自云。某若非旁求顛踣而
歸。豈能心服朱子之高。學者稱爲萊峰先生。私謚曰貞靖。所著有
學道紀言五卷。家訓一卷。行於世。

萬思謙

萬思謙。字益甫。江西南昌人。嘉靖間進士。錄縣令。入爲曹郎。久之
遷光祿丞。以長擢。忤太宰。外遷四川布政司參議。積官至福建左
布政。南京太常寺卿。時江陵奪情。詆逐諸言者。益甫貽書令召還。
言者甚衆。羣情竟坐。許罷歸。生平慕道甚早。謂學當以宗孔爲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五經堂恭訂

九

五經堂恭訂

陰象衡

陰象衡。字振立。四川內江人。遷居涪州。作文翰。擅貯書千卷。手不
釋卷。二不輟吟。平生慕道。遷居於天理人欲。邪正異同之辨。嘗
酌朱子家禮。爲陰氏慎終。錢及燈。禮要。鄉人呼之曰陰孟子。

謝憲

謝憲。字汝儀。廣東歸善人。不慕藻飾。癯然鵠立。事父母。定省如禮。

無私。財游邑庠。矢志聖賢之學。諸生皆尊事之。歲薦至京。卒業太
學。歸則築室以居。葛巾木屐。日攜離騷。往來西湖浩歌。至暮而還。
其學一稟程朱。而多自得。嘗於臺畔折竹枝。濡赤土。註易訓。友人
葉春及受而錄之。名周易竹書。

唐音

唐音。字希古。南直武進人。少多病。父令棄儒業。醫。顧晝夜刻厲。不
肯廢書。性狷介。義利大開。辨之井然。絕不見圭角。與從父荆川公
同塾。相勉學。以朱子爲準。的閩鄉先生毛古庵講學。輒造其門。又
聞魏莊渠先生講學吳中。往受業焉。會領鄉薦。當對公車。竟謝不
理。學備考卷二十四 張集 五經堂恭訂

十

五經堂恭訂

往讀書。必反覆玩索。推求古聖賢心。於千載上。即兩先生言。未極
于衷。不強唯諾。必明辨審思。期於有得而後已。後就雞澤令。在任
二年。請去者三。一以上官議督民買馬。一以上官爲要人建坊。一
以上官欲脫巨奸于獄。卒行其志。勇爲稍屈。由是上官莫不槐避
之矣。一日督學使者至廣平。集諸生于學官。謂之曰。諸生何從學
聖人乎。學雞澤令。即是其元直于時。若此。尋以疾卒于官。無以爲
殮。諸監司。卽使者。購之。其子一磨。循父志。皆不受。著有文集廿卷。
行於世。

二十四卷終

溫純

溫純字叔文。陝西三原人。嘉靖甲子解元。乙丑進士。隆慶朝。爲給事中。屢上直言。時高拱當國。出爲外藩。告歸。及萬曆初。起官太常卿。復與張江陵相左。告歸。建學一草堂。引名士講關閩之學。因自號一齋。江陵沒。起復。晉理卿。果遷至總憲。抗疏陳礦稅不報。遂約諸大臣伏闕泣諫。上震怒。問誰倡者。對曰。臣純也。神廟爲之霽顏。妖書事起。給事錢夢皋受沈四明指。欲誅少宗伯郭正域。正域先以楚事去官。而或誣沈歸德匿之事。臣測淑文力自其誣。且言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五經堂叢訂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江西南城人。嘉靖五拾。塾師試以偶句云。步武有人。當道可翻恒典。馬立應巨。惜陰台我。及時須著祖生鞭。自是志廣。莫羈。喜博觀。藝。信比十五。父南山翁。疾華。拊之曰。吾將逝矣。兒幼。志未定。學業其弗克終乎。汝極聞言。泫然淚下。跪前拜復。誓必成。

父志及父卒。哀毀幾滅。生杖而後能起。時太母及母愛獨至。汝極出而講業。入則侍養。無少曠。年十九。游邑庠。會近溪羅公倡陽明之學於邑之僊居。聆講者數時。復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證此學。嘉靖乙卯。領江西鄉薦。第三念太母春秋高。因輟北上之轍。邑令具路資勸駕。謝不受。復走吉州。就學於東廓鄒公。鄒公手書曰。發有暖。皆從三千三百克。三千三百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辛酉冬。太母強命應試。始游京師。與高安傅愚齋。陝西王泰。關相切劇。得心宗。盛行。講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極。殆也。汝極獨憂之。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日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二

五經堂叢訂

早起羣諸生靜坐。令收攝放心。至食辰。次第開。當下心體如何。及門彬彬各有造。辛未。撤所居室。爲先祠。春秋率族衆詣祠奉禮。日有祭。朔望有祭。忌有饗。修義田以供祭祀。做古社倉法。以資鄉民。云申秋太母憂。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居喪一循古禮。不用浮屠居。聖室既蕪。廬墓三年。甲戌。母復卒。居喪如喪太母時。丁丑。三禮編注釋及國史上編。尚書毛詩釋。春秋通成。雅川王公見而歎曰。天人古今之統。一以貫之矣。序而綴行之名曰。潛學稿。戊寅。釋易于廩山。已卯。五經釋。及兩史下編成。時敬庵許公爲郡守。命五邑士就學。復延至肝與論學。其契至。以程伊川目之。戊子。南昌郡守范

漆列其學行與南昌章潢安福劉元卿並薦于朝已而南監祭酒趙用賢請徵元錫如崇仁新會故事。旨下吏部檄藩司起送部試。有司臨門者再汝極乞養病未赴已丑貴州侍郎少拙王公奏曰如鄧元錫欲其起送部試此建賢致憤於其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人有爲之君必言不召之臣如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簡祿常例引致者也吏部奉旨問病奉命起送如初汝極復其疏附時年六十餘矣壬辰直指奉公到題詞吏部具復上遂以翰林院侍讀徵之汝極念上以官召當扶病走中途具疏以請乃抵僊山露太母桑而後行即日與丘厚山及諸友論學竟日臨夜作書聖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五經堂參訂

東桓

東桓字子威南直丹陽人隆慶戊辰貢士授寧州判州迫洞蠻乃身歷其地戒毋剽掠賊咸戢服守將倖功請勦爲力爭于督府督府已聽前議以會勦上聞又心折子威之言別疏請罷兵而移罪有司悉左調子威亦調膠州兩視高密卽墨築數會諸生講學不

追述賦上官檄案無礙錢糧申稱賦役有成書徵收有實冊安所得無礙者雖報可而心鄜之卒罷歸時丹徒殷德遠士里居曲阿月與爲會其論學以孝弟求仁爲本敦樸存誠爲務興起後生至老不倦學者稱懷玉先生時德遠以孝行起貢三任學博其所稱則龍溪近溪之緒也門人任光祖最知名有希顏手抄藏于家

朱鴻謨

朱鴻謨字文甫山東青州人五歲喪母哭極哀十五補郡庠督學穎泉鄒公奇其文延入衙齋讀書會奉詔考拔貢心獨之旬期不至後問故對曰某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名隆慶庚午舉鄉試聖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五經堂參訂

第二辛未進士除吉安府推官以最擢南道御史方兩月聞江陵不介喪杖諸言者於廷杜門不飲食淚霰霰下草疏申救江陵欲逮之中解以嚴旨勒回籍遂隱于朱家莊日與馮孝廉受甫講析天人經史之蘊諸當道名人不得一望顏色居七年詔起故官巡按江西戊巳間歲祲疏請蠲積逋減窳額俱獲允行晉光祿少卿轉太僕以會議與重臣忤拂衣歸既而起大理少卿擢倉部御史批督操江巡撫應天時倭事告警獨命守要害兵器戢奸徒不妄支一錢曰吾安能以未至之倭億久安之赤子乎久之倭氛然吳民不困召爲刑部右侍郎歲戊戌卒貧不能具棺殮諸大僚

金共助之其爲學一主於誠處屋漏微對大廷待公卿至走卒無飾詞尊謙雖開闢如護要領視世之新學操戈入室恨不屏逐之曰此亂吾道者嘗與其門士鄒爾瞻譚輒動色相戒曰吾生平於此理搜掘得深吾心不動久矣子無爲所惑初中會試出趙文苑之門於文藝論國本及救郭侍御皆宿有奏記而不欲以文名顯者及既沒始有得其稿者受甫稱之曰篤行似呂涇野清介似孟我劉風節似楊解山經濟似劉忠宣云

范涑

范涑字原易南直休寧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南城知縣行取爲南理學備考卷二十五張集

五

五經堂刻

刑部主事歷南戶部郎中出守南昌累遷浙江按察使轉右藩再轉福建左藩素持清節不之播當雅尚理學在南昌疏薦鄧元錫章黃劉元卿三士乞賜登擢上可其奏嘗作休寧理學先賢傳於宋取程文簡大昌吳文肅微程勿齋若庸於元取陳定宇櫟倪道川士毅於明取朱楓林升趙東山方范雲溪準汪仁峯循共九人而黜程篁墩敏政論者稱其綜核嚴正所著有范子說言聯陽文集及朱子語錄纂述行於世

余啓元

余啓元字伯貞南直婺源人隆慶丁卯領鄉薦萬曆甲戌進士初

授內黃令性至孝聞母寢疾告養馳歸跡耕調楚聞斷事攝篆嘉魚著廉能聲擢令臨城會有展祀新役不款以無故紛擾苦百姓置不報時江陵相方鐫異已者卿之改霸州學正適丁外艱家居十五載談道繕書無意再出甲午起武定州學正擢國博轉司徒郎奉璽書監豫章漕兌罷虛耗四十萬石漕政一新尋督易州糧儲以清操第一擢拜光祿丞轉少卿不阿中貴槩破前例中貴憚不敢犯後代者欲踵其行事中貴琴味之曰汝能傲余少卿耶彼不食光祿魚不飲光祿水者也旋晉南大理丞兼攝數策皆舉其職署南儲憲收發皆訟牒嚴郵符授宿靈所餘廩贖毫釐存帑每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張集

六

五經堂刻

徐三重

徐三重字伯同南直青浦人萬曆甲戌會試丁丑廷試二甲授刑部主事時政尚綜覈獨持平恕匡矯甚多劾尚書嚴清知其諱

慎使掌封事。每有疑獄。必咨度焉。是歲暑。祿寬滯成理。及清位。累
宰。欲用之。銓曹伯同亟以疾請歸。念父老致仕。依親以居。曲致孝
養。父卒。慟絕而蘇。少故博洽。工詩文。謝病後。一切棄去。潛心性命
之學。以朱子爲宗。操行端潔。門庭肅穆。坐無雜賓。卒年七十八。學
者稱鴻洲先生。所著有庸齋日記。信古餘論。庸景錄。采芹錄。鴻洲
雜著。徐氏家則諸編。行於世。

顧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南直無錫人。憲成嫡弟也。萬曆癸未會試。丙戌殿
試。時新冊鄭貴妃。季時射策數千言。以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爲憂。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七 五經堂叢訂

讀卷者驚怖而殿之。南京右都御史海公瑞爲御史。易寰所詆。因
與同榜進士彭尊古諸壽賢合疏數其欺妄之罪。削籍歸。戊子薦
起南康教授。以母老致仕。再起保定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
有詔並封三王。與諸曹郎岳元聲張鶴陞等合疏爭之。謂臣寧死
不忍見此舉動。負祖宗二百年養士恩於地下。趙考功南星司內
計盡公不撓。忤執政被斥。又與同官抗疏。極諫。謫光州判官。先是
薛進士敷教以阻塞言路。劾吳時來。耿定向二憲長內閣。許文穆
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季時方里居。上書力辨。兵部沈思孝讀而
歎曰。夫夫義理中鎖惡文章中辟邪也。至是士論益壯之。歸從叔

兄講學東林。持論深悉鄉愿。嘗以狂狷自許。叔時先生進之以中
行對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見其兄渾涵脫化處。輒以毅然
持之。辨畢。仍怡怡無間。或方之二程云。嘗歎今之講學者。在精神
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又曰。世能易陷人學
術。易誤人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類
悟。永康事功。因歎息。謂此弊於今尤甚。昔分爲二。今且合爲一矣。
其謫光州。當路爲假差歸。前後檄致。積俸可千金。堅卻不受。曰。吾
敢以在假尸祿乎。卒年五十四。學者稱涇凡先生。崇禎初。贈尚寶
丞。所著有季時二大辨。及小辨齋偶存。行於世。子與演貢士。以端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八 五經堂叢訂

厚稱

馮子咸

馮子咸字受甫。山東臨朐人。萬曆癸酉領鄉薦。再試不第。退隱於
泇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己任。初閱濂雅之學。於外父冀端恪公
斷以聖賢必可爲。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自廣大爲開闢。勿自
放恣爲洒落。尺寸寸而已。世以爲拘。吾無恤焉。讀書于宋莊時。
時靜坐。其大旨在於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親身應務。皆散
誠而致行。少失怙。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
毀骨立。泣盡。繼以血。居常歎俗失化。敗始於禮亡。欲酌古今。纂爲

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名曰敦睦。事兄長。極恭。撫弟姪。欵欵篤志。必教之以正。治家宗。顏氏家訓。嘗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餽無所受。歲大澆。倡宗族。與其鄉大姓。出粟貸貧民。設義倉。以備荒。客至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無餘言。或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若綴墨。非敬也。平居論學。以程朱為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不謂是也。自號本軒。卒年四十九。友人鍾叔濂稱其自不絕俗。隱不肆志。私謚為貞靜先生。所著有日進劄記。自警詩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藏于家。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元

五經堂叢刊

陳幼學

陳幼學。字志行。南直無錫人。少貧力學。於書靡不窺。尤好紫陽綱目。萬曆癸酉。計偕至京。江陵相聞其名。以厚幣邀致左塾。修其世譜。拒弗應。已丑。成進士。令確山。歷中牟。並有尸祝。召為刑部主事。鄧四畿內。平反至三百餘人。出守湖州。惠威兼著。去後數十年。湖民稱述善政。猶感泣不已。自湖遷按察副使。予告歸。最後徵光祿卿。再轉太常卿。俱不起。官刑曹時。有恣為新說以攻紫陽者。刻四書集註刪正志行抗疏斥其非。得旨禁飭手著正刪正以聞之。見吳人又有為罪知錄以摘謬宋儒者。復著罪罪知一書與前編並。

行崇正闢邪之志。至老彌篤。癸丑冬。昆陵啓新錢公談易東林志。

行善其說。遂歸。自研勒。擬成周易管窺。與相質曰。吾雖八十老人。

誠自樂此。不為疲也。竟以此成疾。得半稿而終。年八十四。學者稱。

筠堂先生。所著有欵血題稿。治湖實政。救荒全書。三方臆斷。禮樂。

考芸堂日錄。續錄等書。行于世。子正卿。字並漁。敦孝讓。飭廉。陽早。

與鄉薦。高尙不仕。崇禎甲申春。憂天下饑亂。捐其困。語家人曰。吾。

欲以此聚眾。則病不給。欲自食之。則不忍獨飽。奈何。從此絕粒。每。

日啖三棗。下以白湯通減。至一棗居八日而卒。愚嘗見嚴嵩歸山。

詞其後人。無倫文人。亦不足深責。乃崔鏡趙貞吉。作序文曰。前。

湛若水。穆孔。歐陽德。四子題像。贊皆當世儒者也。吁。此應剛。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之果非黨附之案也。昔劉靜修題李密陳橋表云。若將文字論。

心術。恐有無邊受用。人謂少仕。鶴朝之語。原作荒朝。晉人改之。

以入史耳。今歸山堂序贊。或時人假托。或嚴氏潤色。皆未可知。

即使果真。而諸儒自有生平。本末。豈以一背掩也哉。然君子於。

此雖曲原之。未嘗不深惜之。若吾鄉邵文莊。提學江西。不為疾。

諫趙普。書陳太常與計偕時。即拒江陵修譜之招。清白無瑕。

法也。已。

史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南直宜興人。九歲能屬文。萬曆癸未進士。選庶常。

授工科給事中。丙戌。皇三子生。有詔封母鄭皇貴妃。草疏論其不。

可草具。偶示同鄉姜公士昌。姜袖而歸。署其名以上。一時羣臣建。

起靜之章。凡數十上。俱被譴謫。而鄭亦止。稱貴妃。論者稱姜翼儲。

首功而不知疏之出際明手也癸巳有旨三王並封內閣業擬論

以進乃同水部郎岳元聲率省部諸僚大聲疾呼疏既數十上際

明更綜集羣篇舉括體要為條議答問奏之大指謂中官無待嫡

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有嫡立嫡不問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

聞有長而虛長錄是並封議寢旋位旋定顧政府益鄂之會際明

有疏劾中貴送擬旨予杖聞之已易囚服趨朝待命賴上知其忠

有密諭終不譴言官以快近習竟留中既而疏救趙趙南星

與朝議忤遂相繼稱疾歸時不識高邑一面後並出山始交善尋

掌吏垣並任察典所排擊多強貴人咸側目高邑因奉旨視刑際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五經堂參訂

明復疏救亦免歸外艱闕晉太常少卿再丁內艱服闕不補久之

有起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初御史劉光復嘗指斥東林又拜所

交潘撫李泰及戊午起變變作光復延請下獄上怒巨測際明方

奉召在途見邸報奮然抗疏請立皇太孫救光復疏入被旨切責

請降通判光復得減死難的公是不言普慶人尤以為難前後林

居三十年皆同志研求漢宗室義其世業就邑中創明道書

院後遊錫山所事溫夢麟公友事吳遠高公出其贊復東林書院

天啓初補大理丞晉太僕卿未赴卒贈禮部右侍郎賜祭葬學者

祀之明道書院及道南祠稱玉池先生所著有明道附言亦為堂

集併奏疏行於世

王述古

王述古字信甫河南禹州人萬曆己丑進士三令劇邑遷刑部主

事歷郎中值妖書獄起司寇受四明相指劾令誣坐郭正域以及

沈歸德信甫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今日力持不可比會

鞫無驗立具疏送大理諸人劫之再四禍且不測怡然甘之卒不

易原疏一字疏上事得寢夫幾又當楚藩之獄司寇以華越謀害

親王當論死郭正域主使宗室當如越罪信甫徐語之曰果爾便

欲駢戮數十宗室楚宗聞之勢必戕殺撫按大亂之起誰則為之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五經堂參訂

司寇悟事得再寢於後戕殺撫臣卒如所料甲辰出知常州守正

抑邪諸上官大瑞率為飲屈與武進薛玄臺無錫高景逸共論學

居三年以艱歸起補保定晉山西副使兵備陽和奉旨會議代藩

廢長立幼事信甫言祖宗定法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代王內助張

氏不得進妾為妃次子鼎藩不得改庶為嫡且引嘉靖間秦府事

例雖已奉旨乞請旨改正汪中丞用其言代議遂定捨貪物故請

封事起五路要路無算不決者五年矣信甫力請循往例毫不增

減且忠順求婚尤慎擺腰等貪求賞其情更切捕柄在我可操可

縱何故倒授于人時五路擁衆城下不懾制府動色相加不礙同

事者以貽誤邊疆相坐亦不憚既而忠順故卜禽款降人馮大梁以故亡去浮賞盡革諸使絕望乃帖然受封往年用撫賞八千餘金今不及三百金敘功晉按察使再晉右藩奉旨紀錄遇巡撫缺推用會中朝門戶相軋乙卯武士之錄至有云以六經亂天下者信甫昌言排之坐是僊蹇除目卒于陽和初好天文律曆之學後乃遂于道嘗曰四時行百物生默識之義也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於我與堯舜猶病意同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求仁時侯嘗舉六經子史疏于四書之下名曰屑考別著有易筌律筌曆筌等書行於世其卒也高忠憲作行狀讚其一言一動皆足垂世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五經堂叢訂

孫繼宗

孫繼宗字克承南直婺源人向道甚蚤以聖人爲必可學既壯造詣益深精研易理著有易說食餽於庠以父春秋高棄去求終養與弟友愛終身齒齒經史不習金穀年幾九十猶莘莘問學不厭代巡劉公按部至婺敦禮而褒旌之既沒汪司徒登原弔之曰紫陽道脉誰爲後死嗚呼克承庶幾於此

陸禹定

陸禹定字吉甫南直嘉定人幼時見羣兒以泥塑孔子爲弄頗然

曰孔聖人我師也豈可爲弄拱而拜之及長毅然以正人心挽衰俗爲己任父嘗病瘧九月思食桃吉甫繞樹求之忽得二枚母病目翳吉甫謂古人祇目日復明者多矣行之印效邑侯胡公聞其事召令一見吉甫以不見諸侯義也不往嗣後冀學論索書爲之書屬文與之文請見亦不往當萬曆末請於父欲以布衣獻書闕下未行咽血數升暮年而殞邑士嚴行爲立傳門人擬其大行私謚曰孝簡先生所著有讀史隨筆二氏分合大指行於世

劉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南直無錫人萬曆乙未進士歷兵部郎中乙巳大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五經堂叢訂

計四明相當國陰庇私人乃誑上盡復言官之黜者留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發伯先抗言併劾刑科錢夢皋頑鈍無恥狀疏入下九卿議四明與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議不可息將杖之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乃反杖旨削籍歸四明亦罷去先在南曹劄築江浦城大有興幸屢疏邊事歸十六年神祖遣詔起言事諸臣召爲光祿卿值藩陽喪沒舊贊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爲名擁衆數萬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伯先復抗疏力破其奸國縉議乃寢年五十一卒于官家居從東林諸君子陳說經義有爲怪誕之說者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學脉尤惡掃

名者謂此輩指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深爲決裂名教地耳平生以孔門季路自任故護道甚力而嫉惡最嚴一依人在其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在鋒鏑中笑謂同志曰此吾輩一大鐵錘也宜各勉之所著有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及文訣文衡等編或行於世或藏於家學者稱本齋先生仲子明翰舉萬曆乙卯補中書舍人克定府講官甲申寇遁疏請太子出守南都廷議不決及燕京陷獨全節而歸有痛哭詩尋卒

張綱陞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圭 五經堂叢刊
張綱陞字以登南直宜興人甫四齡伯祖書門字示之對曰門曰誰教爾曰形似無教者因以米火等字指析其義亦隨對弗爽八歲習破題法值臥腹中父指窓前月爲題立應曰漏清光于暗室掛玉兔於當天九歲攻詩及書翰十四郡守龍岡施公開龍城社奇其文拔應試十六王龍谿講學荆溪上往聽之遂大感發自此尋師結友學日進萬曆戊子己丑連中魁選廷試二甲同籍督母壬辰授刑部主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御札論禮部並封三皇子爲王以登咤歎曰元子封王此國朝二百年來所未有也俄奇元聲顧允成合疏爭之復約同曹郎諸各御卿懇各出疏上意勸

移札元輔元輔乃出三槐三誤疏請勿王三皇子而請皇長子出閣讀書是役也一舉而還內降扶養位人謂以登有回天力未幾以論救趙考功南星再觸上怒斥爲鄧州判一至謫所給假歸杜門奉母日玩易不輟益以斯道自任既入東林書院狎主講席復與同里史玉池吳微如輩倡立麗澤大會每歲與毘陵潤州輪舉切劘訂正務求實益時姑蘇管東溟標三教合一之宗以登與折難救百言管氏遂倍已酉八月疾將革日邀諸執友榻前叙論倦倦以國事及兩郡大會爲念不一及身後事前一日索筆書知死知生何所畏懼八字付子元鼎而手訣太母曰孀老矣復邀諸友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圭

五經堂叢刊

張向坐以手書至定二字語曰得正而斃徐斂手于胸作肅恭狀遂逝年四十初筮仕刑曹適當典獄有黠盜越獄逸實在代事前一日例得分告以登請獨當之曰失事在某宜獨聽泰幸勿他及却堂壯之從輕議以足賢聲遽起居鄉條上荆溪政要十二事當道重其言多見施行其言學每以端本原敦實行爲主絕法程朱學者稱文石先生

馮應京

馮應京字可大南直盱眙人萬曆壬辰進士錄戶曹擢湖廣按察僉事值稅璫陳奉貪噬無厭先以好語諭之再嚴祛其狐鼠奉終

弗懷乃疏其違旨九事未得命竟為奉黨誣傷初僅降謫楚士民有捐明太府之門者有伏闕交章乞還原職者以數十萬計上愈怒遷訊下錦衣獄坐以擅殺中使罪禁錮八年日與同逮襄陽司李何棟如荊州司李華鈺講學論易參研于主靜窮理之間更詳考太祖制度而表章之時牢戶穢濕霖雨沒膝三人者疲而執卷意不知困甲辰上感天變放還里復冠帶以疾終學者稱慕岡先生所著述有朱子錄要經濟實用月令廣義等書行於世棟如字天玉上元人先世無錫人萬曆戊戌進士理襄郡首批稅璫之橫節其壯既釋就南都開龍德書院會友講學寓錫山復遊於東林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七

五經堂參訂

師事慕岡服膺終身性謹奉其位斗室中起官至太僕寺卿更以邊事被罪鉅字德夫丹徒人萬曆已未進士理荆時殺大猾劉襄忤湘府及力抑璫奉遂羅羅繼赴蜀受杖第大呼太祖太宗在上不肯妄引明日覆杖肉盡骨露屹不動為人和平渾厚見刑威則不屈赦歸後與人言學娓娓弗倦蓋與天玉異稟而同操也天啓壬戌卹贈尚寶司卿錄其子

安希范

安希范字小范南直無錫人弱冠登萬曆丙戌進士除行人當考臺省格於年有諷以增年者不從轉禮部主事念母請南或止之

曰蓋少俟共以銓郎解公矣亦不從久之遷南驗封郎會高忠憲疏論執政被斥上疏申救語多觸忌逮而後釋削籍歸臧口不及時事間從諸公論學東林靜掃一室讀書其中泰昌改元起廢詔下澹然不問遂命駕往吳興之善山卜菟裘焉預知朝局之必變未幾光廟賓天作詩寄情曰執簡定應書趙盾看舉朝誰請討陳恒又曰受遺元老仍增秩進藥鴻臚也賜金聞者稱為詩史尋病卒邑士與小范同薦乙酉者許世卿字伯勲早孤事大父及母以孝聞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日人莫知其既捷揭安貧戒五曰詭收田糧于調官府借女聯姻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曰無故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大

五經堂參訂

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出入恒指以自警偶有戚麗法持之思適齋一婢為輸罰錢卒不為後頗所居敝巷令長下車一調後不得再親其面常守歐陽東原賢而下士諸修郡志一出應之每自東林歸勸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作欺心事出無漸朋友入無漸妻子乃為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水堅遂返謝去傳金自號早自老人疾革囑子曰吾有某通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資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之儻然而瞑著有中解編太玄玄言露頰編藏于家

程汝繼

程汝繼字敬承南直婺源人萬曆丁酉登賢書辛丑成進士初宰餘杭口進士民相與講明孝弟禮義一時民風淳正無敢以奇袤逞者時連池僧倡教西湖自銀公以至細民尊信若狂敬承獨召若民曉之曰虛無寂滅最惑人心慎無陷入其彊也嘗憤諸僧得備省會誓仗而祛之五載轉南刑部出守袁州州治相傳古冢在其下守是冢者從不敢正位坐敬承毅然曰袁天綱術數士也聖賢所不道奉天子命蒞此民吾何憚為遂正其位卒無他在袁一以道德飭治清風善政甲於諸郡凡有僞遺卻之恐恐囊不容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九

五經堂叢訂

吳從周

吳從周字文卿南直婺源人為諸生時即潛心理學精研語錄蘇明經司教皖城轉國子學正闡揚程朱卓然師表擢杭州通判卧理錢塘民無冤抑邑人陳俊等十年沉獄甫到郡理出之片言耶雪通郡有吳青天之謠尤以講學明道為務學者稱平沙先生所

著有易經明訓春秋心印語錄會編諸書行於世

吳正志

吳正志字之矩南直宜興人父通政數世以上皆名宦之矩錄國子生中萬曆乙酉鄉試成巳丑進士初任刑部主事纔三月上疏盡發諸要臣私狀當輒大怒既聞重比賴臺省公救釋為宜君典史旋以差歸再起清河典史移饒州司李召為儀部主事疏不敢先詣逐臣馬瑄堅卧不出與遠近鄉達為會講學力持正論久之始轉精刑員外郎改光祿寺丞復與朝議柄鑒滿洲司李擢南刑部主事晉郎中遷江西按察司僉事出鎮湖西能悉心吏事救荒再盜大著方畧家載米數千斛濟人地方德之遇屬吏甚恭故人樂為用自奉極涼政暇偕二三同志靜安節公講堂舊址商畧學問未幾解組歸病卒學者稱徹如先生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十

五經堂叢訂

張維機

張維機字子慎福建泉州人萬曆甲午冬江右見羅李公寓漳州子慎自泉來受業書所見為質問畧云宋之諸儒求其彷彿孔顏者惟程明道而集諸儒大成者獨有朱晦庵故嘗謂道宗於宣父顏曾思紹其傳至孟子而始著道章於孟子濂溪張邵繼其絕至程朱而始著乃一再傳而不能不鋼於見局於域墮于蹊而流於

支則後儒之咎也。吾黨未親一班。奈何輕評先輩。今人士有不爾習。朱註者乎。青衿而趨之。繫籍而變之。猶曰。見有異同也。甚至病以楊墨斥以戎翟。則豈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識宏才。嚆得議之。乃其徒何紛紛也。有憚於修辭而逃者矣。敗於名檢而逃者矣。矧於辟利而逃者矣。不知孔子曰。吾黨有結難耶。時梁谿高子論揭陽以差歸道山。漳過李寓。見之不勝笑。曰。此其言雖聖人復起。恐亦不能易也。爰載拜親交。約為言。藝友返而錄其語於三時記中。

張夢時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廿

五經堂叢訂

張夢時。原名字信可。南直無錫人。七歲工對偶。九歲能詩。侍塾師。坐一書樓。手題云。上此樓去。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懷親心。父參政公異之。命名大受。十歲攻舉業。十五以縣試第一。補諸生。明年行冠禮。老翁沈潛。作字說以贈之。蓋自勵久困場屋。入太學。益強壯。始登萬曆癸卯賢書。明年甲辰。同邑顧高諸公。起哀於壽院。復製以左右。嘗室約六人。為築伯可廬。下。帝歸。首任其一。解家受工。送潛心性命之真。與諸公切偈往復者二十年。刻有會講商語。蒲榻笑拈二編。天啓壬戌。謁選。知安吉州。遷遼寧。德府同知。山東鹽運司。運同。並著廉惠。將有殊擢。竟告老。

歸阜魯歸小。述堯而略學。日讀書寸許。雅喜書法。口揮數幅。為樂案頭。惟存彭澤香山。明道康節白沙。陽明數稿。以當宵友。每見飛近。勝必與評文論古。崇禎丁丑。自述五千言。以槩一生。題曰。偶述。客有稱其于死生之故。爽然有會。遂過莊周者。徐荅曰。爽然死之故。從而玩之。所以為莊周者。流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為曾孟者。流玩以求樂耳。慎則何求。然而樂莫大焉。吾與其玩也。寧慎。客拱手曰。先生真當世之曾孟與。曰。曾孟則吾豈敢全要看臘月三十日。臘月三十日。及病革。呼筆大書曰。朝聞夕可。千古光輝。浮生如寄。視死如歸。落地一靈。終天敢迷。伯可字可。自反庶幾。書訖。湛然坐逝。壽七十八。學者稱弦所先生。

詹時明

理學備考卷二十五 張集

廿

五經堂叢訂

詹時明。字爾用。湖廣黃崗人。生性淳樸。薄嗜寡言。及長。好古力行。口信執友。講明性道。鄉里目之曰。古人天啓壬戌。山明經司訓。常德聚生徒。論學竟日。夕不輟。監司友白。社公折節下交。尊以師禮。爾用亦不讓。曰。師道不行久矣。社大人能倡之。吾何為不受。遷諫武寧。釐學和。解株累。僉稱廉仁。前後課諸生。學主明理。而旁暢實。用曰。四科三塗。寧僅區區佔畢哉。擢筠連令。不赴而歸。與門人譚道講藝如故。壽七十四。學者稱冲默先生。

二十五卷終

葉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南直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學耆稱園適先生家故貧少事親至孝痛母先逝館歸必同父寢初授刑部主事甫三月告改南工部以便迎養俗例新第謁座師有贊先生獨於半月後致芽茶二封人得其清節轉加敬服始入工曹大司空欲觀其才令攝六篆事並治推稅燕關胥吏以常例請默不應請至三為詆語拒之曰無論若輩雖列四金剛撼我不動矣去關廿里有雙港往議防漏稅風濤不測易為商厲立命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五經堂叢訂

弛其禁差竣上羨三千金助餉疏請勿為例神祖嘉之資白金松布旌其廉為南同卿時有袒四明崑宣反斥言事諸臣為護奸者抗疏諍之不報乃貽書當事聞臺中有欲禁旁擲者作旁置止置說見年例考選不愜輿情有上鄭太宰書歸而瞻懷君國則每于詩章寓之題三朝要典後曰事有三尺童子曉然明白而聰明特達之士反眩瞶而不能自決者何也心無偏主雖愚必明心有繫累雖智必昏其勢然也張差一案劉廷元以為風癩科臣何士晉部臣王之宋陸大受以為別有主謀神廟聖斷以張差付法司以兩內侍付司禮俱寘極刑內外帖然矣然士晉卒不免外補之策

禁錮大受被察廷元獨無恙進藥一案舊輔方從哲賞之舉朝爭之最後孫宗伯發憤極言可灼遺戍文昇尚漏網立石立祀一案

禮臣孫如遊執奏于前科臣楊澍道臣左光斗等力主移宮于後當時依違其間徘徊觀望者則從哲與諸大臣也此三案者據事實書足矣可以人情二字抹殺天下萬世之公論哉初借顧端文高忠憲得道東林端文卒忠憲主其事忠憲出山以主會推先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此行原殉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草深也先生敬諾後誓院毀作十詩志感慨忠憲和之及忠憲被逮先夕自盡官旂令長行逮其子獨創割當道力免之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二

五經堂叢訂

而跋其遺表曰屈平之節先生之所優也先生之學非屈平之所望也識者以為與正叔之稱伯淳公異先生通籍四十餘載官臻九列布衣疏食出則徒步不以僕隨所居老屋數椽絕無輝煌匾額第標曰三世無訟時指以訓子弟居恒論學以雋闕為正宗以守身為切務自題小像曰爾貌甚癯爾性易蔽何以圖終夙夜自艾飢食渴飲勿等兒戲造次顛沛必止于是嘗講易東林門人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先生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詩也性情調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蛙聲蟬噪豈曰能詩數墨尋行未為善易吾弗取也所交顧高外若許世卿馬希尹薛敷

敬皆白首不渝崇禎初方召用病卒子光輔轉請于朝得祭葬如
創先是天啓甲子先生請告家居時魏闢肆逆客妖內比賊害皇
子楊中丞漣發之事尚未著適長洲姚希孟入朝過錫山先生登
舟送之曰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邸出閣講學此今
日根本計也未幾熹廟賓天思陵繼統竟除闢禍若出成算希孟
作神道碑始表出之朝議擬補謚廕遇變亂不果祀崇正書院所
著有見聞摘錄旁覽錄八貞女傳興至吟等編行於世光輔字潛
從馬文肅公學契甚當以應得官不就鼎革後悲憤不已聞登
東林講座發砭俗之論聞者悚然一日蕭衣冠祀先畢驟然出
門厥明家人求之死合後池中有遺筆志遲死之規嘗著詩草
數卷題曰興至亦吟藏于家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三

五經堂泰訂

汪應蛟

汪應蛟字潛夫南直婺源人總角能賦詩矢志聖賢之學踰寇登
第授南京兵部主事以抑囑託失貴人意遂引疾歸補南客部表
方正學先生墓為封碣置墓田歷副使叅政遷天津巡撫晉臬司
空子告歸家食十有九年每六郡六邑大會與顧涇陽馮少墟高
景逸史玉池鄒南阜祝無功桂珍吾諸公往復商榷理無留解嘗
曰仰鑽至欲罷不能方見卓爾敬信至篤恭不顯纔是闕然以棘
入之餘置義田五十畝周贍宗族闢正經堂春秋舉會嘉惠後來
重修三賢祠偕馮邑侯余少原潘節庵暨諸生講學其中泰昌改

元卽家起南大司農未幾轉北念催徵要在養民疏愛民十八條
于時奢簡發難關中流寇日滋增餉募兵不可億計乃建議于鹽
屯鼓鑄之外一切廢之且持屯田開荒永不起科之說尤力謂吾
儒平居恥言桑孔奈何自蹈其轍令桑孔笑人起科之說遂寢阿
保客氏挾求墓地逾制執不予尋以老病乞休疏七上得請加太
子少保辭疏中極陳堯舜敬修心學尤以敬修一語為十六字傳
心之要且箴及宦官官妾未幾只有逆奄妖婦之禍時毀書院禁
講學潛夫乃作默識解示門人嘗讀史有感作竊述編以繼春秋
未就而卒崇禎初賜祭葬學者稱登原先生所著有中詮寤言古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四

五經堂泰訂

堵維常

堵維常字冲宇南直宜興人敦孝行恕于書無所不讀補諸生以
文行受知于常守杜公承式一無干請守敬之薦于江都宦室厚
幣聘行以親老辭遺之金又辭退就村塾盡心講授嘗言孔子一
生只自任為誨二字以應測之為誨應非兩義力學所以為教也
已之不正何以正人推誠與人所以誠身苟誨倦即學厭矣萬曆
辛亥在毘陵得疾將革咨其子以忠孝之說子對曰顯親揚名孝

也。委身致主忠也。冲字曰未也。飯疏飲水無孝乎。草莽振隸無忠乎。夫無念不愛孝也。本之臨深履薄以來。無念弗謹忠也。根諸質影。盟衾而達。試以吾儒一生事業文章。或有時待。惟忠孝兩者無待。恒當下猛提。終身不悔。斯即所以顯揚委致耳。吾無長物遺爾。惟此數語而已。又曰。敬身行己之道。莫著切乎禮。爾即讀之。其能簡束爾者。此經是也。命具衣冠。舉筭出經。監手以授。子再拜受。展誦樂正子春下堂傳足一章。諄諄及復。未竟而暈。既復蘇。強起南向。再拜遙別。二親以不逮終養。痛自咎恨。遂卒。年五十。是時子纔十一。齡書治命為卷。永矢服膺。後舉進士。兼樞相。稱明末遺忠。即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五 經堂叢訂

牧遊先生也。冲字於詩禮春秋皆有箋。未脫稿。牧遊因之。輯三經澤書。從孫景濂又廣禮經澤書為禮記貫屬。牧遊序其端。

孫承宗

孫承宗字稚繩。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出孫公慎行之門。廷試第二。授編修。歷官坊局。在朝與馮從吾以性學相屬。每晤言必移晷。時廷臣方競門戶。分異同。稚繩語臺臣左光斗曰。同中小人異中君子。是惟寬之使其自來。徐之俟其自化。激之則甘為小人而勢合。光斗拜而受之。尋以禮部侍郎掌詹事府。乙卯五月六日。挺擊變起。御史劉廷元以風癩二字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案。拷

得其實。疏請窮究主使。上猶豫不忍發。旬日後發論於風癩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御史劉光復更以首功奇貨攻之。案一時羣論紛紜。上下惶惑。次輔吳道南以其事詰稚繩于邸。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后。不可深問。麗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麗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耳。道南用其語以導上。於是上立御慈寧。徧諭羣臣。而挺擊之獄遂定。人不知為稚繩一言力也。天啓二年。拜兵部尚書。大學士。奉命督師。出鎮山海。力以恢復為已任。選名將分布要害。練水陸精兵十餘萬。拓地四百里。東巡至醫無閭。將大興師。而逆賢竊柄。忌其握重兵。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六

五 經堂叢訂

于外。汰其兵將。勒回關門。是時中朝縉紳被禍。稚繩聞之。亦遂萌去志。抗疏自別。詔慰留之。一日上遣內臣胡良輔等四十餘人。齎白金蟒衣賜督臣。出帑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器仗給軍。稚繩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臣願皇上嚴于兵事。姑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為常。無遽以觀兵為威福。居四年。竟引歸。崇禎二年。京城大警。起鎮通州。稚繩聞命。即刻抵危關。收悍將復遵永四城。調度諸將。分路追逐。指顧而定。旋移鎮關門。又三年。復于告歸。歸七年。戊寅冬。高陽陷。竟以在籍老臣與城俱亡。閭門殉難。事聞于邸。特謚文正。稚繩自少論學。則一主程朱。所著有

文集一百卷學者稱愷陽先生

陳仁錫

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年十九領薦曆丁酉鄉薦屢試不第發憤歎曰吾得爲白沙足矣以師禮拜於新錢先生之門錢先生辭之曰此禮不輕施亦不輕受也要以他年相見無負今日面目不則勿爲煩凡三往始納贊送受易學得緊要天啓壬戌進士廷試第三授編修丁內艱服滿起補充日講官在講筵毋以進忠直遠奸佞爲言魏奄聞而惡之值奄冒軍功累爵上公給鐵券明卿當視草辭不可或休以禍不爲動於是不旬日而有孫文身之獄理學備考卷二十六張集

五經堂叢訂

連坐削籍卽日就道奄發十數騎偵之無所得行至濟上有吏受奄指遣邏卒窘之執從人及舟子加蓋楚舟中人皆跳去獨坐舟中忽風作檣櫓幾壞諸卒遽散得脫歸時羣小日喉奄不殺吳門三詞林局不定謂明卿及文公震孟姚公希孟也家居岌岌懼有後命丁卯秋逆奄伏誅戊辰起原官稍遷中允典武闈試奉命宣詔三韓凡亭障微塞險阨之處皆詳志之作籌邊圖說一書後嘗進御覽庚午遷國子司業侍經筵敷陳必切時務上爲聳聽遷諭德掌司經局事辛未分較禮闈得士爲盛有錦承張某者奄之餘孽也中以蜚語禍且不測會其人自敗獲免尋奉命冊封周藩壬

申復命假歸甲戌起南祭酒未仕而卒年五十六謚文莊學者稱芝臺先生所著有四書語錄義經易簡錄淵天紹易同患淺言等書其纂述批閱諸書不下數萬卷今行于世

秦爾載

秦爾載字彥熙南直無錫人少從葉司空受書司空嘉其能親賢遠佞已而稟學於高忠憲隨侍水居習靜坐法悠然會心因自號水庵及從遊東林於大會三日外糾同志數子立一小會每月十一日赴書院講習有所得輒疏記以就正于諸先生日注其言動于籍以自糾考弗求人知嘗爲忠憲刻所技近思錄所輯朱子節理學備考卷二十六張集

五經堂叢訂

要二書忠憲有心服之師一人曰茹濂有借隱之友二人曰吳志遠歸子慕皆廷于家師事之所友惟吳鍾繼馬世奇二公餘不妄交居家事則母談本生母吳交盡其孝自奉極菲而粥飯者絮凍者樸屑者炭以爲常纂有經傳語錄若干卷藏于家武進薛策爲之序以爲高門之羽翼卒年三十三疾革命三子鏞鉞鏞拜忠憲于前前試之曰自今一言一行必以吾師爲法厥後鏞卒成大儒世所稱弱水先生者也鉞鏞亦皆有學行其友恭爲晚近所希觀宗黨翕然稱之

江旭奇

江旭奇字舜升南直婺源人曾祖軌連州守祖一鵬知瑞昌於潛兩縣並有賢名父世科年十二以奇童舉鄉謚敬敏先生舜升幼孤事寡母余氏至孝十餘歲以家累羈繫獄從獄中上書求試主者奇之授第一自是知名尋與二兄分田兄華聞得瘠者乃以所聞善者奉華當應鄉試值華病劇罄所領路資往醫藥不足則又典鬻以益之小試軒冠軍久之貢入太學前後七上京兆試不錄崇禎二年正月駕幸太學御製倫堂舜升具疏面進其所著孝經疏義報請頒行小學疏疏末又請祀蕭葛亮張巡岳飛于文廟使萬世皆仰盛典詰旦得溫旨褒嘉下部議奏却覆以孝經小學下經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九

五經堂叢刊

直省學臣命題試士而三臣從祀格不行未幾皇子誕生舜升復具揭禮部乞慎擇保姆以端胎教部為咨司禮監行之蓋推前疏意且有鑒于近時客妖之禍也初舜升之進經也太傅真城伯李國楨為板行其書一日四譯館款待遠人有遠人跪求孝經疏義曰外國知有是書久矣館卿乃移文翰林院取給之銓司以舜升積分久資為上所知擬授清秩是時四方迂儒聞風希進者踵至實奏不倫上遽厭之命御史榜禁當堂欲懲首事抑授安岳簿稍移台州衛經歷尋棄官歸越二年癸酉病卒在安岳作論學諭俗二編以教士民在天台作天人對數十萬言生平篤信朱學嘗自

敘吾即身沒後魂魄當不離朱夫子左右少從同邑余懋交學教以篤睦寡營誦之終身又以從弟旭升僑居錫山往依之得遊東林故手著諸書東林諸先生皆為之序在署日事著述不輟至錄所佩帶以給刻工或嫺笑之弗顧也所著有朱翼尚書傳翼孝經翼孝經考異孝經疏義小學衍義檀弓註釋四書朱註詳定三國志世說廣義皇明正統紀集要武經七書集注筆華齋集等書皆行於世其後從子正廷重刻傳之

張雲鸞

張雲鸞字羽臣南直無錫人為入孝讓廉信負文名最善解經著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五經堂叢刊

經正錄端闕溫陵李氏之非崇禎三年伏闕上疏曰神祖時有舉人罷官李贊獨狂淫恣首倡邪說所刻有焚書藏書說書及批點諸書隨被劾劾奉旨擊問搜燬其書嚴禁私藏詎意天啓年間其書復行人心士習皆壞于此畧舉其一二言之如李斯者燔詩書坑儒生矯詔為逆者也而稱之為才力名臣如呂不韋李園者陰用姦謀潛移國姓此萬古巨盜大猾也而稱之為智謀名臣如曹操者弑伏后篡獻帝此亂賊之最慘惡者也而津津稱其才智如馮道者歷事五姓朝為君臣暮為讐敵而稱之為吏隱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至于訛毀聖賢則謂孟子執一害道又謂孟子舛謬不

通又曰孟子願學孔子此吾所不足于孟子者也又謂孔子之事功非有加於管仲又曰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則無是非其書之發誕悖戾一至於此乃士子見其書如飲狂藥既喜其新奇又樂其放肆舉業文字染此習氣便入邪說識者憂之臣嘗編輯講義凡遇邪說惑人處提出點破各曰四書經正錄伏乞聖明採納疏入得優旨下提學御史查生平行止如果端謹量與獎賞部覆上准貢給旗扁時羽臣年近六十杜門養高終不渴銓士皆仰之丙子春卒別著孝經講義東林講義四書尚書說統

李呈芬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士

五經堂叢訂

李呈芬字明勝南直靈璧人有將材而好理學以柔克雄以沉濟敏萬曆壬午試武科已中復落見倭將入犯著祭倭集知已知彼制勝三編總督褚公鈇案知其賢授之官令募兵船于海上以同事者非其人辭歸中軍支送應得廩糧不受時曹公于汴司理淮安聘為諸武弁約長隨材勸導不納贊幣蕭然憤精諸實職為衆畏服巡按御史周盤特疏薦之大司馬田樂請於上命往征四川以都指揮行事會楊會平移病歸講學四方如襄陽布素焉志傳稱明勝膂力絕人以武人講學固是奇士第不知其所以何學耳然為與于先生所禮聘則其學之正可知故錄之至如嘉靖間有萬表者字民望浙江寧波人世襲衛指揮食事晉浙國是掛印清神前都主營錦衣中府都督俞建御倭功喜談

學學庸論孟皆有解義見他者近甚多嘗與羅述夫論道于江連夫躍然而歸貽書盛稱之余嘗考其言皆說泰說悟張皇幽渺非愚所能知也

朱蘊奇

朱蘊奇字子節陝西右護衛人家貧甚就屋而居與妻子織網巾為生嘗併日而食從學少墟馮先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敵衣破履雜鮮華中不恥偶其子以差徑下獄會天雨不食者四日矣或憐之取官米少許為粥以食之雖溺死不肯食也人有周之者必擇而後食道拾遺物輒追還其人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沒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鳥之說當於某日時避殃謂死者之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三

五經堂叢訂

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時而罹之者凶以故當避子節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獨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次榕瘡哭竟不避而終亦無恙年五十一以布衣終馮先生誅之曰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同時華州有張本德者寄跡工賈亦聞馮先生講學有感遂購先儒語錄潛體密玩每有所會即舉以告人惟恐人不同歸于善兼遊會真子張忠烈兩先生之門

洪德常

洪德常字常伯南直歙縣人少有大志薄視經生制藝嘗歎曰此

碎碌者足爲吾業乎。文不秦漢學不程朱而自號學者雖聲聞無益也。於是做朱子西山讀書分年法。自十三經下逮國策史記漢書。盡以歲月務強記。初輯左策史漢約選一編。以爲古學所自出。年既三十。研心六籍。取有宋諸儒之說。及明薛文清馮恭定諸書。旁考折衷。謂大易後發明性道。莫先中庸。著中庸要領。又時與同學汪子月巖輩。數會于紫陽書院。一遵白鹿洞會規。間參以己意。而折衷之條。爲六事。歸重于存誠。算過其言曰。孔顏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約之以禮。禮愈嚴則仁愈篤。書四勿箴十座右。又輯有周程張朱五子學約知行合一錄。養正格言。變化氣質論。方七八歲。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三

五經堂泰訂

時喪母哀慟如成人比長。就試揚州。聞父病。冒風浪還歸。舟幾覆而免。居父喪廬墓哀毀。謹事繼母。兄弟友愛。時有雙竹連生。馴鳥就食。掌中說者以爲家庭和氣所致。讀書每至夜分。體稍憊。武止之。歎曰。一息尚存。吾寧已諸。既而疾大作。配許太君羹股。是少。又二年。崇禎乙亥卒。年三十九。後祀鄉賢。子三。琮。珣。球。俱知名。

張采

張采。字受先。南直太倉州人。早孤。事母至孝。與州人張溥交。若兄弟。獨不棄諸系。共倡復社。以古學振起宇內。士尤束身名教。留心儒先。嘗刊布宋名臣言行錄。以見志。天啓丁卯。登賢書。崇禎戊辰。

舉禮闈。第三人。客有勸其納妾于京邸者。愴然曰。甫釋褐而卽背精練。吾不忍也。除臨川令。下士恤民。廉惠著。江旬召入。爲禮部儀制主事。丁母艱。歸。尋卒。妻東號爲才女。競擅詞章。風流媚。自受先起。而其時同學楊葵。顧夢麟。二子始相與。纂四書說約。表章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諸編。俾學者悉掃新箋。復主朱註。又其後。陸世儀著思辨錄。陳瑚著確庵文稿。駁駁乎有閩洛風論者。歸首功南張焉。沒未久而遺業彫零。妻孥無倚。知者悲之。然真儒廉吏之澤不泯矣。

馬世奇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南

五經堂泰訂

馬世奇。字君常。南直無錫人。父涵虛先生。明經修行。爲諸生時。首其呈學臺。請興復東林書院。仕爲郡博。棄官歸。教其二子。蚤著文譽。人以三蘇擬之。二子長。卽先生。次。卽世名。字君闇者也。先生年十九。以三試第一。補邑諸生。久之。錄序貢。舉南京兆。成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常。授編修。丁丑。分按禮闈。已卯。典江西試。所鑒拔多當世知名士。已而奉勅。輸山東江西湖廣諸籍。悉却饋遺。癸未。再當分按。以從子瑞方應試。避之。瑞得中式。乃推典武闈會試。甲申春。遷左春坊左諭德。時寇警孔亟。上數召廷臣問計。先生奏言。目前要着在收拾人心。而收拾之方。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

虛民民不苦兵始不然恐賊勢不可復支上以其言論樞臣勒行之未幾賊竟入畿輔三月十九日京城破明且先生方早食聞之輟箸起曰是當死其僕曰奈太夫人何先生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訖遂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向望闕拜曰臣不能報國一死以謝陛下又指印囑其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遂先視二妾從死殮訖乃從容含笑自經而絕先生自少篤志嗜學無綺靡奇麗之好為古文辭及評選制舉義四方士爭購讀之稱為澹寧居澹寧居者先生書齋取以顏其居者也居恒不妄取予未嘗疾言遽色鄉邦有大利弊慨以身任罔恤勞怨所至好推獎後進扶植善員惟不喜立門戶城府崖岸一切不事嘗曰處世宜存生機勿萌殺機居官宜尋退步勿爭進步其見道深矣方差諭諸藩楚府賜宴湖廣學道王永祚乘間言曰尙有兩郡新案未發先生若不解其意者答曰此主司盡心之日也使客易闕焉永祚慚而退及過江西學使侯峒曾以銜鑒自負揚言歲試黜劣卷四千人先生大駭曰一試黜士四千得無過當乎彼孤寒不幸遭此無論絕進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踞蹠曰案已發奈何先生因教以覆試拔等之法於是收復者過半居父喪日蘇州司理倪長珩為丁丑本房門人欲以罪贖三千金助喪及佐

聖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五

五經堂刻

應先遣客致意先生辭之曰蘇方大饑留此賑民可也長珩又請以黃金三百餉從者金至立命以原封送錫庠供修學費說者以為此風自邵文莊後錫邑百年再見他如逐貪令絕逆宦辨非族社左道復學基清役米倡官糶恕亂民重建西定橋以通涉作鐵力脫冤陷諸生後有登第者為德貽不勝指數少從碩端文高忠憲葉司空三先生遊最親且久卒殉國難人以為不愧師傅其反門若龔廷祥堵月錫蔡鳳威鄭蕭琦王漢萬發祥王錫劉勣劉日果等皆後先死節人又謂淵源所被云是年贈先生禮部右侍郎謚文忠皇清錫謚曰文肅賜公祭一壇祠田七十畝學者稱素聖學備考卷二十六張集

修先生所著有澹寧居詩集行於世其文集忠鏡錄藏於家也先生事先生日淺然澹寧居之兩教及佩潛公之交許至親切矣雖垂老何日忘之竊見先生嚴氣正性樂絕邪黨顧為東林弟子不喜傍東林門戶以是立朝居鄉並號孤立既忠且孝前百世之師也詩集三卷向得崇禎王公付梓文集十二冊世兄兩玉珍張德中則頌家難日難抱書泣血遺文未行謂非吾黨之貴乎

俞汝楫字仲濟南直華亭人仁慈樂易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少有文名究心實學遂綜經濟之務與於東林講席顧涇陽高景逸諸先生莫不虛左迎之嘗奉大宗伯命輯禮儀志百卷以疾卒鄉人私謚為端慤先生知府方公岳貢改曰清惠

聖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五

五經堂刻

江世育

江世育字夫南、南直婺源人。郡諸生。幼卒友。居喪一遵古禮。既祥禫。猶茹淡廬外。與兄弟百餘指同爨。尺布不私。家故貧。兄弟俱以舌代耕。又不屑問家人生產。每歲時。自館歸。兄弟怡怡膝下。競市珍異。奉堂上歡。論文析義。自相師友。母葉。顧而樂之。忘其貧。且老也。雖攻舉業。不求宦達。以古聖賢自期。其爲學。一以治心爲主。養氣爲輔。友教諸生。以身爲鵠。師道尊嚴。遠邇推服。偕同邑曹子鳴。遠汪子志稷輩。結會講藝。以文行相砥。名曰正社。卓然爲社中師表。嘗與金太史聲書。反覆儒釋之辨。穰穰千萬言。太史是之。晚年

聖學備考卷二十一

七

五經堂集訂

黃廣

黃廣原名伯英。字冠龍。南直無錫人。先世常熟人。建文朝忠臣叔揚公鉞之後。避居錫西胡埭。代有耆儒。冠龍幼敏。且恪隨父塾。遊涇里。因登顧端文尚寶兩先生之門。初命題。中庸何爲而作也。句千言立就。端文奇之。及長。從於東林。乙丑丙寅間。書院毀。燬燬。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會忠憲赴止水。有司欲繫其子。旋奉旨

江世明

江世明字晏其。南直婺源人。幼孤。受學歙儒方時化之門。相與講明性道。不屑舉子業。年二十六。承母命。始應試。補諸生第一。與友人汪元兆。讀書蛟池山。究心性理大全。居母憂。遵禮盡制。三年不入內室。萬曆乙卯。崇禎庚午。連落副榜。遂退而明道。淑人以學。初志疾革。語其子恭等曰。兒無憂也。死生患難。賢者不免。顧所學何如耳。言訖而卒。所著述有五經圖考。詩經箋疏。四書約言。諸史彙

聖學備考卷二十一

六

五經堂集訂

江彥明

江彥明字晏其。南直婺源人。幼孤。受學歙儒方時化之門。相與講明性道。不屑舉子業。年二十六。承母命。始應試。補諸生第一。與友人汪元兆。讀書蛟池山。究心性理大全。居母憂。遵禮盡制。三年不入內室。萬曆乙卯。崇禎庚午。連落副榜。遂退而明道。淑人以學。初志疾革。語其子恭等曰。兒無憂也。死生患難。賢者不免。顧所學何如耳。言訖而卒。所著述有五經圖考。詩經箋疏。四書約言。諸史彙

李奇玉

李奇玉字元美浙江嘉善人幼擅文名。僧兄奉常奇珍有二李之稱與同邑吳子往。崑山歸季思友譽學日進。奉常先成進士召入諫垣。元美以萬曆癸卯舉獨研思易學時高忠憲公錢啓新先生講道東林一以孔義函象一以像象顯理各闡庭幃闢奧。元美北尚就正焉。盡變叅微師資通肋忠憲以顯仁藏用之旨易之曰發吾蘊者子也。署教丹徒以自課者課士天啓壬戌魁南宮歸奉二親諱至崇禎戊辰賜釋褐當得縣辭就武學教授轉國學歷遷兵

工兩曹皆以清慎稱。推守軍國。假歸不就。再補汝寧。值中原寇熾。念義不辟難。驅車赴之。至則訪茲城守。寇隨遁去。尋以簡禮失責。客歎在郡僅數月。引疾歸。謝客掩關。發篋中所箋注。與同志無錫吳叔美。金壇周仲純。研析疑義。不釋卷。不停筆者十年。雪圖易義。成雜撰備錯綜舉圖書會理象融。與師說相發明云。居家儉樸。是甘不異寒素。終身不置妾婢。卽奚僮亦無解音律者。甲申聞國難。悲憤欲絕。哭臨三日。神色忽悴。得疾不旬日卒。易簀時。惟以易稿授二子桂槐曰。此吾四十餘年精神之所存也。其善藏之。語不及他。年七十二。學者稱荆陽先生。

宿夢經

宿憂經字龍吉南直無錫人萬曆丙午赴南闈高忠憲序其行卷曰無不讀之書無不了之義不持一刺不取一文爰命其三子師事家塾者積十有六年屢試不第以親老就祿令松陽先邱勾軍繼請兩臺弭三大患及上平田六大議諸廢具舉乃修建文朝御史葉公希賢祠以風勵邦人會織造監李實阿魏闇意一疏殺六君子株連黨錮龍吉在松亦幾爲土猾所搆亟自免歸著有易纂全書課兒說苑等書壽八十一學者稱仁寰先生同邑秦重聚字原博尙書端敏公玄孫自少以德行經學與羣從相切劘長領庚

丁明俊

丁明俊字彥超南直無錫人存心慈惠雖蚊蚋蠅蚤之屬誠人勿
與與。風。風。云。云。烟。烟。加害曰此字衛生氣也自言年近三十始志於學故以困勉自勵
居家一遵儒禮屏絕淫祀治喪不用浮屠每日必靜坐思過雖盛
暑不弛冠服或徹夜不寐及旦終日卓然因曰莊敬日強安肆日

偷二語吾試之良驗論學一宗紫陽謂四書集注一字不可移易
問以象山語粹一帙授門人曰吾取其論治心工夫如刀刮鐵穿
痛切不可當耳門人問朱陸異同何如曰何遽論此惟取益自淑
可也家故屢空喜解推以賑貧困每歲修同舍會及除夕臘不恤
勞怨曰能通物我之謂仁欲求仁者莫若強恕先生稱名諸生數
舉下錄嘗手錄經史古文辭不厭數過見者笑其楷法謝曰程子
有言非欲字好此是學吾意如是每教人家子弟讀小學習古
禮親等類遠正人崇禎癸未四月遭病卒年四十八通邑太息及
門服心喪門人惡奮飛字羽豐負大志守道寡合自幼為先生所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五經堂叢訂

黃淳耀

黃淳耀字蘊生南直嘉定人自少沉潛好書博學工文詞為諸生
師名噪江東每屬著書明道之志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為日曆
書之所為夜必書之崇禎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出周太史鳳
翔之門釋褐後寄第淵耀書曰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先上人皆
噴噴稱羨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
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為數千年之一人而必欲為三年之一人又
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

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場中壁立如鐵則所謂辭爵祿蹈白
刃吾自信無憾過此以往並心一向終有一立脚處不徒然而已
客中無可與語買得唐詩數冊通鑑一部寬虛月白風急天高滿
詩讀史自嗟自樂恨千載上人不從吾遊也天下事不可為可為
者惟有已分內事勉之勉之此書可以聚其自命矣蘊生見當時
事勢已壞遂無仕進意策蹇南歸杜門不出與窮交數子砥礪益
堅天性純孝家居無私財所得廩既束修盡以歸之親丁內憂聚
瘠骨立自弱冠至登第後不苟取一錢其友人有一親戚以官事
連染屬蘊生自免之其親戚以五十金為壽友人懷之以餽及觀

理學備考卷二十六 張集

面不敢出諸神潛置書笥中經數日忽檢出大駭亟還之介操類
若此乙酉兵至訖傳父死遂同淵耀自縊于西城僧舍臨死神氣
閒暇如平時題壁有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
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等語士林聞而悲之所著有劉
記二卷語錄二卷吾師錄一卷史記雜論四卷詩文若干卷藏于
家後人稱為陶庵先生淵耀字偉恭邑諸生同里有夏雲蛟者字
啓霖奇貧力學與蘊生同館于侯通政家講習相契一時有黃夏
之稱篤行孝友精研性理以程朱自著著有豫章遊草心學直指
二編乙酉秋亦以兵死

下子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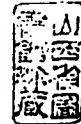
下子靜失其名子靜其字浙江嘉善人稟性迂憲父學高忠憲之門嘗偕同邑吳子往崑山歸季思過梁谿侍忠憲習靜于湖上之水居客或為水居四友圖以記之既而周旋諸公瑤禍間不少幸無恙後遭乙酉兵亂年已老矣竟以志節終有遺詩云狂狷間如地墨靈臺一點倚天空又云精光不盡為銷鑠靜坐功深宴如可以窺其所得

陶琰

陶琰字圭稱南直崑山人為人溫醇端慤特深於性理之學雖為諸生恒厭薄時文好博觀諸儒語錄訪道不遠千里乙酉之亂有友人朱集璜字以發者居園城中拒守不下及城破赴水死時圭稱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餘里躬率其徒奔救至中塗聞城已破復復久之乃還曰以發其死矣後之哉是夜距戶自經死

吳鍾鐸

吳鍾鐸字繼稱一字南宜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悅之從忠憲高公遊聞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一時名碩若孫文介張清惠繆文貞馬文忠相得甚歡而李忠毅應昇皆兄應吳北面問



業幾于無言不悅當忠毅觸璫被逮親戚交遊俱避匿不敢送繼騎自江陰過郡城繼稱乃出逆干道舍之家論學數日訂婚姻然後去比忠毅就獄慘死輯其前後詩文書札為端友集以表之其後繼稱以貢試至都門石齋黃先生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繼稱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錄光州學博連舉進士選為長興令方赴任在途述孫文介困思拙為守身法以自省在長興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丙子分考浙闈得士錢肅樂等已卯中使崔彥以巡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繼稱矢志不肯屈膝為時人所忌遂中蜚語罷歸庚辰家居讀易朝夕不輟作勸學說刺溪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出補官繼稱笑不應辛巳詔蠲通賦浙除外任錢糧參罰各官補紹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痛絕復蘇曰馬素修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聞南都復潰留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間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月二日積薪自焚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繼稱嘗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為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末則曰吾

願其見危授命不顧其偷生事仇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其歸者作止歸說謝之吳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遜位棄家從亡後遇赦還托醫藥爲案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鎖卒葬其鄉及醫釋歸骨從葬墓側論者謂吳氏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學者稱霞舟先生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註霞舟揚卷語錄雜著若干卷藏于家

附原集第十四卷總論原集序例外又分載總論八篇茲錄其二尤爲至公至確者

陳王二家之學端相引也然邇陳之本初固與王殊科陳雖尙靜悟喜簡佚而極守規矩屬廉隅孽孽屹屹以躬行心得爲務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三 五經堂叢訂

從未敢顯肆一言詆賢侮聖降至王而決裂太甚前欽後放亦判然矣惟中間變爲王湛此曰難靠書冊彼曰不須讀書此曰有覺無覺彼曰無害無惡雖挾持非一而欲盡掃宋儒直接義孔之意見則不謀而同爲其徒者又出入二門互相推贊遂率而合之有若所謂湛先生之體認天理卽王先生之致良知者噫白沙當日不過欲救俗學解粘脫縛云爾豈料再傳而後有此逗漏又有此浸淫流弊無窮也哉雖然未可一律論也惟荆川子有言陽明津路宏濶求濟者或迷其所白沙一錢之津得而守之間渡空易此言近似亦語向陳而意推王者愚則請以

宋人斷之蓋白沙循康節也陽明猶象山也昔朱子輯近思錄祇取周張二程不採康節及錄伊雜淵源乃躋康節于四子之列或嚴或寬義各有取而象山未有與焉茲錄于陳王又可以竟削乎又可以無差別乎爰取江門師弟子另編一帙見陳氏主靜之教有若此病根在剽禪案儒先正其摘之彼亦不能掩而其爲教能使一時學者做履功名富貴以自致于君親之際可稍可狂而必不可爲鄉愿清風高節亦可及也若夫增城之傳爲獨盛而其習顧凌徐觀深野雅川二子致警之言可兒崖畧猶幸晚年進修表伊川議象山稍砥越學故其門下多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四 五經堂叢訂

篤實之儒啓歸正之漸不可謂無功於江門矣愚故併著之嗟乎若斯人者本原則潔品地則高學術則偏使得聖人而裁之磨明洗腎絕似求真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

李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湖廣嘉魚人幼有大志不喜舉子業好古文辭非禮不言動初赴成化庚子鄉試考官柔悅首選其卷監臨者不從而罷悅乃上書政府論薦至丙午與兄承芳同登賢書得上公車定以元旦不忍以令節違親已酉除夕兄弟侍親榻至中夜母歎曰今夕有二子在明夕當何如世卿聞言卽泣下不忍去勸兄就

道已畱奉親遂棄科名不復言祿仕久之兄棄官歸相與日夕奉母怡愉一堂及母喪寢苫枕塊不離喪次凡再入粵訪白沙事以師禮讀書大崖之峰因號大崖家徒壁立家人告不給適兄弟對坐相視曰吾道非耶後竟以學行名天下世卿爲人寡言笑終日端坐人莫窺其所存爲詩文下筆立就若不經意工草書人爭傳之所著有大崖集卒配享濂溪祠承芳字茂卿幼穎異生七月以筋畫灰作土地二字年十四伯父中丞公田指鄉富貴者示之曰兒志及此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兒志也成化庚戌登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居官清苦嘗謂人曰予得俸錢三十緡可津而南矣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五

五經堂叢訂

及遷寺副遂謝病歸與弟偕隱以講學爲業其論治以教化爲本所著有東嶽集

陳庸

陳庸字秉常廣東南海人力行好古舉成化甲午聞江門之學往師事之白沙深取其德量年踰五十親友強之仕補荊門州同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俯仰拂衣歸足不履城市督學王弘請與相見竟謝不往友人謝佑卒貧無以葬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訖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峰語錄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敘最著

張詡

張詡字廷實號東所廣東南海人少負經濟好探名理不爲口耳之學蕭田彭韶見其所作詩笑之曰嶺南孤鳳也因陳庸以見白沙或詢詡爲人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何問焉成化甲辰登進士移疾歸久之授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按御史費鑑疏薦部書下有司速駕以疾辭不起正德初御史程材王冕前後疏薦部書再下堅辭如故既而吏部及巡按御史果疏學行以聞有旨起用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叅議乃先具疏引疾勉赴南都拜孝陵而歸不閱旬卒年六十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六

五經堂叢訂

林光

林光字緝熙廣東東莞人父彥愈嘗手書范文正畫壘粥事爲勗已復購文正全集昇之年十七補邑諸生讀吳草廬論學諸書益大感悟建得趣亭日讀書持敬涵養其中成化乙酉領鄉薦己丑會試拜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合遂從歸江門曰吾得師矣白沙亦深期之父聞而喜手錄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課之曰汝學能立吾啜菽飲水死不恨矣紆青紫耀閭巷何有於我哉旣而築室攬山與白沙往來問學者二十年巡撫朱英勸之仕不出父艱服闋母喪之出甲辰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上敦風化養廉恥疏得

旨飭行巡撫彭公廉其賢待以賓師之禮丙午分考福建弘治已酉主考湖廣是年總修浙藩憲廟實錄辛亥修嘉興縣志壬子復同考順天凡三較文僉推蔣鑑部使者以卓異薦遷兗州府教授會內艱歸起補嚴州府教授按察使孫需疏薦擢國子博士作正學解教胄子解諸生翕然宗之會孔廟災上疏言孔子之心必不安于天子禮樂之祀宜題木主曰先師孔子時論置之三載乞休不允尋遷襄府左長史進中順大夫遂致仕邑大夫歲時請為鄉飲賀皆不應日惟靜坐讀書嘗言所謂閑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閑也別號南川自師白沙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五經堂叢訂

外遠與定山為友見愛重亞于白沙詳見定山集中壽八十一

何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廣東番禺人為郡諸生以文行為督學胡榮所器重見白沙即棄舉子案從之遊會將秋試時振毅然謝去胡公遣人乘馬追之謝曰泉石疾已在膏肓矣遂不復出所著有禮意大全三卷存半錄十卷皆本周禮云

區越

區越廣東新會人少遊白沙之門正德初由進士知嘉善縣性慈祥政務簡靜得親民體以冕召入為戶部主事平居無疾言遽色

以涵養稱

梁儲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殿試居二甲首改庶常授編修正德初歷冢宰兼學士尚典誥勅掌詹事府事為進瑾所絀瑾敗名復官送入閣為大學士歷加少保少傅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請召還舊輔楊廷和至則遜居其下前後諫止武廟游幸命草勅自稱大將軍巡邊及子泰濬牧地入寧王世子居守俱有回天功後受遺詔迎立興即為世廟事具國史晚號厚齋別號鬱洲居士著有鬱洲集卒年七十七贈太師諡文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五經堂叢訂

康少及白沙門未悉其授受本末蓋講師弟子之禮而自立者也

白沙諸高弟在粵者以重望莫若厚齋以廣教莫若甘泉此外又有鄧德昌易德元者品槩清高皆南海人

丁積

丁積字彥誠江西寧都人成化中除新會知縣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師矣請白沙門人梁綸修儲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白沙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於惠利中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為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盟于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

登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遊惰不作業者。聚廬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以需變化。于是表邑中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及時歲祀。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盡罷向來民間私斂。嘗月錢。其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彥誠深憂之。築壇山頂。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得疾卒。歸德里有一姬。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朱伯驥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九

五經堂叢訂

朱伯驥。湖廣通山人。成化癸卯舉人。築室溪南。尚精墳典。與俗達。尙就選廣州府推官。一見白沙。接緒論。卽浩然有歸志。退而上書論古今人才不相及。白沙以爲知言。遂棄官歸。橫經講學。時放歌自適。

馮裕

馮裕。字伯順。山東臨朐人。以先世戍遼東。生于廣寧。少孤貧。刻苦讀書。聞義州賀賢閣。倡明理學。往師事之。輒充然有得。歸而密叩身心。動靜語嘿。雖微必謹。家無積書。借覽以資見聞。精心經學。雖箋注隻字。必窮源溯流。然後已。正德初。舉進士。授華亭令。時逆瑾

煽禍邑人張文冕任近侍。爲瑾腹心。以家托之。及至邑。一無所私。冕怒。恕于瑾。將逮繫之。伯順知禍在旦夕。畧不爲動。已而逆黨伏誅。歷滿縣令。晉州牧。所至多惠政。去後。民見思。遷戶部郎。出納一循法制。數忤權貴。權貴潛遣人偵之。踰歲無所得。其人歎服。再拜辭去。出守貴州。遷按察司副使。後先七年。屢建平蠻功。嘗一言解。關南裔以寧。後解官歸。青州不治生。產餼居十餘年。力不能酬其直。囊無遺餘。版無遺粟。弗問也。晚年端坐。胸室手不得卷。與諸同志結會講道。嘗爲醫閭先生集片疾。亟猶更定字義。命筆皆正。俄而整冠斂衽。卒于四。惟健。惟重。惟敏。惟誠。俱登第。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十

五經堂叢訂

方重杰

方重杰。字思興。廣東南海人。尙書簡肅公之冢子。幼著孝行。母病。顛天割肱。和粥以進。母啖之。尋愈。父沒。廬于墓側。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獎扁其門。受業于東。所張子。檢養漸充。正德己卯。舉于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迹名場。潛心道奧。甘澹泊。絕嗜好。以顏子淵程伯淳爲渠。矧妙契疾書。根極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纊之日。令其子講疏食飲水章。歌歸去來辭。自作挽詞。至死不亂。大理卿黃鞏贊曰。簡肅之有思興。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

何維栢

何維栢字喬仲廣東廣州人少遊三水庠見同舍生臨祭而誼輒引遜以爲辱已衆皆愧服嘗慕西樵泉石之勝負笈讀其中值湛文簡霍文敏亦山栖與語多所默契登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常授御史疏止沙河功德二役省費百萬再疏罷征安南極論毛冑書伯溫奪情上亦納之尋謝病歸西樵與劉模王漸逵王激衷往來論學復補御史出按八閩賑飢民有活計數十萬因條救荒十策著爲令首發少師嚴嵩罪狀比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遣官逮繫所過士庶遮道攀留緹騎持之益惡諸生大哭喬仲謝曰此子理學備考二十七張集

士

五經堂參訂

霍任

霍任字尹先廣東南海人少同兄韜讀書僧舍衣冠相對卽暑夜

不遑入服其端莊兩試不遇遂潛心理學以主靜爲根宗絕玩好斷戲謔於聲色名利澹如也父母沒哀毀成癖齋素三年廬墓西樵服闕因移家墓下兄弟方歷顯要秉銓衡尹先托迹溪谷間與白沙高第鄧德昌羣泉石自娛不與世事然赴人之急甚於其私有被誣殺人罪者初未識面聞其冤輒爲雪釋其人致百金謝麾不納歲終令家人減食以賑見債負苦累或代償焉有兩田更闢乙不勝毀甲先隴以洩忿甲將訟于官諭之不聽乃具脯醢往拜其隴躬傍之甲驚曰吾世田更何以當此遂不復訟矣樵西樵垂四理學備考卷二十七張集

士

五經堂參訂

唐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廣東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縣改泰和俱有惠政秩滿晉南京戶部主事去兩邑民並祀之後爲郎進石經大學上書覽焉以言官譴其詆斥新學貶判海州亡何轉保定推官擢禮部主事疏請端大本間引世宗遺詔語極忠剴上爲感動辛卯典詞廣試付上備一時之選歷遷吏部文選郎中上方督過銓衡同官懼罪兢兢仁卿一意剔弊銓地清肅會太僕少卿關太宰薦入未下兩疏乞休歸踰年卒年五十八仁卿學本誠意爲文

根極理要所著述有醉經樓集禮編易註太乙堂采芳亭稿白沙文編二程語類諸書

劉秉鑑

劉秉鑑江西安福人。年孤。勵名於壯。嘗學出甘泉湛公之門。與呂涇野紹東廊為友。惜陰會起。遂與之共赴。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悌。奚以講學為。從容對曰。兄親吾外。謂可免怨尤。吾親吾內。倘有未真切者。兄毋寧曰。審若是。老夫當率以聽。嘗為副使。兼理河道。忤巨璫。獲義誣逮。謫判韶州。

洪垣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圭

五經堂叢訂

洪垣字峻之。號覺南。直婺源人。十六補諸生。嘗取顏氏其殆庶幾者。苦心探求。久之而恍然有悟。既登第。及甘泉門。論學相得。蘇永康令考選。拜御史。按視兩淮鹽政。巡按廣東。主考在臺七年。疏諫。巡幸還宮。據筆餘盛清選法。黜合汗計。禁逆。前後章奏累百。出知温州。四載致仕。居官務行其所學。絕不以寵辱介意。宦轍所至。捐俸各立書院。剝磨出學人。士講論。即下逮氓庶。吏胥亦令環立而聽。欲以斯學為醒人心。既歸林。日與同志論學。切磨。卒年八十七。著有歷朝史說周易玩詞理學要錄緒言四言應述言等書。

方瓊

方瓊字時素。號明南。直婺源人。聞甘泉講學。南都往師之。承命指導國子諸生。勤心晝夜。不避寒暑。甘泉曰。吾道不孤矣。爰相從。壯上比歸。以所學授勉。同志遠友交學。有不給者。輒贈之。坐是屢空。無怨意。後甘泉還。與遠造請益。返而同行友王子墩。崔輝。死舟中。側不載屍。乃秘不發。屍寢數日。至都。適有故人為部守。始發。喪得。則殮。舉歸。試借洪垣往粵卒業。甘泉喜。名其所居曰二妙樓。督學胡柏按部。聘入試。不舉。遂絕意仕進。居家敦行孝弟。卒年四十五。門人彙錄其遺言。名正學存稿。

謝顯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南

五經堂叢訂

謝顯字惟仁。南直祁門人。苦志問學。家貧甚。或勸之治生。惟仁曰。治生孰若治心。弱冠抗顏為人師。嚴毅方正。不苟時好。聞人有謔浪語。輒不懌。鄉里敬憚之。博綜經史。尤迷于易。嘗自誦曰。欲為天下居龍子。肯讀人間非聖書。會甘泉講學。南都往質焉。屢問而屢不答。然自矢。覺其始之所學。猶外也。退乃於靜中求之。久而有得。甘泉器之。歸構神交。館與謝半方瓊等。日相究竟。嘗言人一念差。一言岔。則天地萬物為之解體。又曰。精神須醞釀得到。又曰。此學如過獨木橋相似。絕無掣肘倚靠。有立脚處。卒年四十九。所著有聖諭演易說併文集諸稿。

潘子嘉

潘子嘉字汝亭。南直六安州人。登之子。幼承家學。頗異老成。聞甘泉開觀光館于南。雖負笈往從問學。甘泉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必真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學之基乎。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子。日夕研究。其言多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儼原讀書山中。越六年。聞人督學。原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令復學。與歲薦。未幾歸。病卒。汝亭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顏色。待異母弟。推財讓產。卅年失火。不冉娶。皆有惺惺集。

汪尚寧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五

五經堂叢書

汪尚寧字廷德。南直歙縣人。嘉靖已丑登進士。歸將受室。聞甘泉以列卿居南都。往學其門。乃抵里成昏。授行人司副。歷官至副都御史。撫南贛。開周濂溪祠。羣諸人士講學其中。大得僭號稱王。勢漸張。授方畧。祇染散從事。平或請疏問敘功。竟置不言。久之。彗星見。諸議罷諸大臣。生免歸。時年四十七。父母俱在。怡然子舍。絕口當世。意問學。年七十卒。著有周濂溪廣資錄。目錄及四晚抄事。物圖說諸書。

鄭燭

鄭燭字景明。南直歙縣人。少嗜學。補郡庠。游甘泉東廊二公之門。

歸而講業。郡邑及門者數十百人。持論一稟中庸。或有撰先哲遺行發人隱者。問輒不答。飯衣糲食。潛心遺經。前後學使者。衡文行。並首舉之。貢入成均。選河間府判。主密雲餉。嚴出納。謝耗羨。閭左便之。改判廣府。守官如故。暇則進諸生講學。咨決所疑。以身下人。球奔父喪。歸。時年六十餘。哀泣羸瘵。至不勝喪。踰年卒。自號遠齋。著有石田稿。

林挺春

林挺春字少和。廣東順德人。少從甘泉學。事親至孝。藩臬旌其門。訓不受。以舉人教諭。僉游。悉取田租。散諸生。嘗自作遊豆禮器。或謂有主者。曰。學佛乃捨其身。吾何惜。鎔錄而儉夫子。遷知零陵。調南靖。值兵燹後。洪水又至。乃改邑于大帽山下。首正經界。均田賦。招流移。撫凋瘵。南靖大治。遷知霑益州。以親老不赴。持身醇謹。罷官。益貧。為士紳師表。

郭某

郭某字為周。廣東南海人。弱冠。錄儒士。領嘉靖己酉鄉薦。師事甘泉。與聞心法之學。壬戌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改禮部。會穆宗即位。次日。傳封七夫人。郭禮駕周力諍納。還曰。方今先帝廟號未尊。中宮母儀未正。而遽有此舉。何以示天下事。得寢。與新鄭相語忤。遂

請歸養祖母疏陳十事如設史局官錄于謙後進薛瑄陳獻章從祀皆允行既而出守夔州作仰高夔龍二書院選郡邑士躬董教之兩較蜀閩所得皆知名士尋以湖廣屯田副使改四川提學時執政方行汰士法篤周守正不阿去取公恕歷遷雲南右布政加光祿正卿致仕居十年卒平生外絕攀援內并聲色自請學之外一無所事著有粵大記嘉菊全集嶺海名勝記廣東四川通志齊楚滇蜀諸稿

鍾景星

鍾景星字叔輝廣東東莞人少習舉業聞甘泉講學西樵遂受學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七

五經堂叢訂

焉久之相從至都下與陳謨郭肇乾相策勵終日正襟未嘗少懈如是者數年充然有得飭躬砥行毅如也家最貧然毫不苟取雖往來諸名公間終身未嘗有所干人以此益重之卒年七十四何端恪公銘其墓

章商臣

章商臣字希尹浙江長興人嘉靖癸未進士釋褐時值甘泉在鄉倡道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大理寺評事會言事諸臣多被罪遂循職掌上疏論救愷切忤旨謫靖江縣丞丁亥量移德安府推官屢辨冤獄郡中稱神明乙丑遷河南僉事分司汝上

師兵討平永寧巨寇捷聞璽書嘉勞伊府莊王無嗣濟源王入繼以宿忿虐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寃久不伸廉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乙亥轉四川左叅議以執法忤權宦中察罷歸明農課子之暇高卧一小樓不下優遊以終

唐樞

唐樞號一翁江歸安人少卽矢志求道從甘泉游嘉靖丙戌會魁授刑部主事服官半載獄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事作旨罷職歸年二十九益奮詣聖賢之學以討真心爲宗從游者甚衆監司直指及守令每式虛請益爲創一庵書院于湖城中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太

五經堂叢訂

來學益廣許可馬孚遠王比部愛錢武選鎮輩皆出其門飭躬實踐一言必有著落一介不苟取予尤留心經濟身歷各省險遠若川廣黔滇以及九邊躡屨茹草以游一生淡泊至七十三易簪簪床竹籠而外別無長物是歲學使直指各爲文致祭敬祀學宮卽其講堂爲崇祠春秋祀之所著有木鐘臺集三百卷續集一百卷藏于家

王愛

王愛字體仁浙江秀水人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書輒能解大義尋補諸生聞唐一庵講學苕溪負笈從游受討真心之旨又因沈

給諫石雲問學於龍谿愛悟良知真心詞興抗同嘉靖癸卯領鄉薦公車往來徧交宇內名流推明師說游南雍值故人永康松谿程公爲大司成倡會進鳴山歸爲都講風動金陵歷六試成已未進士就順天府學教授晉恩子監道舉其職擢刑部主事曰高皇帝律令卽堯舜欽恤心法吾學所歸致思也有相公二客犯禁遷治之不少貸又不諱相公謫年公怒不言自是有去志尋以還葬得請歸遂不起故獎蕭然益好言學至老不倦借諸同志朝夕研討凡天共文溯之會天真在杜城文溯在秀水茂必至特不爲標榜雖八戒於堂中以等上虞同年徐公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至不

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九

五經堂叢刊

王潼

王潼字本澄浙江錢塘人幼嗜學讀朱子語錄遂絕意仕進拜陽明於稽山而受教陽明嘉其篤志命輔其子仲肅爲學亡何配任氏卒本澄年甫三十餘念任有淑行遂不再娶性好遊嘗歷齊魯燕趙登泰山覽日觀望太行薄遊都門循海而南道吳適越東下武昌訪竹樓赤壁之勝悉以其所得發諸詩畫說者謂有沂雩

遺風焉亦勤著述於陰符經程張諸書皆有補註

唐愈賢

唐愈賢字子充湖廣沅陵人幼穎敏比長有大志從陽明遊而歸充然自得修業桃溪山中登嘉靖丙戌進士知寧海縣政教並舉民建生祠擢御史疏劾奸黨抗言時政遂引病回籍道過武穆祠題詩曰奸邪何代無秦相忠孝誰人似岳家一日與門人論學畢衣冠升止寢召親友環坐對食盡歡自歌而逝

路迎

路迎字賓賜山東汶上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興堂理學備考卷二十七 張集

廿

五經堂叢刊

邑修伯潛武城王純甫同師事陽明尚務講學以相切劘轉郎中歷知襄陽於江淮安三府愷悌廉平政先惠養至制以胥吏操切獨嚴治稱第一累官籛泰泉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晉副都巡撫山西入選至兵部尙書上疏乞休得命從容就道祖餞屬路莫不歎且知幾卒年八十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馮恩

馮恩字子仁南直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差江右勞軍見陽明薦束修爲弟子陽明甚器之已擢御史疏論當時分建南北郊欲令皇后出繼北郊二議非是已忤權幸意會星見束井抗論家宰汪鉉爲展心耳及張寧敬方獄夫二相宣重罷復微范希文百官圖同悉品諸大臣得失上震怒逮下詔獄當會審向關跪不爲問官所屈觀者歎其鐵膽鐵口鐵膽鐵骨有四鐵御史之稱署律常斬上聞其子訟冤疏悟其忠得減戍雷州後赦歸雷人祀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一 五經堂參訂

歐陽瑜

歐陽瑜字汝重江西安福人自少端慤鮮嗜慾從陽明學雅見器其特別品蓋陽明日常見自己不足此吾六字符也汝重奉師教終身力踐之以舉於鄉歷數科不就公車口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三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嗥不爲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論學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

抑獎良善輕罰節費民其安之遷南監博士大司成松溪程公故

重之與爲忘分交轉南大理評事釋大寬十數晉本寺正擢雲南僉事艱歸起補廣西清積墮送如優禁龍舟審捕真盜釋冤獄二十餘人歷左江兵備四川參議帶袖歸壹意講學以勵後進雖隆冬盛暑不輟席不爲奇談語謙虛受人後生來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容口性寬厚鄉人武侮之至語辱絕不爲較其自持甚堅少時人有欲收其學者誘致妓館中鑰其門去汝重燃燈達旦勸以爲惡本心妓亦感泣其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其人啓鑰視之燈晦暗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愧謝不已陸宗伯稱之曰宦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裘守身恒如處子皆實事也

周衡

周衡字道通南直宜興人髫歲以孝聞雖甚暑至母榻不敢裸體稍長從仲兄衡受尚書篤志力學聞善必從年二十四領鄉薦明年中會副司訓萬安日會上課藝談經不倦旌孝子劉靜以勵風教刻孝經刊誤義正羣書以代口授推應城令剏型召耆老前利弊教陽明門設二偏署一曰疏通民情一曰願聞已過立十家牌糾常平倉建湖上蔡祠刻遵道錄上蔡語錄心政啓鑰頒訓民間民爲立生祠以耳疾改邵武教授其教祝萬安加密復鄉賢遊先

生祭蒐集遺書付其裔孫景壽督學端峯邵公銳與論學而重之
尋遷唐府紀善屢以正學啓王先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又上修
德裕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時王世子以譏問者
十餘年道短乃徐勸以慈孝至唐王大感悟愛世子如初閱歲念
母老假使事歸省在途得疾將瘞矣聞母訃一恸而絕年四十七
學者稱靜庵先生初在雋安監學明講學於虔仰往受業得聞致
良知之說自應城之京復從甘泉遊得聞隨處體認大理之說覃
思精研卒會於一故王湛亦交稱之陽明日吾門頑悟莫如徐曰
仁篤實莫如周道通甘泉則曰知行博約究其指歸及沒而其友

理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三

五經堂叢訂

古庵毛憲爲之誄稱其不溺于禪不流於俗

梁焯

梁焯字日孚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過嶺從陽明學辨問居
敬窮理肅然有悟拜禮部主事已卯三月與葉龍等十七人疏諫
南巡上怒罰跪五日大杖三十車駕遂行會佛郎機加必丹未等
三十人入貢江彬領四家兵馬從上遊豫將引火者三謂上喜
而置之比入京師入四譯館不跪日孚執而杖之又番人寫亦虎
先與其甥米黑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武大臣皆被桎
梏幽囚而倚彬等爲比日益驕橫亦以法約束之二番人相謂曰

天顏可卽主事乃顧不可卽耶彬聞之將以凌虐駕下人員執奏
遇武宗晏駕彬及二番人皆伏誅得免嘉靖初陟職方郎告歸養
卒

朱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南直江人幼學時能於竹上站出意見尤好

說中庸疑朱子格致之學而未知所從入有傳陽明傳習錄至者
披閱連晝夜曰此渙維之流也走越執贊焉究其良知宗旨比歸
陽明爲吾修道德之說而後聞陽明歿於粵走數千里至南安迎之
哭之盡哀平生勇於爲義而孝友天至恭從諸弟多不相能爲之

理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四

五經堂叢訂

隨村誨化皆成善士或問王學既有弊而特選東隱念庵西川雲
亦有說手余應之曰君子與人之爲善者金沙丁氏密述十先
生語斥王學而錄西川則東隱念庵者謂觀之矣且以難學之
陽明而四子善學之是猶幹蠱之子而遇之臣也說拘師弟子
授受之成轍而稟謂非則俱非否則又疑是則俱是豈因物付
物鑒空衡乎之謂哉

胡瀚

胡瀚字川甫浙江餘姚人七歲端重如成人一日問塾師曰學孔
孟以何爲入門塾師大異之其從父支湖公召語之曰孺子願學
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川甫唯唯著心然圖就質於陽明王公
公喜曰吾小友也時龍谿緒山皆與爲忘年交嘗會講天真書院

諸學者各持異同爭辨未決川甫曰考亭當註疏附會之時不得不
不損精茹粹以發蒙陽明當支離割裂之餘不得不指點頭顱以
證世俱正法藏雖異而同學者服之晚年以資得華亭訓導尋轉
崇明教諭歸築今山署曰松蘿小塢靜坐其中觀喜怒哀樂未發
氣象儼然自得病革爲詩示兒孫神色恬正所著有今山文集一
百卷行於世

劉澗

劉澗字君東江西泰和人生時父太僕策齋翁爲慈谿令故名五
歲能父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年十二讀書駕部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五

五經堂叢訂

齋閣時似山楊公以劾奸相坐罪死西市終夕遶屋空行至夜半
聞已死慷慨歎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著尙志論隆慶改元
舉鄉試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君
東澗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呈身相門耶後張江陵欲致之東澗
亦不相見則王太傅李九標爲孝廉時相尊李無子有一女杯
酒修姱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
女尚幼且無媒妁盟必寒矣君東乃折柬告親友曰使李君未嘗
見吾稚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
迎李女歸至長乃婚其子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欲以半產予女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末

五經堂叢訂

獨辭不受曰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
之八上禮闈不第遂懸車投牒不仕構終慕堂築白怡園辛丑建
太子單恩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事子冠帶友人勸就
之謂父曰吾真者已弁髦之儀寧何爲當感時事欲入燕上書遇
少宰鄧公勸沮之歸構焉文館以見志其學極尊信姚江或徵其
其說則曰吾家人人得諸先生長者不敢忘也直指桐城方公欲
表其閥且疏薦於朝乃託友人力辭之太守羅文莊公學宗程朱
爲西昌理學宗自世講良知而文莊之學澄君東曰程朱一脈豈
可遂廢較編文莊集行於世末年謝交遊廢登臨一意默坐讀先
儒書信文成益至萬曆甲寅七月卒年七十一學者稱約堂先生
薛甲

薛甲字應登南江陰人嘉靖壬午舉人已丑進士擢兵科給事
中時方士邵元節用事連具四疏指斥邵黨劾之謫湖廣布政司
照磨歷江西副使備兵於贛忤分宜父子解任而歸雖經遷謫職
無不舉在蜀解蒙獄累世之仇靖水播方萌之患其積尤偉歸後
杜門靜養斷掃家事一切無得關白其學初以紫陽爲準的載復
取象山陽明遺書而參伍之益有所得故其言口格物卽所以致
知慎動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卽所以持志與夫一

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此學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之謂也。羣推爲姚江後勁所著有易象大旨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錄心傳書院講義藝文類稿稿稿文集行於世。學者稱畏齋先生。錢十宰曰。陽明學。參前推後。人推後稱薛畏齋。乃經賢不可曉也。而畏齋之學。亦不甚事傳聞。雖自江右來。而及門見高望不入。而反以此爲時所學。然畏齋自較平生受。選先生字年譜而論定矣。

淳安得

潘震得字汝潛。南直婺源人。初爲諸生。發令會公泮。授以良知宗旨。游歐陽文莊之門。參證于湛文簡鄒文莊南公間。允然有得。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七

得聖堂泰訂

中嘉靖戊戌進士。授行人擢給事中。侃侃言天下事。議東宮禮。諸講學疏尤切直。論方士禱祀焚惑。羣臣阿附非禮。世廟震怒。逮廷杖。創卧讀易所著怡悅錄。卽此時筆也。復與分宜語左。亟求外補。備兵南贛。參政湖廣。所至賑災恤役。歷楚臬閩藩。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以倭陷興化。引咎代還。隆慶初起原官。總督南京糧儲。言者喋前事不已。遂歸里。內外交薦。不復起。嘗謂近日學者喜妙悟而疎踐履。崇虛譚而鮮實用。倦倦以躬行未得爲訓。創建虹東書院。以永講習。著有周易傳義。會通三書附註。性理纂要。談藝要錄。湖北民隱錄。纂裏虞言等書。弟再得。字汝見。少讀近思錄。遂發

憤於學。與伯兄自相師友。嘗作四箴爲伯兄規。兄歛容謝之。壯年謝去諸生。敦行益力。屢主郡邑大會。闡釋經傳。言皆簡易真切。學者稱兄爲讓溪先生。弟爲連山先生。

余世儒

余世儒字汝爲。南直婺源人。八歲能文。一日中兩試瑤麥表。下筆立就。辭無復者。年十六。領鄉薦。卽與周都峯共研性學。載訪東廓緒山兩公。師事之。後以親老。謁選得瑞安令。時兩浙有倭警。乃內撫疲瘵。外贍軍興。民倚之若慈母。丁父憂歸。再起南康令。更役法。課士移風。分技得人。最聞推恩所生。擢守合州。遂謝病不赴。歸築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八

五經堂泰訂

中心精舍。與同好講業。越五載。遽疾且劇。適母諱旦。猶強起。莫如禮已而考終。後祀鄉賢。兩邑名宦。汝爲幼時。見俗學泥古。今人不相及者。感言曰。然則後世遂無聖人耶。斷然以堯舜可爲自信。著有幼學稿。未信稿。破蟊蟀集。行於世。學者稱念山先生。

張緒

張緒字無意。湖廣漢陽人。生九歲。隨父佃於中川劉翁家。翁課以偶句。對云。千年賢聖轉身來。翁奇之。爲己子。劉翁弱冠。登嘉靖庚子賢書。時有欲危劉翁二遺孤者。恐無意爲之庇。廼百計中之。賴朱康憲白其事。得俱無恙。自念既報劉恩。不可身居疑地。由

是復姓名歸其宗遂學四方師鄭文莊赴會試初場爲母忌日先不欲入爲同輩強入涕泗終日而出次科不就試就桐城論轉南監博士歷吏部司務戶部員外自以爲與江陵相年友也謁之據上坐無屈江陵謂太宰曰某郡太守缺可起補之無意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太守稱二千石子在上一日戚福以私德怨此介谿所以敗也江陵怒而起椅隨身折無意曰椅折乃我與公已矣不謝而出降五級諭繁曰移德陽令郎撫見羅李公迎主講習未幾拂袖歸會見羅被誣逮下獄臺省救之弗聽爰手一疏擬請代將上而獄已解乃止家居論道垂二十餘年苗盾癸巳秋忽自齊理學備考卷二十八張集

九

五經堂參訂

孫應鰲

孫應鰲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生之曰適衛人儋六鯉因以名幼就塾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義年十九以儒士應鄉試督學波石徐公一見大奇之許必解額榜發果以禮經中第一人嘉靖癸丑成進士入翰林改戶垣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捍禦有法一道晏然九江三百人誤坐賊黨一言出之尋轉陝西提學副使

實意作人身先爲範遷四川叅政土官薛兆乾執叅將賀慶以叛或疑計之必爲慶禍都御史谷公以問山甫曰昔英宗北狩于愍肅公數語國威益振卒返乘輿今者豈惜一叅將耶谷從之擒兆乾而慶不害隆慶改元以僉都御史巡撫鄖陽疏請勸學勵政親賢遠小人等十事及劾奏太和宮提督巨增罪狀上皆納之已而致仕萬曆初起仍前任援恩詔懇卹建文死事諸臣舉朝目爲昌言召入爲大理卿晉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在監申飭監規做渾野先生遺意極言舉人回籍自便之非及至愚不肖入貨汗蠟之弊皆得旨著爲令丙子八月駕幸太學進講虞書無

理學備考卷二十八張集

十

五經堂參訂

余時英

余時英字景淳南直婺源人九歲時開口者言母命不承與姊相持泣每夜靜拜天祈母壽十二三讀書餘閒習種植樵採事喜曰今而後能紓二人怨矣尋從洪垣及兄鏞講性學十九冠貧不能行禮取冠禮冠義莊誦之二十二婚首以善事二人厚其弟與婦約始受徒苦志夜讀不設枕席一疾幾殆夢人飲以藥酒而愈慕

鄉文莊之學往師之得所入處又從周都峯游言下有省時學者
毋以朱陸端內務外為辨景淳曰今人夢夢坐不知性耳性有動
有靜靜合萬殊為一本若在外也然內者未嘗不外動分一本為
萬殊若在外也然內者未嘗不外動分一本為
性之求性定而學定矣性一而學一矣性無內外學無內外矣子
一龍成進士自今江山至轄浙藩凡大政必稟教故所至有立其
初入江甯也一龍命取二布民閭將成衣以獻聞之慍甚罰令一
龍及子婦跪於前而責之立反之其訓廉類若此萬曆丙戌抱微
疾命童子開應語諸人曰吾心之明有如此月遂逝年七十九微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士

五經堂叢訂

六邑學者祀之於會所著有孝經集義行於世其經子性鑑諸書
彙抄十七種藏於家

萬吉

萬吉字克修南直宜興人為方嚴剛峻自禮義廉恥大防至于
拱揖進趨冠履飲食之節書後而蹈不失毫髮見者望而知為莊
士事親盡孝居喪中禮第害病與其寢食三年不覺窮病愈然後
入內室至老未嘗異錢帛教諸子先志行後文藝諸子雅飭孝謹
一如其父以貢為桐廬訓導夙夜勸課力以義利之辨時舉釣臺
故事以激發諸生桐廬頓振未幾致仕歸其為學崇尚程朱初開

陽明致良知之說於同邑周道通意不甚契及交唐荆川聞其議
論乃歎曰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多與之同固未嘗悖於朱子我
恨不及道通之存也晚而和易如冬日薰人人樂親之稱為古齋
先生

王漸達

王漸達字鴻山廣東番禺人父傳為泰州學正隨之任時年十歲
即知潛修默誦未幾扶父櫬歸年十九登嘉靖丁丑進士假歸娶
室授刑部主事告歸侍母至十二年有旨凡養病三年落仕籍久
之以薦復原官至都疏陳四事畱中不報因引疾乞休執政嫌其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主

五經堂叢訂

言直罷之歸奉母諱值寇亂避之省會館於小雲谷之精舍就右
溪倫氏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深著觀水記正學記四書
通言學庸釋畧讀經記春秋集傳嶺南耆彥傳王氏宗禮青蘿集
等書其讀五經自得尤多於春秋深辨周正之非於詩多從小序
之指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當以安國為宗嘗謂學者當體得
吾心之生意生意即性也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
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舞雩詠歸子思之無入不得孟子之萬
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於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
其次李延平云其於近儒則尊慕白沙陽明二氏見所與王龍溪

項。歐東二書中要亦不盡同也。卒年六十一。隆慶初。卹贈光祿寺少卿。

殷士望

殷士望字德遠。南直丹徒人。性通敏。孩提時。得菓食。必先奉二親。朝夕數問安否。五歲。誦經史。七歲。能文章。遠近爭欲識其人。稍長。益盡孝。嘉靖間。倭犯丹徒。縛其父去。德遠奔救。倭將加刃。卽長跪呼號。請代其哀。倭曰。此孝子也。兩釋之。督學御史耿公嘉之。遂不次以附學充貢。亡何。家被盜。盜縛其母。欲撻之。時德遠先出。逆學其女弟名金者。亦呼號請代其哀。盜亦曰。此孝女也。又兩釋之。

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圭

五經堂叢訂

之耿公並爲奏于朝。下有司建坊旌表。題曰麟鳳。尋山壽州訓導。新建諭。又遷衢州教授。三任學職。朔望同州縣官鄉先生羣諸生講學。不倦。以老乞歸。年八十一。偶疾。忽起。肅衣冠。拜二親。木主畢。因正色危坐。召門人子弟言曰。吾將安靜以養。微陽父母之身。今得全而歸之。性學。隨續則在二三子矣。微笑而逝。學者稱同仁先生。其生時。宅傍先後產二麟。人以爲祥瑞云。

詹一麟

詹一麟字孟仁。南直婺源人。性本豪邁。學甚淳厲。言動一準於禮。補諸生。食餼就歲試。學臺極譽賞其文。以供論。發令補作。回稱不

記題目不敢欺心。學臺怒。乃降等抑之。孟仁恬澹自若。從海內諸有道訂正學脈。不憚跋涉千里。家故貧。取給筆耕。歲暮館歸。遇一人。受人責償。阮之怒。遂傾修脯助之。空囊歸室。如懸磬。不以介意。嘉靖丙寅。徵修郡志。從遊者日益盛。樂平太守軫光其高第也。學者稱東鏡先生。

胡用賓

胡用賓字晉卿。南直婺源人。少補諸生。試輒第一。嘉靖己酉。薦賢書。卽從鄒文莊呂中石諸公遊。透悟姚江良知之奧。而不詭于紫陽。丁內艱。疏食慕廬者三年。登隆慶戊辰進士。授樂清令。以父憂

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南

五經堂叢訂

雷妻子侍養。僅挾二簞頭往。日再食脫粟。每公出。裹飯蕭寺中人。不知爲官也。興利剔蠹。造士維風。四載以召行。掄條餘僅十六兩。行李一肩。士民卽潘簡肅祠祀之。額二賢祠。還南御史。巡按江西。獎廉去累。江甸風清。事竣乞終養。歸夜抱父足而卧。若被火。恐父驚。棒給以他故。躬負之出室。燼而父不知。父歿。哀毀踰億。不異喪母時。服闋起。補北臺。歷遷南太僕少卿。卽乞骸骨。奉特旨進太僕卿。致仕。嘗上疏請祀鄒文莊。倦倦崇躬行。證慎獨。救空談之弊。甚切。所著山間漫語。於中和真體。慎獨真功。體驗至精密。而儒釋真似同異之辨。更足以開世迷。又著有觀俗膚言。皆平實語。汪司徒

登原狀其行稱為純孝純忠至廉總目之曰憶憶君子

劉週

劉週江西萬安人為人好濟素惡間襄媒卑鄙事母李以孝聞重諸輕財諸焚券已責者甚衆晚間越中致良知之學脫脫服習建柳陂書舍以待學者後談學者言徑起喜頗悟陋持守墓然和之週兀兀衆中獨求寡過若已泯然已而言頗超者多踣踵相率槐屈而週總未嘗自多聞人過惡為掩覆弗忍出諸口也人以篤行稱之

李材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主

五經堂纂訂

李材字孟誠江西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兵部員外郎萬曆初出為廣東僉事尋轉副使以論學兼立功稍見忌於當路遂引疾求退精學問者十年癸未起官遷雲南參政乙酉冬督按察使管金騰兵備事值緬賊內訌洞蠻竄逆孟誠謂此可計開難川直搗密令把總寇崇德等乘金騰其交蠻果悔禍而反攻緬謀至令把總杜斌等間道會擊爰有遮浪之捷師還諸弁論功請賞有差而孟誠得權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丙戌春夏間事也明年丁亥以滇事為勘功者所奏上怒逮問諍者愈聒上持愈堅繫獄至六年刑部郎中高從禮奏曰材用箇攻緬不無開國之功據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主

五經堂纂訂

朱英龍

朱英龍字賓樵楚府宗室昭王六世孫鎮國中尉恩泉公長子少築其學堂延四方儒彥講貫其中江夏則有賀陽亨段煥然孫善長李文堂諸子黃陂則有武阜守拙兩黃子又與其弟賓桂賓樞互為師友年及三十有衡陽翁太虛朱陽曾金簡至楚會檄十五郡人士聚其學堂商確兄羅李氏止修之旨賓樵爰與往復印証舉廿年攻苦一旦豁然由是四方學士不貴虛語致摯躬修者咸奉之既而兩臺流其孝行神祖旨下嘉恩諱有詔建宗學博求可

揭申文自抵閣上之罪會按滇御史馮應鳳在地方廉得其實亦疏白之始得減死出戍遇赦得還時毫矣猶講學不倦四方學者尊為見羅先生嘗患世之學者每以朱王兩家格物致知之說爭衡聚訟其流至於身心割裂知行離叛為斯道病因揭修身為本一言以明孔曾宗傳所在欲使學者皆知反求諸身此其闢學大指自以為直扼一貫宗傳與足以劑救兩家偏弊者也所著有大

學古義道性善論論語大意松臺講義觀我堂摘稿教學錄經正錄等書行於世其門人成名者甚多有南昌徐宗溶字鏡源萬曆癸未進士仕至宮保尚書篤志講學宇內推為領袖著有易義陸

爲宗子師表者御史宋公賢從衆請以名應詔報可遂拜大宗正
居十五歲是宗協化數賢書念生母選配盧氏年屆九十拘倒
未月乃開闢數十里叩陳情上報曰念宗正綱紀諸宗多年多
勸其特月爾母盧氏爲寡人他不得比何又念宗正賜几杖馳
驛護送以歸歸而升母上壽人莫不手額稱孝實旌施病革倦倦
以盧母爲子姪嗚呼年七十一所著有河西務悟道詩四十首問
道書札若干卷

張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山東茌平人事父母至孝居喪哀毀骨立三年不
理學備考卷二十八張集

志

五經堂叢刊

御私室早歲得姚江之傳于顏博士倫屏去舉業深思力踐雖隆
冬盛暑不嫌不扇久而有獲嘗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
何慮何營又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慾慾自窒慾忿如沸釜
抽薪室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填壑愈難愈遠當助門人孟秋趙遷
趙維新獨與宗古游內名流道往山者往往紆軫請益督學鄒善
邵守邵汝芳西建昌院集齊尊諸生延之升席使爲山長以歲薦
任華陰訓導視邑象起什弭亂境內晏然歸之日士民遮道泣送
里居教授著有弘山教言時思縣有王牧者字汝謙領已西鄉薦
官溫州府通判一介不取與志仁友善辨析仁體往復數千言卓

有深諸東阿陳職邢文舉二子亦相與月旦聯會並著賢名

張元休

張元休字子蓋浙江山陰人總角時聞楊忠愍公諫死遂爲誄詞
慷慨泣下露襟父大奇之陸慶辛未進士第一入長翰林修撰萬
曆初元上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
不報久之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尋充經筵講官初父太
僕公營副旗某擊武定叛酋有功後中革諸革間時子蓋方舉於
鄉掖父萬里赴速自越如瀛復自瀛如燕未忘也通籍後遇上御
曆覃恩卽疏曰父冤請以恩及已者移復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

理學備考卷二十八張集

大

五經堂叢刊

前請忤旨格不行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居常念父功
罪未明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
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頓首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
有人乃朕子蓋故江陵所取士方江陵盛時不隨不激有以自守
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見張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若乃貴請爾
病請爾某卽死弗爲矣往至孝父侍父母疾湯藥非口嘗弗進比
卒喪製悉遵古禮事繼資崇佛諸敝俗捐異母弟二人恩禮隆
備身飯脫粟衣浣濯而賑施宗黨若不及學宗姚江然不空事口
耳端務以實踐爲基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

所論著與陸王意符者景觀之題曰朱子摘編學者稱陽和先生

劉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江西安福人。少時入吉安。爲青原遊。與夫語曰。昔之青原。挾妓酒。人歌新聲。達旦。自謂鄉公子。入迷。紀警聞之。惕然而懼。兩公子。即僉憲汝海。宮洗浚光也。時自東歸。歸。廖廖然以家學倡諸里人。調父入山。汝海試與語。喜動於心。歸而陳諸宋儒語。錄。堆案盈几。玩而三思。汝海退。與汝海心畏者久之。時周太守鶴。皇。諸士試得其論。大奇之。以爲真儒。再出入。聞遂魁江右。仍偕師友。以學相砥切。隆慶辛未。業入。主司以其策多橫激語。始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元

五經堂叢刊

置之江陵。聞而大怒。下禮部以飭多士。甲戌下第。遂抹其引。杜門不出。從遊者日衆。調父於諸先輩。淺生厭。深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聞其言機稍動。再謁黃安耿司農。得生。生謂易一語。始欣然信心。而於所創復禮識仁中道一德諸院。歲有常會。西鄉習俗。故稱他。至是皆化於其德。無一字更犯官府。南昌守范濬嘗刻其名。與鄧元錫。章潢。並薦於朝。調父卒。不出。卒年六十六。學者稱濬。先生所著。有山居草。山積草。大象觀。諸儒學案。賢奕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凡。畧語。測言。思問。編。何莫編。先正義方。禮律數要。明賢宗解。發江諸學。大學新編等書。

李天植

李天植字性甫。南直廣德州人。少聞良知之說。恍如夙解。復從鄒文莊諸公。商證融徹。中隆慶辛未。進士。授平陽府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疏數十上。皆天下大計。時江陵相嘗問。奪情議起。排衆昌言曰。異日謂羅一峰何如人。既吳公中行。趙公公用賢。又公穆。沈公思孝。及鄒公元標。先後具疏。有旨杖斥。遂上疏論救。備極詳懇。江陵患甚。計中之。無何有旨選淨身男子若干人。又力陳儒生進學數少。中貴選用大盛。兩事倒置。語及政府。益急。遂借年例出。分守江西饒南。值江陵議毀天下書院。阿意者欲併廢白鹿洞。膳田力

聖學備考卷二十八

張集

升

五經堂叢刊

持不可。且捐餼增益之。羣諸生講習其中。所興起甚衆。閱二歲。遷湖廣副使。鎮長寶二郡。延張太史元忭。講學。岳懋愷。陰兩書院。湖南人咸知向學。癸未。楚大饑。日夜籌畫。捐俸薪。及贖錢。賑之。全活無算。尋參政四川。調曹濮兵備。屢忤當道。亟引歸。累薦堅不起。卒年七十二。於易禮二經。皆有疏義。

方大鎮

方大鎮字君靜。南直桐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初授大名府推官。加意平反。一案至活百三十人。壬寅。拜江西道御史。以病乞歸。丁未。起浙江巡鹽。釐弊。免白糧稅。商民交頌。戊申。請告。壬子。按河南。

福府莊田四萬畝奉嚴旨比例執奏竟減其半且疏請儲講筵未竣而移病天啓壬戌起按京畿計臺資已閱二十餘年遷大理寺丞晉左少卿虛心評駁凡出死囚十三人奉命使蜀陞辭疏請經筵四事併請召用諸理學正人時憲臣劾南阜馮少墟兩公建首善書院於都門聚同志講學君靜與焉及還自蜀羣小方排斥理學毀書院兩公皆去位君靜並得同人於野遂乞休自號野同翁隱於白鹿山與門人講學不輟有詔起爲南京光祿卿不起難進易退始終一致天下高之嘗言性善徵諸仁義仁義根於無所爲而爲之心此爲至善此爲良知此爲窮理居敬作論六篇力排異

理學備考卷二十八

世

五經堂書印

蔡懋德

字公虞

南直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杭州府推官以廉平稱秩滿內徵同邑相國某以銓部相何公虞謝之止授儀曹郎崇禎初擢江西提學副使已歿歷浙楚齊豫寧前所至以勞績聞

嘗上疏勸學旨極剴切上知其才召對稱旨擢食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流寇警報疊至卽悉力防禦壬午冬方扼守河上忽北方震動遂整放勦王旋奉命扼防龍固癸未夏始撤防回省其秋闕臨河立拜疏南馳駐防蕭澤會督師孫傳庭以數十萬衆敗於潼關三秦瓦解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山西獨當之南北策應挫敗者再大將高傑復縱兵擾晉百姓苦之乃論以大義約束甚備至冬保德州告急馳歸省城守河道將閻警奔潰平陽遂陷公虞欲自將往援爲宗紳士民所尼爾守太原俄奉旨革任聽勘或勸乘此解任或移鎮候代皆不聽立誓衆死守甲申二月初賊大至屬

理學備考卷二十八

世

五經堂書印

步號五十萬公虞登陴禦賊殺傷甚衆裨將朱孔訓牛勇戰死已而城東南甬櫓砲裂焚燬風霾陡作對面莫辨公虞知事不可爲草遺疏藏衣幅間翌旦聞城猝破乃出遺疏投贊畫知縣賈士璋引佩刀欲自刺爲衆所奪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遂至書院三立祠南向自縊中軍應時盛在旁候氣絕亦自殺未逾月而京師陷矣公虞固爲良知之學而在江右梓胡敬齋居業錄以迪諸生在浙西與幾亭陳氏爲學問友問答累編不悖於正卒能成仁取義豈不偉哉南都賜諡忠貞錫特祠以應時盛附學者稱雲怡先生

附諸生遇試豈能不以得失為念然亦須知我自有命隨上蔡云
予未及第時夢人內庭不見神宗但見太子垂簾及釋褐而神
宗晏駕即余不肖賢者同榜已至白下蓋余初科舉夢父命汝當
與崑山陳姓未冠者同榜及至白下蓋余初科舉夢父命汝當
科舉乃余纔生之年也及登公車丙辰元旦私卜諸夢步呂
邑中額許二公額為鄉同年先致誠已放榜果姓白者當步呂
仙堂後學一歲得白頭人未幾何詳房考有姓白者當步呂
語諸生或放榜果得白頭人未幾何詳房考有姓白者當步呂
念為屋支未一自驗之耳爾卿象山先生應舉上嘗以得失為
知為屋支未一自驗之耳爾卿象山先生應舉上嘗以得失為
無益有損若此念打開見得說作神氣自然得矣故信命一者
不真可免於求聖人昂抑可以斬牽繫壯文勝於諸生豈小補
哉范師曰忠義公提督江西時齊文心八則皆以正文人之
心真有開風教茲錄其一以為奔競仕途貪祿功名而不知命
戒者

施弘猷

施弘猷字允升南直宣城人少即砥礪名行年二十六師祁門陳
文臺履解得聞良知之緒締六邑會四郡會十四郡大會聞一賢
人雖甚風雲必吐哺而馳之年三十七始刻諸生郡守西華金公
彌延入高齋五子社御史楊公表其於口理學醇儒已酉冬得疾
瀕危文臺為齋戒三日作祈命詞謂繼往開來不可無施子禱於
神願以餘年贖罪畢果愈未幾文臺應歲薦卒於京計至為位朝
夕哭服旁哀迎櫬邦上要高門會葬雲山創尚祠以祀終心喪三
年假館白下講道揚廬間有性習之辨性無善惡之辨無極太極
本末之辨又因門人吳允清允齡著問答一卷首性善篇次無惡
篇正宗孟氏撤無善無惡之障嘗辭嗣產開義塾置義田為亡叔
舉四喪嫁三女其費悉取諸典貸終不肯鬻義田施族賴之卒年
四十六鄉忠介志其墓所著中明子集諸錄行於世二子譽譽並
有學行齊字會省早卒亦著有語錄及集林集藏於家

蕭自巖

蕭自巖名和廣東潮陽人以主敬為學出黽念庭之門而最服魏
莊渠之教萬曆甲午冬高忠憲謫尉揭陽至潮特訪之自巖出念

庵諸書與觀之款以五簋盡祿繁儀忠憲將別請教自麓徐言曰
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得成就
耳既而與書極論敬一之義末謂學貴含蓄深固最忌洩漏某嘗
自思維只用功不密洩露太早敬為執事誦之無若某之徒者而
自悔也其門人陸梓明字古樵新會人居恒清苦澹然終日靜坐
或閉戶至經月不出偶訪學吳越間與嘉善吳子往為友是年八
月先偕子往遇忠憲於武林因謂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
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忠憲
肯之遂介其書以交於自麓焉

理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黃道周

黃道周字幼玄福建漳浦人不詳其師友淵源其論學大指不離
道盛及萬曆乙卯舉鄉試父曰吾願汝為良臣也為更今名少與
華鉦剡親文徐大用王孫雲輩結鳴合社以文章節義相勗勉而
潛心良知之學初署寧國教諭作廟祀考禮樂考二書示諸生又
上賢宮六議於學臺遷鉛山令謁易鵝湖書院晉守絳州申揭祖
訓彈劾宗藩之閭閻民以寧方半載左遷上林良牧署時魏奄
勢正熾附之者擬置祠上林我箴執不可尋轉順天判遷工部郎
董北河稱底績總河都御史請加銜久任魏崔惡之不報魏忠節

二

五經堂參訂

大中觀過張秋我箴為文弔于河干哭甚哀聞闔大怒矯命以東
林邪黨削籍崇禎改元起戶部郎首上賦役便民議奉命監海運
新太倉核省倉儲溢額二萬出守汀州值閩寇鍾成旺鍾凌秀嘯
聚汀之石窟巖我箴入境即倡義勇擊賊一捷於冠朝再捷于綺
岡賊遂遁未幾晉副使分守河東執政者以異已排擠遂歸歸而
鎮江守印司奇即漣城南郭築天心書院朔望設座請臨教巡撫
張公國維巡漕盧公世淮皆會郡邑博士弟子從者數百人一時
絃誦彬彬梓有天心說尤精于易著鵝湖讀易十二卷身忤逆奄
遭黨錮於剡復遷臨之義三致意焉辛年八十一祀汀州名宦

理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黃道周

黃道周字幼玄福建漳浦人不詳其師友淵源其論學大指不離
閩宗嘗言欲為姚江刮垢磨光則又自鑿一戶闢者自少耐攻苦
尚氣節為文典奧原本經術登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常除編修崇
禎庚午典試浙江轉右中允屢有建白為上所知壬申告歸乙亥
補原官丁丑分考會試隨具奏乞休不允時五日內繫兩尚書劾
玄疏請以喜怒以回天意再上求省刑疏謂方求言而建言者
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言極切直率遷左諭德兼翰林侍講
具疏自劾三罪四恥七不如再擢詹事府詹事與修玉牒充日講

三

五經堂參訂

官成寅楊嗣昌奪情視事抗疏劾之及召對與嗣昌爭辨上前犯顏諫諍不少退沮旁觀者莫不戰慄直聲震天下黜爲江西布政司都事未幾巡撫解學龍以地方人才薦上益疑爲黨併逮入京予杖百下詔獄解後之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徐仲吉相繼中救並杖戍既而罷官改周延儒再名與蔣德璟乘間勸解始得官赦出載命復官堅辭不赴後以抗節死於金陵之宣橋有中書賴莊蔡繼謨從死未死前閉一室中絕粒不食自求其筆者輒書孝經一章予之人甚珍之時當事勸降良切故特寬其桎梏而功玄卒不奪也論者謂其三黜不辭剖心一生強半廬墓國亡與亡聖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叢訂

實爲一代完節之臣所著洪範義月令明義緇衣集傳儒行集傳四種表述御覽其三易洞幾易象正孝經百種大滌函書榕壇問業奏疏文集刻行於世又詩經正春秋表正解齊環若干種藏於家學考稱石齋先生

附原集第十八卷總論

足錄以康熙壬戌刻於京江館次深自病其掛漏見例言中書出問世有謂不當續一人者以是錄人雖未備而續論已具欲搜盡羣儒勢固有所難能也然余兄輩之所及何忍輕棄且其言其行有間吾道可無表章乎有謂錄中某某當亟刪者蓋欲

尊一代文獻之傳則寧嚴無泛也然鄙意善善宜從長又降居儒林之例其等已辨何爲是紛更者乎有謂錄外某某當亟增者曰善鈞從衆未可執獨見而抗衆論也然一出入有吾例在與其失續貂寧失遺珠吾何敢用遊移而毀防閑乎於是取向所已見而姑闕與向所未見而遲至者選錄共得二十八人題曰補遺其次序一遵時代而學脉附辨其中焉讀者試合全錄觀之固可以驗吾之褊衷焉耳乙丑四月既望張夏識

王沂

王沂字子與江西泰和人幼讀孟子卽明義利之辨長從師受易

聖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叢訂

五

五經堂叢訂

有得徧研六經及濂雒關閩諸書旁通百氏蓄富察精於凡天人治亂之故皆能言之明履之確歲時葬祭悉循古禮燕處深嚴未嘗啓口談人過失而執範自然不繩削而合當洪武間辟舉皆不就之以平險易其操不以貴賤貶其節學者稱爲竹亭先生

許繼

許繼字宇修浙江臨海人兒時卽有大志以古賢哲自勉善賦詩玩心天人窮贖探微將博稽約守以爲致用之地與方遜志友善切磋商問病三年遜志每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先遜志卒卒時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之故云

程通

程通字彥亨。南直績溪人。少有至性。非禮不動。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學。洪武間。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府。妻子至。不相識。先是。祖父平。謫戍延安。至是。已老。彥亨乃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詞極懇切。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彥亨尋舉應天府鄉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史。從王之國。站難。起朝廷使人告急。彥亨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既入立。知有封事。指斥語。械詣京。

聖學備考卷二十九 儀集

太

五經堂叢刊

黃寬

黃寬字浩中。江西崇仁人。幼孤弱冠。始知學問。中更苦節。慕先正吳草廬之為人。自號曰希吳。與人談。每樂道吳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易尤深。恬然自守。不慕紛華。晚年卜居近郊。地極幽曠。遂課子讀書於其中。糧屢絕。意色充然。及卒。吳聘君與弼表其墓。

趙復

趙復字無疾。福建晉江人。隱邑之孤山。博通經史。不求仕進。泉俗冠昏之禮。率敝於侈靡。喪葬之禮。多壞於浮屠。無疾倦倦以古禮。

為之倡。人多化之。卒年九十五。門人私謚曰莊節先生。

張廷芳

張廷芳。福建晉江人。世居方山下。父謙齋。以文學召為石井書院司科。廷芳世其業。以講明理學為己任。冠昏喪祭。一遵朱子家禮。自號退密翁。嘗著易經十翼章圖。蘊義十卷。未上。卒於家。

潘府

潘府。浙江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終養不出。後以薦晉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少卿。致仕。府性至孝。嘗疏請天子行三年之喪。及至。至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有篤行。好著述。

聖學備考卷二十九 儀集

七

五經堂叢刊

鄉評重之。間論溫公不當廡祀。其畧曰。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其學無所不通。一時師儒賴之領袖。其居政府。尤有旋乾轉坤之功。惜乎所見畧偏。不無可議。如非孟子而好楊雄。則扶持聖教之功有歉矣。烈弱漢而帝曹魏。則羽翼聖經之功有愧矣。俾之從祀孔子。吾恐其進無顏。以見孟子。退則諸葛亮文天祥之徒。皆以無功著述。不得同享焉。其心亦將有不安者矣。持正論若此。嘉靖初。辛。巡按御史潘傲。為請乞祭葬。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可嘉。令有司量與營葬。禮部與也。著有孝經正誤等編。行於世。

劉開

劉開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家甚貧孝事其母母或怒則衣冠跪淋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必奔號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沒廬墓側哀經蔬食終其喪祭必齋沐半另婦奠獻一如朱子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嫁林少保後起留臺疏於朝曰劉開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不報御史宗愛知府陳效又薦之部校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人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饒以周其乏著有家禮考注

聖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人

五經堂泰訂

徐灝

徐灝字子淳浙江錢塘人正德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練達刑名敏詞疑獄必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明道晦庵之爲人素側儻不羈高論殊出人意表一變爲沉默簡重晉員外郎郎中就署內建潛心亭暇輒靜坐其間丁父憂服除起原官少宰唐公龍薦爲儀制司郎中嘗建議天下貴生得附試京府者爲令出守臨江夙興勤政五年不調考績行過家病卒年四十二少時嘗飲酒父誡之絕曰不飲及燕鹿鳴以未奉父命僅一舉解而已

父嘗患怔忡疾不帶衣者半歲父沒養母躬備甘脆家事必稟進止有第三人虞祿資財悉委付而均通之

陳交

陳交字汝同南直常熟人幼就傅同舍生有竊玩淫書者奪而焚之曰憤無壞人心術嘉靖初舉於鄉屢試不第授武康令裁驛費創疑獄散土寇之黨革溺女之俗全活甚衆改知興寧預薦當遷竟以念母引歸兩任自奉皆取諸家辭俸卻羨世未有也嘗以財產讓伯兄更厚植其孤歸之金卒業南雍時隣女奔之明日即徙其寓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冤獄爲白於當道釋之後以女爲謝正

聖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九

五經堂泰訂

王宗聖

王宗聖字汝學浙江義烏人由進士除興化府教授選國子助教正巳率人大司成古冲李公雅重之累官福建僉事倭寇猖獗調遣有功致仕歸築室縉湖之濱督學屠公禮聘講學於邑之明倫堂與邑令趙公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聞者推服著有濱河稿權政記太極圖跋等書行於世

許象先

許象先南直歙縣人諸生以聖賢為必可學父沒於淮奔喪歸葬三年不入內室有同門友為徽貳守禮待優渥皇本商以百金求為寬限族兄弟相訟贈以求理皆嚴拒不納嘗從呂涇野先生遊問答甚悉見涇野語錄中歸而潛心體驗率族人為家會講明正學母病旦夕侍湯藥必先嘗後進及母沒痛甚十月卒於苦次有司申請祀鄉賢祠

王獻蓋

王獻蓋字德忠南直歙縣人父兄皆顯宦德忠杜門自守以成父理學傳考卷二十九 張集 五經堂叢書 兄之德族有千金之產乏嗣以繼議及者引義不就自少希慕聖賢動循矩矱博覽墳典尤嚴心於三傳著為論說發明聖人筆削精意居常惟下帷授徒間以文簡公講學留都往師事之其學以躬行為先以經世匡時為務未及施而卒

張洪

張洪字子基南直無錫人曾祖愷由進士歷官樞密以廉正稱與邵文莊同年友善子基髫歲事陽湖邵公問陽明致良知之說及壯從方山薛先生遊疏勵學已乃亟稱孝子曰畢竟盤不過此老十八補邑庠二十食餼試輒是其曹晚預歲薦待選都下申吳縣

迎致邸塾甚嚴重之以是乞訓吳庠艱歸補休寧遷諭英山不藉

吳縣一言汲引其門人顧憲成允成兄弟官清要負重望從未向貴顯前一齒姓氏會休寧令祝世祿考績至吳下或告之大為嗟服語人曰其高品也性至孝友為諸生授經得寸絲一粟必以奉親逾壯母氏性嚴間予箠楚輒嬰啼受之每信歸必待寢榻下不入私室三任學職所至以多為教一三遷察壁曰靜中自念常憂國事裏居憂家遠家遂神醫與弟偕隱謀孫為樂及病革子楷請遺言三教人勿收拾多心吾儕致中致和實不外此薛文清讀書錄吾家祖業也宜付兩孫遂瞑壽七十二初號原雅晚年專意

理學傳考卷二十九 張集

士

五經堂叢書

徽寧改張齊學者稱損齋先生萬曆庚子秋子基年六十八視及門二顧子于涇上論學彌日因言邇來異說橫行始而侮朱終而侮孔其害真酷于戎翟禽獸遽掀髯起曰恨予不作魯司寇磔此奴于兩觀之下須臾飲盡一斗仰天而呼噫吁不已後叔時志墓而評著之然則二顧之學之正有自來矣

鄒觀光

鄒觀光字子如湖廣雲夢人四歲解諸書大義九歲補諸生十歲餽食十八歲舉萬曆癸酉鄉試第四人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與同榜顧涇陽先生友善以學行相鐵礪丁父艱歸三年間人無

得見其面起除銓部粗衣糲食每策羸馬入署手不釋書久之遷
郎中壬辰筭計事先發諸吏偽增減文書得拜官者數百人抵罪
部弊一洗及計典出黜陟公允越明年癸巳趙公南星繼之論者
稱雲夢計外高邑計內為天下兩絕時新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
尊古以上書訟海瑞冤幾廢黜季如獨拔用之有兩舉子以冒籍
被梏梏子如念是雖躁進律以無分民之義固無大罪遂自免之
歷四司所具疏上俱報可偶有所陳請不合即乞歸養母潛心正
學嘗歎曰今教化凋治家性命而人棄貧而議論愈精世趣愈下
維世君子惟當以躬行立教爰顏其講堂曰尚行精舍而屬涇陽
理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主 五經堂叢訂

吳瑞登

吳瑞登字雲卿南直武進人性淳厚為諸生熟於講授勤於著述
以貢授光州訓導薦入六館續修憲章錄大學衍義補獻閣下校
讐繕錄晝夜不輟致疾而終嘗與秦關王之士論學而合相與取
嘉隆以來正儒辨析新學之詞萃為一編而折衷以已說明嚴公
恕讀者識其為有德之言常守歐陽東風要諸賢修毘陵人品記

尤嚴於近人獨採鄉評錄雲卿傳入記中

薛敷政

薛敷政字以心南直武進人少偕弟敷教同稟學於大父方山先
生食淡衣粗為世家子所難後第十八年而後舉當萬曆甲辰東
林載建時敷教已在謫籍以心方滯公車遂共肄講林間居三年
成丁未進士除永新令砥礪清勤久之舉卓異入覲舉天下廉能
第一擢御史天啓改元奉差巡按四川會土司奢崇明殺撫臣徐
可求等攻陷慶諸郡是時兵權無主合省震驚以心馳入軍門
收撫臣勒印圖籍立題請左布政朱燮元為巡撫乃以便宜調動
理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主 五經堂叢訂

王永圖

惜焉學者稱純臺先生

王永圖字惟懷一字南宜與人父癸叙爲諸生時借無錫顧端文入郡守龍崗施公龍城社名齊志合以貢仕爲馬平令同邑若史孟麟吳正志張炳堃皆出其門惟懷年甫十四端文一見稱之曰此子雖道之之許妻以女獨至涇上親自課教之爰以錫籍補諸生肄食餼送十歲便高潛疾子應天鄉試甲辰從端文興起東林書院交字內賢與白齋學脈共爲學以潛泊爲宗旨信則在勿欺不爭四字送美州學正應選刑部員外郎會魏奄以冒功膺茅土封京官等意模倣之同列請署名惟懷笑謂曰吾若列名於是愧元祐石工多矣堅不許崇禎初晉郎中奄黨若五虎五彪理學備考卷二十九張集五經堂參訂

余玉節字聲子湖廣大冶人十齡應里選以答策該雅見重有司既長博覽羣書留心世務所居宮臺里在山谷中來問字請文者屢恒滿未壯膺貢中萬曆丁酉鄉試辛丑進士放榜日聞父訃慟

絕而蘇馳騎奔喪啜粥寢苦揮淚盟面行三千里無一人識其爲新貴服闋授戶部主事差權臨清關稅處脂弗潤僅求及額而止差竣空囊還家守先人田廬未嘗少益尺寸久之起刑部郎屬璫焰方張刑獄多濫獨能執法弗阿奸黨咸側目因力求補外得江右吉安府吉故鄒爾瞻居里方在籍講道聲子至則率治屬士紳赴白鷺洲書院從爾瞻析疑問難兼與東林衆正郵筒論學未幾逆璫矯旨徧毀天下講壇白鷺尤所拊斥催檄日數至又所在官紳爭議祠璫聲子念毀此立彼世道治亂攸分慨然謂僚屬曰先儒舊跡詎可滅也設有罪禍吾自當之耳竟寢閣不報吉人慨其

理學備考卷二十九張集五經堂參訂
嚴正亦遂無敢以祠璫請者崇禎初璫誅廷議將召用適妖賊狂逞徽北撫按爲地方擇人奏改爲贛州兵備參政專界以討寇之任衆官皆撫聲子獨主勦受事之日不別妻孥單卓就道訓兵練將清野足糧諸城守斥候號令賞罰方畧所布如宿帥然兵民始有固志不決月遂蹙賊壘討平之詳具佐度制勝編中捷聞擢都御史候代未上以勞疾卒於虔署自袍服關書外苟無長物同官入視者莫不歎息流涕學者稱振衡先生

汪康謐字淡衷南直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爲宗弱冠舉於鄉

萬曆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奸剪暴，不避權貴。晉戶部郎監草
場，步防有功。司庾臨清，值白蓮煽亂，為捐俸籌防禦。賊知有備，從
他境去。遷郎中，出守漳州。歎曰：「是紫陽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為
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侵，著為令。皆實心實政，數譴
積獄，全活多人。有汎海颶風者，七十四人，領將及僚佐，利其金，
誣坐為盜，竟其寔。益釋之。漳故有洋餉，上供外，歲羨數萬，亦纖
毫無染。崇禎第一推漳南，蔡繕題魏崔焄焄崔為同門友。嘗授
意招致，清哀不從。漳三載，迄不通一字。崔銜之大中丞，周起元
生駐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洵洵泣訴，濟哀泣謝之。乃聞其事，不
聖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五經堂泰訂

者稱鶴嶼先生。子鼎和，字公訓，事繼母孝。撫諸弟友，從學余少原。
鄉南星兩先生。崇禎間，以明經舉賢良方正。至京，上精鑒別防室
蔽二疏，皆深中時弊。尋辭官還籍，坐所居焉。文章堂日會友講學，
亦著有詩文，清讀書錄，發明小學圖義諸書。
熊祥延
熊祥延，字祈公，湖廣孝感人。弱冠補諸生，自念賦資寡鈍，不敢矜
敏悟，爰哀集曾子生平言行，編為一帙，題曰：希曾錄。朝夕展玩，母
病篤，額天請代。至嘗糞以驗平復。四方學者造門請益，每教之曰：
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者求仁，誠非弘
聖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五經堂泰訂

之始。擢第。祥永。出就試。嗣是。益有見於濂。維之宗。直接孔曾之脈。癸未夏。獻寇破楚。會郡縣悉潰。與戰失利。竟被執。脅之降。不屈。即大罵賊。而及於難。甲申春。有司具事狀。請卹典。值逆閹破燕京。事遂寢。後三十年。始祀鄉賢祠。著有弘毅齋集若干卷。藏於家。學者稱弘毅先生。

戴思孝

戴思孝。字永言。南直婺源人。少端靜。不逐羣兒戲。甫受經。輒通大義。弱冠。補郡庠。臺試。屢冠軍。與同邑十一子。締正社。以正學相勉。勵謂吾儕。居近紫陽。歷世未遠。雙湖雲峯。少原。登原。一脉相承。奉聖學。備考卷二十九。張集。太。五經堂泰前。

爲後死。不應聽其中絕。踰壯舉。明經。見當世已亂。遂棄去。以授徒。著書終其身。於經書大全。性理綱鑑。及經濟百家之言。靡不研究。其和。冠。事父母及繼母。盡孝。臨子第一。嘔笑不苟。雖盛暑不廢衣冠。庶幾某母貞子孝。爲特請於當路。表其閭。從弟怡孝。蚤世。無子。婦失靡他。爲立嗣。分羹給之。自少至老。皆古尚義。病中強起。自銘其木口。爾德不類。爾名未遂。讀聖賢書。有懷汲汲。越數日而華。惟以積行讀書二語。貽二子。年六十七。學者稱華清先生。著有四書解。聖經解。閩史隨筆。編年家訓。及文集六卷。藏於家。

儲澹

儲澹。字剛甫。南直宜興人。少爲諸生。有聲。受學於錢啓新先生。遂棄舉子業。專心理學。人以爲迂。獨浙江章宸。一見執弟子禮。無錫。驚湖華氏。延之。家。敬焉。崇禎初。巡按御史祁彪佳。同其名。請見。必欲得所著書。薦於朝。對前以疾辭。乃表其門曰。聖學真儒。所著有易疑諸書。

劉理順

劉理順。字復禮。河南杞縣人。萬曆丙午。舉於鄉。崇禎甲戌。中會試。上親閱對策。擢第一人。而改原擬李相首二甲。士榮之。復禮曰。王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吾志猶是也。授翰林修撰。居都下。與同年金聖學。備考卷二十九。張集。五經堂泰前。

公鉉。陳公龍正。考究身心。不厭往復。已卯。典試福建。其程式皆深於理學。癸未。分考禮闈。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讀。時內外交訌。閹獻分突。楚豫秦晉。連陷。宸逼燕京。復禮時與金陳二公。私宴之。甲申三月十九日。在園城中。聞召。肅衣冠入。平旦。門未啓。忽報賊騎入城。衆官相顧愕然。尋傳上崩于煤山。復禮撫膺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生不能出一奇。殄亂。致逆賊披猖。國家淪喪。臣之罪也。亟還寓北。再拜自縊。妻萬氏。妾李氏。子聖。歲庚午。及婢僕數人。死之。題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公踐之。吾何不然。既擗。魏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初復禮報狀。元鄉人題其門曰。

大從人願至是有河南賊數十人下馬入寓呼曰公君鄉厚德吾輩感恩未報今同來救護何圖公竟若此言訖相與痛哭羅拜而去是年恤贈詹事府詹事諡文正贈萬氏淑人皇清錫謚賜祠田若干畝康熙初丹徒張公九微提學河南有文表閣修墓併行祀縣查明子姓俱加優卹云學者稱湛六先生

李邦華

李邦華字孟剛江西吉水人萬曆癸卯與父諫同舉鄉試甲辰成進士令澤縣有能名置御史直言無隱奏減福王莊田趙之國巡按浙江聲望尤著嘗師南臯鄒公愛萬物一體之學故萃小文東理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五經堂

林者忌及之丁巳例轉山東叅議病免久之起廢籍為光祿少卿未任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尋入為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奄黨崔呈秀等欲舉諸名賢一網盡之作天鑒同志點將等錄皆列名其中輔高陽孫公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面奏邊事魏廣微倡言朝堂永宗興拜賜之甲李邦華名之來耳璫懼甚始言勸還鎮倪文煥遂疏論削籍謫戍嶺南崇禎改元起原官尋遷本部尚書已巳之變日夕諫京營兵焦勞備至然竟以是免已卯起南京兵部尚書去壬午起原官掌都察院事癸未南北告警大帥左良玉擁重兵有跋扈之形潰而東下陵京震動孟聞

先移檄正告動以大義開陳禍福約勿過安慶一步乃飛騎會皖撫發九江開庫銀十五萬以餉之遂得帖然翌日親入其營慰勞將士良三具檄觀立鵠首以見是歲獻賊破武昌駭及江右因上保東南聲援一疏上嘉納之會掌院缺特旨簡任凡大事大獄許不時入奏奏起天語多從其言甲申春寇犯關孟聞知勢危急有密疏請太子南遷撫軍併請水定二王分封江南立撤關宣兵入衛而主意則在發內帑待外援以戰為守君臣効死勿去上心走之以語泄羣譁不果行三月十九日旅聞城陷急叩大內闕門堅所不可撼趨拜文丞相祠返寓閉門書版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凝懇仍入祠繫帛信公坐榻自經而絕是年恤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皇清錫謚賜祠田若干畝學者稱懋明先生有子六人長士開次士國異母而特友愛以試事同舟行士國墜水溺迅急倏忽失所在士開欲救不能乃號哭赴水兄弟俱死先奉旨建坊旌表鄉人劉同升為之記

郭正中

郭正中原名字大來浙江海寧人萬曆乙卯副榜天啓甲子順天鄉試父業高忠愍得無欲故靜之旨崇禎甲戌著困學記丁丑謁

理學備考卷二十九

張集

草

五經堂

銓得四川廣安州漢人馬乾得山西代州乾親老不能遠離大來
援以椰易播之義力請相易未起推舉纂修曆法時言曆者四家
原設大統曆及同回曆別有西洋人湯若望為西局布衣魏文魁
為東局彼此攻擊言人人殊大來念諸法各有短長離合請會通
四家而求無差之定法西人欲三西法而以中曆為佐大來則欲
主中曆而以西洋諸曆為佐曰自堯舜迄今歷歲四千二百七十
四年其間修改七十餘次創法十有四家未有端從外教而毀棄
中法者故西人作崇頑曆書既成而頒朔仍行大統者皆其力也
大來雖在曆局不屑以史視自處慷慨論列皆天下大計首疏曰

理學備考卷二十一 張集

世

五經堂叢刊

月類食京師地震此冤獄所致宜因熱審之例廣為寒審清貴人
之獄先及罪宗再疏天下之亂由於貪吏欲懲貪吏莫若顯清望
名臣令其表率而察風厲有位因薦劉宗周李日宣黃道周華允
誠等又言餘政之弊官吏皆出頂首之金當令方正大臣保舉銓
司及郡縣官保舉胥吏則頂金可革及言衛所之軍宜隸有司民
壯之設非供役使上皆報聞惟論奏先備當麻祀者九人上以輕
議大典斥之戊寅六月抵代聞京師戒嚴請提兵入衛督撫壯其
言居一年自劾歸後起沂州兵備副使甲申乙酉間條上封事皆
四鎮輦所不便因被許奏尋遭閹粵不知所終

二十九卷終

理學備考三十卷 明以編刻

洪洞後學范鄆鼎參訂

山西省圖

明儒學案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泰閣
鄧縣仇兆熊手授

黃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
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
子罕鑿五丁之間道不假耶耶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矣
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笑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夫先儒
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五經堂叢刊

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
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
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
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為一閭之市可哀也夫義幼遺家難先師
山先生視義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矍矍夢奠之後始從
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已酉昆陵鄉仲昇來越
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義送之江干仲昇執
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
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為通融義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

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義叙其節要義終不敢是則仲昇
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義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
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
家未嘗以情愷精神目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
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
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衡之鐸後人但持瓦礫樛杓隨意取之無有
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兩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
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
學案宗旨雖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王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二 五經堂卷訂

仇原序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大顯明初得宋儒之傳者南有方正學先生
首倡浙東北有薛敬軒先生奮起山右一則接踵金華一則訶聲
月川其學皆原本程朱者也獨天台經嗜難之餘淵源遂絕自康

齋振鐸於崇仁陽明築壇於舜水其斯道絕而復續之機乎當時
從學康齋者有陳公曰沙而其泉之隨處體認天理足以救新會
之偏其鑽緒姚江者有龍溪近溪而東廓從戒懼克己念慈從無
私謙仁亦足以糾二溪之謬就兩家而論曰沙之靜養端倪非則
周子主靜之說乎陽明之致其良知非即孟子良知之說乎然而
意主單提說歸偏倚遂起後來紛紛異同之議耳雖然曰沙之學
在於收斂近裏一時宗其教者能淡聲華而薄榮利不失爲闡修
獨行之士若陽明之門道廣而才高其流不能無弊惟道廣則行
檢不修者亦得出入於其中唯才高則騁其雄辨足以驚世而惑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三

五經堂卷訂

人如二溪之外更有大洲復所游門石簣諸公舌底翻翻自謂探
幽抉微爲說愈精去道愈遠程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此其
似之矣後此東林學興若涇陽景逸諸君子皆足以維持道脈而
龍山劉子一生用功惟在慎獨則孔孟程朱之學合而爲一其有
補於陽明非小矣吾師梨洲先生纂輯是書尋源析委別統分支
秩乎有條而不棄於敘傳之後備載語錄各記其所得力絕不諱
己意爲去取蓋以俟後世之公論焉爾獨於陽明先生不敢少資
微詞蓋生於其鄉者多推尊前輩理固然也先生爲自安忠端公
長子劉念臺先生高第嘗上書北關以報父仇又抗章留都以致

姦相少而忠孝性成。則隱居著述。學問人品。誠卓然不愧於諸儒矣。是書成於南雷。刊布於北地。亦可見道德之感。人不介以乎。而賈君若水之好學崇儒。真千里有同心。夫康熙癸酉季秋。受業仇兆鰲。頓首拜題於燕臺邸舍。

賈原序 節錄

明儒之學多門。有河東之派。有新會之派。有餘姚之派。雖同師孔孟。同談性命。而塗轍不同。其末流益岐以異。自有此書。而支分派別。條理粲然。其於諸儒也。先為敘傳。以紀其行。後採語錄。以列其言。其他崛起而無師承者。亦皆廣為網羅。靡所遺失。論不主於一。

理學備考卷三十 賈集

五經堂泰訂

家要使人盡見其生平。而後已。學者誠究心此書。一披覽。同即有以得諸家之精蘊。而所由以入德之方。亦不外是。其間或純或駁。則在學者精擇之而已。嘗慨前代所編性理大全。極有功於後學。但於有宋諸儒。採之未備。而皇極經世。家禮。啓蒙。律呂。新書。潛範。皇極內篇。本自別行於世者。亦復混入其間。殊覺繁而鮮當。他日有人彙宋元諸儒之說。倣此體而重輯焉。寧不更快人意耶。康熙辛未歲仲夏月。故城賈潤謹題於南村書室。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請

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閭閻。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撥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祿。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闕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親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畧。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

理學備考卷三十 賈集

王

五經堂泰訂

燈取影。杜牧之曰。尤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尤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鼠絲。無不畢集。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闕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蒼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鈎元。未嘗襲

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資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問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全詐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種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魏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日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裳

六

五經堂新訂

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尚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即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即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范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

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義識

學案總評

朱子取周程張子之說純粹以精者輯爲近思錄直與四子書並重天壤其言行錄一編又推而廣之不專主理學中人後儒復有理學言行錄而淵源脈絡更爲詳明矣近日熊先生學統別擇嚴上倣近思錄也梨洲先生學案舉有明一代儒者懿行嘉言無不備載其猶理學言行錄之意歟

朱陸異同自宋已然至姚江上宗象山原與紫陽別派其尊濂溪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裳

七

五經堂新訂

明道而抑朱子未免喜上達厭下學孔孟教人恐不如是陽明嘗有詩云影響尚疑朱仲聯支離羞學鄭康成將朱鄭同類並稱何其疑人不倫歟噫朱子之學傳至金王何許而人品學術中正無疵姚江之門不數傳而波倒瀾頽說者不能不歸過於發軔之初矣

明初諸儒如方正學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其學一本濂洛關閩未嘗獨闢門戶至白沙陽明專求心學重內輕外其說雖足以救朱學末流之弊但萬曆間禪學盛行亦二公有以潛啓其端也學案於姚江一脈載之獨詳而是非得失亦辨析不混蓋就其說以

攻其隙靡不致貽誤後來此作者苦心也愚意前輩諸家當稍從增益後來稟說紛紜當大為裁損日者衰病連年未遑從事一仍其原本不敢稍有進退也

先輩之學主於躬行故語簡當而切實後來學主心悟故其言微妙而空虛讀龍溪近溪數公之說言性言心幾於杳冥恍惚茫乎不得其畔岸故知夫子罕言性與天道早已防其弊矣蓋言之而適人揣測疑似不如俟人積學功至默粹性天之為愈也陽明疑朱子格物致知為求之於外因攝格致於誠意傳中謂意之發動有善有惡其知善知惡者即是致知為善去惡者即是格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八

五經堂藏

物並知行為一本弘熾夫俗學之支離豈知明善窮理聖賢確有成說易得概從而抹却耶虛齋據宋儒葉董兩氏謂格致傳文錯在聖經當捉物有本末一條為格物致知之功提知止有定一條為物格知止之效刪去兩條在聖經則八目直接三綱中免間隔在傳文則格致復見原本可免補傳向使陽明留心虛齋之論亦不必自闢盤叢作驚世駭俗語矣朱子釋大學以誠意為心之所發看得意字稍輕劉蕺山以意為心之所存看得意字特重若誠意而但制防其發動之端則猶在萌芽上用工尚非切要根本惟將誠意為心中主宰自始至終皆

此真寶之意縮攝乎其中則心無出入而常正矣致知誠意為聖學兩關經先儒提明足為千古漆室一燈

黎洲先生著作弘富其南雷文集久為海內誦法外有明文案二百四十卷又續選百卷一代精華盡萃其中愚意學案尤關人心世道故亟命兒輩鈐梓以永其傳聞先生別有朱元學案已經脫稿藏在越城安宅巷先生家若得此書再刊上承道脈更為斯文盛事淵荒野鯢生杜門不與人事唯有尚論古人以樂餘年願心長日短猶恨過時後學不能窺前賢之堂室耳

故城賈潤識

九

五經堂藏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總目 原本凡六十二卷

河東學案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侍邱張自在先生鼎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司務呂槐軒先生濟
李正立先生挺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文簡呂涇野先生栴
張石谷先生節
郡守郭棠泉先生郭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三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崇仁學案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鄭孔明先生仇

理學備考卷三十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白沙學案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通政張東所先生詔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徽君王泰闕先生之士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謝西山先生復

○胡鳳儀先生九韶

十

侍郎余劄齋先生祐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謝天錫先生祐

運使史樞堂先生桂芳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附錄牛圭。王司典

浙中相傳學案

郎中徐橫山先生爰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宗伯黃久菴先生綰

主事陸元靜先生湛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理學備考卷三十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儒將萬鹿園先生表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朴

江右相傳學案

文莊鄭東廓先生守道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縣令劉梅原先生曉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克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郡守李彭山先生本

○布衣董蘿石先生濤

司寇顧若溪先生應祥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十一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附子養 孫德瀛 德澤 德家

○貞真聶雙江先生豹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梅川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剛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榮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藻邵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瀟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阜先生元標

。給諫羅巨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聖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演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主 五經堂叢刊

南中相傳學案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股先生豫孫

楚中相傳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戴開齋先生元亨

北方相傳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粵閩相傳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村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主 五經堂叢刊

泰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王東崖先生樂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同

。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濟園先生竑

。尚寶潘鑑公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岡石贊先生聖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瑋
。甘泉學案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瑞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諸儒學案上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五經堂叢刊

文正方遜志先生季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政曹月川先生端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五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遜

布衣陳剡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虞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銳

文定何柏齋先生瑯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和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澤皋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涯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副使顏冲宇先生齡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五經堂叢刊

。盧冠巖先生宁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臺長曹真子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東林學案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澤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五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敦教

侍郎葉國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楠

光祿劉本瑞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麟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葉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周游門陳幾亭劉念臺三先生
原傳既入十二卷不贅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去

五經堂泰訂

即鼎知有明儒學案自康熙戊午始也戊午

朝開薦典首及黃黎洲先生黃宗先生年老力辭當路取其所著學

案抄本進

呈卷帙浩大尚未授梓四海之內各可得而閱書不可得而見余

從黃葉岡先生借抄大畧以補拙選所不逮星是一班且未

能寬庚午臘月喜得仇澹杜先生諱光惠寄總目既授之梓日

夜渴思全書會倩役抄寫先生辭以付刻未竣甲戌二月仇先

生特遣內弟姚年臺諱啓枉駕敝廬手授全刻膜拜而受感深

百朋小刻得此其於有明三百年名儒庶幾告備矣

小刻理學備考始康熙戊午其時發凡則曰辛集本傳原無語

錄孫集本傳之後附以語錄多寡不一余于語錄盡刪雖係辛

集爲例竊取吾夫子躬行未得遺意既而思之六經皆聖賢之

言故于康熙庚申十月復有廣理學備考之役所載語錄詩文

皆名儒之言也先行後從本末昭然諸者自能鑒原

辛集派出程朱是爲小刻領袖孫集學兼陸王可作小刻討論

猶恐後起君子折衷權衡或有未備之嘆此余三十年來博訪

遠求續補至再至三而猶未已熊先生學統張先生龍圖錄黃

先生學案三書予得最遲故所收有限止檢小刻之所無者闕

理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七

五經堂泰訂

照曰次以別之非敢進退三先生也原集序例目次各依舊式

仍不失三先生編輯初意

乎案一書案兼乎斷而止曰案此黃先生謙詞也但恐不善讀

者疑其各實不符予于斷多僭刪折衷權衡一以俟諸君子一

以待小刻備考之名實焉耳

康熙甲戌閏五月

范鄒鼎識

集凡三十四卷彙編苦心詳前自序凡例翻於茲識中得八

字訣曰先行後從此家大人刻兩種備考意也曰領袖討論

此家大人讀兩種備考意也敬括以質高明另翻附記

明儒學案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樞樞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議。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

聖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太

五經堂叢刊

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論正德初致仕已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戶部尚書震濂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心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微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三原學案

開學大樞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士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端毅王介菴先生恕

王恕字忠貫號介菴晚號石渠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先生志在經濟出爲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超拜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爲左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於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領之果平寇亂又平湖廣劉千劬石和尚榜論流民各使復業毋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

聖學備考卷三十 黃集

尤

五經堂叢刊

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爲奸利先生遽入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巡撫南畿興利除害三吳自設巡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耳中人玉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有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貪練爲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訐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劾妖僧繼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免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望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

尙書致仕孝宗卽位召用爲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牢加幣從之先生重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鼎主事李文祥十餘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爲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暫輟講籍卽言天子方問學奈何阻其進怒請非是先生惶恐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凡中官倖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爲裁止雖上已許必固執也丘淋以禮部尙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尙書之次辭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計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爲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

聖學備考卷三十一

廿

五經堂叢訂

三十卷終

聖學備考卷三十一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坡一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齊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叙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樵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妻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問康齋在臨

聖學備考卷三十一

一

五經堂叢訂

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聚賢也聰明性聚一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僮僕遂爲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自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

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退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為事所著目錄四十卷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為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為家禮以禮記為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釋朱論則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為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為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景著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二

五經堂恭訂

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嘗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為最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口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承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月曰元公純公皆皆月卒予何憾時弘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諡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姓其女嫁為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絀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深相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為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曾舍不能容其弟子有

架木為巢而讀書者

胡鳳儀先生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哺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齋粥三廚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淳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驛志矣成化初卒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三

五經堂恭訂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弊槩工夫全在涵養喜怒哀樂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為意其高風之所激遠矣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真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閭閻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常輸糧於縣令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復拱手如前令怒管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猷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管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無先生其產縣令鞠之先生操筆直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戶牖白沙與之論詩謂其具眼背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即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遑二十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四

五經堂藏書

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問出門則遠近國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慧之事世多附益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胡謝祐不失

謝天錫先生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並日而食襪不掩履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井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元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矣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五

五經堂藏書

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倚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耶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鄭定宇

以爲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卽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反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和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義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聖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六

五經堂叢訂

許半圭先生璋

許璋。字半圭。越之上餘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白袍草屨。一食而出。欲訪白沙於嶺南。王司與送之詩云。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至楚。見白沙之門人李承箕。謂大崖山中者。三時質疑。問難。大崖語之以靜坐觀心。曰。拘拘陳編。曰。居敬窮理者。予不然。廖廖虛跡。曰。傍花隨柳者。予不然。固象無形。求長生不死之根者。予

不然。先生亦不至嶺南而返。陽明養病洞中。惟先生與司與數人相對危坐。忘言冥契。陽明自江右歸越。每訪先生。菜羹麥飯。信宿不厭。先生歿。陽明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先生於天文地理。壬遁孫吳之術。靡不究心。正德中。嘗指乾象。謂陽明曰。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於興邸。其占之奇中如此。

王黃舉先生文輟

王文輟。字司輿。號黃舉子。越之山陰人。七歲時。拾遺金一銀。坐待失者歸之。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勵志力行。鄉人咸樂親之。讀書多自得。不牽章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間者。怪之。惟陽明與之友莫逆也。陽明將之南。輒先生語其門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問其故。曰。吾觸之不動矣。其後先生歿。陽明方壽良知之學。時多訕之者。歎曰。安得起王司輿於九原乎。

聖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七

五經堂叢訂

浙中名傳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地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推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實講詞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墟。字廷淵。號栗齋。初師王司輿。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考羣經。慨然有悟。以爲孔孟的

倚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
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
說其與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
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
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謔為好詩
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特地來謂蔡自
石沈占林龍溪石屏也范引年號牛野講學於青山從遊者頗
衆夏淳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
根大機之說復吾曰指其靜為天根動為天機則可若以靜養

聖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充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橫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文
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
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三先
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旭溪返橫山則同
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真一時之盛事也橫山為弟子之首遂以
兩先生次之蔡宗充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人鄉書十年而
取進士爵為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為當道所喜輒棄
去文成以為歸計良是而傷於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病行則形迹
泯然獨為君子而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已教授諸田
復不為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往講龍場橫逆之加日至迨
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塘塞排遣竟成空
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言遂自以為忠乎穆教南康入為太學
助教南考功陞西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祇兄外
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
御史以天下為己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
騁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
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愛衆親仁二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愛衆
得來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檄之入閩先生曰是之爲不知務不應召名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濶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壽節不宜殺於興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請捐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寢奪得轉蘇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中時鄉東廊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廊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鑄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農文名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十

五經堂參訂

著法別傳總百二十卷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朱邵分爲羣皇之易文周之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變象占一切不言則過矣至大傳則以爲秦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也春秋私考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損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惑於子貢之僞傳如以定之方中爲梟風謂春秋書城楚丘不言城衛以內詞書之蓋舉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驟北三千與駟篇恰合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著法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爲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既以大傳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十

五經堂參訂

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爲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過也間有疑先生長沙之政及家居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張陽和辨之矣黃先生名書曰業而兼用斷此類是也

布衣董蘿石先生溪附子敬

董溪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話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塲以爲此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

之門則虛此生已因何素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言
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贊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
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海耳吾從吾之好自
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襁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
歲於苦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問道其悟道器無
兩費際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
知先生辨之否也

董穀字預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
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抵牾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圭 五經堂參訂

不妨多問為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為碧里疑存然而多失
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
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為
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
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抵與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
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
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恍惚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
先生之書以為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之為禪學乎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
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
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為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
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敵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
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
乏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
已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
名言齋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成名先生言名無罪
出為福建參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圭 五經堂參訂

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
耶則其為意亦至矣

中丞張浮學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學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
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
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
稱為敢諫出為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
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
之門以戒懼為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慈辨

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闕正學書院。與東廓念菴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函

五經堂

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遇。書守者以閉。王大怒。謾遣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詔。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官。侍臣所進青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謫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曆間。贈禮部尚書。諡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

實地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比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參議。陞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叅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叅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回籍。萬曆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固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主

五經堂

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誦。謂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歌楚倅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久之。寄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孔。其立之的乎。孔子善射。御在簡行。無轍迹。故曰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倅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謂之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

後數年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悅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日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
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贊不付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
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贊始折節向學皆晨起候門
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贊信向益堅語人曰
徐公鉗錘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
復弄矣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志

五經堂藏

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公天叙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
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
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叅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
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
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
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
武陽陸路七十里輪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還泰俱有沙
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
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甯海運舊路於

是並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
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
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
色一石而當二石是爲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
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糴集京師荷
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邊陲
其他利弊纖悉萬全舉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
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軍
用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荆川嘗言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志

五經堂藏

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
物也爲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
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爲格物龍溪指物爲實先生
指物爲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初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
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
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嘗有辨矣
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
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
鹿園降却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園也戚南玄與先生遇戲曰鹿

園名為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玄名為宗。僑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點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為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及河運艱滯。以先生為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段試之。而效其後。為官所阻。而罷。葛曆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為不已之命。在人為不息之體。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太 五經堂叢刊

江右相傳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原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扶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

貞裏弄雙江先生豹

弄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道賦。修水利。興學校。歲存齋於諸生中。名入為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為蘇州知府。丁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閘練卒。先事以待。寇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為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遣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笑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既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為宗伯。因薦先生。名為巡撫。薊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開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而止。尋陞尚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蒲視師。朱龍禧請釜田賦。開市。船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為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世。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諡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澁。上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非以斬人之信已心。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為之惕然。陽

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錫而翼也。陽明既沒。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窗。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為誼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王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執難端。先生一一申明之。唯羅念菴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胸襟。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江

理學備考卷三十一 黃集

才

五經堂

之言是也。徐學謨識餘錄。官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即依稿具題。按議小編。先生勸嵩自請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語。不辭而自明矣。原載聖朝名世考。卷八十三。卷目太畧。故重錄此。

三十一

理學備考 卷三十二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峯。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世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至夜分。不能就寢。謂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而好之。反躬實踐。唯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稟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為鵠。操存克治。瞬息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戒而乎。道存目擊。外艱既除。不應科目。華亭為學使。以貢士徵之。不起。雙江主於歸寂。同門辨說。動盈卷軸。而先生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已發。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以學而能。以慮而知者也。凡此所言。與雙江相視莫逆。年八十。猶陟三峯之巔。靜坐百餘日。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為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一

五經堂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為邑諸生。即以希聖為志。

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
弊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復峻拔。丁外艱。蔬水
廬。慕服。不復應試。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趙淵下
檄。屬邑。迫之上道。先生入見。淵未離席。即卻立不前。淵亟起。迎之。
先生以棘閣故事。諸生必免冠袒。而入。失待士禮。不願入。御史
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閣。免其簡察。擢楊先生得
中式。已授詩寧教諭。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年八十六卒。陽明
亡後。學者承襲口席。浸失其真。先生怒然憂之。謂夫人生有性
有命。性始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先生著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二 五經堂叢訂

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泉素持元虛。即今有向裏
著。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雙江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闥之嚴。
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攖其鋒。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
此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果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弟形如
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壘劉梅源。見陽明
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清苦。不以爲惡。陽明見
之。顧謂諸生曰。此生清福人也。於是語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三 五經堂叢訂
不可以爲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陽山知縣。邑多盜。治以沉命
之法。盜爲衰止。旋示以禮教。變其風俗。入拜福建道御史。世宗改
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御史以先生爲首。先生曰。此當
諫。不當賀。在廷以危言動之。卒不可。中官持章奏至。故事。南面立
各衙門。北面受之。受畢。復如前對揖。先生以爲北面者。重章奏。非
重中官也。章奏脫手。安得復如前哉。改揖爲東向。無以難也。相
欲親之。先生竟引疾歸。徐文貞當國。陪推光祿寺少卿。不起。築雲
霞洞於三峯。與士子談學。兩峯過之。蕭然如在世外。先生曰。境寂
我寂。已落一層。兩峯曰。此徹骨語也。自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

生爲歸東至岱宗南至祝融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焉殘冰刺雪柱杖鏗爾陽明所謂清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知之不倚於觀聞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焉盡矣由先生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異於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朱學門戶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深辨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爲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四

五經堂集訂

劉秉監字遵教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父宣工部尚書先生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歷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遷大名兵備副使以忤巨奄逮繫詔獄得不死謫判韶州量移貳潮州知臨安府未至而卒河南之俗惑鬼多淫祠先生爲文論之曰災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僚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稱行奸人惑衆必爲報應之說非明府力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事兄甚謹俸入不私於室先生初學於甘泉而尤篤志於陽明講學之會匹馬奚童往來山谷之間儉約如寒士母夫人勞之曰兒孝且弟何必講學

先生對曰人見其外未見其內將求吾真不敢不學歿時年未五十劉三五評之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印山早勵名節烈烈不挫至臨死生靡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

王釗字子懋號柳川安成人始受學梅源東廓既學於文成嘗爲諸生棄之栖栖於山巔水涯寂莫之鄉以求所謂身心性命蓋三十年未嘗不一日勤懇於心善不善之在友朋無異於已逆耳之言時施於廣座人但見其惻惻不以爲怨皆曰今之講學不空談者柳川也時有康南村者性耿介善善惡惡與人不諱嘗酌古禮爲圖撫善行爲規歲時拄杖造諸大家之門家家倒屣以迎先生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五

五經堂集訂

視南村如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其身非矯也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舉爲新寧令見陽明於南京遂稟受焉陽明贈詩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真機歸集同志爲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爲之五丁也先生下語無有枝葉嘗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當云學不聖人死不休耶學者舉質鬼神無疑先生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偽不可欺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陳九川字惟濟號明水臨川人也母夢吞星而娠年十九爲李空同所知正德甲戌進士請告三年授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先生與舒芬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世宗卽位起原官進禮部員外郎郎中以主客裁革妄費羣小恨之張桂與鈴山有隙誣先生以貢玉餽宏使通事胡士紳訟之下詔獄拘掠謫鎮海衛已遇恩詔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如台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失聰書札論學不休一時講學諸公謂明水辯駁甚嚴令人無躲避處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先生自請告入虔第陽明卽自焚其著書後凡再見竟所未聞陽明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六

五經堂叢訂

明歿往拜其墓復經其家先生自敘謂自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始從念慮上長善消惡以視求之於事物者要矣久之自謂淪注支流轉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爲不落念慮直悟本體矣既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中恆致廓清之功使善惡俱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翳若見全體炯然炳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卽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纔是無善無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絕四正派應悟入先師致知宗旨矣及後入越就正龍溪始覺見悟成象恍然自失矣與師訓聖經矛盾倒置

知解兩不湊泊始自愧心汗背盡掃平日一種精思妙解之見從獨知幾微處嚴謹緝熙工夫纔得實落顧念菴銘其墓猶云良知卽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是未辨先生之宗旨也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知松陽縣入爲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十年召王瓊爲冢宰南京御史馬敏等劾之下詔獄先生疏救亦下獄拷訊尋復職明年慧見東方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七

五經堂叢訂

先生以爲應在張孚敬乎敬疏辨先生受杖於殿廷死而復蘇乎敬亦自陳致仕慧果減越月改汪鉉爲吏部尙書先生又劾之又明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書職名下獄先生以爲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先生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上訝其不死杖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永嘉復位始以京察罷先生居鄉情味真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稱其說以教家人其偶然者流爲方語而深切者垂爲法言曰魏水洲云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早潦則問採先生因而付之各畢所願問里顧化爭訟亦息人有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兒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

中相賀以爲瑞。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管。必以奉先生。其爲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父易慮。士大夫永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智愚疎戚萬有不同。孰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諒其子孫曰。予平生使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欲迷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隆慶改元。晉太常少卿致仕。萬曆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八

五經堂叢刊

則精。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舉鄉試第一。尋卒。水洲言。吾夢中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方嚴如此。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爲諸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鄰。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溪過而見之。曰。腐儒亦爲是耶。先生荅曰。吾等爲學。未嘗擗板。汝自不知耳。龍溪於是稍相暱。就己而有味乎其言。遂北而陽明。稽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灑脫。龍溪工夫懶散。則戒之曰。心何不嚴懷。其

不爲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作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內喪。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陽明日。二子可謂執事敬矣。歸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王門之學。疽發背。醫欲割去腐肉。不可。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卽是理。孝無定法。親之所安。卽是孝。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元遠。不如先生之淺近也。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彰南兵巡道事。改川南道。陞尙寶。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九

五經堂叢刊

司少卿。歷太僕光祿。隆慶辛未。出爲陝西叅政。乞致仕。萬曆辛卯。詔起貴州叅政。尋陞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致仕。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峯。刻意爲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怠。終不敢自以爲得。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真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遷性爲宗。研幾爲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流一壺。王學賴以不墜。先生謂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

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論當先生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真之處。剖判得出。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說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即所謂性中只有個性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又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十

五經堂集

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蓋佛氏以氣為幻。不得不以理為妄。世儒分理氣為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非先生豈能辨其毫釐。即高忠憲曰。塘南之學。八十年磨礪至此。可謂洞徹心境者矣。

叅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名為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為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邇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積丁憂歸。萬曆甲戌起。朝廣泰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愚機忘世。無以深造。遂乞休。死。邪

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峯在焉。即師事之。間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王時松。劉爾松。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為會青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實輩盡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為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迹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敘為學云。弱冠。即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強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士

五經堂集

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為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況有辨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肯之。入仕後。交遊頗廣。問見議論。遂難力。淺心浮。漸為搖眩。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叅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解悟。見謂弘深。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處。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杜門靜攝。默識自心。久之。一種浮妄熱鬧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個正思惟。隱隱御吾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

澄廓然邊際。與常念不同。日用動靜。初不相離。自是精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靜神恬。耳目各歸其所。頗有天地寧冲。然太和氣象。化化生生。機皆在我。真如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為佳境矣。先生深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先也。蓋深見乾元至善之體。融結為孩提之愛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泉長胡廣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為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叅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主

五經堂叅訂

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叅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駢蕩。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即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胡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為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慨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

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疎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辛卯九月。吳門為首輔。新安山陰具揭。請立太子。列吳門姓氏於首。上怒甚。吳門言不與聞。特以閣中故事列名耳。時先生以禮科給事中。守科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主

五經堂叅訂

得本上疏。糾之遂謫歸。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臯講學。南臯謂先生斂而善入。衆人所却步。躊躇四顧者。先生提刀直入。衆人經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闢其奧。然觀其所得。破除點點。以為一念既滯。五官俱墮。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野史言吳門殺其子求南臯立傳。南臯為之作傳。先生大怒。欲具揭告海內。南臯囑申氏弗刻。乃止。按吳門墓表。見刻南臯存真集。野史之非。可勿辨矣。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為御史。劾仇鸞。擁兵居肘腋。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分宜

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使視
建學政陞參政入為太僕大理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史建表忠
祠祀遜國忠臣表朱忠臣楊邦義墓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華
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解
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南中相傳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元
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
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

聖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五經堂

五經堂

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燕精舍新安有程氏世
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廂南野善
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眾畧載其論學於後其無語錄可考
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
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為龍谿失貴溪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
州南元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為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
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為會於安定書院誦學者千聖之學不外
於心惟枯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在
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即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

聖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五經堂

五經堂

案南元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為害不淺龍谿為
之愧謝南元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
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
其軍因束修為弟子擢為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鉉大學士張
孚敬下詔獄會審鉉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
貢安國字元畧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
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君莫把金鍼度與人吾
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即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
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
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鰲
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為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
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
是不執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即曰寂不果於物即曰樂無有
無始終無階級倪焉日有草草終其身而已沈龍字恩長號
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叅議師事受軒受軒
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盡往從之於
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
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

胃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叅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龍谿主之式祕圖楊珂之閩非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戶部侍郎諡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幹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禔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谿龍谿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見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闕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見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榮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詩書即能了了夜間鷄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鷄初鳴咸鹽漱今鷄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爲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

山龍谿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肩曉之門能轉移人心章時覺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叅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樸以爲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號汝衡字敘卿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兩之遂有省浸浸審入有妄子以陽明爲詭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留守衛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妻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尙書受業荆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解通爾雅爲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官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贊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卽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微傾汗決重襟謂門人咸隨領陞聖而不知公方厘理過恆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谿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轅空同謂先生傾心北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太

五經堂叢訂

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流接轡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探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爲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偽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偽爲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卽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稿滅非良知也安得

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爲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也嘉靖乙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勲調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翰林編修不欲與羣舉爲緣告歸羅峯恨之用吏部原職致仕皇太子立選宮僚起爲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先生與念菴浚谷諸於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上大怒奪職爲民東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畧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卽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以爲

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黃集

尤

五經堂叢訂

禦島喬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陞太僕寺少卿右通政未上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勦三沙賊江北告急乃以三沙付總兵盧鏌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廟灣幾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感之賊漸平會淮揚大祲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泰州卒於舟中庚申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已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名龜山

徵士處士也。論者尚且原之。況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即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意爲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尙是有意欲爲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爲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神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龍谿者爲多。故言於龍谿。只少一拜。以天機爲宗。以無欲爲工夫。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捉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不得理學備考卷三十二 頁集 五經堂編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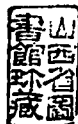
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崇禎初謚襲文

理學備考 三十三卷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荆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事。與江陵不合。中以浮躁。江陵收。起歷工部郎。遷尙賓司丞。陞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京太常。與司馬孫月峯定。廷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曆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尙意氣。繼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悅然悟乾元所爲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已之理。真太和真愛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俊之昭灼。有蹊曲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甥孫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嘗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先生言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性。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徐紫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女奴墮之臂井小吏之婦竄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炙絀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峯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為木主爭之不得熟為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橫筆生白此出楊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即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登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名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擬青詞京師戒嚴召對頗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二

五經堂叢訂

枝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於上先生贊元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滿考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傳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所居上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番閱視當於上意進少師分宜之勢頗細小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政而以末命行之四方感動為之泣下新鄭以為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衆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鄭

新鄭寔罷穆宗初政舉動稍不當人心者先生皆為之杜漸官奴不得伸其志皆不悅而江陵亦意忌先生以官奴為內主而去先生先生去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照為蘇松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絏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三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為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為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為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三

五經堂叢訂

復推先生為主盟仍為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雖黃即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子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同護門面之見也
中丞楊幼股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股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為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陞河南參政入為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

恐諸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輟輟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卽性習爲善者因此知識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竊以爲氣卽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之亢陽遇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恆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四

五經堂叢訂

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卽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謂之爲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揚之說紛紛起廢矣

楚中相傳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泰州流入嘗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尙少道林間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德山詩王文鳴應奎胡珊鳴玉劉嶽德重楊初介

誠何風韶汝諸唐演汝淵龍起誓正之尙可考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惡可較哉見前集

北方相傳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稟聞兄之學而自得者鮮矣七人俱見前集

粵閩相傳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五

五經堂叢訂

甚衆文成官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與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大保復引疾歸起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諡文襄薛尙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尙賢說之遂稟學

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皇明書言揚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已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口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易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學南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六

五經堂叢訂

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爲駕下人日字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字嘗過賴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閣齋死詔獄日字相欽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名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問其說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死矣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浦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日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

禮下獄削籍歸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爲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雅揚新泉天真天闊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爲復內陽外陰爲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爲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而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七

五經堂叢訂

無聲無臭門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爲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默坐拘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鄭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

不別爲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李見羅傳見張集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蓋啓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跡陽明而爲神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八

五經堂集訂

一極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義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弁州之圓朝叢記弁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畧之。豈可爲信。王世貞云。元美著。四知齋編。考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農。吉安人也。皆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若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

懼以修之。凡儒先見閑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元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自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蒙紫綢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撥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姓免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九

五經堂集訂

處。餘三十年。其心髓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非劣。已紫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戌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莘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詰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

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合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異日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開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訛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揚帖訛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鄭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踰牆南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十 五經堂書

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踪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

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叔君叔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食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也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理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請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撫衣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十 五經堂書

爲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秦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侗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步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予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予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尚在至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贖子因書家語之時有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志曰吾輩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

洲入京，渠復處齊魯間，刊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
拒不見，屬官蜀者攜之歸。至涿州，郊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已
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
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
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繼足所倡。泉曰：第二機，即
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
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豐州八年，解覺無日新之益。入黃安居
楚空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
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主

五經堂

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鵲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
曉。彼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元遠，如
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茫茫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
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
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
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識其縱橫，不知其所謂
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
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陵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
山，習斯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自衡於方外，乃去而從荆山遊。

因得遇龍溪，念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輒傾倒屣。老師上
鄉，皆拜下風。然尚元虛，侈談論，耿楚侗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
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待人而傳。談聖學
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即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
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雍容。湛一以兩僮兒
一簋輿往，甫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千金唯
命。已入京師，欲挾術以干九重。江陵問之曰：方生此技，從此擢
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艷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
以其昔嘗誑念菴也，微有司楠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新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主

五經堂

鄭耿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
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
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
耳。先生魂魄應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墓，合葬焉。錢同文字
懷蘇，福之興化人，知和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
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擢上父
母款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溪，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
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溪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
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

楚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敵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曆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朱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尙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教化通於桂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泰州張皇見龍東溟闢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侗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瞎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洪一最後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開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人仙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問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祇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從未發前覩一目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使人豁然卓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爲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然然天臺攜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時初泉卧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榻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爲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懋能和尙乃是春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悲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願行送之

河游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含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竟中終主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文端焦濟園先生竑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爲樹梓模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五經堂參訂

成獻徵錄百二十卷甲午簡爲東宮講讀官嘗於講時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即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爲勸戒者繪圖上之名義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爲新吏所不喜原排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威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畧過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弼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南渡時補識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爲未

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故以佛學卽爲聖學而明道闡佛之語皆一一糺之明道言傳經錄千七百八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尺布帛鬚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八人者生於中國而習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桀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嘆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爲分異夫明道之嘆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哉朱國禎曰弱侯自是真入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爲誰曰孫月峰李九我與汝父也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七

五經堂參訂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司理溫州入爲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有二奄開出官門調女婦執之羣奄奪去先生移文司禮監司禮以周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發自外廷耶命杖二奄一奄死奄人由是恨之因火災陳言共摘疏中語爲歸過責直謫廣東照磨晉南京吏部主事改尚寶司丞陞少卿卒年六十四先生學於天臺卓吾初至京師入講學之會如遠方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祿時特爲述所聞隨方圓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解輒棄策之久之轉展用塞憤

聞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處却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馳質之延之延之曰近是曰戒慎恐懼如何用功曰識此渠自會戒慎自會恐懼相與撫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墮落須時時提醒醒醒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別天臺天臺曰至淮謝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頗奇即戲誦亦須記過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如教始覺宇宙之無窮從前真陷井之輩也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彌敦老而不懈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六

五經堂泰訂

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為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薦薦棄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為宗旨有憂焉進而証之於古邇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拈數語以見不愜不聞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為萬象之主非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然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也渣滓盡化復其空體其為主宰者即此空體也若以為虛中有實破虛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知良能之不學不慮此艱苦之根

也人欲之卒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為之豈不學不慮乎先生欲辨無智無惡心之體而自墮於有善有惡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軌山耿楚侗在泰州一孤別出一機軸矣

耶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祥號克齋四川內江人官至正郎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專拜為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予官太學即師也何更以贄為先生謂太學生徒眾矣非此不足以見親切也南野乃受之凡南野大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記之以為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九

五經堂泰訂

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為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贈之云君辭佳麗地來稱昔巢君子亦同方伯高懸合轅車已指肩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紉衣返太初忌形非避俗觀體即真如荷蒔種已大杞苗耘正疏烟波用無盡棹至溪有餘願附元真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砭人沉痾先生溫辭粹論輔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一也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世祿字廷之號無功鄱陽人山進士萬曆乙未考選為南科給

事。中嘗稽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羣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
眉壽。爲文苑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
則新安潘去華。蕪陰王德禱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
不知爲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
鞭策之。終不爲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釋
糾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惟是彼此互
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真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
天臺以不容已爲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一語。實發先儒所
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卽路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此非儒者氣象。
理學備考卷三十三 黃集 升 五經堂參訂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曆己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
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講。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
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境。造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
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紹將不待比於人數矣。
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皆倪首無以應。故沈
郭之得免。與語者李九我唐抑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
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諡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而汎濫於方外。以爲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
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而
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
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生於妖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
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蓋其爲學。始其原從儒術。
後來雖談元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如蘇子瞻張無
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
至矣。黃集內品正學備考者頗多。愚備錄之。所以備考也。
太學劉冲倩先生稿

劉翁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
問父兄急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慈楊復所講
學於南都先生與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慈則有異同無害無
惡之說皆作九節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
門先生猶謂其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解弟子一日
指點授機先生曰尙覺少此一年海門問起立曰足下意其此時
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
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曰一笑相逢日何言
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自師門先生雖辦香海門而一時以理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二

五經堂泰訂

學名家者鄉南阜李儲山曹其子焦弱侯趙儕街孟連洙丁敬輿
無不參諸識解亦日進海門主盟越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
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沛俗疾之如讐亦以信心自
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山諸生入太學七試塲屋不
售而卒棄水心口使同甫曉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
不能不致嘆於先生也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
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通

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卽
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爲
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
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爲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學皆工夫無有著落
枉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
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爲朋四九爲
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三

五經堂泰訂

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
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
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拘矣先生
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
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曆
考廟議諸書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
南刑部侍郎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

之會久虛先生入偶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為要止者此心
底蘊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
則夷機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畧相同洛門
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止為幾更無走作也其通明之學謂舍
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專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
一壑也張南軒先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待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西浙之德清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
下輒有解得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守歸德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四

五經堂書訂

衡州、歷江西參政、山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河南、名為戎政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卒官、先生初汎濫於詞章
所至與友朋登臨唱和為樂、衡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而
趙大洲來遊、又為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証之東席念菴、於
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著落、蓋先生師則
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

端溪楊止菴先生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生時父喜至一夾室有像設
折之像設舉手答曰、當以某月日降於公家如期而先生生、他日

遇學官見夾室一像甚類夢中則易主所遷之故像也、登嘉增乙
丑進士第、歷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丞、南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右
通政、太僕寺卿、南太常寺卿、通政使、萬曆癸卯、陞吏部右侍郎、尋
轉左署部事、乙巳大計京朝官、先生清執、不徇奸相、給事錢夢皋、
御史張似渠、皆四明注意之私人、察疏上、四明以兩人之故、並同
荷書、諡端潔、先生學於呂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為天下所公共、虛

靈知覺是一已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以貫徹無間
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為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五

五經堂書訂

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
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自然
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已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
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為公共、一以為獨得、
析之為二、以待其拈合、恐終不能拈合也、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
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為佛氏所笑乎、陽明
固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於敏目反觀
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於陽明無與也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棄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為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開陽明之學。而駁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証明此學也。否則為偽而已。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稿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廷美之後。降為農家。就外傳於崇山寺。達旦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臺。鄭四表之門。四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六

五經堂叢訂

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為中都國子典簿。然以其說授之。門人朱熹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罷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闢發有人。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十二年。名為瓊山教諭黎瑩。之人皆知向化。稱為海南夫子。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暑。不寒。躡蹻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既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為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為學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闢。謂

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渺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既以古篆隨物而書。又銘無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為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蓋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為第一義。先生固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廬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既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曆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其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七

五經堂叢訂

食憲黃南山先生潤玉。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飲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為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嫁。嫌也。尋舉京闈。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名為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

采。窠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與先生核軍中所掠
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
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囚之更生丁憂起
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舍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
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
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
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勉薛文清故操行亦相似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惟升別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從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己未

舉學備考卷三十四黃集

五經堂參訂

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除大理評事時
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成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
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諸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
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叅政未幾乞骸骨
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切實工夫未必有自得
處但孤獨處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折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弘治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
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選翰林歷侍讀

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部尙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

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
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之學程朱爲
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
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
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虛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
不高地不得不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亙萬古而
不易即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
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岐心性而二之猶之岐理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黃集

九

五經堂參訂

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楊止菴言先生
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
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茲行無
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開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爾不盡之興
與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
公久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尚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
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
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先生以博約爲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澆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變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卽以此爲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概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從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五經堂叢訂

性之知也先生尙拘牽於舊論耳。竊幼時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上桂謂余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爲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爲之泐然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李大經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有文在手墳起如方印讀書好深湛之思以理學自負爲諸生值鄉舉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行出無寧疎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以進也當道得其言而慙之久之棄舉子業精心著述

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祿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見諸動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卑賤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三禮考註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今爲之分別作禮經類編王湛二家之學盛行先生弗以爲是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念時無知者聞羅整菴著目知記辨心性之異以闢王湛大喜上書以質所學整菴方自貴重懋兩家之聚生徒各立門戶故少所容接而先生之辭又過後遂沮抑之先生乃大失望走南都謁祭酒黃泰泉泰泉深契之而與之講樂律然亦未遑展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士

五經堂叢訂

其學術也其後東南中倏天下頗洶洶先生以爲是司兵者不知兵也條時務七事詣撫按藩臬獻之竟不過中鵬卒於越道先生與王湛異者大旨只在窮理二字先生之誠意原以意非心之發也是主宰乎知覺之中者也頗與子劉子之言意相合第子劉子之所謂主宰者知覺中自有主宰先生謂主宰乎知覺之中者則又立意以爲之仍是困知之餘論也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諫武宗西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謫通衢驛丞文成起

兵誅濠使參軍事。擢廣東僉事。轉廣西左叅議。尋以副使提督其省。學枝丁內艱。再任。陞浙江右叅政。廣東按察使。外艱。起復。轉右布政使。不肯違迎撫按。降四川右叅政。移浙江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入謁闕里。曲阜三氏學生。舊無虞。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晉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十五。先生受學於楊玉齋之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註以邇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第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本之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三 五經堂叢刊

明道一一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先生資質清苦。入仕十餘年。倖入不足。以供朝夕。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幾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爲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功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僞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救零星裝做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爲翻案耳。

文敏霍渭厓先生銘

霍翁字渭先。始號元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日有重墮。始就小學。卽揭居處恭三字於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歲間。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告歸。讀書西樵山中。無仕進意。嘉靖初。起爲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亥。進詹事。戊子。陞禮部右侍郎。禮部尙書皆辭。免。庚寅。丁母憂。服闋。起吏部侍郎。丙申。出爲南京禮部尙書。己亥。改禮部尙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先生以讓大禮與張桂。俱爲上所寵。然張桂賦性傾險。既獵取大位。而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陸燦。皆極力薦舉。其所論列。動闕安危大計。在吏部。則銓政爲之一清。在禮部。則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元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獨是與遠菴桂洲相許。皆以意氣用事。乏和衷之義。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先生爲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免。附張桂本末。故無足言。即大禮考證。一疏謂主哀帝議者。王養爲首。並加劾。欲爲形。其生議者。司馬此爲首。曰。鍾范純仁。呂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三 五經堂叢刊

大勝爲羽翼又追論司馬光不忠不孝不可祀孔廟此真無忌憚之小人而字案取之第惑焉附識以實左右先生諱士頑 鄭鼎識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顏鯨字應雷號冲宇寧之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遷爲御史巡按河南華亭以伊庶人事囑之先生不動聲色卒定其亂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青霞冤死援其子襄於太學出提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忤江陵在中州則忤新鄭其守正如此鄒南阜曰予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既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南

五經堂叢訂

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直從困衡中人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先師蕪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大意故所至樹立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詁窠臼者也

盧冠巖先生宁忠

盧宁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曾守東牟不詳其所至官先生受學於黃泰泉泰泉讓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爲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教不一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

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即氣之自爲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別有一物以爲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即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爲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顏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蘊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善知惡之知是意爲存主知爲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郝敬字仲與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知縉雲縣調永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室

五經堂叢訂

嘉入爲禮科給事中改戶科上開礦稅奄人陳增陷益都知縣吳宗竟逮問先生劾增申救宗堯稅奄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既不能使牧民者禁繫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臯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謀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已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江陰知縣不爲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挂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

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間。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與令其私人李元功邀致之。先生不往。御史袁弘勳。金吾張道濬。搏擊善類。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誨貪崇墨。宜避賢路。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志

五經堂叢訂

永光尋罷。上憂身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制法。而在擇人。誠令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遐茸之輩。勅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選。昇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土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成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清廉。不阿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饒部黃景昉。楚錄嚴硯異。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迴羣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

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並及御史趙大威。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璐。所舉之黃道周。上責其徇濫。御史吳彥芳言。正人變伏。尙多邪類。爲班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比。下先生與彥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杖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相依。驅除異已。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生亦卒。有江虛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求已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己閑邪。謂不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志

五經堂叢訂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墮澗中。潮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卽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通策。借表崇禎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願寬詔。鐫三級陛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卽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慎喜怒。省刑罰。卽如鄭鄮叔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選東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鄮之語。處倫杖刊。明目煌煌。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嚴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讓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寇圖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畧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大

五經堂

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借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清名。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強說。嗣昌出辯口。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再辭。而明旨敦迫。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況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鄮。臣始太息絕望。鄭之枕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鄮。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尤

五經堂

人中之者謂當校之時隱忍不言俾覽宣麻宣麻不得由是發憤耳上入此間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偽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葉新中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枚下乃駕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旨下長班絕望始並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指摩彼小人之議見亦猶夫長班之議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徐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卅

五經堂參訂

董養河田詔上使鎮撫司雜治之逮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晉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許公行小人創為禍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烟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戊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德璟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成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成上笑而不言既退即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遯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

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畧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獎語給為公賞得之者榮於誥敕從廣信抵衢州為其門人所紿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紼尚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磬又不殊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辨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卅

五經堂參訂

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為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為性離氣質亦無所為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尚須商量也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金聲字正希徽之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己巳十一月京師戒嚴上焦勞失措先生新被知遇不忍坐視因言通州昌平為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為見將足任也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仗陛下

威靈用申甫練敢戰之士以爲批亢擣虛之舉疏入立召申甫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以先生兼山東道御史監其軍申甫本遊僧嘗夜觀乾象語朝士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陰旬未幾而兵動故先生信之中甫造戰車既倉卒取辦而所給軍士又多募白街兒丐戶十一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來師繞出車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圍練義勇以保鄉邦癸未春鳳督馬士英調黔兵剿寇肆掠新安先生率鄉勇盡殲之士英効奏有旨逮問先生於道上疏言士英不能節制兵卒上立先生召復原官會母卒未上而國變南渡陞右僉都御史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五

五經堂叢訂

先生不出士英深忌之凡馬阮所仇之君子多避地焉國亡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至白下刃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爲至其除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領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其鄉試出先忠端之門授饒州府推官選爲翰林院編修從司票擬罷官而卒先生

端志讀書好深淵之思以僻書怪事子產烏有餘易簡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聯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黃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敬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弊無惡事理雙遣有無不著故萬事天裂惡名埋沒之夫一入其中迢遞而便無愧作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以此爲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沒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真種子切勿因諸公而誤認也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五

五經堂叢訂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公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竊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說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遽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聞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

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過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為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讓臧氏之竊位。讓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熒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闇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莫測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解而薈蟻聚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婚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苗

五經堂澤訂

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文介孫洪漢先生慎行

孫慎行字聞斯號洪漢。常之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四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果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宗未有過千頃者。且路王為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行。但多為

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拌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進。達於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為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案所藏文書。不肖出明日。又索至西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劉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題覆湯賓尹南師仲罰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檣二十三人。閑宅二十二人。皆先生署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回籍。小人中以京察天啓初召為禮部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董

五經堂澤訂

尚書先生入朝。首論紅丸事。劾奸相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議上奪從哲官。而戊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為刑書。擬擊以王侍郎為首。移官以楊忠烈左忠毅為首。紅丸則以先生為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後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開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維翰同名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賜諡文介。先生初喜講佛氏。縱不可以製義補也。遂一意宗儒。年四十六始受易。有初易二。易三。易四。易題曰周易明義。又以前庸慎獨與易相表裏。作論語性善可盡孟子即變化氣質之說。猶以為出入荀孟。因思抄百餘篇。日以五事自課。一靜坐。二玩易。三文藝。四書史。五不廢臨池。曉乃一切屏去。尚求之反躬。一路歸于知止。因以

王陽明三先生爲依編選合者于卷蓋聞斯爲荆川外孫沾讀
有豪放雖身遊東林而學兼陸王若此又因請史習文作事編
以才節兼全者爲上其次節勝才或才勝節又其次則節不足
而才堪稱用者亦刊川
之餘緒也 鄭鼎附識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永帶贊卽立文山位
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
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還國子學正雷震刻壘先生上
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
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寒謬謫之門務容容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其

五經堂泰訂

之廟傳之史冊尙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
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况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
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
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
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
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若若何揚揭
之生當吾若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若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肅曰
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簡點
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簡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概

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號元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
爲諸生游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曆己丑進士第南道御史王藩
臣劾巡撫周繼不白掌憲取廷向吳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
爲執政猶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自長官設使
彈劾長官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峻峻諸司其總庶采憲臣輒爲
逢迎自喪生平竊所不取疏奏當路大惡主者許國以貢舉非人
自効奉旨問籍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

聖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其

五經堂泰訂

三王上疏力爭又寓書責備婁江事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任孫清
簡京察盡出當路之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取憤甚給事中劉道
隆承風旨以爭拾遺鑄忠毅三秋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履
顧允成張納陞合疏言考功無罪內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
生得光州學正丁母憂還不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
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真正銘以勉同志年五十九而卒先生
持身孤峻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
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闕遂不食肉故其言曰
腳根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

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汗終歸一節但世風衰微不憂著節大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爾作後人箴其自待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不忍傷害俗客偷父亦無厭色然癡強甚嚴有毀其知交葉開適者先生從刺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耿庭懷先生橋

耿橋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諱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鄧先後聚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元

五經堂泰訂

講於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體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即渾淪之條理大德即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為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得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為名言涇陽既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仲派亦難窮未悟如何轉得同慎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任君行人傳有道在東場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

千里幾聲嚶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黃尊素字真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強宗斂手避其風裁時崑宜之役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嘗稍假借也入為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中分為兩黨君子小人遞為勝負無已時天啓初政小人之勢稍緝會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相結以制冲主盡收宮中之權思得外庭以助已小人亦欲乘此以一網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先生惕然謂同志曰兄弟閱於檣外禦其務吾儕其毋閱檣以名外侮乎凡先生憂深慮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元

五經堂泰訂

遠編縫於機失謀乖之際皆先事之左券也先生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清言勁論奄人髮指則曰此諫官職分事不以為名高也乙丑出都門丙寅閏六月朔賦詩而卒年四十三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之會謂南臯曰賢奸難查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節相許者則戴山忠憲忠節萬里投獄戴山慟哭而送之先生猶以不能濟時為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為學視天下之安危為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弘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豈鄙之為涇涇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疎以通記為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魏朝

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為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即口誦傳疏瀾創水決類如此

戴山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槩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為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義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晝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闕入釋氏者以示義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者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獎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其意似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卅

五經堂叢訂

主於無此釋氏之所以為釋氏也即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出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辨之者戊申歲義與惲日初同在越城半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為劉子節要臨別拜於河泮日初執手謂義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義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紙書寄義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義豈能知先師之

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畢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末後歸起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疑為質質不得不散為氣兩者同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為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為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店之悟以為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常也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態度以此觀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義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卅

五經堂叢訂

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槩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見十

右卷三十之三十四蓋取之學案同人惠教者有曰學案內如高白浦座同鄉學同門而遺其著作即謂谷本清皆有論說力圖姚江馮象岡序學節通辨齊方山竹考亭淵源錄皆與姚江相反而日之為王學方本卷主明善焉少嫌無善而與于泰州甘泉案中未免源流含糊下曰此高明劫忠子學案以德愛人之雅意也愚姑依其原本以備考耳且原例有云一人之聞見有限又云海內有抑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黃先生虛受如此敬附識以備野非之探源鼎派



三十四卷終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之容城人舉鄉書初尚節俠左忠毅魏

忠節周忠介之獄先後爲之頓舍其子弟與鹿忠節之父舉廢擊鼓歛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啓美匹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庵之婦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聖稱）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時蕭然一榻耳至期則倚卓瓶罍不戒而築北方之學者大槩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

理學備考卷三十四 黃集

新

五經堂叅訂

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脈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恭顧端文十一子爲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可謂別出手眼者矣歲癸丑作詩寄義勉以葺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

客棧得故先生令孫諱治字靜菴寄其生全書印入處理學備考未
及作傳故依學案原本按年譜先生明萬曆甲申十二月
四日戌時十七歲中順天庚子鄉試屢試不第自癸丑不
車崇禎戊辰奉旨建彛子坊庚午巡方黃公薦徵以疾辭
清順治甲申延方柳公薦徵西兵部劉公薦徵祭酒薛公薦
大康熙乙丑南徙辛卯籍河南輝縣壬辰巡方陳公薦徵俱以疾辭
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未時卒于輝享年九十有二是年十
月葬於夏峰凡譜系也著述甚富詳黃理學中 郭鼎儀

理學備考二十四卷

江
西
巡
撫
採
進
本

國朝范鄮鼎撰鄮鼎字彪西洪洞人康熙丁未進士以養親不仕終於家是編備列有明一代講學諸儒初刻於康熙辛酉卷一至卷六掇取辛全理學名臣錄卷七至卷十掇取孫奇逢理學宗傳十一卷至十六卷乃鄮鼎所續補也續刻於己巳再續刻於甲戌十七十八卷掇取熊賜履學統十九卷至二十九卷掇取張夏雒閩淵源錄三十卷至三十四卷掇取黃宗羲明儒學案計所自作者僅六卷而已其說不出於一家其文不出於一手宜其體例之參差矣

〔清〕毛奇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勝朝彤史

拾遺記六卷《提要》

勝朝彤史拾遺記

洪武朝孝慈高皇后馬氏 貴妃孫氏 郭寧妃

皇太后	昭獻皇貴妃	權妃	建文后	建文朝孝
康皇后	常氏	建文太后	建文后	建文朝孝
皇太后	昭獻皇貴妃	權妃	建文后	建文朝孝

洪熙朝仁宗皇帝張氏
 宣德朝英宗皇帝后
 景泰朝英宗太皇后郭嬪
 正統朝順朝
 憲宗朝周氏
 王貴妃
 明惠妃
 成化朝
 孝宗朝
 武宗朝
 世宗朝
 穆宗朝
 神宗朝
 熹宗朝
 崇禎朝

景泰朝景皇后 王氏
考穆紀太后 薛史拾遺記
成化朝憲宗廢行吳氏 節貴妃 萬妃

弘治朝	張皇后	沈氏	選侍	鄭金蓮	正德朝
皇朝	沈賢妃	吳德妃	王妃	馬氏	劉美
人	浣衣王	綉堂			

嘉靖	明世宗	王妃	曹氏	陳氏	皇后	李嫻	隆慶	朝
方石	皇貴妃	王氏	杜康妃	李氏	是文后	段		
穆宗	皇后	李氏	慈后	康氏	王貴妃	鄭貴妃		
恭妃	萬曆	朝皇后	王氏					

裴昌	朝光	宗后	郭氏	王皇后	李純	皇太后	劉
氏	李妃	東李妃	王皇后	李純	皇太后	劉	
皇后	徐后	張氏	李武妃	馬貴妃	武貴妃	人	
宗室	河	莊烈	皇后	皇貴妃	田氏	青霞	女子
徐仁	宮	宮	婢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各姓稿
今日
魁文子剛
大釋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

彤史者後宮女官名也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充之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庭燕樂之事用示勸戒而惜其書不外傳于幼時得先子石阡府教授所藏宮闈記開一卷自洪武至萬曆凡十三朝可謂小備雖所闕亦無幾第故事未確其文不雅馴予承之為史官值修明史嘗闕題起草得順成弘正四朝后妃

彤史拾遺記

列傳因歷探中秘以為必有異聞時事可補疏略而遍搜史牘但得詳開封年時及后妃崩薨喪葬諸禮節而他無所有乃不得已仍取外史所記與實錄稍不誣者草成應之而拾其餘賸歸而雜之先子之所藏復為斯篇大抵事取可驗寧闕勿備謂之拾遺既無彤史稱彤史者曰非史官之正史焉

太祖朝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徐王馬公女也馬之

先有朱太保默者家于宿之新豐里一作閭子鄉新豐里數傳及公以貨豪里中善施而貪元至順間其母鄭孀生后卒公殺人避讐投所好友定遠郭子典以后託焉

會江淮亂子典起兵據濠州太祖在軍中子典妻張氏奇太祖力勸子典妻太祖以后曰是人右異相非常當藉此收之且馬公不可負也子典以為然遂贊太祖于其家獨子典子三與太祖不相能數數搆太祖問以他事幽太祖別室絕口食后竊懷鐐底伺之值蒸饘饌熟后乘熱竊其一懷之薄乳傍乳為之糜幸張氏憐后意皇急陰解之原評曰陰解不屬上一下二段則與後開時諸軍四出多南獻獨太祖無有子典怒后密伺張氏婉轉且以漿脯薦子典子典置不問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

彤史拾遺記

軍裝皆屬后籍簿井井雖驗時詢之不少遺服即率諸校妻縫初衣稱以衛不給至太祖渡江后多智恐元兵蹙其後必相隔不俟太祖命急率諸校妻過太平止繁昌陳廼家而元兵果扼渡如后慮后遂于廼家生皇長子焉時吳漢接壤戰無虛日后時時贊太祖規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在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又曰用兵焉能不殺人但不嗜殺人則殺亦卒也太祖深然之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册后既册册羣臣曰昔光武受命書回思沛池麥飯以勞焉異唐德長孫后以其能周旋于驪太子構隙之間今皇

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懷憂食餉
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罹巨測后卒能多
方彌縫以脫朕于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
日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
日其敢以富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既而語后后
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妻妾願
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文原詳曰一段雖似馮異傳然
乃追封馬公為徐王鄭嬪為夫人以無嗣且不得公
嬪死所乃瘞袞冕置冢戶立廟新豐里后歲時饗祀
哀焉清江范孺人者習女史后令說古今賢后事至

卷一 史拾遺記

三

寶太后后曰黃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曰黃老者清
靜無所為不必為仁義而民孝慈是其教也后曰孝
慈即仁義也世有舍仁義為孝慈者哉左右諸嬪有
以明德馬后比后者后曰吾安所及之亦效之耳第
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為食褥以賜貧民繡裁餘綃
帛及織工治絲有荒蕪者集為衣被以賜諸王公
主身御澣濯久絀不即易曰此七練遺法也周王之
國遺慈母江黃妃從一作孫賜以已所御絁衣一杖
一曰王有過則披衣杖之即違驛以聞歲舊六宮皆
蔬食請上服即上許之后曰儲備之不先以致有此

夫賦以卹其後不如儲之備于先為有要也上深然
其言上意氣豪略威福多不測后順事承指每從容
開導其所補救有為外庭所未稔者先是參軍郭景
祥總制和州或言景祥子不孝嘗持槩趣景祥上曰
若此當誅之后從容曰妾聞景祥止一子獨子者必
驕情也然亦安至是且陛下殺一人而遽至絕人之
後此非細也毋亦廉而後殺之及廉之果不實上曰
微后言幾誤斬郭氏祀矣李文忠守嚴州上臨楊憲
言欲名改為楊州守后曰文忠賢其行信于人改財
失人心且故方壓境守將未易動也上然之文忠遂

卷一 史拾遺記

四

克杭州春坊李希顏為諸王授經學王額以管上怒
其解之曰機有使製錦而惡其剪者夫幽謹婦寺
之愛也而以責師傅可乎宋濂以學士歸里坐孫罪
被逮將刑后念其有師傅功急進曰宋學士家居豈
知情者妾聞里塾延一師尚終身敬衛之况官家乎
上曰此非汝所知也會后侍上食舉匕向銅鼎潄然
而却上問故后曰妾痛宋學士之刑而欲為諸兒服
心喪也上聞投箸起明日赦濂改安置茂州吳興民
沈秀貴富伴國曾為上犒軍而築都城三之一上忌
欲誅之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

誅不祥民富作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意存之於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戊雲南嘗令死囚築都城贖刑后日以役贖死仁也然以久痼之囚而重之力役得微仍以役死乎上為罷其役釋之后慈愛性成而又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遍然推之有差等也今民間聚庶固多難獨念京朝官去井里孝妻子僕奔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反多徧滿差祿之謂何乃勅帝厚日給別賜諸錢且請太學生之攜妻室者置家糧名紅板倉糧皆后恩也后細務必親既貴猶自主饋事近臣及奏事官朝罷必會食后每取嘗之

影史拾遺記

五

即不旨必為上言責光祿卿至御膳日上后必省視官人請自重后曰事夫親饋食禮也且上性嚴急萬一偶失飪吾得承之汝輩堪此耶他日羹寒上翻羹汚后衣后令燂再進他無所責上嘗怒官人后亦怒令付宮正司治罪上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觴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即陛下論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怒所以解陛下怒也后初知書及貴益知學嘗為上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

則則生上曰至哉言也命女史書之則管仲元寶玉至陳于廷后賜認之曰元有是何以失之意者此非實與上曰朕知之矣后多學必謂珠玉非寶惟善為寶也后拜曰如陛下言原諒多學不以為風疎而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羣臣請禱醫后曰生也死命也禱醫何益且醫一不效或致錄醫是重吾過也上問有言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藉陛下神聖得貴為母后足矣復何言所願言者惟陛下求賢人納諫諫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上悲悼終身不再立后九月薨孝陵

影史拾遺記

木

神越日附太廟逾年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于萬斯年必彼下泉悠悠蒼天后生懿文太子標秦王懷晉王樹成祖文皇帝周王櫛寧國安慶兩公主初諡曰孝慈皇后未樂元年上尊諡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復上尊諡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高皇后初后生成祖有龍見于寢嘗夢徵時野歸遇賊皆紅冠追之成祖以馬進扶后執鞍賊見成祖皆避去后以故鍾愛之然勿言所夢及上厭太子柔弱曰非繼體也后始以夢告仍戒勿

漢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

貴妃孫氏陳州人父和卿以仕元借妻晁氏至常州家焉元末兵亂妃父母相繼死獨長兄瑛有材幹辭家遠游久未歸妃年十三隨其次兄璿避兵江都將以次北還而江都城陷璿又死元帥馬世熊妻得妃育為女年十八未字也上求有容德者納宮中人或以妃告及按果然遂納之妃敏慧端麗而嫺禮法言動皆中矩高后嘗謂上曰古賢女也妃痛無外家間一請上求兄瑛所在久之得瑛官參將上卽位冊貴妃位冠諸妃上妃佐高后相六宮事高后以慈妃以

形史拾遺記

七

法皆相濟得治洪武七年九月癸未一作庚寅年三十二上震悼賜諡成穆妃無子祇生四女上命周王櫛主其喪服慈母三年皇太子諸王皆拜并敕詞臣撰孝慈錄凡庶子為生母服三年衆子為庶母皆拜推妃恩也時命有司營厝於朝陽門外褚岡之原賜兄瑛田租以供歲祀而其後耐高后陵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游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見上大驚急呼內侍俱治畢夫婦捧七簪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闕外戶踞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

矣上去山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原評曰此等形乃造在史公高祖之上其二子從龍渡江而親飾妃納乙室侍孝慈皇后行間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妃攝六宮事稱皇寧妃生一子名棖封魯王上甚念山甫及妃貴而山甫已死乃累贈山甫為魯國公二子皆以間國勲封侯如山甫言長子興翠昌侯次英武定侯

形史拾遺記

八

郭惠妃者潯陽王長子郭大舍女潯陽生三子皆非命死獨大舍遺一女封惠妃人有相郭氏宅者曰宅有女當大貴初惡其言至是驗徐王託孝慈于潯陽潯陽育之亦郭氏女也妃生蜀王豫王各王及汝陽永嘉二公主豫王卽代王

胡妃臨淮人父顯以世開國功襲定遠都指揮同知進都督既而改武昌護衛妃生一子名棖封楚王建文孝康皇后常氏懿文皇太子妃開平王遇春女也洪武四年冊為皇太子妃既而有疾薨太祖哀之為輟朝三日高后素服臨諡曰懿敬建文元年追尊

懿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與宗遂尊妃為孝康
皇后末樂改元復降稱懿敬皇太子妃耐懿文陵其
後嘉靖二十年孝宗張皇后崩廷臣議尊諡有以孝
康進者或曰此與宗皇后諡也世宗曰與宗既降尊
襲之何害遂諡孝康蓋世宗有微意云

建文太后呂氏壽州人洪武十一年冊為皇太子繼
妃國初有呂本曾仕元為總督府已而歸順官吏部
尚書出為都轉運鹽使是其父也妃生虞懷王雄英
及建文皇帝吳王允熲衡王允燾徐王允熿建文元
年尊妃為皇太后靖難兵至金川門遣人迎太后太

形史拾遺記

九

后至軍中成祖再拜自陳不得已起兵之情太后無
一言慰勞而返及返未至宮宮中火起遂于是年七
月隨幼子允熿居懿文陵末樂改元華太后號復稱
皇嫂皇太子妃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十
月冊后為皇太孫妃建文改元立為后生二子文燧
文圭靖難兵入城而后崩于火問者哀焉

成祖朝徐皇后成祖后也武寧王徐達以張夫人姪

太祖為之娶謝氏生后而賢幼時誦書史一過不忘
人稱女諸生然慎慎不狎儼每觀書得一善事必一

再思曰奈何傲之太祖聞其賢親召達乞聘為燕王
妃洪武九年正月授封冊高皇后深愛之曰真吾婦
也燕王之國后理王宮政甚治乃以居高皇后喪斷
酒肉三年每語及高皇后輒流涕成祖問后高皇后
遺言多可誦顧何言要后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
無所遺靖難兵起后留與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城城
幾陷后親率諸將校妻振甲登陴挾矢石禦之敵遂
以却洪武三十五上即皇帝位乃以十一月壬辰
冊皇后后明于治理每言南北兵爭久民敝宜急休
息而上方用人稍稍以新舊為問后力為解釋有曰

形史拾遺記

十

伊呂宮散即勝朝猶用之况太祖所遺者乎此原評曰
語惜以成祖之英后弟增壽當建文時曾以國情輸
敏而見不及此之上而建文君誅之至是議贈爵后不可上曰后欲
為漢明德耶顧今豈以外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
命其子景昌襲其爵命下始告后后不謝曰非妾志
也會冊皇太子及漢趙二王后以為太子仁可不忝
主器而二王不馴勸選宮僚且請仍用廷臣兼署之
曰一則任使一則疑隙不生此高皇帝善制所宜萬
世末遵者嘗問陛下所與共治者何也上曰六卿理
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也后曰請得悉名諸命婦觀

之上許諾及名入過觀者甚各賜以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其能助成夫德載諸簡牘夥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之臣也爾諸命婦詎無所以贊于內者夫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夫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其思之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見柔德殿各賜勅勉且賞賚甚至后嘗輯女憲女誠諸書採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慎

形史拾遺記

十一

言曰謹行曰勤勵曰儆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曰景賢範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又纂古嘉言善行彙一編名勸善書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后疾上臨問后以求賢才明邪正厚宗室抑外戚為請上納之既而謂皇太子曰往者靖難時諸從征婦之居留者皆為我授兵嬰城捍敵往往扯衿纏澀粉汗每愧無以謝之聞上將北巡吾欲于此時為追請恩澤今不逮矣又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必陷乙未崩年四十有六后生仁宗及漢庶

人高煦趙王燧未安未平安成威寧四公主上勸吾從此不得聞善言矣乃為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卿營齋事惟謹十月甲午冊諡曰仁孝皇后七年葬天壽山升祔太廟二十二年仁宗卽位改葬長陵上尊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昭獻王貴妃蘇州人也隨父宦在京永樂初選擇良家女妃入宮冊為昭容時宮中上下多朔產略少委曲獨妃具才德能從容婉婉以行其意以故妃佐理宮政稱愜伏仁孝愛之永樂七年仁孝服闋進貴妃

形史拾遺記

十二

上自仁孝崩後在宮多任性間或躁怒宮人皆備懼妃特轉調護徐俟意解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皆重賴焉十八年七月丙子以疾薨上震悼為輟朝五日賜祭諡昭獻貴妃命禮臣考高皇帝成穆貴妃故事一視其喪葬以寵卹之

權妃者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眾女入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琯吹之竽妙多遠音上大悅驟拔妃出眾女上逾月冊賢妃授妃父未均為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北征凱還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

悼親賜祭諡曰恭獻命其柩于澤縣救縣官守之
時朝鮮所貢女其見其位號者復有任順妃李昭儀
呂僊仔崔美人四人皆命其父為京朝官順妃父添
年為鴻臚寺卿昭儀父文僊仔父貴真為光祿少卿
美人父得霖為鴻臚少卿其後未均以宣德一作洪熙中
卒計間上仰推先澤遣中官賜祭賜其家白金二百
兩文帛表裏有差

毛翰林集

卷一 史拾遺記

十三

毛翰林集

蕭山毛奇齡

字斛開稿
行十九

楊王壇杏侯
柳堂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

仁宗朝 仁宗皇后張氏河南宋城張麒女也麒出兵
馬指揮使封彭城伯生二子一女卽后也后以洪武
二十六年間燕世子妃朱樂二年四月改冊為皇太
子妃時仁宗體肥腰腹徑數圍而膝腫上命與諸王
馳馬仁宗辭不能上大志命存寸減仁宗勝仁宗危
甚會上令監國二王播流言中之幾易儲后內寬仁

卷二 史拾遺記

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
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
見仁宗色變睡而晷移時指后曰此佳婦他日當承
我家脫微此廢爾久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
在上怪使覓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薦上且
喜且感顧仁孝原詳曰三字人所忽此仁孝為慰勞
泣下乃呼仁宗及后前劇飲盡懽乃罷由是太子得
不易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既卽位命英國公張
輔持節冊皇后明年仁宗崩宣宗立尊為皇太后凡
軍國大事悉上皇太后叅決皇太后亦每事諮詢不

敢以聽政自居擅外廷議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起居出侍遊宴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上皇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三年太后遊西苑上親掖輿皇后皇妃皆從行泛舟登萬歲山上捧觴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論上以保境安民至意上稽首謝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上親乘轡騎導至河橋下騎扶輦行既過復騎畿民觀者夾道傍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岡父老適迎至太后顧上曰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趨承踴躍爭欲得一望顏色倘無以安之恐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上

形史拾遺記

二

拜謝及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名婦女問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后嘗訖復賜上曰此農家味當知之尾臣張輔寒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請候見行殿太后慰勞之賜酒饌及白金文綺且曰爾等皆先朝舊臣今日之清寧得展游宴雖祖宗實祐之亦卿等輔相力也其勉導嗣君無忽輔等頓首謝是日諭上作賞春賦他日上謂士奇曰太后謁陵還悉能道汝輩姓名及所行事謂張輔武臣也而達大義寒義厚重小心但少斷耳惟汝能正言無所避先帝或數

不樂然終能從汝以至不敗特三事未從可悔也士奇謝太后遇外戚嚴兄杲彭城伯弟昇忠安伯至醇謹時論以恭儉悲傷保家族不許預議國事楊士奇每言昇果賢非他戚比卽所議事鮮非是者其令預議便太后終不許暨宣宗又崩英宗方九歲太后謂國福長君欲名立褒王不果英宗既嗣大臣請太后聽政太后曰毋壞我家法凡事付閣議然後行致書兄杲及弟昇弟朝參勿干預一切特除去宣宗宮中諸玩物及不急諸務時上以學又數語洪宣間委任股肱事故是時天子尊師傅興學校舉任賢才爲

形史拾遺記

三

一代極盛正統二年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上東立近榻輔等立西下女官佩刀劍裸侍太后名輔等前曰卿等皆舊臣嗣君幼幸同心爲社稷計又語士奇溥曰先皇帝監國時念二卿孤忠及在位猶時時道之言在耳不忘也士奇等伏地謝乃顧謂上曰此五臣皆先朝所簡帝其重之凡事非五臣贊決勿行也先是中官王振者在宣宗時曾以技巧逆上意後用英宗伴讀恩秉司禮監惡未著也然而太后知其奸故當大臣請垂簾時太后令一切政務必閣下裁決越日遣使一至閣詢若日議

若事俟閣臣列奏太后親驗之始行或出振不赴閣
議者必立召振資格其事其防如此然終恐振不可
制原評曰急著此段則后之修養有謂焉至是令呼
振振至太后色頓改曰汝侍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
死女官抽刃加振頸帝跪請五臣隨帝跪太后曰此
輩誤人國多矣帝烏知之既而曰且以帝及諸公故
寬汝勿再也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七年十
月乙巳太后崩遺詔曰吾自洪武中配仁宗皇帝三
十餘年及為未亡人又十有八年今得全歸從先皇
帝地下足矣惟是國家至重當以愛人為保國之本

御史拾遺記

四

爾諸臣咸佐帝行仁政秉忠勤勿懈諸后如家避皇
祖訓戒勿干預國事喪服避仁宗遺詔以日易月天
地祖宗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
常例勿停十一月丁巳上尊諡曰誠孝恭肅明德弘
仁順天啓聖昭皇后越日附太廟合葬獻陵后生宣
宗及越王璿璵璿王璿璿方太后大漸時召大臣楊
前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者士奇言建庶人立四
歲雖已亡當復其位號修其實錄太宗詔有收方孝
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太后默然未答若不省
者諸臣受顧命遠出故遺詔不及焉

宣宗朝恭讓胡皇后者宣宗廢后也名善庠濟寧人
父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圉以才色給事掖庭
充尚宮頗見任使榮故于是時得授錦衣衛指揮至
永樂十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見奎婁
當在濟河間求之使者下濟寧因以榮第三女進則
后也按之合法相遂于是年冊皇太孫妃先是鄒平
孫忠者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姣哲而慧仁
宗張皇后永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
于上簿官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長當
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乃因張皇后言于太宗

御史拾遺記

五

太宗取孫氏入宮甫十歲即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
矣原評曰此以合傳體敘二后事方有至是詔選妃
以司天奏故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為之嬪彭城夫
人每為張皇后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言也原評曰著
下句俱是時仁宗知其事故于仁宗嗣位冊孫氏嬪
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尊張皇后為皇
太后皇太后有旨謂兩家定位久無可議仍冊胡氏
為皇后孫氏為貴妃故事冊皇后用金寶金冊皇貴
妃而下金冊無寶時宣宗初嗣位意亦稍稍向孫氏
特為孫氏請寶于太后敕尚寶製金寶如后賜孫氏

當時疑之既而上頗事遊幸且好弄后數數規諷上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為已有二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上遂名張輔塞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論之曰朕有一大事與卿等議固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子而中宮屢身不得育頃且病日者言中宮祿命必無子今貴妃有子當立為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以處中宮輔等皆不答上乃舉后過二顧榮榮進曰是可廢也上曰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后為仙妃是也時輔與原吉士奇嘿然無言上特問

形史拾遺記

七

士奇士奇曰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寧有為人子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士奇曰正惟上命勿輕出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大事非詳議不可上曰不貽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后孔道輔范仲淹極言其非因率臺臣十數人入諫見黜夫廷臣非之至今史冊猶譏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謂原吉曰上志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之不可也士奇曰印上所舉中宮過亦何一當廢者而輕言若是明日上召榮士奇至西角門問曰昨議云何榮出懷中紙條后當廢事以進上覽未及竟輒然曰渠易有

此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而後復悔之願陛下詳慎幸勿却休福而貽後悔上不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對如前士奇曰皇太后神聖豈無旨者上曰與卿等議印太后旨也是日議未決最後乃獨召士奇于文華殿屏左右論曰朕知卿必欲卿處之如何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處也上曰雖然以卿如是者三士奇俯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原吉曰明一代多廢后自此始曰無之頃中宮病踰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慰也士奇曰若然易若乘中宮有疾

形史拾遺記

七

而陛下導之使辭讓焉上曰善卿第勿言俟朕入導之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辭讓雖太后不許貴妃亦不受然中宮意決矣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兩宮均等無厚薄無崇卑終之始之昔宋仁宗廢郭后而恩意彌篤可監也上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義等皆曰善上乃敕禮部皇后自罹多病不能承饋祀重以無子懷謙退上表請閒朕念伉儷重屢拒不納而后愧再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因其謙德而遂尊之禮也其稱號服食侍從悉仍舊不改如敕乃更立孫氏為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性

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靜奉黃老為仙姑張太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凡內廷朝會饗宴必命后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英宗立尊張太后為太皇太后孫后為皇太后后益謙讓然視后如故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后祭奠列名妃嬪中竟不得與孫后齒因痛哭不已踰年亦崩下外庭議喪禮時楊士奇病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請用后禮葬諸臣曰此非內廷意也士奇而床陰不言諸臣竟用嬪御禮別葬于金山謚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英宗皇后錢氏嘗事后知后賢毋為英宗言后無罪廢羣臣畏

形史拾遺記

太后殯葬謚號皆無禮傷之英宗問李賢胡母后以疾請開耳謚仙師豈令典耶朕欲尊上皇后謚且飾其陵寢饗殿神主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原評英宗復胡后位號與止宮妃殯葬皆足為千古法式第復位號事稍涉私嫌猶不及孝宗之公若止殉則度越遠賢頓首謝稱善上敕羣臣皇考以胡母后多疾聽其請開朕以冲齡當母后令終上謚無狀心甚缺然其改議尊謚令所司修葺陵寢饗殿如制七年七月己未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上尊謚曰胡太后入嬪先皇久專宮闈嗣任嬖之徽音慕黃老之清靜讓位別居優游卒歲顧典禮未行重違素志尊崇有自特

發宸衷夫有至行者必受令名慎追遠者可風末俗先太后謙讓如彼我皇上克念如此至德大孝古今罕有臣等躬逢盛事不敢掩忽謹議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乙丑修陵寢甲戌遣尉馬都尉石璟詣陵所上冊寶焉

宣宗繼后孫氏鄒平人永樂八年選入宮十五年為皇太孫嬪二十二年改稱皇太子嬪宣德改元冊貴妃時雖立皇后胡氏而后以無子且多病將遜位與妃妃乃謬敬后后病妃故朝夕視陽為憂勞及妃稱有子后上表退讓請定國本妃猶固辭曰皇后病已

形史拾遺記

九

自有子吾子敢先皇后子耶宣德三年三月以后表遜故竟冊貴妃為皇后子為皇太子是為英宗英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狩后用于謙策斥議遷者而命廊王入監國社稷安廊王即位尊后曰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迤北后嘗寄禦寒衣裘手自縫織及居南內后時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伺后入嘗白景皇帝留后南內后聞始不往既而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密白后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宣宗冊后為嬪時賜嬪冠服及冊妃賜妃寶皆非制

原詳曰此用略華後用詳華
一詳一略當與胡后記參看
明初宮闈無上尊者時
岷王徽煥因禮部尚書楊善以請英宗難之曰恐非
祖宗法貽後議也其後尚寶卿錢溥兵部尚書陳汝
言復以為請且曰復辟時非太后有詔誰敢提兵入
禁門者今曹石等皆受賞而太后尊號缺然是逮甲
而反遺尊也上從之然而明代之廢后上后徽號凡
宮闈破例皆自后始矣后端慎而有裁決然故識大
體其待外家皆有法初上振肆橫祭酒李時勉遇振
車不下振怒廉時勉他過械其首示文廟前太后問
大驚召上曰祭酒者國子師也至重即有罪奈何戴

卷二拾遺記

十

囊頭辱之謂觀瞻何上謝不知太后大怒曰即不知
何用汝作皇帝帝遣問知振所為立釋之上木之變
太后知于謙能任難即以待郎陞本兵復辟後太后
憐謙忠社稷以不賞死而詰上曰何為不留謙上深
悔悟至若后父忠在水樂初為永城主簿母董氏年
九十有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
十人竝以后故賜官爵繼宗爵會昌侯董興董大夫
人弟亦以奪門功封海寧伯然太后無私外家意時
繼宗已侯復有為紹宗言者上謂李賢曰孫氏授官
必數請而後得之然太后猶怫怫不樂曰我家有何

功而冒濫至此今左右復為之求恩謂慰太后心不
知正不爾也賢頓首稱獎因曰祖宗家法外戚總不
得預政今會昌侯典禁軍太后知之乎上曰近待初
言京營者所以警非常非皇舅領之不可故與之實
非太后意且太后未嘗不悔也會顯宗奴客奪庄田
私造店房截估人貨上命議如法其兄會昌侯乘間
請且乞太后念董太夫人太后曰豈可以親故怙國
法也敕還田毀店房恭械其奴客戍之天順四年滑
冒迎駕功許檢舉繼宗檢舉其子弟家人共二十餘
名上用李賢言令輩去家人存子弟名曰若白太后

卷二拾遺記

十一

不佞矣六年九月崩上尊諡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
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主祔廟
景泰吳太后者宣宗妃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以宣
德中冊吳氏為賢妃景帝即位尊為皇太后英宗復
辟復稱宣廟皇賢妃成化中薨父彥忠先官都督卒
子安封安平伯天順元年削爵
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宣宗
聞之納為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辭以
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數今不足較也生而如夢今死
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傍徨而

不能已今是則可悼也

英宗朝正 肅皇后英宗后也姓錢氏直隸海州人

洪武初有錢萬者以軍功封昭勇將軍世襲金吾指

揮使再傳及貴由金吾指揮使陞中軍都督追贈安

昌伯一作后族微娶明威將軍燕山衛指揮僉事包

諒女一作后父貴以燕山生后正統六年正月奉太

皇太后懿旨敕禮部選擇直隸南京鳳陽淮徐河南

山東西陲西官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素

資性醇美中禮度者有司聘給其父母親送詣闕時

后年十四中選迎入宮八年四月間為后十四年上

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贊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露

告天罷即卧地因壞一股復以久泣故傷目景泰改

元遷后仁壽宮及迎上還后乃隨上居南城上復辟

太監蔣冕自於皇太后謂后無子周貴妃有子請立

周貴妃為后上怒立斥之先是太后陰以上為子人

無敢言者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為胡廢后白所

枉上始悟然終莫知毋宮人者為誰也甚恨會后弟

欽鍾以從征殉土木難上念之欲封其子雄而后辭

甚至上以是益重后然終念后無子恐他日蹈胡后

轍特于彌留時遺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

大學士李賢書冊藏閣中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貴

妃倚子貴故不欲與后齒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

太后者倡言錢后無子損朕體久病常視胡廢后故

事獨尊上生母為太后遂傳貴妃意使太監夏時集

外廷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

位故是于上尊今太后名位在水帝讓也夏時曰即

讓何不可時曰胡皇后讓位宜廟在也先帝已大行

臣子誰敢為太后讓者夏時厲聲曰公等敢二耶二

耶罪矣彭時仰天立語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

子所不敢不爭者正為皇上全孝德耳錢太后已無

子又誰利耶有太祖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

入請命良久出令草立尊詔時復與賢議特加正宮

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慈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

太后當是時上方營裕陵時與賢復疏營三墳以俟

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復集廷臣議葬事彭

時首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祔廟故制也有何議夏

時曰所議者謂慈懿無子損朕體必難以入山陵耳

彭時曰慈懿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時未嘗以損

肢體無子違寢御也夫先皇帝不異室而為臣子者

反謂其難與同穴吾未敢問况先皇帝遺命在耶

此年秋他日上御文華殿名閣臣至問慈懿禮如
何彭時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
礙耳時曰皇上以孝事兩宮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
何礙時商輅劉定之等皆言之且曰孝從義不從命
上曰不從命尚孝耶彭時曰合葬亦先帝命也臣惟
陛下從先帝合葬之命而後虛其右墳以曲從太后
之命庶孝兩全耳夏時曰前議三墳已不行今可再
乎彭時曰慮今有爭前所以議也前既不行今所以
爭也原語曰語皆對上不能難彭時出明日復
上疏謂大行皇太后正位中宮陛下既尊之為慈懿

御史拾遺記

十四

皇太后在先帝伉儷之情與陛下母子之義俱炳然
矣今復以祔葬之禮反多異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
之後當與先帝並尊陵廟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
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則並祔陵廟亦當自今日
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並配祔者未易悉數即如漢
文帝尊薄太后雖呂后得罪宗社尚得與高帝並葬
長陵宋仁宗尊李宸妃雖章獻劉后無子猶得與真
宗同祭太廟何則並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純孝遠過
前代而祔葬一節反出漢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
懿既祔則皇太后千秋之後正足驗兩宮雍穆在生

前既共所尊而身後更同其享此後禩觀型所出起
也跪入再下議吏部尚書李秉禮部尚書姚夔廷臣
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
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安係後來無議改者
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得乖禮非孝違親
亦非孝卿等為朕圖之明日詹事柯潛給事魏元等
疏上又明日尚書姚夔等合疏上皆執議如初內旨
猶傳別擇葬地夔等乃率百官跪伏文華門候旨自
已至中上諭羣臣退衆叩首曰不得旨不退于是商
輅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降旨如羣臣議羣臣齊聲

御史拾遺記

十五

呼萬歲退七月丙子上尊諡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
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裕陵然猶異隧去英
宗元堂約數丈中室之而虛右墳待周太后則隧道
通焉且又不得與於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
后崩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
有二隧然是隧中通而是隧則否此當日中官為之
外廷未曉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嘆先朝
大臣為國如此而猶餘遺憾爾健遷等乃極言當
時委曲先帝不得已之意上曰當時先帝亦惑于形
家言耳司天謂上于陵堂恐漏屋氣故因循聽之朕

今欲爲之一決因以指畫紙曰皇堂窳天地閉

叶音必列

反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意既定可無慮此健等力贊之他日御便殿問健等曰太后祔廟禮如何健等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祔三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而已曩者定議合祔配享以孝莊太后居左今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宋故事臣等以是不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况三后乎遷曰彼三后者謂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一后今設竝祔則改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卿輩尚不知奉

形史拾遺記

十六

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寬朕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于傍歲時享祀如太廟禮何如原評曰聖主舉動可感東陽對曰陛下言是也上曰雖然此大事須卿等確議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立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亦然自宋始祔祭其禮已謬然猶是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爲追祔雖至情然實非禮不足法上覽議大喜翼日出奉先殿圖示羣臣指仁壽

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太后于此皆對曰善再問再對遂命爲廟名孝肅太皇太后殿在仁壽宮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中外稱合禮項之欽天監奏通陵事歲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寢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神座居中孝肅居左孝穆居右

形史拾遺記

十七

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初入宮爲子類正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卽憲宗也天順元年四月間爲貴妃八年正月憲宗立尊爲皇太后與慈懿竝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十月孝宗卽位加尊爲太皇太后而徽稱如故太后當憲宗時憲宗孝所以事養者備至五日一朝燕饗必躬親每出游至尊必躬導寶輿太后意所欲得惟恐不得嘗稍不豫卽憂疑見顏色以故慈懿祔葬事獨難太后意久不能決及孝宗入宮紀太后暴薨懼懼不測太后親有之飲食起居必護視得以無恙故孝宗之事太后過于憲宗日夕問寢僻定省不輟太后偶瘍孝宗夜輶天適春郊嘗宴以太后未安詔罷太后病已特誥諭羣臣謂噤昔憲宗以天下養克盡子道今皇帝嗣位實能紹述先志奉養加厚予偶嬰

瘍疾皇帝夜起顧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謹
頃者醫藥奏功食飲如舊以昔祝今父子一道予甚
嘉焉又謂子感帝孝以爲天下物皆帝所有無以報
帝意故託之語言以彰聖德原註曰孝宗實有可且感語亦詳切堪念
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而上于是時亦奉表稱謝一
時中外稱慈孝焉十一年十月太后以清寧宮災遷
居仁壽宮越一年清寧宮成太后還居之先是太后
家以恩澤封者甚衆太后父能山慶雲伯進侯加太
傅及死追贈寧國公諡榮靖弟壽嗣慶雲侯或封長
寧伯尋加世襲壽子璋璫璫瑛或子瑄瑄皆授錦衣

形史拾遺記

十八

衛指揮千百戶或嘗與張鶴齡忿爭聞上上前上以
太后故不問至是或家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上難之
太后問曰奈何以我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地于
官而后有長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即去其家爾
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順中爲僧大覺寺
好游如故晝游他所夜即宿報國寺伽藍殿中太后
亦忘之報國寺者都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后夜忽
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宿妃知之乎其夜英
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黃門物色之至
則小黃門見吉祥坦腹臥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

太后太后時爲妃以告帝帝召入大喜使具言生平
太后泣下因曰弟爲僧何如爲皇親耶吉祥曰爲皇
親何如爲僧原註曰其前後行乃遣還寺厚賜之
宗嗣位太后爲拓報國寺建大慈仁寺居之賜庄田
數百頃其後壽與或歸所賜田或身後隨見奪而吉
祥庄田藏寺中者雖至今猶存焉弘治十七年三月
太后崩議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
太皇太后詔撰冊文未及上孝宗寺與劉健謝遷議
立奉慈殿別祀不祔廟遂罷諡仍稱太皇太后語在
睿皇后記嘉靖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仰二

形史拾遺記

十九

太后主竝祀于陵殿不繫磨純別嫡庶云
王皇妃順天人與胡惠妃皆有寵英宗遺命止宮妃
殉葬有云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葬桃山亦宜遷來
以下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
山諸妃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葬者初太祖以四十六
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
年七月建文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
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
騎帶刀舍人進爲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
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世所稱朝天女戶者也成祖

勝朝彤史拾遺記

景泰皇帝后汪姓順天大祖泉金吾左衛指揮使父
瑛中兵馬指揮使皆以右封故進都督正統十年八
月英宗選擇邸王妃得右而賢而立之十四年英宗
北狩邸王由監國即帝位間為皇后時京師新彼南
凡死事及老弱殺傷者暴骨滿原野后下懿旨令官
校掩埋且勅帝設齋醮卹之弟后無子生一女而次

彤史拾遺記

妃杭氏生一子名兒濟景泰三年五月將廢英宗子

憲宗為沂王而立兒濟為皇太子議定后執不可謂
若此恐礙監國名大猷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為帝
而反其子讓也讓則公公則賢名皆歸之上怒曰謂
兒濟非而子耶竟廢英宗子立兒濟并問見濟母杭
氏為后而后竟廢禮部郎中章綸上拜哭疏首請復
中宮位號以正母儀忤旨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令
稱王妃會景帝晏駕廷臣議王妃之殉時杭氏先景
帝崩將及后李賢曰景泰妃雖嘗為后然旋見幽抑
生亦有何恩而死殉之日遺一女幼可憫也上惻然

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
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年七月宣宗追諡皇庶母
貴妃郭氏諡恭肅淑妃王氏諡貞惠麗妃王氏諡惠
安順妃譚氏諡恭愍充妃黃氏諡恭靖其郭妃二王
妃即未樂二十二年十月所冊立者宣宗殉十妃宣
德十年八月英宗追贈皇庶母惠妃何氏為貴妃諡
端靜趙氏為賢妃諡純靜吳氏為惠妃諡貞順焦氏
為淑妃諡莊靜曹氏為敬妃諡莊順徐氏為順妃諡
貞惠袁氏為麗妃諡恭定諸氏為恭妃諡貞靜李氏
為充妃諡恭順何氏為成妃諡肅愍其冊辭曰茲委
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嗣後
皆無殉自英宗始惟景泰帝尚以唐妃殉則天順元
年事在遺詔前

彤史拾遺記

二十

曰卿言是而憲宗時為太子雅知后不欲廢已感后意因言上令他妃殉遷后外王府而留養二女于宮中當是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恤有如如姬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頗赫頓失勢危疑見門閭賴后事恭謹多保護賴有以是后不至是后淪落一與一哀因于后歸國時流涕飲餞凡在宮所有服御費器及其故宮人各應皆令隨后遷外王府而于是外王府所蓄與宮禁等物亦隨后歸齊素事佛每歲時令節太后與后躬必召人飲宴敘家人禮而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

形史恭通記

其一千郡馬王憲惟后父瑛于天順改元仍降都督為兵馬指揮使然亦隨進為錦衣僉事終后之世皆無恙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壽八十廷臣擬祭葬王蔡曰葬以妃祭以后遂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性本醇懿然多執持不輕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在汪所土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還上后不肯既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

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投之井矣原語曰賢后此節尤不可少舊本多刪句不合其執持如此後有言后出攜甚多者英宗命檢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則所蓄可知矣后賢而詩與景帝同商閱歷數朝復位號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諡孝肅附廟至天順初革封號遷主別室其一子即懷獻太子早卒唐氏者景帝妃都怪唐與女也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封皇貴妃寵倖冠後廷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妃墮帝乃命中官劉茂選御廐之宜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鄭王薨羣臣議殉葬及妃

形史恭通記

三

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憲宗朝憲宗廢后吳氏順天人天順八年七月間立為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起居者即萬妃也寵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原語曰后能杖萬妃雖廢何憾舊史稱先英宗擇太子宮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得三人一吳氏一王氏一栢氏也三人皆留居宮中而第王為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復奉太后旨命禮部選擇三人選如故而掌選者為司禮牛玉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怒謂吳氏德不稱輕

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掌選詔
獄重鞠之詞連后父俊及后弟雄謂立后時王以王
氏非已選說太后更易而俊雄父子遂略王獄上上
乃白太后敕論中宮爾輕浮靡率留心曲調不足以
敬承宗廟表正閭闔其上皇后則寶選居別宮且下
詔羣臣朕仰遵慈几勉舉大婚時方在疚不忍開命
矧敢知其事特念皇后位重當先帝臨御親為朕簡
擇賢淑其時已定王氏儲侯及時而太監牛玉朦龐
奏請易選吳氏禮成之後朕親見舉動輕率德不稱
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立者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

卷三 史記選記

四

已廢吳氏開住別宮更問王氏以仰承先帝遺意時
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乃救與其弟雄同戍登州而
發牛玉孝陵種菜聞者寃之初典璽局局丞王綸者
侍憲宗東宮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綸受學焉時尚
寶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讀皆相狎及英宗不豫溥意
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因借奎造溥宅歡飲必
竟夕而大學士陳文者居第與溥隣每綸至溥必邀
文俱而是夕獨否覘之則屏人語選婚事然未有屬
也既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掣賢筆曰無庸有草
之者矣錢侍讀與閣給計且代公賢領之未發也會

英宗大殮給侍立外衰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恐綸即
柄用遂悉數綸過且發其通溥狀降綸南京開住而
謫溥為順德縣知縣凡與通者皆得罪王勢大振至
是傾王者亦互相根株王姪侍讀牛綸男吏部員外
郎孫琮皆革職而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
李翔李鈞等復羣起劾玉詞連李賢謂賢與玉通上
重黜徽等乃罷然兩家傾陷者皆借雨后者抵讞言
詞曖昧多周章而于是廢立之勢成竟難挽焉后退
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妊故懼萬妃不測居后宮傍生
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即位念后恩命服倍起

卷三 史記選記

五

居一如母后禮且將復后位號而抑于孝貞遂已之
時遷卒有捕后姪盜幽宮寶器者名問之曰吳后自
門隙投出非盜也上憐之置不問且復官其姪錦衣
衛百戶原詳曰聖主舉動可感此當與神宗教穆廟恭妃事參看正德中后薨劉
瑾欲焚屍以滅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妃
禮葬
王皇后上元人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女也英
宗初擇太子妃以后與廢后吳氏栢氏留宮中意屬
后英宗崩太監牛玉請太后冊立吳氏而后與栢居
別宮憲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

妃有寵吳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鑒吳
事一以曲處之嘗游西苑妃車先行廢時朝見不
執妃禮昭德宮醞饌每加于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
酒使太監段英掌宮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
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
能力悖孝行竭事慈宮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
生輩應定一佳謚傳之故事上列帝謚率上十六字
而末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為廟諱感后旨云弘治十
八年武宗即位加尊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
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后崩合葬茂陵

三史拾遺記

六

三月上尊諡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

后附太廟

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
成化中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選受女史以
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妒他妃幸上者皆治
使傷任即任百計使墮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
藏紀太后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藏幸太后萬貴妃
察知恚甚至不食嘿俟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
病瘁于是貴妃譖太后上前謫居安樂堂久之孝宗
生太后使門監張敏湯焉敏驚口上未有子今縱不

敢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餽蜜藏之他室當
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敢
翦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
事時時就哺養上不知也他日上名張敏飾照鑑嘆
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叩頭曰有祗恐不能保耳
無邪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有祗恐不能保耳
倘能保子見在也上曰吾自當保之顧安得有安
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召見使至安樂堂
宣旨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
有鬚者兒父也乃為孝宗易衣置小車中昇之行既

三史拾遺記

七

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牽上衣上顧視大喜且泣
下曰我子也類我一云太監段英稟問為妃言妃念
評曰此段淵清不必言且亦拾率處焉會其年五月
得安洽與他本所記名見處迥然不同
乾清宮災外廷憂上無繼嗣者稍見章奏上乃使
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有子六歲
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羣臣聞之皆大喜即請為命名
擬上不稱旨上自名之於是後宮報有子者相繼至
上乃移太后居未壽宮數數名飲酒甚歡貴妃日夜
泣怨曰羣小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召太后飲
置毒酒中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諡恭

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為太子成
化二十三年十月孝宗嗣位卽以其年十二月追封
皇太后諡孝穆慈慈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遷
葬茂陵奉主奉慈殿時貴妃已死中外譁然指切貴
妃家監察御史曹璘等請告貴妃罪于大行皇帝斥
其葬削其諡號孝宗不許曰何以妥先帝遂已乃特
遣太監蔡用之賀求紀家得紀父貴紀祖莊兄弟二
人以聞上既悲傷念太后間得其家兄弟來大喜詔
改名父貴為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莊為莊授指揮
僉事賜予金帛第宅莊田奴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

孝宗本紀

人

父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媼為夫人其曾祖祖父亦
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守墳戶復其家而
其既以偽敗也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語世賀縣姓
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聞之愷故廣
西人姓李蠻中紀與李同音因妄稱太后兄一云愷
州果縣人其時日太遙嘆鎮守兩廣太監為訪其族
后兄世官錦衣百戶來而族虛無人唯愷女兄夫韋父成者出冒之有司
遂待父成以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里于是貴莊者
謀曰父成本韋氏而猶冒焉况我姓李因詐為宗系
上有司有司莫辨也既而父成詣闕爭聽者逐父成

而仍不能察貴莊是否及上使使者修治后先塋
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使者訝之
謂紀也而李及還奏貴莊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
御史滕祐問行連賀問訪之珪祐微服入獵撞中察
得其偽狀歸奏上謫罪鏞等而戊貴莊邊海于是數
求太后家竟不得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尚書耿
裕奏曰臣伏見陛下追念太后深淵思重力微
之痛無切家使者數輩相訪見似而喜上聖之隆
恩昊天之感也但粵西當大征之後人民奔竄歲
月悠遠踪跡難明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黎黎以應

孝宗本紀

九

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后尋求家族久不克獲
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露今紀太后幼離西
粵賓天已久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宮無母后正
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雖切安能得其要領獲
其疏屬哉臣愚謂可仿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
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歆明祀者
上曰孝穆皇太后蚤棄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向
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
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慰聖母地下之孝朕虛
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桂國慶元伯諡端僖后母伯夫人有司立祠桂林府歲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有昭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二語上燕閒念前輒流涕

邵貴妃者昌化人貞獻王母也父休海沙軍杭俗軍衛多貧人無業取民屋傍沙湖之得金以易食他人則否後凡淘沙者即非軍亦皆以軍名之一作死兵馬交隨而死其子充謂李福如至京生一女鬻于杭鎮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為授書讀唐詩餘數千百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攜還京會中宮選掌禮嬪妃

形史拾遺記

十

應選時萬妃妒甚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過問之大喜遂召幸原評口此必以為小說宋言矣紅藥一本作紅藥成化十一年間為宸妃二十三年進貴妃生三子一與王祐抗一岐王祐倫一雍王祐標興王即睿宗也興王之國妃不得從興王作思親詩上妃妃答之正德十四年世宗繼大統妃老矣尚在宮中喜其孫為皇帝摸世宗身頂至踵乃推本所生越舊制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壬戌頒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朕祖母邵氏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克事憲祖贊理內政

燕祿兆祥澤隆啓佑濟發慶源若斯之遠而徽號未加朕甚悲焉其尊稱曰壽安皇太后大赦乃封太后弟昌化伯大為林治墳西湖費可十餘萬名邵皇親墳杭人訛呼為邵王墳是年八月上選婚初傳昭聖皇太后懿旨昭聖者孝宗張皇后也既而論內閣候壽安皇太后旨行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事不歸一無以昭示中外仍改傳奉昭聖旨十一月太后崩上葬椁于嶺世宗欲附葬茂陵下廷臣集議禮部尚書毛澄等知上意所在不敢爭楊廷和言宋寧宗欲附孝宗于裕思諸陵宋熹以為祖陵不當數與工作

形史拾遺記

十一

驚神靈今附壽安于茂陵不幾驚憲祖靈乎如原議便上猶豫未決後用工部侍郎賈詠奏卒合葬茂陵明年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別祀奉慈殿尋遷主陵廟改稱皇后即孝肅孝穆亦如之皆前此未有者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以後選女入宮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無以丐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皆以為良言太后姬喜既為昌化伯一年卒子蘭嗣五年又卒無嗣其族人爭襲下吏部會郭助張聰方獻夫胡世寧

李承勲議世寧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
自于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于其父母與其族氏
子姓可謂遠矣今皇太后子孫不幸皆絕而爭嗣者
又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反實其百代之宗
祚祀不享彌滋賢阻莫若罷封爵量加恩澤不報久
之特降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之革去其後族人
貧毀邵王墳拆其石賣官策湖鼎焉

萬妃青州諸城人父貴為本縣像史以坐法謫居霸
州妃生四歲選入掖廷為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
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為太子時見而悅之

形史拾遺記

十三

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宮有日矣及卽位
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之加朴責吳后廢王皇后
繼立鑒吳后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善迎帝
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上嘗游
幸諸宮必令妃袴褶為前驅猥褻備至然猶未立為
貴妃也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為遣中
使四出祈祐諸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既而皇子薨
妃亦自是不再娠于是大妒忌絕嬪御進幸卽偶有
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相賢妃生悼
恭太子暴卒卽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

中也時中外洶洶皆知妃無狀上將乏嗣深憂之言
者每勸上薄恩澤廣御幸然未敢顯言妃之妒也惟
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居昭德宮後復
移安喜宮進封皇妃服用器物每侈僭在中宮上舍
彗星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存來留異疊
仍近者彗星又見東方光侵台垣此皆陰陽相薄之
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求頃傳中宮昭德彼
此相亢一若有參貳之者異者大學士彭時禮部尚
書姚夔每以為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置臣等
聞命以來屏息傾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聞

形史拾遺記

十三

公疏諫不另出附
見于此此亦作法
但傳尚食所司昭德進膳不減中
宮夫宮牆雖深視聽甚近帷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
富有春秋震位尚闕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聽其蠱
蔽而不思固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妃益驕恣凡四方
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妃中官卽用事稍忤妃立
見斥逐妃所親倖者出外鎮守如錢能單勤汪直梁
芳韋興輩皆假貢獻科民財中外騷擾至為妃求福
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懺懺禮之費竭水衡輸之宮中
帑藏為之一空上嘗指語芳輿曰帑藏之空由汝二
人汝知之乎輿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為陛下造齊

天之福何謂藏空卽以所建祠宇歷數之上曰我或
怒汝恐後人無汝恕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時
上方鍾愛興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
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
此則共保富貴無已豈直免禍哉然之言于妃先是
東宮生母薨孝肅皇太后養之每囑之曰貴妃召爾
食勿食也旣而妃進太子羹太子却之曰疑有毒不
食妃悲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
能語至是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東朝有成
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遂寢二十三年春上郊天

形史拾遺記

十四

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貴妃薨
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甚中痰死上聞報慟
然曰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爲輟朝七日謚曰恭
肅端慎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初妃父貴以兵馬指
揮使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使通妻王氏
出入掖庭大學士萬安呼丘嫂每邀之來家敬禮之
朝士倖進者爭趨通門弘治初言者藉藉御史曹璘
請削妃謚號而魚臺縣丞徐瑱請籍萬氏家窮治
紀太后暴薨狀孝宗不從遂已語具紀太后記

毛翰林集

毛翰林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稿
崇禎文子間
李日煥次暉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

四

孝宗朝張皇后孝宗后也典濟人父繼母金夫人夢
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爲
太子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卽位立爲后篤愛
宮中同起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伉儷然者繼自都
督同知封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
而鶴齡弟延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並加保

形史拾遺記

一

傳其他羣從以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
者不可勝數帝又爲后立家廟于典濟上木閭麗明
世外戚之盛無過張氏者后知大體不干預政事而
外家稍盛多側目帝陰爲之解山東副使楊茂元以
河決論事言水陰象失職以后故后怒甚必殺茂元
上爲后徵茂元至薄謫之而御史胡獻論延齡鶴齡
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二齡二齡奏夢
陽謗訕母后當斬金夫人入泣訴上下夢陽詔獄他
日上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酒半上召鶴齡膝前解
之曰毋使我以戚殺諫臣鶴齡免冠謝乃已帝之

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羣臣若此后生武宗及蔚王厚焯至武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正德五年加慈聖皇太后武宗崩太后委政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神廟下獄罷威武團練官革皇店游校而遣各邊鎮守太監之在京者凡喇嘛哈密諸屬國留侍者皆使還國一切政務皆整飭儲備以符世宗世宗人嗣加稱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已而復進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上初母太后已用張璁議母本生太后而以后為皇伯母居仁壽宮十五年進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辛酉崩諡曰孝康靖肅莊慈

卷四 聖后

二

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合葬泰陵主祔廟后正位中宮侍孝宗者十八年歷武宗朝為太后十六年及世宗嗣位又二十年其長年享尊宮中比之孝誠張太后獨太后定策迎立世宗而世宗事之不以禮初興國太后迎入宮后尚以藩妃相視稍抑之及上入朝后后頗倨上以此銜后常大婚時初傳昭聖旨而即以壽安易之及三年二月興國太后誕節敕命婦朝賀燕賚倍常至后誕獨免賀修撰舒芬具疏言昭聖誕節乃陛下承懼之令所當聚天下歡心以奉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賀遠近驚疑宜別降綸音以彰至

孝救奪休三月御史朱泂言昭聖手攜神器親授陛下母子至恩天日昭見幸值千秋義應請賀縱母后固辭陛下猶宜敦請豈可以傳免之旨出自陛下命逮詔獄又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當此議禮紛更之時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太后則必有因事拂鬱生今昔之感此不可不有以慰之若出聖意則母后在宮恩同一體豈可以本生嗣統分等殺哉下北鎮撫拷訊已而御史陳近季本員外郎林惟聰又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罷及言官其于本生正統之義軒輊已極忠臣義士尚敢慨言

卷四 聖后

三

天下事乎并逮訊之會后弟延齡為人上變以殺人謀逆坐族誅原語曰世宗隱心大不可測部尚書聶賢覆言無左證即有謀亦未成世宗怒曰論謀逆者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使急促窮治太后皇恐無所出會袁冲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欲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閣臣張孚敬乃上奏曰延齡過惡有之顧實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帝兄也延齡其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帝友愛之情以全椒房之誼毋傷伯母心世宗降手書曰親不過同姓同姓為逆其能免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孝宗皇帝

守高皇帝之法者卿慮傷皇伯母心亦慮傷高孝二廟心邪乎敬復奏曰臣何敢為延齡游說但臣受恩重不敢不對當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欲子陛下在朝諸臣亦曾多設謬妄惑誤太后陛下獨川臣言排破衆議孝隆所生始尊太后曰伯母然而朝士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齡被罪大小臣工嘿無一言豈以為延齡果可誅太后不足顧哉誠幸太后一旦不得所安以深陛下之過耳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坐族誅昭聖太后獨非張氏人乎臣又不審陛下何以處此世宗乃弟坐延齡殺人罪絞

形史拾遺記

四

降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會冬月慮因上欲即誅之今考問淡薄昭故事乎敬又奏曰明律皇家祖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營券有免死文延齡戚則皇太后親也爵則侯也宜緩與否似應議上曰且為卿已既而有男子班明者奏鶴齡私通益莊王造符咒歷帝星上逮鶴齡道死而市人劉東山者陰賊人也以他事繫獄與延齡居延齡久繫怨望時採撫故事寫成帙題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竊取之他日半吏弛延齡糾繫東山東山不受繼

吏督焉東山忿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無君果矣召赦東山加延齡罪斬而罰諸刑部官前後弛繫者東山出益為張疏草持喝延齡家曰鮮衣怒馬恣行長安中百官畏之大學士夏言口誰能治此御史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開弓射之不中父告讓讓窮捕東山東山急反誣讓諸子與延齡通竝為歷星圖歷鎮聖母皇上其圖凡五十向年班明所言皆實延齡家人往來仁壽宮盜內藏伺上動靜皆御史讓陰主之上大怒逮讓等與延齡俱移繫詔獄東山因益株引所不快定國京山諸

形史拾遺記

五

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藁為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曰東山等結搆奸黨毀聖躬妄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言暴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睚眦殺人如郭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且天下未有忍于弑父而可以預人家國事者唯陛下詳察書奏不省會按詔獄者指揮王佐謬與東山知大第恬之得其情牘上及坐乃始械死東山出讓等而延齡竟長繫不釋暨后崩而延齡誅矣始竊故宦族鄉貢入太學父為夔州守有聲

從兄岐爲都御史負侃侃名獨二齡以外戚故隄其
家聞者悲之

沈氏選侍名瑜進烏程人昭慶富民沈秀後也秀行
萬三洪武初徙家雲南而其族仍留烏程氏父廷禮
仕于朝弘治初被選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
爲守宮論氏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泰之無道也
宮何必守哉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
女學士弟溥舉人官通判氏有奇弟試春官詩傳于
外

鄭金蓮者初名王女兒武成中衛軍卒鄭旺女也幼

卷四 史拾遺記

太

醫之高通政家因採入內備選侍得侍上寢其後遷
周太后宮侍太后名鄭金蓮宮中有訛言皇太子爲
鄭金蓮生者時皇太子已開立會金蓮父旺陰結內
使劉山求自通山遂與言若女鄭金蓮即皇太子母
也在周太后宮汝何不潛發其事而受尊享焉旺聞
之大喜遂稍稍播其語語問孝宗孝宗怒磔山于市
并論旺死罪尋赦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爲及今
不卽發則何待矣乃仍爲浮言如初而市伶王璽覲
與旺共厚利因于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璽密攜
旺潛入東安門喧言國母鄭娘娘幽居太后宮若干

年矣欲面見皇上有所奏東廠執以問下刑部訊無
實擬妖言律兩人不肯伏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獄
誣罔議如山例置極刑鄭金蓮不罪

武宗朝夏皇后大興人錄中元誤考實武宗后也

正德元年冊立其父儒初授錦衣衛指揮尋陞中軍
都督府都督同知時監察御史杜旻上言人君處貴
戚患在不教蓋其人多起側微一旦如連帝室非乞
田請爵則侵官罔利以所與居者非端謹之士未嘗
聞禮義之訓故也都督同知夏儒以后父得饗殊錫
恐驕侈易成罪釐必至宜慎選儒生俾爲師友吏部

卷四 史拾遺記

七

議如旻言乃選老成端潔堪爲師友者一人授以訓
導之職令爲儒講學未幾封儒慶陽伯尋卒后以世
宗卽位歲上尊號曰皇嫂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
上喪儀請上素服冠經帶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
曰嫂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服青足矣臣民則如母
后服耳禮部尚書夏言謂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
不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參許之既而下羣臣議
謚故事凡帝后謚並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
持異議曰大行皇后皇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謚宜
用二字或四字大學士李時曰常用八字而都御史

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有夏言集上其議因奏
古人尚質諡法簡今以漸而增非獨飾數抑亦臣子
之情矣夫少可多多不可少大行皇后諡其于皇上
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惟是帝后媲美妻以
夫尊今列聖元后皆用十二字而獨于大行皇后
諡文減損跡涉降殺二四與八于禮無據不如仍用
十二字為常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今則無事嫂如
母后之義且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于皇嫂實壓母
道不便其再議禮部請如乎敬言用二字上曰其用
六字數既不合陰焉于是上諭孝靜莊惠安肅毅皇

卷四

八

后十五上忽曰禮不備不稱配武宗加孝靜莊惠
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十二字如故
沈賢妃吳德妃皆武宗妃也賢妃父傳德妃父讓皆
元上大婚二妃陪后進慈聖太后即命封為妃越一
月命禮官上冊妃儀上乃具袞冕告大行皇帝几筵
預命鴻臚寺官設飾冊案綵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
及大樂錦衣衛設鹵簿法駕上御華蓋殿皮弁陞座
傳制執事官舉節冊由殿左門出正副二使跪受制
制曰正德元年九月初七日皇帝冊沈氏為賢妃吳

氏為德妃卿等其持節行禮于是執事官舉冊置綵
輿中蓋用黃鼓樂至右順門正使持節副使捧冊北
向授內宮內官費之由正門入詣二妃所二妃禮服
護以扇宮人隨者各擎執迎節冊入拜受之女官宣
冊授二妃而以節授內官費之出右順門授使使持
節復命于是二妃謁奉先慈二殿几筵詣太皇太
后皇太后兩宮行禮還內殿上皮弁皇后具禮服陞
座女官導二妃詣前行禮禮畢還宮方是時二妃固
嫺禮常太后意而上甫新政盡宮廟之敬動合矩度
一時宮中皆稱之

卷四

九

舊俱既而賜后家及二妃家各給庄田若干頃時奸
民投獻者咸謂近畿土地腴饒倘常佃諸近畿而近
畿之不便者多怨望至嘉靖改元奸民覬世宗意薄
無復舊戚恩遂嫉之上訴而庄田盡除
王妃順天人能詩工筆札以才色為武宗所幸嘗侍
上幸薊州溫泉命妃為詩妃手自書之刻于石
外風雷來異常水地何事暖如湯
落一派流今古不巧人問此水賜
馬氏馬昂妹豹房供奉女也美豔江彬白之上時已
適畢指揮有娠馬昂人僞傲傅上令中使召迎之至
豹房馬氏善騎射解子闕寇茲諸樂能道番語遂絕

幸封兄昂右軍都督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庭中官皆呼昂為舅賜第太平右東上營從數騎過飲其第六科都給事中呂經等言近聞開往將官馬昂獻其有孕女弟輒見仰愛且賄內降已超授昂右軍都督臣等惶懼不知所為夫以失身之婦而寵奪宮闈必其人之有異耳夫天生尤物亂人聽視苟非德盛鮮不及禍况其身已失也今昂及子弟出入禁園楊釗之寵重見今日昔者王氏封侯黃霧四塞昂今拜官異亦若是恐失今不治漸致難測伏乞誅昂并斥孕婦以遠禍水御史徐文華亦言中人之家尚

卷四

十一

耻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有是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竊料其熒惑聖聽不過曰是姬姝色多技能而又宜子陛下悅彼甘言誤蒙寵納已婚未婚有身無身皆所不計萬一防杜闕略而不幸李闔之徒抵隙以進所繫豈細故哉且陛下降等威削尊嚴與昂兄弟子姪裸服共坐或同臥起賞賚無章倖臣皆降禮而莫敢抗其權寵可知矣馬姬專寵于內昂等擅權于外欲禍機不發得耶俱不報未幾六科都給事中石天柱等又言馬昂進納孕婦臣等已疏論迄今再旬未蒙進止豈陛下之意將為其有身諱與

泰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不知而墮其計耳今陛下知之而復為之何也萬或陛下急于宗嗣踪跡曖昧真偽未明言之咋舌宜立賜裁決蚤絕覬望御史程啓充等又言內寵為嬖是謂女戎外寵為幸是謂男戎妹喜伐夏妲己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兵戈之顯伐易知而中箚之伏機難測馬昂兄妹寵擅後宮子姪無賴雜處中禁臣等昧死有言未蒙聖斷夫昂本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姦馬姬柔佞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于一家積夏

卷四

十一

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也復不報後上幸昂第酒酣名昂妾昂忤上旨上怒起昂懼乃謝病歸既後得劉美人而馬氏寵衰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良女稱美人名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幸大同駐蹕偏頭關過索女樂于太原美人偕眾妓雜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為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倖雖甚貴倖見必觸首

以母事之呼之曰劉娘娘後上將南征陰移美人至
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
上行且以為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蘆溝
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
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
晝夜行傍徨至張家灣觀迎美人載而南原詳曰此
且出自實錄而舊史只當上發臨清時倉卒內外從
官無知者既而有數人追及之亦寥甚民船爭榜見
上舟不能避抵觸訛訶湖廣參議林文績衛上舟過
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上至楊州每以數騎獵

卷四 形史拾遺記

十二

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
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
寺觀旛簾錦繡梵具夾冊有爲上所錫賚者悉署上
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
京給事王紀言以爲至尊別號嫫媿啓侮不可示天
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置寺觀
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
去從之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
宮既而罷歸耻不肯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超

萬興者來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
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聞之遂潛易
姓名且賂僧使僧先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常有
大貴人至詰旦銀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
惟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
民既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衆銀畏事漏
攜滿堂逃之嶺陽既而嶺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
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受其術時背人行主臣禮于
是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
久之銀出行新城民掩獲銀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
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銀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
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
名入侍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衣局人謂之王
浣衣云

卷四 形史拾遺記

十三

勝朝彤史拾遺記 五

世宗朝 興王妃蔣氏世宗母也其先徐州人以尺籍
隸京師父効初授兵馬指揮使嘉靖間進贈王田伯
生妃通詩書嘗著女訓十二篇弘治五年間為興王
妃生二子長岳王厚燦次即世宗也興王薨妃居邸
一年世宗入繼大統即位甫三日即奉箋詣藩邸迎
妃而令廷臣議推尊禮廷臣舉大義謂宜考孝宗而

彤史拾遺記

稱興王為皇叔父妃為皇叔母議三上不允時妃已
迎至通州聞稱皇叔母大恚曰安得以我子謂他人
母乎不肯入上聞之啓慈壽太后願奉母歸藩而進
士張璠者逆上意謂宜考興王而母太妃上大喜乃
始迎妃來將入宮禮臣具儀注謂應由崇文門進東
安門皇帝出東華門迎而不許再議自正陽門進
大明門承天端門午門之東從王門入又不許崇文
門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正門也御道在焉王門諸
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當從御道入朝太廟于是
羣臣相顧爭謂王妃無謁廟禮不聽又謂當具諸王

妃儀仗不聽乃尊稱與獻太后具太后車服儀仗竟
以太后從正陽門直入謁奉先殿不廟見頃之加稱
與獻皇太后羣臣又力爭謂稱皇非是大學士楊廷
和至辭位去不聽會清寧宮傍室災論者謂議禮所
致乃姑稱興國太后然非上意也越三年上尊號曰
本生章聖皇太后當是時張璠桂萼等揣上意有在
益任情與羣臣辨謂上宜考與獻帝而母與獻后去
本生二字乃成禮上是之遂以是年秋尊妃為聖母
章聖皇太后去本生二字原許曰此篇以延五年為
興王作世廟成奉妃入謁廟大學士石瑤等力爭之

彤史拾遺記

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頒所製女訓于天下
十五年四郊廟享禮成加尊稱曰慶靜貞壽九月奉
妃謁天壽山七陵又謁恭讓章皇后及景帝后陵十
六年奉妃幸金山命諸臣進賀行殿十七年九月奉
妃居慈寧宮十二月癸卯崩諭禮工二部曰朕皇考
獻皇帝陵遠在承天升遐之日尚以諸王禮葬藩衛
淺薄堂隧狹隘比者展視山陵于成祖長陵之北得
支山曰大峪林崗鬱衍實為吉丘欲起逆梓宮遷祔
于此朕不敢專卜告于皇祖既得吉卜二三助輔近
臣咸贊曰宜爾部臣其擇期襄事又諭曰聖母升遐

山陵爲重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頂建顯陵于是以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兵部尚書張瓚爲禮儀護行使太監鮑忠爲奉侍官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又敕太師翊國公郭勛知聖母山陵事上親幸大峪視之忽論曰獻皇帝體魄藏顯陵者二十年北遷遙遠人不寧于朕心朕將奉慈宮南詣合葬其議以聞於是禮臣嚴嵩等議謂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也而春秋享祀遠近迥殊如初議便上曰執謂四海非王土與且孝陵何以尚在南也因止崔元等母行第令趙俊往承天啓視元宮乃上太后

影史拾遺記

正

尊諡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步天誕聖獻皇后明年趙俊還謂顯陵不吉上乃議南巡九卿大臣許賢等暨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諫不聽已而侍郎呂柟給事中曾挺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相繼諫不聽已而太學生陳良鼎上書諫不聽良鼎下詔獄上乃至承天作新宮虛其一以待合葬工竣歸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于祀典請祀之上忽曰帝堯母有墓洵乎合葬非古也卽斥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更議聖母葬大峪山四月上躬謁長陵忽召禮臣嚴嵩曰大峪山何如純德山耶仍命

崔元護梓宮南附七月合葬顯陵主附睿宗廟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昭聖張太后爲世宗選婚臺官言大名著佳氣得后迎入宮嘉靖元年冊爲后授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安門外工部尚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毋過高廣上怒逮營僎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下獄而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既而萬言侵牟其縣民縣令張好古執萬言家人杖之好古亦下獄時上方議禮以爲禮始自宮闈每誦關雎講教化此數語史筆值上與后坐張文二妃者尚著上循視其手后悲投

影史拾遺記

甲

孟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墮娠既而崩當墮娠時萬言乞妻入祝上以非祖制不許至是議喪禮欲從殺因裁禮官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更淺色衣聽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除開臣張璠執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百官則素衣經帶侍西角門通二十七日除上曰不如朕言朕且以九日除矣璠曰不然天子與后猶父與母春秋天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爲后也古人服妻三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妻之喪正

期也日易月殺矣殺之九月後若有殺者則將無也且寧忍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以上有兩宮皇太后故也終不聽既而詹事霍韜奏曰今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古人父在喪母杖不上于堂遵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卽玄冠玄裳御奏天門百官朝則玄冠玄裳退則素冠玄裳除謂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西角門則無辨于大喪也百官衰衣朝中門則禮不肅敬也陛下卽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也猶之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也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下遵尊之義也猶之古人

杖不上于堂也庶幾變于禮者之禮也上可其奏乃
諡曰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壽山喚兒峪葬之
日出梓宮王門罷辭祖禮百官一日臨都給事王汝
梅諫不聽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議謂先皇后正位
中宮母儀天下者七年天崩諡悼雖伴古法而靈義
有六竝非美稱請下翰林更諡上意既久釋乃改諡
曰孝潔皇后其後繼后諡孝烈先祔廟而后祇祔奉
先殿西室卽西夾室也一作東室誤隆慶初禮臣議孝潔大行皇
帝元配也宜合葬祔廟若遵遺制祔孝烈則舍元配
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合典制臣竊以大行皇帝

升祔時宜奉孝潔配遷葬永陵孝烈移主陵廟制曰可乃上尊諡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廢后張氏世宗第二后也父樞錦衣衛指揮僉事石初入宮封順妃嘉靖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上自擇諸妃中可者因下詔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者也順妃張氏侍朕以來克盡禮道其間立爲皇后當是時上方追古禮而後甚婉婉稱上意每歲祭后必從上分獻宗廟方春華嬪御行親蠶禮日講章聖太后女訓于宮中嘗誦翰林所撰內

則新詩使宮人歌之以當古房中之樂如是者六年

原評曰著此段纏綿不知其爲風也至十三年正月癸卯忽降諭禮部

口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天妻綱于大道在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失進冊張氏藉其內助恩遇特隆近乃不思敬巽罔顧承乾俟其自悛竟成終怙應收皇后冊寶退閒別所其天下箋賀總停如勅十五年薨上命喪葬視憲廟吳后禮十六年改稱廢后葬金山

方后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以嘉靖九年選入宮上年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后妃下雜置諸嬪宮而間以嬖好昭儀貴人美人諸

位號今史官言明代宮中無雖稍參漢制要其所以
為儲嗣計未嘗乏也至是特用張璠言謂上未有子
古者天子立后竝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
為似續計于是下慈旨為九嬪之選而后居其首三
月后與鄭氏王氏閻氏章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九
人竝受冊竝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王綬文冊
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袞冕告太廟還
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禮既冊乃從皇
后朝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當是

形史拾遺記

七

時后冊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慶悅之
然未為后也原註曰此篇逐段越二年忽廢皇后
欲立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頓首曰臣請為陛下
賀夫天圖而地方者也上大喜遂以其年立為后而
以僖嬪沈氏為宸妃麗嬪閻氏為麗妃副之故事立
后謁內廟而已內廟者奉先殿也上謂天子立三宮
所以承宗廟故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
林禮部議議謁廟是正月壬子上御奉先殿遣太傅
武定侯助為正使少傅孚敬為副使持節冊立上乃
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

朝賀于未央宮自是之後上嘗薦高祖及高后尊號
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禮辟皇后升祔及禁日
后親扶寶輦尚七挾惟謹辟皇后祥后奉几進帥嬪
御行享祀皆恭恪稱上意上嘗特褒之二十一年十
月上性卞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
寧嬪侍上寢寢離宮人楊金英等謀弑逆用組繫上
頸而以釵股雜刺上勝問幸繫組舍卒誤為殊死結
得不締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
至解組上蘇然病悸不能言后命太監張左高忠捕
宮人雜治詞首王寧嬪云曹妃者雖不與然亦知之

形史拾遺記

八

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捕
斬其族屬十餘人而藉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
之冊為端妃故每侍上寢至是上稍愈疑妃冤曰端
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翻以妃故憾后
是年進后父銳安平伯為安平侯以報后功二十六
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
復悼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原註曰此以述語乃
欲厚其喪葬禮且欲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為元
后豫名所葬地曰永陵遣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
希忠為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

殿大學士言爲副使捧冊諭曰孝烈皇后故事凡冊
諭使臣至宮門內侍傳節冊以入上又諭謚后禮重
其命二使上殿拜命于門內勿如舊明年二月喪百
日特修薦事于永禧宮詔羣臣齋戒十日是日皆素
服辦事五月葬永陵將葬禮官請儀注上命梓宮從
中道行虞殯如禮用九數百官送喪者皆制服至入
朝以素服加烏紗帽黑角帶退而以素服素冠辦事
至迎主之日仍用制服至思善門外行安神禮主還
更以素服素冠辦事禮畢除時廷臣謂踰舊制且有
引孝潔前事爭者皆不聽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大祥

卷五 九

禮官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先是孝潔葬喚兒峪後
主不議祔至十五年禮官始請祔奉慈殿邵太后傍
以爲喪服小記有婦祔祖姑之文因祔主焉及邵太
后遷陵廟而奉慈殿毀廷臣議遷孝潔主于奉先殿
旁室而殿旁地限惟斜廊兩廡難以奉安于是有奉
先殿盡西夾室之祔蓋迫于所請也今請安后主于
奉先殿東則位先孝潔此明以元后尊后而上復
不許謂當祔太廟下輔臣嚴嵩尚書費家等議嵩等
言祔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則入太廟藏主則愜憲
廟皇祖妣之傍以從祔于祖姑之義而上曰不然祔

禮無遷就者后雖非帝然帝之配也帝自有一定之
序而后即因之今后以朕存不啓懼不定視已矣安
有喪在此而主藏彼之禮其依祖制奉祔仁宗而祔
以朕他日之新序其勿違蓋上意尊后且慮他日祔
磨考故欲乘已生存時預祔仁宗而借后以定序也
原詳曰直隸數語皆舊史所無故重
者然史記漢書在本朝已自有也
序則非臣子所敢言乞下廷臣議上命暫已待再非
姑藏主皇妣齊皇后傍明年再持奉主府皇后傍入
享于太廟位設新序不及視而上終欲祔主太廟命
再議禮部尚書徐階都給事楊思忠皆以爲不可餘

卷五 十

無言者時帝使人覘會議得狀及疏入怒曰爾等懷
二之心猶爾耶此非專論后也又非子爲親夫爲婦
也弟以朕躬論正序定位禮所應有乃無肯奉行者
階思忠二人議定即是矣於是階思忠惶恐言臣等
愚昧不能仰知聖諭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
世而祔至後兄弟相及亦有不及六世者國朝廟制
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
論仁宗當祔固不待言但此係異日聖子神孫之事
而陛下自言之是自豫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商以
七周以九禮由義起五可七七可九九之外亦可加

也請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一室為上廟。祔孝烈皇后。毋祔仁宗。陛下亦無豫焉。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此會議耶。臣子之誼當祔當祔。自應上請而乃自為見。且禮有一定。苟定矣何猶豫。為於是階等乃如旨。議上報聞。隨條上祔祔儀注并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上猶銜初議。復曰。孝烈繼后非元后其所配者。又入繼之君。不忌祭亦可。階等惶恐請益力。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論之。顧謂未宜徒飾繁言。惑眾聽實。欲待題朕主矣。因論嚴嵩曰。禮官即從朕言。勉強耳。諸臣爭親乎。帝平

形中格道記

十一

爭名三十年矣。至今猶未化耶。今即不忍祔仁宗。且置后主別廟。他日任臣下處之。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致以仁宗傷眾情也。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許之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旦思忠首署名上。稱修前卻摘其表語詰責之。仗之有創籍以杜異議。然當時議臣從無敢為孝潔言者。隆慶初。上后尊諡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皇后。不稱肅字。且移孝潔配世宗。祔廟。遷葬永陵。而別祀后主弘孝殿。見陳皇后記。皇貴妃王氏指揮僉事王隆之女。嘉靖九年選入宮。

十年冊為昭嬪。十五年生皇子戴。離生時有他妃夢星官以嬰兒送昭嬪。上異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冊為貴妃。皇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至是益重妃。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時幼冠行冠禮。翼日而病。命太醫視之。不治。忽北而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諡莊敬太子。明年妃薨。先是間麗妃生一子薨。諡哀冲太子。至是命妃與閣妃同葬。而以哀冲莊敬二太子祔之。其地在天壽山。已而禮部言妃當與閣妃同祔。主孝潔皇后陵。廟諡可。妃弟朝用累

形中格道記

十二

官都督僉事

杜康妃者。穆宗生母也。大興人。父林。封慶都伯。嘉靖九年妃應選入掖庭。明年封康嬪。十五年進封康妃。十六年正月。皇子生。是為穆宗。二十三年妃薨。是時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尚書歐陽德等言。累朝皇妃或末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國。或子立為東宮。而先薨。俱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與妃事相類。但彼時孝宗尚幼也。今裕王既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乃議上輟朝五日。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其儀仗

人數皆視舊有加上不許于是輔臣引洪武七年太祖命周王橚服貴妃孫氏故事以對曰彼慈母猶爾況生母耶上命考賢妃鄭氏例以間於是德等復上儀註制可開諡為榮淑康妃葬金山及穆宗入嗣以隆慶元年正月己未諭禮部曰朕仰荷天眷嗣守不基迺惟慶源所自我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既闕生前光揚之典未從身後追思罔極痛切于衷夫孝在篤于所生受必由于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親之誼立成教之本哉昔孝宗皇帝上生母淑

孝史卷五

十三

妃尊諡耐葬茂陵建奉慈殿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鴻稱舉遷祔之上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詳議以聞丙寅上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祔未陵祀主神霄殿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妃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諛也既係親陳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禮夏言請淑

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祿之兆也原注曰昔必引勅勿赴館選徑進大內既進則寧嬪無子薨

穆宗朝穆宗皇后姓李氏昌平人封德平伯李銘女穆宗為裕王間為妃生憲懷太子嘉靖三十七年薨王邸穆宗即位諡曰孝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即位如至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儼天寶聖莊皇后合葬昭陵主祔廟

孝史卷五

十四

為后已而后無子出居別宮越一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憂之既疾甚試御史詹仰庇上疏曰皇后者本先帝所賜以配陛下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上承宗廟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則舊聞皇后舉止端肅久拂聖意而去歲車駕謁陵園皇后隨輦朝野皆慶以為相傳或失實羣疑總釋頃又聞皇后離坤寧置之別宮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鬱成疾陛下又略無眷顧之意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亦何以承先帝命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或可從此却病耳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即位

上徽稱曰仁聖皇太后六年進懿安十年進康靜二
十四年七月崩諡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在天弘聖
皇太后祀奉先殿別室與孝烈皇后同先是神宗在
東宮時后病居別宮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斯時尚
為貴妃也神宗每晨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即往
候后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后問履聲即喜起取
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問后
喜亦喜原註曰貴妃和柔神宗既嗣后稱仁聖貴
妃稱慈聖兩宮既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
至是益親臨神宗又孝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

卷五十五

十五

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
餘人陳百戲為兩宮歡每遇令節先于乾清宮大殿
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俟雲臺門下拱而立北
向久之仁聖與至景運門慈聖與至隆宗門上居中
北向跪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于
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與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與導
而入少憩請陞座自捧觴安兒以及獻饌更衣必膝
行稽首屏顧攝息原註曰一段執摩後迎宴一節如
皆從來儀註所未有者于是始陳戲劇歡乃罷凡大
費多此類

孝定皇太后李氏神宗生母也鄆縣人東安父武清
侯李文全一作母王媼生后時里中聞異香經日不
散后初為宮嬪進貴妃生神宗進皇貴妃萬曆元年
上徽稱曰慈聖皇太后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
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于皇后以
別之時太監馮保欲媚上風大學士張居正設竝尊
禮于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
皇太后而兩宮無少別焉慈聖徙居乾清宮視上臨
御諸外廷事一切倚任閣臣不敢預獨于上起居務
極嚴切上偶不讀書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管戲作

卷五十六

十六

講臣進講后前后亦以是驗其記否每朝日五更至
上寢所呼曰帝起今日上朝敕左右掖上坐取水為
盥面挈之登車以出故上在宮中頗祗畏而一二中
官奉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六年上大婚太
后將返慈寧宮敕諭閣臣謂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
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
託有師保之責其為我朝夕納誨用終先帝憑几之
誼社稷蒼生未有賴焉是年進徽號曰宣文太后雖
還宮嚴切如故八年十一月上曲宴西苑兩宮人侍
上醉頤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既退取劒擊兩宮人

左右勸止之遂戲割其髮以出翼曰太后聞大怒自
尚青布袍屏簪珥傳語問臣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
罪已御札又召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
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雷光傳將退
上立詣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嬖
客用孫海二人逐之原謂曰此二人年事舊誤列太后
意終嚴教之十年進明肅十二年太后與仁聖太后
同謁山陵二十九年進貞壽端獻三十四年進慈聖
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四十二年二月崩遺詔曰
予以眇躬獲侍穆廟敬恭罔懈幸誕育今皇帝踐祚

卷五

十七

四十餘年天下頌太平之休者咸歸功穆佑子實惡
焉茲者遘疾瀕危皇帝齋居露禱顧命數已終子亦
怡然大還其奚但化之有皇帝至孝哀憫必過良軫
予懷當順變飾哀靈承帝眷親賢圖治永保鴻基皇
太子亦宜及時進學無忝元良大小臣工相與戮睦
共理邳隆以副予惓惓至意其赦恤事已親囑皇帝
喪儀悉遵典制特詔上尊諡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
弼天祚聖皇太后合葬昭陵別祀崇先殿后性慈愛
雖視上甚嚴而保護備至上事太后孝能伺意承指
竭力奉養時時以設宴陞座特具後庭供奉陳宮戲

外戲名四齊近侍王熙宮近侍各二百餘人次第承
應后晨夕歡燕藉齒益健且究心內典好施予凡天
下名勝地皆置梵剎勸募鉅萬時天下安安物力充
初上亦助施無所吝嘗侍后慈寧宮看花時已秋節
有銅盤生紅蓮蓮心抽蓋九而損簇四向如翠蓮然
上令文書官宋紳傳外廷觀看有畢仍送慈寧上親
帥后妃稱賀且賦詩以爲太后慈壽之瑞嘗于太后
千秋節爲太后祈福敕取內庫所藏吳道子畫觀音
像臨撫之易以慈容使梵剎瞻仰勒石廟下真以布
天下天下梵剎皆供之原謂曰此畫觀音心無所
不攝數段文字本勝羅又論

卷五

十八

內閣朕面奉聖母慈諭謂浙之南海有補陀山大士
現身處也其剎燬于火而基址尚存欲發願修復不
費官錢自捐帑銀蓋造仍舊已完功矣卿等當撰文
製碑頌聖母功德其孝如此後以圖立事未定給事
中姜應麟等屢以請定國本曰見斥革后問而惡之
會上入侍僊后問其故對曰以彼是都人子故也后
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也上遽跪伏地不敢起蓋當時
內廷呼宮人爲都人后初亦由宮人進故云旣而羣
臣請福王之國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
千秋爲辭且多設禮幣冀以悅后后揮却之且曰不

知吾潞王可宣來上壽否貴妃乃不敢留曹學程以建言論死後憐其母老言于上釋之玉熙宮女伎能戴燈舞自言家大梁會許里中人為儒生后遣還其家使配焉后雖不預政而明于大義且善御外家后父封武清伯進侯子誠銘嗣弟誠鑑誠鉅等皆都督偶武清舍人給軍士布花多乾沒軍士譚內使以聞上命取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裂即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革武清職上御講筵召閣臣言狀居正為營救得止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抵其家人于法后生神宗及靖王潞

形史拾遺記

十九

王段恭妃無子萬曆中猶存嘗以外家貧遣中使持金茶壺一私遣外家為門者所奏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內器物豈可闖出詔管中使而自以百金遣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之先帝所賜物勿出也神宗朝皇后王氏餘姚人生京師父偉以后貴封永平伯萬曆六年孝定太后為神宗擇配冊后為皇后后性端謹上下承平久天下無事中年好靜攝一切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弄每語一事即隨取上之光宗在東宮危疑數矣后調護備至且善事孝定

太后得太后歡心上寵幸鄭貴妃置之不較宮中皆稱后盛德比孝貞為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崩諡孝端先葬定陵光宗即位擬上尊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婉天毓聖顯皇后未及上帝崩熹宗立始舉大禮焉主祔廟后與新建伯守仁同族時守仁孫承勳方襲爵上嘗問后家有官乎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坤寧宮賞賚甚厚因奉差為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服時稱餘姚王氏有二伯聞者榮之

形史拾遺記

二十

王貴妃者光宗生母也初為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有娠上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即記年月日及所賜以為驗上侍慈聖宴語及之上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為皇長子既而鄭貴妃生皇三子進封皇貴妃而恭妃不封后既無寵又不得見上一切恩禮盡為鄭氏所抑二十九年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妃無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孫生加慈聖皇太后徽號然後進封皇貴妃光宗

每至后宮鄭氏必使人尾之四十年病革光宗馳至宮門猶閉扶鋤而入后曰背手光宗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言訖遂薨光宗泣左右皆泣鄭氏猶令閉三日不傳閣臣葉向高言皇貴妃薨四日未見傳諭且禮儀未定雖會典所載頗詳而皇太子母妃前所未有宜另議從厚不報向高又言之乃議諡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光宗卽位下詔曰朕奉皇考遺命嗣承基緒撫此萬方溯厥慶源則我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春宮既莫親于溫清今居禁闥徒有痛于栝栢欲申罔極之

卷五 史記通記

二十二

深悼惟有肇稱乎殷禮昔我皇祖穆宗皇帝上生母榮淑康妃尊諡祔葬末陵建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祀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飭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詳議以聞熹宗卽位上尊諡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肖聖皇太后遷祔定陵祀奉慈殿

鄭貴妃大興人萬曆六年上以大婚下選擇令民俗稱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妃故許隣家子爲婦然闕聘物妃家不聽娶而隣家強之兩家爭且聞妃闕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卽籍姓去

原

日門半闕半開謂之闕見左傳此用闕門二字如書既入宮門貴妃及生皇三子進皇貴妃妃權論善媚後庭寵倖者無出妃右時恭妃既生皇長子顧無寵卽立未有屬妃恃寵請立己子爲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玄殿祠星君宸神妃嘗以祈嗣過祠進禱焉至是請謁謝邀上設誓許他日卽立因御書一紙緘玉台中賜妃人未知也第妃加位號而恭妃不及人頗疑之至卽立未定多飛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乞婚請預教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生皇長子而慈聖皇太后又堅持立長妃復于是時小失歡于上上乃移

卷五 史記通記

二十二

皇長子居迎禧宮既而卽立爲皇太子同日冊妃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王既立上遣人取玉合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則蟲已盡蝕之矣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福焉初刑部侍郎呂坤爲按察時作閩範圖說一書太監陳矩從坊間購之持以進上上偶賜妃妃爲之重刻坤不知也二十六年有撰閩範圖說跋者名曰憂危茲議以爲此書本呂坤媚妃爲之其中首頌漢明德馬后且首載其由貴人進位中宮一事則明明以明德指妃而妃之刻之因以自指此易儲之本也

故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朱東吉者謂東朝也其名憂危則以坤會上憂危一疏因卽借其名風之且曰此可憂危事然卽憂危者爲之也時其跋盛傳京師然不得其入久之有疑出于給事中戴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會糾坤王衡曾彈妃也妃弟鄭養性爲言于上上重謫二人然置妖言不問越五年又有爲續憂危疏議者其題目國本攸關是時皇太子已立然又恐更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託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且曰朱廢爲相廢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廢所用者文則有王世

形史拾遺記

三五

揚孫瑋李汝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五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周之士亂有婦人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卽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謂誣罔宮闈甚問骨肉命賊曹四出捕期在必得於是輦下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既久得噉生光者抵之乃已至四十一年又有王曰乾者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于聖母及太子語侵妃賴閣臣葉向高勸上以靜處之禍遂寢其後挺擊事起王之案親鞫張差其所供麗保劉成則坤翊宮內使也妃大懼而劉廷元等合詞謂差風癩

差之供係之案指使廷臣各相持不能解于是貴妃向上泣上曰外廷語藉藉可畏若自乞東朝解之妃乃向太子號訴哀禱上召見羣臣于慈寧殿太子降詔毋株連因立殺張差定獄而他不及神宗崩遣詔封妃皇后未及行而光宗又崩乃與光宗選侍李氏共踞乾清宮選封賴大臣力爭于是又有移宮事而國事已壞崇禎三年七月妃薨諡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鄭國泰鄭養性皆以妃貴官都督

毛翰林集

形史拾遺記

三十四

勝朝彤史拾遺記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曆二十九年册為皇
太子妃生皇女四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
四十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懿溫惠元妃嘉宗即位
十一月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躬聖貞
皇后遷葬慶陵上祔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
子振明襲

彤史拾遺記

王皇后者嘉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為選侍萬
曆三十四年十一月生嘉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
丁未薨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嘉宗即位十一月
上諡曰孝和恭獻溫穆徽慈詣天鞠聖皇太后遷葬
慶陵祀奉先殿封后父王昇為新城伯并卒子國典
襲崇禎末殉難

孝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作應槐
誤應元母徐媼初入太子宮為淑女萬曆三十八年
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薨
既而光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掖庭勿復言葬于西山

愍皇帝封信王進賢妃天啟中信王未之邸嘗居坊
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田懿王墳乎曰有其傍有劉
娘娘墳乎曰有毋密封金錢往祭焉及即位上尊諡
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
而封后父瀛國公母瀛國太夫人稱大異數也弟效
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
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
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傳懿妃者
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
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雖指其眉睫及頰輔

彤史拾遺記

間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英殿中書梁祝
善形摩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示揣以意令
勢為圖圖成救其法駕兩簿山正陽門警而入上
親跪午門迎之既入懸像乾清宮呼老宮婢及素侍
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為之兩泣六
宮皆泣原語曰聖主痛心事偏摩寫真皆乃國朝記
上揮涕恩勞即以前所賜四軸賜其一令供于家及國
破文廟率家人環哭于孝純像前門自焚凡死者
四十人乃加傳懿妃封號賞資太后家及承奉王裕民
中書梁祝各有差上既追念太后且自以薄祐當憂
勞于加上太后尊號時羣臣本圖寶以進上以手拭

淚歔歔不能已故事生母忌日不得設祭服青十五
年六月上以太后故欲追宣宗以來生繼七后同建
一廟而祀太后于其末乃御德政殿名輔臣及禮部
尚書林欲梓侍郎蔣德璟等議上曰太廟制有九皆
一帝一后祧廟亦然今祧廟自先慈繼仁門祖外加
以仁宣英憲孝五帝凡九廟而其廟已滿且其制一
帝一后其繼后及生后七位仍不得入即宮中奉先
殿亦一帝一后雖嘉靖後有以繼后及生后入者而
前此七位尚無祭也上意在太后而特木顯言德璟
曰奉先之外有奉慈殿亦祀繼后及生后者今雖廢

御史稿通記

三

盡舉行焉上曰孝宗皇帝建奉慈而世廟廢之然尚
有弘孝神霄本恩諸殿不止一奉慈也德璟曰內廷
規制臣未之悉但既有諸殿則似隨在可奉祀者上
曰太廟之禮一帝一后朕豈敢輕易惟是奉先地廣
可以恢拓朕欲將祧廟之主祧祀奉先未審可否德
璟曰大祫之禮在歲暮已行于太廟今復欲以祧廟
之主竝入奉先終恐牴牾耳上曰奉先殿中已現有繼
后及生后七位主矣德璟曰此萬曆初始增入非舊
制也上曰然按故事弘治初別建奉慈以奉孝穆紀
太后而孝肅孝惠亦竝祀之嘉靖中遷三主祔陵廟

罷奉慈之祭至隆慶初奉安孝烈于景雲殿更其名
曰弘孝又奉孝恪于神霄殿萬曆三年即奉孝恪孝
烈于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又罷此奉先附祀所由
來也然以朕思之奉先之祀既有定禮則諸殿沿革
歷世可變似不若別建一殿以祀七后為較便德璟
曰善于是闢殿祀太后而七后共之崇禎十七年都
城戒嚴文炳文耀八衛帝時李邦華請太子南還不
得及事急上召文炳及附馬都尉李本同使護行文
炳叩頭言外戚親臣不藏甲臣等徒手安能護皇上
搏賊皆相向哭既而城陷文炳文耀闔門死

御史稿通記

四

李妃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
以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
稱西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嘉宗早失母命西
李母之既而信王亦失母仍以命西李會西李生皇
八女遂改命東李母之皇八女即後稱皇八妹者也
光宗即位妃與鄭貴妃同住乾清宮時上諭封郭元
妃為皇后王才人為貴妃又諭封李選侍為皇貴妃
及上不豫召大臣入乾清宮上御煖閣憑几諭曰李
選侍夙保震器撫育國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署禮部
事侍郎孫如游對曰今孝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才

人大典未竣俟四大禮畢後行末晚也既而上崩選侍遂踞乾清宮因挾制皇上遂封皇后傳言欲垂簾聽政於是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力請移宮而選侍始踉蹌移仁壽殿去于是移宮之案與焉熹宗卽位下詔曰朕昔幼冲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崩逝使朕抱終天之痛朕雖幼未嘗忘也前皇考病篤大臣進內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朕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視顏口傳至今念及尚含羞服朕因避李氏暫居慈慶宮又令李進忠劉通等傳言每

卷六 史記通記

五

日章奏文書先呈選侍方付朕覽仍欲垂簾聽政且欲處分御史所言選侍他日必有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藏驚宮俱遵皇考遺愛有此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誦誅實未識朕心之敬也其李進忠田詔等皆係盜庫首惡自干憲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卿可傳示遵行故諭十二月復下詔曰朕冲齡登極仰庇祖宗眷祐內外清平以爲大小臣工開誠布公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妄生謗語輕聽譌傳誠有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

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等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阻朕于煖閣當時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見羣臣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三朕至乾清宮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持朕衣不釋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此時顏面存于何處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著朕還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諸臣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日使是非洞洞朝政不寧輔臣義

卷六 史記通記

六

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如初一日朕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閣中不令出入及翼日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必欲朕朝見彼後方許回慈慶宮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管亦不任彼宮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選侍侮慢凌虐朕晝夜涕泣皇考自知其悞親來勸朕此其親疎自有分別原許曰西晉後多此等文字諸所行事朕曾祕諭閣臣不令傳抄若避宮不早則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選侍因毆崩聖母自知有罪每使宮

春王壽花等時來探視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
娥說話如有印捕去重處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知
今朕奉養選侍及皇八妹俱從優厚各官何以猜度
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
命乎將歸各于朕乎豈不問聖母之崩山選侍之毆
可不問乎邇來各官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
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如天地後上
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
如此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封選侍以慰聖
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做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

形史拾遺記

七

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
大義姑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務令和衷各
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故諭天
啓元年二月上復諭曰賈繼春暗溺流毒造言誣朕
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本不深究然自繼春出揭
以來引類彌天爭端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囂咸懼
繼春莫敢直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卒不改省乃
昂然肆辨口無君父兄選侍移宮以來未嘗見繼春
有疏明其可否却借密揭爲櫻鑄逆耳之說猜制朕
躬受名減罪姑著照原揭回話問二月又諭曰朕以

冲年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敬禮選侍其移宮
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獨賈繼
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知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
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
繼春奉旨回話初則一揭朦朧再則遮飾支吾本欲
逮訊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誣捏始從輕削籍
永不叙用當是時上方厭選侍移宮一案尚無畸見
獨賈繼春有選侍自經皇八妹投井之說以爲當安
選侍故有是論而其既客魏用事而上意遂變四年
七月詔封選侍爲康妃草小念移宮之名正不足以

形史拾遺記

八

殺諸賢乃創爲封疆一案縱騎四出大獄旁午至五
年九月賈繼春召至忠賢遂矯詔諭羣臣曰先帝升
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
楊逮左光斗等妄希定策申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
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
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遁令嚴諭出宮先
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逮等卽有權勢固亦人臣乃
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明揭
于前天賜朕心補封于後將終始蒙蔽恩禮有虧卽
寸斬楊逮左光斗何救于事兄與魏大中周朝瑞袁

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夥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過樹私人布滿津要環法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他題以掩其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迫賊身死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卽送法司從重擬罪爰書既成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著史臣編緝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著

影史拾遺記

九

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亂聽違者治以妖言惑衆之罪特諭由此端難大起而國運隨之要其禍自移宮始先是熹宗初立時值九月早寒霜雨而下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爲選侍當封相顧賀而其後閣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西李妃故稱東李性簡重寡言笑名位素居西李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旨撫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天啓元年二月冊封莊妃客魏用事妃侍正抵牾凡宮中禮數多被裁抑妃不平會忠賢同官徐應元爲

承奉正每謁妃昇慢不以禮嘗在妃前笞宮使賜肆無忌妃以負氣薨原許曰此時宮闈極饒氣飾如莊林選崇禎初加上封號與其弟李成棟官給田千頃而應元以忠賢敗發南京病死

選侍趙氏者未有封號與忠賢客氏不合熹宗卽位後矯旨賜死選侍聞命出光宗所賜物列案上沐浴西向禮佛畢痛哭自縊客氏復矯旨用宮人禮葬而斥其答應王亮等發鳳陽陵園

熹宗朝 懿安皇后祥符人張姓太康伯張國紀女天啓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后性嚴正數于上前以顛倒

影史拾遺記

十

舊章爲言蓋指客魏也客氏橫肆宮闈后召至欲繩以法客魏大恨遂于宮中播流言謂后本孫二女犯辟以女託之生員張國紀張國紀女之非已女也罔上大不道上亦疑之幸其說不根無左驗乃已三年后有身客魏盡逐宮人之異已者而以其私人承應后脅痛假按摩陰傷之竟損元子焉時有匿名帖榜于宮門列忠賢逆狀并及忠賢黨七十餘人忠賢怒疑出國紀并被逐諸人所爲而逆黨卻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諸門戶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劉知選偵知之首上疏參

國紀梁夢環繼之禍且叵測賴閣臣力救得免熹宗
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遺命定迎立事愍帝
立上尊號曰懿安十七年三月都城陷賊渠李崑者
中州人知后賢特覓后宮中護衛之后白縊死

裕妃張氏有嚴性不為客魏川客魏惡之會妃已有
身鋪宮膺冊妃禮卑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
旨閉襖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經數
日天雨妃力疾匍匐嚼簪溜死乃復矯旨革妃封如
宮人例焚其屍愍帝嗣始復妃位號改葬如禮

李成妃順天人天啟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

魏史拾遺記

十一

日地大震宮瓦皆墮既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
后病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仍當夕上
慰之先是范氏慧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貴
妃以忤客氏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悵悵
至是侍上寢從容為慧妃乞憐原語曰事甚可感此一段亦殊勝諸先生
文客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矯旨革封幽
妃別宮而逐內庫管理李謙于海子殺之幸妃故鑒
裕妃事預蓄乾食藏篋間半月得不死後乃斥為
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館禮且
請居慈慶後宮置供奉焉

馮貴人惡忠賢擅嘗勸上罷內操忠賢怒矯旨謂貴
人誹謗賜死胡貴人甫為上所幸以非忠賢黨恐見
寵乘上出郊日掩殺之而報以貴人暴卒上不問

崇禎帝朝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

奎以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躬操作履性貞靜
居平不見齒天啓中選信王邸妃以后進故事宮中
凡選婚每選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即中選皇太后暮
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
納淑女袖而倚以銀幣遣還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
寶而中宮之政悉稟成于熹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

魏史拾遺記

十二

弱小將及其次昭妃力贊之曰今雖弱小他日不長
大耶因冊為信王妃上即位立為皇后后家本節高
而典典宮政務減儉裁宮中糜費不為外家乞恩澤
即歲時大臣命婦入朝賀亦賞賚必以禮時天下飢
饉府庫虛上憂勞議節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
之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舊戲以及
民間優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
所稱過錦戲者彷彿古優伶供奉取時事諧謔以備
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避賊狀后
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

戲原評曰后語只三字而不心解質上薄于聲色宮

中不兼寵惟田貴妃者頗愛之妃見后稍倨后每欲抑之以禮會歲旦朝正妃常詣坤寧宮朝適天寒雨雪翟車止門外不即入又不令傳免久之袁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為貴妃即傳入相見且故為好語謝之去于是始傳妃車入坐朝之朝已遽下無他言妃大恨向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陽引愆而別為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仆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貽賜后且問后起居后勉為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啓祥宮三月

史拾遺記

十三

不名既而后在末和門看花請名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寡仁母下太夫人入宮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朝已也而泣欲太子為謝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後開冠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君蓋意在南遷也上問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欲言外事多此類后生皇長子及長平昭仁二公主皇長子已而立昭仁主六歲未封以居昭仁宮故名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上至宮曰事急矣后即于上前再拜自經死清兵入

世祖章皇帝特諡曰莊烈愍皇后與愍帝同葬田貴妃寢園名思陵

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佑居揚州父弘遇以耆自豪生妃而嫵妍揚故多術女習伎能弘遇娶之為後妻教妃鼓琴天啓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冊禮妃未幾進皇貴妃妃敏慧善伺上意指上寵之嘗鼓琴上問師何人以後母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踰月以他節請召母入采問令鼓琴上前再行上悅賜勞之自是母出入嘗注宮門籍不復禁妃善粧梳每以新飾變宮中儀法燕見却首服別作副髮藏髮間

史拾遺記

十四

宮衣用紗縠襖縠諸剪繡而隱以他色如菴畫然上冠舊綴鴉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焉青于其中璽之有光焉宮中燈多綴金匝雖烜烈而炬不外達妃乃刻燈扇每當炬處去一方以疏綃幕之炬影左右微觀者稱快嘗厭宮闈過高迴崇杠大闢所居不適意乃就廊房為低檻曲楯蔽以敞榻雜採揚州諸什器床簾供設其中又以末巷接宮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為藤薄夾棕葉覆之凡用心工巧多此類雖變易舊製然較便故上亦聽之且嘗去小黃門之昇已與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行

昭仁宮婢費氏爲賊得自和昭仁三則以爲白片

翰林集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明一

代后妃列傳自稱初得其父所藏宮闈紀聞一卷

載事不確文不雅馴後預修明史分撰天順成化

宏治正德四朝后妃傳因搜考史宸闕畧特甚乃

仍取外史所記與實錄參修而掇其謄稿合之宮

闈紀聞撰爲此書凡六十五傳其中如鄭金蓮王

滿堂於史例不得立傳崇禎末宮人費氏青霞女

子等於史例當別入列女傳卽是書以拾遺爲名

不得拘以史例亦應隨事附錄不得自爲一傳雜

於后妃中也其敘述則頗有法然大端已采入正

史此無庸複錄矣

留溪外傳十八卷

〔清〕陳鼎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留溪外傳十八卷》提要

留溪外傳序



居史官之位以傳記褒貶天下之人者國史也其道尊故其爲書可以善善而惡惡而天下以懲以勸處衡泌之間以傳記表章天下之人者私史也其位卑故其爲書止可以善善而不復及于惡惡而天下亦以感以興大抵國史所必及者私史不必復詳國史所不及者私史不容或畧而總不外乎是非之公使讀之者咸有以想見其爲人而欣欣然鼓舞于爲善之樂此亦吾人著書之微權也江陰

張序

一

陳君定九足跡遍天下交遊亦遍天下就其聞見所及作外傳如干卷皆忠臣孝子節婦畸人爲世所未及知或知而不得其詳者悉搜討而備載之其爲人明季與

國朝各居其半間嘗取而讀之則殺身

張序

二

成仁舍生取義之事爲多余因思天地生人原以維持斯世顧乃不使之安常處順爲所欲爲而必欲試之于艱難困苦之途以觀其百折不回之槩疑天之于斯人爲甚刻殊不知消息盈虛乃屈信自然之理國不能有

治而無亂家不能有盛而無衰猶之天不能有春夏而無秋冬地不能有平原而無山海也故上世未必無小人而末世未必無君子第人之所值有幸不幸耳當其幸也都俞于朝飽煥于野雖有高行奇才亦無由以自見及其不幸則或爲忠臣孝子或爲節婦畸人所謂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也天亦何嘗庸心于其間哉子輿氏有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則是編所載雖皆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而實卽賡歌颺拜時雍於變之

張序

三

風所不得而岐視焉者獨是定九以
著作才不獲與國史諸公同操筆削
之任而猥于遨遊逆旅握管雌黃以
寄其表章善善之微權俾若而人者
咸伸其忠孝節義于私史之中則在
定九僉不可謂之幸而在諸君子則
幸有定九其人直可云千秋之知己
也矣

張序

四

康熙戊寅孟夏朔旦新安張潮撰



序

余嘗慨古今忠孝節烈之事正史不載者頗多蓋正史自
有體裁非闕國家興廢者不錄無怪也獨是懷芳抱潔之
流其所樹立亦皆出於天注如田夫牧豎亦能爲國死難
鄙倡賤妾亦知爲夫守節此其精神所畱何嘗不與名公
卿大夫共爭光於日月哉而聽其湮沒無聞此誰之責也
是以正史之外有稗官野記以補其闕而又懼傳聞失真
好事者多以意爲增飾則入於虛初諾皋之流讀者不復

雷溪外傳

顧序

深信其事猶之湮沒已耳況江陳子定九少而從軍遊跡
幾遍四海其於天文地理兵農術數之學靡不貫通蓋古
所稱有育才也顧獨究心於搜訪遺佚表章志節之士所
著雷溪外傳一書皆述近代來忠孝節烈之實實可傳者
噫陳子之志猶余志也夫陳子一身耳其間見所及已有
數百餘人陳子隨而筆之文極簡賅不務增飾而其人傳
其事傳設更有如陳子者數人又能搜陳子之所未及聞
見爭爲筆之不幾於正史之外別成一史哉惜乎世之

陳子者少也余因高子函三平子雙河獲交陳子於京邸見其恂恂退讓不欲以文章自名然京邸諸王公爭延致之且樂助成其編輯之事嗟乎潛德淪佚其精英在天地間賴陳子之筆以傳庸詎知非數百人實式憑之俾假館通都以卒其業哉不然何其文之高簡核實迥異於虞初諸臬也他日上諸史局藏副名山其所表章必有不朽者雖與執簡諸君子分道揚鑣可也同郡弟顧彩謹序

畱溪外傳

顧序

二

畱溪外傳

凡例

一是傳釋史也比正史不同正史所載皆縉紳先生德業事功及關國家興廢大綱此則俱草野隱逸韋布之士而能立名節者間有一二前朝通顯皆忠貞貫日殺身成仁他書不載誠恐湮沒故陳鼎及之

一是傳所載忠義多前朝遺老知天命攸在不敢妄思一奮與彼蒼爭氣數然其心眷眷其志鬱鬱未嘗

一日忘情故國或終身窮餓山林或沒齒不入城市或披麻戴白以至蓋棺皆

畱溪外傳

凡例一

國家之楨幹人倫之模範俗所謂人種子也足以標榜一時啟發後世故陳鼎急爲表章

一是傳所載孝子順孫皆實實可法可師典型一世之人非汎汎口頭說孝說友而盜虛聲一時者且多閭巷草萊不能一時上沐

旌榮故陳鼎急爲表章

一是傳所載理學諸君子皆

國朝素著聞望學宗洛閩理歸程朱若陽儒陰釋叛道背經

徒資文字不識性天者此儒之賊也陳鼎槩不敢載

一是傳所載隱逸游藝一流考其生平學問材品亦足以取榮

盛世乃甘心放棄樂效唐虞巢許或捐鄉土或棄妻孥浪跡

江湖棲心巖石死而不悔者其氣節皎然皆足以垂

法後世而懲創貪名徇利之徒故陳鼎亟爲表章

雷溪外傳

凡例二

一是傳所載廉潔一部中有

本朝縉紳因其位卑秩下功業未著未能遽達

廟堂登諸簡策世久時遠勢必湮沒亦學者之憂也故

陳鼎亟爲表章以勸當路

一是傳所載節孝貞烈四部之婦女或紅顏失偶皓

髮完貞或決志殉夫甘心一死或義不玷污操餐劒

刃或孝事姑嫜操刀割肉或白首空閨守貞不字質

之道路口碑加以閭閻公論衆喙一辭別無殊議者

陳鼎方肯入載

一是傳所載黃冠緇衣或抗節

清時以明其高或亡國舊臣遁入空玄以明其義

今上以忠義教天下不因此輩流爲方外而棄舍不取故陳

鼎亟爲表章

一是傳得之傳聞者居多然必衆口一辭然後敢爲

立傳如一二入言恐不足憑彙置勿載但其間年月

多不得確故皆闕之亦不能敘其先后惟分十四部

雷溪外傳

凡例三

以類聚而已俟有來者亦可續入讀者幸諒之

一是傳史家言也非道學家言也取記載以示勸懲

而已非若道學家獨言性理一遵中庸也故二十一

史奇奇怪怪無所不載每見今世假道學閱是書所

載割股孝子往往斥爲邪妄殊不知斷臂烈婦殿公

尙載諸史割股孝子獨不可載之外傳乎請觀二十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徵近代忠孝節義貞烈豪俠隱逸高人事實作傳發刻啟
竊惟綱常名教維持端在斯人忠孝節廉表章要有同
好所恨者事更朝代世迥異而人湮亦或有人限方隅
地殷遙而事隱益自傳聞或畧紀編或畧賢豪與草木
以同休以致姓氏不傳間里不傳精英等烟雲而速化
嗚呼智愚同盡邪正莫稽非有據實之書則潛德之幽
光不著一世人心靡自奮興藉惜菟羅之力則開修之
獨行將遺千古信史何由採擇

鼎

才慙五傳學乏三長

晉溪外傳徵啟

一

念二十年來潦倒風塵詎有形管之責乃千百世下盱
衡往古寧無腐史之心伏見北海逋臣東林樵子或種
花彭澤植五柳以明高或抗節燕臺蹈千死而不悔心
傷破國誓欲捐軀又有感切蓼莪情深岵屺思孝死孝
俱爲孝思之所鍾論親順親罔非親心之最樂爰徵事
實用勸聞以至方外高人寰中俠客或孤懷獨往或
抱膝長吟或吹劍雲中或釣鰲海上旣立名砥義各擅
一奇則彰往傳來亦堪千古然此瓊德琦行必有師友

學問之助夫是以分途任道以希聖賢獨至婦人女子
本無詩書禮樂之陶亦何以銳意成仁以擗名教嗟乎
天路茫茫唯存浩氣泉臺寂寂上有精靈奈何血性猶
存竟令表章不至雖人之爲善非爲名然而予每有心
必勤搜取伏願慈孫孝子哲士仁人或目擊或耳聞悉
其事明以告余或前朝或近日筆之書將以問世此雖
迂濶亦有苦衷聊爲衍數萬言以發潛光不過云爾如
謂覓千斛米始作佳傳則曰未然

晉溪外傳徵啟

二

江陰 陳 鼎定九撰

凡有事實可寄至江寧承恩寺前轎夫營刻字店蔡丹
敬家或揚州新盛街岱寶樓書坊轉付可也

甯溪外傳評閱同人

張心齋 名潮歙縣人

吳雲逸 起鵬歙縣人

顧天石 名彩無錫人

平雙河 漢英無錫人

高函三 大酉無錫人

朱贊皇 名襄無錫人

張漢靚 紹基歙縣人

甯溪外傳

評閱同人

較閱同人

顧密 字公若無錫人 龔翰 字文思江寧人

梁份 字質人吉安人 姜垚 字蒼崖紹興人

戴名世 字田有桐城人 余賓碩 字鴻客福建人

蔡塋 字鉉升上元人 朱庭柏 字林修上元人

朱直 字少文江寧人 呂師濂 字黍字山陰人

章松 字木公江寧人 周標 字松岩無錫人

周榮珩 字柏岳無錫人 郭于磐 字漢瞻上元人

甯溪外傳

較閱同人

陳塏 字杞蒼江寧人 徐煥 字奎光江陰人

尤雲鶚 字凌霄江寧人 劉匪居 字鹵斯江陰人

王英謀 字叙輪山陰人 汪士圻 字御臣蘇州人

曹曰瑛 字渭符順天人 吳弘宓 字潛昭桐城人

蘇佑 字受仙常熟人 范萊 字北山江寧人

蔡泰嘉 字幼淳長洲人 朱漢 字雲倬山西人

袁啓旭 字中江宣城人 柯煜 字南陔嘉善人

畢大生 字雨稼華亭人 諸棟 字國書無錫人

賀國璘 字天山丹陽人 王仲儒 字景引興化人

費密 字此度成都人 王嘉儒 字欽州興化人

宋曹 字射陵鹽城人 梅文鼎 字勿菴宣城人

黃雲 字仙槩泰州人 李國宋 字大村興化人

李沂 字艾山興化人 喬寅 字東湖江都人

宗元鼎 字梅岑海陵人 戴移孝 字無泰和州人

閔麟嗣 字賓連歙縣人 蔡廷治 字瞻岷休寧人

洪嘉植 字去蕪江寧人 諸殿鯉 字際南杭州人

雷溪外傳

較閩同人

三

張蓋 字衍園歙縣人 貢巖載 字虞肱三原人

咎茹芝 字抱雪安慶人 吳思祖 字雲谷丹陽人

張坦 字逸峯永平人 范大士 字拙存如皋人

王方岐 字蒙谷揚州人 方溥 字彥博桐城人

丁鼎峙 字柯亭鎮江人 張璩 字聲百天津人

于王庭 字星菴江都人 朱澐 字天綺江都人

張漸 字進也歙縣人 洪韶 字虞夔江都人

黃泰來 字交三海陵人 吳璠 字賜璵徽州人

鄭晉德 字破水歙縣人 王乃心 字宇調河南人

吳之陵 字士雅歙州人 費錫琮 字厚蕃四川人

倪匡世 字永清松江人 費錫璜 字滋衡四川人

楊賓 字耕夫會稽人 呂葆中 字無黨浙江人

張師孔 字印宣江都人 鄭周 字茨村歙縣人

張基 字漢鏡歙縣人 繆沅 字湘沚海陵人

閔奕佑 字右誠江都人 洪其端 字次揆歙縣人

俞楷 字陳芳泰州人 張道深 字竹坡徐州人

雷溪外傳

較閩同人

四

張景蔚 字少文遼陽人 瞿世壽 字修齡常熟人

曹鈴 字冲谷永平人 錢志選 字登士丹徒人

卓爾堪 字子任浙江人 程增 字蝶莊歙縣人

李衍恒 字久于鎮江人 蕭暢 字徵艾廣陵人

王棠 字名友歙縣人 蘓企許 字友燕高郵人

錢志遷 字善士丹徒人 韓瑋 字拱玉涇陽人

汪彰 字平圃杭州人 姚開榮 字馨遠江都人

崔麟徵 字信夫北直人 余蘭碩 字湘客莆田人

朱觀 字自觀新安人 顧元標 字天飛雲間人

莊耀 字殿采武進人 吳長榮 字木欣長山人

錢岳 字十青蕪州人 陳霆發 字鳴夏江都人

汪鵬 字谷淵錢塘人 董士位 字欽翔宜興人

王裕德 字雲俠高郵人 郭士弘 字含若平陽人

張漢麟 字東石宜興人 于琮 字左蒼江都人

吳允基 字季履新安人 吳文炳 字卓雲歙縣人

李則友 字因兄江寧人 于坤 字文璣江都人

雷溪外傳 較聞同人 五

雒居仁 字真菴陝西人 于琯 字來白江都人

項超 字穎凡江都人 程揚耀 字式發儀真人

陳可中 字次和南昌人 江溥 字博亭徽州人

張筠 字元子江寧人 劉允吉 字展菴靖江人

殷曙 字日戒新安人 駱嘉泰 字巨臨臨安人

周之樞 字星遠杭州人 朱定魯 字周生休寧人

史騏生 字千里溧陽人 錢邦甲 字孺濱溧陽人

鳳駟 字來儀江西人 穆士熹 字立原上元人

吳敦儀 字省菴新安人 沈文慶 字瑞英江陰人

王浩 字天春江陰人 王吉 字祉候江陰人

黃應賓 字可階江陰人

雷溪外傳 較聞同人 六

留溪外傳卷一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忠義部上

莫九萬

嵇永仁

江叅軍

文中翰

留溪外傳

目錄
卷一

忠義部上

一

李中丞

鄭御史

許義士

李義士

薛義士

韓義士

許德溥

三諸生

高復卿

趙百足

賣餅叟

狗屠

王縣令

焦太守

江源洞

留溪外傳

目錄
卷一

忠義部上

二

明溪外傳卷一 忠義部上

莫九萬傳

江陰 陳鼎定九稿

莫九萬傳

莫九萬蘭陵人幼失怙恃流落異鄉既壯方歸籍性豪爽不羈議論高古與人言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振指抵掌踴躍自奮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繫素以直道事人不受人憐癸丑來遊京師明年滇逆變西涼鎮將王輔臣繼叛閩丞相海奉

莫九萬傳

卷一

莫九萬傳

命出師九萬仗劍以從抵陝又奉先撫後勦密

肯恐倉卒勦殺有傷生靈蓋

天子愛民至意也丞相海策平京爲三秦上游慶陽爲糧道後衝必須先撫而難其使四顧幕下無有敢言往者楚人周某首請往撫平京言辭激烈九萬感動卽請往撫慶陽二人期日同發周入平京以大義痛說輔臣數四輔臣悔悟歸國九萬入慶陽遭賊帥周仰民李占春皆殘忍夫也百說不入反劫之降九萬仰天大呼曰吾堂堂

天朝臣子奉命來撫欲救若等水火寧肯降賊以蹈赤族之

禍乎賊曰汝看今日域中誰爲王誰爲賊汝不降我汝卽

爲賊降則富貴立致九萬曰吾頭可斷吾身不可辱毋以

降之一字污吾耳也賊卽以刃加其頸曰不降卽斷汝頭

九萬瞋目叱曰賊狗骨頭吾生爲

大清臣死作

大清鬼豈降汝逆賊者乎賊卽擲刃冷笑曰汝既死而爲鬼

矣有何清濁之分耶命賊衆攢斫曰叫他做個不清不濁

莫九萬傳

卷一

莫九萬傳

二

鬼去九萬體無寸完大罵不絕而死既死猶南面僵立逾

時不仆

外史氏曰曩予人都來遇慶陽賈人李豐於旅舍問予何

處人予曰蘭陵郡曰則與忠臣莫九萬同鄉矣余久客於

外竟不知鄉中有莫九萬其人者因詢之豐備述顛末且

曰曩豐爲賊逼金助餉與莫君同驕一館者七夕其死之

日風雷大作天地昏黑忠烈之感如此嗚呼觀之周莫二

君一成一敗一榮一沒則士之遇與不遇蓋有命也夫豈

人力所能強哉

雷溪外傳

卷一

共九萬傳

嵇承仁傳

嵇承仁字宦侯號畱山無錫人吳郡庠生也幼端方言行不苟事父母盡孝弱冠以文名縉紳先生多雅重之常閉戶讀書畱心經濟凡刑名錢穀及兵家之學靡不究心探討其極范承謨總制八閩廉知其賢以禮致之幕下畱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范公大悅恨相見晚一切政事俱倚藉之耿精忠懷貳志畱山力請爲備而范公以兵力單弱恐爲所制惟稍稍密爲布置未敢大舉動也旣而精忠叛

雷溪外傳

卷一

嵇承仁傳

四

執范公凡幕客及從者俱下獄又傳僞命勒令割辦蓄髮更服色且授僞秩畱山張目對使者曰吾從范公來生死以之矣范公死則吾義不獨生辯不可割髮不可蓄服色不可更而官斷不可強惟願卽殺以成吾志遂投僞檄於地僞使者大怒令從人鞭之流血不服乃命獄卒加拘繫上匡牀百苦備嘗終不服丙辰秋九月王師抵劍津逆勢威上下相猜屢興大獄死者甚衆畱山知不免乃同范公介弟名承譜者整衣冠北面叩首九復遙拜父母畢解袍

贈獄卒又出白蠟授之曰代爲買棺言已三號俱就縊時同死於侯官縣獄者共十九人他獄死者稱是皆范公之從也

外史氏曰 國家養士惟隆故多得士報三逆難作投筆從戎者以千數死難死事者鼎鼎范公以名進士首先殉節從而死者及百餘人雲貴總督甘公死其幕客某及從者俱自殺而從容就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稱嵇氏爲尤烈焉於戲非養士之報哉

雷溪外傳

卷一

嵇永仁傳

五

江參軍傳

江參軍天一字文石號止菴歙縣人也性廉介重氣節好讀書年十三卽善屬文父士潤任崇德驛丞太史黃石壘道周典試浙江還舟道驛天一袖文請見錄拒不納譚道周詢故錄曰驛丞子求見道周訝之命登舟曰子來何以教我天一出其文再拜曰公人倫海內天下孰不願出公門牆哉某敢就正於公耳道周覽其文大加稱賞遂留宿舟中縱談天下事至丙夜不輟別去出文集白金以贈天

雷溪外傳

卷一

江參軍傳

六

一好結納士至者倒屣恐後而郡縣貴客過訪則匿不見赴友難義形於色雖櫻禍患不顧也嘗語友人曰吾黨立身如處女一失身則萬事瓦裂父母國人皆賤惡之若誦法聖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而喪其守可賤孰甚奈何世獨苛中惻而恕鬚蒼哉其爲文高古時莫能識故久困童子試年三十六始補郡弟子員自是每試輒冠前軍邑令傳巖雅重之憐其貧命請託以資凡數歲終不以私見會姻戚有誑誤事令捕急知令重天一乃白詣陳重賞長慰

以請天一拂然曰吾守身數十年豈忍一旦自敗乎卒揮去不顧崇禎末流寇熾中原天一厭制舉業仗劍談兵慨然有澄清志時休寧金正希聲以翰林講學里中教民聯保甲設鄉勇以備亂天一遂師事之會鳳督馬士英調黔兵衛陵寢迂道徽州流賊素次徽郡殷富乘隙冒黔兵先潛入境搖掠百姓羣起殲之士英不察疏奏徽民誘殺官兵詞連及聲郡中人人自危幾不測天一忿之詣留都上書大司馬史道鄰可法其略曰三月間流寇至祁黥問詐

留溪外傳

卷一

江參軍傳

七

稱黔兵又詐稱沐國公往守皇陵民見無文書將領牌面參錯衆心疑駭然猶牛酒犒勞待以兵禮不意卽亂住民房卽數十人輪姦一婦更卽焚殺劫擄不可嚮邇其夥中半雜僧人及雄捷婦女操戈橫掠莫逆顏行於是民有觸鋒刃死者填溝壑死者相踐蹈枕藉死者尸盈原野鬼哭神驚始知是賊因以鄉人雲集不介而爭乃賊之死於民者不十之二三而逃竄過半民之格鬪而死於賊者又且十之五六當擒其巨猾衣領中搜有血書約四

月初一破徽郡急不能待遂肆姦掠傷哉徽民亦已慘矣詎意馬臺原有黔兵沒於常德樂平諸處忽得寇徽之賊有假黔兵之號卽居然認爲黔兵衆處徽之官民指爲誘殺至奉嚴旨焉嗟乎突然來徽者姦殺焚劫之賊也徽人實滅其姦殺焚劫之賊乃強認以爲兵計亦誤矣然馬臺豈欲自誤哉特其監紀縱兵殺民自取敗亡欲嫁禍於徽以卸罪因不究監紀亦不究其兵何以被殺而第據其監紀以爲徽人誘殺官兵嗟乎天下有誘殺官兵之理乎則

留溪外傳

卷一

江參軍傳

八

欲自認爲黔兵是自認一縱兵殺民之擔矣不言督兵者無紀律而監紀將領之率兵者若此豈尋常小過失而反置之乎馬臺前後數疏俱袒賊爲兵意欲盡破一徽州財力速殲一徽州官民而後甘心者嗟乎徽人一死於賊一死于殺賊將安所託乎且徽之有司鄉紳爲民徹桑土計皆知患難相扶之義保障弘多今馬臺欲盡置以法民見上之衛我者反以獲罪益不知其死所矣言之於邑可爲氣盡書入事乃解徽郡得保全甲申北都陷明年江南定

唐王起閩以黃道周爲相道周故識天一復雅重金聲乃
晉聲侍郎兼都御史天一叅其軍舉兵恢復勢甚振會其
鄉有爲御史者道我師問道入守兵潰聲在績溪被執天
一聞之拜別其大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金公
死義不可獨生乃追及聲大呼曰我卽叅軍江天一也遂
并執送江寧內院意欲活聲慰之曰曷不黃冠歸老乎聲
未及答天一張目詈之內院乃命俱扶出與族孫孟卿中
軍吳國楨守備程尚遇記室余元英並斬於市初天一被
留溪外傳 卷一 江泰軍傳 九

有忠臣烈士莫如之何也先生以一諸生而欲與彼蒼爭
一日之雄事雖無成然其忠烈之氣已足撼山岳而泣鬼
神矣其遺集若干篇具在讀者輒爲之泣下沾襟也

留溪外傳

卷一

江泰軍傳

文中翰傳

文中翰震亨字啟美長洲人前崇禎朝相國文肅公震孟之異母弟也性孝年十一生母史卒號痛幾不欲生家人力勸乃解十七補諸生父元發河南衛輝府同知以疾卒震亨哀慟如母喪既壯博通經史百家言以及篆籀圖繪詩詞之學靡不工遊南雍再試不第家中落僦居秦淮賣文自食諸前輩皆樂與之交會震孟登第上書勸上勤學有耳目薰染不越中涓之語忤璫左官還吳震亨依之漳

雷溪外傳

卷一

文中翰傳一

十一

霞黃石齋道周識震亨於座恨相見晚遂訂交烈帝立震孟被召繼登揆席震亨亦以修掖垣誌功授秩謁選至都與兄盛額言國事愀然繼之以泣既而相國薨震亨哭之哀諄以駙馬章永固薦召賦地與中旨賜食而出改授中書未幾漳霞獄起株震亨下詔獄徐少司寇特疏申救遂得賜環奉差餉大同軍例有羨金三千震亨不受盡給諸軍軍皆踴躍報命乞休南還甲申京師陷江左建國以冢宰薦起用爲當國忌嗾御史劾之乃引疾歸金陵失印豫

買一棺投震澤中爲漁人救免遂不食而死年六十一

外史氏曰明亡顯要大官不死者衆矣先生知遇未隆乃捐軀効忠投水不得卒自餓死可謂不媿臣節矣

人無幽顯道在則尊先生一死完貞足令效管魏者顏汗矣

新安心齋張湖

未仕時卽念切國事嗚咽流涕後此不食而死所以行其志也先攷一筆立言具有深意衡山先生高風潔操卓越千古中翰爲其文孫乃能完臣節於板蕩之際源

雷溪外傳

卷一

文中翰傳二

十二

清流澈文氏之謂歟

新安雲逸吳啟鵬

李中丞傳

李中丞長倩字維曼號瞻麓嘉靖朝相國文定公春芳之曾孫天啟朝浙江處州府太守思敬之第三子興化人也幼穎異弱冠卽舉諸生博學重氣節天啟丁卯登賢書崇禎甲戌成進士初令浙江歸安多異政邑有王學會者以貴爲中書暴鄉里交結津要前令畏不敢問長倩廉知其惡卽逮之獄學會賂直指令之釋不聽竟抵之法一邑肅然三年報最歸人詣闕請畱又三年遷禮部主事轉員外

雷溪外傳

卷一

李中丞傳

十三

郎出爲江西督學未抵任卽丁內艱甲申北都陷乙酉服闕赴南都補福建督學南都失同簷事黃道周輩迎唐王入監國遷太僕卿既唐王稱帝上言王業萬難偏安疆宇萬難緩復請速出師以圖恢復書上唐王可其言下令出師時道周以宰相督兵前驅缺餉長倩盡括各屬歷年缺庫缺俸及學租贖貯帑金十三萬兩有奇以佐復上書區畫軍餉中旨晉戶部右侍郎攝尚書事九月浙帥鄭鴻逵以餉不足請借助里甲每糧一石徵銀一兩長倩言士

民溫飽者可以義激零星窮戶額賦尙難安能預借請免一二石小戶并請每石先借五錢如其言百姓得安晉右都御史督餉出師無何芝龍陰使人請我軍前約降盡撤守關將士我師入長倩方抵建寧聞之知事不可爲卽託疾命醫人以補中湯進自投鴆毒飲之索筆書曰吾家世受國恩卽捐糜不足以報萬一顧死不瞑目者兩京喪失九廟丘墟耳遂死年五十有八初長倩出福州別禮部侍郎馬思理執手歎歎曰天下事去矣我輩安知死所乎思理指梁間一綆曰此是我輩死具後思理從唐王奔贛抵順昌追軍迫自縊古廟中世謂二公不食言

雷溪外傳

卷一

李中丞傳二

十四

外史氏曰予讀前朝紀聞諸書皆言先生因糧不繼以憂死及予從軍於閩舍建寧明經黃奇逢家見其堂前一石三角重數千斤予怪之奇逢之子曰此非石也丙戌秋大中丞李公督餉來建館予家未至前一夕有大星光芒四射墮地有聲須臾化爲此石越三日大兵入關中丞見國事不可爲乃服毒死此忠臣星也予嗟歎久之始知紀聞

諸書之悞故爲之傳

舊溪外傳

卷一

李中丞傳三

十五

鄭御史傳

鄭御史爲虹字天玉歙縣人執金吾鄭元化子也高祖良鐸徙江都遂家焉爲虹生而穎異五歲受業檢討汪文烈偉日誦數萬言過目輒記憶十二卽善屬文十四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成崇禎癸未進士假歸明年三月李賊陷燕京莊烈殉社稷五月福王立南都爲虹謁選得浦城令時東南鼎沸浦當孔道爲虹政不苛擾民多德之又明年江南定唐王入閩監國經浦城奇其才擢爲侍御史百姓留溪外傳

卷一 鄭御史傳 十六

遮道請留改授湖廣道御史巡視仙霞等關駐浦城丙戌六月命巡上游我兵入仙霞潰兵焚掠爲食爲虹與兵科給事黃大鵬大發倉庫以犒遂歡呼引去一郡以全八月我兵下浦城執爲虹令薙髮爲虹仰天長號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兩失焉用生爲願死明日復召見令輪餉爲虹謂清白吏安得金浦民間之皆願鳩費請貸御史死爲虹曰民力殫矣忍以我故累百姓乎堅持不可左右欲兵之爲虹卽躍起奪刀自刺其胸而死年二十有五大鵬

聞之卽日自殺從爲虹死者書記陳龍遊擊張萬明及子都司翹鸞守關都督洪祖烈建陽令崔攀龍也巡撫吳聞禮控制崇安聞爲虹死亦自剄

外史氏曰吾聞之長老云爲虹美丰姿白皙廣穎弱不勝衣狀如婦人女子然其臨大節當大難勇於蹈義卽責育復生不能及焉其死也感激相從者乃有六人嗚呼非其正氣塞天地烏能至此哉

雷溪外傳

卷一

鄭御史傳

十七

許義士傳

義士許重玉吳郡長洲縣人也幼穎異六歲讀論語至攻乎異端問其師曰何謂異端師曰非聖人之道楊墨之教也曰方之今者孰似師曰釋道是也曰今之害天下者乃此輩人耶於是遂不拜佛或讓之則曰彼佛異端吾何拜爲他日讀孟子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遂慨然以道自任深惡緇衣黃冠者流曰我爲政必盡除之以清吾道時有僧名宗衡者與其父兄善嘗過其家重玉見必變色衡訝之曰貧衲與相公無讐何爲怒目相待曰汝背聖賢棄倫常甘心異端以亂吾儒何謂無讐耶時才七歲也衡微笑而去久不至其家父兄怪問之笑曰君家有聖人吾輩異端當自絕因述其言聞者異之十三入庠於諸生最少然有老成器度同學數十輩多敬之弱冠補廩聲譽益沸讀書務求精義不事咕嚕嘗語人曰學者稽古當探聖賢心髓而務身體力行以復其天性否則無益也父母死六年之喪未嘗一日輟哭亦未嘗入寢內室思慕久而

雷溪外傳

卷一

許義士傳

十八

愈切甲中國變間烈皇崩卽遍書崇禎聖上四字於裏衣

袞經悲號誓死家人勸之曰君一諸生耳非有官守之責
殺祿之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聖賢所不取也重玉
曠目叱曰夫君安天下以生我臣民者也生我臣民天下
之父母也烏有父母賊害而爲子者尚可苟活乎夷齊餓
死首陽豈有官守殺祿者哉良欲全大節於一身明大義
於天下也况我已食廩食人之食者當死人之死吾志已
決毋煩多喙乘間投閭江家人奔救起乃不食八日而死

雷溪外傳

卷一

許義士傳

十九

及葬吳門吊者以萬計

外史氏曰凡人於君天地父母也天地崩壞此身何託父
母賊害此身何活毋論貴賤智愚天性然也宋史載仁宗
崩深山窮谷莫不悲哀如喪考妣山谷之民豈有爵祿之
榮哉良由有所感其天性也重玉國公身死不負所學能
復其性矣

李義士傳

李義士幹才字篤生號肥泉鹽城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
忘束髮補弟子員負才尚氣節年二十食餼時中原流寇
日熾幹才慨然有澄清志遂厭帖括謂同學曰方今國家
疾在腹心黃巾綠林之患蔓延天下勢不可救亡無日矣
又何雕蟲刻棘之足爲於是相與學騎射習兵法甲申三
月國變幹才捧巾衫北向叩首大哭焚之遂遁處海濱手
置土室可三尺自囚於中屏粟不食家人視之悉麾去惟
一童子捕魚給之明年江南定有司知其全髮以抗令訐
于學使檄下逮治挺身含笑而往監吏管陽爲所威欲脫
之以身代幹才不可遂見學使詰曰方今嚴法令人皆難
髮汝獨不畏死耶對曰吾實不忍爲兩姓臣子故爲此且
以刺學使學使以爲顛放之歸幹才仰天歎曰逮我殺我
我之願也今不殺我敢苟全以負國家養士之隆乎遂絕
食十八日死

外史氏曰吾聞幹才餓瀕死聲不相續矣猶告其友人曰

雷溪外傳

卷一

李義士傳

二十

君當與諸子爲詩生哭我具物生祭我吾目方瞑於是友人數十輩成詩具祭以往幹才岸墳方袍自位上座受諸子祭畢張目連頷而卒噫異哉

薛義士傳

薛義士名大觀字爾望號隱瞻江南無錫人其先洪武間因軍籍來戍昆明以軍功得世職遂家焉歷十七世而至大觀以文章氣節重六詔十八補邑博士弟子員望甚籍同郡楊處士丹心最器之以女妻焉生子二長曰之翰亦以文名十五遊郡庠妻孟以令淑稱次曰之屏五歲慧聲聞一邑女一字同郡鄒生崇禎末流寇張獻忠亂蜀恣意屠戮旣而伏誅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奔黔丁亥二月破遵義遂入貴陽屠定番千里蕭然無鷄犬聲三月我兵至可望遂屠貴陽趨滇黔滇之人多附之得官或勸大觀父子仕大觀曰此孫氏賊官也吾義勿爲丙申二月定國與可望貳由安籠奪桂王入滇八月定國大破可望軍於交水可望走詣長沙降而政歸李氏或又勸大觀父子出大觀曰此仍李氏之官非明官也乃挈家隱於郡北黑龍潭左之山中戊戌我兵破定國軍桂王奔緬甸大觀聞之仰天長號曰嗟乎明祀絕矣吾自祖宗來一十七世受國恩豈

可事二姓乎乃呼其子語之曰今日之事固天命不可力爭然獨不能背城借一君臣效死社稷乎奈何間關外域欲依小彝求活耶吾不惜一死爲天下申大義于後世無爾顧也之翰泣對曰兒志久決願偕大人死大觀曰爾母與妻在何可死楊氏孟氏聞之僉告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媳願爲君父子死敢同死婢瑱兒者方携之屏婦聞之乃前曰主等俱爲國死婢子敢避死請從死於是大觀舉家北面稽顙再拜俱赴水死死之日其女偕鄒生走避兵

雷溪外傳

卷一

薛義士傳

二十三

至女曰吾婦人將安避死與其辱身不義而死不如卽死亦投水死

外史氏曰死亦難矣高爵厚祿者平居所爲似不畏死及臨大義逃死惟恐不及由竇由徑搖尾叩頭無所不至求免其死究其生不及死嗚呼薛氏闔門死國賢於高爵厚祿舍義不死者遠矣

韓義士傳

韓義士默字文適號繡虎江都人其先世居臨汾至五世祖賈於揚遂家焉默生而穎異舉止不凡旣長博學工文章重氣節補邑博士弟子員尤工書法胎骨鍾王善臨摹先輩人得其片紙隻字莫不奉爲圭璧甲申國變乙酉我兵南下史道鄰可法以相國出鎮廣陵聞默賢以禮致幕中屬以筆札時東南擾攘軍中文書積如山默逐一裁荅操觚立就悉中相國旨相國益重欲官之默固辭乃止會

雷溪外傳

卷一

韓義士傳

二十四

我師攻城急權奸馬士英與相國不合竟不發援師城垂破默知事不可爲走歸告其妻蕭曰事已至此無能爲矣吾讀聖賢書當死義不可苟活負吾所學若輩宜自爲計乃冠儒巾衣儒服南向再拜投井中死蕭謂其子彥超曰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諾亦投井死蕭乃結纈於梁命長女就縊坐視死乃抱幼兒魏乳之旣乳置兒於地歛衽頓首於老嫗辛曰韓氏惟此一塊肉矣如不存則韓氏之鬼餒而矣惟望嫗善以存之此子也立則韓氏不絕

吾夫婦九原受賜多矣老嫗攜孤去然後自縊死默同學高孝績亦巾衫縊死於文廟孔子座旁郡學王士秀書大行皇帝位供堂上與其弟某俱儒服對縊死

外史氏曰嗟乎有明垂三百年養士之隆越前代國公卒得士報廣陵之難死者多矣而夫死義妻死節子死孝一門烈烈稱韓氏爲盛焉嗚呼非國家養之有素彼書生烏能闔門效死恐後哉

商溪外傳

卷一

韓義士傳

二十五

許德溥傳

許德溥字元博如皋人父國欽母前死事後母盡孝有宗人名直者殉甲申國難德溥壯其節日哭之明年揚州破德溥不肯薙髮然至違父意乃剪其半如頭陀他日讀唐史感張令諱故事卽刺字兩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又刺其胸曰不媿本朝未幾警人摘以告縣令捕得德溥詰其情卽慷慨自陳曰吾實不忍忘先朝故爲此今日汝不識時務一布衣士耳未食前朝升斗之祿何爲若此德溥

商溪外傳

卷一

許德溥傳

二十六

厲聲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有何布衣縉紳之分今日然則爾欲何爲耶德溥曰今天下大定我一書生有何能爲但求速賜一死得爲前朝鬼則含笑快心九原耳令父逮其父德溥曰吾萬死不辭但無累吾父足矣初庭立不肯跪至是乃爲父一屈膝令感其誠釋其父止論德溥死遂絕粒十數日獄卒恐爲法受過泣以請乃幡然食曰餓與殺等死耳吾豈畏一刀乎在獄自得如平常同里故郡官李之椿大生亦以論在繫服其器量曰德溥子真義士也

臨刑殊從容四顧觀者曰母爲爭識我使天下人皆知我心大明安得便亡徐引領北向曰吾今日得爲明鬼矣遂死妻子當入旗胥王姓者感其義陰以妻代行之得贖歸

外史氏曰曩余過雒陽之人多爲余言里有死事三君子惟德溥死所不當死嗟乎死豈易言哉夫以一布衣與天命爭去留明知其不可而甘蹈白刃推其心豈邀譽於當世哉

舊唐書

許德溥傳

二十七

三諸生傳

三諸生者興化王伯綿續亞綿續叔綿續三同懷也自幼倜儻能文與其父哲士字霍山皆錚錚稱名諸生三人中續最修偉尚義氣重然諾續有膂力開武畧通劍術續工繪事善書法而並以授經造士爲業甲申國變福王建國南都史相國出鎮揚州天下洶洶哲士呼其三子起曰兒曹夙有壯志此何時也尚伊吾窓下作書生態乎三子曰諾續持重不輕出續最先出水師總兵黃蜚延入幕資其

舊唐書

卷一

三諸生傳

二十八

贊畫續繼出典平伯高傑授之監紀及傑爲許定國所殺乃渡淮謁總督田仰仰一見奇之授以叅軍仰卒續還祭傑不忌故主也高夫人信讒言謂其受他銜不忠收送史相國繫訊續與續聞之挺身趨叩堂下侃侃明其無他相國改容許之遂得釋旣而揚州下相國死續續棄家走東海奉宗室新昌王集戰艘犯興化有武生戴之藩奮勇登陣縛新令開門迎新昌入次日遊擊張將軍率師至新昌度不能支趣去城中戒嚴乃捕續及陳西朋遂馮魁梧應

昌陳錫甫天拔陸立梧樹穀魏泰來應泰徐耀吾有德并
內應李學海瀾黎用修增並斬於市饒與父士哲及熊應
明鄴總兵復擁新昌來犯城守出銳師擊之大敗士哲續
應明俱歿於陣續蹈海死

外史氏曰嗟乎有國者養士不可不隆也夫天命既移擁
千百萬衆者尚莫能抗區區二三書生乃奮螳臂以力爭
曷不自量哉蓋感激之情深竟忘其力之不足耳

雷溪外傳

卷一

三諸生傳

二十一

高復卿傳

高復卿浙東永嘉人與同郡何雲臣陳某者三人爲布衣
交甲申春傳聞閣逆弑天子復卿與雲臣等素衣雪鐙伏
白旗首倡爲副報讐旬日集衆數萬聚糧北發道阻不果
本朝既定江南命將攻兩浙渡錢塘諸郡俱降復卿即自樂
清入據雁蕩以拒 命時遊擊蕭啟榮驍勇敢戰與之相
持久不能下乃設伏要道出疑兵以誘之復卿懼以甲楯
五千退保龍灣嶺啟榮進兵迫之復卿進無聲援退無據
守乃奮命死戰士卒死者三千餘所遺半多扶創猶挾鎗
繞闔我兵圍之三匝彼遂轉據東崖血戰不怯啟榮顧左
右曰此壯士也殺之可惜吾當生擒之遂策馬馳上爲飛
石中盔墜馬左右奔救乃免旣而我兵攻之益急復卿始
棄崖出走伏發墮澗中乃大呼躍起殺數十人力憊被擒
啟榮欲生之親釋其縛與之酒食不食曰殺則便殺何用
辱我啟榮諭之曰國家興亡皆有定數李闖以無賴賊率
烏合衆卒破京師有明氣數可知我

雷溪外傳

卷一

高復卿傳

三十一

初入關滅賊不煩甲兵奄有中原一旅之出江東悉定此殆
天授非人力也爾未食君祿據此一山以逆 王師勇則
勇矣非智士也速降富貴可得復卿曰某家世業農未有
聞達然祖宗來垂三百年受有明水土之恩義不事二姓
願卽殺我以成吾志毋多言啟榮義之不殺復卿卽遁去
時何雲臣亦已禽斬陳某遂孤身逃去復卿招集亡散千
餘人走據海島後

朝廷遣官招撫陳某卽率衆先降復卿勢孤其子勸之曰天
雷溪外傳 卷一 高復卿傳 三十一

命久不眷朱氏矣吾父逆天屢戰屢敗今糧草已盡軍心
離散事不可爲且

大清寬大包與降人不如請降以順天意復卿不荅旣而其
子又言遂大怒舉案頭石硯擲之幾斃陳某策復卿不降
終爲患乃以兵劫之曰今大衆悉降君孤軍窮島雖管樂
爲謀亦無益矣降則同富貴否則徒取殺身耳復卿曰吾
非有異於汝也但生時未向閻羅老子乞得兩副面孔來
耳卽入自縊繩絕墜地乃復出大呼曰大丈夫死須決裂

遂拔劍指陳某曰取吾頭去成汝富貴吾卿以見烈皇於
地下遂自刎

外史氏曰復卿一農家子耳非有一命之榮干城之寄者
也乃以世受有明水土之恩卒以死報可謂義矣噫今之
受世祿者又當何以勵之哉

雷溪外傳

卷一

高復卿傳

三十一

趙百足傳

趙百足，穀字金城，浙江平湖人。前庚子，解元。趙維寰之從孫也。幼受業維寰，既長，通經學，多膂力，工武略，尚氣節。嘗有百足蟲伏其卧處，雖遠出數十里，經宿蟲必至。穀心竊喜，自負家貧，爲同里諸生王世淳婦翁馬汝嘉孺子句讀。師去其家數里，且隔大溪，次日百足蟲卽至。穀益喜，謂世淳曰：「我他日必能崛起布衣。」世淳曰：「子無他異，烏能至此？」穀曰：「昔杜預有大蛇之兆，而封侯；錢鏐有蜥蜴之異，而創越。子今有百足之奇，夫百足之蟲死而不仆者也。子豈促促終作轅下駒哉？」世淳以爲謬，穀曰：「子不信，明日來。」起時可來，吾榻驗之，知吾不汝誑也。」次蚤，世淳扣門入，穀卽揭席示之。果然，一百足蟲長尺許，肥碩異常，色如丹砂，有光奕奕，蜿蜒入牀下。世淳以爲妖，欲提杖殺之。婦翁力阻，乃已。於是人皆呼穀爲趙百足。云乙酉江南旣定，我師下浙江，時魯監國在紹興，慨然仗劍從之，授裨將，率一軍與我師戰於杭城之郊，飛礮中穀首，首飛去，猶持劍策馬。

雷溪外傳

卷一

趙百足傳一

三十三

大戰我軍大駭，爲少却。穀猶單騎馳逐數里，馬蹶墜地，乃仆。

外史氏曰：金城有百足之兆，遂思有所建立，有志從戎，功雖不就，然其爲國戰死沙場，亦能立名節者矣。觀其死而不仆，真可云百足蟲矣。

雷溪外傳

卷一

趙百足傳二

三十四

賣餅叟傳

賣餅叟江陰人失其姓名世居城北以賣餅爲業叟年九十餘修髯鶴髮雙眸炯炯行不携筇日負一筐餅入市賣賣已卽沽酒一壺坐君山巖對長江獨酌微酣卽鼓掌高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句時流氛正熾中原塗炭叟歌已輒北望燕雲嗚咽垂涕而後歸叟有五男皆麗眉皓鬚十二孫髮皆斑白曾孫數十人俱壯玄孫亦數十人半抱子皆業餅叟舉目五世繞膝男女數百人多知畱溪外傳

賣餅叟傳一

三十五

孝讓鄉人爭慕之叟嘗集子孫告曰太平垂三百年矣兆姓富庶極矣盛極必衰零落之慘將至矣吾邑宿稱尚義其不免乎命冢孫率其屬遷梁溪曰存吾祖宗祀未幾北都陷東南沸傳李賊篡位叟呼天號泣曰吾世受國朝水土恩今年已及百尚敢偷生賊世耶遂投揚子江死年九十有九乙酉我

朝大定江南惟江陰百姓皆城守叟之子孫皆戰死城下

外史氏曰叟市井小人也肯偷生賊世卒葬江魚之腹

噫與覲顏二姓之士大夫異哉

嚴君平賣卜城都與臣言忠與子言孝想叟亦日以此訓諸家庭不然一草野老人寧不愛其餘年而子若孫又奚必併力爲國殤耶析圭擔爵苟活全生者何限而綱常名節盡在於業餅之家可傳也亦可慨也夫

新安

雲逸吳啓鵬

畱溪外傳

卷一

賣餅叟傳二

三十六

狗屠傳

狗屠江陰青陽里人失其名尚書張有舉之族兄也狗屠以屠狗養二親能盡道明末二親皆老俱好飲狗屠日沽美酒奉之且鼓腹謳吳歛於膝下或說笑談或手舞足蹈高聲唱蕭相國月下追韓淮陰曲以勸二老老歡然爲盡酣二老年九十餘而卒狗屠年亦七十矣痛哭如孺子至失聲既葬狗屠以屠業付二子二子亦能事父母狗屠三年喪畢日携一樽酒入社祠與羣乞兒雜坐飲醉則或

雷溪外傳

卷一

狗屠傳一

三七

謳吳歛或說笑談或高聲唱蕭相國月下追韓淮陰曲以自樂甲申北京陷思宗殉宗社狗屠聞之大哭不欲生二子泣勸之再然後已及聞我

朝滅李賊狗屠大喜遍走告人曰李賊滅矣李賊滅矣似恐人不知者旣而福王立南京狗屠益大喜遍走告人曰是猶朱氏之天下也是猶朱氏之天下也及我師定江南狗屠覺額曰朱氏斷根矣朱氏斷根天即持屠刀自屠而死年七十有四

外史氏曰狗屠屠狗夫耳非有國家爵祿冠帶之榮者也國亡而身與俱亡豈非忠義出於天性哉

古之奇人多隱于屠沽信乎此中有人矣

新安雲逸吳啟鵬

雷溪外傳

卷一

狗屠傳二

三八

王縣令傳

王縣令質字魯季浙江山陰人性至孝數歲能以道事二親既壯尚氣節以博學聞遊辟雍屢試冠諸生戰棘闈不勝遂以貴爲郎謁選授四川渠縣令昔吳逆倡亂四郊多烽火野無青艸室如懸磬質抵任加意撫綏緩催科省刑獄脩雉堞治干櫓招徠亾散數月四境大治驚鴻復集百姓多愛戴之未幾彭亨叛率衆圍城使人招之降質曰吾奉

雷溪外傳

卷一

王縣令傳一

三十九

朝廷命守茲邑城存與存城亾與亾耳降之一字未可辱我也賊怒併力攻之質率百姓固守城幾墮者再質禦之甚嚴常出銳士殺賊無算賊益怒攻之愈力晝夜不懈而援師不繼糧絕城陷質整衣冠望

闕再拜曰臣力竭矣敢以一死報

聖主遂自剄而死同死者五人失其名

外史氏曰三逆之亂官吏死國事者衆矣皆由

王家隆于養士故士多樂死卒不勞力而三寇蕩平若質一

縣令耳懷與城存亾之志死守不二可謂忠矣

雷溪外傳

卷一

王縣令傳

四十一

焦太守傳

焦太守潤生字茂慈號隨園南京旗手衛籍應天府上元縣人萬曆己丑狀元竑之季子也幼穎異甫能語竑偶以數字指示輒能記憶再易他本百變不疑幼不好弄十歲卽能詩十五補弟子員十八爲上舍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文譽沸江左負笈從遊者趾相錯凡八戰棘闈俱不捷隨就職南京詹事府主簿遷太常典簿矢志廉潔言於堂官盡除太常弊再遷左府經歷尋轉北京中府經歷掌各門

留溪外傳

卷一

焦太守傳

四十一

鎖鑰時都城有警卽督門軍晝夜巡邏弁中有貪功好事者多擒奸細以獻將就戮潤生察其狀有冤卽虛躬研詢果得誣服者七人出之遷戶部主事以材能題差督放寧遠擢天子賜宴勅遣至軍凡餉隨到隨放毫無濡滯冠滅之私以故將士用命十倍於前差滿當於軍士感泣扳轅臥轍督撫題留不可遂還部遷知雲南曲靖府未幾署兵道篆時賊氛正熾賊黨孫可望自蜀奔黔肆行屠戮千里蕭然無雞犬聲遂渡淫犯滇曲靖爲黔滇咽喉城中僅守

兵百人甲械不備潤生乃出帑募壯士八百餘人部伍城

守甫畢賊卽至營於北郊潤生乘其初集秣馬誓衆親率壯士五百人闢北關直入賊壘戰一旦夕斬首二千餘級還跡恐退三十里軍於霑益州境候大隊至復圍城城七周盡力攻擊潤生寢食城上親冒矢石指揮堵禦凡五十晝夜城中火器盡援師不至士無生色猶堅守潤生乃呼壯士告曰今賊勢盛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城陷援首於賊何如背城一戰大丈夫死於戰場爲國家忠義士不亦快乎壯士皆曰諾乃飽食率壯士八百人乘黑夜大雨直抵賊營賊因雨不備皆酣睡聞戰大驚起自相殺因達賊十三營城上皆鳴鼓擊析大聲呼以助遂斬首數千級達旦賊知官兵少大集圍數匝潤生率士奮身斬數百人突圍出而壯士盡沒於賊陣僅存十三人保潤生入城賊攻益力而內乏糧草不能守潤生見事不可爲遂冠帶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閉戶自經城乃下永明王稱制於滇贈太常寺卿諡曰忠烈

留溪外傳

卷一

焦太守傳

四十二

外史氏曰余流寓曲川者十餘載曲之父老有能言焦太守城守事者甚詳其言曰太守潔已愛民能下士士樂爲用與賊大小凡十五戰戰無不捷賊無能爲舍之去矣會奸人以城中無儲告乃復還攻之而太守卽見危授命可謂善成仁者矣

留溪外傳

卷一

焦太守傳

四十三

江源洞傳

江源洞字洞然六安州博士弟子員也生而奇偉知將略喜談兵明末流寇猖獗踞六安東南山爲巢時出焚掠撫軍史可法檄選州中名家子弟練鄉勇以拒之源洞應檄而出授以僉書都司防守六安洞然破家募驍勇士三百餘人號鉞騎營嘗出奇斬賊賊畏之不敢出州恃以無恐壬午仲夏鎮將軍世勲因餉不繼與州守怨遂搆賊格里眼乘夜襲城洞然率士力戰得保全及旦見賊中有鎮將部卒洞然知其通賊遂白知州宗室朱謀夫令鎮將移駐城外世勲怒遂反洞然巷戰兩晝夜世勲敗走投賊張獻忠且極言州城饒富獻忠率賊數萬圍城三匝攻十餘日不下世勲卽以防城火藥進獻忠作地雷以駭城城潰謀夫遁洞然率壯士大戰不肯退獻忠謂衆賊曰毋傷此好漢爲我生致之以故戰至日晡殺傷甚衆止十餘人力竭被獲獻忠大悅親釋其縛相接以禮勸之降洞然大罵曰吾天朝臣子豈肯辱身作賊耶史公不日來將殲若輩矣

留溪外傳

卷一

江源洞傳

四十四

獻忠猶不忍害世勲從旁激賊怒遂決其目截其舌洞然猶作刃賊狀而死年二十有七既而獻忠悔聽世勲言即斬世勲於舒城之南以徇聞者稱快

外史氏曰明亡賊起破地屠城者半天下而高爵厚祿之徒或叩首乞降或挈妻子而遁乃死社稷者反在一白面書生嗚呼此有明隆重斯文之報也洞然無嗣有姪總於國朝康熙戊辰成武進士守京江得軍民心地方安堵人以爲得家傳將略云

雷溪外傳

卷一

江源洞傳

四十五

雷溪外傳卷二

目錄

江陰陳鼎定九稿

忠義部下

搖船客

輯樵叟

西安丐者

金陵乞兒

雷溪外傳

目錄卷二

忠義部下

韓給諫

古副將

王太守

劉孔和

吳義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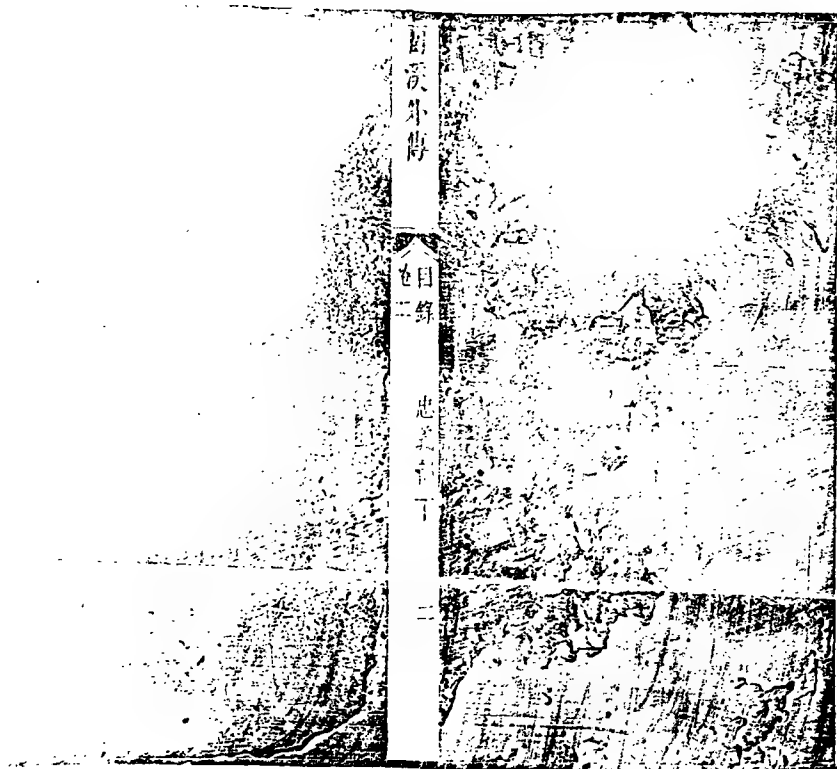
靖寧王

魏將軍

趙叔濟

義僕亥時

義僕李兒



甯溪外傳卷二 忠義部下

江陰 陳鼎定九稿

搖船客傳

搖船客者失其姓氏不知何許人也國變後常牽小舟往來三吳間載貨爲食載畢必泊僻處或楊柳下或芙蕖中携樽痛飲醉則誦離騷天問章其聲悲慘聞者欲泣善射能引二石弓金陵群少年操弧矢賭飲燕子磯傍有周生者百發百中滿座傾倒搖船客從而觀之曰善則善矣惜甯溪外傳

卷二

搖船客傳

一

乎未盡其神也周生愠乃操弓進曰請爾試之搖船客乃令立十竿爲的於百步外引彀大呼曰中某節百矢無一虛謬諸少年大驚邀上座請述姓名曰吾搖船客耳無姓名也遂取觥自酌竟酣而去他日於寒山寺壁題三絕句云一叫蒼天一撫膺可憐功業已無憑吞聲泣盡傷心淚贏得霜毛兩鬢增一葉長江萬里浮填胸空有半天愁痴心想望黃河水逆向崑崙西北流自嗟無地可依栖只合孤舟東復西怪殺傷心堤畔樹年年春暮子規啼後聞南

中事長號痛哭卽舍舟投水死

外史氏曰此忠義士隱於長年者也讀其詩多哀怨不得志之辭嗟乎亦可悲矣

雷溪外傳

卷二

搖船客傳

二

髯樵叟傳

髯樵叟者失其籍亦未詳其姓名因其美鬚髯善樵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曰髯樵叟身長八尺餘多膂力每負薪三百觔貨於市止索百觔值人怪之問其故荅曰人之力均負百觔吾力能負三百觔者天也吾寧敢邀天之功以爲己利哉邀天不祥利己不善皆惡德也人生天壤不能德德可蹈惡德乎人皆笑以爲迂每清晨必負薪入市貨薪必沽酒痛飲放歌以歸日日如是午後則采薪洞庭山

雷溪外傳

卷二

髯樵叟傳

三

中人跡罕到地乃入人又怪問之曰吾多力合遠樵彼力少者應讓之近地也甲申初夏山中人沸傳李賊陷京師崇禎殉社稷已改元永昌矣髯樵叟聞之椎胸長號曰吾向知天子姓朱何乃忽換姓李耶旣曰賊何可爲我天子乎遂痛哭三日投震澤中死

外史氏曰異哉髯樵叟也無一命之榮而有仲連義不帝秦之志豈非忠義出於天性者哉或曰是隱君子也

西安丐者列傳

西安丐者失其姓氏秦人也明末李賊之亂秦中諸郡邑塗炭民不聊生丐者携敝篋乞食西安市中夜則宿北城戍樓下蓋三年於茲矣守門軍見其衣冠雖縵縷然稱直甚潔且步趨方正語言爽朗而篋中嘗貯書卷暇輒披閱知爲故家子弟也憐之竟不呵逐以是得久棲癸未十月闖賊破西安大肆淫掠丐者忿之每夜歸戍樓輒痛哭至漏下如是者三閱月門軍以其遭亂離故亦不怪也至除雷溪外傳

卷二

西安丐者列傳

四

夕郡中人轟傳明旦李賊僭皇帝位矣丐者聞之即趨歸戍樓大哭抵暮題詩戍樓壁上曰分茅踐土莫非臣錐珠重重寄此身世上如予何必死明朝不是大明人投筆竟自經死元旦李賊僭號大宴賊百官於庭有都司吏丘從周者忿之陽以從事治宴入內見賊百官拜舞呼萬歲畢各就位舉觴飲三爵起奉觴前爲賊壽從周忽盡脫其衣禪無寸絲掩體直上至賊前舉壺擲擊賊頭顱不中大罵逆天無道賊安敢如此無狀賊大怒呼羣賊攢刃斫之從

周身被數百創罵不絕口而死

外史氏曰李賊亂秦所向瀾倒乃西安丐者能伸大義於其未僭號之前而都司小吏能明大義於其既僭號之日嗚呼二人者可謂砥柱頽流矣

此殆荆軻高漸離之輩歟

新安心齋張潮

絕筆自經耳不忍聞其僞稱舉壺憤擊目不忍覩其逆狀一丐一吏乃能如是偉矣哉得此合傳兩人節概直與日星河嶽長存天壤真開函快筆也

新安雲逸吳啟鵬

雷溪外傳

卷二

西安丐者列傳二

五

金陵乞兒傳

金陵乞兒者失其姓名亦不知其何許人也明末冠窮冠履朱履躡木屐負方瓢挈竹筐瓦罐乞食於市善與之則鞠躬受之如啻爾蹴爾而與者皆弗顧也甲申北都陷福王建國南都乞兒傷之日飲醇酒醉則坐鍾山巔放聲長號曰嗚呼孝陵麋鹿遊矣嗚呼離宮戎馬馳矣衛士惡之持戈往逐乞兒躡屐飛走逐之不及間日乞兒又往哭復逐之又不及衛士怪之聞於尉尉令伏數人山谷中皆挾畱溪外傳 卷十一 金陵乞兒傳 六

弓矢持索絢伺其來他日乞兒又至始縱聲號伏起射之不中追之又不及於是乞兒懼不敢復登山惟日乞於市乞而飲飲而醉醉而哭歲餘大兵南下相國馬士英挾福王遁城中空虛百姓開門降乞兒乃碎瓦礫破方瓢毀窮冠題詩秦淮橋柱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遂擲筆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亡國君臣至于福王馬士英可爲至無耻矣當國家淪喪不思臥薪嘗膽乃君臣耽酒色尚貨利迫

兵臨城下卽率妻子以逃若乞兒者固明之隱君子也憤世疾俗耻與衣冠同列故自污其身以羞之也嗟乎乞兒亦可哀也已

固當與衣葛傭補鍋匠並傳千古

新安心齋張潮

畱溪外傳

卷二

金陵乞兒傳

六

韓給諫傳

韓給諫如愈字退如興化人前崇禎辛未進士初謁選得安化令地僻道遠吏部臆彼必以易地請如愈慨然行弗辭也三年奏最入爲兵科右給事時江南北兩相君當國同鄉諸臺諫各有所依附如愈忿之大書一聯揭廳事壁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脚跟不着東西方爲君子獨中立不倚本垣都給事曾應遘初迎合楊嗣昌嗣昌死力攻之疏請剖棺戮屍以謝天下旣附薛國觀國觀罷卽劾其同鄉林御文株及國觀迎媚周延儒及延儒被劾卽力詆延儒爲嵩檜如愈糾其反覆傾危疏雖畱中然傳誦長安人多稱快周鑑建言夙望然性收懷善排陷同鄉亦疏及之陳道暉同籍同門也以戶郎出守廣平如愈知其非二千石才亦糾之山東總兵劉澤清屢失事懼誅密遣人刺取兵垣章奏如愈疏發奸狀下其人於獄澤清益懼使使賂如愈如愈不受辱詈其使遂深啣之甲申三月奉命催餉出山東澤清遣其麾下楊國柱賊如愈於道後一日

京師陷莊烈皇帝崩

外史氏曰前朝崇禎時巨僚間擢浙黨臺省兼用東林益欲其相持無偏勝以去中朝之黨并去河北賊也不意愈去愈牢廟堂與封疆矛盾以迄於亡昔人謂朋黨能亡國信哉廼思先生廳壁之言不禁涕零矣夫都諫人所憚建言人所推同籍同門則又人所親且比獨先生從君國起見不顧嫌怨讜論不輟可謂忠矣先生沒後澤清卽降我坐法伏誅等死耳豈若先生白骨至今猶香也哉

雷溪外傳

卷二

韓給諫傳二

九

古副將傳

古副將道行字達可江都人生有膂力初學儒既而棄去學劍術通兵法天啟甲子舉武科崇禎庚午再捷武闈辛未擢進士除潮河川守備能與士卒同甘苦一軍愛戴邊圉得安故事例有板木萬三千金供守備府道行歎曰天下洵洵正武臣不惜死之日安用肥私橐營家計爲悉入公家督撫交薦密雲遊擊政尚思威自是無敢躍馬境上者轉石塘叅將戰白水關大捷論功合越升值盜劫帑金三千忌者指盜渠善道行緹騎逮訊法司疏救曰某前任潮河川不愛萬三千板木而坐以盜帑三千果辭十萬而受萬者耶乃解越明年我兵入兵部檄往敵中貴某忌之不肯發兵從道行歎曰封疆危在旦夕豈容逗遛耶乃率八騎趨入境軍民素懾服多來迎遂逆戰復牆子路解密雲圍樞府疏奏坐中貴法晉道行副總兵官移宿遷護潛叅將甫抵任流賊入寇乃帥衆三戰三捷擒賊首陳肖宰小揚州獻俘漕幕辛巳秋九月賊前鋒袁時中大舉寇

雷溪外傳

卷二

古副將傳一

十一

河北督漕史可法檄禦之大戰於雙溝凡三晝夜斬賊數千級賊欺孤軍集衆圍之援師不至道行與七百人俱戰死

外史氏曰明末流賊之難撓臯比者多膏粱子見輒棄甲而逃或遙巡觀望不敢前將軍提七百人入數十萬虎狼之陣斬殺甚衆而援師不至全軍戰死而無退志噫白晝與白日爭皎矣

雷溪外傳

卷二

古副將傳二

十一

王太守傳

王太守域字元壽號兩瞻華亭人也以舉人授宿州學正
值流寇犯以守城功升國子博士遷工部主事出督蕪湖
關甲申北京陷關稅無所歸多以自入城獨歸之南部當
事者以舊籍所無欲與域分域曰萬方多難爲臣子者當
破產不爲家戮力王事敢自私乎毅然不許福王立南都
倖進者驟至卿相域忤當事以副使銜出守建昌益王橫
甚持法爭之民得安乙酉江南定益王欲稱號民畏其暴
皆譁王召域議餌以大拜域泣對曰國事至此而臣子因
以爲利乎拂民難成王其忠國以靖民修德以待天無務
自殖也自殖則禍且至矣議乃格我兵至域堅守王見勢
危開門近城破域被執械至武昌當事聞其賢謂之曰吾
知君得民若降則晉君巡撫域堅拒曰吾世受有明恩義
不事二姓求速一死以報國當事命置之獄令人說以百
端勿聽乃殺之年四十有七同死六人兩副使王養正夏
萬亨司理劉允浩其二人則予忘之矣土人收葬武昌城

留溪外傳

卷二

王太守傳一

十二

外題曰六君子墓

外史氏曰王太守以端方自持以廉潔自愛不待蓋棺而
論定也有可富之機而不肯私一錢有可貴之時而不肯
營一級其爲人何如哉

留溪外傳

卷二

王太守傳二

十三

劉孔和傳

劉孔和字節之山東長山縣諸生前朝相國劉湯訓子也
工文章尙氣節崇禎末流賊熾中原孔和忿之投筆講武
備散家財結納海內豪俊矢志滅賊甲申闖逆犯京師孔
和倡義兵三千人殺偽令霍某趨救甫抵畿內而京城陷
矣聞莊烈皇帝殉社稷遂被白鎧舉白旗大書於幟上曰
十六帝德澤在人可卜中興於再造三百年臣節掃地願
抒下士之孤忠與賊血戰數十陣而賊勢益熾中原竟不
留溪外傳 卷二 劉孔和傳一 十四

可問乃帥衆南奔渡淮謁福王於南鄖以不能迎合馬阮
故還軍駐桃源希北窺中原復故土念劉澤清懷二志誓
欲誅之事洩澤清遣其下賊孔和於桃源之東關及除命
下授前協總兵官而孔和已死三日矣
外史氏曰流賊之犯京師諸臣束手無策城陷有志者一
死而已孔和諸生耳散家財倡義師直抵北都以勤王鳴
呼哀哉大厦將傾而欲以衰柳一枝支其頽敗得乎及南
奔江左希遇英主以成其志而反見賊于逆臣功雖未就

志可悲矣

留溪外傳

卷二

劉孔和傳二

十五

吳義士傳

吳義士，字闇卿，歙縣人也。父少亭業，饑寒移家於揚州。遂遊江都，庠弟璉亦補郡博士。弟子員，璉性孝友，尚氣節，博學以文名。淮南妻鄭舉一子而鄭歿，繼妻譚生子甫一歲，值乙酉大兵圍揚州，借弟日則荷戈，城守夜則讀書，與教寺城垂破，璉持兄痛哭，璉正色曰：「吾輩父祖受國家恩，將三百餘年矣，當此萬方多難，媿書生力弱不能提劍躍馬爲朝廷捍疆圉，寸心耿耿，萬政事不可爲，惟有正衣冠。」一死爲大明鬼耳。安用悲哉？第吾弟無子，母老，姪幼，宗嗣攸繫，不可死也。弟其薙髮爲僧，庶幾得保。吳氏一縷，乎璉然之。城破，璉冠儒冠，服儒服，北向再拜，投佛殿前井中死。時妻譚正依母氏，聞夫死，卽以幼子溺水甕中，患不得卽死，復以大石壓之，須臾氣絕。然後整妝投繯死。於是譚氏父子、姑婦以及僮僕婢媼數十人，咸感女烈，俱自經室如懸匏，慘不忍觀。璉前妻子守信甫六歲，先一月依叔母還歙，賴璉教養以成。

甯溪外傳

卷二

吳義士傳一

十七

外史氏曰：明亡，大官大祿者多婉轉不肯一死以報國家。一諸生耳，乃臨難不肯苟免，何其烈哉！至於妻亦從容就義，可謂不媿乃夫婦矣。

以身殉國，古稱難能。況夫婦同志，其烈不更足風哉！宜乎留溪先生一聞之，卽忻然爲之立傳，將千載之下，吾不知其事以文傳抑文以事傳矣。

涪村與白朱珣

甯溪外傳

卷二

吳義士傳二

十七

明寧靖王傳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號一元明太祖九世孫遼王裔長陽郡王弟也始授輔國將軍配公安羅氏女崇禎壬午流賊陷荊州將軍偕父惠王及宗室避湖中甲申北京陷福王建國南京將軍同長陽入朝晉鎮國將軍令同長陽守浙江寧海縣乙酉夏浙西郡邑歸我長陽率眷屬奔閩將軍獨守寧海旣而鄭遵謙舉兵紹興迎魯王監國進守錢塘將軍亦帥軍會江上時傳長陽已故監國卽晉將軍爲長陽王及唐王立閩王表賀唐王亦如監國封後知長陽尙存已襲遼王王表請以長陽封讓兄子唐王不允改封寧靖令督方國安軍丙戌五月我軍渡錢塘王奔寧海復會監國軍駐舟山十一月鄭芝龍與唐王不合知越州不守遣鄭彩帥舟師來迎王與監國至廈門而芝龍先已歸命北行矣遂與淮王鄭鴻逵及芝龍子大木兵攻泉州不克乃偕淮王鴻逵至南鴻旣而永明王立肇慶遂入揭陽永明王令督鴻逵軍戊子春令兼督鄭成功軍庚寅冬粵潰

甯溪外傳

卷二

明寧靖王傳一

十八

辛卯春偕鴻逵還金門夏五月偕成功取臺灣成功事王

甚恭成功死子經嗣授餐之禮廢等編戶無以資生乃就

竹港墾田數十頃以自給鄭氏又從而徵其賦乙卯經囚

耿精忠叛詳爲應援竊據漳泉郡邑王知反叛非順違天

不祥高卧臺灣經以兵少抽丁按其田以徵悉索募應王

益困窮幾有首陽之餓矣戊午元妃羅氏卒癸亥靖海將

軍帥舟師討鄭氏諸人皆恃海怕然王獨蒿目愛之嘗言

臺灣有變我當身殉六月我師克澎湖二十六日鄭兵敗

甯溪外傳

卷二

明寧靖王傳二

十九

同王謂妾媵曰我死期定矣爾等年少或適人

自便妾媵僉曰王能全節妾等寧甘失身請

以明從一之義於是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俱冠簪

被服齊縊死於室歛畢王乃大書於門曰自壬午流賊陷

荊州携家南下旣而避亂閩海總爲保全遺體遠潯異域

四十餘年今六十有六歲矣遭逢大難完身以死不負高

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命舁柩至中堂卽加翼善冠服圖

龍袍束玉帶佩印綬以寧靖王麟鈕印送交鄭克塽拜辭

天地祖宗畢耆士老幼入拜王答拜已然後結帛於梁自經而死葬於鳳山縣長治里竹澗與元妃羅合焉妾媵五觀殯於文賢里大林邊去王墓三十里王無嗣繼益王裔宗位子儼軫爲後甫七歲安插開封府杞縣

外史氏曰明之宗人自嘉靖朝太祖一支已慶十萬矣國亾死節者寥寥寧靖王流離瑣尾逋逃海外四十餘年臨難全節三百年之綱常王獨繫之矣至妾媵亦視死如歸非王夙有儀型觀感之深焉能慷慨赴義一至於此哉

甯溪外傳

卷二

明寧靖王傳三

二十

魏將軍傳

魏將軍豹字正陽丹徒人也其先世以軍功蔭錦衣因家應天而子孫遂占籍豹幼失怙恃鮮兄弟及壯頹碩多力不事生產好武畧喜結納天下士年弱冠卽操舴艋往來江上物色人豪夜泊津頭羣盜卒至劫其鄰舟豹持楫躍起盡擊入水有賈人與豹同姓者見之大驚追曉趨舟而來曰郎君誰氏子耶何技勇乃爾與其跼蹐於此曷不偕某賈湘漢間亦可相天下士豹諾之遂與俱賈貨巨萬悉留溪外傳

卷之二

魏將軍傳一

三

廣州同呂大器輩奉永明王卽位晉靖東將軍時年三十始妻南韶道屠時中女海寇羅阿福亂豹獨帥一軍平之晉爵爲公復請往封日本日本款附而軍資藉焉旣而廣東西俱失永明王出走豹率家將扈從入黔安龍土司陸卡謀叛豹撫以恩信激以忠義威以技勇卡畏之不敢反賊將孫可望殺宰相吳貞毓等十八人豹因趨貴陽通好陰與白文選馬進忠交言及國事輒慷慨涕零二人感其義遂與盟約後李定國迎王入滇與可望戰文選進忠果留溪外傳

卷之二 魏將軍傳二 主

叛可望來歸豹復從間道撫蜀西山十三家圖可望衆皆輸誠及歸而雲南不守走永昌矣乃追從之過趙州馬惟興將奔麗江勸自爲計豹曰我輩皆去忍主上獨行耶揮淚謝之行居緬三載日以恢復爲事數上書而沮於賊臣惟有仰天痛哭而已辛丑七月緬人詐求諸王大臣赴阿洼盟豹偕文武四十餘人赴之中道伏發豹出利刃仰天大笑曰平生忠義今日乃畢天乎却不使我長鎗定業而反以短兵較技耶手刃數十酋力竭被害年四十有四妻

屠後亦盡節事詳本傳

外史氏曰永明王在緬臣子死於酋者共四十二人皆束手就縛而斬惟將軍持短兵力鬪而死可謂忠且烈矣

留溪外傳

卷之二

魏將軍傳三

又

趙叔濟傳

趙叔濟者前朝職方郎館陶耿章光家僕也國亡章光卽棄官歸田里順治己丑徙居江寧叔濟從之會海上鄭成功入寇江淮間心不忘明者多與之通巨室案死者數百家章光亦與焉旣棄市叔濟收其屍殮畢復市五槻歸泣請章光妻曰主刑矣籍夫人者且至夫人將就檻車北上乎將從主人地下乎夫人曰諾願從夫子死叔濟又請章光側室曰少夫人將就籍乎將從夫人同事主人地下乎

雷溪外傳

卷二

趙叔濟傳

三

少夫人曰吾焉敢生復請其二女二女僉曰願同死於是叔濟語其妻曰爾將安之妻曰死而已曰能如是乎當先死以爲主母導乃驅之人井夫人暨少夫人及二女俱魚貫投井中叔濟拱立井上俟死出其屍殮於堂遂自經於五棺之側

外史氏曰諺云螻蟻貪生而人之貪生也甚於螻蟻故冠儒冠服儒服熟讀詩書快談禮義自號曰君子者往往當大節而貪生卒背於道叔濟人奴耳乃其明大義驅妻子

激主母闔門入井而已亦以身殉嗚呼其聞道者矣豈可以人奴目之哉

簡勁無一支辭弱句可傳可傳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二

趙叔濟傳

四

義僕傳

亥時者失其姓不知何許人三韓董廷伯家僕也廷伯少從

太祖定東方以功授佐領及

世祖入關又帥師破流賊定洛陽下江南收兩浙授世職遷

刑曹湖南賊亂

世祖知廷伯材擢戶部督糧從師往征而亥時從焉至帥某

素驍勇遇賊於馬湖大破之追奔三舍乃駐軍江濱廷伯

曾溪外傳

卷二

義僕傳

二十五

見師壘死地而將士氣驕患為賊乘入謂帥曰吾聞兵驕者敗陷險者危今士卒乍勝而氣盈軍營背水而臨絕恐賊乘黑偷犯難以進退請分犄角之勢以備不虞不聽又請輜輶渡江結壘遙為聲勢又不聽廷伯不得已率所部及家衆裹甲以待是夜賊果來犯一軍皆驚竄廷伯率衆護餉死戰及曙賊勢益熾衆悉棄械走亥時大呼曰若等毋走今日主僕當死作一處衆弗領亥時獨揮戈力助廷伯戰矢集如雨身被數十創主僕俱墜越宿亥時復甦兄

主以大慟鋪土掩屍匍匐至京詣部懇主陣亡狀奏上

詔贈廷伯官錄其子乃曰吾可以報主於地下矣長號而絕

外史氏曰見危授命舍生取義乃君子之大節也亥時人奴耳識主僕之義臨難不苟免至死不少怯及甦必白主功狀邀卹典然後畢命嗚呼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溪外傳

卷二

義僕傳

二十六

義僕李兒傳

義僕李兒者山東李司馬家僮也年十二三卽執役於司馬家因以李爲姓司馬爲諸生時家貧好飲喜投博無甌石儲嘗一擲百萬也李兒早起輒往海濱拾魚鰕貨錢買米供主母午後入山采薪以備明日炊日日如是也司馬嘗大醉歸稍不合意輒痛撻李兒每醉李兒必負重傷夫入憐之涕泣以勸司馬弗聽也然李兒毫無怨望意司馬每赴科歲試一身蕭然李兒從之行必措一二百青銅錢購瓦硯水注線囊如干入市貨錢以供司馬薪水邑有叛人產方數千畝皆荒不可黍稷矣有司變價司馬有大志欲得爲田宅詣吏承業追值無所償也司馬遂走京師吏勾其家屬無他僮僕卽繫李兒月六較每較非三十杖卽二十杖下體無肌肉僅白骨慘慘如是者十年司馬登賢書償值然後脫司馬成進士居要路李兒始吐氣然小心翼翼未嘗或肆也司馬待以子弟禮後司馬死李兒殉外史氏曰當患難顛沛之際而忍死不變者士大夫所難

能也李兒以人奴綽綽然行之有餘裕豈非豪傑之士哉

畱溪外傳卷三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目錄

孝友部

劉孝子

平孝子

趙孝子

孫孝子

畱溪外傳

目錄
卷三

孝友部

江孝子

山東孝子

孫耀生

張三愛

王孝子

徐孝子

孝丐

張孝子

路孝子

鄒孝子

魏叔子

徐氏雙孝子

畱溪外傳

目錄
卷三

孝友部

雷溪外傳卷三 孝友部

江陰 陳鼎定九稿

劉孝子傳

劉孝子雲鳳字丹山號怡護吳郡人也有至性七歲喪父
躃踊呼號一如成人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至不生家人
力勸乃解母顧年二十七矢志撫孤訓以義方既長能體
親心攻苦力學博通經史不求仕進惟承顏順志奉母而
已嘗以不及事父爲恨室中供父遺像每食必祭必齋如

雷溪外傳

卷三

劉孝子傳

也出告反面奉之如生每讀父遺編手跡必涕泗交橫不
忍遽釋展讀再四乃已母患目疾忽雙瞽醫藥弗瘳雲鳳
夜必禱天叩頭流血求以身代久之母目復明母年八十
三以疾卒時雲鳳年逾六十痛哭如嬰兒毀瘠骨立居喪
蔬食飲水三年未嘗見齒於是鄉黨皆稱爲真孝焉雲鳳
宅心仁厚樂善好施凡親族故舊貧乏不能自存者皆周
濟之歲凶常散粟以賑鄉黨活者甚衆精易學著有讀易
偶得二卷行世爲士林推重當事皆以真孝旌其廬

外史氏曰孝爲百善先也人能孝則百善從之矣雲鳳之

能惠三黨澤桑梓者皆由能孝來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信哉

雷溪外傳

卷三

劉孝子傳

二

平孝子傳

平孝子名德清字君輔無錫義士平若衡子也若衡字佐時少以氣節自尙甲申三月聞京師變卽縊死時德清弱冠哀號不食者五日其母何諭之曰汝惟有襁褓弟父死吾所藉者汝耳今汝不節哀順變是棄母與弟於溝壑也於是乃食既葬鷄鳴先起必爲母滌溺器汲水治薪然後入塾暮歸必迂道父壟再拜號泣雖風雨無間也或悲哀憊輒經宿壟上自幼至長家人未嘗見其笑容至母前始

爾溪外傳

卷三

平孝子傳

三

強爲歡顏人或一言及父卽泫泫淚不止當父死時母甚少苦志守節家道零落一無倚藉撫二孤二女惟徹夜紡績以資日給德清每夕必操卷伴母或三鼓或漏盡母休始休母憂其成疾嘗戒之對曰吾母且爲兩兒勤勞兒敢不力學以成先人之志乎終不輟遂以博學聞一邑他日母病篤醫者多云不治乃呼天號泣走禱東嶽請以身代廟去家數里未反其弟德混方持母泣聞空中有神人語曰小子母哭爾兄願代母死上帝已移壽三紀矣室中多

人及比舍老幼皆聞母疾遂愈而德清竟先母而卒

外史氏曰平氏夫死義妻死節而子死孝可謂一門守道者矣余嘗過其里父老指孝子塚示余其上有樹高丈餘枝幹皆西向下垂覆其父塚噫其精神一至斯耶孝子死年三十餘豈天果移其年以益母也耶抑天旣感其孝而力不能爲其母特增壽也耶余不能不致慨於子長氏顏跖之論矣

爾溪外傳

卷三

平孝子傳

五四

趙孝子傳

趙孝子希乾字仲易乳名安江西南豐人父業儒早歿希乾方六歲家貧甚母黎勤機杼以教養年十五母以勞故不起疾希乾延醫禱神一無効其家去關帝祠不數武希乾作割心療母疏頓首焚帝像前求以身代俟家人酣睡焚香燃燭中庭持利刃先於胸下一刀孔小手不得入復一刀乃入探心將割之忽大風陡作排門門盡下驚視之門自若也復探心心不可得再四探之無非腸耳遂割

雷溪外傳

卷三

趙孝子傳

六

尺餘濯而就烹炊悶於地同居叔準夜起洩見殘燭於庭几上小刃血濺然流地下驚曰安兒割股矣至庖見希乾偃臥竈旁撫摩之少甦曰爲熱此進子母耳準視之則腸也驗其胸腸猶垂焉驚而泣意必死矣掖之臥於牀乃代烹進之嫂給曰嫂久病昨得野味少許可愈疾試嘗之嫂食盡而病霍然是日卽起準視希乾形體無憊喜曰猶可救也乃謀參湯及糜飲之至次日所垂腸尺許收寸餘三日復收數寸十日而創與腸合矣然終其身糞從胸下以

管出先是邑令祝君聞之使廣文朱某來驗果然乃歎曰

純乎天純乎鬼神非人事所能參毫末也乃旌其門曰真孝明年希乾舉博士弟子員越二年以明經薦明公卽棄舉子業奉母入深山開戶不出母死後十年而卒年七十

一

外史氏曰事親之心真則可動天地感鬼神觀希乾之割腸而益信有鬼神矣嗟乎事親患心不真耳真則未有不動天地感鬼神也

雷溪外傳

卷三

趙孝子傳

七

吾友王不菴云曾親見希乾大便時以竹筍置胸前穴口糞從竹筍中出甘中素有傳子已採入虞初新志矣

新安心齋張潮

孫孝子列傳

孫阿堵蘭陵暨陽人世業農幼性孝既長娶妻不慧母惡之阿堵承母意卽不與妻合母病劇痛哭禱天求以身代母病少間思食鹿脯邑濱江素不產鹿逼求不得乃割股爲炙以進母食之遂愈後母卒阿堵哀毀骨立號泣歲餘而死閔茂元字震湖浙西烏程人幼有孝行年十六父患篤疾百治不痊茂元呼天求代遍禱浮屠氏弗効庸醫曰若父之患非人肝莫治也茂元大喜乃淬刃以出其肝寘之几上血湧然流悶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適隣叟來問疾見之驚歎方知其刲胸也旣而復甦因依庸醫方以肝雜藥進父服之卽愈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如故孫學貫字吾一寧國太平人幼隨父賈於梁溪父爲仇家所中陷獄學貫年才十三卽赴訟直指得脫繼又被陷乃匍匐至京擊登聞鼓以聞

章皇帝下其奏於法司聽坐營家父冤卒雪後父病篤學貫日夜號慟遍禱神祠歲餘病益削醫者言不治卽入室自

留溪外傳

卷三

孝子列傳

八

經求代父死家人覺而救甦然父病隨愈而學貫以服勞過吐血而卒年二十三妻浦氏痛夫絕食而死年十八外史氏曰聖人以孝教天下而守身爲大故臨溪履薄守身之至卽孝親之至樂正子春下堂損足以爲忘孝范宣亦手改容以爲毀傷受全斯乃爲孝若夫割股刲肝投繯代死愚之至矣豈聖人中庸之道哉然庸夫孺子未漸詩書之教而能發其至誠出其天性知有親而不知有身雖不得孝之道而得孝之心矣三人者可謂孝之愚也哉

留溪外傳

卷三

孝子列傳

九

江孝子傳

江孝子宰字念坤建德人也幼失父兄寬方數歲母歐陽氏年才十八家貧惟勤女紅操織紉以糊口或憐之諷以他適且曰恐二孤填溝壑也母大怒痛詈之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況死生天也天欲存我孤吾力足以養天不欲存我孤願母子俱死毋庸若饒舌也諷者大慚而退宰既長無力讀書採薪山中力作以養母尤善事其兄一鄉皆稱孝友焉宰能勤苦數年業稍振兄弟俱娶妻生子歲乙

甯溪外傳

卷三

江孝子傳

十

酉左良玉從楚勒兵犯金陵敗於皖亂兵肆掠江以南而建德遭蹂躪特甚宰挾弓矢負母逃難山中兄寬爲游騎所踐幾斃宰於擾攘雜沓中負母行數十武置道旁命妻子侍之還負兄至母所復負母行數十武又還負兄如是者一日夜乃得達濠處亂定奉母歸事之益謹母年八十年八十矣卽日夜孝養亦爲日無幾也妻汪亦能體夫志善事其姑母年九十四而卒宰哀毀骨立盡棄其產以墓

三年喪哭無虛日邑侯聞其孝友以賓舉宰避去不就年七十有五而卒

外史氏曰余聞建邑江氏聚族而居者千有餘家書香代不乏人然念坤未嘗讀書山中樵人耳獨能孝母友兄嗚呼其亦世所希有者歟

摹寫孝子事親愛兄情狀竟是一幅江革負母逃難圖而簡淨如琉璃瓶中貯天雨水無一絲斑點也

齋張 潮評

甯溪外傳

卷三

江孝子傳

山東孝子列傳

東昌丘縣民王祥昌性孝父之典疾篤百藥不効乃泣禱於神剖腹剖肝爲羹以進父食之卽愈祥昌亦無恙兗州城武縣諸生田澤有至性生母病故泣血三年形神俱毀父興遭亂被賊害澤號泣走十里尋屍歸葬事繼母杜至孝待二弟潤滋甚友愛滋早卒視遺孤若子教養成立人多稱之青州樂昌程所好性孝父早卒事母麗甚謹繼妻少怠卽出之母年百二十而卒所好年亦八十餘哀泣如

雷溪外傳

卷三

山東孝子列傳一 十二

孺子旣葬以哭母死德州韓育英兄弟六人事親至孝父卒育英年十五號泣不食欲死家人力勸乃解與諸弟同居五十年弟姪孫男婚嫁皆其一人母卒盡哀盡禮人謂得孝之正鄆城諸生刁鴻舉父文龍有隱德承歡膝下無少怠父卒哀毀備至廬墓三年白烏來巢人稱真孝云滕縣鹿鳴明農人也有至性父每飯必侍左右父年八十一無疾而終母亦如之廬墓六載哭無虛日塚上產玉芝高八尺見者感歎事兄甚恭每食必共其友愛如此濮州閻

有爵早失二親及長哀慕不已廬墓獨處三年掘地忽得醴泉味如甘露冬夜豺狼結群而來繞卧其下以護其寒其孝感如此

外史氏曰甚矣孝爲百善之先也凡今之人所云爲善者誦經修齋飯僧供佛而已嗟乎舍父母真活佛而不恪事反從信夫虛無寂滅異端無倫之教而云爲善不亦愚哉

雷溪外傳

卷三

山東孝子列傳二 十三

孫孝子耀生傳

孫孝子耀生鹽城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弱冠美丰姿狀如佳麗女子明末邑人孫光烈厲豫司石磐先後起義海濱誓靖流氛耀生戎服以從值我兵南下遂逆戰大敗厲豫輩死之耀生變姓名遁道遇二暴客艷其貌尾之行耀生患之抵鎮陽詢前途荒僻絕爨烟者垂百里徘徊不敢前見旅舍旁一白髯老人倚門而立容貌萃然耀生知非庸人乃過而揖曰小子舅氏外甥也流落異鄉數年矣

雷溪外傳

卷三

十四

今特來謁敢請老人熟視曰嗟乎吾望汝久矣汝今始歸來乎乃歎然携手入隨命家僮扃其戶抵秘室老人呼耀生跪堂下責之曰咄若何人斯吾與若素昧平生何得冒呼舅氏將欲詐若老子耶耀生頓首泣告之故且曰患强暴侵凌特以至親相假耳老人曰然則汝真吾外甥也且吾流寓於此舉目無親而又七十無子汝能父事我乎耀生曰諾老人即呼家僮掃榻以館命以郎君呼更數日乃治酒大會鄰里出耀生見之曰此大子也曩寄育外家今

來歸矣今遍拜長者於是耀生閉戶讀書三年大通經史一日老人呼耀生告曰汝齒已長當乘時取通顯以光吾門吾已爲汝治千金裝可北遊太學力圖進身毋怠耀生以定省無人固辭不得乃行時我

朝已定中原而河洛羣惡少猶借前朝名號聚衆六安山中時出焚掠耀生經其境被執逼之入夥不從乃幽之巢中幾三載耀生乘羣惡少遠劫遂策其良馬馳歸而老人已死耀生大慟服三年喪畢遂薙髮爲僧乃以緇衣歸故里

雷溪外傳

卷三

十五

父某早爲讐家所害耀生心痛之不敢言也乃佯與讐家交甚密使不疑陰令客以利啖讐家讐家悅於利乃共出貲爲賈偽言販粟武昌揚帆竟入淮南湖夜泊中流客乘月與羣從豪飲畢即執讐家屬聲責曰汝知罪乎孫太公與汝何怨而汝害之吾奉其郎君命來取汝頭汝合死毋多言勒作書報家人託言販貨東粵歸期遙遙且不定書畢即殺之持其頭報耀生陳祭父塚飄然他往讐家子得書以父且遠客遂歸竟不問後聞耀生得善知識記前以

佛法顯吳越間名元志字碩揆云

外史氏曰有報人之志而不能堅忍者匹夫也假令耀生當日不能堅忍卽悻然見面彼讐家非百足把持卽飄然遠引烏能斷其頭以雪先人之忿哉乃陽與交而陰圖之卒授其首嗚呼可謂善復父讐者矣

寫生處純得之史遷此道精微吾惟與江陰言而不厭也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三

孫孝子耀生傳

十六

張三愛列傳

張三愛字道原河南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甚孝父暴卒呼號絕去者再旣葬晝則歸事母夜則臥父壟者三年無日不痛哭也母病經年臥床三愛延醫禱神無所不至不得効乃於夜半持利刃剖胸取肝雜卵湯中進母母啜之神氣頓爽不三日而痊三愛逾七日創亦合歙州有潘煥者父病篤醫者不治煥急欲剖肝救父持斧自劈手軟不能握因縛斧於几倚身就剖裂創三寸許探肝剖之雜糜中飲父病卽愈煥創不三日而合後十餘年父歿廬墓側與猛獸狎冬月猛獸憐其寒每大雪輒來與煥同寢處或啣麋鹿進煥烹人以爲孝感云同邑又有尹氏四子孟夢炎年十四仲夢昌年十二叔夢呂年九歲季夢友年七歲皆能事二親如成人母病療將不起四子哀號累日夜孟與仲謀挾小刃各縛臂互爲割烹羹進母季知之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耶惟叔也少可不割叔不可謂三兄曰必先我割我乃無號不然吾將號於父矣遂伸臂交割

雷溪外傳

卷三

張三愛列傳

十七

投糜中飲母病遂愈

外史氏曰此皆毀傷身體以救父母者也儒者所不道然原其心可不謂之孝歟

雷溪外傳

卷三

張三愛列傳

十八

王孝子傳

王孝子名基嘉失其籍性孝年十四隨父採薪山中遇虎搜父去基嘉持樵刀奮前逐虎揪虎尾大叫以刀亂斫虎不舍乃從虎口中奪父出負之行少頃虎復來攫父基嘉復與虎奪虎怒舍其父卽搏基嘉基嘉力不勝卒爲虎所傷父得保全而基嘉逾三日斃吳汝貞者孝子也亦失其籍字西溪世爲農夫與父耕山中母來餉遇虎於道拽之去汝貞持鋤奔逐虎虎負嵎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虎怒躍起欲搏之汝貞倚古木而與虎鬪虎一搏不中反傷於鋤少怯向汝貞嘯汝貞叱曰汝害吾母吾誓不與汝俱生虎奮威再搏一躍而墮於澗汝貞乃負母行至於道虎又來汝貞置母復與虎鬪虎不敢搏踞而作咆哮聲汝貞曰汝母作聲吾必與汝俱死言已虎復來搏汝貞奮力擊之鋤折持柄以提虎遂爲虎所傷父與羣農鼓噪奔救虎懼遂逸去而汝貞創甚逾七日而卒

外史氏曰猛獸固不仁然亦有仁者焉若潘孝子所遇何

雷溪外傳

卷三

王孝子傳

十九

其仁也耶至王與吳所遇則又暴之至豈非孝子有幸不幸哉

甯溪外傳

卷三

王孝子傳

二十

徐孝子傳

徐孝子失其名江寧郡庠生也七歲父爲讐家殺孝子哀號動天欲報無由自是往往向隅泣年十五補博士員卽往治家鑄一七首長尺許上鐫報讐二字日則藏衣襟中隨身以行夜則抱七首擁衾而寢如是者七年生子又七年乃語其子曰吾方七歲汝祖卽爲讐家殺今抱恨二十年矣曩未得汝故未敢以身報父及得汝吾患汝不育死而無後益得罪於先人堅忍至今汝今亦七歲矣吾觀汝非不成立者吾將甘心讐家汝其自愛母墮爾父讀書志可也且讐人已老脫吾不能生刃其首則吾終天恨矣言已卽挾七首往立殺讐人於室飲其頸血持其頭陳祭父塚畢乃自詣獄曰某殺父讐請案吏受讐家賄欲抵孝子死於是閩郡諸生數百人環庭請吏曰子孫爲父祖報讐擅殺行兇人者法當杖孝子無抵死例吏不聽孝子竟瘦死於獄

外史氏曰唐徐元慶殺父讐詣吏吏議誅元慶而表其閭

禮官柳宗元駁之得以免後世遵其議遵以爲法何食吏

竟欲孝子抵死而致瘦命於獄耶嗚呼安得請尚方劍誅此食吏以快孝子九原之心哉

吾胸中亦有長劍不知幾回視矣

新安心齋張潮

有報讐之心而不遽行報讐之事觀其語子曰抱恨二

十年積慮良苦矣貪吏能死其身不能沒其名然則孝

子雖死猶生也哉

新安雲逸吳啓鵬

雷溪外傳

卷三

徐孝子傳

一

孝丐傳

孝丐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姓名順治間常棹一破
昨艫奉老母於內往來江陰無錫間乞食乞必長揖款請
樂與則鞠躬受之有吝色則疾去再喚與之亦弗顧所乞
之處歲不再至每日暮泊水許必紮除艫舩設卮酒豆羹
於母前跪而進之呼母爲太太太者仕宦家封母之尊
稱也告之曰太太強飲一卮強食一肉兒當高歌以侑乃
搖首鼓掌謳吳歎於膝下母歎然爲盡飲甚酣以是爲常
雷溪外傳

卷三

孝丐傳

二十三

母鶴髮縑縷然補苴精潔無穢容與人言多開元天寶遺
事亦無俚詞識者曰此故明顯宦也不知何以爲丐後母
死遂不知所之
外史氏曰明通紀載靖難之後有磨鏡補鍋之徒相值必
握手大哭蓋忠義而隱於賤役者也丐豈其流亞歟觀其
承歡膝下孝乎親而忘乎爲丐賢於富貴遠矣母終飄然
不知所往嗚呼其必忠義而隱於丐者也

張孝子傳

張孝子名惟孝，升徒人，幼性孝。五六歲事二親如成人。父母一有疾，卽徹夜徬徨不寐。家人憐其幼，慰之曰：「郎君曷不早自寢，依依於此徒爲取苦者何耶？」惟孝曰：「吾親有疾，力轉輾牀第不能安枕，吾何心晏臥耶？」竟不寢。家人皆歎服。父踐公盟，前朝明經也。國亡，卽棄舉子業，閉戶不出。人

舊溪外傳

卷三

張孝子傳

二十四

每言及烈皇帝，盟卽涔涔淚不止，或獨處一室追念先朝，往往向隅涕泣，以爲世受亡國恩，不忍一日忘耳。實無他志也。已亥，鄭成功入寇，鎮江舉城降，冠退，讐家以盟心不忠，明指爲通賊，緹騎至收其家，盟謀匿惟孝。他姓惟孝聞之大呼曰：「父亡與亡焉，敢獨生堅持，不可遂俱就繫及庭質當事。」筆楚盟，惟孝匍匐至前，捧父足呼天長號，願以身代當事。叱曰：「汝孩提之童，烏足代父？」時惟孝才九齡也。因并楚惟孝，惟孝泣告曰：「望公暫霽得白一言而斃彼鄭氏。」

舊溪外傳

卷三

張孝子傳

二十五

假前朝名號入中國，擄掠子女玉帛耳，未嘗實心爲明恢復尺寸土，有興滅繼絕之志。卽某三尺童子，早已知其爲僞。况某父讀書明理，識順逆者而敢與之通耶？奈何憑讐家一言而卽置人於族？某父子卽死卽不服也。言辭激烈，當事大驚曰：「此神童也。」父因得釋。逾年盟，有金人之夢，忽呼惟孝告曰：「吾欲逝矣，我死汝必爲僧，毋得逗留塵俗，不瞑。吾曰卽不孝，乃示以詩曰：『枉着儒衣五十秋，不忠不孝死含羞。』目前多少酸心事，歸去來今一筆鈎。遂死。惟孝躄踊號慟，欲與父俱死。母謝泣慰之曰：「若欲死父，其如老母弱弟何？」乃不死。旣葬，堅臥壟頭，不肯歸泣曰：「吾實不忍舍父去，家人掖之行，惟孝大慟，欲躍水死，母不得已爲結廬壟上，并延師課之。每食必先持祭，父壟滄泣再拜，然後食。暮則掩卷，匝父壟行，更餘方入臥。三年喪畢，歸不肯就舍，謂母曰：「先人命兒爲僧，言猶在耳，豈敢忘心？」乃棲止舍旁，僧室惟旦暮入定省而已。久之，堅欲薙髮，其母呼告曰：「汝欲從父命，歸心空王國孝也，而弟幼，母老，獨不念乎？」乃止。

年十七其弟既長乃別母遊學四方以詩學顯於大江南北

外史氏曰往年客寓京江江父老爲予言己亥之難閭郡株死者數百家張氏以九歲子力爭故得脫嗟乎惟孝三尺童子耳卽有父亾與亾之志大聲疾呼求免其父卒脫於難當其時氣奪風雷撼山岳矣能不感動王公大人哉

甯溪外傳

卷三

張孝子傳

二十六

路孝子傳

路孝子失其名太湖人也幼至孝數歲遭國變失其母號泣不食者累日夕父兄勸之以百數方解及長舉孝廉捷至不見賓客閉戶長號以母不得覩其貴顯也旣而成進士思之彌切棄官遁走天下求之不得往往號泣於道聞者欲淚過楚南有奸人得其狀挾老嫗來曰此汝母也孝子大喜傾囊贖之歸事之惟謹朝溫夕清小心翼翼惟恐母或不歡也老嫗自知非路氏母故驕之稍不稱意輒批孝子頰孝子叩頭流血以請罪乃已孝子或他出嫗卽痛哭罵詈曰吾豈汝家母耶吾爲奸人所誘耳吾自有夫與子豈肯舍真骨月而爲贗母子耶孝子事益謹而嫗終不能安其室他日嫗所生子來求嫗計歲長孝子三稔具言其母被誘狀且言父尙在孝子不信持嫗痛哭不肯舍嫗欲求死孝子乃大慟而送之去

外史氏曰孝子豈不知母之假耶求真母而不得卽假母而事之聊以慰其熱中耳不然終天之恨何以少解乎孝

甯溪外傳

卷三

路孝子傳一

二十七

子果不知母之假者哉

蜀溪外傳

卷三

鄒孝子傳二

二十八

鄒孝子傳

鄒孝子本成字聖儀丹陽人性孝數歲即能承二親歡其父酒人也日耽於酒不治生產家數千金悉盡於酒遂貧長子某稱貸服賈以供其飲父不知也日以醉爲生涯不醉若荒其業然既而長子死止遺瘠田七畝本成方昏妻束能成夫志恪事其舅姑勤織紉以佐之本成則力耕桑畜雞豚捕魚鰕以養二親每日日粢盛必潔蔬葵必精午必細膾糜肉調飪適宜夕必溫釀薦殺以勸父飲每飲必醉醉必歌本成婉容侍側執壺觴待父醉而歌歌而闕奉匱沃盥扶就榻然後退及母卒父鰥居愈加詳謹夜必覆衾下幃既寢必倚屏伺聽聞父鼾聲始退鷄鳴而起卽侍榻前問父夜來安否始出每遇時鮮佳品物出必多方購進之以應令節非納賦備膳不入城市非耕穫樵採不離左右甘旨奉養凡三十餘年未嘗或懈父八十而歿本成哀毀骨立葬祭成禮至老有孺慕之思焉

外史氏曰事父母者曾氏而後寥寥矣讀書明理者稽之

蜀溪外傳

卷三

鄒孝子傳

二十九

史冊指不多屈也乃本成賦賦一農夫耳曲意承歡終身如一可以繼曾氏矣

農夫乃勝儒流間之亦愧汗否委曲詳盡無如此篇新安雲逸吳啓鵬

安心齋張潮

不難於口體之養而難於貧不暇給能盡心竭力以娛其親所謂純孝也篇中曲傳其事卽曲傳其心不徒爲鄒氏子表彰且可風世廟俗

新安雲逸吳啓鵬

魏叔子傳

魏叔子禧字水叔江西寧都人性耿介事父母孝處兄弟友與人交以信博學通文章以氣節自尚能立然諾家雖貧喜濟人困乏國以棄舉子業與兄善伯弟和公結廬金精山中曰易堂講習經濟之學著左氏經世書十卷四方來遊於門者以百數多高尚士而梁份爲最賢叔子所爲文博大高渾原樸崇實不事浮華立言必求爲天下儀表善爲長短論說以動人尤喜爲忠孝傳贊以激勵學者中年爲文益高而境遇益苦嘗遊廣陵吳會間賣文爲活所餘輒以贈友朋窮乏者康熙戊午吳逆犯江右善伯與撫之以安一方遊說賊中竟遇害子世傑痛父號泣以死叔子日哭其兄三年不輟遂成疾會以博學鴻儒徵有司迫就道固辭不赴及致迫數數叔子遂遁而北遊然病益深竟卒於真州道中年五十有八無子妻謝聞訃絕食十四日而卒

外史氏曰叔子高尚士也與妻謝偕隱山中徵辟不就甘

老貧賤有古君子風焉追叔子以悲兄死謝亦不食而殉
嗚呼違駕於梁鴻孟光矣

留溪外傳

卷三

魏叔子傳

三十二

徐氏雙孝子傳

徐氏雙孝子者仲景生名晟季順卿名昂二同懷也常熟
人生有至性事二親能盡道父處士舍甫長厚素著有山
水癖每攜屐往遊動彌旬日暮年病足不便登眺二子輒
呼舟輿佐之歡愜其心然必敬謹隨行欣欣扶掖居恒在
家二子謀以短榻爲輿躬舁出入依依順從常恐或違父
或怒則長跪膝前叩頭流血期父色豫而後安最後更患
目青二子侍奉益謹飲食起居不敢一刻離日惟憂感夜
留溪外傳 卷三 徐氏雙孝傳 三十三

祇額天百計禳解延年七十五而卒孝哉二子苦已萬倍
母蔣氏享年五十九先父卒者十五歲緣病疽時長子東
旭尚在與二子共侍湯藥晝夜不懈嘗數日不飲食及母
卒躃踊哀號幾不欲生又懼重傷父心強進飣粥長東旭
亦孝友人也其兄弟之相愛逾於尋常雍容揖遜絕無爾
我年四十項患贅疣疾致不起哀哉早卒矣二子敬嫂之
節矜姪之孤瞻養周至有姊適於金少寡守節二子爭餽
膳以成其志撫其甥至成立更慷慨性成樂善好施三黨

朋友之困乏者皆相勉調濟未嘗因力不足而或卻之也
其爲人如此

外史氏曰末世爲人子者多不能盡道至以酒食饌者亦
寥寥焉徐氏二子俱能色養其親以天年噫可謂知事親
之道者矣

通體簡質望之若商周法物而古色斑斕自具雲蒸霞
蔚之觀挹孟堅之袖拍蔚宗之肩欲翔董士位

徐氏一門孝友近代罕觀垂名青史自有日也 留溪

留溪外傳

卷三

徐氏雙孝傳二

三十四

先生發潛德之幽光詞無溢美真能以樸茂之筆副其

篤摯之行東石張漢麟

留溪外傳卷四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理學部

人模樣先生

熊弘毅

賀筠峯

顧庸菴

留溪外傳

目錄
卷四

理學部

蔡雲怡

芮巖尹

龔佩潛

吳霞舟

鄒經畬

陸瓊臺

呂晚村

湯潛菴

雷艾陵

張寧海

陳大始

留溪外傳

目錄
卷四

理學部

二

留溪外傳卷四

理學部

人模樣先生傳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留溪外傳

卷四

人模樣先生傳一

子逢聖貴卽大書於堂曰當年雖豈未忘念此日見孫勿
妄思以故逢聖自釋褐歷揆席及于授命成仁三十餘年
如一日皆奉先生之教也嘗與門人講學畢卽誠語曰士
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个真節婦人做樣子
便不難了又云若受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來真名士不
用無名錢其守如此與山右河汾人辛復元全爲學問友
時相筆札往還商論學問著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
體及同體異體巨細明辯約數十條一時學者俱奉爲法

則故人皆稱爲人模樣先生云

外史氏曰先生一雞一豈猶顏子之一簞一瓢也樂餓課子不以貧累及子貴而志不少易非得道之深者烏能至此哉

留溪外傳

卷四

人模樣先生傳二

弘毅先生傳

弘毅先生熊祚延字所公湖廣孝感人幼莊重沉默性孝事父母能盡道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書不事章句耑求聖賢精蘊嘗曰孔門顏子早卒惟曾子獨傳聖道乃集曾氏生平言行爲一編曰希曾錄朝夕揣摩一步一趨必以曾子爲宗於是四方學者歸之甚衆又嘗曰二氏妄謬百家支離病在不弘不毅耳能弘毅則步趨是正因作弘毅解以示學者故學者稱爲弘毅先生云先生深通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書每究心當世務默坐澄觀籌度不爽毫末崇禎甲戌流賊四起楚北震動先生避地白雲山中父老奔告曰公邦人領袖信義宿著若舉義旗率鄉衆戮力保障以待官軍桑梓可無患也先生慨然出布部伍申約束旬日間軍事大備賊聞遁去相戒勿犯數年鄉人得安堵如平時無何爲里左豪惡所忌勾賊大至先生卽率衆與戰會穴風霾晝晦士卒相失先生僅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田馬陷被執因仰天歎曰子老縫掖本不知兵且

留溪外傳

卷四

熊弘毅傳

三

平昔服膺曾氏教臨深履薄惟患隕越不幸遭亂世竟落賊手有垂全歸義誠無面目見先賢地下矣然成仁取義孔孟訓也夫復何言乃大罵賊不輟遂遇害

外史氏曰先生學宗曾子曾子守身者也然曾子子思易地皆然夫當亂世深遁山谷視蒼生塗炭而勿顧者此楊子守身之道非曾子守身之道也先生慷慨爲桑梓禦賊而死得曾子守身之正矣號曰弘毅不亦宜乎

先生得理學之正死于賊亦正命也真不負所學矣

留溪外傳

卷四

熊弘毅傳

四

安心齋張潮

寶筠峰傳

筠峰先生寶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幼以聖賢之道自任舉止端方取予不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軍食餼學校即推爲理學宗主母早卒事繼母李孝母病背疽晝夜不交曉額天求代飲食不入口者累日病間方復鄉黨皆稱之不問其繼母言撫異母弟甚友愛妻姚有淑德奉姑能盡道夫婦相敬如賓先生處桑梓與人言訥訥然如不能出口者及講學論道闢程朱微言抉性命與旨留溪外傳

卷四

寶筠峯傳一

五

精粗本末悉無遺義教授弟子必先內使主敬存誠外使敦禮守義以孝弟爲根本以廉恥爲大節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皆稱爲筠峰先生云明末閩逆之亂百姓流亡人相殘食先生收其族衆保其鄉里授產給衣俾無溝壑離散之患且教之孝悌忠信之行雖當搶攘時而人心不至淪喪者先生力也早年歿時論惜之

外史氏曰末世講學者輒曰孝悌爲本究其躬行實踐則二字未能少盡毫末所以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之事公行

而無愧也若筠峯先生斯無負講學者矣哉

留溪外傳

卷四

留筠峯傳二

六

顧庸菴傳

顧庸菴樞字所止無錫人端文長孫也幼端方步趨不苟有乃祖風父家訓最嚴延師若馬君常吳霞舟錢疑菴皆道學君子也授尙書以書經名家既而從高忠憲講求性命之學慨然以道自任舉天啟辛酉鄉試赴春官三中副車鼎革後絕意榮名隱居不出足跡未嘗入城市閉戶讀書淹博十三經通周易曰易格物致知之學也作易稿折衷諸家大都主理不主數嘗言程朱於易至矣近世論易

留溪外傳

卷四

顧庸菴傳

七

諸書吾所不解吾祖深於易者獨無所著述僅仍舊辭畧爲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學以性善爲宗以去欲爲本嘗論明儒獨服膺薛文清胡敬齋二人謂白沙陽明未免一綫之差又曰忠憲主格物二字繭絲牛毛滴水不漏吾祖主無欲二字直造虛靈立登堂與並直接宋儒者也著悅心錄明盛編集端文語要高子語錄諸編藏於家

外史氏曰先生隱居涇阜者數十年操觚著述發明聖學

終其身不出戶庭較之盜虛聲而懷利進者不啻天淵矣

留溪外傳

卷四

顧庸菴傳

蔡雲怡先生傳

雲怡先生蔡懋德字維立雲怡其號也崑山人幼穎異五歲讀大學在明明德句問其師曰何謂明明德師爲解之遂慨然曰原來讀書要學聖賢非爲功名富貴也師奇之萬曆己未成進士授杭州司理著治行內陞禮部主事時魏瑞煽禍建祠京師尚書率諸曹往賀獨先生與同官翁鴻業托疾不行三殿成進廷臣級先生辭不受告歸養母崇禎立起官入京陞江西督學知陽明之學駁乃拔本塞

留溪外傳

卷四

蔡雲怡先生傳一

九

源揭其長以示學者親詣白鹿洞講孝經尋備兵嘉湖平大盜旣而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隨調寧前時流氛甚熾乃訓士修城識應時盛於行伍拔爲副將疆圉稍安而河南山東又俱被兵遂轉濟南道晉按察使陞河南布政所至俱以廉能著入覲陳言中旨命巡撫山西抵任榜於門曰願聞已過求達民情延宿儒傳山輩講忠孝大義以勵軍民立干城社招集謀勇壬午九月邊警戒嚴卽率兵赴援奉命防守龍固扼隘匹馬不敢入境未幾流賊陷河南

破三秦掠榆林三晉震動乃囑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
獨提勁兵三千疾走拒戰於河上大敗賊於大慶再敗賊
於風陵又敗賊於吉鄉軍聲大振無何太原告急宗友飛
書促歸衛晉藩乃引千人馳入太原甫至而宗友出走賊
從平陽渡河遣僞使誘先生降卽斬使竿其首示衆而以
必死封疆自誓賊怒率衆五十萬圍城先生令壯士發礮
殲賊無算賊益怒攻益力先生授計時盛乘黑出銳兵千
人橫擊之賊大亂伏兵四出賊大敗退三十里翌日復集

留溪外傳

卷四

蔡雲怡先生傳二

十

攻城先生率師盡力擊之殲賊數萬人賊不退攻益力城
中火藥盡先生知事不可爲乃草遺疏授贊畫知縣賈
璋而城陷復督麾下士巷戰不勝或勸先生突圍奔先生
叱曰吾封疆大臣當死封疆又何往乃入三立祠自經而
死從死者中軍副總兵官應時盛及家將數十餘人

外史氏曰明末縉紳先生講學者衆矣見利思義見危授
命之言反覆申明論之鑒之及流賊之亂甫至境而開門
納降頌賊超堯舜而邁禹湯者又比比嗚呼若先生者斯

無愧講學矣

留溪外傳

卷四

蔡雲怡先生傳三

十一

芮巖尹傳



芮巖尹成號長恤巖尹字也溧陽人生而穎異不羣弱冠淹博諸子百家作制藝日就十餘篇洋洋纚纚意味深長學者多方之陳大士云同時馬章民世俊吳見求穎皆以才名自負遇成獨折節下之自以爲不及也世俊伯兄萬

長豈唐五叔錢偉仲輩稱一時名士皆樂與之遊時號灝

江十三子諸人舉孝廉明經者五成進士者四獨成田數

奇乃棄制科潛心理學深悔從前舉業之非曰學者自有

甫澤外傳

卷四

芮巖尹傳一

十二

富貴大路安用科第爲然欲得程朱真傳者須取太極圖

西銘易傳叙春秋傳序四篇精研討究豁然無疑然後可

以上問濂洛關閩之學又言洛之源出於濂張子於程尊

屬也而講易輒服則關又與濂洛合明道之誠敬存仁伊

川之主敬主一皆實功也朱子之學主格物而歸敬義動

靜交養誠明互進爲教有條有序爲說易知易行則闡學

乃集諸儒之大成也昌黎爲一代雋宗其學難剝故不見

滿二程若學者求爲韓子而不求爲朱子未可與言道也

成生平端方一言一動必軌於道故學者多宗師之手著網目存遺等書行于世

外史氏曰學者不知濂洛關閩之合是求水不窮源矣求水不窮源毋惑乎流於陽儒陰釋之學爲天下害也若巖尹先生者可謂得其源矣

甫澤外傳

卷四

芮巖尹傳一

十三

龔佩潛先生傳

佩潛先生龔廷祥字伯與佩潛學者尊稱之號也無錫人家貧硯耕以奉二親父歿居喪哭盡哀祭盡誠自是事母益謹每與人談及母氏缺甘旨卽潸潸淚下遊馬君常門講堯舜之道能發明性善之旨君常甚器重之崇禎癸未成進士受知房師劉理順未選而國變兩公殉難京師先生聞之設位而哭至失聲福王建國江南校中書謂所親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署不能具甘肥輕煖以奉老母奈何或引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爲解先生蹙然曰惡是何言哉是言也父母以之教子則可人子以之自解則不可矣聞者悚然已而我師渡江南國君臣俱遁百姓迎降先生仰天長號曰嗟乎天哉事不可爲矣吾其不死則負劉馬兩先生夙昔之知矣乃作書貽子令孝養祖母具衣冠拜別文廟登武定橋大呼劉馬兩先生曰吾得從遊於地下矣遂躍入秦淮河死年四十有八

外史氏曰道學者何忠孝節義也人惟真忠孝真節義斯

稱真道學觀之龔先生於君親師皆能各致其極非真道學烏能至此哉

留溪外傳

卷四

龔佩潛先生傳二 十五

吳霞舟先生傳

霞舟先生吳鍾爵字舜穉號霞舟武進人始讀陽明傳習錄悅之繼讀佛老家言又悅之及受業顧涇陽從高景逸遊聞其講論乃大悟向來所悅之非盡棄其學而一軌於正一時名流若孫淇澳張二無繆西谿馬君常皆相得甚歡而先外祖仲達公則從之學讀書水竹居中及仲達公公車北上先生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辭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隨決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留溪外傳 吳霞舟先生傳 十六

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菁干霄玉幹戛風金聲中以虛貴節以堅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寵辱不入毀譽不聞滯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最哉維寅其相期如此後仲達公果以節著又十餘年以明經入都黃石齋一見喜曰吾雅慕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由光州學博連捷進士令長興有異政惡巡鹺崔璘中以他事罷歸崇禎辛巳詔瀚除起補紹興照磨移桂林推官甲申國變痛絕復甦曰馬素修必死已而報

至果然冬擢禮部主事乙酉行至南雄聞江南已潰乃轉徙閩浙入昌國衛城破積薪室中全家自焚而死年七十有五

外史氏曰先生幼爲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引重故其所學淳如也國亡舉室自焚理學氣節得兩全矣

留溪外傳

卷四

吳霞舟先生傳

十七

鄒經畬傳

鄒經畬名期楨字公寧無錫人性至孝力學爲文高古時人莫識年三十始補郡諸生屢試不第惟刻意制義偶於耕書中得薛文清荦言讀竟慨然曰讀書自有向上路沾沾章句無益也盡棄舉子業從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學乃於先儒操存法力叅之最後獨心契高公遂得其傳嘗曰聖賢下語如化工育物一字不虛故其議論最解人願自是弟子日益進問難者屢滿戶外斗室不能容乃他徙留溪外傳

卷四 鄒經畬傳一 十八

又不能容則就文昌閣以居負笈自遠方來者三百餘人歲率以爲常著學約三章以繩束諸生負桀驁狹邪性者皆避去春秋二榜必有其門人壇坫之盛前此未有爲人端屬方正纖毫不苟學者多望而畏之鄒史祁彪佳按吳中三造其廬皆不見題其門曰理學真儒屢舉賢良不出安貧樂道以終其身壬午年七十六而卒

外史氏曰東林自忠憲被禍之後講學者皆畏懼不敢復登壇坫矣獨先生挺然日擁臯比列弟子以講學終其身

偉矣哉

留溪外傳

卷四

鄒經畬傳二

十九

陸瓊臺先生傳

陸瓊臺先生予邑人也忘其名天資高邁讀書寓目終身記憶年十五爲邑博士弟子員性端嚴一步一趨未嘗或亂屢試不售刻意舉業他書不閱也偶於友人齋頭得朱子近思錄一卷覽之大悅曰讀書原爲希聖賢也彼科第何足爲哉乃徧求理學諸書讀之乃大悟年二十二深通周易過梁溪會講東林顧涇陽先生聞其議論大悅曰子今世大儒也幸自愛遂訂交時涇陽年方少二人相砥礪留溪外傳

卷四

陸瓊臺先生傳一 二十

於道筆札還往商學問無虛日年未三十門下弟子已八百人自廣陵渡江負笈相從者接踵遂擁皁比講易學增禍起東南壇坫俱罷獨先生與梁溪鄒經畬擁弟子不輟或勸之曰今海內洶洶以講學爲禍患先生獨不惜身家性命乎先生口噫是何言哉講學明禮義扶正氣今奸邪滿天下若不亟爲維持是益其頽波正氣何時得復耶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吾惟安義命而已終不輟卒年七十餘外史氏曰先生吾邑理學之宗也惜余生也晚不得親先

生之教然讀其遺書猶得私淑先生也

留溪外傳

卷四

陸瓊臺先生傳

二十一

留溪外傳

呂晚村傳

呂晚村名留良字莊生一名光輪字用晦石門人其先家世河南至十五世祖繼祖宋南渡時爲崇德尉因家焉父元學舉萬曆庚子孝廉令繁昌有異政繁人至今猶思之光輪未生而父卒嗣於伯氏啓幼穎異讀書三過目輒不忘八歲善屬文千言立就英敏有大略不與時人同跬步

留溪外傳

卷四

呂晚村傳

二十三

性孝友兒時每恨不能生事父常向隅吞聲涕泣有言及父者卽放聲長號不止弱冠值國家多難慨然有澄清志棄舉子業留心經濟凡天官兵農之學靡不精究甲申北都陷莊烈崩光輪號泣呼天盡焚其平日所爲文散家財結客思復大轡往來湖山間櫛風沐雨甘苦備嘗無何爲讐家所指禍且滅宗縣令知其素封索金不遂竟陷其從子於法光輪不得已始出應試與復社諸君子遊聲譽沸吳越然其志恒鬱鬱不自得每風雨臨花月明遠樹往往

嗚咽吞聲涕泣不止嘗作詩曰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跡年

年處處違雅集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

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

頭歸與桐鄉張考夫海鹽何商隱吳江張佩葱爲性命交

發明洛閩之旨其議論一寄之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

世忌承學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不少有欲以博學宏詞

薦又欲以隱逸舉光輪辭不得卽截其纘毛示不可出乃

止遂入淡山闢理學四方負笈者趨之日衆嘗論洛閩淵

留溪外傳

卷四

呂晚村傳

二十三

源至靖難時中絕嗣後敬軒康齋顛木由葉僅能敷述餘緒而微言不傳白沙陽明乘吾道無人之際祖大慧之故智陽儒陰釋以聾瞽天下耳目而陽明才氣尤足以籠絡一世聰明之士既喜其立說之簡而靡然趨之至於訓詁諸儒墨守章句又不能融會灑落乃至自入其網羅整菴陳清瀾亦嘗極力排之而所見猶粗無以攻其堅而撲其缺也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及論精微所在則猶然捫槃籥耳光輪於佛老家言及諸子書無所不究若倉

扁於醫洞見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凡詖淫邪遁之辭紛於其前一決莫得而隱也其言曰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紫陽之道不著則孔子之道熄矣故吾於天下言窮理盡性一有不合于朱子者不憚反覆辯駁以求其極彼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究其所說直墮空寂而不自覺何可以爲訓哉夫孟子是則楊墨非未可以含糊中立者也彼曰吾儒未見聖道之全故斥二氏二氏亦聖道之一端耳噫是何言哉夫子之道有

留溪外傳

卷四

日晚村傳

二十五

棄其君臣絕其父子滅其夫婦昆弟朋友之一端者哉此不待智者言而可悟矣自光輪說出海內學者始而怪繼而疑終乃大信而悅服迄於今其所著述無不奉爲法程俾末學皆知是非邪正如薰猶之不可同器皎皎乎陰翳消而日月懸也說者謂光輪有開闢之功焉晚年補輯朱子近思錄未成而卒年五十有五

外史氏曰聖道至姚江荒矣先生以一手足之烈大聲疾呼於衆世龔瞶之曰俾天下士翕然宗之復歸於正可謂

朱子之功臣矣

留溪外傳

卷四

日晚村傳

二十五

湯潛菴先生傳

潛菴湯先生名斌字荆峴潛菴晚年自號也順治己丑進士以翰林學士出撫江南所行諸政皆與世道人心相維繫下車卽臨東林書院講尚書全旨所重一欽主敬二字信爲千古道學之要自帝王師相下至庶人學以修身卽當以誠敬爲本敬之爲義大矣如今日一堂上下卑以承尊幼以從長莫不以敬爲先出則事君入則事親亦莫不原於主敬也旋下令郡邑修書院延名儒主講人心爲之留溪外傳

卷四 湯潛菴先生傳一 二十六

一正吳俗好鬼奉五通邪神惟謹多傾財事之破家罔惜每至春秋通國男婦若狂俱集上方山淫祠焚禱日費數千金先生惡其耗財敗俗卽毀其祠焚其像檄行郡邑亦如之吳俗爲之一變乃去貪吏除強暴禁刁訟嚴鬪狠革火耗汰胥派積年弊政一旦清釐期年民風大變浸浸乎三代民內陞宮詹吳民攀轅臥轍留者數十萬壅道不得行凡七日夜乃泛小舟竊出沿途百姓聞之復遮送而至山東境者又不下數萬人抵任頗多建白轉工部尚書以

疾卒於京邸

外史氏曰有真道學然後有真事功先生撫吳興利除害不期年而風俗一新我

朝第一大儒也惜乎天不假其年而使之當國以佐

聖主至隆之治爲恨耳

留溪外傳

卷四

湯潛菴先生傳二 二十七

雷艾陵傳

雷艾陵士俊字伯頤江都人其先世居陝西涇陽父起鯉治鹽茨揚州因家焉士俊弱冠補揚州郡庠生江右衷孝廉晦若以古文名公車過江都士俊喜從之遊起鯉進而教之曰學庸語孟乃聖賢傳心之旨也辭約理深不知力索而徒事文藻何益於身心性命哉於是士俊盡棄其學取大全性理諸書窮年探討遂得程朱之蘊卽著讀大學孟子二篇德說攷說又著性論顏淵論動靜如船之在水留溪外傳

卷四 雷艾陵傳一 二十八

論其言皆合於濂洛關閩而謂欲亦原於天舍欲不能獨爲理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欲性卽天之理而欲者天之氣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謂邪又安有所謂正而理亦無從附以見又何殊於釋氏絕色聲香味而歸於虛無絕滅之道哉士俊性嚴毅慎交游前輩如袁繼咸臨侯施閏章愚山王士禎阮亭始得相通問明匹卽棄廩祿築室艾陵湖上閉戶著書學者因稱艾陵先生云卒年五

十有八

外史氏曰余讀王白田嚴所著艾陵墓誌及魏寧都禧小敘知艾陵於理學最深兼長經濟其所畫當世務皆一一可見之設施非迂濶無用者比嗟乎使先生登廊廟行其道必有可觀者奈何鬱鬱老死屬下哉

留溪外傳

卷四

雷艾陵傳二

二十九

張寧海傳

張寧海濟字爾弼又名一儕泰州人幼篤學父杓又課之嚴常誡之曰汝專心致志能墮甑不顧則業進矣於是益勇於學博通經史及浮屠老子之書性倜儻有氣節非其義一介不取啓禎間爲郡諸生有聲江淮間時東林高攀龍罹璫禍濟悲憤爲詩弔之楊廷樞張溥諸公招濟入社濱相契合國變後卽焚棄儒服幅巾芒鞋遁跡海濱足未嘗入城市初濟與同里張幼學陸舜齊名一時有三傑之畱溪外傳

張寧海傳 三十

目及舜幼學先後得官濟才嘗通一面或詰之濟曰旣以出處異局自當爾爲爾我爲我矣故終身畎畝不與時輩交遇歲凶與妻子採薇雜麤麥爲糜食貧不厭門人或給之輒謝不受獨好講學四方有造其廬者多虛往實歸然不標宗旨獨教人明六經曰窮達命也然書不可一日不讀學不可一日不講書不讀則心胸塞學不講則心術壞其教人如此卒年七十七

外史氏曰東林講學盛時小人羣起力排戕賊君子殆盡

而有明以亾迄於今久已絕響而小人猶力詆講學之非
溯而斥之然人心大壞矣嗚呼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一
正之

畱溪外傳

卷四

張寧海傳

三十

陳太始傳

陳太始名鏐湖州德清人博學通詩古文辭善書法舉諸生從呂晚村講程朱學有所得性耿介疾惡甚嚴朋友稍不合義即大聲疾呼辯論之泰州張符驤作張士誠傳尊以列國體鏐作書辯之其畧曰足下所作張士誠傳鄙意竊有所未安元季張士誠初竊州縣繼降於元授太尉復叛之乃元之亂賊也而足下傳士誠儼與明太祖爲列國若往時劉項例此固已非其倫矣而傳中稱我師者五我畱溪外傳 卷四 陳太始傳 三十三

盛世卽明代已不得而我之况士誠乎卽與士誠同鄉亦不得而我之卽爲士誠子孫亦不得而我之也於是符驤引魯宋七國例以辯之鏐復書曰假議尊刻張士誠傳足下引據史例以啓蓬心幸甚幸甚然竊謂足下論史未免不

揆於義膠柱而鼓瑟也史遷於秦漢之際並驅中原者或作本紀或作世家或作列傳以項羽實以暴秦且漢高曾受羽分地爲近古未有而作本紀以陳涉首事而作世家田儋但作列傳而已而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未嘗我陳涉田儋列傳未嘗我田儋項王本紀則並稱項王漢王田儋列傳始亦稱漢王於旣滅項羽之後方稱高帝蓋以天下未定於一雖漢高亦未得爲主足下爲士誠立傳乃於明祖未混一天下時遽稱太祖與項羽本紀等畱溪外傳 卷四 陳太始傳 三十三

皆然殊不知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焉遷仍舊史而節錄之間存我字然其改稱國名者固多若項羽本紀陳涉世家田儋列傳初未嘗以爲主而我之今足下傳士誠何不比例於田儋而必比例於魯宋諸國者何耶當元之季韓林兒徐壽輝陳友諒輩皆僭號足下倘爲立傳執史遷間存之我魯我宋我七國者以爲定例而一一我之有不爲笑於天下者乎此名教所關不得不辯也符驤猶辯縱復書曰所論張士誠傳足下不以爲然援引史遷魯

舊溪外傳

卷四

陳大始傳

三十四

宋世家等例自謂奉教君子矣某隨引項羽本紀田儋列傳等例以破似是之非私擬足下服義之勇應卽削改近接尊札有大不然者則魯宋世傳之國竟可與草竊者流同日而語矣頃某所作尊集依歸草叙因見越游圖記故爾提筆今閱是傳有害名教方自悔作叙之悞祈爲削去亦自以爲有過不敢不改耳今蒙既許削去矣切勿陽諾而陰用之何則某寧得罪於足下不敢得罪於名教也如憚于改正請從此辭且足下所刻艾千子集皆任意改易

原文則某所謂是非不苟者益屬荒謬矣符驤得書不報縱遂與絕交

外史氏曰士誠乘元綱不振竊起據州邑遂自稱王及勢窮蹙復降授太尉已又叛去符驤晉爲列國而我之夫魯宋列國皆受封天王雖篡如韓齊趙魏亦受周命與上誠類乎至于秦田儋據州邑跡雖與士誠類然儋之先世爲齊王儋奮起復先人故地也縱謂其以士誠比田儋例而列傳之則亦過矣甚矣立言之難極矣雖然縱與力辯

舊溪外傳

卷四

陳大始傳

三十五

雷溪外傳卷五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隱逸部 上

茅屋老人

靈巖山人

八大山人

高士列傳

雷溪外傳

目錄
卷五

隱逸部 上

一

文高士

倪高士

宋高士

萬履菴

孫先生

潘問奇

盲蟲先生

處士列傳

潘處士

安樓先生

陸吳州

程一林

山東隱逸列傳

鄒聞望

笑蒼老子

白雲山人

雷溪外傳

目錄
卷五

隱逸部 上

二

寒鐵居士

瀨江二老傳

垢區道人

吳野人

留溪外傳卷五 隱逸部上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茅屋老人傳

茅屋老人胡長庚字星卿江寧人東川侯海之後也海從明太祖起兵以功拜侯子觀尚南康長公主賜第京師成祖舉兵靖難下南鄒建文遜去觀不肯降仰藥死因失侯降世襲指揮使長庚幼有大志不屑就世職崇禎朝以蔭讓其弟已則事帖括爲名諸生明亡長庚盡棄家財結廬留溪外傳 卷五 茅屋老人傳一

南康公主墓旁白衣冠終身不入城市當事慕其高造廬屢請見皆避去不屑就也晚年自號茅屋老人貧無寸土善堪輿取資以自給而已有子數人皆能承父志以高自尚不肯率就於時老人卒年七十餘門人私謚曰貞讓同里常延齡者字蒼谷開平王之裔懷遠侯之孫世爵也少孤事母至孝性廉介不苟取與明亡卽棄職奉母遁居上元之塾湖山中畊鑿自食足跡未嘗一入市當事累招之不出卒以麻衣葛巾終老云

外史氏曰星卿蒼谷皆先朝勳舊之裔國亡志不入城老死丘壑真義士哉嗚呼有明之亡也大官大祿屈膝叩頭以降者衆矣乃兩先生竟操志如此可謂雄矣

留溪外傳

卷五

茅屋老人傳二

靈巖山人傳

靈巖山人徐枋字昭法號俟齋吳縣人前朝崇禎年孝廉也父汧字九一號勿菴戊辰進士歷官少詹清望素著明亡卽投震澤中死枋痛父絕粒者七日家人力勸得不死於是終身不薙髮白衣冠隱居靈巖山中足跡不出者五十餘年而死枋博學通詩古文辭工書法善畫閉戶獨處一切時人皆屏絕不與見惟緇衣黃冠或得通每遇莊烈忌及父死之日必痛哭三晝夜方休當事屢造廬就教非閉戶不納卽踰垣避去餽遺雖窮餓甚不受也撫軍湯潛菴斌知其賢兩詣山中皆不得見乃嗟嘆而反其子不肖所行大不道枋卽閉置一室絕其食死姑蘇人慕其書畫文章厚遺求之枋揮去勿顧以是人多怨望造謠語播揚冀損其名然其清風高節終不可得而未弑也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甚矣吳人之浮薄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三吳得著名於天下豈直以繁華富庶哉

雷溪外傳

卷五

靈巖山人傳

三

良以代有賢人君子爲山川發越精神耳乃一昭法高卧山中五十餘年維持名教爲吳人光多矣何乃挾一己私造無影辭毀之非之必欲使其不齒於人而後快此何心哉豈其必欲舉吳門皆倡優賤隸而始榮耶雖然吳門賢士大夫固未嘗不嘖嘖昭法也

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輩之口何足爲重輕乎

初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五

靈巖山人傳

四

八大山人傳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夏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詠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啗啞不能言甲申國公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啗啞左右

留溪外傳

卷五

八大山人傳

五

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領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鳴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跄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旣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

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

我也山人旣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千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散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留溪外傳

卷五

八大山人傳

六

高士列傳

張大育名印頂江陰人也幼明辨博學工詩善鼓琴又工擊劍然不挾劍每酒酣興發持雙葦或柳枝狂舞中庭如梨花亂落紫電交馳令人目眩天性忠義甲中傳聞李賊弑帝一慟卽成顛疾常號泣狂走于市或裸體悲歌於道人多惡之乃移家定山雲停里自署其門曰山定人隨定雲停我亦停每鷄鳴而起詣山谷痛哭大呼崇禎皇帝者再日出乃反如是二十餘年卒里人皆呼曰張顛同邑有

雷溪外傳

卷五

高士列傳

七

陳景者字樂山號顛夫性豪俠倜儻不羈崇禎末中原流寇猖獗顛夫憤之盡變家產渡江募壯士五百人起義與河南巡按朱明合軍大破賊於柳園生擒賊首八斗糟斬之旣而朱明讒去援師不繼且食盡遂散壯士歸乃漆八斗糟頭顛爲酒器大會親朋酒至客前必令大罵逆賊者三然後盡豪飲七晝夜而遁不知所往鄒元檄者字文江無錫人也明季顧高諸君子倡學東林鄒氏悉從之遊而元檄垂髫卽得家學然性慷慨以義俠自尚每見不平則

拔刀相助父老怪其偏常誠以中庸之道未能也崇禎中以已卯恩貢公車至都卽抗疏論宰輔奪情起服雖未見內然時論韙之甲申聞京師之變卽棄室而逃初不知去向後三十年人見其在東甌冷溪結茅五雲山下從之隱者若而人皆縛草爲廬插竹爲戶元檄日與諸隱者狂吟酣飲不問身世雖釜餽生塵而歌詠不輟久之有富兒突構瓦屋數楹于左乃大怒謂其徒曰吾輩可與此等俗人居者耶遂相與挈妻子入深山不知所終

雷溪外傳

卷五

高士列傳

八

外史氏曰甚哉君恩不可負也張陳鄒皆布衣士耳一則大慟成顛一則毀家起義一則棄室遠遁豈因爵祿動其心哉良由踐土之德不收忘耳嗚呼世之磨一命者視三布衣其勉旃

文高士傳

文高士名可紀字太美號劬思江西豐城人也幼端方言行不苟既長博學能文弱冠補邑弟子員學使者聞其文大加稱賞曰子非池中物也不日當飛去矣會秋試果舉鄉薦數赴春官俱中副車乃就選得浙江天台令一琴一鶴蕭然之任朞月四境大治民皆頌之越明年國亡卽掛冠歸閉戶不出惟日以琴書自樂不通一客當事屢薦之不出有勸之雜髮出仕者可紀曰嗟乎吾祖文山公百折

雷溪外傳

卷五

文高士傳

九

不回卒以死効宋室吾世受亡國恩自當國亡與亡奈何覩顏倫生辱吾祖多矣而敢復貪榮顯以重辱吾祖耶卒不出竟故衣冠而終老未嘗一越戶焉卒年七十餘從姪振祚字孝先者諸生也與同志國亡亦棄巾衫老死一室卒年亦七十餘

外史氏曰甲申李賊陷京師文武諸臣迎降恐後賊皆官之而諸臣以爲榮居然誇耀于妻子曰賊愛我將授我以大官吾當博封蔭於爾輩矣當其時若兩高士抗志不出

者亦空谷之足音也嗟乎

高士則未嘗一越戶從姪則老死一室皆是信國家法文中叙文山一段更佳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五

文高士傳

十

倪高士傳

倪高士允中字端甫號執菴青浦人也生而穎異數歲即通經書大義父少槐母夏氏絕愛幸之既長有膂力能兩手各握五百觔物行數百步不衰虬髯虎項里中惡少見而畏之喜則放聲高歌韻出金石性孝棄書服賈累致千金奉父母極其甘脆妻郁有淑德能承夫志事舅姑能盡道允中任俠愛結納海內豪俊士與應天蔡長善長亦多力精武藝以是兩人稱莫逆甲申北都陷允中忿之欲以畱溪外傳

卷五

倪高士傳

十一

身殉國家難盡散家財與長謀起義師討流賊報社稷大讐既而我

朝滅閭逆定中原乃止歲乙酉王師既平江南下蘇州圍

松江鎮帥黃蜚招允中及長率壯士數百人入城固守凡

四閱月城不下副將某數說蜚降不聽遂叛蜚開城內我

兵允中與長督所部巷戰凡七日夜殺傷過半力不支乃

引敗殘士數人突圍出東門長遂下海招允中往允中歎

曰吾力竭矣天意欲亡明也安能復違天而強與之爭哉

且吾有二老在未敢違以身殉國也遂不行隱居浦之斜涇幅巾方袍教授生徒而老卒年六十有九長竟蹈海死外史氏曰前朝之亡也往往匹夫起而與天爭乃至破家殺身而罔惜若允中輩皆閭巷一介耳奮不量力欲申君臣之義於天命既去之時何哉蓋前朝以忠義教天下而天下相率以忠義報之也

畱溪外傳

卷五

倪高士傳

十二

宋高士傳

宋高士呂者字世臣鹽城人徵士射陵曹同祖兄也天性至孝事二親能盡道父卒終身哀慕每食父所嗜必垂涕嗚咽不忍遽下箸博學能文章尤以氣節自許甲申流寇陷京師呂撫膺大慟不食者累日自此遂絕意當世以甲子編年籜冠野服甘老貧賤或憐其才諷之曰吾邑後進者多矣以先生之才取功名顯當世如反手耳曷爲自苦乃爾耶呂聞之大怒被髮佯狂夜握兩石噪其門其人懼

留溪外傳

卷五

宋高士傳

十三

伏牀下不敢動大吏某豺虎也郡人炙其威而祠之呂怒白衣冠登其堂指像大唾而罵時守祠人數輩皆失色垂刃而睨莫知所爲呂張拱翔步從容而出嘗屏人獨居中夜徬徨仰視蒼蒼悽然泣下鼾睡時又嘗躍然坐枕上呼先皇帝長號數聲臨卒語其子永貽曰國變以來吾鹽布衣之徒如司孫厲李捐軀者不乏而吾獨覩顏苟活徒以祖父生吾一人吾未得汝故耳今汝幸成立差能讀書而或干進求名希尺寸之利辱我多矣言迄而歿門人私諡

曰貞孝

外史氏曰吾聞之淮人云先生衣冠磊落神采異人昂然行道上貴人引車避唯恐不及不則拱揖道左先生抗手而已高風亮節震駭一時嗚呼亦偉人哉

留溪外傳

卷五

宋高士傳

十四

萬履菴傳

萬泰字履菴越東四明人幼穎悟絕倫凡書寓目輒成誦
垂髫以文名鄉士大夫皆矜詡之舉諸生以端方稱性孝
友內外無間言崇禎丙子舉孝廉鼎革後隱居子閉戶
求天人之學嘗終日危坐靜思聖賢克己復禮工夫卒悟
心性本原故其詩文多出性情不事雕琢無斧鑿痕跡不
蹈浮華絕烟火氣讀之者蕭蕭然兩腋間若有清風來吳
越學人一時翕然多宗之然尚氣節任俠無腐頭巾氣與

留溪外傳

卷五

萬履菴傳

十五

人以誠雖田夫牧豎必推心置腹里巷有犯者多勿校及
一旦有急已忘其讎卽殫力拯其危傾囊周共困性雖耿
介然接人甚和與之處油油然如坐春風中卽最猥瑣之
夫一望見其顏色鄙吝頓消傲僻全捐矣浙西戴思望懷
古前朝諸生工詩畫善詠諧謔浪笑傲談吐縱橫滑稽之
流也國變後卽不語貿貿然奔走道路若有所失問之者
惟張目搖頭以手作勢而已人皆目爲喑啞及見泰則家
笑高談娓娓不倦或與酣便狂呼大叫一座皆驚及他客

問又默然無錫葉大疑秀才素以節義自許崇禎崩卽棄
家野服築居水中央自署其門曰有天不戴迹方外無地
堪依住水中矢志不越戶限凡相識皆謝絕不與通惟同
邑薛堆山馬大臨強恂如三進士及嚴培之高抑今樂莘
湯季馨黃元藻繆微陽唐郁如七諸生乃得往來其廬餘
不可得也聞泰來遊梁溪乃駕小艇迎諸水滸共載而歸
歌詠十餘日而去復棹送十餘里始反雲間吳騏字日千
忠義士也思宗崩卽不食粟日吞硫黃飲凉水或嚼栢子
留溪外傳

卷五

萬履菴傳

十六

啗松葉療饑周雅廉永時夏食生蝸牛冬飯赤石脂二人
皆久絕烟火他日同遊台雁過訪泰泰欸之飯二人歎曰
吾輩數年來志不食人間食今爲先生姑進一餐盡飽而
反其動人敬愛如此卒年六十

外史氏曰先生以道義文章動一時學者靡然嚮往至挹
其高風無不泮然消滌滓穢若戴思望葉大疑吳日千周
永時者流意氣激於內而顛僻作於外固已瘡不可醫矣
乃一見先生卽霍然自起而膏肓之病頓愈嗚呼道義之

感人何其速也哉

潛溪外傳

卷五

萬履庵傳

十七

孫先生傳

孫先生者，忘其名，江右人也。幼穎異，通經史及長，重厚簡默。有賢者，風里人多敬愛之。維揚有大賈，貿易於豫章，偶舍其里，識而異之，載歸爲子弟講學。數年多所成就，後賈人死，子弟多遭官破家，不能主。先生乃移寓天寧寺，不久有新銓江右某邑令，與寺僧善，停舟過訪，遇先生與語甚合，更問吏治，益投契，卽挾之任。旣至，署察舊政，病民者數十餘事，悉白令除之。民大悅，又教令尚德，緩刑，凡民間長老有品望者，必使造廬禮問，強暴不肖者，大書惡人二字，表其門。每月朔，使協里老到庭詢狀，能革行則去其表，而加獎賞，否則痛撻。進諸境外，凡閭閻利病，必力勸與除。三年，風俗大變，猾吏皆棄祿去，強暴不肖者皆化，無何，令以疾卒。適吳逆變，賊阻歸道，先生遂訓徒其邑，賊聞其賢，逼授偽爵，卽佯狂裸體奔走呼號，乃止。後移館東山，蕭氏里蕭氏子弟多從之學。他日有弟子婚宴，客座有巫者妖人也，里人事之甚謹，稍忤禍立致，每宴會必奉以首席，時

潛溪外傳

卷五

孫先生傳

十八

生不讓巫惡之數以言侵先生先生怒叱之不歡而散弟

子患先生攫其害具述其凶狀且曰今夕妖必致禍因備

盥與請避三十里可免先生曰妖不勝德邪不干正理也

吾雖不德然自揣生平無自欺者妖何能爲邪弟子知先

生精易固請筮之得與尸凶象先生曰吾姑備之可耳命

諸弟匿他舍獨於齋中以沙畫八卦遶几秉燭焚香拔周

易以俟夜闌忽空庭似落葉聲果有一人乘斑斕虎從窗

櫺中入狼豹眼披鎖子甲握方天戟忽長一丈繞樹疾

晉溪外傳

卷五

孫先生傳

十九

走先生卽以點易硃筆投之應手輒倒驗之乃尺餘祇也

久之又聞牖外寒風蕭蕭一人藍面赤髯被髮持斧跨白

象排闥而入馳遶卦外若不能進者先生復拈筆擲仆檢

視同前紙造者也少頃復有一人牛首兩角騎黃毛獅黑

甲黑冑提偃月刀直入環卦三匝控勒向先生口吐火焰

直逼衣冠所乘獅則張牙爪作搏噬狀四外皆啾啾鬼聲

既而輪刀作擊刺勢先生以筆投之豁然仆地作呻吟聲

半刻乃息未幾雞既鳴矣東方漸明諸弟子趨候見戶牖

大開先生尚明燭端坐具告之故皆色變卽令掃除室內

收所獲夾周易中乃臥旣而有老嫗號哭門下叩先生乞

命弟子詢之告曰予夫不道昨與先生忤夜攝親子魂爲

魅來魘先生詎俱被執今收魂不返三子殆將斃矣乞轉

達還三紙魘願獻千金爲報弟子達之不許曰吾正欲絕

其妖以除一方害固請竟勿與三子卽日斃巫者繼以慚

忿死先生復購其妖書焚之禍遂除

外史氏曰妖由人興信然人不妖則妖自妖無損於人也

晉溪外傳

卷五

孫先生傳

二十

孫先生不受僞官便全天地正氣卽不焚香披易而妖亦

無如之何矣况操聖人之經以鎮之哉彼妖也徒自妖其

身妖其子而已

潘問奇傳

潘問奇字雪帆錢塘人也幼性耿介數歲卽岸然自異不與羣兒同跬步年十五卽以詩鳴于於越有囊括兩晉席捲三唐之志於是越之人嫉者蜂起皆欲殺之矣問奇聞而歎曰大丈夫不能脫然出袖裏青蛇光耀一世使庸人豎子膝行匍伏不敢仰視便當飄然遠引作物外遊惡可與鄉里小兒爭伎倆耶遂北之大梁拜夷門信陵墓撫膺泣之大梁多慷慨悲歌士聞之多樂與交遂客焉旣而南畱溪外傳 卷五 潘問奇傳 二十一

桃濕雨又殘花多少官門隔歲華複道黃昏知有日昭賜環佩苦無家行雲似識生前面落日難聽醉後鴉怪殺年年人歎息踏青曾到玉鈎斜回首開元尚眼前牧兒曾此拾金鈿外家麥飯終無主長信宮人劇可憐誰釣殘山殿瓦乳羊歸盡郭門烟祭田沒後祠官薄地老天真四十年後流寓江都年六十四而卒葬于郭北平山太守傳育菴澤洪表其墓曰錢塘詩人潘雪帆之墓

外史氏曰雪帆尚氣節不肯俯仰人往往忤于世故其爲畱溪外傳 卷五 潘問奇傳 二十一

詩亦多憤激之辭嗟乎士生不遭時未能建白當世徒託志于風雲月露之間亦可悲也已

盲蟲先生傳

盲蟲先生劉夢雪江陰人也字蔓坡號莽山別號石柳老子幼博學能文章工詩重氣節二十遊於庠以八股冠秀才軍樹赤幟大江南籍籍有聲舉孝廉甲申國變卽棄妻子往來吳越間求得一當以展其志二十餘年竟不成遂自號曰盲蟲盲蟲者言其命苦如蟲又盲無見也忽病狂携竹筐衣敝縑袍如丐者貿貿然往回道路相識者呼之若不聞嘗過鍾山哭孝陵淚盡繼之血猶不輟金陵好事

留溪外傳

卷五

盲蟲先生傳

二十三

人聞有穢穢夫携筐挈酒哭於明太祖享殿凡七日夜矣爭往觀之皆不識襄陽杜于皇澹知之曰此必盲蟲先生也往識之果然乃相持大慟而歸日痛飲三山酒肆中醉則仰天鳴鳴或仆地轉輾如得大疾苦狀或自批其頰至血流或以頭顱撞柱大呼老天殺我老天殺我當壚者大駭以爲祟附之也年八十五猶能躡屐登鍾山巔望梅花題詩龍泉寺壁曰我來揮淚看鍾阜零落梅花遶樹飛宗國故官嘶戰馬孝陵荒草臥肥豬杏園乍見紅成市柳暗

初嫌碧掩扉怪殺俗人如傀儡明朝揀與世相違越日遂卒

外史氏曰盲蟲先生以一布衣而欲與天爭短長卒自苦者數十年譬之夸父逐日徒竭其力以死耳日可逐乎悲哉

也完了他一身事可以興可以觀矣

新安心齋張潤

留溪外傳

卷五

盲蟲先生傳

二十四

處士列傳

卷五

處士列傳

二十五

雷溪外傳

卷五

處士列傳

二十五

林處士名珽字士樞號自明浙東永嘉人也少以意氣自尚舉諸生以文章魁一郡甲申崇禎殉國同學葉天章死之瑞安文學鄒欽堯聞報作書別父詣江心寺哭臨三日就浩然樓赴水死珽白衣冠呼天號泣亦欲盡節時母尚在呼而告曰汝果欲死義乎吾願與汝俱死乃牽珽赴水珽患母死遂持母泣得不死即棄舉子業入深山躬耕奉養母卒築千峰閣於空谷坐臥於內足不出戶者三十餘年取歷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及亂臣賊子彙爲一帙痛加褒貶系以歌詩名曰淚海編日命奚童熱酒痛飲擊唾盡歌之必至哽咽不能出聲然後已一日命子若孫具香案正衣冠北面再拜取淚海編焚之危坐而卒同郡有楊處士者名毓奇字洵平瑞安人也通春秋補邑博士員聞崇禎崩號慟至失聲或譏之曰君一腐頭巾耳未沾升斗之祿而欲效君臣之誼實有痛心誰其信之毓奇正色曰凡屬踐土莫非臣子凡戴髮眉皆有剛腸苟其喪失禽獸

幾希况某身列膠庠素明大義敢同世俗而不少盡臣心

耶即毀家治戰具誓報國讐既而聞李賊伏誅曰大讐既

殄吾可逝矣遂隱著春秋四傳論衡人多稱之惜余未見

同邑有陳國三者亦弟子員聞訃即棄家入山至耿孽叛

僞將曾養性聞其材數招之不赴曰吾之存顛毛者行吾

志耳豈有他心哉且若等受國深恩負之而叛則與鳥

獸無異矣鳥獸吾豈肯與同羣哉益遠遁三人皆前朝服

色而終

雷溪外傳

卷五

處士列傳

二十六

外史氏曰吾聞明末李賊犯闕有上表勸進者至云比堯

舜而多武功同湯武而無慚德其辭出大詞林手若與林

處士淚海編並讀豈不痛哉至三處士不改衣冠三十餘

年竟以善終則我

朝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

潘處士傳

潘處士廷選字均範號曉山宜興人也幼性孝旣長博通經史品行高潔事二親能盡力乙酉我

朝旣定江南而宜興城守不肯下兄朝選謂處士曰南都已

失大兵必來圍邑吾當偕鄉士大夫與城俱存亡矣爾其

奉二老避去深山毋緩也於是處士乃奉父母走山中返

身入城邀兄去兄不聽叩頭流血以請又不聽處士卽負

兄子疾走入山而朝選竟死於難處士撫其孤若子至成

留溪外傳

卷五

潘處士傳一

二十七

立娶婦授產然後已二親歿六年之喪畢處士遂走燕趙

閩越意若有所圖也櫛風沐雨者數十年卒無所遇而反

反則老矣喜詩與子族叔太史其年公爲詩友花晨月夕

痛飲豪吟無虛日及先太史就館職京邸郵筒詩艸往還

不絕也處士慷慨好義能濟人急鄉黨多德之邑學宮廢

盡捐家財以修不足則身自爲募遂得竣性愷直不容人

過從兄源選以郎官出守河間有異政處士實多佐之卒

年五十有九

外史氏曰處士痛兄之死而謹事二親及親亡遠遊又無所遇而賞志以歿予讀其詩不禁爲之太息也

留溪外傳

卷五

潘處士傳二

二十八

安樓先生傳

安樓先生楊志達字爾成號天玉丹陽人也幼穎敏喜讀書遊邑庠以文鳴江東食餼與同邑壬午孝廉睢蒿年明永友善明永教諭華亭歲乙酉我

朝定江南明永集諸生申說大義沐浴衣冠西向再拜題詩

明倫堂自經死志達聞之大慟曰苟叨一命之寄固當從

蒿年死今雖未踐其位然已沾其祿敢依例世俗哉遂焚

巾衫捐妻子入李山深隱不出因岡陵架松爲巢有似乎

雷溪外傳

卷五

安樓先生傳一

五

樓因名曰安樓與山中幽人逸士吟嘯其中人皆稱爲安樓先生云或謂之曰世之履崇階享厚糈者不知凡幾矣乃區區一廣文冷職竟效死於當官而一未仕諸生又欲抗節而高蹈不亦矯乎先生勿顧也歷久彌礪絕跡城市痛割私思茅屋一椽松篁四遶僅一童子理炊扇戶而已如是者數十餘年而卒壽七十有三卽葬於安樓之下

外史氏曰昔夷齊高蹈首陽食薇蕨不繼則餓死豈履崇

階享厚糈者乎安樓先生高隱深山其志亦皎然不污者

矣

後來又有一夥夷齊下首陽之嘲矣如安樓方不愧氣

節二字

新安雲逸吳啟鵬

雷溪外傳

卷五

安樓先生傳一

三

陸吳州傳

陸吳州蘇字望來江陰人也幼穎異絕倫四歲通論語孝經六歲善屬文八歲冠童子軍遊邑庠推文章祭酒十一歲值甲申國變思陵殉社稷蘇聞之白衣冠哀號七日夜欲死家人力勸乃解乙酉我

朝定江南遂毀巾衫焚筆硯舉家遷於舟漂泊海濱誓不登岍冠婚皆在舟中焉惟投網捕魚令童子携入市換米以給每遇風雨之夕輒繫棹荻葦間仰天長號呼崇禎皇帝

留溪外傳

卷五

陸吳州傳一

三十一

不輟久之聲卽啞不能出語相知棹艇來訪者皆以書代語竟數日不倦月明之夜輒尊酒爐香二三友生分韻豪吟揚帆海上隨波逐浪以往常爲大風吹至高麗國與高麗詩人國釐輩十餘士倡和月餘而返或遭颶風舟幾覆衆皆股栗蘇輒仰天大笑曰諸君何爲懼哉人莫不有死死於陸葬於山則飽螻蛄死於水葬於海則果鯨鯢螻蛄與鯢等食耳諸君何爲厚於螻蛄而薄於鯨鯢耶其高曠如此卒年五十遺命葬於海島曰毋使我魂遊中七也

外史氏曰陸吳州以英敏之才國破君亡蹈海而死其心亦可悲矣

留溪外傳

卷五

陸吳州傳二

三十二

程一林傳

程一林字望京休寧人也祖某行鹽筴徙居江都復徙泰州一林性嚴介端方舉止不苟弱冠美丰姿飄然若仙鄰家妾艷之屢以情挑一林正色拒且塞其旁戶絕不與通既長舉諸生以明經入貢明凶即棄儒業醫家雖貧性慷慨有所餘即以濟困乏國初歲凶斗粟值一緡一林於道得金釵一徬徨不遽去候失釵人來卒還之家人或嗤之曰當此饑僅得金亦可自資何以還爲一林笑曰我則飽留溪外傳 卷五 程一林傳一 三十三

矣彼飢奈何其操守如此常出遊千里外貨斧爲從者盜去不得歸有張翁者遺以二緡及布被一乃得反輾轉思念冀得一當以報而力未能每至除夕即語子孫曰吾有宿負未償奈何又一歲矣如是者四十餘年不置適有當事餽之金卽馳詣張翁家而張翁久已物故其子亦卒惟孫在焉語之故孫曰此交際之物非稱貸比烏用償哉一林曰噫是何言哉微若祖吾安得還敢忘報耶乃登其墓涕泣再拜倍以償其家固不受強納之而返其獨介如此

年八十七無疾而卒

外史氏曰今人以欺誑得金者爲能事况贈遺以道者乎乃四十年拳拳不置而卒償之此豈三代以下人哉至於塞戶以拒淫奔則有魯男子之風焉又非今人所能及矣

留溪外傳

卷五

程一林傳二

三十四

山東隱逸列傳

王象晉字康宇山東新城人前朝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鼎革之後隱居山中以詩酒自娛累徵不起年九十

三而卒御史成勇字寶慈樂安人也亦遷跡山林不與時人晤對累召不出老死林泉宋繼澄字澄嵐萊陽孝廉

也明亡後高臥一樓不下階者數十年而卒樂安諸生李煥章字絨齋興濟陽諸生張稷若陽信諸生毛桂甫皆披髮佯狂或塗面吞炭或裸裎赤體或痛哭悲歌或仰天長

留溪外傳

卷五

山東隱逸列傳一

三十五

留溪外傳

卷五

山東隱逸列傳一 二十五

笑顛放終身而死蓋都仇維禎前朝南京兵部尚書壬子
解元長山徐日升前朝通州兵備道二人國亡皆屢徵
不起白首林下蓋都李鳳祚字儀甫諸生也不語數十年
而死長山諸生李鳳祚字彖雍安毓慤安嘉猷顏之卓徐
處閻輩皆閉戶不出白衣冠以終老新城諸生徐元善明
亡更名夜字長冥屢舉不就已未以宏博薦力辭不赴嘗
有詩題長山三元閣壁云高閣臨關隘憑觀此散愁山迴
環市落河折抱城流客路秋風外人烟古渡頭不堪頻悵

望西北舊神州至老猶慕故國如此

外史氏曰武王之有天下稱義士者伯夷叔齊而已其他多仕周室商之臣子何其寥寥耶蓋紂之暴絕滅彘倫久矣故所報者寡也明之莊烈以仁義柔天下士國亡故多得士報舉山東數邑天下可知矣

留溪外傳

卷五

山東隱逸列傳二 三十六

鄒聞望傳

鄒聞望名世常熟人也爲人重厚簡默舉止不苟博學尚氣節好武略凡天官地理六壬太乙奇門之書無不精討妻周柔順有德崇禎甲申闖賊李自成陷北都思陵崩聞望卽棄巾衫焚筆硯足跡不入城市業岐黃濟人於村落間明年南都定大兵下蘇州聞望挈妻避兵至半道失散時周方舉子繹光乃依村媼力紡績勤女工以給有餘貲輒倩鄰老遍訪聞望不得旦夕啼泣弗輟久之鄰媼憐其少且無依從容諷之曰喪亂以來死兵革者衆矣子之良人久訪無聞其或罹於難乎娘子曷不自主毋爲徒自苦也人生如白駒過隙耳周泣告曰嗟乎婦人之義從一而終百世不易也脫良人有他故妾當以死奉孤耳其他安敢言哉於是鄰媼知其堅貞乃不復言經四稔始與聞望遇於錫山之開化鄉相持大慟遂與偕隱於蘭陵夫婦年俱八十無疾而卒

外史氏曰鄒先生與周孺人可謂是夫是婦較之梁鴻孟

光何多讓焉至於孺人之志則尤與白日爭皎也觀其對鄰媼之言凜然哉

笑蒼老子傳

笑蒼老子黃周星字九煙金陵人初生時卽爲楚湘周氏撫爲己子因周姓補諸生年二十以明經貢北雍舉順天崇禎癸酉鄉試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始上疏反周爲黃甲申燕京陷卽歸金陵明年江南定遂棄家走問國亡爲道士更名人字畧似號半非晚年自號笑蒼老子爲人性剛直言行不苟而疾惡甚嚴以是與正人君子鬼神神仙爲和知而與小人賊強盜多不合足跡所至無不得謗

雷溪外傳

卷五

笑蒼老子傳

三十九

無不被難初公車北上道出洞庭遇大盜聯艘圍劫持大斧躍入舟者數十人命在須臾忽感洞庭神披金甲拔長戟擊群盜入水得無恙方登第卽上書論時宰奪情事辭語侃侃時宰惡之密使猾盜暮夜操利刃入其室伏牀下刺之忽有野客携杖叩門入謂周星曰君牀下有暴客將不利君之首領矣急呼盜出盜蒲伏請命客曰黃君忠義士也幸毋加害速去諸盜撒然往客亦不見生平瀕危而如是獲免者數周星旣以黃冠歸故里卜居秦淮以筆墨

耕著作甚富後爲偷兒竊去假名士攘爲己有老無子乃

置妾生二子曰吾可以告無罪於先人矣後徙居湖州南

潯初周星奔走四方者幾四十年意若有所爲而阨於天

歲癸亥海外悉入版圖天下大太平故所交游盡死亡周

星言念世事四顧寂寥忽感愴傷心仰天歎曰嘻吾今日

可以從古人遊矣遂與鄉里慷慨訣別飲醇酒盡數斗書

絕命詞二十四首負平生所著述書躍入水中死年七十

三蓋五月五日也

雷溪外傳

卷二五

笑蒼老子傳

四十

外史氏曰鬼神天地之正氣也吾人苟得天地正氣其精

神無不與之相通此笑蒼老子所以恒得鬼神呵護也

留溪外傳

白雲山人傳

白雲山人張怡一名遺初名鹿徵字瑤星江寧人前朝諸生也父可大以武科歷任登萊總兵官東人賴之會經略袁崇煥用監儒陳繼儒言殺島帥毛文龍邊卒叛可大急趨登州爲城守計而撫軍某又中敵間城垂陷可大力不支卽手刃二妾衣冠登雉樓北向再拜曰臣受邊海重寄

留溪外傳

卷五

白雲山人傳

四十一

不能輯寧二郡以有今日無面目見陛下遂投繯死事聞蔭怡錦衣千戶甲申寇陷京師逼怡降怡奮呼大罵曰吾父子受國厚恩恨不能滅汝以報先帝負罪多矣肯降汝耶賊帥怒械之歸不食求死賊義之匿怡複壁中乘間使逸去國亡變姓名入深山閉戶著書白號白雲山人當事高其節數招之不往及造廬訪非閉門謝卽踰垣走雖慙慙再三不得見也卒之日年八十八友人遺以美木怡聞之語其嗣曰嗟乎吾貧士也焉用此且先皇帝柳棺三寸

先將軍藁葬孤城君父尚爾況臣子乎亟易之及易乃卒

外史氏曰明亡高爵厚祿靦顏二姓者比比皆是先生位不過千兵祿不過五斗乃抗節不屈草衣木食於鍾山之陰者五十二年而卒白雲山人之號當世嘖嘖有以夫

留溪外傳

卷三

白雲山人傳

四十二

瀨江二老傳

瀨江二老者溧陽錢六修府字左溪錢允升泉字右溪兩同懷也少皆攻苦博學工文章既壯躬耕養親以孝友稱於江左在前朝屢試不第鼎革後卽棄舉子業流寓江淮間教授生徒負笈從之遊者皆數百人二十餘年不還故山四方賢士大夫自北渡淮自南渡江者無不造廬請謁以不識兩先生爲恥後還舊里門下弟子皆一時英俊以詩文鳴世者數十人世以荷陳方之府爲人平易和緩慈祥愷悌內無城府外乏厲色人接之如坐春風中煦煦自適里中三尺孺子皆知爲錢六修先生也泉則端方誠懇厚重簡默一言一笑不肯輕發一步一趨必依於義不喜飲酒觀劇少年有浮薄不合禮者輒正色相規弗爲少追以是人多憚之狹邪小人不敢或近也府著有鶴山家咏詩十餘卷易簣時有七尺布衣天地老百年塵事水雲間之句大江南北至今猶傳誦之泉集其平生所言二十餘日醒心錄其要皆闡良知家心學之非以朱子居敬窮

留溪外傳

卷五

瀨江二老傳

四十三

理爲宗卒年皆八十一人稱瀨江二老云

外史氏曰二老者江濱之大老也以教授生徒爲事理學詩書之外絕不與聞誠古之隱君子哉

留溪外傳

卷五

瀨江二老傳

四十四

垢區道人傳

垢區道人程邃字穆倩垢區別號也歙縣人祖九齡字武台有隱德前朝官行人致仕居天都山以泉石自娛而老父堯基字欽明太學生也以文行著於鄉邃生有至性善事父母兄長以文章鳴江以南舉博士弟子員更以氣節稱於庠叙能詩書善書法工篆刻名噪一時明亡卽棄巾衫隱於廣陵放情詩酒一時名流如周櫟園先輩皆折節下交海內名公巨卿以不見邃爲耻篆法甲天下投贈詩

留溪外傳

卷之五

垢區道人傳

四十五

文者以百數大都皆前朝遺老也已未當事以博學宏詞薦邃力謝不就轉徙金陵閉戶著書晚年書法益工八分爲第一時龔半千賢以山水名家隱居山中與邃詩酒往還爲白頭交常促膝聯吟醉則慷慨悲歌目空一世論篆刻則思入風雲矣邃博通今古所爲文皆俎豆秦漢著有日表姓氏等書行世卒年八十有六

外史氏曰曩予弱冠時客維揚遇垢區道人見其方頤廣額雙眸炯炯高八九尺修然偉丈夫意謂神仙劍俠之流

接其所學儼然有道之士也至於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去三代之賢不遠矣

留溪外傳

卷之五

垢區道人傳

四十六

吳野人傳

吳野人嘉紀字賓賢泰州東淘里人也東淘固產鹽地人擁高貨家不蓄書間有書輒以覆瓿或以拭盆牢而嘉紀獨好書嘗擁書居陋軒陋軒者草屋一盪環堵不蔽與冷風涼月爲鄰荒草寒烟爲伍故人盡呼嘉紀曰野人而野人因以自號焉野人每晨起卽攤書枯坐少頃起立徐步室中忽操筆疾書書已輒細吟吟已或大聲誦誦已復操筆疾書或竟日苦思數吮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髣盡

留溪外傳

卷五

吳野人傳

四十七

白體凌凌骨立終亦不廢而塵封咎數日夕勿問也如是者終年歲居人相與目笑之曰若何人者若不煮素而固食澹者耶皆斥爲怪物野人終弗顧東淘蓋舊有礙運分司使者署一使者至詢左右此間有能文士否屬胥對曰某不識何者爲能文士也第見破屋中有手一編終日向之絮語忽作數十字自以爲得意或者其是乎使者則急召之不至數召數辟去使者大駭曰此固賢者烏可召乃造廬頓首請見見輒大悅以爲真能文士士固無出其右

者東淘人群駭之以爲淡食者固可與鹹長吏楫耶自是望野人若不及漸有過其廬者野人終閉戶不納竟老死陋軒

外史氏曰野人著陋軒詩一卷字字如入冰雪窖中讀之令人畏冷嗚呼野人固爲賢士也而當日之分司使者亦賢者也今之吏聞詩人隱士之名莫不疾首痛心斥爲怪物惟恐望見其顏色乃使者竟能造廬下士非賢者不克至此也

留溪外傳

卷五

吳野人傳

四十八

畱溪外傳卷六

江陰陳鼎定九稿

目錄

隱逸部

端木鐵頭

三逸

白頭老子

李若練

畱溪外傳

目錄
卷六

隱逸部下

趙茂之

宗元豫

王平格

周孝廉

黃黎洲

萬年少

覺浪丈人

余生

孝貞先生

李季子

心齋居士

海廣居士

張季超

農丈人

王螺山

周隱吏

畱溪外傳

目錄
卷六

隱逸部下

吳必冕

李二曲

李長祚

高主事

郭高士

雷溪外傳卷六隱逸部下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端木鐵頭傳

端木鐵頭者先賢子貢子苗裔也名方字正男其先世祖南宋末宦閩中宋亡遂家焉鐵頭生而碩頤多力數歲與羣兒戲羣兒持數十大棒擊鐵頭頭顱至百數頭顱無恙且不言疼以是呼爲鐵頭既長益勇猛工武藝操兩鐵錘各重五十觔運動如飛無敢當者盜起掠閩鄉鐵頭奔救畱溪外傳

卷六 端木鐵頭傳 一

持錘擊殺數百人盜遂遁不敢復入境鐵頭又善楊氏梨花鎗天下無有過者於是閩粵越豪傑士皆爭詣師之明末唐王監國閩南鐵頭門下豪傑多爲將帥推舉鐵頭鐵頭不出或詰之答曰今四海洶洶非真人不能大定此輩皆暮氣也烏足共事哉既而果敗豪傑俱入山爲盜與海賊互相聲援十餘年間閩不能安枕三韓劉公諱清泰者以學士總制浙閩仁威震動東南隅羣盜欽戢然未絕根源也公思盡招諸山盜一清海宇而難其使有以鐵頭薦

公名見大悅禮以國士鐵頭感激乃入山盡招諸山盜出

降而閩粵越三省得樂耕桑者皆劉公能用鐵頭力也公

欲官鐵頭鐵頭謝曰公自下車來恩澤雨施威令雷行盜

皆懾伏不得不化某往宣布德意少報國士恩耳敢邀爲

功哉遂遁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吾聞鐵頭通文章所爲詩歌甚豪尤喜黃老術

故其輕富貴功成不居飄然長往蓋曠達之流歟

畱溪外傳

卷六

端木鐵頭傳

二

三逸傳

三逸者徐州閭梅太原傅山交城朱時旌也梅字古古幼穎悟絕人讀書一目十行十歲工書法廬江太守聞之召書學海文瀾四大字稱其旨乃賜書數千卷資之薪水令其閉戶力學三年無所不博舉諸生鄉士大夫多樂與之交崇禎庚午舉於鄉工詩兼善曆數之學憫武備不修邊防久弛乃北走燕趙秦蜀閱歷險要繪圖二百幅關塞形勢巨細畢舉覽者如置身九邊國變卽涸跡黃冠恣情山水足跡所至寄之吟詠多感慨悲歌之調讀者莫不欲嘯咽流涕也嘗同吳野人過鄧尉山遇崔冠狀於梅花下相持大慟時花開正燦遊賞者雲集皆陳敬核雜坐呼飲聞三人哭極哀俱色然而駭罕槥散去惟靈巖山樵徐枋低徊不退久之至前從容請問其故乃曰吾輩生天地間毫無補於世道人心對此梅花素心相感是以悲耳枋識其高遂畱宿山中豪吟七日夕而去卒年八十餘傅山字青

王諸生也明經學善書工詩崇禎甲申沈冠犯晉賊其兄

留溪外傳

卷六

三逸傳

三

妻投井死青主痛之盡散家財與鄉黨遂野服黃冠入山

修道性喜物色高流聞古古羈旅朔方歲餘無有識者常戴草笠披青蓑酣歌於市市中人目爲顛道士盛暑憩息浮屠影中箕踞笑傲遇青主相視以目而相喻以心遂成相知於是晉人始知古古先生不苟交遊與之偕者相與以誠里中浮薄輩未嘗輕與之語識見甚遠知人最明交城某公子最賢一見卽謝之曰交邑有此挺生少年老夫眼爲之開讀書自愛不待啖啖其跡似拘謹然襟懷灑落有吞吐湖海之氣故其詩文多豪宕奔逸之致晚年益喜靜不欲見人公卿大夫慕其高造廬請謁者多踰垣以避或閉門不內焉卒年七十餘宋時旌字君召幼卽有志於聖賢之學長而博通六經以道自任讀書務求至理不事咕嗶爲文期根性命不蹈浮華尤工書法精詩學天性端慤律已甚嚴然接人甚恭凡潔已以進者莫不與也故學者多樂師之暮年持心益謹天人理欲之際未嘗纖毫假借而以心學教子弟者九殷長君漢讀書山中時遺書誠

留溪外傳

卷六

三逸傳

四

之曰邵子謂天時地理人和三者知之不易此自是百原
山中靜極悟後語汝果有意乎宜常求放心以慰吾衰老
聞古古青王賢卽命與之遊以故漢所交多長者弱冠卽
以端方稱蓉江孔蓼園慕之乃徒步三千餘里造門問道
久之先生告曰學者多說一句話無如靜讀數行書多縱
一時目無如內觀片刻心逞材技無若養度量侈嗜欲無
若探義理伯夷隘不可以接人然可以持身柳下惠和不
可以治心然可以處世溫而厲恭而安威而不猛斯可已

雷溪外傳

卷六

三遷傳

五

矣蓼園歸而書諸座右終身誦之及卒陸桴亭聞之出涕
曰古之遺逸也
外史氏曰余觀間古古傳青王兩先生之行藏豈夫子
謂狂狷者歟非耶不然何自笑自傲而勿若無人不屑不
潔而介然自處也至於宋先生其在不蕪不惠之間歟可
與適道乎否耶或曰三先生皆有志於逸者也

白頭老子傳

白頭老子李沛字平子興化人修髯而長髮髮長七八尺
年未及三十卽白如雪故自號爲白頭老子兩人亦以白
頭老子號之焉生平好學以博物洽聞稱工書踪跡所至
問字求書者屢滿戶外明亡棄儒冠日坐小樓痛哭性疎
曠不事家人產諸人進以酒則喜知已見過亦輒飲之酒
酣耳熱仰天歌鳴鳴或言及前朝事則白髮倒豎椎心跌
足大呼蒼天者再爲詩有典則尤長五言古不尚浮靡至
今昭陽人推風雅祭酒者必曰白頭老子顧虛懷不自滿
每當聯吟分韻卽席成句人或一字不安必爲沉思改定
期完璧乃快其汲引後進殷殷如此遇人多笑客相對無
疾言遽色然於忠孝節烈事則侃侃談不倦而好回逆亂
輒怒目切齒有欲殺欲割之舉當義利是非之際雖勢饒
赫奕必正色爭辯不少阿人有過常面折之然議論持正
中無城府人亦鮮怨卒年五十有八四壁蕭然惟遺書數
架而已

雷溪外傳

卷六

白頭老子傳

六

外史氏曰老子聞崇禎殉社稷哭泣一夜鬚髮皓然年才

二十八也卽此忠義之心與白日爭皎矣可湮沒乎

卽以頭所以白之故作贊亦開後來作者法門

齊張潮

新安心

雷溪外傳

卷六

白頭老子傳

七

李若練傳

李若練濯興化縣諸生也甲申闖賊陷北京卽棄儒冠講武事志圖滅賊及我

朝定中原賊黨孫可望等猶踞滇黔爲逆若練切齒怒目必

欲手刃一賊而後快人曰彼賊與君家何讐而恨焉若是

曰吾家五世深受國恩寧敢須臾忘報耶人言賊可圖者

輒大喜多與之金使往殺賊曰汝能得一賊首來與吾漆

爲飲器死且不朽其人去輒日日南向望凡遇有志士或

雷溪外傳

卷六

李若練傳

八

方外人間關自遠道至言賊中情形者必下榻留話累日

夕不休或有言不憚艱難將爲萬里遊者若練輒解囊相

資無則轉稱貸不足則索室人簪珥稍不應輒怒曰大丈夫

蓋有所爲也此區區者奚足惜久之不能繼信黃白術

延丹客采藥爲之卒不効益困前之爲萬里遊及來自天

末言可得賊頭願爲飲器者亦不復至遂鬱鬱以死

外史氏曰子房以五世相韓弟死不葬散家財結納壯士

使天地震動然不遇漢高則大讐終不能報耳李氏自文

定至若練亦五世貴顯矣而若練志欲殺一賊爲報國則
迂且腐矣且所交游多惝怳之士無稽之言不足信然其
志可悲也嗟乎求爲黃石老人納履不得卽滄海壯士亦
豈易言遇哉

通篇精警無一懈句而贊尤多寄慨更似烟波無盡
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六

李若練傳

九

趙茂之傳

趙茂之者失其名濠梁人也其先世從明太祖起兵有功
又死豫章之難追封梁國公子孫世襲茂之生自勲胄磊
落不羈雅好奇節工制藝恨所學孤陋乃南遊吳越與諸
名家相往還文遂奇聞試輟冠軍甲申國變乃服麻衣披
髮執杖爲位北向長號累日欲以身殉家人甚力得不
死自念先人世受國恩今不能提戈殺賊坐視板蕩至此
卽死尚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敢覲顏安享乎遂盡焚制藝

雷溪外傳

卷六

趙茂之傳

十

棄妻子流落江淮間有時麻巾草屨着短麻衫手持竹杖
剔地而歌市兒相聚笑爲顛而茂之自若也有時杜門不
出閉目危坐屏絕飲食輒餓數日有時携杖頭就酒肆甕
旁立飲數大碗掉頭長吟而去有好事者招之飲卽欣然
往並率其好友與俱醉則起爲劍舞舞竟忽大罵闖賊賊
不輟至日肯盡裂禿髯上卷慷慨歌呼泣數行下連呼先
帝先帝云年七十忽謂其徒曰吾欲死矣吾無他恨弟恨
吾家世受亡國恩三百年而吾碌碌無奇不能少報萬一

不瞑目耳語畢遂死

外史氏曰梅福隱吳門市卒豫讓吞炭爲啞古節義之士率多佯狂自放茂之身雖未仕然感念世受先朝恩遂自棄絕一往不回其心亦可哀矣

雷溪外傳

卷六

趙茂之傳

十一

宗元豫傳

宗元豫字子發興化小海里人幼岐嶷不羣隨父游宦粵東經長江歷彭蠡度梅嶺水陸數千里元豫年雖少顧神明獨異縱觀名勝胸次浩浩蘊奇欲吐父卒於官昇櫬歸值海內鼎沸乃避地海濱棄去諸生獨攜書數篋兀坐窮鄉中十餘年反覆莊誦淹博貫通腹則便便而家則落落矣然終不問家人生產入城僦居一廛屢空歌詠不輟乃至不能謀朝夕遂徙居廣陵京口間賣文爲食居搖搖無定處而又性狷介不肯枉道干人與人交惟以文章道義相期許遇富貴人輒逃匿不肯見若將免已者於後學誘掖獎勵罔倦非文章而餽遺以金者輒大怒揮去之曰此物奚爲至哉於是世俗人或哂爲愚或鄙爲隘或刺爲矯乃至唾之罵之斥爲僻元豫亦勿顧也所纂輯有兩漢文刪臥遊錄讀史識小錄唐十二家詩刪明二十家詩刪唐宋明三朝十大家文刪諸書行世

外史氏曰明亡以來守志能文章士廣陵首推宗陸而宗

雷溪外傳

卷六

宗元豫傳

十一

有誼至高然竟窮餓以老嗟乎文章豈真爲造物所忌者耶

雷溪外傳

卷六

宗元稹傳

十一

王平格傳

王平格名天佑寶應縣博士弟子員也明

肅影身大學者屢稱爲築夫先生云其先本長安人曾祖始徙江都世以文學顯平格性孝博學工文章事父母能盡力妻劉亦能體夫志善奉舅姑親歿每祭必誠敬駿奔分獻一如古禮專肆力古文辭非先秦兩漢書不讀非韓柳以上文晉魏初盛詩不學也其誨人也亦然於是從游著名者甚夥四方賢豪益重之凡名公鉅卿舟車過邗上多式廬上金幣爲壽宦維揚知之者多擁篲延訪惟恐不得見素封大賈以得其片言隻字爲光寵所贈遺甚厚輒分給諸戚屬交游中窮乏者兩弟皆不善治生數瀕於困仗平格以甦有告急者雖囊橐如洗亦必竭力婉轉以濟之而不厭倦後避地於安宜昭陽俱爲國人矜式耄年乃還廣陵年七十有七而卒

外史氏曰吾聞先生終其身僦屋以居筆耕以食而時以骨肉朋友之急爲已急若其尚志高操邈世無間其所養

雷溪外傳

卷六

王平格傳

十四

尤不可及方之古人殆有郭有道王彥方之風焉

留溪外傳

卷六

王平格傳

十五

周孝廉傳

周孝廉鼎昌字唐伯溧陽人也父早卒事母至孝既長依依膝下如孩提之童偶爲百里遊心搖搖若涉數千里者崇禎癸酉舉孝廉公車北上間關二千餘里回望江雲心懷老母忽忽若有所失入闕益無心論文竟下第過歸奉母遂不出乙亥江南歲凶民皆乏食里有鬻妻以償豪家金者母聞之惻然悲曰嗟乎骨肉離散矣孝廉承母意卽破產以濟完其夫婦母乃大喜孝廉性廉潔一介不苟取留溪外傳 卷六 周孝廉傳一 十六
家貧授徒以養母邑令憐之數招之不往復使人諷以請事孝廉曰嗟乎吾爲諸生時尚不肯以妄于人况列科目尚敢枉道枉法而枉人乎卒不往明亡隱居不仕同年陳名夏素德孝廉旣任樞政乃力薦於

朝徵書數至以疾固辭卒不出母歿哀泣無虛日至老猶如

初喪也卒年六十八

外史氏曰今之致身科目者輒號曰孝廉究之何嘗孝何嘗廉也有酒食父母饌輒自詡曰孝且有德色矣其待鄉

黨親族咀嚼漁獵而無饜則虎而翼矣若周孝廉者斯無媿其稱矣

留溪外傳

卷六

周孝廉傳二

十七

黃黎洲傳

黃黎洲名宗義字太冲浙江餘姚人前朝中書科舍人也
能書工詩博學通文章父尊素字白菴以剛直故死於逆
璫黎洲年少痛父死誓不與逆璫共戴天懷一匕首長二
尺許淬以毒藥濡血人即斃走京師變姓名日夜坐臥於
逆璫所居之左右經歲不得間乃抱匕首號泣人不知其
故也既而崇禎立逆璫伏誅然後已而黎洲心切切以不
得手刃逆璫爲恨至老且死未嘗須臾忘也後以書學舉
畱溪外傳

卷六

黃黎洲傳一

十八

中書科明亡遂隱居不仕與子弟講學其學祖姚江故雜
而不純然其文章道義之聲已走於天下矣所爲詩文多
感慨悲歌之調海內皆傳誦之當事屢以隱逸薦

詔書下徵累不就及後有司敦迫乃遁去山中閉戶不與時
人通數年而卒年八十有七

外史氏曰余嘗讀先生之文淳朴渾厚大有先秦西漢風
味其於詩則梁肉晉魏咀嚼三唐得來者矣至於高尚其
志不事王侯有古隱君子風焉

黎洲先生胸懷忠孝得此傳不朽矣

新安心齋張潮

張橫渠少好談兵已而講學爲宋大儒黎洲少懷匕首欲判刃於魏堅腹中以洩其憤遭世遷革亦擁皋比安常處變雖有不同其趨則爲一也傳極簡潔明淨似從龍門筆意鍾鍊而出

新安雲逸吳啟鵬

明溪外傳

卷六

黃黎洲傳二

十九

萬年少傳

萬年少名壽祺徐州人前朝崇禎年孝廉也博學工詩尚氣節尤精篆刻善書法得晉魏人精髓又善繪畫丘壑谿徑高出唐宋父某御史也未老謝政素饒於貲田園數千頃第宅如王侯富稱埒國年少幼有志視之直糞土耳弱冠時性好刺繡凡女紅針黹無不精妙絕倫卽良工弗能及或哂之年少荅曰使壽祺操此技登廟堂裁短長布文彩補袞闕黼黻天下無以異此何爲哂哉其志如此父卒

明溪外傳

卷六

萬年少傳一

二十

十餘

外史氏曰予讀年少詩其音甚哀若不可一日生者擁百萬富而甘心窮死人皆笑其僻我獨憐其志嗟乎年少豈僻也哉

真是奇人 新安心齋張潮

矯情詭行以震駭乎世年少得母類是然觀其對或人數語感慨橫溢聲淚俱下盖有大不得已於中者寧貧寧餓寧死而卒不欲一日居溫飽朝飲墜露夕餐落英

澤畔孤忠可與並峙 新安雲逸吳啓鵬

留溪外傳

卷六

青年少傳二

二十

覺浪丈人傳

覺浪丈人黃鐘字呂侶號音古吾邑人也性端方篤行博學弱冠舉諸生既長從梁溪顧端文高忠憲兩公遊以理學著及忠憲罹璫禍丈人爲文往祭哭甚哀卽棄諸生曰當此亂世入朝爲璫用則負吾所學不爲璫用禍患立至安用取科第爲乃自號覺浪丈人隱居山中教授生徒先大夫尚卿公受業焉先大夫幼穎異讀書一目數行下初入塾方五歲丈人受之大學盡日一卷讀竟聞誦一字不留溪外傳

卷六

覺浪丈人傳一 三十二

遺丈人奇之命先大夫名曰彥美士也子士之美者合名士彥旣而先季父虛舟公常亦執贄門下與先大父安所公粹賓主最相洽下榻留溪山房者二十餘年先伯兄皆列門牆時先曾大父夢山公曜年九十餘與丈人於春花秋月下吟飲日無間及中原流賊塗炭丈人言及卽潸潸墮淚相對泣下甲申崇禎皇帝殉國丈人呼天號泣者累日夕遂成癩疾或數日夕不飲食或坐臥山巔累夜不歸或囁咄譫語如與鬼神晤對狀乙酉夏丈人謂其子孫曰

吾不能久留斯世矣沐浴更衣冠端坐而逝年八十有八
外史氏曰丈人天生忠義人也其學問得之顧高二君子
最深故其生歿之際自如不爲物累其從姪毓琪字介子
者亦能以氣節顯蓋深得丈人家教哉

留溪外傳

卷六

覺浪丈人傳二

二十三

余生生傳

余生生名齋號鈍翁生生字也四川眉州人其先以軍功
世授錦衣千戶生生少有大志不屑任子服官以職讓弟
攻制藝爲博士弟子員折節好學以詩鳴西蜀王言古追
蹤晉魏歲癸未遊燕臺名噪公卿間燕人慕其名有以千
金爲幣求其詩爲父壽八十者生生與之詩反其金同讀
然後登甲申燕京陷生生奔廣陵時巴蜀獻賊爲亂殺
士大夫及百姓千里蕭然無鷄犬聲至無人民可殺乃盡
畱溪外傳

卷六

余生生傳一

二四

生之墓

外史氏曰生生與延平余不遠思服爲刎頸交二子生非

同地而志行相同衣冠舉止又相類踽踽涼涼行市中人多竊笑之謂之二迂余然皆篤實自好士也今則無其人矣

凡今世自爲迂者卽古君子若同流合汙便是德之賊矣
新安雲逸吳啟鵬

甯溪外傳

卷六

余先生傳二

二五

孝貞先生傳

孝貞先生費經虞字仲若號鮮民四川城都府新繁人父嘉諾以明經訓導大竹卒於官母鄧有淑德能以義方訓子先生幼性孝好讀書年十九補諸生以文鳴巴蜀母卒哀毀骨立每遇二親忌辰輒痛哭至老如初喪也崇禎己卯舉孝廉居鄉端方不苟人皆重之辛巳邑民變殺胥吏集衆圍城令慰之不聽乃曰若言不足信須費仲若一諾足矣於是先生出與衆約衆乃散甲申謁選吏部時昆明缺出客曰中原多殘破惟滇南尚無恙且昆明附郭上郡素稱富庶如以千金約吏可得也先生曰吾生平儒者食祿有方豈賄賂得官哉勿聽既選司秉公竟得昆明客慚服及之任至半道京師陷矣乃哭臨野寺極哀抵任盡革病民政興學校除豪強植良善數月四境大治民皆謳頌明年土司吾必奎叛沐黔國帥師往征覆其巢俘數百人還撫按檄令治之先生虛公研訊所俘多村民爲必奎掠以樵採者盡釋之令居廬下急命胥備爨具自起嘗食衆

甯溪外傳

卷六

孝貞先生傳一

二六

畢餐薦草使寢然後退客曰何自苦耶先生曰有司舉事多具文若委胥爲之費必不逮粥必不善食必不通臥具必不完困苦而復饑寒遲數日壯者殆弱者死矣客善之夜卽具文達撫按言衆無辜惟十二人當論死旦日入謁復力言之檄凡數下每下輒具上辭以是三百餘人皆得活復給引及道路費使還未幾土司沙定洲又叛黔國奔楚雄定洲擁衆入省要巡撫署都司印梟傑亢倨甚無狀當事皆畏之獨先生待以都司不少屈定洲素服先生亦

雷溪外傳

卷六

孝貞先生傳二

二七

不敢忤事平撫按奇其才請補廣西知府固辭不就既而力請乞休章數上當事皆不許至丁亥四月遂截髮納盤中爲詩以獻曰八次乞休歸不得衰頽病骨禮羅墨黃冠返故今無望添箇人間小雪菴當事知不可畱始聽去及去攀轅臥轍畱者以萬計及歸蜀四方擾攘益不可問遂自稱道士閉戶獨居不見賓客者五年蜀又亂乃入秦隱居沔縣授徒定軍山中亂定遂浮襄漢達揚州僑寓焉常屏人獨坐或喃喃私語或咄咄書空若有一事繫心不能

遠去者朝夕必東向再拜如是十餘歲而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謚曰孝貞所著有毛詩廣義等集

外史氏曰先生當喪亂之際知事不可爲飄然遠引可謂高矣然自隱居以來卽屏絕賓客喃喃私語咄咄書空東向再拜者二十餘年而卒此中不知幾經動忍矣

有學有識乃有才畧傳亦足以闢之噫天地間尚有此等人正氣所以常存也

新安心齋張潮

一身而值數變緩輯安全處之裕如使當時畀以重任

雷溪外傳

卷六

孝貞先生傳二

二八

又何有流氛之熾耶迨至賦詩解組遁迹海濱國亡身

隱守貞不失蓋一代之全人也醉後獨書毀甲子病來惟作晉春秋可以持贈先生矣

新安雲逸吳啟鵬

李季子傳

李季子淦字若金號礪園興化人其先世家句曲至七世祖始遷淮南世多聞達淦爲文定公玄孫生而穎異六歲卽通韻學父長倩名進士也每作詩必令侍側調四聲矢口中節晉陵吳雪簑見而大奇之年十七遊邑庠以文章氣節重江左甲申隨父督學入閩與錢塘朱東觀吳典唐瀚講學鑑亭條晰經義諸前輩皆自以爲不及乙酉金陵破長倩與黃道周張肯堂吳春枝諸臣擁立唐王建國福畱溪外傳

卷六

李季子傳

二十九

州明年舉鄉試淦以流寓得乙榜昔吳越粵楚皆爲明守多起兵遙應閩帥鄭芝龍擁重兵懷二心以固圉爲辭不欲出戰長倩忿之乃上書請出師其略言王業萬難偏安辭語懇切唐王大悅進長倩戶部侍郎攝尚書事復令督檣建寧時三軍方抵延平而芝龍已遣人約降盡撤守關將士我師遂入長倩知事不可爲仰藥死淦號泣呼天誓不欲生以老母在昇父柩潛處海濱無復有人間世志亂定貝勒王下令錄用故明諸大臣子弟淦獨匿不出總督

張存仁令方伯遣幕員索之山中家人懼請薙髮淦曰吾得全歸從先大夫於地下死何恨竟蓬首披麻出與抗毋卞喪禍強爲剪髮往見伏地長號曰哀哉天乎奈何儼然衰絰之中而覩顏衣錦臨民者乎方伯大憲入告勿許且怵以死淦曰父喪未葬老母思歸成疾一旦身任吏事留滯異鄉抱恨何極是淦之生也不如死倘能寬假數月扶輦歸里則心少盡不然惟有引頸待命耳方伯感動復爲力請始許仍使人導之出疆抵家葬父後閉戶不出母畱溪外傳

卷六

李季子傳

三十

卒哭三年喪并哭其父之死國也未嘗一日輟當事屢徵之不起或勸之出淦慷慨泣下曰吾極知今日用人不次無論憑藉先人餘蔭足以坐致通顯卽令淦提三寸管與諸少年角技亦未必不得一第今已矣自吾考逆溯而上世爲公國師保受恩渥厚非僉族比也已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生子不令應試僅知書識字明大義而已終不出遂爲讐家所陷禍幾不測賴當事多知淦者且廉其無他心反坐讐家得無恙淦于世味一無慕惟好佳山水五岳

四濱足跡幾遍苾屨所至形勝必搜歸則杜門却掃罕接時輩自號滄浪水樵知交或過訪酒酣耳熱輒狂呼大叫或仰天歎歔泣數行下時人不得而知也生平好學至老彌篤所著詩古文辭若干卷同時者舊如張鳧客徐子山余生生間古古魏叔子余不遠徐昭法孫宇台胡星卿屈翁山杜于皇蔣前民陳元孝宗子發黃仙裳屠東蒙陸懸圖輩皆樂與之交或未面而傳誦其文以爲高最好推解遇窮乏無所惜雖素不相能者有急來告則忘其懟而盡

留溪外傳

卷六

李季子傳

三十一

力周之人以爲難

外史氏曰余遇李季子於邗上年已七十矣偶詢其先人遺事猶嗚咽作孺子泣嗟乎此其爲有終身之慕者歟

心齋居士傳

心齋居士潮張姓字山來新安人也父黃嶽公順治己丑進士督學山東以廉明著一時拔盡孤寒案下皆知名士山東士大夫至今譽之既老僑居江都遂家焉潮幼穎異絕倫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弱冠補諸生以文鳴大江南北累試不第以貴爲翰林郎不仕杜門著書自號心齋居士通二氏學作亦禪錄機鋒針對與善知識同其棒喝集唐人詩句與佞理通者爲仙經十二章曰唐音丹笈若

留溪外傳

卷六

心齋居士傳一

三十二

聯莊聯騷則將與蒙叟靈均並驅矣集蘭亭聖教十七帖十三行歷朝名家帖中字爲七律句如千首曰心齋集字詩作七言古詩爲制藝體文如千篇其聊復集則賦序傳記論贊疏表冊檄書啓辭辯箴頌跋引連珠之體俱備作七療與枚生七發同其辭旨作雜俎一編酒令彈詞算法燈謎罔不具其少婦死作清淚痕五十律以哀之屬而和者通國輯近代諸名家古文一百五十種上自經史詮解下至鳥獸草木微言作叢書三部又輯時輩新奇怪異之

文數千篇爲虞初新志爲人端方質直舉止不苟爲文則風流瀟灑如廣平之賦梅花讀者無不愛焉又著筆歌填詞爲嘻笑唾罵悲哀涕泣排場局以自娛自悼著述等身名走四海雖黔滇粵蜀僻處荒微之地皆知江南有心齋居士矣居士性沉靜寡嗜慾不愛濃鮮輕肥惟愛客客嘗滿座淮南富商大賈惟尚豪華驕縱自處賢士大夫至皆傲然拒不見惟居士開門延客四方士至者必留飲酒賦詩經年累月無倦色貧乏者多資之以往或囊匱則宛轉留溪外傳

卷六

心齋居士傳二

三十二

以濟蓋居士未嘗富有也以好客故竭蹶爲之耳居士年未五十以嗜學故耳充平居裕人大聲疾呼皆不聞若佳客與之論詩文晰道理講經濟之學辯上下古今數千年以來事雖柔聲低語無一字不答也客怪而問曰海內皆知先生韓矣然吾與談數日來未嘗片語不聞也人言固不足信哉居士歎曰某果衰如數年矣然與世俗殊若夫淫蕩之聲荒唐之辭背謬之論非禮不經之言卽暗鳴叱咤如雷如霆實不聞也非天下之至韓乎於是客乃大笑

而退

外史氏曰歲丙子子客邦上者幾一載爲文多就正先生先生亦以爲孺子可教不吝評閱予又與其從子紹基交好稔知先生之爲人且通國皆稱焉可以爲邦人士式矣故爲之傳

留溪外傳

卷六

心齋居士傳三

三十四

海廣居士傳

海廣居士姓茅氏名大用字順泉鎮江人也幼性孝事二親能盡力父隱吾教之甚嚴稍不合輒提以杖居士怡然受之無違也母項除夕卒終身遇忌日必哀號痛哭竟晝夜元旦戒家人於已勿行慶賀禮尤好山水遊嘗獨汎艇子登金焦仰天長嘯其聲逐洪濤排巨浪乃至江雲變色而後已每欲往登天都九華匡廬南岳一瀉其胸中之鬱因父老不果後父卒哀痛如母喪天啟間貂璫煽禍居士歎息曰此何時也尚欲從帖括中求功名富貴哉欲爲君子耶則勢不容欲爲小人耶則吾不敢於是遂棄筆硯業貨殖逐什一以自給號海廣居士云有招之持籌者輒謝曰吾特隱於此耳富厚豈我所欲哉卒不往甲申國變白衣冠號泣江畔人皆笑爲迂居士卒不顧終七日喪乃已後天下大定竟故衣冠以終老

外史氏曰吾聞居士善貨殖然不逐逐於利囊有贏餘輒分贈貧交未嘗或吝喜談忠義事以理學自任益異於今

留溪外傳

卷六

海廣居士傳一

三十五

之空言者矣

留溪外傳

卷六

海廣居士傳二

三十六

張季超傳

張季超，徐州人。父垣，崇禎癸酉孝廉，判河南歸德府。有異績，遷徐州權使。甲申，北都陷，江南史相國聞垣材，數監鎮帥高傑軍時中原流賊未平，相國令傑移軍許州而垣從之。旣而許定，國殺傑，併其軍。垣不屈死。時季超才三歲，聞父死，號泣呼天者累日。母力勸，始解。益其孝天性也。弱冠通經史，能詩善書法，工繪事，精篆刻。或勸之進取，則默然不應。有心計，善運籌，悉以父業讓諸昆。獨携數百金，經營家產數歲，成素封。任俠慷慨，以急告者無不應。憫梓里自流氛擾亂，後子弟多失學，置義學三分。上中下，初成材者，舍上館將成材者，舍中館。未成材者，舍下館。歲有廩，月有課。十年多所成就。順治中歲凶，民飢，卽捐麥六千斛以賑。性愛客士，至者如歸。遇好友，輒作長夜飲，醉則擊唾壺，歌鳴鳴，或追思先人死於王事，輒泣數行下，或呼天長號。座客皆流涕，乃止。卒年四十有二。

外史氏曰：鼎革以來，智能之士，心傷先人，多老死蒿萊，不

甯溪外傳

卷六

張季超傳一

三十七

求仕進者。季超先生彭城奇男子也。而竟以詩酒終往想其人不禁慨然三歎矣

甯溪外傳

卷六

張季超傳一

三十八

農丈人傳

農丈人者當塗理學先生唐懷育啓聖之季子也啟聖性端方博學尚氣節前崇禎朝舉諸生以文章道義著江左建富仁館於黃池集四方君子講學於中造就人材以躬行實履爲本不尚虛辭不崇文飾其教子也尤嚴一步一趨必使合規矩中繩墨稍不知道輒撻之流血不少假借有三子皆賢能讀書尚古農丈人生有至性數歲事父母卽能盡道父患篤疾百治不瘳農丈人憂之節天求代向

甯溪外傳

卷六

農丈人傳一

三九

斗稽顙累日夕不寐父病益劇乃禱上下神祇操利刃割左股肉作羹雜糜以進之父食病卽痊又十餘年而始卒農丈人哀毀骨立痛哭不欲生旣葬泣血三年未嘗一嬉笑母卒亦如之於是鄉黨宗族皆稱孝焉農丈人通天官之學其言屢中性恬淡一切富貴皆視之如浮雲耕田鑿井外世事俱不問旣老自號曰農丈人性好遊農工畢輒負笠擔簦走天都屯廬登齊雲落星仰天長嘯或鼓腹高歌而已農丈人名昇字旭如著有天官書十卷藏於家

外史氏曰丈人不屑屑富貴利達故終身不求仕進隱居耕田有鹿門之風焉識天學知機祥豈古之所謂隱君子者耶

割股雖非常道然迫于愛慕動于不自知何嘗非至性中流出若以爲毀傷身體識之則腐且陋矣況古人有願以身代者一身不更大於一股乎獨非父母所遺乎文中百治不瘳病益劇雅善斟酌足以箝千古庸夫之口舌

陽羨欲翔董士位

甯溪外傳

卷六

農丈人傳二

四十

王螺山傳

王螺山王藻字質夫江都人螺山成進士後之號也性端
方言動視聽必軌於正博學尚氣節爲諸生卽以文章道
義著江淮南北崇禎壬午舉孝廉癸未登楊庭鑑榜令浙
江慈溪有異政邑人有神明之號甲申國變思陵崩哀詔
下螺山哀號不食者累日求死左右力勸曰天下事尙可
爲也人臣志在滅賊復社稷爲忠可徒死乎乃解遂計城
守修戰具思翼新王旣而福王立南都螺山大喜夙興夜
雷溪外傳 卷六 王螺山傳 四十三

寐勵精撫字以應之及我兵定江南遂偕諸老成輔魯王
監國守錢塘累遷太常少卿督軍保紹興及錢塘失守監
國走海島紹興下螺山仰天大慟躍入池中家人 趨
救免嚴守之得不死后我

朝大定天下知天命攸在遂隱居不出閉戶不與時人通每
與子弟言及前朝卽泫泫淚下嘗獨處一室輒咄咄書空
喃喃自語或撫膺太息或跌足涕零左右竟不知其何爲
而然也螺山旣絕意當世又戒其子方岐方魏弗求進取

故二千博學善屬文皆以布衣老初螺山令慈溪時首拔
童子姚亦方者志士也明亡棄巾衫來依螺山往往無人
時師弟相對悲啼久之亦方成顛疾每一動念疾輒作
則踊躍踴踴遠屋而泣竟以顛死螺山終身不薙髮不改
故衣冠一夕忽作絕命詞曰半生辛苦泣孤臣剩得乾乾
淨淨身四大旣崩神失散這篇草稿付誰人擲筆而死年
六十六

外史氏曰明亡諸臣效首陽之節也指不勝屈若螺山先
雷溪外傳 卷六 王螺山傳 四十四
生輩終身不忘前朝多隱晦不自著老死不肯見人故人
亦無聞焉亦方一介士耳亦拳拳懷念不置乃至顛死嗚
呼水土之恩豈敢忘哉

吳必冕傳

吳必冕字周之歙縣人父士埜以鹽筴起家揚州稱素封遂占籍焉母黃有婦德生必冕昆季二人早卒後母楊舉一弟心嬖之必冕體母意待之甚愛必冕少時屢遭大難至急處必有神佑卒無恙他日方讀書樓頭心動遽起忽耳畔飛矢來中其座右柱大驚失色細偵之乃後母舅射入者於是事母益謹毋敢或懈明凶棄舉子業賈於楚有心計善籌畫每以薄貲經營多獲大息尚游俠好爭強角留溪外傳 卷六 吳必冕傳一 四十五

勝喜鬪雞走狗馳馬試劍揮千金勿惜有勸之進取者曰以子之材不難青紫何自卑若此耶對曰吾將隱於賈以行吾志而已或譏必冕於父謂其近狹斜多浪破貲本父大怒方欲挈之歸而必冕已挾重資還上於父核之多獲息大半父大喜始悟曩者譏間言也父歿析家財後母閉必冕昆季書室中以囊橐悉運貯壻家然後以現財分必冕昆季竟勿爭既而母所寄貲盡爲壻沒遺腹一弟貧無資生必冕昆季析以已財教養成立弟又不善生產屢墮

其業必冕昆季屢爲起之三弟困數奇失其業必冕乃出數千金與之賈既獲大息必冕盡本與之姻家閔某賈於京口順治己亥遭寇難貧且老必冕爲償宿負携其夫婦歸養之終老無怠明年戊寅必冕年九十矣猶強健如少壯持已益恭接人益溫無衰狀云

外史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必冕能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則得其本矣若鬪雞走狗馳馬試劍爭長角勝之末烏足以掩之哉

留溪外傳

卷六

吳必冕傳二

四十六

李二曲傳

李二曲名禺字中孚二曲其號也陝西盤屋縣人性端方言行不苟博學工文章於聖賢經傳無不究其與明亡隱居山中講學四方負笈從者接踵嘗謂門人曰歷來聖賢相傳之道在一誠字人苟能着脚一誠字則本性自能發明而天理渾然充溢於中不求用力去人欲而人欲去矣故子思子反覆申言誠字者實爲學者第一層進道工夫也故盡其性誠也盡人之性誠也乃至於經綸天下亦誠

雷溪外傳

卷六

李二曲傳

四十七

朝徵書數下迫就道皆引疾固辭不出同時有李雪木者亦以道學名學者稱關中二李云

外史氏曰人或言二曲學祖姚江陽儒陰釋以韓瞽天下

肆力攻擊朱子云然予讀其所著論道書則純如也抑或別有他書祖姚江者耶果爾吾當火是傳

贊更饒別致

新安雲逸吳啟鵬

雷溪外傳

卷六

李二曲傳二

四十八

李長祚傳

李長祚字延溪興化人文定公春芳之曾孫也至孝父母蚤卒既長思念愈切人或言及則潸潸淚下性剛介廉潔自愛爲諸生時卽以端方稱舉崇禎己卯孝廉居鄉未嘗投一刺於郡邑癸未試禮部中州劉文正理順識其卷欲以冠天下不果下第還里卽閉戶不出明年京師陷於賊莊烈殉社稷長祚白衣冠號泣者累日夕欲死以報國家人力勸之乃免又明年我

雷溪外傳

卷六

李長祚傳一

四十九

朝定江南如臯鄉紳李大生之椿杭節死有惡長祚者構蜚語誣其曾黨之椿以故產遂破家徒四壁朝夕匱饔食不能出門戶乃遁跡射陂之唐橋帥子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下帷讀書志不與時人通與之往還者惟八寶處士王築夫巖及同邑逸民陸懸圃廷掄兄子大理丞清三人而已康熙辛亥夏五月長祚病欲死招三人來爲題東山觀日圖乃京口名手莫氏所寫有烟雲飛舞之妙三人題畢長祚覽之泣數行下而卒年七十有四鄉黨無不痛悼歎

息焉

外史氏曰長祚自癸未不第卒以孝廉終其身使之勇於功名當盛世出而爲仕行其所學未必無補於蒼生也嗟乎竟以隱逸死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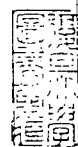
雷溪外傳

卷六

李長祚傳二

五十

高主事傳



高主事承堦字寓公浙江嘉興人九世祖遜志建文朝官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靖難時抗節死諡文忠曾祖文登隆慶丁卯舉人歷官膠州知州以循吏稱祖林諸生至孝居母喪哀毀甫小祥而歿以子貴贈如其官父道素天才明銳賦性耿介登萬曆己未進士仕至工部屯田司郎中承堦少好讀書有文名舉崇禎庚辰進士授遷安知縣境極邊十年間凡三被兵歲浹饑民多流亡適賦累鉅萬承畱溪外傳

卷六

高主事傳

五

堦至卽賑饑全活數千人申請緩征積逋招撫流移民復業者千七百戶天津糧艘阻水山海關及廣寧前屯衛諸軍餉不繼督撫令州縣民陸運以濟遷安派運四千石承堦抗論屯社有多寡賦役之繁簡因之灤州民社四十一屯二十六額賦八萬有奇遷安三屯十四社賦不滿二萬是一灤是當四遷也力請減二千石以屬灤復計天津去遷安遠往反千餘里運米一鍾費且數鍾莫若令富民就近墊運山海前屯俟水泮舟通給還不願者卽抵明年屯

糧議上報可省民財萬計又示令資錢至山海買米轉運

前屯衛民尤以爲便遷安土瘠雨暘失時多不收承堦倣江南桔槔法所在鑿渠通巨壑欲灌溉則輓水而入遇泛濫則決防而洩於是旱潦無虞汗萊盡闢初邑多豪強投獻勦戚避役逋賦偏累編民承堦鋤抑之盡復歸其原里邑又多投伍爲兵抗糧虐民者悉置之法期年一邑肅然民懷吏畏稱上治焉壬午春調繁寶坻俗多越訴每檄提輒破中人產承堦嚴懲之不少貸畿輔多中貴豪猾常倚

畱溪外傳

卷六

高主事傳

五

藉爲暴至是相戒不敢犯民間生子每私自閹割承堦引律禁止不許終其任無私閹者寶坻之埋珠莊與王田壘間接壞大盜僞平王嘯聚至千餘人勢猖獗承堦授計壯士禽斬之三邑皆安乃平里役定解戶清侵占核飛灑詭寄除籽粒增額寢改徵馬戶草料開創匪洪以利舟楫力請以剝船百有一十仍舊歸武清通河而寶坻稍協濟其費良法畢舉清惠四著焉是冬大兵圍城民鑒於九年城破之慘震恐不知所爲承堦集士民告曰無恐某嘗與

城爲存亡乃部勒士民擐甲城守飛矢雨集外援不至吏民皆失色承挺風雪中蓐食宿城上顧盼指揮意氣自如凡九攻輒九却之遂解圍去癸未夏四月朔大兵還自山東復圍城承挺堅壁清野竭力捍禦保孤城爲京師屏蔽至二十四日以守嚴不克而退因募壯士乘其情歸奪還難民二千有奇事聞烈皇帝下詔褒之曰高承挺全城却敵功在封疆着從優另敘當事嫉其功再調知涇縣涇介旌德太平青陽石埭四邑間多叢山大箐常爲盜藪承

留溪外傳

卷六

高主事傳

五

挺力行保甲法四境晏然涇人尙氣好訟承挺敏於決斷兩造莫不悅服罰鍰自積穀脩賑外絲毫無所取邑有廉明之稱暇集子弟講學於水西書院生儒翕然嚮化涇人歌之曰琴谿泉清且芬岳山阜青入雲誰共比高使君遷工部虞衡司主事上書爲父表白得復還原職進階一級卽以養母乞歸隱居不出以憂死疾革賦詩有云變境天同夢遺民史闕文惟將前進士慘淡表孤墳讀者傷之外史氏曰吾聞之涇之父老云寓公先生自遷安寶坻政

成再調涇縣其治涇也廉明寬裕臨事沉毅有威望人不取干以私定踐更均官馬革加耗絕餽遺治豪強撫孱弱日用薪蔬咸給平價要人絡繹不飭廚傳訟簡民安廓然大治邑人至今思之不忘而春秋禋祀於水西書院不輟焉嗚呼誦其遺詩而歎世之僅以循吏稱先生者知之猶未盡也已

留溪外傳

卷六

高主事傳

五

郭高士傳

郭維翰字均衡號石溪上元人也其先太原人八世祖思永前朝丙戌進士歷仕南京儀部郎卒於官家貧喪不能歸遂家焉祖坦菴以明經授司理隱居不仕通易著有易經解疑正誼行世父秀厓爲上舍生舉五子皆力儒維翰居長幼類異讀書過目不忘通經史善辭賦工書法每揮毫落紙人爭寶之精爽性澹泊不愛聲色貨利與人交光風霽月吟域俱化故一時名流皆樂與往還至孝二親歿皆哀毀骨立終身茹蔬父卒時諸弟俱幼讀書授室皆其一力成之三弟早歿遺一女撫育遣嫁一如已出弟婦守志依之以老終其身無間言也維翰於前朝考授縣貳鼎革後以母老輒棄去奉母丘壑以終天年順治間內閣周公奉

雷溪外傳

卷六

郭高士傳

五十五

命繭絲江寧知其賢以賓禮之無大小悉以詢會海寇迫城人情恟恟將軍疑有內應欲盡屠城中民維翰力言於周公轉白制府乃免時軍士乘亂出鄉掠婦女無算維翰

聞之亟白周公言於制府暨將軍悉放還及曹司空繼任禮之如周公維翰佐之以廉不干以私數十襖如一日也天性篤於友誼凡朋友之急知無不周解衣推食惟恐或後與同里楊公美善公美視髮雲遊遺女許字未嫁卽具奩以歸及女卒又資之以葬其樂善好施指不勝屈雖在窮乏中必稱貸以應年六十有八以無疾而歿聞者莫不流涕

雷溪外傳

卷六

郭高士傳

五十六

外史氏曰吾聞之金陵父老云均衡先生孝友人也能殫力於二親待諸仲逾尋常爲人和藹謙退有老氏風而於友朋之際尤再三致意焉噫交道難矣今之世惟酒肉是視及至死生貴賤之間未嘗不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真者鮮矣何廼得之於先生耶至寇薄金陵城中千百萬戶搖動矣藉其一言轉禍爲福當時方之魯東海焉宜乎其卒也流涕滿卷

雷溪外傳卷七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廉部

武昌獄吏

長垣尉

興化巡檢

三元宮道人

雷溪外傳

目錄
卷七

廉部

一

陳素人

劉芳高

三河令

高平令

韓八木

廉士

能吏

永定令

韓都閫

廬陵令

高戶部

余御史

余中丞

雷溪外傳

目錄
卷七

廉部

二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武昌獄吏傳

武昌獄吏汪金章字敬雲浙江人性孝幼失母既長思之甚切乃倩書工圖母狀屢以示家人皆曰不類金章痛之復倩工圖之垂千幅皆不類及末一幅家人皆曰類矣乃事之如生弱冠補吏考滿得武昌司獄抵任盡除獄中弊武昌省會地臬司無獄湖北八郡邑重囚皆置其獄初汚

雷溪外傳

卷二

武昌獄吏傳一

穢甚凡囚入不死即病金章至新厨舍潔居處寒者給以絮饒者資以糧囚至如歸不知身在囹圄也故事凡臬司抵任必先視獄後官多驕貴以獄為不祥地皆不肯視久矣三韓王星聚毓賢為臬憲甫下車即欲詣獄太守固辭之弗聽曰 國家以湖北民命付我安敢不慎而委之下吏乎竟詣見獄中井井囚無憂色大奇之乃曰昔于公為吏獄無冤死後世子孫昌大子能如是他日庸可量乎於是金章益勤慎凡囚有冤者必白太守太守武周南廷送

大同人也亦以廉潔著即轉白王公王公復虛中廉察因

多平反王公勤於治案無滯牘三年之內獄屢空每空金章必治酒延同官作俳優排場之樂縱百姓入觀父老歎曰此至治之世也非上下廉潔仁愛烏能至此哉乘木須臾死一觀其盛乎乃策杖携幼相與觀劇於獄中

外史氏曰獄吏官之最卑者也然其擅威福則雖三公大人亦必為之屈伏者以其能生殺人也史所載獄吏惟于公稱善詎千載下復有汪君耶

雷溪外傳

卷七

武昌獄吏傳二

二

王公為臬司而汪公又為獄吏此一路福星也案無帶牘一語尤為治獄要著 新安心齋張潮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一獄吏能之豈非僅見又得明允之司開誠獎勵囹圄中無復楚囚對泣尤為斯世所難噫吾安得在位者盡如二公俾官無濫刑民多全活哉亟登之梓以勸百爾君子 新安雲逸吳啓鵬

長垣尉傳

長垣尉浙江山陰人失其姓名少有材智補吏性端慤廉謹不肯舞文侮法同曹皆嚴憚之考滿謁選得長垣尉勾伏攝隱令不及也豪強奸猾皆畏之以是邑中宿盜多避去四境肅然令賢之凡有疑獄多下尉治無不立白百姓以神君呼之邑有田家少婦歸寧去家三十里道皆山徑嶽巖險仄往來跨衛以爲常居久之夫策衛來迎其母固留明日反夫留衛去次日少婦自跨衛還衛壯者也至半留溪外傳

卷七

長垣尉傳一

三

道見少年策牝衛前行牡衛長鳴飛奔直前妬牝衛少婦與少年皆墜地見兩衛妬皆心動遂於林中私焉少頃有羣騎呼咤來皆驚各倉皇跨衛而少年竟策少婦牡衛飛馳而去轉睫失所在少婦不得已策牝衛歸夫怪之少婦慚自經死母家訟之官繫獄數月不決令檄尉治之尉集犯庭下訊牝衛牝衛不對長鳴而已尉曰已得真犯矣揮衆去密令一胥逸牝衛於道遙伺之牝衛直奔故主廬逮其主一訊卽服後以不善事上官註下考罷歸

外史氏曰假使尉爲守土吏則一邑自無冤民爲封疆大吏則數千里無冤民矣惜乎以尉猶不得終其官也

留溪外傳

卷七

長垣尉傳二

四

興化巡檢傳

興化巡檢不知其姓名浙江山陰人也幼有膂力膽甚雄數歲與羣兒戲山中一兒爲大蛇盤遶羣兒皆驚走獨不行舉巨石三擊蛇要害蛇斃兒得無恙歸旣壯補吏考滿得福建永定縣興化司巡檢衙署在萬山中營上杭潮陽要道多大盜出沒其間巡檢於當路掘大坑濠十餘丈日則覆板以通往來夜則爲機版下使一人守之戒百姓勿夜行盜出度板轉其機悉墮溪坑中不得出盜或足肩相累而上者守機人卽以大棒擊之輒下明旦盡縛以見令令卽命巡檢治之乃集羣盜坐堂下告之曰若等豈好爲盜哉患饑寒耳今皆駢斬矣盜皆叩首乞命巡檢曰果能改行從善吾力能保汝不死盜皆曰願奉教曰汝輩能携妻子來結舍吾署旁墾荒山種茶爲業乎盜皆曰諾於是悉縱之去期七日來七日盜悉至而巡檢已爲之結廬備爨具矣盜至如歸悉種茶自給三年荒山成市其境絕盜患

留溪外傳

卷七

興化巡檢傳一

五

外史氏曰百姓爲盜豈性使然哉苦饑寒而有司無法以安置反驅之爲耳觀興化巡檢知良有司不易得而盜皆可化也

巡檢洵有大才惜不得用于朝爲大吏耳世豈果無人哉
新安心齋張潮

擒盜以智化盜以仁仁智兼施遂令革心歸命賢哉巡檢視黃霸之治潁川張綱之治廣陵無多讓耳
新安雲

逸吳啓鵬

留溪外傳

卷七

興化巡檢傳二

六

三元宮道人傳

三元宮道人失其姓氏如阜人也性廉介非其力不食無功而人或餽遺者輒不受冬夏一單布衣外無他物既老力衰爲三元宮道士炊以餬口淳謹誠實無絲毫僞人多重之或憐其衣履久已肘露踵決與之一貫令新之道人不受固強之曰我素無功於居士又素無怨於居士奈何竟欲強我爲鷄豚乎某雖貧賤不欲求生爲居士家鷄豚也卒不受昏夜有遺金五十兩於宮外道人得之啟函知

甯溪外傳

卷七

三元宮道人傳

七

爲雲間詩人倪臣世物也時倪館於宮左道人卽持金早起扣扉以還倪願分半與之道人大怒曰噫先生何厚視已而薄視人耶世有臘月單衣得遺金不沒而願分其半者乎不顧而去他日過廣陵市中有遺黃金百兩於道道人得之坐守於市三日遺金人不至道人以事欲亟歸乃遍榜通城期會於三元宮經二旬餘遺金人方至阜卒舉原函還之遺金人請報德道人不顧而唾乃已

外史氏曰世之人窮極奸巧以取人金惟恐不得况遺者

乎况得遺而守之還之者乎道人誠古君子哉

甯溪外傳

卷七

三元宮道人傳

八

陳素人傳

陳素人名潔江陰聞韶里人也性廉介生平不苟取家貧訓徒自食妻戚繼繼以佐叔某乾沒多金至數十萬素人惡之終歲不與見元旦入賀一拜即行嘗絕炊夫婦輒餓兩三日不肯以食告人善爲文諸先輩如曹子玉先生玃皆重之里有富翁殺姪以踞其產年七十命其子持五十金丐素人作文爲壽素人揮去之弗顧或勸之曰子食貧有年矣半生館穀不足餬口曷不受以治產少助薪水乎

雷溪外傳

卷七

陳素人傳一

九

答曰此大不義人之物縱餓死吾不忍受也崇禎間歲凶石米三緡累日不舉火冬大雪深數尺夫婦相對坐牛衣中讀書緡繡欣然自樂其叔憐之令家僮負米一釜與之素人不受三進三卻之妻大悅曰吾今日始知足下高節之堅也明年舉諸生學使者愛其文廉知其貧與之餼素人不受曰廩祿例循次而食次不應某某敢辭使者曰吾以文不以次彼次者不文吾何食焉固與之乃受明亡即棄中衫夫婦耕田以老年俱九十有八

外史氏曰戰國時子先世有仲子以廉稱然其兄蓋未聞不義也而仲子辟兄離母失孝弟故大賢不取今吾族素人之叔徇利多行不義其所與辭之宜也則其廉出仲子上矣

斯日乃有斯人乎贊語更佳

新安心齋張潮

素人行其廉妻能悅其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非天地間有數人物乎求諸往古唯梁孟足以方之若王仲儒顧蓬長歷齒而慙不及遠矣傳贊俱工熟讀一過覺有

雷溪外傳

卷七

陳素人傳二

十

謾謾清風生於楮墨

新安雲逸吳啟鵬

劉芳高傳

劉芳高字元升新安人也性廉介幼讀書通大義惡虛詐不肯枉道以千人既壯服賈亦不肯以詐道取利所買多不得大息見市井之趨末逐巧而以詐取財者皆疾首痛心之其子既長芳高卽以貲付之令經營以爲給曰毋以詐取利已則家居不出嘗曰吾安能以浩浩之身與世俗狹儉見趨詐道哉不如杜門苟延也既而其子遠賈兵阻數年不得歸薪水告乏芳高盡棄其產以餬口久之不能支日炊米一甌拾枯薪以舉火不繼則餓數日夕終不肯告人族有富翁憐之欲設館授之餐使人道其意芳高大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而使人哀之而進食辱莫大焉不如死富翁乃止或以錢數貫穀數斗從容婉轉以進芳高曰此物何爲至者哉得之天耶得之人耶吾食天者也食人則違天違天不祥固却之不受然已不食五日矣四顧室中無他物僅一門負去易米數升以爲餐米盡登岑山投崖死年六十

劉溪外傳

卷七

劉芳高傳一

十一

外史氏曰今之市井取利也多以詐不以詐則不得利芳高稔知之矣故甘餓死而終不食世俗以詐來者嗚呼廉矣哉亦忿矣哉

劉溪外傳

卷七

劉芳高傳二

十二

三河令傳

三河令曾紹唯字韶季號幼弦太倉州人宗聖公裔也自
中州徙來十世俱業儒父之頴有隱德紹唯生有至性年
十二母孫卒一號幾絕父卒亦如之鄉黨宗族皆稱孝焉
順治二年以詩經魁江南捷至賀客大集紹唯獨閉一室
爲見啼以父不及見故也既貴或以情謁者輒固拒之不
見曰吾敢以私亂縣官法乎公車累上不第乃謁選得三
河令地當山海衝要我

曹溪外傳

卷七

三河令傳一

十三

朝定鼎方十餘年瘡痍未盡復紹唯潔已愛民多方撫循境
有章京三員主緝盜賊逃軍其胥多侮法或株及無辜紹
唯力爲直焉時

世祖章皇帝東巡過邑見四境大治國無遊民埜無荒土深
嘉歎之三年報政稱最

特恩超擢而紹唯以疾卒矣年五十有二

外史氏曰余客京師嘗過三河父老每道曾君之治無
不垂涕曰吾邑最苦者緝捕逃人莊頭三害及曾君治而

三害除民得甦今已矣悲哉其去後之思如此

曹溪外傳

卷七

三河令傳二

十四

高平令傳

高平令白良玉字田生四川梓潼縣孝廉也爲人端方正直及令高平以廉明著稱吏畏之皆棄祿去地方豪惡多他徒三年盜賊不興奸宄絕迹四境大治百姓愛之如父母他日有胥期不至令詰之胥告曰某妻爲鬼所魅以是失期令怪其妄叱曰曷不訟是鬼明日胥果以狀進令自悔失言不得已可其詞姑作檄驅之鬼果去於是一邑皆知鬼畏令凡被祟者皆來告令亦自恃方正無他媿竟行雷溪外傳

卷七

高平令傳一

十五

其明鬼神合其情而至大至剛之氣充塞兩間矣又何祟之不畏哉

雷溪外傳

卷七

高平令傳

十六

韓八水傳

韓八水國植字君維八水其號也陝西涇陽人生而穎異七歲能文十一冠童子軍補博士弟子員名震閩中既長博通經史淹貫百家性孝友事二親能盡力待後母弟以愛萬曆壬子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常州府武進令有異政邑人至今思之報最遷永平司李抵任念郡城殘

舊溪外傳

卷七

韓八水傳

十七

破之餘百姓驕悍忘禮義乃設義學置膳田以教子弟一時風氣丕變頓成淳俗甲戌陞戶部主事監大運倉凡二年興革盡道士馬飽騰轉戶部郎中理漕管河皆稱職思宗聞其材大悅乃手詔令督省直餉務時內帑告匱軍需甚急國植受命而出不半月催入金錢五十餘萬京軍得果腹乃解遵化園甫三月催入京者又三百五十萬計功論俸當遷副憲以不善事權貴也竟轉四川成都守時成都益殘破城垣傾圯荆棘滿目國植抵任卽授各邑令方

略使體而行之於是三十一城頓生起色乃修城垣練民

兵治戰守之具不三月而大備十三年冬獻逆入犯成都

三面環江惟西城通陸人多患之國植擇能吏買竹編籬

障江蓄水隨其勢而導之不兩日忽成巨浸汪洋環城賊

至見水天一色不辨牛馬望洋而退於是撫按以首功特

薦進二級壬午冬入覲攜家駐揚而甲申國變矣乙酉自

揚奔浙隱居西湖葛嶺下未幾南都定乃抑鬱成疾諸子

進以藥不食曰國破君亡奚以生爲竟不食而死年六十

舊溪外傳

卷七

韓八水傳

十八

四歲

外史氏曰八水先生當明數垂絕之時未能大展其學問

而鬱鬱以死余不能不低徊太息而痛悼之也

廉士傳

廉士劉姓和名字太初江寧郡庠生也性狷介家貧以授徒爲業寧凍餒不肯枉道于人內兄薛斌江東大賈貨販適楚道出其里念其饑停舟江上遣遺五百金和力揮去之勿納也使者歸告斌曰吾固知劉姑夫不受也汝再賁往置之徑歸可耳使者受誠復至置金疾行和大呼却之使者飛馳不顧遂自攜金且呼且追尾至江濱見使者已登舟矣乃置金水涯不顧而反斌使數人邀於路亦不顧

雷溪外傳

卷二

廉士傳

十九

斌慨歎久之始解維而往和竟以食貧老

外史氏曰嗚呼太初何視金若讐哉世之人嗜金皇皇然有求而惟恐不得至不有其躬惟金之是求得一金莫不攝絨縻固錡鑄雖父母妻子有勿使一見者矣奚肯却之固却之且僕僕數里追却之豈非視金若讐者哉世之人愛金甚於愛父母妻子至親戚凍餒未嘗一問也求之且

不與分毫况不我求而亟餽重餽再三要餽惟恐其不受者乎和固豪矣斌又不可謂之豪乎哉噫彼貪與鄙者可

以聞風而愧矣

雷溪外傳

卷七

廉士傳

二十

能吏傳

顧岱無錫人字商若一字輿山號止菴順治戊戌進士初授貴州銅仁郡司李以材能稱先是郡中洞蠻數爲民害太守不能治岱至卽單騎馳告諸洞誠勿相犯嚴禁奸猾不得出入洞中構生禍釁於是一郡安堵數年無殺奪之患去任銅民攀轅泣畱者萬計後官滇郡司馬值吳三桂坐鎮內懷異志外示結納官吏趨附若狂岱獨持正不與三桂每統兵征勦多縱淫掠以邀士心告者甚衆有司皆弱溪外傳

卷七

能吏傳

二十一

弱溪外傳

卷七

能吏傳

二十一

中得男女三千餘人盡歸於岱岱令互相認識或親戚或鄉里各集一處資送而歸百姓德之乃建祠尸祝繼遷潞安守以誑誤謫贛郡司馬會吳逆叛江右賊蠡起岱嚴守禦設民壯晝夜傳警賊不敢犯先是有賊首許某者大猾也諸賊皆聽頤指後降贛帥帥署爲部曲不厭其志復潛與賊通岱知之厚貽金帛陽爲訂交陰廉得其實乃告之曰吾觀君器度似非龔隄者流今若是徒以鬱鬱下位耳苟能爲國家盡招諸寨歸誠吾當力爲君謀叅副之職某頓首謝曰果如此願以死報乃密言於帥表授中軍某大喜悉招其黨出降以破賊告晉秩一品而叛志遂絕於是贛南悉平帥得長驅討逆者皆岱之力也隨亦以功遷宜春郡太守旣而以內憂去服滿補知臨安未幾以議罷云

外史氏曰予作傳類皆草野隱逸以緝紳德業必登國史故勿及也而茲獨及於岱者以岱實材能有功於國卒以議去位不得與諸功能共傳後世是亦有心者之愛

也故爲之傳

陸儀山曰傳中止稱材能摹寫曲盡的真良史筆法吾無間然矣

雷溪外傳

卷七

能吏傳

二十一

永定令傳

永定令徐印祖字御臣三韓人也幼性廉介七八歲與群兒戲市中有過客亡金一函於道印祖拾而懷之秘不與群兒言徘徊於市不去群兒促之歸印祖曰姑少待日將暮群兒數促之印祖固不肯歸少頃一客踉蹌而來大號曰天固殺我也天固殺我也印祖遮問曰客何爲者而云天殺耶客曰吾父病篤死且旦夕矣特貸金以爲衾殮資奈何至此亡去印祖曰我固拾之卒出還客客拜謝而往

印祖早失母奉繼母孝待二弟友既長以軍功授陝西咸川令有異政民德之丁父艱服闋補永定當耿逆亂後閭閻疲敝而前令多苛政民不堪命印祖至盡除其暴民大悅復輕刑罰省徭役三年大治報政稱最遷雲南石屏州牧及行父老子弟攀轅卧轍涕泣以畱者萬計

外史氏曰丙子秋客揚州突有永定賈人蕭懷劉恭者來寓再拜請曰某聞君徵忠孝廉節作傳垂後敝邑徐侯廉吏也乞識不朽余以所作皆草野遺逸若縉紳則有史官

雷溪外傳

卷七

永定令傳一

二十四

在非所敢預固辭之二賈人再三垂涕固請因破格爲之傳

雷溪外傳

卷七

永定令傳二

一十五

韓都閭傳

韓都閭暎字公景號急菴晚號中山牧叟陝西涇陽人幼明敏八歲能臨鍾王書十歲出試冠童子軍十三隨大父官京師父卒哀毀如成人輦下名公卿皆稱羨之曰真名家子也旣長居鄉以端方稱崇禎末秦中遭逆閭亂執暎去欲官之誓死不從則羈之獄同獄者皆憂死暎曰吾輩但守聖賢大義雖死何憾况生死在天不在賊乎賊敗乃得脫初暎大父宦遊置產江都昆仲皆僑居焉至是秦中

雷溪外傳

卷七

韓都閭傳

三六

殘破暎來奔揚州或勸其析祖業暎曰吾家不析著者五世矣亂離以來骨肉得相聚吾願足矣身外物烏足掛齒哉於是揚人多義之歲乙酉江南旣定兩浙亦下大將軍求茂材拔暎令仙遊旣而制府艷其狀貌魁梧詢以軍旅之事暎娓娓談若指掌制府大奇之曰汝天生良將材也安用此毛錐爲遂改授右軍都閭率師入閩嘗以五百人破山賊十萬衆軍中有小韓信之稱自後每與賊戰賊望見其旗幟卽曰此小韓信軍也毋得撓其鋒輒披靡而散

軍門奇其材檄叅泉州戎制府以其多制勝策調征北山
賊大敗之暎與士卒同甘苦多所推解然號令嚴明所過
不許秋毫犯以是士卒皆畏威懷恩樂爲之死故馬到功
成而百姓多德之暎性孝聞母疾篤卽泣請終養以歸奉
母天年隱居而老

外史氏曰將兵者難於與士卒同甘苦及號令嚴明也暎
兼此二者故所向成功而百姓懷之也暎誠良將材哉

留溪外傳

卷七

韓都閭傳

二十七

廬陵令傳

廬陵令陸在新字蔚文號圭菴長洲人也幼穎異十一歲
赴郡試司理倪公長珩以刑名命題在新援筆立就有世
治則刑官無死法有生心之語倪公大奇之補弟子員性
孝友事二親盡道兄弟同爨者四十餘年無間言與人交
以誠康熙丙午舉孝廉除松江教授以廉勤著湯潛菴先
生撫吳以卓異薦遷江西廬陵令蒞任不攜妻子宿於後
堂晨起必令禮生大聲殿聖諭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
曹溪外傳 卷七 廬陵令傳一 二十八

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言俯伏聽受而後臨民陋規盡革屏
絕餽遺請託除圖差弊行江南裁法立子戶以便民輸將
嘗詣鄉勸農自裹餼糧一無擾於民民有迎謁者教以孝
悌忠信和煦如家人天旱步禱輒應賴水汎募舟往救生
者得活死者得屍大門外設問苦亭每朔望召父老問民
間疾苦二門外設息事亭置兩造於中令各悔過日給米
半升薪一束三日外兩造自願求息矣否則然後質之必
加意詳慎務使兩造盡其辭而爲之釋暇則與諸生講德

論文三年邑中大治迄以勤瘁卒於官巷哭途哀如喪考妣

外史氏曰先生童子時已有尚德緩刑之志故其出而爲政則以廉潔爲體以寬厚爲用宜乎四境之治如草偃春風披靡而化矣

留溪外傳

卷七

高戶部傳二

二十九

高戶部傳

留溪外傳

卷七

高戶部傳

高戶部以永字子修浙江嘉興人九世祖遜志建文朝太常右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抗節死靖難謚文忠曾祖文登隆慶丁卯舉人葉縣知縣遷膠州知州並有循良聲祖枝太學生贈光祿寺署丞父道淳恩貢仕署丞贈安州知州皆以行誼稱於鄉以永性恬淡師事同里施約庵博潛心正學與其友徐善徐嘉炎兄子佑鉅砥礪文行不尙虛聲而名日益盛詩文日益工康熙壬子登賢書癸丑舉會魁留溪外傳

卷七

高戶部傳

三十

殿試後謁見座主寶坻杜文端公立德見其器宇端凝謂之曰子之兄寓公使君昔自遷安改令吾邑多善政踰年調涇縣去民到於今思之子行且作令知家有理縣譜矣已未授內鄉知縣路經於葉入拜其祖名宦祠下慨然曰葉與內鄉俱隸南陽曾王父遺愛地相去甚近敢不潔已愛民以無忝祖德內鄉自明季大亂流寇往來蹂躪者十餘年民死徙殆盡昔正賦五萬八千有奇近止八千且楊來嘉反襄陽與內鄉接壤軍需供億民益困至是亂初定

重兵尙駐襄陽常越境擾民且誘貧民爲厮養不勝其虐則逃復捕繫其親屬鄰里厲民甚以永蒞事方三日有二悍卒稱將軍令奪門入縛人於市以永怒執之聞於府郡守懼欲縱之去以永乃告之巡撫及按察使迄正其罪自是兵不敢復至其境民得安堵乃一意與民休息向之軍興加派者悉罷免邑賦分五則下則皆山地賦最輕上中則十倍於山寇亂後村落無十家之聚地皆荒蕪有墾荒者前令必兼報上中則民畏賦重輒棄去以永廣爲招徠

留溪外傳

卷七

高戶部傳

三

悉報中下則貧者給牛種兼令樹桑麻棗栗由是流民四集啓闢至數萬畝非昔日之榛穢矣縣貧無鹽商食鹽惟有小販稱貸於河東豪家其不能償子母錢者卽以逋課訟之都轉鹽運使千里逮治家立破遂至引額缺而派里民買引以解以永知其害遇檄提力言此私逋非國課請其事下縣與爲期約徐償之小販無恐鹽引不缺而民免買引之累邑僥悍好訟以永至誠聽斷民不能欺訟漸衰息兼旬無敲朴聲乃以其服振興文教士多嚮風時有逃

人來自襄陽匿浙川縣入廟界而嫁禍內鄉郡守左袒之既且因逃及叛蔓延三年每有牽連株累者以永堅持全活甚衆冬夏必頻視獄中去穢惡時飲食寒給衣病給藥罪稍輕者卽釋之歸囹圄幾空邑不產黑鉛舊頒每歲解京三百斤仍易諸燕市其交納費且數倍乙丑秋部議直省增解黑鉛十一萬斤而內鄉派加至二萬八千斤有奇是一縣竟居四之一視舊額增九十餘倍矣以永馳謁巡撫爲民請命巡撫將入告而郡守以部議必不允尼之乃

留溪外傳

卷七

高戶部傳

三

令南陽府屬州縣協解解官因以爲利郡守主之費益重以永曰奈何以一縣故累十一州縣所請益力會舊撫遷去新撫丁思孔上疏請免格於部議而新撫亦以遷秩行協解未已以永乃彙輯歷年請免文牒刻行之曰庶使仁人君子見之惻然動念也邑自除荒徵熟令俸止六金以永不復携家在任九年僅二三老僕供執爨灑埽蕭然如山僧清苦過人戊辰擢安州知州一轎載襪被一轎載書籍而行民泣送數百里不絕以永嘗兼署鎮平浙川兩縣

印惠愛能逮下兩縣人聞其行相率垂涕追送者不忍舍及抵安州廨舍不蔽風雨恬然處之州有顧某忤署篆者入以大辟繫獄以永力爲脫之得遣戍又爲致書其地長吏俾得自立迎其父就養於戍所州中皆八旗莊屯民田僅十之一二又皆沮洳斥鹵在畿輔爲最貧州向有見年之役每里一人輪值實僱奸黠者爲之僱直極重諸事皆取辦見年見年取之甲戶費一索十民不堪命而有司相沿以爲便以永勒石大門外永爲禁革凡公事皆官自任

留溪外傳

卷七

高戶部傳

三

自此民獲安枕而以永心力俱竭矣直屬每遇上行幸諸州縣則撥隨行車安站馬牒至卽造民多告病以永獨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擾已已兼攝新安縣事適歲大飢兩地求賑者日以千計遂許發常平倉粟援史慮部不允發無從銷筭力止之以永不聽散給立盡會上發帑金三十萬賑畿輔以永策一蹇隨一役烈日中徧歷村落問戶口幾何外來流民幾何覈其詳而與之民無餓殍八旗園占安州民田縣撥補遺澤安平二邑土地以

償民而地仍二邑人佃種屬其邑令代徵租給發安州人佃戶黠者每激怒邑令當各爲其民盛氣爭勝藉此得行其短少租額之陰謀安州人苦之以永心平氣和委曲調劑始使齟齬息民多沾實惠辛未長子孝本成進士州人咸手加額曰天之報施循吏不爽也州東有白洋淀衆水所會旱則涸而爲地民種麥其間所收倍他地舊額每畝官徵三升以脩賑是年淀地麥茂旗丁駐保定者恃統兵官顯貴謀奪之指爲民佔馬廐地訐於巡撫下令清理以

留溪外傳

卷七

高戶部傳

三

永言此固淀也偶涸而爲平地今指爲馬廐他日水溢地不可得而按籍復索馬廐勢必指他地實之是民害無已也力持之民得刈麥爭者必欲得之百計媒孽巡撫謂親臨丈量則彼此心服丈地有期矣忽霖雨連日所爭地仍成巨浸前言驗而事得寢州人咸復手加額曰此又天爲我公表白使曲盡愛民之心也壬申擢戶部江南司員外郎去之日囊衣篋書自隨而已民多泣送如內鄉每過一村必攀留奉觴數日始得出境有隨車直至都城者江南

財賦半天下案牘最繁胥吏借往返查爲漁利剥民之資以永欲杜其奸弊勾較察覈不憚勞勩凡錢糧已完應銷案及豁免者文冊到卽具稿說堂不輕議駁也江寧蘇州兩織造向稱利藪以永念機戶多累覈其完欠卽請題結一槩餽遺屏絕之癸酉夏同百官建醮祝釐日觸熱徒步體大困復入部視事不少休遂得疾秋八月卒於官安州士民聞計痛哭如喪考妣辦香絮酒赴京弔奠者絡繹於途至必憑棺大慟皆失聲新安人來者亦如之貧不能留溪外傳

卷七

高戶部傳

三十一

息泣下

外史氏曰余採死事諸君子中得內鄉令龔新安州守崔維樺則兩地皆殘疆矣子修先生以廉惠臨民拊循綏輯遺黎得更生之慶所至人歌思之有古循吏風焉使之得究厥用澤被斯民當無窮也位不過郎官年不登上壽天下惜之先生嘗賦大水百韻詩反覆悲痛狀災傷至悉而重爲民上者急行修救蓋自倣秀才時其意固已深遠矣

余御史傳

余御史光字晦之號古峰祁門人也遷應天舉嘉靖壬辰進士性沉毅直諒有膽畧慨士子徂於詞華無濟實用凡象緯形勢以及戰陣騎射靡不精討由大理評事擢御史著兩京賦以獻賜鈔千貫宣付史館上疏請遵復祖制輔導皇嗣以爲太子者天下之本東宮官僚者太子之本祖宗建官詹事春坊之府具存實以神器主鬯攸係莫先調護端其範儀毋俾專習于左右婦寺是卽虞書教胄子之

留溪外傳

卷七

余御史傳

三十六

規周典延冲人之托今員位久缺宜勅部慎選良立教于豫又疏議安南負固不庭郡縣其地終難于守不如止責其朝貢先密諭兩廣儲蓄練兵示以進剿然後諭以禍福可不戰而服若必欲郡縣之尤當豫爲處置密諭兩廣雲貴積餉儲軍俟兵刃充足命帥率領分爲三隊兩廣一軍自龍州趨分茅攻其北雲南一軍自沅江趨老撾攻其南貴州一軍自金筑入其西閱廣舟師則由海道直搗其腹可不戰而破今不爲進師克敵策乃先遣官體問不爲

儲糧練兵計乃遽興戎萬里是教叛者設備而先搖動我士民也臣愚以爲不便抑臣聞智者不獵狐而棄蕪仁者救同室而舍隣今吉囊猖獗寇在門庭宜及此蓄威養氣推恩鼓士一戰可破以保百年無事既破言驛傳檄交趾獲不從矣又疏言當今重支賤武將卒無用兩京園營虛靡俸糧邊備廢弛國之隱憂廟堂諸臣膜不關心遼東京師外捍災不加恤驕將肆虐勢且逼而爲寇陝西河套沃壤不宜輕棄以齋盜糧云云疏入不報出巡山西舉劾嚴

留溪外傳

卷七

余御史傳

三十七

明修復河中河東解梁書院延碩儒講理學其後京師土木繁興方士進用遣官致祭雷壇俱上疏力諫夏貴溪當朝嚴嵩善伺其意引爲少宗伯時無有知其好也公獨上疏斥嵩飭外險內鄙而多貪國之蠹賊奈何以清要之地滋黃綠之階宜亟罷黜勿使干政又上書貴溪歷言時政多失嵩以宵壬取媚恐如冠公見欺丁謂悔之何及復作詩諷之嵩知之銜益深按粵收安南兼典鄉試值嵩攝禮部磨勘因劾所取文牘不正語多謗訕奉旨逮獄尋釋歸

里繼丁母艱哀痛悲憤而卒光忠介性成生平志圖報國不事家產宦遊所至僅攜一僕兩篋而已先是按粵者輒多得重貲方發緹騎時校尉爭謀遣及抵光署過檢惟俸銀二兩衣被皆粗敝士民環署號哭諸校亦感動反各出貲沿途供給勤慰備至及光歿子孟麟方數歲值嵩嚴正熾家人畏禍夙昔論著關國是者悉火之按晉按粵奏議甚多茲僅存疏稿數章皆訐謫碩畫志節凜凜其發爲詩歌者多羈愁憂鬱不忘君國亦可想見其立身大槩云

留溪外傳

卷七

余御史傳

三十八

外史氏曰明至神廟朝國是替矣卿大夫詩酒外所嚴者門戶而已先生思深慮遠爲國家計曲突徙薪觀數十年後事瞭若指掌首發分宜奸卒遭斥抑責志蚤歿天下莫不悲之

余中丞傳

余中丞大成字集生應天人卽嘉靖朝首劾嚴嵩御史光之曾孫也祖孟麟以萬曆甲戌廷對第二人歷掌院學士兼祭酒有文望父太僕卿震鳴抱異才早歿大成生而穎異髫髻宛大人相懷羅古今文抒天性舉萬曆丙午舉人丁未成進士授北樞部再改南樞值諸曹缺益縮六符精勤恪慎劇政一新壬子典瀛試一榜稱得人天啓辛酉調掌職方是時邊烽初熾大成毅然分宵旰憂當隆萬間國留溪外傳 卷七 余中丞傳 三十九

家無事尙文下武參遊以上必由職方推舉各有額規名曰謝缺故職方號爲金穴諺云天上玉皇人間職方言坐享富厚也大成預疏言邊彙之起實階貪帥始以賄得官究以官賄賄更兼權貴請託皆庸鄙私人國威奚振請自今凡有謝缺薦贖者卽許臣指參報可未幾南昌以薦剡至隨舉劾之粵帥送海物數罌于私第發之皆兼金也家人馳白卽參黜之於是朝野欽風采焉甲子請告歸乙丑再起魏闡專政有養子梁柱朝以參將謀遷總兵強令推

舉不從又令大司馬俞以禍福公厲聲曰職方之頭可斷總兵可繼陞平尋奉中旨諭用公綴旨上疏云爵賞朝廷之公權職守臣子之大分上徇其私下從其諛則國紀廢矣推陞宜率舊章非有奇才異能特恩之所不及梁柱朝庸升耳因內臣魏忠賢之養子安于聖諭超陞乾綱安在若以臣遺功不舉寧甘失職之誅勿移太阿之柄謹昧死封繳云云又島帥解僞俘至帥亦忠賢子欲張其功舉廟獻禮冀邀封爵大成陰召舌人譯審實爲降夷卽疏請綏留溪外傳 卷七 余中丞傳 四十

死時獻俘有期矣竟寢其事一日忠賢傳檄借職方貯餉充上用累提不予忿甚新建三殿升梁忽奉旨命職方取班軍三萬供役期次日漏盡點集僎者斬忠賢按旨至夕方發益以京軍散處不能卒齊則以後期殺大成也將領部曲素感大成聞卽互相走告云速救余職方不半夜俱集忠賢計沮嚙益深值政府以腹戚面託堅拒之遂指蹤陞董節事題參劾籍然節以提調陞遊擊實係正陞人謂大成必辯然方自幸擇難莫若輕卽日束裝歸闕悔之密

道還卒尾歸舟又囑方士附舟探意大成與同行者結不語期晝夜危坐間無人聲抵家即杜門謝客超然世外年方四十有五少妾五人同日遣之越兩日前同舟士忽求謁云公知某爲魏公遣乎某素仰公名知魏公必欲加害且將授公族于荒外意欲救公故允其囑在舟八十餘日觀公危坐儼若神明益深敬服其還卒輩某俱散之矣然未得報故不敢露今幸如願乃出魏闔回札云得來書知彼人倔僿性成不知怖死殺之何益不佞已忘情于彼彼亦忘情於我耶士卽揖別云某亦從此入山矣公可安枕無慮也大成笑曰吾自筮仕後守先祭酒遺命此身久付於國生死與我何與哉崇禎改元首徵大成仍任職方加璽卿力辭不獲甫一月以塘報一字之誤左遷歸御札下部云余大成輔銓諸臣屢屢言其清執朕憶之不忘着速追回辦職已已擢太僕正卿仍攝職方事預以躡入之憂疏聞言當逢易守將邊境如雲鎮數處尤當速整今東方必不靖不靖必從雲鎮入條議甚悉下部議大司馬多格

留溪外傳

卷七

余中丞傳

四十一

不行十一月邊騎果從雲鎮南都上怒下大司馬獄機務獨倚辦之每日夜中使屢召對紅本皆不發科廷臣多不預聞大成密遣死士絕城分調各鎮星羅棋布塞其歸路都城戒嚴八十餘日援兵雲集刻期內外夾戰邊騎驚愕以賂得免大成忿網羅空設方欲嚴訊而廷臣且稱賀彌縱敘功第一辭不受上欲晉秩大司馬復力辭請告不許因懇循例謝職方回太僕尋遷太常寺卿大成凡四任職方中外秉成難進易退然崇禎毀來名高忌是獨以孤忠見諒于上御前傳旨每稱余道人而不名御書清執二字賜之又賜才兼文武世篤忠貞座聯一對有於上前毀之者上曰朕知余道人日消三文錢豆腐耳仰視不答將大用之值山左群盜嘯聚勢甚熾上命推舉撫臣舊制清卿例不外轉忌大成者力薦出撫蓋以阻其大用耳旨下卽毅然兼程赴傳檄各屬俱嚴城守次日擇鄉導一人爲引單騎直入賊壘召十八大寨渠魁宋尙營等謂之曰汝等不過一時避罪叢據山藪烏合衆耳今天子震怒將北發

留溪外傳

卷七

余中丞傳

四十二

禁旅南調陪京全軍西提山右兩河驍騎東集本省鎮兵四面進勦汝等自揣能久存乎本院來此實憫爾等若能投戈自輟當力保奏且將簡用誓不汝欺賊黨見其從容自若言厲情真且素聞清執之名皆感泣隨率七十餘寨頭目詣轅請降疏聞有余大成推誠馴暴具見識力之旨其渠魁皆技勇過人著留帳下効力題請錄用懷忌者益肆嫉嫉黨奏尙營等素驍悍難制若不亟除將必逃竄以爲國患奉密旨令借事斬之乃密疏力保不允復奏云帝

留溪外傳

卷七

余中丞傳

四十三

王之道仁義而已殺降非仁變初非義曩若不准招撫誅之可也既許錄用而復行誅豈有堂堂天朝一其德于匹夫者謹將臣全家具保若尙營等逃竄反側願伏族誅云云上意方寢而議者日衆且宣露之欲速之逃以加其罪旨再下不得已乃收斬時齊東豪勢莫之敢撓大成鋤強恤弱貴介歛跡時染下血疾閉門請告值登撫孫元化麾下兵變遂力疾帥兵追援九百里外移文登撫合期進戰詎登撫誤納賊黨張燾內應卒起而登陷大成分守要害

堅壘以待上命提騎逮登撫王者意欲分登撫罪奏大成屬邑有一鄉鎮亦被掠與失陷等因金逮焉旨下萬姓驚惶輜車所過臥轍攀號數百里不絕幸上稔知卒得綬虎大司寇胡澗陽爰書有曰叛者登兵陷者登鎮曩起於登而登受之登而無撫不能爲大成寬登而有撫大成非起禍之人况以病在告猶冒死追賊縱一鄉被掠何至引失陷之例給諫馮鄴仙疏稱大成秉志清忠潔已愛民何得與登撫金論甲戌春賊平東撫朱公首叙大成辦賊功謂

留溪外傳

卷七

余中丞傳

四十四

當日綏逮數旬則賊鯨鯢矣特旨寬赦謫戍嶺南海寇劉香老作亂粵督大懼夜扞戶求策大成曰賊勢方驕且按舟不出移檄福帥鄭君急發援師出其不意一鼓可擒也督曰非彼汛地安能遽至大成曰彼素知不佞當手書招之彼見不佞身陷危城來必速遂馳書鄭帥覽畢隨調舟師直逼賊舟賊不及備遂擒之督襲爲已功竟不得叙庚辰部叙大成甘肅功上追念勤勞詔除伍還鄉中樞薦知兵者起戎政侍郎辭不就壬午夏取生平詩文奏疏條議

機密諸藁悉火之曰國事去矣一生痴夢有何益哉閉戶數日家人子女皆不得見易簣時獨召四子金門下士十人環侍更衣冠端坐而逝大成自乙丑脫璫禍後專注性天視生死若浮漚及謫粵名公學士競執弟子禮賜環卽入浙之橫山建光明臺與二三知己翛然將終老焉鄉士大夫思慕之三往迎乃歸散先世業賑粥救荒創竹西書院于馴象門外集四方貧士講學冀于詩書中成就後進與京兆張二無銀臺馮鄴仙輩登座子夜衡文名曰觀留溪外傳

卷七 余中丞傳 四十五

社供億三百餘人士有內顧憂者更送給薪米令勿出館雖父兄之恤子弟未有若是之勤且切也其後社中成進士者七十三人餘以舉貢成名甚衆及歿識與不識莫不流涕焉

外史氏曰明之亡也不在于草野之盜而在于廟廊之黨去草野之盜易而去廟廊之黨難此先生所以有功受罰幾至殺身也當其時豈無明主在上哉良由朋黨之熾如火燎原不可向邇卒至社稷傾覆君亡臣虜而後已悲哉

留溪外傳卷八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義俠部

郭俠士

張四馬法

閔善人

武川公子

留溪外傳

目錄 卷八

義俠部

天成子

陳太公

卓亮菴

朱嗣隆

鐵鞭客

孫孝則

薛次孟

宋玉梧

黃鳴岡

俠丐

石將軍

閔義士

蕭義士

王義士

周義士

江陰李義士

留溪外傳

目錄
卷八

義俠部

徐永明

程芝桂

豬兒頭

蔣聖鄰

留溪外傳卷八 義俠部

江陰 陳鼎定九稿

郭俠士傳

俠士漢郭解之苗裔也名允觀字海若山陽縣學生貧而任俠窮乏告者無不應名噪淮以南明末海州一老生與允觀同姓避亂挈少妾僑居山陽有子甫八齡老生貧病將絕妾苦啼患無以送死老生曰聞此間有郭海若先生者俠士也亟往請之則言身後欲以累公允觀沉思良久

留溪外傳

卷八

郭俠士傳

曰公所託不敢辭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乃唯命耳遂去三日來告老生曰公可以瞑矣吾闔舍有一室以置公妾雖盛暑不得出穴其牆度可饋食兼有一老嫗與起居公孤兒吾教之不令絕公讀書種子其區區衾殮不足為公憂何如老生遂瞑允觀葬以禮迎其寡婦孤兒於家如所語孤兒年十八補海州博士弟子員於是老生妾閉置已十年矣乃破壁出之俾與俱去且曰吾幸不負若翁垂絕之託今若長安自供毋歸守先人廬墓吾又為若營館

穀不憂無以爲生也母子感泣拜謝去平生所爲多類此然竟以諸生老牖下

外史氏曰先生行誼卓卓可稱而困於數奇不能順時以取榮顯推此心而利濟天下乃區區以俠名終老嗚呼可慨也矣

留溪外傳

卷八

郭俠士傳

張四馬法傳

張四馬法者忘其名直隸天津衛人也馬法者東方之士語卽南人太公之稱也四馬法者行四太公也張四馬法者有德於鄉里鄉里尊其稱而繫之以姓與行也其先本永平人兄某業鹽莢於長蘆因家焉馬法生而厚道慷慨好義承兄業擁貲百萬不若已有父黨皆輕肥母黨皆純綺妻黨皆豐足三黨子姪皆敬養爲之婚娶女則擇壻配鄉里則設藥局置棺衾購義塚以周之歲凶則販穀以賑

留溪外傳

卷八

張四馬法傳一

三

諸生困窮者月給薪水資其誦讀朋友有急來歸多使得所凡智能文章士及其子弟有才或不能自奮卽爲援例入籍曰母使賢才老艸莽或得選之官必量其道里遠近地方肥瘠而資給之曰若當仰體

朝

廷愛養士庶母貪殘下民貽父兄羞如宦途不給可郵書來吾多助汝但願若作清白吏爲祖宗光耳故士之出其門者多廉潔自愛馬法性喜修理傾圯橋梁寺院城內外諸名利皆煥然曰吾非爲求福也憫古迹沉淪耳有無賴

比丘聞之稱從江右來謬曰廬山書院圯請修之需五百金馬法欣然如數與之比丘得金卽蓄髮妻居高堂未幾室被災夫婦乏食相對泣陋巷中馬法偶過之值大雨憇其廬其人倉卒不及避遽見之泣告故且曰將餓死馬法愀然曰嗟乎是自作之孽也奈何累及妻子哉歸而反側竟夕不成寐待旦急呼家僮召其人來予之五十金曰可作生計活爾妻子毋浪費今而後無若顧者矣其人涕泣再拜而去

雷溪外傳

卷八

張四馬法傳二

四

外史氏曰今之富商大賈專事驕奢官室車馬埒王侯每食或費至萬錢每百餘金歲募嬰童以爲悅優伶服色輒以萬金計其趨貴人也盡出其所蓄寶貨患不納膝行匍伏頓首再拜以獻曰願以父祖事貴人貴人悅飽以酒食出則意揚揚操其大字簡誇示於衆曰貴人愛我已納我爲伊子若孫矣至於親從兄弟咽糠糲衣而弗顧若貧賤親朋直乞丐視之耳寒士造其門故驕之聞者如猛獸主人如天帝咽嗚叱咤睨而視之其待僕妾也如冥帝視惡

鬼刑罰慘毒過地獄而死者比比識者早已知其必敗已而果敗子孫窮餓無一憐之且多設窰下石爲愉快曰其父祖作孽重大子若孫應不可活也求如鄭高爲國者固已絕嚮而若馬法之濟貧拔苦惜材愛士利一鄉惠三黨者亦無聞矣然聞馬法子孫俱能以功名顯嗚呼豈非積行之報歟

雷溪外傳

卷八

張四馬法傳二

五

閔善人傳

善人名世璋字象南號淮海歙縣人太學生也幼孝友數歲卽知承歡膝下旣長事父母能盡力及卒哭盡哀喪盡禮祭盡誠尤篤同氣寸絲尺布皆與其伯仲喪撫字遺孤析產授財同於己子起家鹽莢累貲財巨萬無驕吝色僑居揚州慷慨好義四方賓客如歸三黨親友貧乏者悉力周濟必使得所而後已勇於爲善邗人德之康熙間歲凶饑民載道募米賑粥卽爲首倡就食者賴之以蘇他郡聞

留溪外傳

卷八

閔善人傳

六

風犖老攜幼而至者甚夥乃請於當事設廠分賑焉寒者給之絮衣病者與之湯藥一人不得其所終夜環走若有所失數年來歲屢歉而揚民無流亡溝壑者藉其力也以故淮南北尋有善人之譽三葉之變福浙婦女多罹兵難維揚城郭間多閩越音一聞之惻然卽捐金爲贖完其夫婦以千數郡中貧家育子不能字多棄之者倡建育嬰堂募乳婦收遺孩以撫之數十年存活者以萬計善人之名遂走天下矣而其心正未有艾也設藥局於市貧不能延

醫者悉令就治歲疫道路死亡枕藉具棺槨置義塚給貲

殮埋於土而後卽安設救生船艤江上以防風波之變每

遇舟覆令兩岸漁舫飛棹往拯獲生者予一金死者半之

具棺以葬而後卽安平居見貧不能言者必以助之

負不能償者卽焚券以謝之葺養濟院使鰥獨有歸仍月

給錢粟以贍他如修學宮創文樓建橋梁治道路凡有裨

於地方者俱殫力以爲之自奉甚薄而好施子笱與中嘗

多置金錢以行值繼繼於道者輒散給之每出恆數十百

留溪外傳

卷八

閔善人傳

七

輩園遶號呼莫不各如其請遠近聞其名者皆手額焉大叅陳養齋太史許師六舒堯臣吳道行黃朝美程休如張玉鉉等凡數人稱老友凡有所倡諸君皆應之而不厭不倦而其素性尤好仙佛之學共修道院若干叢林若干兩城內外之風侵雨剝者皆爲琳宮紺殿云良以古跡動于中非爲禍福計也自朝廷暮大率以鄉黨疾苦焦勞至忘寢食未嘗言及家事至其嗜書好古老且不衰而存心篤信與人交白頭如新嘗語人曰聖賢性天之學皆在誠敬

之中何可久而生意乎卒年八十餘邦之人識與不識者聞之無不垂涕焉子大臨寬亦馮京孫長寧長虹長科長樂慷慨俱有父祖風識者爲樹德報云

外史氏曰揚州古繁華地也多金者相尚以侈由來久矣求夫輕財好義者落落如辰星然先生居其地而不爲習俗所移慨然以利濟爲任嗚呼其知道者矣

百溪外傳

卷八

閔善人傳

八

武川公子傳

武川公子朱愼者浙江金華郡武義人也字其恭號菊山幼穎異博學能文工詩重氣節愛交游父七來令江都江都南北咽喉五方雜處多富商大賈俗尚豪華神奸巨猾伏其中間行不法淮以南稱最難治公子在父任悉其弊請父以淳朴清靜先四境肅然未幾父卒公子以清白吏子竟不能奉喪歸遂流寓焉三年之喪畢公子出交客所交俱一時名士長者車轍滿戶外凡造訪者公子必治酒款洽或攜樽買舟棹西湖登平山相與憑吊今古焉有以緩急告者公子家徒四壁未嘗或拒必婉轉盡力以周故一時轉相傳慕以不識公子爲羞公子性至孝事母甚謹未嘗遠遊千里外而數千里外來訪公子者則接脛蓋武川公子之名已走天下矣與瓜步詩人蔣前民易爲忘形交把酒論詩月無虛日易先公子卒公子歿在丙子四方之士皆爲扼腕

外史氏曰余慕公子之爲人慷慨好義有古人風及余過

卷八

武川公子傳

九

邛上而公子死矣求其詩讀之多感慨悲歌之槩想見其人不禁涕泗之交也

留溪外傳

卷八

武川公子傳

十

天成子傳

天成子者歙縣朱望來也字公望一名之輅字天馭輕財好義性若天成故自號曰天成子其母舉之前夕大父維翰夢一金甲神挾大鏃擁旌旄過其家有蛇而角者蜿蜒從之至則蟠座下三匝明旦天成子生狀偉然見人輒笑如成童人皆以爲異徵悉持羊酒賀之垂髫卽善屬文同邑洪允任見而奇之以女妻焉旣壯棄舉子業服賈淮南所入息悉散之三黨交遊貧乏者歙處萬山中土少粟貴留溪外傳 天成子傳 十一

嘗患饑天成子倡鄉人行文公社倉法曰此吾祖宗救荒良策也吾力不能及一邑可不利一鄉乎於是一境貧者遭歉皆賴以濟數十年無離散溝壑之患歲壬子穀不登民多乏食有司徵殷實佐賑吏胥乘間漁獵富家多受累其鄉獨以社倉免天成子性甘澹泊不事華靡喜披覽載籍凡天官地理醫藥卜筮之書無不讀爲人質直坦易好行善事嘗題所居室曰願畱餘巧還天地但種陰功與子孫其存心如此卒年五十有五

外史氏曰余聞歛人言朱氏世有奇人天成子之祖生方
彌月而其母卒時大母汪年已七十三矣收而鞠之孫啼
餌以已乳而乳漿來孫由是得育及天成子生大父又有
金神角蛇之夢後雖未得大顯於世然能倡社會以全一
鄉至數十年無患噫亦偉人也哉

留溪外傳

卷八

天成子傳

十二

陳太公傳

陳太公者俠士也名昌言山西澤州人輕財好義有心計
善經營白手累貲巨萬喜濟人危急崇禎末流賊寇山右
勢甚兇太公盡散家財結里中壯士具戰守保障一境賊
入輒出奇兵大敗之以是賊聞太公名皆遠遁不敢犯及
我

朝滅李賊定中原而晉地遭流寇殘破百姓屠戮者甚衆惟

澤州得如故太公力也康熙二十七年歲凶饑民載道太

留溪外傳

卷八

陳太公傳一

十三

公盡發困中粟以賑明年大熟百姓或償之太公不受曰

吾憫桑梓饑出粟以貸者不敢居賑濟名也敢望報耶悉

火其券於是合里皆德之又明年歲復歉太公曰爲善不

終不如無爲也盡燭佃人租復以困粟濟窮乏里中得免

饑寒者無筭及卒道路皆垂涕

外史氏曰曩予自秦中還京師道出山右走謁澤州倫使
君值大雨馬足不得前宿野人家見其堂中設陳太公長
生位予問之父老告曰此吾鄉善士也前歲饑某一家父

子兄弟七人皆太公活故禱之長筭耳子聞之不禁慨然歎爲義之易感人也奈何世之人甘爲守財奴者何哉

世亂則散財以保境歲凶則出粟以賑饑殆史遷所謂富好行其德者歟嗚呼有財而不善用世目之曰奴陳太公而外不爲奴者蓋鮮矣宜定九亟傳之也

新安雲

送吳啓鵬

留溪外傳

卷八

陳太公傳二

十四

卓亮菴傳

卓亮菴天寅字火傳亮菴其號也浙江仁和縣諸生大父蓮旬父人月皆以詩古文辭名吳越父早卒母丁有陶母風亮菴事之甚孝弱冠博學工文章尚氣節乙酉福王稱帝南都馬士英當國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亮菴忿之卽走金陵上書請誅士英以謝天下事雖未行然天下皆稱快焉任游俠喜結納海內賢豪長者以冤告無不爲之雪有古烈丈夫之風家有傳經堂月波樓杜若舟藏書數萬卷四方士至皆館之卒與之讀書于中順治甲午亮菴中鄉試副車丁酉江南鄉闈不遇京師上書痛言弊竇

章皇帝可其奏下吏一洗其弊士論翹之亮菴喜二氏學造

清流寺於塘西里以供四方高僧建昇元觀於計籌山以客海內羽流著述等身名走天下卽窮州僻邑皆知浙中有卓亮菴矣卒年七十餘子允城允基皆能以文名外史氏曰余童子時卽知浙中有卓亮菴先生者豪傑士也及從先人宦黔羈旅南徼者二十年而歸嘗以不得望

留溪外傳

卷八

卓亮菴傳一

十五

見其顏色爲恨既而與其從子鹿墟遊而先生已死有年矣然讀其遺書猶得私淑其爲人而親其從子如見先生焉

亮菴會枉顧余究未謀面也聞其寓廣陵時以書諫某先達不當以馬弔爲後進倡某公竟不聽也附識于此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八

直隸卷二

七

朱嗣隆傳

朱嗣隆字際熙歛之涪村里人徽國公之裔也父明陽業
鏐來揚遂家江都明陽尚氣節乙酉城破帥長子虎變次
子澄之兩諸生挺戈巷戰不勝俱自殺時嗣隆年十四偕
兩弟蕙賓嗣英奉母劉居外邑得免亂定貴業蕩盡一無
倚藉筑筑一身肩荷家計兩弟皆幼二女弟俱未字母又
遺腹生弟嗣光七口待哺歲凶穀貴資生乏策母憂之嗣
隆泣告曰母無患有見在當不令弟妹失所也乃日負鹽
泔數斗至舊城西郭貨腐肆易米數升以給如是者數年
稍裕卽經營故業晝夜持籌遂大振娶妻王善內助又數
年成素封然其爲人輕財尚義慷慨任俠善與人排解喜
周卹貧乏遇宴人子卽非素識以情來無不應急難告者
挺身任不避艱難嫌怨有友人客居臥病不起矣嗣隆密
令資以湯藥薪水病痊入謝嗣隆卻之曰君悞矣我實未
嘗周旋足下也其弗自德如此困窮之家相識者有死喪
事聞之必周濟其於父也至老猶思慕之每春秋祭哭必

雷溪外傳

卷八

朱嗣隆傳一

七

盡哀祖父丘壠歲歲培植手藝樹至三十萬本曰吾不能生事以禮吾第竭力事死而已二女弟嫁諸弟婚皆力任業師其卒無子奉其師母以終老如子職弟惠資無出卽以愛子嗣曰聊以慰吾弟之老性不善飲每遇花天月夕必治杯酌偕昆季促膝言歡盡天倫之樂至酒闌燈灺猶依依不忍舍去及卒昆季哭皆失聲鄉黨無不垂涕

外史氏曰今之儒者抱咫尺之詣姝姝煖煖自以爲聖賢者流矣及以急相告雖至親骨肉亦不能應也嗣隆慷慨

雷溪外傳

卷八

朱嗣隆傳二

十八

任俠由親親以及人豈世之迂儒所能及哉

鐵鞭客傳

鐵鞭客者晉人也諱其姓氏以鐵鞭客自呼故人皆以鐵鞭客稱之有膂力嘗携二十斤雙鐵鞭自隨往來山東河南截响馬賊物响馬賊畏其武勇不敢輕犯然銜之深矣鐵鞭客得物輒散濟窮乏或周好友急未嘗謀田宅計也有神術風雷常遠之行與大梁呂秀才鐸善秀才亦有膂力工擊劒以俠行故鐵鞭客歸之常寢食其家或至夜半忽大呼同寢者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同寢者大駭爲妖輒

雷溪外傳

卷八

鐵鞭客傳一

十九

轉不成寐至雞鳴時忽簷前風颼颼如落葉聲而鐵鞭客已甦然榻上矣一夕忽呼秀才曰吾去矣固留之不可曰吾向被取响馬賊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賊以是讐我甚久居此彼必遷怒若今夜半期我決死戰秀才大喜曰願提劍以助鐵鞭客固止之勿聽曰吾欲作壁上觀耳乃偕行至戰處匿秀才於古廟閣上曰慎毋聲弟觀之勿令賊知若也少頃聞人馬聲鐵鞭客顧秀才曰吾去矣遂馳下長哨數聲賊二十餘騎及步下負強弩者數百人皆集鐵鞭

客揮鞭橫擊二十餘騎俱仆地群賊齊大呼發弩鐵鞭客從容舞鞭矢皆墜地無一中者秀才從閣上觀大駭忽問鐵鞭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赤光一縷飛馳南往遂不復至

外史氏曰鐵鞭客滄海壯士之流歟抑何不以功名顯耶嗟乎天既生美材而又靳使見用當時流聲後世乃老死蒿萊是何心哉是何心哉

雷溪外傳

卷八

鐵鞭客傳二

二十

孫孝則先生傳

孫孝則名宗彝號虞橋高郵州人也幼性孝四歲母剖菱實食之宗彝不敢食自剖上其母母食然後自食穎異絕倫八歲即通經義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十九食餼二十四以明經舉好義任俠桑梓利害輒以身任急難告者無不赴里有孝子殺父讐陷於獄宗彝力爲辯冤卒白順治丙戌舉鄉試丁亥成進士時國初定令甲未申邑中豪猾多漁獵小民徭役貽累下戶宗彝輒白當事盡除之豪強怨之勿顧也已丑除中書舍人走書當事除邑中馬差弊閭閻多感激焉辛卯分房順天癸巳遷吏部主事甲午轉文選員外典試河南乙未歸省請州牧均保差除小戶累丁酉遷考功郎凡三歷吏部俱以廉潔亢直著戊戌出爲冀州副使因母老故請歸辛丑爲邑均里役除苛派舉州積弊盡除而郵人登衽席矣丁未母喪哭盡哀戊申高郵災力爲請賑四境得免溝壑庚申河決時治河吏多侵蝕工帑派役里甲飢民累死者比比宗彝憫之飛書遍白當

雷溪外傳

卷八

孫孝則先生傳一

二十一

事語多愷直里有某生者素行無賴事聞學使者使者檄郡守案之計不得脫乃謀之管河營弁及群吏群吏方怨宗彝發其侵帑派役之謀卽曰若能出許孫孝則吾輩從而撓之則河憲必據以題疏爾且爲欽案原告學使其奈爾何哉某生如其言而衆吏復咻之三人市虎之勢成河憲果入告置之獄百姓聞之奔走而爲愬冤者以萬計終不得解癸亥以疾卒於獄年七十二郵人皆哀之

副溪外傳

卷八

孫孝則先生傳二 二十二

卒以天資亢直不能容惡惟小人之讒然聞慷慨自處未嘗以憂患爲累也嗚呼非學問之君子不克至此豈直以義俠著哉

薛次孟傳

薛次孟字效文初名寶王字國觀遼東人少孤遭亂流離京師以賣履自活及壯負屨走西安舍天寧寺夜夢二青衣告曰吾待子二十五年矣子來吾合交代出二薄授之覺於牀頭果得二簿乃黃白藏記也次孟異之匿于革囊佩諸胸走鳳翔無所遇復還西安貨盡無以資生乃爲園叟操鋤灌得白鏹一畝卽買宅以居新其第於大樹下得黃白一窖驗諸簿曰黃金三十萬白金七十萬一時遂擁百萬乃歎曰嗟乎古人安用此多金爲沉埋于土子孫既不得享安用此多金爲卽慨然有利濟志更名曰次孟字效文門下常養數千人又雅重斯文士至者無不隆禮有求無不應且能各盡所欲一時有孟嘗君之譽崇禎初歲凶買穀六十萬斛置四門減價食饑民明年大凶買粟百萬斛散濟乏食者次孟有心計善貨殖每營取必獲息十倍歲周困乏賑饑寒以累萬計明末李賊僭號于秦次孟忿之盡散家財與貧乏子身人終南修道不知所終子經

副溪外傳

卷八

薛次孟傳一 二十三

明以文學顯

外史氏曰今之人擁金帛卽父母兄弟不肯輕有假貸也
况周濟貧乏乎况察時知機盡散家財而入山乎嗟乎薛
君真俠士哉

留溪外傳

卷八

薛次孟傳二

二十四

宋玉梧傳

宋玉梧山東樂安人也失其字幼性孝既長尚氣節以俠
聞父某患異疾臍中出蛇長尺許二目炯炯不可去去輒
痛欲絕玉梧百計求治不痊有黃冠客盛暑被絮衣至玉
梧延治之父病卽愈客去授玉梧陰符家言一冊曰爾善
用後當與爾會於鳩茲之市後數年父歿玉梧有出世志
理所受書能隱形驅風雷客楚中游御史家御史忤魏璫
璫嗾人以匿妖妄告緹綺至逮御史及玉梧檻車至良鄉
留溪外傳 卷八 宋玉梧傳一 二十五

玉梧呼緹綺告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他
往矣緹綺急視則檻車虛矣遂偕御史亡命江淮變姓名
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甚急乃匿某尙書家
時璫人亦嚙尙書禍且不測至梧輒走京師上書劾璫傾
善類亂天下請下司寇理璫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
脫寂無人矣又變姓名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
真益急明亡玉梧忽憶黃冠約至鳩茲僦居以俟久之忽
一人大呼門外曰此中匿亡命三人張思任李抱真宋玉

梧可速出玉梧方駭異其人已排闥入則舊識黃冠客也乃相與入南岳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宋玉梧能隱形術通仙矣當魏璫煽虐海內易不操匕首戡其胸絕天下禍根而徒嘖嘖上書者何哉豈天降禍亂不可強耶玉梧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耶

雷溪外傳

卷八

宋玉梧傳二

二十六

黃鳴岡傳

黃鳴岡名鳳岐江陰人也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挾弓矢遊燕趙燕趙壯士多從之嘗偕數十人擁騎出山左開山上飛矢聲鳴岡卽彎弓相向與飛矢觸輒墮折於地以是綠林知鳴岡名畏不敢犯而往來商賈皆欵厚賞情鳴岡護行綠林日益困浚患之謀選驍士數人賡客裝雜諸商中行近賊巢綠林飛騎迫之鳴岡正發矢忽一人突前奪其弧矢鳴岡倉惶無措卒就擒置空室中羣盜且往劫商貨還卽殺矣突有一少女子謂之曰君得無江陰黃鳴岡乎羣盜念之久矣誠豪傑士也何以就縛耶鳴岡曰娘子得無被掠者乎能釋我當出娘子陷阱女子曰果能如是乎鳴岡曰吾出入百萬軍中如入無人境豈患此數賊哉適爲暗算耳女子卽抽刀斷其縛鳴岡挾其室中利刃弓矢羣女子行見賊廐一騎甚良遂並坐其上疾馳得脫因問女子姓名女子泣告曰妾父現居兵曹今春携眷入都被劫全家遭戮止遺妾一人凌迫不可言狀不死者欲一見

雷溪外傳

卷八

黃鳴岡傳一

二十七

嚴親耳於是鳴岡送女子歸其父走千餘里同居飲食
畧無相狎意女子白父甚重之厚遺以還順治乙酉守江
陰鳴岡帥衆大小數十戰未嘗北城下遂自剄

外史氏曰昔崑崙黃衫之徒皆有神術故得蹈險成功鳴
岡技止騎射耳乃能脫女子於虎口而還其父噫豈讓古
俠士哉

留溪外傳

卷八

黃陽外傳二

二十八

俠丐傳

俠丐周姓失其名字朝用河南商丘人也本豪家子以俠
破產遂爲丐爲丐猶以俠行常乞食山左館陶館陶有張
翁者素封家也好善樂施子喜周濟貧乏丐過其家張翁
異其貌贈粟一釜錢一緡而去他日翁與隣家子忤豪惡
間隣家子隣家子忿夜經於翁之門侵曉大霧丐過其門
見屍大駭曰張翁善人也奈何有此累哉吾曩者受其惠
無以報德此其時也乃下屍乘霧未開負入深山繫之樹

留溪外傳

卷八

俠丐傳一

三十九

張翁得保全他日乞至一大戶樓下見小鬟捧盥脂水一
盆從牖中傾出鏗然有聲丐視之則金釧也念此釧必主
婦洗妝脫簪於盆鬟不知而悞傾倘主婦索釧不得疑鬟
盜或撻之禍且不測矣遂畱以待久之微聞樓內有呵責
聲少頃一鬟啟戶出流血被面望池輒躍丐急前持之問
故鬟曰主婦失釧在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之
爲愈也丐曰然釧在毋恐吾候之久矣卒出還之俾持入
鬟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果然後丐從軍以功授文

林郎官至太守不諱其事常以告人

外史氏曰人處貧賤當立品也若丐者得金釧可以富矣而卒還之君子以是卜其必不長貧賤矣其後官至大夫豈非食報哉

雷溪外傳

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

石將軍傳

石將軍者失其名滿州人也國初奉

命出師養馬於山東以候吳楚之戰吳楚戰正酣而將軍之

師未奉

詔不敢遽進蓋已經年矣遣媒氏求妾於充人充之人以女

獻有殊色定情之夕女呼天號泣欲求死將軍怪而問之

女泣而不對惟以死自誓固問之乃曰妾自髫齡已許字

人夫家貧不能娶且負賦莫償聞將軍求妾乃退婚冀得

雷溪外傳

卷八

石將軍傳一

三十一

金以償賦哀哉一與之盟終身不改皇天后土敢負從一

之志乎願求一死以明大義乃大慟將軍聞之亦涕下卽

麾去館於別室明旦呼其父來詰之果然將軍切責之父

曰婿自退婚與某無涉也將軍曰吾願以若女作吾女嫁

若婿其父謝不敢將軍乃出貲具妝奩極豐擇吉以女嫁

原婿山東人至今猶有能道之者後聞將軍出師楚中兵

敗力戰死尤以忠烈著云

外史氏曰將軍忠義人也故能慷慨而完人夫婦其后戰

死疆場英風至今尤烈烈哉

留溪外傳

卷八

石將軍傳

三十一

閔義士傳

閔義士名遵古字無作號甘茶歙縣人郡庠生也幼博學通六籍尚義好友每有急難相告者無不以身任與同學江天一爲肝膽交天一同金侍郎聲起義事敗被執赴金陵時遵古僑居蕪湖天一道經以囚服突至其家從帶刀者一人遵古執手相語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日無他言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時賓客滿座聞皆驚走惟方青若不去乃進茗飲天一盡數盃議論侃侃不倦遵古亟

留溪外傳

卷八

閔義士傳

三十一

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天一與帶刀者固辭而去青若問曰客何人也遵古曰此予曩所稱江文石先生也平居以聖賢爲已任今者果能捐軀報國矣予與先生爲道義交卽不能從死願及其未死之須臾而周旋焉青若曰噫烈士夫哉吾當佐君行乃同往旣至入坐喜動顏色於是帶刀者見而竊歎焉旣而帶刀者大言曰君輩毋以武人鄙我我雅知忠義者也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鎮得功金翰林及江君四人耳然予亦義士也吾與江君周旋

久每至所親厚之家輒逃匿不肯見見亦懼形於色惟恐去不速情意真摯未有如子也吾在座子毋乃有不盡之言乎乃竟去遵古因歎息不得一見金公天一索敗紙書數字授之使往至則僧海明在焉聲曰甚思一見文石也遵古乃令青若具壺榼自往招天一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悖耶帶刀者曰金翰林好持體貌自被執以來不少假借使諸君並坐我獨侍立情奚堪耶遵古復走于聲言于監押官以令箭檄帶刀者送天一來

雷溪外傳

卷八

閔義士傳

三十四

痛飲而散時燭再跋門外弓刀環列金鐵聲錚然兵人大呼叱咤青若大驚面失色遵古張拱翔步從容而出道傍人竊語曰此時乃有此人耶聲與天一等既棄市海明殮聲屍載歸無湖遵古聞之泣曰吾文石先生奈何走告海明海明不可遵古無策頓足拊膺涕泣廡下感閩人蕭倫慨然出貲殮天一等屍歸葬遵古卽棄巾衫終老田間卒年六十餘

外史氏曰當聲與天一被執凡故交遊惟恐遭及竄避不

遵遵古乃周旋擾攘中不畏殃禍貽卒感陷路蕭倫出貲收葬噫義氣動人何其猛哉

雷溪外傳

卷八

閔義士傳

三十五

蕭義士傳

蕭義士名倫字彙敘福建人性豪爽重義疎財嘗領囊救人急已饑寒不卹也乙酉南都既定徽郡翰林金聲及文學江天一諸人舉義恢復兵敗被執棄市僧海明字慧淵者殮金聲屍昇置蕪湖道院時倫賈於蕪聞之白衣冠往弔撫棺大慟曰是莛莛廣柳車奚堪藏碧血耶吾有狸首文桺值踰百金自伐材而下上權稅環銅文漆皆在明時是乃公所安寢也遂易之諸生聞遵古善天一亟欲收其

畱溪外傳

卷八

蕭義士傳

三六

屍力未能告海明海明日同金公死者四人收其一棄其三不可於是遵古垂涕彷徨於廟倫見遵古狀慘異以肘觸之者再遵古熟視之素昧平生也倫曰君何所苦若是耶遵古具以情告倫曰噫但得八十金昇我事辦矣遵古大喜頓首以謝顧八十金無出乃募得二十七金自拮拾一金授倫倫曰貲不敷然事久變生吾不可待旦日去數日殮四義士屍歸計所費金則百餘矣倫猶怒諸棺惡盡以素所儲善棺易之惟天一棺則用聲姻家所治殮聲者

後天一弟天表及金氏程氏俱奉柩歸吳余無人至遵古與海明買地葬之倫復爲之立碣倚書姓名鄉里於上後倫貧甚冬月不能具絮衣每遇春秋必具紙帛酒楮澆奠二冢數十年不衰云

外史氏曰嗟乎蕭倫何其勇於爲義耶夫倫與死難諸君子非有姻婭瓜葛之親也亦非有一揖片言之交也乃不避危險不吝金貲不卹困窮而竭力周全非義氣動於中烏能勇往如是哉

畱溪外傳

卷八

蕭義士傳

三六

王義士傳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人也雖貧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雉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從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歛歎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王不荅妻又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怒之子弟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尚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臯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

雷溪外傳

卷八

王義士傳

三七

志愷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遂其名氏惜哉
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八

王義士傳

三七

周義士傳

周義士山東青州人忘其名性倜儻不羈尚氣節重然諾有膂力雙手能舉五百斤善長鎗馬上刺人疾如鷺鳥年弱冠名滿山左登萊臨淄少年多往師之出其門者稱無敵我

朝初定鼎响馬盜爲患甚熾然耳義士名輒不敢近其里順治中有于太保者結寨山中招集亡命爲亂守土吏皆與之通

雷溪外傳

卷八

周義士傳

三九

世祖章皇帝惡之命將往征賊倚山爲守未能卽平義士大忿獻策軍前請以計滅主帥允之乃率其門人精銳者十輩入賊巢偽稱歸附賊素重之漢信不疑在賊巢月餘盡知虛實遍結豪俊會賊羣飲沉醉各挾婦女淫乃呼門人及所交豪俊乘黑夜盡斬賊魁待旦呼羣賊告以大義令各挾貨散去於是皆解甲投戈以行復以賊擄子女乘賊中騎令門人分送歸其父母然後持賊首詣軍前陳狀山東遂得太平義士竟隱去

外史氏曰一夫攘臂不煩一兵不折一矢一朝而殲巨寇功成不受賞飄然引去非豪傑士也哉

非獨可稱義士亦妙有經濟才

新安心齋張潮

通賊者吏滅賊者一拳勇之夫何冠裳之不若草澤也迹其挺身入黨盡馘渠魁解散餘衆遣歸子女雖古名將不過如是至功成身隱尤所難及見首而不見尾義士其猶龍乎

新安雲逸吳啓鵬

雷溪外傳

卷八

周義士傳

四十

江陰李義士傳

李義士失其名字玉人江陰人也生而尚氣節重道義以耕爲業尤好走狗射獵未嘗讀書也然朋友有急告之者無不竭蹶從事比鄰有少年聘妻以貧故不得娶妻之父母憎其貧以女售武貴人爲妾武貴人嬖之女不樂也嘗獨坐閨中咄咄作鬼語曰樂昌破鏡何日復圓耶黃衫客崑崙奴世復不少獨患吾命薄耳乃泣下盈盈少年泣告義士失妻故義士大怒曰何不訟之官少年曰彼方擁厚貲交結官吏勢醜赫赫是猶投鴻毛於紅爐也義士益大怒然自忖力不能勝亦未敢遽撓其鋒卽僞爲輿徒日伺候於武貴人之門久之聞其妻與妾欲詣東山北極廟進香求子義士大喜遂厚貽其侶與之謀侶諾之明旦妻妾登輿義士與侶竟舁其妾歸少年家武貴人大怒訟於官義士亦奔愬且言願以頸血漲武貴人衣官聞之亦大怒不直武貴人竟不究其事少年夫婦得偕老

外史氏曰觀義士之刦武貴人妾何其委曲以成耶殆與

崑崙黃衫同其俠矣

許虞候事奇矣千載而下復有是人相如返璧毛遂定從全以氣勝義士奔愬於官慷慨不撓殆師其意而小試之者歟

新安雲逸吳啟鵬

徐永明傳

徐永明字睿公順天府宛平人也行八性至孝父早失三年喪哭泣未嘗輟事母甚謹婉容愉色下氣怡聲竭盡子道待二弟最友愛任俠好義朋友有急難無不以身赴之喜結納賢豪長者家貧以薄貲經營獲息以半供母菽水以半爲朋友歡或資其空乏有求者必拮据稱貸以應多虛往實歸從未有使人空告者也旣而富有金帛錦繡內則與諸弟共車馬衣服外則與諸友共妻賢而病不能主留溪外傳 卷八 徐永明傳一 四十三

中饋卽以千金買淑慧妾侍老母旣而妻病愈乃曰吾豈登徒之流耶曩者購妾爲母老妻病耳於是擇友人貧而無妻者竟盡室以妾贈之凡朋友有死喪之禍無不竭力周濟貧乏者解衣推食裘馬舟車之贈未嘗或吝也後以慷慨故家中落然四方之朋友來告請者未嘗一拒之也康熙壬申秦中歲凶百姓離散奉

詔招民有功以縣令用

外史氏曰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至於今日悲歌或

有慷慨則絕嚮矣于羈旅 京師十餘年日往求之不一見也及出乃聞友人高新齋云徐君慷慨人也詢之果然嗟乎今之世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慷慨豪傑之士庶幾慰我調饑耳故爲傳

留溪外傳

卷八

徐永明傳二

四十四

程芝桂傳

程芝桂字祥禾無錫慷慨人也流寓吳門遊長洲學爲諸生中輕財尚義者性孝友事父母能竭力父先歿哀痛不欲生居喪三年未嘗聞其有歡笑聲母病晝夜不交睫以侍湯藥求神禱天極其誠摯及卒哀毀骨立葬祭皆以禮其待兄弟也甚相愛一飲一食皆與共弟臥疾徬徨不寐者數日夕及卒無嗣乃以冢子繼曰此子也長可以承喪事且可奉養婦三黨貧困者多周濟之不能婚嫁者悉解囊以助歲凶倡捐以賑朋友窮餓者解衣推食且使得所無瑣尾患有貸其數萬金行饑浙東數年本銷折惶恐來告彼輒大笑曰此若時有不利耳何爲作此狀哉竟置不問其度量如此與人交以誠以敬白首無間言鄉人皆以長者稱之吳門能行善事者惟蔡方烈一人而已繼之者則芝桂也好道家言刻道德經註等書行世

外史氏曰擁金錢而以一文爲命者滔滔皆是也然自漢已然故子長氏之史重游俠而傳貨殖以洩其胸中不平

留溪外傳

卷八

程芝桂傳一

四十五

義俠

之忿至於今日之三吳則予更有以激之矣故傳芝桂於

留溪外傳

卷八

程芝桂傳二

四十六

義僕傳

義僕猪兒頭者江陰人也因其形黑而上俚深目而假喙性蠢而好餐故人皆呼曰猪兒頭猪兒頭者蓋其野號也本性王弱冠父死不得葬因賣身於尤氏尤本世富老而無嗣族人多垂涎之且侮為几上肉尤老年八十有五忿而納祁氏女為妾期年舉一子洗三讌親族出以誇示或以不類譏之尤老愠遽跣左足命猪兒頭出子左足示之父于皆駢拇譏者大慚席罷猪兒頭告曰老子識今日之

雷溪外傳

卷八

義僕傳

四十七

狀乎禍從此始矣老奴請營三窟為他日計可乎尤老領之曰子於吾家四十餘年無二心焉吾且不及暮未能遠謀也自今請以吾家聽子而行但能保此一塊肉毋使先鬼飲吾死何憾猪兒頭泣諾願以死報遂賃保姆竊攜幼主遠匿會稽山中購田宅以居令尤老血抱他兒謬為祁氏子使族人不疑自以販蒲為因往來其間默運囊橐實之他兒稍長即以千金謀婚貴介為尤族樹敵未幾尤老死族眾來爭產伏毒殺他兒逐祁氏祁乃匿兒所凡家僕

為尤老持籌者皆遭追索之禍而猪兒頭尤慘榜掠幾死終不實吐乃逐猪兒頭沒其妻子猪兒頭被逐亦匿會稽延名儒課幼至十五稍通制藝即挈詣京師輸粟入太學時姻家久仕滇南方遷於

朝乃具盛幣以子婿禮入謁貴介大悅命即擇日結褵後以情告貴介怒徵書當道令壻往訟狀下有司治之族人械獄者二十七人瘐死者十三人復城旦首惡盡復所占猪兒頭乃於會稽遷祁氏及儲蓄復歸於江

雷溪外傳

卷八

義僕傳

四十八

外史氏曰猪兒頭一賤僕耳其事主也矢志立孤不為利奪不為威屈不以妻子累其心不以生死食其言卒復尤氏故業報宿怨有程嬰公孫之風焉嗚呼食君祿者可不進而思之哉

蔣聖鄰傳

蔣聖鄰惟賢浙江仁和人也少喜結納天下賢豪任俠輕財好奇計舉一子彥生卽慨然有四方志遂入京時值明之季世盜賊蜂起意欲立功異域乃走雲中雲中爲邊陲重鎮兵馬甲天下懷材負能之士多集有副將張志雍者落職閒居聖鄰與之友重其材奇其狀卽以所挾重貲資之恣其結納崇禎中闖賊肆亂朝廷下詔求邊材廷臣以四將薦而志雍與焉及入對三將皆股栗不能措一辭惟留溪外傳 卷八 蔣聖鄰傳 四十七

志雍慷慨激烈侃侃條奏上大悅授爲四鎮撫總兵官駐節雲中而聖鄰伏劒從之爲佐籌畫經營邊塞井然條理無何賊破寧武關陷京師旣而隱於燕市持籌貨殖又十餘載歸前後共二十一年始抵里孫燦已生十有二歲家人無有識者矣聖鄰爲人無城府不立崖岸平生無疾言遽色喜提挈後進遊於王公大人之門凡有一材一技者無不獎掖汲引籍之致身青雲者指不勝屈尤喜以財濟人貧寒困乏流落京邸者無不周全俾其得所鄉黨宗

族仰之舉火者甚夥與人交久而益敬內外皆稱長者云年六十七卒於京

外史氏曰聖鄰以布衣之士而能提挈材技汲引後進以財利濟貧寒則有賢者雅量矣豈值俠而已哉

留溪外傳

卷八

蔣聖鄰傳

四十八

雷溪外傳卷九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遊藝部

武溪男

蔡儒醫

薛衣道人

盛瞽兒

雷溪外傳

目錄
卷九

遊藝部

朱野鶴

葉羽

嘯翁

大還道人

木頭陀

六鶴居士

九真先生

鐵筆公

賣漿叟

王子龐

楊守業

雷溪外傳

目錄
卷九

遊藝部

雷溪外傳卷九 遊藝部

江陰 陳鼎定九稿

武淡男傳

武淡男名恬雲南武定州人也幼聰慧凡詩書百家言及百工技巧藝一過目輒善性豪放不羈好飲酒酣擇細竹堅實可爲箸者寘庖旁削炭如筆入烈火中候炭末赤若維持刺箸上颯颯有聲如蠶食葉疾若風行且飲且作酒盡乃止益之復作嘗作十八學士登瀛洲圖房杜諸公眉目宛然侍從畢具卽小李將軍之神筆睜乎其後矣頗自愛不輕與人作眞人多寶之欲得其箸醉之酒則可不醉卒不能得或遇貧士及黃冠緇流告以窮餒輒欣然爲作雖累百不倦丁亥流賊自蜀奔滇竊王號滇士民皆趨之恬獨深匿不出賊偶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懸賞索之或告曰曷不出以圖富貴恬唾之曰我豈作濫巧奇技以悅賊者乎偵者繫見賊至則白眼觀天僵立於庭如沉洳漢賊問之不應令作箸不應以酒飲之亦不應以利誘之又

雷溪外傳

卷九

武淡男傳一

一

雷溪外傳

卷九

武淡男傳二

二

不應恐以刀鋸終不應賊大怒揮出斬之神色自如終不發一語賊左右有憐之者曰鼠子安足以辱刀斧曷縱之徐當自逞其技也乃釋恬遂披髮佯狂日歌哭於市夜逐犬豕同處賊敗病愈方爲人作箸以謀醉後竟以醉死年六十二

外史氏曰武淡男烈丈夫哉當流賊煽孽於滇士大夫靡然從之淡男以布衣岸然與抗威武不能屈豈非烈丈夫哉



蔡儒醫傳

蔡儒醫名海寧一名仁溥字指方號理公江南崇明人年十八遊邑庠屢試輒前列鄉先生稱其文如春花秋月一入人目令人思之天性端慤自幼至老無疾言違色未嘗一與人競人多愛之其祖曾爲海賈累貲百萬明末見天下亂盡散與宗族鄉黨之貧者棄舉子業來遊江陰江陰故季子里人多尚義先生竊慕之隨託跡焉初寓城西白石山中自號白石山樵訓徒自食山中人爨不知書皆業畱溪外傳

卷九 蔡儒醫傳 三

農樵先生居十年樸樵子弟皆嚮學能文章順治間遊庠明經者十餘輩於是城市始耳先生名先生不愛交遊惟與東山笑和尚善往來無間笑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語似楚音順治初忽來瓠子岡寄棲大王破廟捫屨爲食不乞人一文人與之弗受也負屨入市不二價亦未嘗低昂其值不肯輕與人言見人輒笑人問之輒大笑不止嘗山谷獨行則鼓掌高笑或臨池獨立每顧影自笑捫屨之暇或仰天長笑或倚風豪笑虛庭獨坐或亞然冷笑或莞爾微

笑卒然或胡盧大笑舉止未嘗輟笑故鄉村老幼皆呼曰笑和尚每入市市中羣小兒因其善笑皆拍手誼笑擁繞呼笑和尚和尚亦樂與羣小兒歡笑相與大笑不休嘗與先生危坐空山終日作耳語語竟輒相視大笑而散和尚所善者曰哭道士亦不知何許人順治間來廬江陰席帽山冬夏嘗冠簪冠履屨入市求食得食必北面再拜而祭祭必哭人問其故哭而不言固問之則放聲大哭人始多怪之既久皆識其誠每入市曰哭道士來矣爭與之食畱溪外傳

卷九 蔡儒醫傳 四

食必祭祭必哭哭必誦黃庭經以報一日邀先生往訪抵其廬道士方陳辛栗哭祭中庭聲極哀先生和尚聞之傷心亦欷歔泣下相與延佇扉外以俟畢事久之哭愈勁而聲愈慘皆掩面大慟日暮道士哭休拭淚入見卽獻祭餘方食和尚忽言曩者言觸道士心又復呼天號泣悲慟動地先生和尚亦皆潸潸淚下相對達旦於是三人遂成知己道士善哭每於風雨臨花月明遮樹或雲沉遠嶂雪滿空山莫不對景悲哀椎心咽血聞者酸鼻然不知其何爲

而然也逾年道士辭入終南出方書五卷授先生曰是神書也能奪造化吾聞人多矣無若子之仁也然有三誠毋治不忠不孝不義之人反誠天必殛之遂大哭而別先生得書閉戶揣摩不使一人窺惟和尚得入又逾年和尚欲他往南之不可乃握手大笑而去竟不知所之由是先生別無知心讀書之暇祇自笑自泣自歌自歎而已三年先生盡得其道偶行村落中聞小兒啼聲異問其家乃兒母無故遭父撲挾忿自經已一旦暮矣兒方彌月索乳不得

雷溪外傳

卷九

蔡儒醫傳

五

而啼鄰母乳之不肯食固啼不少休先生撫兒祝曰吾能活爾母爾母啼也啼乃止其父惑請試之先生乃索所縊繩仍繫死所令捍屍倒懸出紅丸子塞其鼻以凉水噴面須臾腹中作蠅鳴聲卽解懸甫就地咽鳴復活舉家驚拜爲神異日過南塘見市中一少年右耳出怪瘡長尺半根細如蠶絲而末大如斗號慘伏地市人擁而觀先生請治之命扶據匡牀取涼酒三升浸其左足少頃以一黑丸子咀嚼塗其左足拇指藥上怪瘡卽廓然墜地少年絕無痛

楚全愈而去里有好飲者飲多而未嘗醉十歲時晨起必請其母飲醇酒三升然後入塾久之量漸高每飲必一斗日需酒三斗父憂其成疾戒之不可弱冠益縱酒小飲五六斗大飲過一石三日無酒則病欲死先生見之謂其師曰此兒腹有蠱不治將不久其師告之故先生曰吾能療之乃解肘後皂囊探黃丸子藥一顆大可黍米令含之誠勿下嚥片時覺涼徹臟腑香沁骨髓忽咽喉蠕蠕吐出一蛇長三寸許頭尾宛然一角兩目蚩蚩動殺之有聲曰

雷溪外傳

卷九

蔡儒醫傳

六

自茲子不復涓滴飲矣後果然聞酒輒醉所治怪症類多此門人欲受其術曰不可良醫治病必先審其六氣調其陰陽察其表裏究其淺深辨虛實之候參補洩之性然後投之以劑而疾痛無不立去若心動氣浮志岐欲侈訛審察之微失參辨之宜而用藥舛謬未有不殺人於頃刻者也譬之良相治國必舉賢任能因材器使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正己無私然後問齔和陰陽災而天下治如或心術匪端志向偏趨而用人失當欲求峻其功業終其令聞者

鮮矣故曰爲醫如爲相用藥若用人吾道微矣非絕欲無私通神於微妙之鄉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者不足以傳也先生醫必擇人若病者品行不潔卽貴顯津要懼之刀鋸亦不爲治如忠信孝讓雖貧無酬謝一召卽往且資助之先生又蹤迹無定求治者倉卒難遽又持志如此人多不敢率求苟遇之雖死症必活故有津要母疾篤召治再三不赴憚之以死亦不往曰若貪利虐民不忠於國天必禍之治之獲罪於天吾寧死而不獲罪於天也竟不

甯溪外傳

卷九

蔡儒醫傳

七

往里有爲富不仁者以不治其子也怨先生陰使無賴辱之於市先生溫遂絕言醫并火其書曰無以賈禍後人後遷隱甯溪之北十餘年而卒門人葬於聞韶里定山之北麓歲時祭掃焉

外史氏曰先生天下曠達高儒也見天下亂乃散家財不爲身累飄然去鄉國遊絕無顧戀豈非曠達高儒哉其所友者緇衣黃冠殆非庸流但其所以笑之哭之者豈有所抑鬱忿懣而不得舒發其生平耶至爲醫如爲相用藥若

用人之語旨哉吾於是知先生之醫術通治天下之大道者也今之庸醫每執死方不知活變虛者治以實補者投之洩遂致介纖之疾轉入膏肓卒不可救嗚呼其亦未聞先生之言也歟夫醫學小道可慎如此至於治國家蓋可忽乎哉

甯溪外傳

卷九

蔡儒醫傳

薛衣道人傳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外科凡諸惡瘡得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有不測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剝腹洗腸破腦濯髓則有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殺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卽有返魂之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

雷溪外傳

卷九

薛衣道人傳一

九

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於項旣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剝臂然未聞其能活

旣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九

薛衣道人傳二

十

盛瞽兒傳

序曰予讀史記口者傳至宋賈二大夫告司馬季主之言慨術數之士自古多僞至於今益不可問矣豈惟不能使人趨吉避凶反令人却福蹈禍者有之由其人本無實學徒爲誚佞以邀利陰竊以聳聽焉而已蓋星者有書曰皇錄皇錄者緝富貴家三代星命已往休咎謂皇天所付之符籙也相者有書曰繡典繡典者紀富貴人骨格狀貌部位痕痣謂刺繡人狀之典籍也凡省會郡邑必有一人名

雷溪外傳

卷九

盛瞽兒傳

十一

通方家彙輯兩家之書名曰急水以待術士之求而陰要其利其字多捏造非簡策所有其語皆詭異無文理可會雖陳之於前人不識也以故得其書者言往事多中人惑之至傾國奔走以求教其未來偶或一中而中者又相爲誇誦故其徒年來益繁而大人先生亦皆倒屣以迎孰知一門命相早已登其皇錄久已入其繡典矣壬癸間閩有術士號半仙者妄人也習命法好大言欺世自稱通神愚男女聞其神爭以神事之耿精忠懷謀不軌欲試之衣敝

縐袍徒步往見半仙踞座高談旁若無人及推耿八字卽咄咄稱怪繼筭五星面乃失色畢則大驚叫遽下席叩首呼萬歲曰陛下子元元臣萬姓混一四海之真主也耿悅告之實載與俱歸賞以千金資其車馬僕從北遊兩浙結納奸宄事成許以宰相甲寅吳逆反密約耿畔耿知盛瞽兒善星易使迎決之

雷溪外傳

卷九

盛瞽兒傳

十二

盛瞽兒者名恒之浙西湖城人也三歲以痘症失明六七歲入塾中戲閱讀書大悅歸告其母請從學母曰汝隻瞽不可學也對曰吾目雖瞽吾心與耳未瞽也固請而往學究口授之書過耳輒記憶年餘能點誦四書周易教之暗摹字畫又年餘能捉筆既長明易數爲人卜多奇中復學子平果老淳風諸家命法通天官推步之學名噪浙閩耿召至問其命數瞽兒曰大王貴越人臣毋庸論命與數也但思恪忠

朝廷愛惜士庶便可與國不朽矣耿曰吾非問此也今滇南起兵吾亦欲徵師北發能割據江東乎能混一中夏乎

對曰此非瞽兒所能識也臣聞王天下霸一國者必有世德然後有世命始著星象昭符瑞而現著龜筮僅以枯骨朽草無用之物八卦五行微渺之理而欲定天下大事竊恐未或然耳臣推步天官

本朝世德彌長天命攸在割據混一未可問也耿不悅曰汝瞎子何知天象卽命善天學家者與之辯論瞽兒曰熒惑雖逆犯數日卽退未嘗久守不過兵戈之擾耳太白雖晝現未嘗經天蓋主 禁旅四出大張撻伐七年之後亂者

酉溪外傳

卷九

盛替兒傳

十三

悉平天下安矣且歲星卽次寅寅爲 京師分野歲之所
在古諸侯相忌加兵况以下犯上乎願大王毋惑人言自
失其筭也遂携杖叩首踉蹌趨出卽遁去耿愠謂左右曰
瞎囚全不知時勢信口胡謔徒負虛名不及半仙多矣遂
叛

外史氏曰世之星相家類皆虛高人祿命以悅其志縣令
郡守必悅以司道督撫之官司道督撫必悅以卿相之位
及卿相又無不悅以封侯王也貪者信其邪說甚至僥倖

以得之曰信乎有命也然所損多矣若遇侯王必如半仙
于耿逆悅之以帝矣耿逆敗亡而半仙無恙猶輕裘肥馬
操其術以遊士大夫之門而人猶多信之嗚呼安得呂才
傳奕諸賢起而一正之耶若盛替兒者可謂出乎其類者
矣

酉溪外傳

卷九

盛替兒傳

十四

野鶴道人傳

野鶴道人逸其名姓朱氏前朝宗人也其先以軍功世襲指揮使道人由武科歷官通州狼山副總兵甲申國變乙

酉夏

王師下江南圍通州道人帥軍來援大戰於北郊凡七晝夜殺傷過半力不支遂潰乃走揚州變姓名自稱野鶴道人隱於夫寧寺廡下賣卜遇嚴寒大雪風凜凜無衣被臥蒙席中幾凍死道人不肯告人人亦無有憐之者如是兩

雷溪外傳

卷九

野鶴道人傳

十五

載餘其卜大驗叩之如響於是人多饋遺得免飢寒然道人好義得錢多輒散給窮餓者有以急相告即傾囊濟之無吝色又數歲故時諸同官及其幕屬多為大將知野鶴隱維揚市數使人求之不赴後輒聯名推舉於

朝道人義不仕欲投邢江死朋友力勸乃解遂以疾固辭賣卜終其身

外史氏曰野鶴甘貧賤而老死賣卜此其志皎然不為富貴易矣余友李大村云道人卒時鼻垂玉筍長尺餘蓋得

道者云

較之水晶官道人其賢不肖相去為何如也

新安心齋

張潮

卷九

卷九

野鶴道人傳

葉羽傳

葉羽者蘇州洞庭山中人字子翼多力好武藝聞南昌會天成拳手無敵往師之既受業授羽革屨一兩以精鐵炭首尾令舉步飛揚較棍棒尤峻又令擎火炭徒手搏弄羽難之天成曰學業須精敏能上截隼鵠下拾蠅蚋則臨陣可搏矢石吾道高妙粹難神會然不離飛躍二字必高飛十丈橫躍十丈然後捷如振翩騰蹕千仞雖賁育不及也汝當先習高飛而後進之三年羽技成與天成埒遂別去

雷溪外傳

卷九

葉羽傳

十七

賈於湘潭客張氏及收值張欺羽孤旅推故不給指入荒山自詣負家索皆幽谿嶮嶺蒙密峭窳忽大蟒張牙來約長十餘丈羽高躍空中舉武騰陽蟒勢殊猛羽便飛揚百變乘間亟取兩石飛中蟒要害須臾跳擲而死聲撼山谷及歸張大驚怖謂羽已死其晝現者魂也羽直前擒數其罪良久乃解時聚觀者已數百人往驗果然遂白邑令餽之金待以賓禮眾請曰自蟒雜處茲土採山漑畝棄去日久官缺正供百姓坐困者八載今受葉君賜當肖像樹石

俾居人世祝令曰可既竣題額曰姑蘇葉君生祠勒碑山巔曰葉羽除蟒處康熙乙亥冬余過湘潭入其祠讀其碑如左故爲之傳而羽竟以布衣老

外史氏曰葉君擅絕技竟以布衣終老而不能見用于世假令當時俾其將一軍未必無所建立也惜哉

雷溪外傳

卷九

葉羽傳

十八

嘯翁傳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巖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傍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雛鸞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鰕皆破浪來朝

舊溪外傳

卷九

嘯翁傳

十九

龜鼉多迎壽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曙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攸揚旣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閤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時炷香燼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

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画善歌垂八十聲猶遶梁云

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我

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

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

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予遇嘯翁欲問其嘯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

許高興惜予不知也

新安心齋張潮

舊溪外傳

卷九

嘯翁傳

二十

大還道人傳

大還道人秦皆霖字誠溥丹陽人也幼穎異讀書寓目輒終身不忘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以文名明弘治中爲醫遇異人授以起死方能活既死之人轟然名震江以南好老莊自號大還道人與寧波張秋水善秋水孝廉煌言弟也亦遇異人授金針法能開十年瞽目二人因盛名求之者衆不能安於室嘗出遊四方大還嗜酒面赤與同志者飲嘻笑唾罵無所忌醉則往往發狂有時髮上衝冠

雷溪外傳 卷九 大還道人傳一 二十一

目皆盡裂衆大駭不知其何爲而然也嘗爲萬里遊東至瑯琊西至流沙南至粵北至燕趙抵交趾入緬甸上武當登太華上書西嶽大王及歸足重胠面黧黑自云老子以苾鞋謁天子來人皆笑爲迂道人不自怪也居數月復出遊謂家人曰曩遇勞勞仙與吾約今歲某月日授吾大還丹服之卽拔宅天上去去歲餘還家囊中出紅丸數百顆大如卵皆明亮如夜光珠分給妻子及雞犬服云卽飛昇矣旣服卒不効竟以勞瘁故得疾卒

外史氏曰吾聞大還遨遊天下其志不在求神仙也縱遇神仙安得真丹昇之哉徒以勞瘁而卒悲夫

木頭陀傳

木頭陀徐桐字古木浙江嘉興人也有膂力善射能輓兩石弓百發百中工擊劍能飛斬人頭百步外通文章辭賦之學郡中有文武才稱乙酉江東建國當事爲遊擊將軍率一軍守嘉禾城破率衆入震澤湖旣而浙閩平定乃散壯士使耕於湖濱自卽薙染爲比丘號木頭陀以岐黃遊大江南北活人無算觀人氣色卽能識其病之淺深聽人聲音卽能決其病之生死有秦越人隔垣洞見之神投藥石罔不効任俠得錢多散濟貧乏尤好結納天下材智士以苴錫問素產豪傑遂遊彭城見無賴少年以爲豪傑也深相結納日與痛飲酒肆中遇屠狗賣漿之徒亦以爲豪傑也深相結納乃至乞兒盤鈴猢猻之戲雞鳴鼠竊之流亦以爲豪傑也深相結納卒爲此數種人累與其仲子俱死於獄年五十有五

外史氏曰甚哉交遊之不可不慎也木頭陀知天命已去散衆爲僧可謂識時務者矣挾其神術亦足以取名當世

雷溪外傳

卷九

木頭陀傳一

二十三

奈何擇交不慎卒不得正斃惜哉

雷溪外傳

卷九

木頭陀傳二

二十四

六鶴居士傳

六鶴居士楊龐字仁常鎮江人也幼聰慧目甚異五歲入塾中見有戴笠者伏門下龐窺其履卽告師曰此偷兒也師怪之斥爲妄少頃其人果爲捕者執去他日其師有客過訪談甚豪龐熟視之客別去卽告師曰客三日內必死師又斥爲妄越一日客果死師奇之後每言必中年十五通制藝越三年明公遂棄舉業捐妻子遊浙東於天台雁蕩間遇一異人蒼髯白髮碧眼方瞳謂龐曰子毋效江湖習溪外傳

卷九 六鶴居士傳一 二十五

術士爲也從我遊可識川嶽鍾靈之秀於是遂相與遊閩粵越滇黔溯荆湘入巴蜀西岐東洛以及燕趙遼海之區莫不至而相人術益工自號六鶴居士往往識公卿將相於塵埃中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善以氣色定人窮通以骨格定人妖壽以聲音定人貴賤以舉止定人生死萬無一失嘗曰相人別有神會不在五官六府間也其言如此

外史氏曰相者自許負而後輒務虛僞然多至今名不終無足傳也獨龐能以誠動人故其術罔不効嗟乎相人小

道也且不可不誠況其他乎

習溪外傳

卷九 六鶴居士傳二

二十六

九真先生傳

九真先生失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自號九真子明末往來荆襄間諸幕府以測字定兵家勝負固不驗當事愛之使參軍謀又能得賊陰事豫以告且於吉凶皆先知不火食終日惟飲冷水數十器雖窮冬亦然故人皆以冷水道人呼之嘗獨坐一室終日不出聲夜半忽發狂叫曰大事去矣大事去矣時張獻忠亂楚所過城郭屠戮一空崇禎十二年既降復叛率賊眾圍房縣知縣郝景春嬰城固

蕭溪外傳

卷九

九真先生傳

二七

守擊殺賊數千人賊患悉力攻之城陷執景春景春不屈死子鳴鸞僕陳宜俱罵賊被殺屍棄於道無有收者道人哀之具棺食殯三人於土即走京師曰其事於當道請贈蔭曰一日不死必辦此然於景春無半面識也城陷時戰死之遊擊楊道選及被殺之守備與史道人皆求屍葬之順治初猶有人見其往來衡湘洞庭間後不知所終外史氏曰道人與死事諸公會無半面識而竭力周旋營葬請卹以死爲任嗚呼世之平居稱相知而毛髮利害反

面如不相識者聞道人風能無媿哉

道人雖日飲冷水其腸益熱所行事皆人所不肯爲此傳亦無一塵滓之句可稱完璧矣

新安心齋張翀

士君子遭世末流往往托一藝以自晦然見義必爲之志未常少懈也管幼安皂帽繩牀全身遠害以此並衡猶覺後來居上姓名雖湮沒不彰得此一傳遂令千百世下知有斯人豈非快事

新安雲逸吳啓鵬

蕭溪外傳

卷九

九真先生傳

二八

鐵筆公傳

鐵筆公黃逐字天放別號蕩道人成都人也祖某來遷江寧父某徙吳門博學工詩弱冠爲博士弟子員以文鳴江南明亡遂焚巾衫投筆視學篆刻工秦漢文鍾鼎玉箸大小二十四家篆法無不精妙絕倫故人以鐵筆公尊之爲人耿介不肯俯仰人惟好古耽學與高士程穆倩遠爲世外交京口焦山有一古鼎相傳周時物上有篆書人皆不識穆倩一見卽譯爲今文深相敬服同時有薛喆者定雷溪外傳

卷九

鐵筆公傳一

二十九

遠人字二吉亦諸生也棄去工篆刻然惟善漢法他不及也天放嘗言篆刻之法筆害有三刀害有六間見不廣筆無淵源筆害一偏旁點畫強湊成字筆害二經營位置疎密不均筆害三有形無意顛倒苟完鋒力軟弱天趣不流失灑脫意文成兩節此刀之六害也暗合道妙謂之神超出法外謂之奇規矩自合謂之工布置不紊謂之巧如能去九害合四法則得之矣其言如此

外史氏曰天放先生平生尚氣節介然不肯隨波逐流故

其所爲篆刻皆鐵畫銀鈞如其人焉非世俗雕蟲小技所可彷彿萬一也

鐵筆公傳

卷九

鐵筆公傳二

三十

賣漿叟傳

賣漿叟順天宛平人失其姓名 國初居宣武門外琉璃廠中瓦屋三楹甚卑隘然掃除糊裱甚潔四壁皆圖書几上置莊子離騷各一帙無妻子止一婢當炊年可十五六色甚姣時京城大疫叟侵曉擔漿二桶入市擎金販賣之飲者皆不疫賣已歸換巾衫莊坐讀莊子離騷一篇煖酒自飲微醺命婢供食食已卽更黃冠道服携方竹杖杖懸玉壺高寸許大錢圍至正陽門外盤膝端坐或問之輒告

雷溪外傳 卷九 賣漿叟傳一 三

曰汝三日法當病死速出錢三文購吾神丹七顆服之可免其人或不信歸果病死往往如是於是京城人皆知叟有道俱來求其丹止收三文多一文不受也服之病罔不除每日集數十百人求藥玉壺亦傾不竭人多怪之善飲人皆爭進酒俱不辭至數百杯亦無醉意叟每日右手持竿左手散藥無少息抵暮積錢成堆悉投玉壺中懸杖頭以歸如是者歲餘叟携杖負囊婢跨一黑衛出彰義門而去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叟有道之隱君子也觀其所取甚廉所惠甚溥非有道者不然也其壺中必有鳥跡龍文之秘惜無有將相材者其人遇之耳

市上原有異人但肉眼者以皮相失之耳嗚呼惜哉

安雲逸吳啟鵬

新

雷溪外傳

卷九

賣漿叟傳二

三

畱溪外傳

王子龐傳

王子龐名世淳平湖人也幼穎異及長博學通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軍性謹厚言行不苟與人交藹如也大父建中前丙戌進士萬曆朝兩歷都諫以敢言著好易學晚年授子之鑒之鑒崇禎己卯明經也隱居不仕以易學授子世淳世淳既得易學通撰著遂棄舉子業遨遊四

畱溪外傳

卷九

王子龐傳

三十三

海王公大人皆倒屣以迎初遊京師太常勵近公杜訥尚爲諸生迎之下得觀之六四世淳曰利用賓于王子他日必入翰林勵公笑曰吾方爲諸生何遽至此世淳曰爰辭如是周公豈欺我哉後果以諸生特薦用都御史嚴夔菴曾集爲侍御時例應巡離值兩淮及天津缺官筮得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人或以爲兩淮也世淳曰必天津鹽御史公署多在城惟天津在郊耳已而果然耿逆叛三韓劉敬公德懋以總兵官帥師往征聞世淳賢致之幕筮多奇

中八閩定劉公總鎮福興莆中太守卞令之永譽命世淳筮得師之九二世淳曰公他日必開府乃刻功崇節鉞印章貽之曰畱爲後日券今卞公已撫八閩矣海賊入寇劉公移鎮泉州筮得震象有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之辭世淳曰泉必固然不危也世淳以疾歸劉公至泉未久賊果來圍劉公堅守三月不解因乘賊懈出銳師大敗之賊遁圍解其所中甚夥不能具載世淳善內養術工醫常起人危疾以是海內多知之

畱溪外傳

卷九

王子龐傳

三十四

外史氏曰曩予客京師士大夫多噴噴世淳醫筮之神及內養之妙恨不得相見今丙子秋仲得遇於邗江興教寺中蓋已鬚蒼皓然矣然其精神充溢飄飄若仙信乎有道之士哉因喜而爲之傳

予家世受易嘗謂易爲大聖人與民同患之書乃世人不以之決趨避卽有事于占亦唯以六親六神爲斷而于卦爻之辭從無過而問者噫亦何謬哉平湖王子龐先生高尚士也精易學其揲蓍之法一準于古以文周

所繫辭斷人吉凶率多驗予近往筮遇泰之夬其繇曰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先生以大吉許予予雖未敢自必
然未嘗不願其言而中也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九

王子龐傳

三十五

楊守業傳

楊守業字君愛合肥人也幼穎悟絕倫讀書不成棄去學
卦理於杭州張明陽明陽者高士也其卦不以著不以龜
不以瓦不以金錢不宗三易不主三兆不祖八命以竹木
爲筮六禱而擲之定八卦分六神布十二支辨陰陽聖察
五行生剋之理以斷人吉凶罔不驗吳人呼爲明陽卦守
業盡得其道遂以張爲姓其占更神舉人鮑某素封家也
延之問遊庠蓋已舉府縣案首矣守業口是卦子不惟今
雷溪外傳

卷九

楊守業傳一

三十六

不能進且終身不能進舉人多非之後果然或以米舟利
息問守業曰八月初一日舟當爲官封去二年後方返僅
獲小利而已至期果爲有司執以載兵入都如期乃得還
巢湖聶姓者大賈也方販貨放舟卜之守業守業曰毋動
動必沉破聶違之舟果破於湖濱宗陽宮將軍問家宅守
業曰今日午刻尊夫人必跌死至子刻方甦毋恐也及午
夫人果自岑樓墜地絕去已無氣矣至半夜復活守業性
孝事父母能盡道常自卜壽卦成泣告二親曰見壽四十

八歲來歲當死不能奉二老以天年終奈何明年果死其

子朝元傳其術遊江淮間爲人卜亦多中云

外史氏曰子讀周禮古卜者有官皆隸宗伯使民知吉凶

趨避後世失之而流於野百家雜出而驗者鮮矣乃守業

竟能以卦理動一時出諸龜著之外可謂得授受之真傳

焉

叙事簡練與日者傳金讀覺此篇精采更出其上

江都門人

來白于

瑄評

雷溪外傳

卷九

楊守業傳二

三十七

雷溪外傳卷十

江陰 陳鼎定九 稿



目錄

苦節部

上

王節女

姚節婦

薛節婦

朱節婦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

苦節部

一

林節婦

平節婦

陳節婦

項節婦

殷節婦

沈節婦

計節婦

胡氏雙節婦

遼陽李節婦

鄭節婦

江氏雙節婦

孫氏雙節婦

吳節婦惲氏

朱節婦劉氏

王節婦李氏

濟南節婦列傳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

苦節部上

二

兗州節婦列傳

曾節婦

劉節婦

汪節婦張氏

朱節婦姚氏

于節婦

歙縣許節婦

澄塘吳節婦

鮑節婦

許節婦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

苦節部上

三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王節女傳

王節女江南亳州女子也乳名五姐幼許字周里李殿機年十二父母雙故依叔氏待嫁殿機窮餓賣身於鎮紅旗掘牙喇厄爾庫爲奴爾庫買蕭氏女婦殿機五姐叔故織絁自食年三十四而殿機不歸從兄逼令改嫁矢志不從乃與鄰人范一魁伺伺至京訪殿機時例賣身旗下不得出旗爲民厄爾庫重五姐節義不責殿機身價聽與五姐完婚併以蕭氏歸之鳴之部侍御史阮爾詢亦上言在官人與旗下原有定例但王氏矢心守節冒死尋夫其志可嘉所當曲全以敦風化下部議部疑五姐與一魁同行恐非全璧令穩婆遞驗尚處子也遂准放殿機蕭氏爲民與五姐完聚仍令母家資給之議上

制曰可

外史氏曰誠哉夫子之言也德之流行速於郵而傳命

今

天子蕩平三逆憫四方勞悴亟以德綏天下而天下咸以德應若五姐一魁所謂村夫村婦耳一以荆布釵裙持寒霜操而矢志不二一以異姓疎屬挾少女行而完身無故彼豈讀詩書誦禮義者哉入旗者無爲民之事既買殿機復買婦婦之乃尚義捐價併買婦破例全節絕無勉強如厄爾庫者豈功令在前刑罰在後哉良由上有以道之也

留溪外傳

卷十

王節女傳

姚節婦傳

姚節婦吳氏明浮梁令姚宗舜之妻也宗舜字定永嘉禾人由明經爲令有異政性狷介端方不肯諂事上官殘虐下姓時僥郡守出權相門擅作威福每出令多騷害閭閻宗舜憂形於色節婦勉慰曰君讀書之士宜法先賢以愛民爲心慎毋容悅津要暴茲黎庶遺穢去後也若不見容當解還印綬吾夫婦蔬食菜羹亦可終老何必富貴云宗舜益強項抗之守怒中以他事左遷遂挂冠歸閉戶著書畱溪外傳

卷十 姚節婦傳 三

不問世事家政悉節婦操井井有法崇禎中流賊四起海內陸沉宗舜雖身處江湖然心憂君國竟成痼疾臨卒猶咄咄言賊何時得平節婦年甫二十六遭變哀號悲慟誓欲與夫俱去復念遺孤年僅七齡無人鞠育而左右力勸因以不死然卒不御鉛華長齋繡佛屏絕人間事矣及孤出就外傳節婦心雖篤愛然教之甚嚴每授卷機杼下一燈相對丙夜遙遙稍有怠色卽加箠楚泣謂曰爾當念先人早棄勉勤學業以繼先志今若此是欲使爾母重負先

人於地下耶至孤兒頓首流血然後已甲申國變崇禎殉宗社傳言李賊竊號節婦聞之乃呼天號泣曰吾先人憂賊而亡吾寧忍戴髮含齒於賊氏之朝耶遂毀齒截髮爲尼結廬山中經年枯坐不越戶限者數十年而卒壽七十五

外史氏曰余昔南遊江右舍浮梁者半載餘邑父老多追道姚侯德政言其夫人尤能佐之廉愛又云浮梁故產磁皿比屋皆陶郡守發錢三百貫責造精品十萬事餽權勢計值十之一耳姚侯苦之夫人力沮止令陶家供所值者侯雖由此得罪去然邑民受惠非淺矣嗚呼夫人寧獨節義云乎哉至一聞李逆之篡卽不忍戴髮含齒於其朝而毀形爲尼貞烈之氣充乎兩間矣

畱溪外傳

卷十

姚節婦傳

四

薛節母傳

節母范氏山東高密人將軍薛謙若受益母也幼貞靜端淑笑語不妄癸數歲事二親如成人里中俱呼爲女孝子及笄歸薛以恭順稱家貧操井臼勤繅績以佐夫子里中又有孟光之譽無何薛以疾卒母號慟不食欲與夫俱死姻姬力勸之曰汝方有身適天幸誕一男則薛氏有後其賢於死者遠矣奈何欲效匹婦之爲諒哉母由是不死既而舉男子子母大喜曰吾夫子不死矣卽自起爲兒洗沐

雷溪外傳

卷十

薛節母傳

五

焚香祖祠頓首於主前曰薛氏得一孫男矣然家益貧母晝夜操織紉勤女紅以供餽粥孤既壯挾弧矢遊四方母晝則倚廬而望夜則焚香禱天曰先人僅此一綫使得早建功業爲先人光則感且不朽也後孤以軍功授秩嘉禾迎母於暑母則慙慙懇懇勵之廉勤曰母上負國家下負士卒也故孤能立名節潔已愛下不受軍中一錢隨叅聞軍以平八閩功授世職副汀州總兵官皆以清白著及乘鉞潮陽軍民臥轍雷者數萬人抵任尤勵廉節皆母之

教也母

諸封一品夫人來年丙子壽九十矣鶴髮童顏步履益健二軍之士樂母之堅皆願其二三三百歲云

外史氏曰余曩遊閩時隸將軍幕下得觀太夫人顏色其慈愛迴異尋常遊於門者多加之噬拂故士多樂歸將軍而其教將軍也曰清曰慎曰勤曰愛士而已以是將軍清名著海內誠政賢母也

雷溪外傳

卷十

薛節母傳

六

朱節婦傳

節婦鍾姓海鹽邑庠生朱某妻都督朱銓達母也幼讀書通大義及嫁以恭順稱甲申朱某聞李賊篡位毀巾衫焚書籍嘔血數斗而死時銓達方孕節婦哀慟幾墮及產撫而泣曰嗟乎爾何不幸背父而生耶及長親自授書寒暑不少懈既授室遊武庠領已酉鄉薦乃曰吾分內事畢矣遂開廬奉佛甲寅逆變銓達請從軍征閩節婦曰逆賊背恩作亂不久撲滅此正爾建功立業時也速行毋怠時賊勢甚張人情惶惶家人皆勸止勿聽竟遣行未久逆敗銓達以功晉都督授漳霞守備始服母識銓達一受官節婦即遺書曰爾父有明一諸生耳未嘗食祿也一聞君變即吐血而死雖非殺身成仁然其心惓惓大義不可泯也今爾出身科目受國恩做四品官當圖報効慎毋殘虐士卒腹削行伍喪敗名節所轄千夫須人人視為骨肉飢寒勞苦一與共之庶可少酬君父萬一若貪殘驕逸必至敗亡而辱祖先吾不忍見也果爾吾惟有白組三尺先從

雷溪外傳

卷十

朱節婦傳

七

爾父於地下耳慎之慎之由是銓達在官頗稱職後遷汀州遊擊迎事於任一聞鞭撻聲即大呼曰若輩得毋冤乎吾兒慎勿草率苦若輩也故士卒犯法當笞皆呼老太太銓達亦多為末減初節婦夫亡二十年中哭泣無間以故損一目然年至七十猶能作蠅頭細楷字法道整無一筆潦草七八歲時即愛繪事尤喜寫松竹梅其姊問曰阿妹甚意味只管寫此三種答曰妹愛其耐霜雪傲歲寒耳父固名甲科聞其言即知他日必有節操雖在孩提以成人雷溪外傳

卷十

朱節婦傳

八

目之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予與銓達從軍閩海每侵曉見其向日長跪作鬼語雖同賊對壘亦然余怪而問之曰吾有老母在求天默佑耳即具言母氏苦節狀余感恩先人相對泣下後接家報每示余皆出母手辭語侃侃反覆叮嚀清慎勤三字焉嗚呼可謂賢母矣

林節婦傳

節婦姓董東甌永嘉人前崇禎朝少詹瑞安林增志貳室也幼端貞性喜讀賀江夏女訓及笄明經史有賢淑聲增志嫡室趙早亡無嗣趙父因女言撫董歸之年十九值國變增志棄家爲僧其庶長子婦素悍妬知董孕患育子分其產強之嫁節婦怒曰婦道從一而終不以存亡易志况官詹爲國守義吾豈不能爲官詹守節乎且林門三代皆守節而吾敢貽先世羞遂毀容爲誓以刀帛自臆示必死

留溪外傳

卷十

林節婦傳

九

婦大懼議遂寢既而舉男子子喜曰吾志成矣以有子則浮言不得復起也乃視兒如命兒幼多病一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然後無恙及長授之學名曰揆孫復以行序更名某瑞安濱海叠遭寇盜家業蕩盡節婦以機杼爲生教子甚嚴每篝燈課讀躬自辟繡雖隆冬沍寒戶外雨雪交作喬凄然相對不少假借每出必命老蒼頭相隨察其交如與士君子往來則喜形於色或偶與浮薄相接輒令長跪提以大杖然中心愛之卽投杖涕泣

終日以故其子弱冠卽成名士所交皆端人而門多長者

車節婦常脫簪珥佐酒食數十年不倦也節婦律身甚嚴雖居半畝之官而親隣婢媼罕聞睹其音容待下甚寬家中老幼悉敬愛之其視子婦尤憐愛每其子省父或遊學遠方嘗經年不歸則姑媳聯牀笑語相歡如母子初增志爲賊所困家僅利其貲僞報主已被害請節婦自裁答曰吾必待親收官詹骨旣而增志脫歸家僅遁去時年十七卽抱從容就義之志如此及增志爲僧卽棄統綺屏腥食一切宴會皆不與或強之曰飲酒非婦人事况同於未嫁人者乎終謝絕之余昔從先夫子探鴈蕩山水詢東甌故明遺事其鄉父老盛道林氏一門節義余侍聞甚詳及閱兩浙全誌載增志三代苦節而董未及恐久而沒之故爲傳

留溪外傳

卷十

林節婦傳

十

外史氏曰余幼遇閩古古崔兎狀二父老於鄧尉梅花下得讀董節婦上夫林少詹書藁辭婉意深驚歎久之疑出好事者之手安得巾幗中有此有心之傑又孰知其當艷

陽桃李之時稟守有夫之寡字有父之孤喈喈卒瘞以至成立又如此哉於戲可以接林氏三世之貞芳矣

南溪外傳

卷十

林節婦傳

十一

平節婦傳

節婦無錫龍山隱者何尊素女義士平若衡妻孝子平德清母也若衡幼有賢聲尊素愛之乃以女許字及若衡失母家貧無應門童婢又遠就外傳常經月不歸祖母年高嫠處尊素卽遣女奉事年十二有淑德事祖姑甚謹祖姑多病常徹夜不寐慇懃湯藥經旬累月無怠色也夫婦雖在窘阨中然相對以禮無兒女子態結縭後益相恭敬祖姑喪茹素不食鹽者期歲其後父母及舅相繼而沒居喪皆然及夫亡則終身素淡矣其當夫變日家無十金之儲三黨又無可倚重者撫二孤授室二女適壻皆執爨一手所拮据機杼紡績雖祁寒盛暑未嘗少休以故年甫四十卽髮蒼蒼目茫茫而齒牙動搖若六七十者節婦持已甚嚴終歲不易窺戶雖比屋鄰嫗亦稀望見其顏色吳俗尼媼女冠多往來村墅中與大小家婦人交雜謔咀尤數從寡婦人遊至節婦一槩謝絕平居無笑容及長子德清以孝聞次子德汎以文鳴交遊皆江左知名士乃怡然喜曰

南溪外傳

卷十

平節婦傳

十二

吾今日始可告無愧於先人矣卒年七十餘七

外史氏曰平節婦夫亡無十金之積殫力機杼撫孤成德求之古來巾幗中亦不多得者也至夫亡茹荼數十餘年尤人所難嗚呼此女中之鐵漢也

陳節婦傳

此傳與前同爲先慈作附入

節婦陸姓江陰廩膳生員陳士芳之妻也士芳字采湘少有才名年廿七科試金陵卒於闈無嗣節婦矢志守節父母欲奪其志然見其悲哀甚切終不敢言也及舅卒事姑日謹節操愈勵且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至老如初喪之日姑死遂長齋奉佛未嘗偶一出戶順治間海賊入寇其家近江族中老幼俱遁惟節婦不去婢嫗請避之曰吾已處之矣若等速行毋我顧也蓋其室中預貯蘆席數百灌以硝黃室外積松枝數千束寇來則舉火自焚故勿去也及寇至值大風舟不得泊故獲免節婦善持家頗有餘積比鄰有從侄名鼎新者富而貪多方求繼嗣勿許銜之遂思謀害夜半挾刃穿窬而入卒見金甲神人扼之於穴進退不可大呼驚節婦命婢鑽火燭之其姪不得已以實告達旦尚困窟中力掙不得脫節婦憫之焚香再拜代爲乞命始得出年八十餘以疾而卒

外史氏曰得天地之正氣者天地必默佑之故忠孝節義

之徒其精神恒與鬼神通往往於厄窮之時多呵護之此
無他正氣相感然也若陸氏不避寇難誓死一室矣而風
卽濟之逆倖行刺死莫逃矣而神卽困之誰謂天道遠耶
人何爲而不爲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也哉

項節婦傳

項節婦吳氏徽郡歙縣人幼有淑德事親至孝長適同邑
項德輔其族妹適德輔從子志震俱以恭順稱志震早卒
妹卽自殺以殉鄉黨稱其烈而姊亦有妹風崇禎甲申德
輔賈於廣德遭兵變而死節婦年二十三聞訃立誓亦欲
自殺念遺孤僅三齡一女方二歲又遺腹侍生死則諸孤
無所託乃勉自活無何族有利其產者強之嫁節婦怒曰
吾妹夫已自殺爲項氏光吾因有孤不能死爲吾妹辱矣
乃敢失節重爲吾妹辱而貽項氏羞乎卽挾刃示之曰敢
有再言嫁者吾攘與俱死族人懼謀始寢然猶有法困擠
之終不爲動乃矚節婦歸寧則踰樓入盡攫其賞并摘諸
奴婢身刺竊還之於是奴婢皆叛去節婦家遂貧既而遺
腹生女值歙亂盜入室罄刦并掠孤以行時節婦伏幾下
聞盜欲劫兒去乃突出奪兒盜手且號且踊曰項氏惟此
一塊肉若挾以往是絕先人之祀也所有願悉將去但還
吾兒不然吾母子願請俱死盜憐而聽之盡脫其衣帽行

盜平卽遭歲飢斗粟直一緡節婦晝夜紡績不足給日止買米一甌供孤兒自與二女則煮豆湯和藜藿爲飯或悼其困勸以二女義養他人一意衣食孤兒節婦泣曰女子雖賤然先人遺體俾幼失教訓婚嫁不得所則未以人罪益深矣卒困苦教養之成立擇婿字焉卒年七十餘

雷溪外傳

卷十

項節婦傳

十七

節婦歙縣殷遠光妻處士江象武女也幼聰慧數歲父母命之讀書若內則女訓諸篇一過目輒成誦稍爲解卽通大義既長每覽古節烈事輒連流慨慕想見其人父暗奇之知他日必非尋常婦也年十七歸光遠以柔順稱事舅姑盡其道處妯娌容色愉愉舉男子子一而遠光卒節婦拊心泣血欲與俱念舅姑在堂有子則守之義遂屏鉛華絕腥食矢志終身不二然哭其夫未嘗一日輟至老如初

雷溪外傳

卷十

殷節婦傳

十八

喪也姑久疾必倚人乃成寐家又中落伯季皆遠賈江淮間內無應門節婦日操井臼勤繹統夜爲姑代隱囊角枕者經年不怠遺孤稍長勉之學畫荻和熊備極辛苦舅姑卒三年喪哭盡哀於是節孝之名四著而家益落矣父母憐之乃迎歸母死代綜家政門以內肅肅雍雍歷二十餘年如一日遺孤旣壯爲娶婦生孫皆出其十指所拮据也卒年五十有七

外史氏曰節婦年十八夫亡食貧撫孤四十年風淒月冷

黃錫悲吟較之子卿十九冬更久而更難矣嗚呼

雷溪外傳

卷十

受節婦傳

十九

沈節婦列傳

沈節婦吳門義士顏佩韋族女樵李沈道隆妻也有淑德年十六歸道隆越七年而道隆故遺孤方六歲瘠田二畝草屋兩楹內外蕭如而節婦矢志守節父母宗人憂其家貧子弱委曲諷之嫁者以百數不聽節婦恒姿色善蠶桑里中多艷之欲婚者不一人百計謀之終不可得崇禎末歲大凶填溝壑者累累節婦日嚙草根樹皮乞食於野以哺兒其苦益甚而其守益堅無何里中惡少有謀強焉者雷溪外傳

卷十

沈節婦列傳

二十

寅夜携雞酒以往當新月在天衡宇岑寂從門隙中窺節婦一燈相對神色怡然惡少大喜謂可弋而得矣然足未敢就也少焉節婦開戶外有足跡聲顏即渥然而丹須臾顧見其影忽抽衣而起有白光從兩袖間出將霍霍逼人知爲向所懷霜刃也惡少大驚逸去咋舌不能語於是鄉黨聞之謀婚之念遂絕節婦當大祲之後甌無顆粒惟勤苦力作十餘年家稍裕卽爲孤授室後生孫男三曾孫男亦三卒年八十餘

浦節婦無錫邑庠浦上虬妻東林理學先生秦大音族孫女也上虬早卒遺孤僅五歲家本素封族人利之乘海賊入寇糾黨罄劫秦氏訟之官族人乃搆無賴者數輩輾轉告計百法困擠凡四閹歲不解吏受賄欲徇之陰使人諷曰若苦矣若宗族皆豺狼也耽耽於若非一日矣勢必久累若訟致若死盡吞若財若死何益不如讓之以息若輩念氏知吏指乃告曰先人遺業死不敢讓若輩欲致吾死吾久欲攘一死以報先人所以不卽死者以三尺孤無託

雷溪外傳

卷十

浦節婦列傳

二十一

耳爲民上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艸芟蘘蘢崇之惟恐滋蔓以害嘉穀若夫縱惡助虐使善者不伸其如綱紀何爲我告令尹必欲曲斷吾雖婦人然心雄丈夫誓當手刃若輩而後自殺以鳴吾冤於地下矣吏聞之悚然乃直其訟氏嘗內外交証又遭水旱游臻家道日落惟日夜勤機絲工織組爲孤延師授書業稍振卽爲孤授室繼遊太學以資格應選縣貳乃歎曰今而後未亾人之擔可以弛矣遂謝家政舍飴弄孫數十年而卒

雷溪外傳

卷十

呂節婦列傳

二十二

呂節婦者梁溪高忠憲公從曾孫女前丁丑進士高世泰柔旃先生孫女諸生高莒生節培女也明末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倡學東林天下翕然宗之學者漸染其教皆沛然興起立志爲忠臣爲孝子爲義士卽婦人女子亦多以節烈自許顧高祖先以理學自任而其閨閣至今猶能以義自守如呂節婦生於禮門幼有淑德貞靜沉默不苟言笑六歲讀女訓孝經諸書過目便知大義卽動止以禮自閑家人皆敬愛之雖在孩提目以成人十八歸同邑諸生呂斯頤事姑嫜以孝聞無何斯頤以力學攻苦致疾早卒節婦年二十哀痛幾絕不食者七日誓欲與夫俱去其姑諭之曰爾夫死數也今爾不節哀順變其如衰姑老母何節婦始勉飯殯于室誓與夫同葬遂撫姪承祀授室析產曰吾事畢矣遂大歸於高初節婦夫亾卽棄絢綺屏晷食不與宴會矣及反母家獨居一室閉戶足不越限者十餘年忽白芝產於中庭莖人如斗而本高數尺婆婆如擎蓋人以爲貞節之感云

外史氏曰有明東林之難作而社稷隨之以亡論者多咎君子疾惡太嚴致激禍亂固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然當其盛時深山窮谷村夫愚婦皆靡然嚮從若顏佩韋者販大豎子流耳挺然以義自奮乃至殺身罔惜迄於今遺風流澤垂六七十年猶未墜而其家婦人女子淑其德而感發者往往焉嗚呼學之不可不講也

計節婦傳

計節婦黃氏名淑貞吳郡吳縣儒者黃長齡次女也幼貞靜沉默寡言笑性朴素至孝及笄字同邑庠生計天培崇禎甲申李賊犯闕崇禎殉社稷東南鋒鏑四起天培死於難節婦避亂於鄉聞計哀慟絕去者再已而歸葬結廬墓側日夜號泣月餘奉天培主於室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極哀母憐其幼且家貧無子心計嫁之然見其悲哀甚切不忍遽出諸口也久之密令戚姆輩以微言婉諷節婦知其意卽剪髮斷指誓不二天父聞之大驚謂其母曰吾女識大義不可奪其志也遂寢鼎革後累遭凶歲家益困節婦日夜織組以給養殮事舅姑極其恭敬夙興夜寐未嘗少怠二十年如一日焉後撫姪爲嗣主天培祀幼授學長授室一切修脯婚娶之資皆出節婦一手拮据無他藉也自十六歸天培甫半載而殤今已六十二矣郡守聞而嘉之乃表其門曰節孝黃氏之廬

外史氏曰士大夫誦詩書之教深聞禮義之學熟然後能

安貧賤持氣節不爲富貴奪苟非其人未有不心搖搖而
移之矣黃氏以十六齡之女子結褵方六閱月耳乃能操
志於貧窶之門處困窮而不辭甘荼苦而如飴嗚呼可謂
巾幗丈夫矣

胡氏雙節婦傳

胡氏雙節婦者歙縣吳維綱二女也幼貞靜性孝事二親
姊娣爭盡道甫垂髮里中諸姻婭皆嘖嘖稱二女孝二女
行坐立皆端嚴不苟又相愛逾尋常家姊娣及笄字同里
胡光善胡光裕昆季二婦事夫也俱以恭順稱及事舅姑
妯娌又爭盡孝舅姑大悅每對戚屬卽誇詡二婦曰吾家
二婦事吾夫婦爭盡孝此吾家大祥瑞也吾家必發跡久
之鄉里姻婭無一人不稱二婦孝謂其家必發跡無何光
善以力學故得疾遂不起妻慙慙侍湯藥晝夜不解帶不
交睫者九十六日而光善卒妻哀慟幾不生未幾而光裕
亦以疾卒光裕妻號痛呼天絕去者再舅姑力勸之姻婭
來慰者以百數始稍解然二婦之痛哭其夫也一倡一和
無虛日矣鄰里戚屬爲之傷心嗒嗟歎息謂天道之無知
也舅姑憐二婦少微露再醮辭二婦聞之卽斷指撝面誓
不二天光善妻年十九而夫歿卒年六十光裕妻年二十
一而夫歿卒年七十有六

外史氏曰世之所爲瑞者珠玉錦繡金帛阿堵耳殊不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爲家國大瑞也胡氏一門雙節瑞莫大焉又何珠玉錦繡金帛阿堵之足瑞乎而世人悻悻反謂天道無知何哉

雷溪外傳

卷十

胡氏雙節傳

二十七

遼陽李節婦傳

李節婦前朝寧遠伯成梁之孫女也成梁世將家父子皆持節鉞鎮遼陽甚有威望節婦未及笄而父故家事零落昆季星散遺節婦與其母居陋巷以縫紉自給遼潘之俗同姓而不同宗者俱得爲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鰲廷鰲戰死無子節婦年十九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家聲誓死勿二家人莫能奪及我

太祖皇帝定關東兵民雜沓凡少壯無妻者有司令以養婦

雷溪外傳

卷十

遼陽李節婦傳

二十八

配無敢違者節婦聞之毀容斷髮以死自誓一軍皆爲感動遂得全於是節婦依其從子月桂長齋繡佛胸前懷其先世所遺寶刀一長二尺許未嘗須臾離也謂其從子曰死卽以刀殉我吾將與之俱存亡矣每清夜獨處抽刀橫燈下光奕奕射人目窺者悚然月桂事之惟謹曰此吾家女宗也敢不恪事乎卒年八十餘

外史氏曰寧遠在前朝萬曆間以功名顯諸子先後爲大將聲名至赫奕矣及夫時移事易已不無頽敗零落之歎

節婦以一女子巋然傑起爲李氏持綱常以爭光日月嗚呼李氏有女其不替矣

鄭節婦列傳

鄭節婦歙縣鄭良槐妻也父黃泰以處士隱居天都耕田鑿井終身農夫不與世俗交女七八歲卽知孝事二親如成人及笄歸良槐善事舅姑以孝聞一邑年二十六而夫以疾卒矢以身殉有身將產舅姑止之曰倘得一男汝其撫之則吾兒死而不死矣奈何輕生絕嗣乎乃不死及生女舅姑給以男卽抱哺乳母家至六歲始知爲女復痛哭自經者再家人力救得免於是舅以次子子爲之後婦遂

撫之成立母慈子孝人不知其不出於腹也卒年七十餘同邑同時又有黃氏者方世綬妻也年二十四而夫喪孤方數歲立志撫之家貧力織紉以奉舅姑姑先卒婦事舅如事父舅不知無子也舅疾篤號天乞命願減已筭以增舅壽乃焚香再拜禱祝竈神割股和糜進舅飲之病立愈舅復活二十年始歿婦清節五十四年而卒或曰兩黃氏姊姊也

外史氏曰兩黃氏青年喪夫撫孤事親以孝以慈若合

轍可爲一門光矣

呂氏卜事

卷十

鄭節婦列傳

三十一

江氏雙節婦傳

江氏雙節婦者儀真縣博士弟子員江九臯妻程氏及其姪徵妻汪氏也九臯先世居歙州祖應全有孝行以鹽筴起家揚州遂徙居焉程氏幼貞靜有至性早失恃事後母孝及笄歸九臯善事舅姑九臯博學通文章數困棘闈遂閉戶著春秋宗旨四書說約以刻苦故得疾早卒節婦年二十六號慟欲與夫俱死念遺孤方三歲無所託妯娌力勸乃不死家貧力織紉以奉舅姑救水承歡曲盡子道舅歿姑老且多病節婦侍湯藥扶臥起勤澣濯徹夜不寐者累月姑病革泣謂節婦曰嗟乎今欲與新婦永別矣新婦事吾二老三十餘年如一日以節婦而兼孝子誠良苦矣我何以報新婦耶遂卒節婦哀痛幾不生既葬涕泣無虛日於是鄉里有孝婦之稱汪氏歸徵年二十七而徵歿無子汪矢志殉夫程氏勸之曰汝方有身倘產一男得延宗祧何可遽死乎汪始不死既而生女汪哀痛不食又欲死程氏復勸曰死無益也死而無後先人餒矣何如請繼以

西溪外傳

卷十

江氏雙節一

三十二

續禪祀庶乎鬼無怨於地下也汪乃撫姪爲子相與事女紅以撫二孤延師嚴課皆成立

外史氏曰吾聞江氏先世多苦節婦應全高祖元亮曾祖明祖佐佑父巖龍俱歿高祖母黃曾祖母鄭祖母宋嫡母方生母萬四世五婦皆青年守節撫經緯見或遺腹子以至成立至其孫曾孫又歿兩婦操寒霜志字藐孤而得成立嗚呼賢婦人何多萃於江氏一門哉

簡練潔淨一贊竟是史公筆法中叙姑臨歿決別語字

簡溪外傳

卷十

江氏雙節傳二

三十三

字傷心令人墮淚

新安心齋張湖

秋霜烈日照耀毫端故寫苦節處倍覺聲光奕奕兩賢媛固託以不朽而千百鬚眉讀此亦可惕然知所自處

矣
新安雲逸吳啓鵬

孫氏雙節婦傳

孫氏雙節婦者盱眙縣貢生孫珮妻陳氏妾賀氏也陳幼性孝七八歲事二親卽能如成人及笄歸於珮以恭順稱事舅姑尤能盡道數年無子乃爲珮納賀爲妾賀婉順亦有淑女風嫡庶歡相愛如姊妹旣而陳年二十五舉男子子一方彌月而珮卒立志撫孤誓不二天時賀年十七陳哀其少也諷之他適賀泣曰夫人母以妾爲賤也妾雖賤志欲與夏日爭烈奈何于從一之義敢背叛乎願侍巾櫛於左右以終老幸夫人母以他言穢妾清白之耳也陳曰吾憐若少患鮮克有終耳賀曰夫人不信請試耳躬身以爲徵急持利刃陳遽起奪去乃已自是二嫠一意撫孤操織紉勸耕績風夜不怠及孤稍長卽勸之學後孤以文鳴淮南補博士弟子員二婦卒年皆七十餘

外史氏曰世風不古結髮夫婦朝死而夕去室者多矣況侍妾乎陳固節矣賀亦絕無而僅有者也嗟乎若賀者可與夏日爭烈矣

簡溪外傳

卷十

孫氏雙節傳一

三四

二婆合傳殊難着筆此文並不棘手所以爲佳

新安心

齋張潮

子長孟堅千古良史而獨不爲賢女子立傳亦屬憾事

觀孫氏雙節矢志不貳以撫遺孤爲陳者固不易爲賀

者則尤難作者摹聲寫吻真足動天地而感風雷范蔚

宗不得專美於前矣

新安雲逸吳啓鵬

節婦矢志永霜者固多而賀爲尤烈殆千古傳人也得

雷溪此傳自足不朽

清浦永清倪匡世

雷溪外傳

卷十

孫氏雙節傳二

三五

吳節婦惲氏傳

節婦武進人處士惲璜之女丹陽縣諸生吳少伯二室也少伯少有文行三吳士大夫多重之年三十餘無子求妾於惲惲素賢少伯卽以女字之旣歸有淑德與嫡甚相愛年二十一少伯卒惲號痛欲以身殉姻婭力勸之不得解嫡曰奈何汝方有身倘天不絕我吳氏得誕一男以續祀祀則幸莫大焉今若此則吳宗絕矣先鬼其餒乎願少延以待如其不幸而生女焉死未暮也於是惲乃不死旣而

雷溪外傳

卷十

吳節婦惲氏傳一

三十六

十九而卒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遭凶荒三年之久家無贏餘之積又乏姻族之助焚爨一身以撫幼孤可謂難矣然節婦視之甚易卒撫孤成立以詩文鳴世噫是亦女中丈夫矣可以

紅妝目之乎

留溪外傳

卷十

吳節婦惲氏傳二

三十七

朱節婦劉氏傳

節婦山東高唐州明經博興縣訓導劉鉢女也幼端莊貞靜及笄字同里都御史朱美先子生員丕祚以賢淑稱年二十一丕祚以疾卒號慟欲死長妯氏李太安人力勸乃已無子一女甫三月矢志守節撫孟伯光祚子緯爲嗣以產悉主伯氏屏鉛華長齋繡佛及女笄歸長山諸生吳長榮長榮清白吏後家貧或勸治衿以贈節婦勿許曰母以貨驕吾女俾其恪事貧家庶幾爲賢婦乎卒以荆布嫁及留溪外傳

卷十 朱節婦劉氏傳一 三十八

三伯昌祚巡撫浙江四伯弘祚宦遊京邸皆挈眷行留節婦事姑姚太夫人甚恭朝溫夕清怡然一孝子也及三伯遷北直總制便道過里哀節婦志予以千金節婦悉畀孟伯營其姑葬餘以授緯曰此承吾先人之後者也與以治產計日後蒸嘗卒不分女女亦不求年五十餘有以舉節典告者節婦却之曰詩書舊家守節其常但求無媿吾心而已焉用旌爲卒不許今年六十一矣初節婦有婢名有姐者鄒平張氏女也幼遭歲凶鬻於節婦家及笄欲配以

夫婢涕泣不食欲死節婦怪而問之不對固問之乃對曰婢自幼爲人聘定矣望求原夫從之節婦大驚異卽遣人求之果然已有妻矣婢曰卽有妻亦願遂從一志其夫以家貧不能養兩妻固辭婦誓死靡他願侍節婦以終老又十餘年而以疾卒康熙壬申三月也

外史氏曰世俗婦人愛女也甚於愛子有子而暱其女者多矣迺節婦明大義以先人後爲重視嗣子若已出且不欲以貨驕其女何其賢也歟至婢也亦矢一盟不改之志

晉溪外傳

卷十

朱節婦劉氏傳二

三十九

竟守貞以死蓋親炙節婦之教淡矣哉

王節婦李氏傳

節婦山西澤州儒士王中彥妻隴西處士李景明女也幼端莊貞靜言笑不苟事二親能盡道垂髫母氏卽有孝女之稱年十七歸中彥廟見畢卽屏濃鮮棄華飾勤女紅操井曰提甕出汲有古孟光風奉舅姑至孝婉容愉色下氣怡聲克誠克敬待妯娌雍雍穆穆如同懷娣娣未嘗有疾言遽色事無巨細委婉商量期於必當而後已於是三黨皆稱曰賢婦中彥家世業儒父煥以書香期望中彥甚

切中彥仰承父志攻苦力學忘其勞率生女子子一甫二歲而以疾卒婦哀慟絕去者再不食者累日夕誓以身殉姻婭勸之以百數皆勿聽舅姑泣慰曰汝方有身倘誕一男則吾兒有後雖死猶生必含笑於地下矣奈何輕性命重貽二老憂哉於是節婦從舅姑言始勉活未幾舉一男子子節婦喜曰亡人有後未亡人之不死可以自慰矣乃矢志栢舟與孤和倚爲命節婦之母氏皆憐其少從容諷之他適節婦垂涕謝曰吾有子可守有伯可依況從一之

晉溪外傳

卷十

王節婦李氏傳一

四十

義素所熟聞敢隕越乎旣而復以微言聳節婦大怒拒之如讐絕不與通者歷數歲舅旣衰老姑又長病臥牀第者十年伯中立業嵯遠出嫡氏又多兒女累節婦勤定省侍湯藥扶臥起經年累月未嘗或怠舅卽世痛之喪父姑歿椎心泣血終喪未嘗一見齒而葬祭以禮節婦又實多贊勦焉及中立監稅揚州欲挈之任節婦曰伯旣遠宦舅姑丘壟誰其祭掃願守故土以司春秋乃謂其孤桂蕃曰廣陵人文之地必多賢豪長者汝可偕伯往擇明師親益雷溪外傳

卷十

王節婦李氏傳二

四

友求進學業以繼先人之志則母之願也汝其勉旃遂促孤行而節婦獨與女居未幾女殤伯聞之悼節婦伶仃孤苦不無倚閭望兒之泣乃遣使迎節婦至揚俾其母子相依無參商之感桂蕃善讀書通經義中立卽爲輸粟入成均俾觀光上國以慰節婦又爲之娶婦越明年生孫男一節婦大喜日舍飴以弄不意遽染沉疴竟以疾卒聞者悼之

外史氏曰節婦幼能事父母垂髮有孝女之名長能奉舅

姑姻婭有賢婦之譽及夫亡矢志撫孤舅不得奪可稱孝且節矣奈何方有舍飴之慶未邀錫命之榮而遽辭塵濁以去彼蒼者天曷其極哉吾不能不致慨夫天道之難問矣

寫得委婉淋漓令讀者欲泣節婦得此傳不死矣

上元

穆履安士熹

雷溪外傳

卷十

王節婦李氏傳三

四

濟南節婦列傳

長山縣節婦李氏諸生孫士良妻年二十而寡撫一歲孤至成立壽七十九而卒長清縣國學張樂進女董夢奎妻年二十五而夫故撫三歲孤至成立卒年九十八肥城縣王凝妻諸生羅國員女年十八凝卒撫一歲孤至成立年八十九而卒萊蕪縣元名儒妻田氏年二十一而名儒卒家無贍石儲舅年八十躬耕以事克盡子道撫一歲孤成立卒年九十有六泰安州楊光庭妻房氏年二十四而夫

雷溪外傳

卷十

濟南節婦列傳一

四十三

故撫一歲孤至遊庠年七十九而卒同堂妹適諸生安街年二十七夫故撫兩歲孤成立卒年九十五濱州張宿龍妻龐氏年二十五而夫逝無子家貧拮据奉姑以孝聞卒年七十九霑化羅載暢妻諸生蘓夢玉女也年十九遺孤方三月舅姑年俱七十家貧無寸土婦晝夜紡績易粟以給自食藜藿撫孤成立卒年九十八同邑同時李如珍妻王簿張貞女十四于歸十九夫亡舅姑皆八十遺孤方一歲守節七十年壽八十九而卒蒲臺王田妻李氏年二十

六夫故守志六十年卒年八十六康熙壬申歲也肥城尹宿光妻平陰明經傳起巖女也年二十八夫故遺孤僅一歲志欲殉夫兩自經俱救甦不食五日舅姑慰之曰從死固婦道奈垂白老親襁褓孤何始進食享舅姑盡道歲凶乏食自嚼草根木皮日績麻易醢粟飯孤供誦讀孤入庠乃得息肩苦節七十年壽九十二而歿德州任明翰妻諸生謝君前女年十九而夫故撫一齡子至成立年八十九而卒同里鄒騏生妻諸生陳希周女年十八夫亡孤方

雷溪外傳

卷十

濟南節婦列傳二

四十四

一歲矢志守節課孤舉諸生以文名山左孤又早卒遺孫方數歲婦泣血傷心每向隅咽淚至姑前則強爲歡容姑歿哭無虛日課孤以文學顯守節七十年壽九十八而終同州廩庠王朝鼎妻諸生劉三傑女二十四歲夫亡無子事舅姑至孝舅亦先卒撫三歲幼叔如已出歷七十五年壽九十九而歿同里陳懋醇妻諸生張鵬翼女十八夫亡撫遺腹孤至成立卒年九十八又有梁氏趙養泰妻十九夫亡撫孤至八十九而歿利津紀大坤妻生員于遇春女

二十九夫公守節至九十九而卒長清馬之敏妻路氏肥城人二十九夫公守節至一百九歲而卒濰州韓茂寅妻吳氏十七夫公撫一歲子成立年七十八而卒外史氏曰濟南諸節婦皆清年守志白髮完貞茹藥咽冰吞霜嚼雪或七八十年或五六十載較之文信小樓子卿沙漠更久更難其精靈豈不與天地常存哉

衛溪外傳

卷十

濟南節婦列傳三

四十五

兗州節婦列傳

魚臺節婦陳氏韓一龍妻也年二十三而寡矢志守節撫孤至十九又公遺孫方一歲婦撫之成立補博士弟子員年九十八而卒郟城諸生張承詒妻楊氏年二十三而承詒故撫遺腹子入庠爲名諸生年九十八而卒府學教授滕縣孔尚炳女適諸生呂贊韶年二十六贊韶故遺孤林鐘甫一齡婦撫之成立卒年八十五城武孟尚志妻李氏年二十四尚志公守節六十五年而卒子名孫浩妻張氏留溪外傳 卷十 兗州節婦列傳一 四十六曹縣人也年十九而孫浩卒上奉孀姑下撫腹孤歷七十九年而終孫長庚妻李氏年二十九長庚歿守節歷六十年而卒鄆城節婦周氏黃國化妻也二十七歲夫公課三子俱遊庠年九十九卒城武節婦張氏邑庠張躍女諸生潘九鉉妻崇禎戊寅土寇破城潘氏舉家避難九鉉戰沒於陣婦以歸寧免聞信尋屍刃下仗節不辱身被數創投水不死守節撫三歲孤遊庠卒年八十九弟九錫亦戰死妻李氏立志撫孤爲名諸生卒年亦八十五陽穀郭體仁

妻陳氏十九夫亡守節撫孤七十九而卒滕縣生員張養氣女適同學李灼年二十七灼死矢志撫孤卒年八十一外史氏曰十一節婦皆紅顏鵲寡白首完貞具冰雪之腸操金石之節者也精靈應與天地同其長久矣

曾節婦傳

節婦揚州弟子員曾士昌妻士昌爲前嘉靖朝襄愍公銑之曾孫妻乃處士陳蜀樵女也蜀樵尚氣節鼎革時合門戰死止遺女歸士昌有淑德事孀姑蔣至孝姑亦少寡年八十三卧病不起婦手承遺穢口飲湯藥晝夜侍側未嘗少怠疾革時呼婦語之曰吾久病牀第新婦飼飲食除穢惡不解衣不交睫者兩年餘真能竭力事我矣我無以報汝願他日孫新婦亦若汝之孝順耳言訖秋歿而歿婦大慟哀毀骨立三年喪無日不哭其姑也於是鄉人皆稱曰孝他日士昌遭家難貪令利其財繫之獄欲文致其罪婦走上司愬其冤御史聞之奏其事下吏乃得白然家破矣而士昌又以疾卒婦熒熒一身諸孤皆幼家無贏石儲而矢志守節日勤女紅以自給夜則操繡績督諸兒讀漏瀝腹饑相視而泣嚴寒無被與諸兒相擁以卧曉霜初降河水漸堅時皆格格不能動日爲饘粥一釜凝成劃爲數塊分飼諸兒婦常終日忍餓如是者十年五男皆成立

外史氏曰古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予謂節婦亦然不能孝其舅姑烏能節其良人哉若曾氏婦者可稱孝且節矣

劉節婦傳

劉節婦三韓劉振公妻也姓李氏儀真人幼淑順有至性能以孝事其父母劉賈於揚業鹽筴卜居真州間李氏女賢乃委禽焉既歸以恭順稱能相夫子以義數年家道昌成素封而劉竟以疾卒婦矢志守節又能訓子以義方節婦性好施予常傾篋以周貧乏歲出貲收乏食小兒飼之於育嬰堂者不一而足每冬日倩衲子於通衢炊葑湯以煖行旅寒夏月點涼茶以潤道路渴皆行實有益於人雷溪外傳

卷十 劉節婦傳 五十

之事不特誦經修齋飯僧塑相放生喜捨而已也久之以好施故遂中落然樂善不倦人有求之者必脫簪珥以應家人或尼之婦曰吾哀其窮餓而來告我以我爲可告者也吾安忍拂其欲哉卒不輟然業日益衰嫗嫗受其惠者多憫之往往相對泣下而婦怡然也常語家人曰爲善不終不如勿爲吾惟訓吾兒以爲善行吾善以助吾兒之善而終吾身云爾其他何足恤哉其志如此

外史氏曰婦人苦志已難矣况輕財好施而能以濟貧乏

周窮餓爲心至於脫簪珥而不倦者乎噫若李氏者可謂
僅見者矣

簡溪外傳

卷十

劉節婦傳

五十一

汪節婦張氏傳

節婦姓張名啟歛縣處士汪汝萃少室也幼端淑貞靜及
笄賢聲聞於里汝萃無子聞其賢納幣求爲妾年十九而
汝萃以疾卒無出嫡王與之素不相能啟矢志守節母憐
其少倩嫗媼從容諷之再醮啟堅拒不從嫗曰主人無
後嗣子縱成立有嫡在與若無與也守此何名乎又不從
母乃商諸舅將強之啟大慟欲自殺以明志母自是不復
敢言未幾嫡亡啟茹藥飲水拮据卒瘞以字嗣子楫啟四
畱溪外傳 卷十 汪節婦張氏傳一 五十二

十楫舉博士弟子員有聲江淮間一時稱觴爲詩文而壽
啟者皆名下士於是啟怡然自喜召曩之嫗媼告曰此諸
君爲妾而來者也主人有後於妾豈無與哉女不二天義
也非爲名也汝曹謂我守此無名今日聊以相正耳衆皆
歎服節婦性嚴厲不輕笑語動止皆以禮自閑家人望而
憚之未幾以疾卒

外史氏曰婦人有子不能自守者衆矣况妾乎况妾而無
子者乎乃其矢志不二從一而終嗚呼氣節凌霜雪矣然

聞其嗣子事之甚孝可謂得所報矣

漂陽朱節婦傳

朱節婦姚氏者同官里朱安妻也安父邑庠生侍文生安方數歲卽約昏於姚六禮未及將而侍文卒母徐甘貧撫安年及弱冠而忽得惡疾乃遣媒氏謂姚父母曰吾兒得疾矣未可以爲昏也若女年已及笄其他許乎父母諾之女知誓死不二其母倩外媼婉語之曰若與朱家兒僅一諾耳未通雁幣不成爲婚姻也且朱家兒得惡疾何以偕老又貧不能自給烏能娶若哉女不聽曰兒之婚媒妁言之父母諾之久爲朱氏婦矣何曰不成婚姻夫婚姻之道一出父母之命生死以之況惡疾乎兒志已決幸媼無復多言也旣而姑又倩老嫗說之女又不聽乃出其紡績所積貲六金託嫗畀安資昏禮贅入其家事夫甚恭念姑孤苦晝夜織紉易金遺姑以資薪水三年安又卒母氏勸之嫁婦泣曰兒幸有身倘得男朱氏之祿未斬也兒死不敢奉命未幾舉男子矢志撫之母氏又逼之乃別業一廬迎其姑以居奉養十餘年而卒竭力以葬親族無一人助者

今子能復已成立云

外史氏曰婦人募金夫者多矣况貧而惡疾者乎乃姚氏堅一盟不改之志如山岳之不可移非天資節義烏能至此哉且其事姑竭力經十餘年而不憚誠可謂節且孝矣全於數逼寫出靡他之節對媼之言何凜而正也高節高文金懸日月

欲翔董士位

既以栢舟自矢遑計其疾與死耶一生不渝之節只從源頭上認得真天下未有節烈而不克盡孝道者姚氏

甯溪外傳

卷一

浮陽朱節婦傳

五十五

誠女中烈丈夫留溪真宇宙大文字

東石張漢麟

于節婦傳

節婦江都宜陵里儒者薛蘭嶼女幼貞靜幽閒有古淑女風及笄字同邑郡博士弟子員于美弼大佐事舅姑以孝謹稱待妯娌怡怡閭閻未嘗有疾言遽色也舉三子一女大佐以攻苦得脾疾久卧牀第婦侍湯藥伺飲食晝夜不懈者經年甲申三月李賊陷燕京莊烈皇帝殉社稷大佐聞哀詔至痛哭不輟疾益劇至五月五日而卒婦哀號動天幾不欲生念遺孤孟方十二歲仲季俱襁褓舅姑年高

甯溪外傳

卷十

于節婦傳一

五十六

無託乃節哀遂屏腥食棄鉛華矢志栢舟越明年我兵南下江淮間大亂揚屬無開戶之家樹赤幟持白梃者相屬於野節婦衰衣雪涕扶衰老舅姑攜稚弱子女竄走興化既而興邑亦被兵乃東西轉徙無定處及亂定歸則室如懸磬矣節婦晝夜勤織紉力女工以資生舅姑歿拮据塋祭務盡其禮而家益貧乃至數米以炊析薪而爨蔬食飲水常患不給然訓孤必以義方尤慎其交遊端其趨向故長子早遊邑庠以文行稱一郡仲季皆能振先業節婦始

怡然自慰謂可以告無愧於先人矣乃呼諸子語之曰吾未亾人不蚤從汝父於地下者以藐爾諸孤無託也今汝輩幸皆成立吾復何慮哉當以金仙爲販矣卽命築室三楹奉佛於中數十年而卒壽八十有四

外史氏曰古今稱節婦與忠臣金重謂婦人守節與臣子盡忠同一轍也然又當論其所遭之時而後見其忠與節之難者臣子當太平之日從容謀謀於廟堂之上與受命於倉卒危亂之際者非可同年而語也薛氏以一寡婦人當亂世流離患難翼其子以成立而振其故業與忠臣值內外交訌而能扶持匡定以無墜先烈者同其難矣嗚呼賢哉

雷溪外傳

卷十

于節婦傳二

五十七

歙縣許節婦傳

節婦程氏歙縣人同邑許邁妻也邁字日斯世居歙之潭溪以詩禮著父楚字芳城號旅亭以詩文知名海內明末見天下亂卽隱而不試國亡卽杜門謝客不與世通嘗失所愛硯久之復見於市乃作詩曰瘞硯焚書正此時豈甘遺授市中兒李陵不死明妃嫁一樣傷心一樣思其辭如此衷可知矣邁幼而端方父最愛之間程氏女賢乃爲之妻及歸適以恭順稱事舅姑以孝彰旣而楚遭兵難貧乏於道計聞程氏不食欲死舅姑慰之曰若此是以襁褓孤累我二老矣二老風燭烏能爲若字孤是斬若良人之後矣於是節婦廼食然無日不哀其夫也節婦特鍾愛於母母病其家貧子幼而年且少諷之再醮婦恚曰此豈好女子所爲耶母當勉兒以大義奈何欲令詩禮之門而有失節之行乎兒母子卽轉溝壑是天窮之也何與於母哉他日又言之節婦大怒以頭顱觸柱昏絕於地左右救乃甦

雷溪外傳

卷十

歙縣許節婦傳

五十八

自是母不敢復言然貧日甚一子三女餽粥不足乃窮日夜之力而紡績鬻紵資之於是里中皆知而哀之每持紵往輒獲售其教子甚嚴或勸以獨子宜寬節婦曰禮云寡婦之子不可與友惡其失教也嚴誨之尚患人絕况肆之乎職是其子象縉長爲端人

外史氏曰節亦難矣不若慷慨一死之易也許氏婦青年失偶四十載淒風苦雨不知其幾經咽淚吞酸乃得其孤之成立也節豈易言之哉

畱溪外傳

卷十

歙縣許節婦傳

五十九

歙縣澄塘吳節婦傳

節婦歙西環山里方啟任女同邑澄塘里吳元恒妻也幼貞慧數歲父授之書略上口卽成誦旣長通女訓女孝經列女傳及笄歸元恒以善事舅姑著舉女子子一男子子一而元恒病延醫治罔効婦侍湯藥數十晝夜不怠禱於天祈於神請以身代病益劇婦心神皇皇計無出乃告於竈挾利刃割左股肉并血一盂和麥汁煮之以進者再元恒飲覺神爽得熟寢明日醫者診視曰脉起矣非復曩者之不振也遂投以劑病卽瘳又二年元恒復病婦走使四出延良醫治之不愈婦急神痿氣喪心搖搖莫知所止時時祈天禱地泣告鬼神而疾益篤醫來皆不藥康熙乙卯孟秋三日昏又割右股流血滿地偃仆於地久乃甦遂取肉和藥進元恒病劇不下咽再進終不下咽越三日乃卒婦年二十六誓以身殉舅姑力沮曰孤方四齡若死誰其字之其如良人之後何乃不死矢志撫孤及長親授之書爲之婚拮据卒瘡幾二十年孤成立

畱溪外傳

卷十

歙縣澄塘吳節婦傳

六十

外史氏曰昔昌黎立論黜割股者不得爲孝子惡其殘遺體而邀名蓋聖賢之正論也若吳氏婦爲夫疾兩割其股豈邀名者哉良由出其至誠耳觀其矢志撫孤飲荼茹藥數十餘年如一日非出之至誠豈能然哉

畱溪外傳

卷十

歙縣涇塘吳節婦傳 六十一

鮑節婦華氏傳

節婦泰州梁梁亭華氏女歙縣鮑顯祖貳室也顯祖三歲喪父其母方氏青年苦節勤紡績以撫成值鼎革移家泰州之梁梁業鹽筴以奉母妻胡氏善病年四十不舉子顯祖憂嗣不繼聞華氏女賢以禮聘爲小妻既歸謙謹柔順上下皆稱之曰賢胡氏既長寢疾性又嚴急稍不順意輒大怒華氏婉容愉色若事姑以事之及疾劇轉輾牀第間者數月華氏奉湯藥伺起居徹晝夜無懈志於是姻婭皆稱之曰賢既而胡氏歿華氏主鬪政內外井然姻婭又皆稱之曰賢顯祖樂善好施所入息大半分給親族窮乏者華氏曲體其志多陰助之於是內外皆大稱之曰賢及顯祖不祿遺孤國璋在齠髫中伯叔皆早逝內無期功爲助節婦痛哭曰若無此三尺孤不與主人同往者有如皎日也旣殯夙興夜寐經營生業家道得不中落及孤長延明師課之謹其好樂嚴其出入肅其交遊而國璋成立於是通國皆稱節婦之賢云

畱溪外傳

卷十

鮑節婦華氏傳 六十二

外史氏曰節婦青年喪其夫主撫笑哭弱孤而不淪其業且教子以義方而不流於僻宜乎通國皆稱其賢也

畱溪外傳

卷十

鮑節婦華氏傳

六十一

許節婦劉氏傳

節婦姓劉氏歙縣儒家女也同邑潭溪里許成金之妻生有淑德數歲卽貞靜端嚴以禮自閑及笄歸於許能盡婦道善事孀姑孀姑繼者也性嚴急左右稍不洽輒暴怒婦柔聲下氣小心翼翼以事之竟得其歡心成金好書以攻苦得疾早歿婦年二十有七無子止一女痛哭欲效死相從於地下時婦有身才五月姑泥之曰汝方孕苟天不翦許氏或其產男則汝良人有後矣奈何欲遽死乎如其產畱溪外傳

卷十

許節婦劉氏傳

六十四

女死未暮焉汝姑緩死以俟產於是婦乃不死晝夜禱天願生子又五月果舉一男姑婦相持而泣曰嗟乎天乎許氏之祥賴之矣因名之曰康祥未幾家遭火舉室蕩然又值歲凶粟石值四緡節婦窮日夜力勤針繡攻紡績易粟飯姑及子已則日咽藜藿以苟延寒冬秋月夜雪曉霜姑婦子女擁短衾圍牛衣格格相戰而節婦猶對一燈遙遙操女紅以爲明日饗食計幾二十年而孤始成立乃得飽暖初節婦旣遭火又遇荒復罹兵亂走避山谷流離瑣尾

不可言矣而姑又病淹淹牀第者常累月節婦侍湯藥伺起居卽漏盡更殘無不一呼輒應姑病革時歎曰吾非汝無以至今日未能報汝惟願汝子孫婦待汝亦如汝待我耳言訖而歿節婦大慟盡力以葬今節婦明年九十矣其子康祚五十六卽先歿喜有二孫志仁志義能承父志以孝養焉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字遺腹孤被回祿罹凶荒遭兵難而以十指之勞上供孀姑下撫弱息咽糟糠藜藿百折不

留溪外傳

卷十

許節婦劉氏傳

六十五

撓其志可謂鐵丈夫矣豈可以女子目之哉

留溪外傳卷十一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苦節部

下

卓節婦

徐節婦

高節婦

龔節婦

留溪外傳

目錄
卷十

苦節部 下

一

江節婦汪氏

彭節婦

江節婦

王節婦

方節婦

李節婦

王節婦吳氏

盧節婦

陸氏三節婦

吳節婦

許節婦

汪節婦

許節婦張氏

張節婦王氏

汪節婦何氏

李節婦江氏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一

苦節部下

二

歙縣朱節婦

登萊節婦列傳

青州節婦列傳

無錫徐節婦

劉節婦譚氏

卞節婦

丹徒毛節婦

南昌金節婦

蔣節婦

宗節婦王氏

詹節婦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一

苦節部下

三

留溪外傳卷十一 苦節部下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卓節婦傳

節婦遼陽人卓炳妻也炳之先世居浙東至忠貞公建文朝與方孝孺諸先生同殉國難文皇惡之孫道成遼陽至六世祖禮以軍功授廣寧衛指揮使禮生何何生文通皆襲指揮文通生汝立以明經授藍田令有異政致仕徙居江都而生天章歷官攝真定總兵左遷廣德叅將天章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卓節婦傳

一

生炳炳妻王氏卽節婦也性孝十歲遭亂父之才城破不屈死節婦求父屍不得號慟震天日三四絕家人力勸始解乃逼索得父舊巾幘於敝笥奉以爲尸事之如生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極哀而後休及笄歸炳以恭順稱舉四子炳卒於官節婦欲殉之念詣孤無託乃不死及孤稍長卽勤之學祈寒溽暑不少貸也家中落徙居錢塘長子爾堪以文鳴爾漸節婦喜曰是耶可慰先人於九原矣甲寅逆變浙以東皆受兵三韓郡廷尉來試往征師出杭州知

其子材微爲從事或見逆勢凶沮之節婦曰丈夫生而懸弧矢者志在四方也今逆叛 國爲亂正男子建立功名時何可勿往爾其勉之遂行旣而制府以其子知兵改授右路前鋒援勦三衢與賊對壘著有勞績逆平以母老辭歸奉養以終

外史氏曰卓氏世傳清白自忠貞公肇基也廣陵之難卓氏不肯受辱而死者七人其後又有節婦志在撫孤而苦節以死豈清白有種子哉不然何卓氏之多賢婦人也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卓節婦傳

二

徐節婦傳

節婦張氏浙江西安縣處士徐德超應科妻也幼溫淑沉靜動止以禮自閑事父母能盡道年十五歸應科應科性孝友能以色養二親待昆季有長枕大被風節婦體夫志竭力奉舅姑處妯娌藹然鄉黨皆稱曰賢尤能相夫以義脫簪珥治飲饌以款賓客未嘗或倦應科善病數臥牀席節婦事之惟謹每遇病夜未嘗一解帶舉女子子一方七齡男子子一甫十月而應科病篤堅執節婦手告之曰已留溪外傳 卷十一 徐節婦傳 三

矣吾不能起矣吾所患者二老弱息及汝年少家貧其何以終節婦垂涕曰君毋遠慮也第以病爲念脫不諱二老弱息妾誓以死任決不負君也於是應科目瞑節婦哀慟幾不生既葬善哭其夫無日不呼天號痛事舅姑益謹舅姑卒喪盡哀祭盡禮而愛孤如命曰先人僅此一塊肉吾安敢不慎乎孤一有疾卽泣禱于天曰未亾人不早從地下者以有此先人一綫耳天乎其祐我孤乎孤愈則喜形於色曰天不絕我先人矣孤稍長卽令就塾雖篤愛深而

教之甚嚴風雨寒暑不少貸夜歸篝燈相對機杼聲與讀書聲相和應非溪漏不肯休旣長尤嚴其交遊浮薄子弟絕不使通以故門多長者輟節婦乃怡然謂家人曰吾得面目見先人于地下矣卒年五十七鹽漕御史賈公色聞之表其廬曰節孝

外史氏曰節婦鵲寡青年鶴歸白髮事衰老舅姑生死以禮撫綏弱息教養成立二十餘年拮据卒瘞無苦不啻御史旌曰節孝誠不媿矣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徐節婦傳

四

高節婦傳

高節婦者金陵處士郭方湖女也幼恭順性孝父母珍愛之謹擇配得同邑高北樞仲子光甫光甫天性愚樸方湖一見器重之卽以女許字年十六歸光甫結縭之夕爲前朝天啓丙寅之臘十有六日越明日光甫疾作節婦含羞進湯藥迨八日竟不起節婦不知所爲躡踊哭屢絕姑徐哭其子並哭節婦之哭其子腸爲寸斷自是與姑同臥起守禮堅貞事姑勤摯迨已已而姑徐疾篤節婦憂危稽顙

甯溪外傳

卷十一

高節婦傳

五

北辰請以身代已而姑卒哭又屢絕國人稱孝婦焉寔安後節婦焚柴高門別無依藉乃大歸于郭汛掃一室坐臥其中屏華飾衣縞素花月不玩宴遊不與戚屬憐之從容諷曰姑春秋盛何自苦節婦泣告曰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已離乎孤嫠天也天可逃乎吾安吾天而已母陶知書識大義委曲成其志偕寢處者三十餘年陶卒因獨處而年踰艾矣康熙庚戌年六十諸名達聞其行義輒以頌章揚於山左田蒙齋雯贈之以詩曰幽蘭生空谷不與衆草

芳郭家有好女不屑巾幘行十二工書史十三善蠶桑十

六及笄歸織縑爲衣裳觀者夾道徯明珠錦襦孔雀飛

君屏華燭照君堂謂此百年歡恩愛兩不忘騎馬過門櫺

夫偕美清揚阿母辦中厨阿翁執壺觴吾家有好女吹簫

來鳳凰詰旦偕疾作欽衽進羹湯新婦未廟見嬰嫗施薄

妝忽驚白日墮哀號摧中腸唱隨纔兩夕不識姑與嫗侍

藥未周旬何論駕與焉而乃洗鉛朱棺舟誓相將夫婦情

不棄世豈乏共姜孰若郭家女結縭便參商於今六十年

甯溪外傳

卷十一

高節婦傳

六

大節凜冰霜俯觀江河流仰視浮雲翔丈夫生世間所重在倫常至性託金石胡獨讓閨房濟南董黯菴訥亦贈之以詩曰夫人配偶纔旬日苦節於今四十年世上恩情生死異乾坤獨讓女流賢其見重士大夫如此又二十年節婦疾篤出簪珥服飾分結子侄奄然而逝乃合葬于光甫之墓

外史氏曰霜雪風雨桑田滄海從容赴義較之慷慨殺身

者其難易且什伯也節婦閱歷者六十四年而完身以歸

可以愧夫事君父有二心者矣

聖溪外傳

卷十一

高節婦傳

七

龔節婦傳

龔節婦江寧人前朝明威將軍王貴愚女也幼貞靜不苟言笑垂髫卽有女君子號及笄歸同邑龔長史仕學第四子彥結褵甫八月彥卽隨父任蜀道遇流賊父子不屈俱被害時節婦方娠旣而得男子家甚貧依母氏以女紅自食歲餘始知舅夫聲息號慟幾不生乃招魂爲葬矢志撫孤拮据卒茶備極艱苦姻婭有哀其無恃從容諷之他適者節婦泣告曰吾爲龔氏婦卽爲龔氏鬼耳况有兒可撫

雷溪外傳

卷十一

龔節婦傳

八

兒在一日卽我命延一日何謂無恃乎諷者慚而止及孤稍長卽課之學督責甚嚴雖祁寒盛暑未嘗少間每移鐙相對女紅書卷達旦不息且舉止最以方正日爾無父之子也不可不思所以自立稍不慎身名俱喪則未亡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以故其孤弱冠卽成名士以詩文鳴江左節婦性至孝兩弟遠宦龔寡母年高乏養節婦奉養惟謹未嘗少懈故里人又有女孝子之呼節婦好施子家雖貧見姻戚有單寒者卽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簪珥服

節貧戚來假者莫不與或久而不歸亦未嘗求之也節婦年至七十餘髮白復黑齒落更生康強無衰狀素奉浮屠氏誦準提真言數十年不倦一夕呼其子孫告曰吾去矣乃奄然而逝年八十 裕親王聞之旌其門曰節孝可風外史氏曰王氏適龔半載餘耳夫歿矢志撫孤以孤爲存亾茹蘖飲冰六十年而卒嗚呼不負女君子之號矣

雷溪外傳

卷十一

龔節婦傳

九

江節婦汪氏傳

節婦汪氏歙縣江子亨妻也子亨先世居浙之間化至始祖汝剛宋時由進士授歙州牧遂家焉代有聞達汪亦望族與江世爲姻婭婦幼貞靜寡言笑動止以禮教戒家人見而卽憚之及笄歸子亨以恭順稱事舅姑孝待妯娌萬如也子亨以疾卒婦哀痛欲死以遺孤無託家人力勸始勉活及舅姑卒喪盡哀祭盡誠孤稍長卽勤之學丙夜遙遙一燈相對女紅書卷相伴達曙卽祈寒溽暑未嘗輕假雷溪外傳 卷十一 江節婦汪氏傳一 十

旣長尤謹其交遊非端人君子不使通曰汝無父兒也稍一失足流於不肖我他日何以見汝父地下乎及孤壯授室生孫且有長者風婦喜曰今而後吾可告無罪於先人矣卒年七十曾孫練如名諸生也哀會大母之苦節請於學使者以旌其門

外史氏曰古人有云殺身易立孤難觀江氏婦信哉夫以慈母身而兼嚴父責欲求其孤由正路之趨其用心非周且密則不易矣故其勤誦讀慎交遊不敢須臾或懈也嗚

呼難哉余聞節婦撫綰一孤延及四世孫至數十餘人
皆能業儒知文章豈非貞節之報歟

留溪外傳

卷十一

江節婦汪氏傳二

十一

彭節婦傳

彭節婦興化人前朝戶部侍郎楊果之孫女處士楊思谿
之女也母唐氏於萬曆戊申十月生節婦幼有令儀讀書
通大義年十四歸同邑彭璧廷事舅姑以孝聞璧廷先世
居蘇州大父某教授興化因家焉節婦舉男子子二俱殤
禱於大士而生季子灤灤生而頴異然幼善病病輒累月
復禱於神神告曰是兒出家則壽乃送灤投容止禪師爲
沙彌其師祖大威者天童密和尚下尊宿也而璧廷夫婦
亦棄儒從學浮屠氏未幾璧廷以疾卒節婦哭之失聲欲
從死左右力勸之始免甲申京師陷節婦聞李賊篡皇帝
位大慟曰嗟乎吾侍郎之孫處士之女世受皇家恩何忍
戴髮含齒而爲賊百姓耶遂薙染爲尼名寂弘字聞止號
悅可卽從自覺禪師受具足戒遍叅諸山弘覺恣筈菴問
濺器之遂於海陵之園菴擁獅子座作女法王說法王法
四方善女人聞風來集者以百計而大江以北皆稱女菩
薩出世焉是時其子灤亦得法吳江報恩浮石賢和尚還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彭節婦傳

十二

鄉奉母於江都之風化繼遷建隆迄今寂弘年九十矣滌亦垂七十承歡膝下猶作嬰兒態云

外史氏曰有明以氣節養天下幾三百年國亡婦人女子皆識君臣大義不屈自殺者難更僕數若節婦者不忍爲賊百姓削髮爲尼逃之方外以示不臣嗚呼可以愧食祿有二心者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彭節婦傳

十三

江節婦傳

節婦魏氏泰州寧海鄉江一鵬妻也一鵬死節婦年二十有六遺孤一甫數歲二女已嫁諸叔皆暴或磨豆爲腐幼孤無所知誤碎其腐叔悲謬握剗腐刀擬兒頭如屠豕狀兒竟怖死節婦以是欲與叔甘心姑尼之不得行而仇叔益深諸叔患節婦之逼也欲奪其志度不可乃陰許袁氏而使強劫之一夕節婦出戶抱薪草間伏多人遽拽之升車節婦大聲疾呼途遇有力者奪歸於徐貞徐貞者節婦次婿也節婦固有長女爲黃氏婦乙酉夏亂軍掠其室殺黃氏子并殺其舅姑黃氏婦亟呼其姑曰有死不可辱遂投池皆死節婦孤兒既怖死長女復死于兵諸叔耽耽無家可歸至是遂依貞諸叔用秀才徐元吉謀佯爲許置後必反江氏節婦不可元吉謬語陸九棘九棘長者不知其詐遂言於貞而歸之是夕諸叔復劫以與袁氏節婦自斃其面血濡縷出且哭且誓而狂且無人理縛節婦於牀欲犯之節婦忿嚙其肉不置袁志則用大挺擊之節婦誓死

留溪外傳

卷十一

江節婦傳

十四

不從袁知不可仍以歸於江諸叔反賂袁使挾去節婦遂不食垂死元吉謀廢節婦爲尼節婦希免強暴佯諾之既得脫不肯斷髮乃使貞理於官悉逮治之元吉當公庭猶毀節婦剛急不宜其家同知孫某折之曰非剛腸人烏能烈烈轟轟如此耶如生言且瀾倒矣元吉語塞令貞迎養以終老沒年八十六與一鵬同穴焉

外史氏曰亂離以來江南北婦人女子抗志蹈白刃而不悔者所在多有若節婦兩行多露而不濡卒爲完人可謂

舊溪外傳

卷十一

江節婦傳

十五

立志如山者矣長女亦不受辱投水而死芝草信有本哉

王節婦傳

王節婦江寧孫氏女溧水王可恩妻也幼端重寡言笑有古淑媛風及笄歸可恩以德言工貌聞三黨可恩素輕財尚俠常索節婦簪珥以周急不惟無難色且生歡喜心曰吾夫子能行善也崇禎庚辰歲饑溧水尤甚人爭食草根樹皮殆盡死亾相枕藉少壯皆棄所在去時其家素封節婦慨然謂夫曰閭里困矣吾家得居貨而飽暖者天也貨不可私天不可負私貨則怨譴與負天則災咎至不如亟

舊溪外傳

卷二

王節婦傳

十六

賑於是可恩盡其有以散之邑中得活者無算節婦舉一子而可恩卒仰長齋繡佛志在立孤順治丁酉溧水復饑鄉黨私相謂曰可恩既沒無復活我輩者矣已矣長爲溝壑鬼矣節婦聞之愀然曰是吾先人之憂也吾家幸不貧猶可爲也吾未亡人敢有二心以墮先人之志哉乃命其子發積以賑邑之人得保全者又無算其子名之綵早卒遺三孫伯開泰仲開晉季開明節婦撫之成立俱授室康熙已未溧水又大饑節婦集諸孫告曰曩歲凶子大父以

一人之身傾囊橐濟一鄉後爾父亦能承爾祖志不敢委
今爾三人各有業而坐視桑梓餒不亦異夫爾祖爾父乎
於是諸孫亦發儲以賑節婦既老善病仲孫婦徐割股療
之者凡四嗣後伯孫妾亦割股療之諸婦忘其痛以孝其
祖皆積德之報也年八十五忽一日謂家人曰三日後天
晴我其逝矣至期合掌而化里人湯行甫馬寅公平生不
輕許人善及聞節婦死爲之喟然曰王氏之母可風矣
外史氏曰今之人莫不愛金如命擁貲百萬者欲其慷慨
留溪外傳 卷十一 王節婦傳 十七

一金惠貧乏不可得也孫氏三遇荒而三散家財以濟可
謂女中俠丈夫豈僅以節義著哉

方節婦列傳

節婦程氏新安諸生方爾駮妻也爾駮篤學以攻苦故得
疾早卒婦年二十二卽欲殉夫以子幼姑老無所託乃勉
活家貧力織紉以供姑歲餼斗米值一貫婦晝夜勤作日
買米數合炊粥饘姑食子已則煮藜藿雜糠粃以爲食姑
喪無立錫地又無伯季可恃乃携子依母家苦節垂五十
年而卒鄭氏者同邑呂光惠妻也光惠亦以力學得疾早
卒婦年二十許家貧遺孤方半歲伯季又喪妯娌俱去室

留溪外傳

卷十一

方節婦列傳

十八

乳乳一身力作以供舅姑舅老且替姑又多病嘗經年牀
第婦勤浣濯侍湯藥晝夜無間舅姑歿拮据殯葬六年喪
哭無虛日以故未四十而髮皓然齒牙盡脫若六七十者
孤成立娶妻生三孫而節婦歿年八十六太守曹鼎望表
其廬曰苦節

外史氏曰余讀兩節婦傳不禁潸然出涕悲兩婦夫喪之
日旣無期功強近之親可以屬目又乏篋石穀粟之儲可
以取給而上有衰老舅姑下有襁褓弱息乃一手足之堪

据送老字孤以至成立嗚呼凄風酸雨之苦想一日如一年矣

雷清外傳

卷二

方印婦列傳

十九

李節婦傳

李節婦張氏真州人幼聰慧讀書過目輒記憶垂髫通經史明大義每覽古今節烈傳記卽低徊慷慨欣羨不已及笄事吉水李生李儻有茂才嘗於燈下與節婦品題今古人物節婦扶微推隱悉中宵絮李大悅曰卿真有心人可擔名教也及論史道郝穉稼軒兩先生殉難事節婦則嗚咽吞聲垂涕不休識者知其他日必能砥節頽流後卒知高郵州卒於官以節婦無出遺命他適節婦泣曰吾生用一器臥一榻尚欲終身不易况從一之義而敢隕越乎家人携喪歸節婦卽對櫬祝髮爲尼名儻字浮海先叅三仙賢有省歷叅天童報恩俱有機契後得法於法音凜住廣陵曇現四方皈依者星馳雲集儻肅如也嘗作偈示衆云學道應須達正音道源會不隔微塵當知一切衆生界卽是如來正法輪吏部孫孝則最嘉歎之初倅叅師師性嚴稍不合輒提杖痛撻流血者屢或勸他往荅曰若一味說好話恐悞我前程耳卒不去同門學者無出其右云松

雷清外傳

卷二

李節婦傳

二十

江倪永清選詩若干篇入詩最

外史氏曰當節婦從夫論今古時已具不可奪之志矣夫亡卽飯空王較之馬上琵琶輕彈別調者豈非天壤之隔哉

留溪外傳

卷十一

李節婦傳

二十一

王節婦傳

王節婦吳氏鹽城人幼有至性事二親以孝又能以禮自閑沉默貞靜舉止不苟數歲家人咸以成人待之毋敢忽也及笄歸同邑王生完五生尚氣節慷慨好友遠近豪俊之士皆樂與交婦往往脫簪珥截髮沽酒以款賓客未嘗或懈甲申國變淮以南大亂王生卽與里中少年孫曜生諸生司石磐孫光烈厲豫章起義海濱計圖恢復婦父彭字春寰爲一軍冠軍母湯亦援枹以從明年大戰鹽邑東郊

留溪外傳

卷十一

王節婦吳氏傳

二十三

兵敗石磐光烈豫俱死之曜生遁爲僧王生偕婦變姓名奉彭夫婦入深山結茅插竹爲居繾綣相履自給意將終老草葬無志人間世矣未幾彭夫婦以疾卒而完五亦患疾節婦侍湯藥伺飲食晝久不安枕席每夜叩天禱告願以身代而完五竟不能廖易簪時謂婦曰亂離以來吾家死亡殆盡旣無叔伯終鮮兄弟汝與吾逃命至此土無立錫屋無片瓦瓶罄粒若何以苟延不如早自爲計毋徒自苦也言訖而歿節婦號痛幾絕旣葬卽截髮爲尼名超

清號皓月閉戶潛修多善行卒以佛法顯而老云

外史氏曰明亡士大夫恥事二姓者多歸于僧女子恥事二姓者多歸于尼嗟乎僧與尼豈得已而爲之哉良以一失其身萬事瓦裂故借空門爲全身計耳推其心亦可憫也已

留溪外傳

卷十一

上節婦吳氏傳

盧節婦傳

節婦王氏鏤黃旗人工部掾盧崇學妻也幼端莊貞靜事二親以孝及笄歸崇學操井臼勤女紅事舅姑能盡道舅姑稱之曰孝久之三黨俱不聞其舅姑言年十九崇學以疾卒節婦哀號痛哭志欲殉夫旣而悔之曰吾方有身倘邀天幸得舉男子續夫子祀不幸而舉女子從夫子地下未晚也何遽死爲乃不死旣葬日夜號泣呼天而禱曰天乎哀先人爲善而無後俾我生子願勿餒我先鬼也未數月果舉一男子子節婦撫孤垂涕曰嗟乎汝何不辰而背父以生乎於是與孤相倚爲命孤五歲卽延師教之命名曰承德冀其成立以承先德也雖愛之深而誨之甚嚴視聽言動必規以正每夜篝燈鍼黹必令孤侍讀少怠卽厲聲責之曰汝無父孤也奈何不勤學承先人志而一心爲鴻鵠將至者豈學問之道哉至孤頓首謝過然後已後孤果能以文鳴節婦善持家閭以內肅然而經營井井積累數千金鄉黨有女丈夫之稱焉卒年五十有一

卷十一

盧節婦傳一

二十四

外史氏曰節婦撫遺腹孤積累數千金以貽而又教以文

學顯男子之所難婦人爲之易不媿女丈夫之稱矣

古勁老練出入班馬縱橫左穀大非時輩所能道隻字

者也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十一

應節婦傳

二十五

陸氏三節婦傳

陸氏三節婦者山陽陸尚禮妻周氏子天福婦項氏孫世卿婦趙氏也周氏年十四歸尚禮舉二千長天福方三歲季天祚方一歲而尚禮卒周二十一歲矢志撫孤拮据辛瘁者二十年而孤成立天福娶項氏未幾而天福卒無出周哀項之無依也命之嫁項泣曰忠臣不執貲二姓之君好婦不褻體二姓之夫兒願白首事姑以終老無二心焉不然敢請死姑乃許之天祚舉子世卿而夫婦俱歿項卽撫之世卿年十八娶趙氏趙氏性貞淑通女訓女誠諸書事祖姑姑甚謹舉子樞方七閏月而世卿卒趙年十九矢志不二於是三發婦一堂少者哭其夫壯者哭其子老者哭其孫聲徹於野聞者欲泣三發婦共勤女紅力織紉又二十餘年而孤立娶婦生孫男三曾孫男七周年九十八項年八十九趙年九十六而卒郡守表其閭曰三世冰霜外史氏曰陸氏三代相繼青年喪夫撫孤以見以至成立歷八九十歲而死嗟呼六七十年之淒風苦雨凍雪寒霜

雷溪外傳

卷十一

陸氏三節婦傳一

二天

甘之如飴可謂女中鐵丈夫矣

雷溪外傳

卷十一

陸氏三節婦傳二

二十七

吳節婦列傳

吳節婦歙縣人文學鄭驪次女也天性孝母病篤割股愈之又病又割如是者五割而五愈母病及笄字同邑吳允中事夫子以無違稱年十九舉男子一而允中歿婦既喪夫家貧無甌石儲上乏舅姑中鮮伯叔撫一歲孤孑然無所依因歸父母僑居宣城終夫喪哀痛如一日父母憐其少微諷他適婦涕泣拒之曰兒幼遵父訓嫻禮義有死無二也吾姊無出尚操貞白以終况吾尚有弱息敢不驅勉

雷溪外傳

卷十一

吳節婦列傳

二十八

從一之志乎遂不食者二日族伯安國妻胡氏聞之曰此吾門之光也夜遣人迎之歸遂得撫孤完節以終先是婦族姊適允中族名明諫者亦舉一子未朞而明諫客揚州死於難婦年二十二家貧不能舁輓乃徒步至揚焚夫骸骨負之歸歸土以葬撫孤子勤女紅以教養成成人苦節四十五年而卒

外史氏曰禮義出於富貴之家卽聖人爲政亦必富而後教也乃吳婦兩鄭氏皆一貧如洗竟能操節撫孤嗟乎其

吞辛酸茹荼苦者不知其幾何矣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吳節婦列傳

二十九

許節婦列傳

許節婦靳氏江都人也幼貞淑歸於許以婉順稱舉子二長歲三季歲一而夫卒家極貧矢志撫孤姻婭皆難之婦欣然弗憂也晝夜勤女紅以給歲凶石粟值數緡婦力作不足食鄰里皆爲憂諷之嫁婦艱然曰餓死命也吾安吾命而已毋煩諸親重慮於是諷者慚而止康熙壬申冬

朝命明相國擇旗人女於吳越備

太子後宮與民女無涉也維揚無賴子弟未娶者布流言云

留溪外傳

卷十一

許節婦列傳一 三十

采民家女每一女必擇寡婦人二偕行合郡沸然大懼有女者悉遣嫁寡婦人再醮惟恐不速也婦立志以死伏利刃衣間俟遣行卽自殺旣而知事誕乃已今二子俱弱冠能以力養婦喜曰吾可以得始終矣其先有程節婦者歛州程懋衡妻也僑居江都甲申國變懋衡聞思陵崩毀巾衫焚筆硯長號不食七日而死婦矢志撫孤家貧值歲凶力作以養舅姑訓三子皆成立人以爲夫義婦節云

外史氏曰二氏夫亡笑哭一身赤手撫孤當凶歲值沸騰

若志稍游移未有不破甌者矣嗚呼賢哉

留溪外傳

卷十一

許節婦傳二

三十一

汪節婦傳

節婦歙縣西臨河里程瑞女同邑巖鎮里汪之鳳妻也幼溫恭淑順性孝事父母能盡道年十六歸之鳳奉舅姑以恭順稱無何幼叔殤舅歿於吳門姑程傷其子復哀其夫幾不欲生婦悼之婉轉諷勸者以百數乃得解既而室遭火乃依於外氏之鳳以貧故負米以供母舟渡蕪湖覆水死訃聞婦撫膺長號曰天乎卒不佑我汪宗耶誓欲與夫俱逝念姑老遺孤方六歲六世單傳宗祧所恃無可託者乃勉活然家益困婦晝夜緝績勤女紅以爲日給每忍飢寒而奉姑甘旨未嘗或缺也久之業微振孤稍長卽命往扶舅視歸并三世喪未入土者皆營葬焉姑歿哭盡哀祭盡誠鄉黨皆以孝婦稱之其訓孤也以義方故孤所交皆長者浮薄子弟不敢輕造其廬焉孤壯爲之昏舉孫男三今節婦年六十八矣康強如壯時當事稔知皆旌以節孝而載入邑乘焉

外史氏曰汪與程皆新安閭閻家也世爲婚姻汪氏三世

留溪外傳

卷十一

汪節婦傳

三十一

婦皆程氏女俱娶祖姑年二十六而祖翁喪卽屏鉛華矢志守節時家豐獨處一樓不下階者三十餘年而歿姑亦舅先卒錫寡四十餘年而歿至節婦年二十七而遭夫喪奉班白衰姑撫繼繼弱息迄今亦已四十餘年矣吾聞家有婦德者後必昌其子孫將大顯於世乎

晉溪外傳

卷十一

汪節婦傳

二十三

許節婦張氏傳

許節婦張氏江寧許國柱妻也幼溫淑有至性及笄歸國柱以恭順稱事舅姑以孝聞國柱多病嘗臥牀第家中落薪水不敷婦日勤織績以供舅姑甘旨夜不解衣以事良人湯藥不交睫者經旬累月無怠色及夫歿號慟不欲生念舅姑衰老遺孤幼穉無期功強近之親可藉故勉活然三年之喪無日不痛哭其夫也鄰里聞之多傷心垂涕焉後每遇忌辰設奠悲哀至老如初喪之日以婦道兼子職爾溪外傳

卷十一

許節婦張氏傳一

三十四

侍舅七年而舅歿又四年而姑亡喪葬皆成禮拮据卒瘠無苦不啻而婦甘之如飴舅姑既歿舉目無親遂携孤依母氏獨處一室足不出戶卽姪姪罕望見其顏色婦性嚴厲言笑不輕假孤稍長卽勤之學訓以義方曰若無父兒矣賢則不媿寡婦子不賢則先人地下惴惴不安我未亡人他日何以相見冥冥耶以故其孤所與遊者皆端人入成均以文行稱云

外史氏曰吾友穆士熹與其孤十傑垂髫交也嘗云節婦

夫亾家道零落勤女工以恪事舅姑克盡子道俾白髮高堂忘其失子之苦四十餘年吞聲咽淚撫孱弱孤孫而至成立可稱節且孝矣

吾友之母家無簾石儲咽糠茹荼操針黹以訓子成立至蜚聲辟雍皆子目覩得先生文以傳之可不朽矣

左穆履安

留溪外傳

卷十一

許節婦張氏傳二

三十五

張節婦王氏傳

節婦王氏鄖陽總兵官張士元子明威將軍張國泰妻也遼陽人幼性孝七八歲卽知事親之道婉容愉色儼然一孝子焉讀書通列女傳及女史諸書及笄端莊貞靜言笑不苟動止輒以禮自持有古淑媛風歸國泰以恭順聞於三黨事舅姑尤能盡孝奉匱進飲食必恭必敬毋敢少怠舅姑深愛之無何國泰疾作婦侍湯藥晝夜無間疾篤稽顙禱天求以身代竟不能愈而卒婦呼天號痛求死殉夫不食者數日夕舅姑力勸之不能解至垂涕告曰二老深痛吾兒之不幸也幸新婦賢庶幾朝夕倚之以慰衰暮今汝若死是重二老之悲矣於是婦乃勉飯然無日不哭其夫也既葬依依膝下事舅姑益恭一飲一食不親治不敢率進其於姑也病癯尤切如子於母舅姑終憐其年少無出從容諷之醺婦泣曰寧有累代簪纓之婦而復有他志耶誓死不從姑歿大歸母氏長齋繡佛不出戶庭垂四十餘年矣

卷十一

張節婦王氏傳一

三十六

外史氏曰節婦幼事父母長事舅姑皆以孝稱則今世不多觀者矣夫歿無出矢志栢舟歷數十年如一日又以節著嗚呼可謂賢婦人矣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張節婦王氏傳二 三十七

汪節婦何氏傳

汪節婦何氏歙縣果山人也幼貞淑有至性及笄歸於汪以無違稱更宜其姑舉一子方待哺而夫卒家貧姑老無所藉婦矢志字節勤女紅以資雪霜風雨一燈相照午夜迢迢對影泣血所親哀之從容諷之醺者數婦垂涕謝曰婦道從一而死有子則守吾將與孤俱存亡矣諷者乃輟數年以來內迫餽粥外急催科婦以十指應之乃至掌脰爪秃每遇陰霾節節酸痛姻婭聞而悲之孤稍長卽勤之

留溪外傳

卷十一

汪節婦何氏傳一

三八

學命名嘉樹訓以義方孤性孝善承母志攻苦讀書每與人言及母輒泣然泣下年少卽以詩鳴江左一時交遊皆知名士同邑王鹿田煒贈其母詩曰吾鄉汪節母重義心百折此身可消殞此志難玷缺有子方待哺有姑頂如雪蒸嘗與徵呼所需何迫切婦聞勤夜紅對影徒泣血遂令十指攣爪甲半磨滅至今每陰雨裡處痛疑截兒者爲酸鼻談者爲悲結此志旣以申此身比金鐵永使流芳徽他時報泉穴同里鄭破木晉德亦貽以詩曰翠栢生空山枝

幹挺百尺霜雪歷年深苦性透堅石嗟哉汪氏母茶蓼寸心集一從失所天日月爲跼踖撫此膝下兒飲淚度朝夕和胆攻夜嘗凝灰盡枯荻一芹與半菽茫茫無倚藉性命延饗飡皆賴此續緜終茂劬以勞坐令傷百脉卽今垂老年十指攣不直平生米蕪懷朗日中天赤見子成令名文彩頗奕奕相逢漢水濱寤寐少歡懌我爲令子言報親有至策立身在古處以此答罔極

外史氏曰汪氏婦貧而守節誠良苦矣上有白髮姑以待

畱溪外傳

卷十一

江節婦何氏傳二

三元

養生送死下有黃口子以仰撫字成立宜乎手胼指攣而筋枯血槁也嗟乎聞者且欲悲況當身處之哉

節母荼苦守志乃至指攣爪秃勝於斷臂割鼻之烈所

以得賢子之報又得外史氏之傳可不朽矣

儀真慎言
半默

李節婦江氏傳

節婦新安國學江通女前朝乙丑科武進士李當瑞貳室也當瑞江寧人崇禎末爲廣西行都司妻司道遠未偕有子歿當瑞欲求室舉子時江氏女隨父流寓桂林有淑慧聲乃具禮聘之歸庚寅舉一子信國變當瑞義不事二姓棄官匿山中當事下令求之遂挈江氏逃入深箐染瘴癘臥病三年江氏晝夜不寐侍湯藥不怠病愈卽促當瑞還里事其嫡甚恭嫡亦愛之如同懷孤方六歲而當瑞病故江氏欲自殺以殉嫡泣告曰吾年老若撫茲藐孤奈何欲死孤其誰字乎是欲斬先人之後而速填我於溝壑也江氏乃不死卽矢志撫孤其教孤也以義方一步一趨不中程墨卽撻之流血課讀非深漏不肯休每孤自外歸卽令去衣裳舉燈遍照恐其嬉戲有傷先人遺體也其嚴謹如此初節婦夫亡姻婭有利其產者欲逼之嫁節婦大怒淬刃願與之同死乃已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年才二十餘撫藐孤而矢志守節逼

畱溪外傳

卷十一

李節婦江氏傳一

四十

之者卽以利刃相從烈婦人亦可畏哉嗟乎匹夫不可奪志也卽匹婦之志既定亦豈可奪也哉

歙縣朱節婦傳

節婦江右梓溪里劉氏女歙縣徽國公十六世孫朱明陽妻也幼端莊貞淑舉止不苟有至性事二親以道及笄歸明陽以無違稱其事姑尤能盡孝姑性嚴急左右承事者率不能稱旨婦婉轉懇懃惟恭惟慎卽一步一趨必小心翼翼翼姑大悅愛若已出時明陽業鹽筴徙居江都歲乙酉我兵圍揚州百姓皆城守不肯降城破明陽率二子戰死婦偕三孤二女匿外縣得免及大定歸而故業蕩盡婦又生遺腹一千八口之家貧無以資遺孤方垂髫販油以給不足節婦操織紉勤繅統篤女工助之無何有無藉于窶節婦尚有薄產廣券來索不應訟之官欲以勢迫節婦大怒曰吾寡婦孤兒所藉者此耳奈何欲肆鯨鯢之志而張吞噬之計耶是欲置我母子於溝壑也誓不與之俱生乃親詣吏哭愬其冤事得白節婦茹荼飲藥撫四孤皆成立諸孫濟濟有以文學顯者卒年八十

外史氏曰亂離以來故家大族皆破產亡業婦人女子不

能自守者比此矣乃節婦撫四孤成立二女出字飲水茹
藥者數十年而卒嗚呼可謂女中英俊矣

外傳

卷十一

餘縣宋節婦傳二

四三

登萊東昌節婦列傳

節婦王氏招遠縣劉業妻也年十五結褵甫半載而業凶
家貧勤緝績以給未三載而舅姑相繼歿婦拮据殯葬撫
遺腹孤成立年九十六而卒黃縣王士美妻諸生李曰樸
女也年二十四而寡無子依母氏守節七十三年而歿萊
州掖縣諸生蔡凌霄妻驛丞劉爾陶女也年十八而夫故
守節七十二年而歿東昌博平劉炳貞妻遼氏年十八夫
凶守節至九十二歲而歿館陶汪文舉妻劉氏有淑德夫
留溪外傳 卷十一 登萊東昌節婦列傳一 四十四
婦相敬如賓崇禎戊寅遭亂文舉操戈格鬪不勝死婦年
二十五遺孤方一齡家貧晝夜紡績以佐炊事舅姑甚恭
未幾舅亡竭力殯葬姑復盲婦視之如嬰兒敬之如鬼神
守節五十八年壽八十三而卒清平諸生韓淇妻陳氏性
婉順戊寅洪亦死於亂婦年二十七家極貧蠶績治生上
養衰老下課幼孤成立遊泮守節五十八年而歿同邑荆
氏劉銓妻也年十九守節撫孤卒年七十七同里于氏諸
生張九卿妻年十九而寡撫遺腹孤至遊泮守節五十年

而歿

外史氏曰予奔走山左者二載得節婦四十一人質之其里父老皆曰始終如一白璧無瑕者也故爲傳

留溪外傳

卷十一

登萊東昌節婦列傳二 四十五

青州節婦列傳

杜節婦江南上元縣諸生呂紀青之女青州府莒州杜李妻也年二十六李故矢志守節遇亂辟難山中姑年七十嚴寒失衣婦解絮衣衣姑自着單衣行冰雪中姑三日不得食割腿肉烹以奉之乃得活姑疾篤祈天請代詎格復愈年九十以上壽終呂撫藐孤至成立生九孫卒年八十六臨淄節婦宋氏胡濶妻也崇禎庚辰遇亂濶負母逃難遇賊舍身救母被害婦年二十二號泣走山中求屍歸葬

而卒

留溪外傳

卷十一

青州節婦列傳一 四十六

外史氏曰五節婦夫亡守志字其穉孤奉其衰老以孝以慈可稱女中丈夫矣

雷溪外傳

卷十一

雷溪外傳

劉節婦譚氏傳

節婦譚氏無錫處士劉允詳妻也允詳父早卒事母甚孝婦善體夫志奉姑甚恭姑愛之若已出舉一子一女甫脫襁褓而允詳卽得疾卧牀第者經年婦晝夜不寢侍湯藥扶卧起所天禱神無所不至薄產爲之一空而允詳竟不得愈遂卒時婦年二十有七絕粒不欲生旣而念姑老子幼三黨無可藉者乃強進食殯殮之餘而室無甔石儲矣婦矢志撫孤勤繅績勞女紅以資生老弱皆仰食雖祁寒盛暑機杼之聲不少休也或憐之以他言諷者節婦輒大怒不顧而唾姑卒葬祭皆竭蹶以成禮每於凄風苦雨時痛念亡人母子相對啼泣於空幃聞者欲涕其或竟夜長號淚盡繼血以故年甫四十餘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若六七十者子長爲之昏女笄爲之歸皆出節婦十指所拮据無他藉焉邑父母吳留村與莊聞之表其閭曰勁節流芳卒年五十有三

外史氏曰節婦青年喪夫上事白髮姑下育齠齔子內無

雷溪外傳

卷十一

劉節婦譚氏傳

四大

餅疊積外鮮姻姪助以織紉之力而養生送死故未老而形神憔悴精血枯稿以歿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其譚氏也耶

節婦有二有夫歿而相從泉下者有撫孤而苦志終年者嗚呼孰難孰易耶得先生文足以不朽矣

素蓮董
欲翔

曰溪外傳

卷二

劉節婦譚氏傳

四十九

無錫徐節婦傳

無錫徐節婦姓吳氏揚名鄉世農夫徐敬溪之孫媳也年十六歸於徐事舅姑及祖翁甚孝明年舅姑相繼亡又明年夫卒婦方有身患傷之不敢哀冀生子以延宗祀也既而舉男子子婦大喜曰幸哉徐祀不斬矣視兒如命兒多病每病婦輒叩頭流血泣禱天地求默佑兒久之兒竟病死婦大慟絕去者再不食求死家人力勸之婦曰婦人夫亡有子則守今既無子焉用守焉用守焉用生爲堅不肯食敬溪患之垂涕以告曰嗟乎哀哉老年失子既又喪孫煢煢一身傷心極矣所望者新婦相依耳新婦若朝以死則我必夕以亡婦乃瞿然起勉進食以奉養祖翁爲已任家極貧力織紉以供薪水晨昏定省視疾問安儼然孝子之事父而敬溪亦竟忘喪子失孫之苦居數年敬溪死婦哭之慟竭厥營葬而餅疊疊恥矣僅存屋數椽而族之無良者又睥睨之逼婦嫁婦乃謀之母氏別結一廬抱夫神主以居而老

曰溪外傳

卷十二

無錫徐節婦傳

五十

外史氏曰衣冠素封家女子守志易得旌獎田舍婦旣無厚賄賂以遺胥吏又乏賢子孫爲之表章湮沒無聞若徐氏婦者衆矣嗟乎吾安得足遍天下盡節義而揚挖之哉寫慘處天昏地黯寫節處岳撼山搖一贊尤極感慨之致欲翔董士位

溪外傳

卷二一

無錫徐節婦傳

五十一

卞節婦傳

節婦鎮江處士錢某女江都卞玉相妻也幼秉淑德有至性事父母以孝聞及笄歸玉相以恭順稱奉舅姑能盡道甫三歲玉相以病卒婦哀慟不欲生絕食累日姑泣語之曰汝方有身倘藉天生男則汝夫不死矣奈何遽輕生平適不死旣而舉女子子婦又欲求死妯娌力勸乃已遂撫姪鑒爲嗣愛之如命女笄慎擇壻得諸生張元淑女又早卒遺一甥婦撫之成立旣長卽延明師訓之家貧禮其師特至修贄必厚飲饌必豐常出典稱貸師所需無不卒辦師性孝凡時鮮物母未食不敢嘗婦知之有所進卽遣善走者先馳四十里送至師家旣返然後上師感之至泣下節婦明大義性慷慨有丈夫槩每當大故家人稍不合禮卽持論雄辯不少假歸於正乃已以是宗族姪姪皆畏之輕財好義有以急難告者必傾篋濟之自奉甚儉飲食麤糲多婢僕所不堪尋常甘脆未嘗適口魚肉厚味有故偶嘗耳上以供師次飼其子與外孫下及羣婢而已節婦勤

卷十一

卞節婦傳一

五十二

苦至疾篤尚手女工自身而外筭無兼衣死之日搜一衣一飾可付費者無有也卒年五十有八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二十有二耳守志三十六年未嘗一日逸亦未嘗一日不哭其夫拮据卒瘠誨其嗣以成立可謂賢矣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卞節婦傳二

五十二

毛節婦傳

節婦丹徒人前錦衣衛千戶唐朝璽之女孫同里毛一駒之妻也幼貞靜寡言笑舉止端方父母篤愛之嚴擇配得一駒一駒少穎異讀書一目數行下輒不忘年十三赴邑試邑侯拔冠童子軍文譽四沸唐氏乃以女許字焉既歸一駒能盡婦道善事舅姑待姻婭以和撫臧獲以慈內外皆稱之無間言也一駒得異人授天人之學棄舉子業隱居茅山白雲觀揣摩羣所授書常經年不歸婦內事姑嫜外畱溪外傳

卷十一 丹徒毛節婦傳 五十四

支門戶無巨細一力肩之舉男子子二女子子一而一駒得疾早歿哀慟不欲生誓與夫俱去姻婭勸之曰二孤方在襁褓若死誰其字之於是乃不死卽茹蔬不腥食矢志撫孤家貧內乏餅壘之儲外鮮期功之助然一身以紡績資生及二孤長從外傳節婦勤義方嚴誨讀無少寬貸也二十餘年而二孤成立授室生孫節婦怡然笑曰未亡人可以報先人於地下矣邑父母鮑公聞之以節孝旌其門卒年七十有八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之時正在家道寒落之候內無儲蓄外無援助乃藉一手一足之勞晝夜辛勤日無虛晷乃能爲祇完娶數十餘年雞鳴風雨夜雪曉霜其經幾何淒苦矣嗚呼豈非女中豪傑哉

留溪外傳

卷十一

丹徒毛節婦傳

五十五

南昌金節婦傳

節婦周氏南昌府豐城人金璉之妻也父祖皆素封家積累數千金婦生而貞靜幽閒不苟言笑不愛華靡澹泊如貧家女有女君子之風及笄適璉以恭順稱善事舅姑處妯娌以睦內外皆稱之璉任俠好結納四方賢豪長者揮數千金不惜尤喜周濟貧乏里中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用是家遂破鬱鬱以不得博施濟衆爲恨因早歿遺三孤皆在纓祿外無期功爲之扶掖內乏應門爲之支持焚爨留溪外傳

卷十一

南昌金節婦傳一

五十六

一身蕭然四壁節婦矢志撫孤以紡績自給不足則常忍餓以飽孤寒夜霜天一鐙相對以女紅爲務如是者十餘年孤始成立長男以藝遊四方賢士大夫多與之往還孫男三人皆力學婦怡然日吾可以報先人於九原矣年七十海內名公長者以詩文壽者數百家督學使者王誨存式穀廉其實以節壽二字表其廬鄉人多榮之

外史氏曰節婦生於素封而適於素封及家道零落安之如常至夫亡之時鉅幣豐耻若不可一日存者乃矢志撫

孤伶仃萬狀而無悔心可謂賢女子矣

留溪外傳

卷一

南昌金節婦傳一

五十七

蔣節婦丘氏傳

節婦宜與人前博士弟子員丘謙女幼嫻女訓通內則識詩書大義善事父母父母絕愛之謹擇耦得山亭後裔蔣氏子臨年少好學遂許字之及笄曰歸以共順稱年十八舉長子彪年二十一次子篋方在孕而臨以疾卒婦誓與夫偕亡其母沮之曰若死藐茲幼孤誰其字耶於是婦乃不死矢志撫孤未幾舉次子節婦奉而泣曰嗟乎天乎何日得汝兄弟成立而慰汝父於九原乎嗣因外家中落無所藉乃就居繼姑於宣城繼姑性嚴急左右婢妾往往逢怒節婦小心翼翼事之惟謹久之竟得其歡心而姑性亦化和平左右俱得安矣姑歿所遺薄產僅供喪葬家益貧饘粥不給節婦每夜女紅和熊訓子一燈遙遙漏盡乃休如是者幾二十年兩孤得繼家學節婦怡然歎曰噫余未亾人可以告無媿於夫子矣節婦性端嚴言笑不苟甘淡薄夫亾即不茹腥平居足不踰閭三尺童子罕望見其顏色歷四十餘年如一日當事皆以節孝表其廬

留溪外傳

卷十一 蔣節婦傳一

五十八

外史氏曰守節難矣而於貧家婦尤難蔣節婦夫亡撫鰥
此兒上奉難事之姑下當困窮之候淒風苦雨寒月曉霜
不知費幾許縷心嘔血也噫守節難矣

留溪外傳

卷十一 蔣節婦傳二

五十九

宗節婦王氏傳

江陰陳鼎 定九

節婦涇縣落星潭王氏女宣城宗懿哲妻也約有淑行舉
止不苟言笑不妄父母皆愛之年十五歸於懿哲事夫子
以恭奉舅姑以孝宛容愉色柔聲下氣得人子之道於是
里中人皆曰宗氏有賢婦三黨姪姪莫不交相譽而爭羨
之明年懿哲以攻苦故得不起疾轉輟牀第者累月婦侍
湯藥晝夜無少息而疾益劇乃求於神禱於天請以身代
而疾不痊遂操利刃屠股肉雜藥以進而疾卒不愈遂歿
婦年十七哀痛絕食誓欲與夫偕去姑諭之曰汝方有身
苟其誕男則良人不斬矣何可遽死乎婦乃不死又明年
舉一男子子婦喜而泣曰予之不死可以無負良人矣遂
茹蔬奉空王矢志撫孤舅喪姑復醮又喪若是者凡五節
婦三十年間歷事五姑皆得其道其待孤甚嚴孤或步趨
不謹卽泣而數之曰若無父之兒也苟其品行不端不齒
於鄉黨吾有何面目見汝父於地下耶其方正如此郡縣
皆旌其門曰節孝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宗節婦傳一

六十

外史氏曰宗氏婦十七而喪所天矢志守節撫遺腹孤以至成立可謂不負良人矣爲人臣者能若是豈非忠貞報國者乎

留溪外傳

卷十一

宗節婦傳二

六十一

詹節婦傳

節婦浙江建德人郡學上舍生爰有人女也幼端莊貞靜不苟言笑有至性稍長通女訓女誠女史諸書母柴早歿事繼母王甚孝遂得母歡畀以家政乃得卯翼弟妹以成及笄字同邑傅士弟子員詹開禧以恭順稱奉舅姑尤盡道三黨皆嘖嘖謂詹氏得賢婦有婦德者其後必昌詹氏其爽葉乎旣而開禧得危疾藥罔効醫者皆束手婦禱天求代割股肉雜藥以進乃瘳又二年而始歿婦哀痛不欲

留溪外傳

卷十一

詹節婦傳一

六十二

生姻婭力勸乃止遂矢志撫孤九熊盡荻竭心血以教其後長子嗣祿康熙丁卯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次子嗣業以明經通籍皆著聲焉初甲寅閩逆變浙上游諸郡皆被賊節婦流離播遷家遂中落亂定復殫力經營每躬自操作與婢妾同甘苦夜或膏火不繼則從暗室中假坐片時乃就寢數年漸豐裕舅惟聖以名進士督江右學秩滿將還籍節婦患故居隘不足容遂營廣室以待舅歸色甚喜及舅歿四方賢豪長者弔唁接踵卒得以成禮庶姑張無出

青年矢節待以加禮出千金佐其私用厚卹其昆季以安其志從伯麟禧值中落歲餽薪水以供及歿撫其二子如已出喪塋婚媾悉力營辦母氏三喪未舉卽爲卜地安之窀穸王印周姑之弟也歿於京師卽遣人護喪還塋遺孤存卹不遺餘力稍長廷師課讀并爲聘娶宋茂才曾祖姑之族也家貧爲代償營娶婦假居資之糊口節婦天性好善每歲春夏交輒出廩穀分給諸親黨貧乏者一遇歲

凶尤加軫卹壬戌嚴郡大水施米賑粥城中活者甚衆癸

酉溪外傳

卷十一

詹節婦傳二

六十三

亥歲凶米值大昂乃市米會城減價出糶而寅災乙亥又災皆煮糜以賑令家人肩挑桶挈分送通城陋巷窮民丙子積雪經旬施棉衣以濟貧寒丁丑歲又凶出廩粟平糶不足復從會城運米以佐嘗從母氏歸輿中見淮安皮商以金號泣道左召詢之知其金泛鬻子來也卽如數償之以歸又嘗捐貲購石修城東路南關埠東湖壩各數百仞并修郡學鄉賢祠設通津渡船四歲給工食每午日製藥濟病中元例施孤貧鹽米死無所歸者施棺以殯及疾革

猶念城中大疫遣市藥會城以救療其生平凡煙姪瓜葛以急來告者無不周不足輒脫簪珥以佐之若贖鬻子輓嫁婦修橋梁捐陳租宥宿負動盈千百皆出其本志無些微勉強故間聞有女賢豪之稱然其爲善不矜惟恐人知也及卒三黨匍匐來弔者莫不哭至失聲城內外數萬戶聞者輒垂涕相謂曰噫孺人歿矣誰其卹我乎嗟歎之聲不絕於道

外史氏曰吾聞節婦歿時適當嚴郡大水民無不舉首疾

酉溪外傳

卷十一

詹節婦傳三

六十四

呼曰嗟乎天乎悲哉何奪我賢母之速而使我顛連無告耶嗚呼非其爲善不真且切烏能至此乎節婦蓋古之賢豪君子也豈直以節著者哉

雷溪外傳卷十二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節烈部 上

徐烈婦

周烈婦

黃烈婦

牟烈婦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二

節烈部 上

陳烈婦

楊烈婦

張烈婦

劉烈婦

洪烈婦

溫烈婦

施烈婦

胡烈婦汪氏

楊烈婦列傳

韓子瞻妾

蕭烈婦

涇陽烈婦

廖氏三烈婦

金烈婦

卞烈婦

丁烈婦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二

節烈部 上

甘州三烈婦

遂安方烈婦

留溪外傳卷十二節烈部上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徐烈婦傳

烈婦朱氏永康侯徐錫胤夫人也年十七寡無子屏絕鉛華坐臥一小樓讀書兼工書法善鼓琴每月夜侍太夫人撫絃一弄商音激楚聞者欲泣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賊陷都城家人皆辟去保姆白夫人暨太夫人辟夫人歎曰吾命婦也國破家亡速死爲幸吾焉辟於是夫人奉廟主列

留溪外傳

卷十二

徐烈婦傳

堂上積薪堂下取命服漬油服之太夫人北向坐夫人西向坐命舉火須臾火發煙焰蔽庭太夫人倉皇欲起夫人牽太夫人衣曰幸母起引坐逼火而歿初夫人有婢四並慧夫人絕愛之教之琴書皆善將火揮之婢四人泣曰夫人死婢子焉辟死請從死已而一婢於烈焰中忽若有物挈之出擲諸隣家得不死亂定滄泣述其事如此

外史氏曰烈皇后從皇帝殉社稷六宮嬪御效死恐後一時節烈之盛前代無有也公卿士下逮庶人婦女子慷慨

自裁者所在多有而永康夫人爲尤烈焉嗚呼朝廷風化之原信夫

留溪外傳

卷十二

徐烈婦傳

周烈婦傳

周烈婦傳

周烈婦傳

周烈婦傳

周烈婦者湖北安陸郡烈士周化龍妻也姓孫氏幼端貞適化龍以恭謹稱化龍少尚氣節崇禎甲戌流賊張憲忠犯郡率鄉衆禦之戰沒於陣烈婦聞之卽欲自殺以殉旣而思之曰夫子無嗣吾方有娠苟生一男以續禋祀吾亦無媿不幸育女死未晚也遂不死賊退求化龍屍殮於室志與同葬未幾舉男子子烈婦喜曰吾不死先人有後吾不辱周氏矣其愛子也過於愛命稍長卽授之學命名曰

周烈婦傳

卷十二

周烈婦傳

三

昌冀其昌大先人之志也而教之甚嚴每篝燈課讀雖漏盡未常少借乙酉流賊爲我兵大敗竄走荆門大肆掠烈婦家當孔道左右婢嫗力勸之避曰吾先人骸骨在堂吾去誰爲吾守吾當與先人骸骨俱存亡矣若等速行毋我顧也翌日聲息益急烈婦知不免毀容以俟旣而賊至操刀入室欲刦之去乃大罵觸棺而死

外史氏曰余曩遊安陸郡鍾祥諸生出邑乘示余載周烈婦狀甚悉因詢之諸生歎曰明末楚蜀叠遭寇難各郡邑

街壁操書開門迎賊者十居六七聞風挈妻子携金帛棄城奔竄者十有三四求若孫氏死守夫骨與封殮俱存亡者百無一二焉嗚呼節烈炳日月矣

周烈婦傳

卷十二

周烈婦傳

四

黃烈婦傳

黃烈婦東粵許慶公之女也幼許字閭中黃正夫年十七正夫寢疾巫者言當娶婦以履之則愈於是乃歸令巷之夕正夫絕而復甦者再其病日益篤烈婦伺湯藥操井曰勤機絲未嘗一日或怠如是者十有二年夫卒即欲自裁妯娒昆季諭以姑在泣勸乃止然無日不痛哭其夫也服滿又二年姑病篤烈婦七十晝夜侍側慇懃奉事雖漏盡呼無不應及卒曰是可以從夫子地下矣遂縊死錫山布

曹溪外傳

卷十一

黃烈婦傳

五

衣平漢英作文吊之畧曰想其十五來嬪伉儷十年應無錦幄鴛鴦之好及廿六守志辛勤五載徒傷緇幃蘭蕙之姿其辭甚悲讀者傷之

外史氏曰古人有云慷慨赴死匹夫易爲之也從容就義惟知道之士能之許氏適病瘥而無恙甘勤苦而不辭終以一死酬夫從容不迫可謂知道者矣

牟烈婦傳

牟烈婦李氏名玉弘貴州安順郡庠牟呈燦之妻也幼讀書明大義善鼓琴不事紛華動靜守禮八歲即以端莊稱大父本深提督黔省烈婦隨任署中男婦數百人見之皆敬畏會吳三桂反密約本深俱叛烈婦知之即詣大父前痛陳大義極言國恩深重負之不祥且吾祖位至提督武臣盡階又欲何望耶若思分茅錫土爲子孫計莫若陽爲賊許陰請於朝伺賊軍下楚即勒兵扼吭與王師

曹溪外傳

卷十一

牟烈婦傳

六

首尾夾擊三桂必擒在朝廷必以其爵爵吾祖而富貴可世保矣否則徒自速亡耳奈本深蓄心已久又爲左右所持不用其言烈婦知必敗因母命竟自適牟氏事舅姑以孝待妯娒親族多謙讓無驕矜之色及三桂伏誅從逆家口例當籍沒至出嫁女律勿緣坐而烈婦以才貌故爲人覬覦陰入籍中牟生歷訴於官當事知其冤果爲申救烈婦知不免即以死誓乃出其所有盡散家人至詩章文稿悉付之火曰母令郎君他日見之駿心也迨緹騎至決

別舅姑與夫偕行將抵會城之前夕於旅舍具酒酌夫曰
妾與君緣盡茲夕矣幸滿飲爲別還家善事高堂好自珍
重母以妾爲念也乃潛短刀於衣示之必死且曰妾聞忠
臣不君二君烈婦不夫二夫妾既委身於君豈肯覩顏二
姓妾聞報卽欲一死明志死於家恐爲君累且不忍以慘
狀令兩垂白見故遲忍至此耳明日乃妾絕命之日也遂
相持涕泣達旦抵會城檄發新貴縣收繫烈婦肩輿至署
抽伏刃自剄而死巡撫楊奎建憫其烈捐金助葬輓之以

雷溪外傳

卷十二

牟烈婦傳

七

詩曰從容就義古稱難誰識紅顏只笑看會見官衙明樹
佈冰霜凜凜逼人寒寧調佳人目出奔孽緣還是祖遺孫
恐將夫壻汚清白利刃臨岐和血吞先是除夕烈婦與夫
鼓琴三弄俱變哀聲旣而七絃皆絕乃惺然起曰異哉疇
昔之夜妾夢山壓已不勝今琴絃盡絕得母有不祥乎遂
持夫泣不復鼓果踰年而烈婦死

外史氏曰牟氏婦深閨一小女子耳卽識國恩深重不
可或負乃痛陳大義勸祖謀賊及棄其言知亡無日矣遂

有牟氏之適似可與權者至遭意外卽飲刃就義可稱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矣

雷溪外傳

卷十二

牟烈婦傳

八

陳烈婦傳

烈婦潮郡德清縣陳永瑞之妻文學沈疇女也生而淑均靜一澂湛不妄言笑六歲母亡十二歲父卒與後母居奉之甚謹兄貧嘗鬻女工佐給十六歸永瑞事舅姑以孝稱家故貧舅又日游於酒每挈嫁時簪珥往列肆中軒衣脫冠坐引觴浮白以醉爲度突烟時絕弗顧也而烈婦怡然無愠色未幾舅卒家益困烈婦晝夜縫紉不能瞻嘗伏機以給姑康熙庚申夏永瑞故無嗣烈婦慟絕者再既葬哭無虛日明年有諷之嫁者烈婦泣曰妾生不辰兄貧不能存夫家又無依自分終有死耳然猶須臾緩者以姑在未忍也寧敢偷生以求活耶語畢大哭哭甚哀自是往往中夜獨語非復曩時沉默矣姑憐其少謀嫁之烈婦聞之卽還母氏泣謂兄曰兄家妹死所矣翌日姑自往迎仍同舟歸潛漚管爲約晨詣姑所泣拜曰倘得寬假於姑以俟服闋而死婦之心也如其不許敢請辭姑姑引綯焚之烈婦不死其從祖鋪諸生也鋪妻素遇之厚烈婦往愬其志乃

留溪外傳

卷十一

陳烈婦傳

九

留明旦微聞越日來迎卽與親知訣曰妾今乃可以死矣家人懼皆戒嚴烈婦又安寢如故衆皆疑爲詐相與目笑之旣旦烈婦振衣理粧自縊而卒年一十三

外史氏曰沈氏以一貧家婦能於死生之際從容不迫以義自裁嗚呼賢於富貴者遠矣

留溪外傳

卷十一

陳烈婦傳

十

楊烈婦傳

楊烈婦御史楊贊玉文瓚之妻文瓚浙江寧波鄞縣人少明敏攻苦力學司理李清拔冠童子軍以其貧因延爲子弟師日與李氏諸昆季相切劘爲文每會輒靜夜篝燈取衆所作采集其美而銛鑄成篇如綴狐白裘然已卯秋舉孝廉出歸安令李長倩門年三十矣以貧故尚未投室至是有賈人某以女妻之上春官不第我

朝既定兩京文瓚聞閩有監國徒步走上書監國奇其才授

雷溪外傳

卷十一

楊烈婦傳

十一

監察御史多所建白不盡用丙戌我兵入閩御史大夫李長倩飲藥死瓚奔哭大慟乃歸里然潛與舟山通警家發其事逮者扣門某氏謂文瓚曰此必獲君私書君直往直任耳無怯也文瓚至庭果慷慨受戮某氏聞之不哭往收其屍詣其族之能文而同志者再拜乞言爲傳夫之生平既成勒石而藏諸墓遍辭尊行返室自經死外史氏曰烈婦賈人女也能知大義當其夫死不哭人固疑之矣孰知其欲爲良人誌不朽而從容以死也豈非巾

幘所希觀哉

婦非獨有志亦復有識有才有胆但不意出自賈人女也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十一

楊烈婦傳

十二

張烈婦傳

烈婦鎮江人編修夏鄰湘女兄同郡張星炳妻也性謹嚴舉止有法言笑不苟數歲時家人有女道學之稱父因教之讀書稍長即進曰竊聞婦道主中饋操織紉而已多讀書奚爲父奇之曰此女他日必能盡婦道遂不強及歸張家貧孀姑卞急難事左右往往得罪烈婦乃婉容愉色曲意承順姑甚歡數年內外無間言己亥海賊鄭成功大舉入寇犯鎮江兵弱不能支有司舉城降寇敗自江寧還大掠城中一賊欲犯烈婦烈婦不屈賊以刃脇之烈婦大罵曰吾頭可斷身不可辱汝寧殺我汝寧殺我引其頸賊大怒揮刃連斫頭裂爲四仆于地旣而賊大至縱火焚廬舍一城皆然烈婦絕復甦匍匐入延燒之室曰與其生爲賊子辱孰若死爲清白鬼竟卧火中死

外史氏曰夏氏世有婦德烈婦大母在先朝卽以苦節旌蓋沐其教素矣余聞賊去後執政因郡城之降乃治大獄逮及士大夫緹騎四出由是縉紳家婦人女子耻没入投

水自經服毒死者累累嗚呼豈非聞烈婦風而興起者乎

劉烈婦傳

烈婦朱氏劉弘基妻也世居歙州順治間徙居通州既而復徙於泰州寧海里姑先卒舅老且多病烈婦蚤夜伺寒溫飲食不失度無敢或怠先賢稱司馬溫公善事其兄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烈婦於舅亦猶是也弘基病瘵烈婦侍湯藥扶臥起晝夜不解帶不交睫者幾三載弘基將死語烈婦曰我旦暮人耳子年少宜自爲計烈婦悲憤泣下曰君如不起我不獨生已而弘基目瞑烈婦卽自經死時康熙癸丑秋九月望後四日也烈婦旣死弘基復甦問其婦家人具以死告乃笑曰彼謂我疑之遽至於此我卽死不患與草木同腐矣越一日復絕乃同殮以葬於東里之高坪或曰婦所居故向某烈女處所也地之鍾靈其或然歟

外史氏曰烈婦勇於蹈義夫死卽殉可謂烈矣余獨怪烈婦之死不爲少緩須臾脫其夫復甦竟得不死其奈何哉嗟乎所謂從容就義者難也雖然若烈婦者可謂慷慨赴

雷溪外傳

卷十一

劉烈婦傳

十五

死易者矣

昔人有云英烈之氣往往鍾于婦人然歟否歟

新安心

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三

劉烈婦傳

十六

洪烈婦傳

洪烈婦歙縣諸生程乙生女同邑文學洪碩長子枚效妻也幼性孝事二親以道母善病侍湯藥未嘗怠祖母年高又代母事祖母極其婉順鄉黨以女孝子名之及笄歸枚效以無違稱時夫在重慶下婦竭力事兩世尊輩皆得歡心枚效篤學以攻苦故得疾不起婦號泣至失聲歛俗少亾不宿塋婦將扶輿出私語婢曰吾不復返室矣蓋欲死大隴也舅姑知婦有死志嚴戒勿行婦不得如志大慟告

雷溪外傳

卷十二

洪烈婦傳一

十七

姑曰從兒三言卽不出可也一母瘞吾夫叢塚二闢穴必二三勿遽掩以待新婦同歸姑詳諾之於是設木主於室朝夕上食如生每哭必慟動天地隣里爲之悽然如是七旦暮爲夫舉奠畢悉出簪珥奉姑瘞及母金諸親屬有差惟存衣數襲爲殮具遂止哭不食以待盡其母葉與祖姑姑垂涕以勸者萬端煙煙泣而慰者百數皆勿聽姑泣曰姑與夫金重汝殉夫棄姑可乎婦曰姑之責婦是也然有姒在兒未敢以背夫也終不食凡十有五日而死去枚

效死二十有二日耳周身衣視襪履皆聯紉益不欲飲者見其膚也其死猶謹嚴如此年二十

外史氏曰忠臣值天不祚國異姓受命慨然引頸就刃以明不二爲天下存綱常也程氏夫亾無子卽決烈一死以明從一與忠臣當社稷淪亾事不可爲慷慨蹈義者同一轍矣嗚呼烈哉

雷溪外傳

卷十二

洪烈婦傳二

十八

溫烈婦列傳

烈婦烏程葉茂林女同邑溫七里妻也閨麗靜好事舅姑
孝年二十值四方亂婦誓不受污每懷沉淵志崇禎癸酉
賊亂里人俱逃野外婦妯娌嫂妹十數輩皆登舟矣婦未
載賊猝至遂投河餘人因舟重自覆悉爲賊鈎出婦患不
免疾趨淩淵死秀貞無爲州沈志偉女也歸同里陸某陸
有女弟曰蟾姑未笄皆柔靜婉麗乙亥流賊寇州城垂破
秀貞乃與蟾姑攜手投井死後井上每至暮卽有二白鷺
晉溪外傳 卷十二 溫烈婦列傳 一 十九

得

上聞烈婦姑蘇人

外史氏曰江南北亂離以來婦人女子以節死者多矣不
五十年竟無有道其姓氏者予竊憫之故不惜搜采而文

獻又不足徵掛一漏萬每扼腕焉若此三四女子皆貧家
婦也不亟表章則湮沒矣嗟乎嗟乎

晉溪外傳

卷十二

溫烈婦列傳

二

二十

施烈婦傳

烈婦朱氏湖州郡北下蕩里施九政妻也九政賈於楚婦與姑居去族人九思家不數武九思見婦麗欲姦之數來慰姑婦輒避去不得問他日乘姑往姻家九思直前逼之婦號救而九思脫去婦語姑曰兒雖未辱誓不與俱生姑方憂婦之必亡也然婦竟不死居月餘九政歸婦鳴咽言狀九政曰我固將訟之奈無證何婦曰妾乃君之證也九政曰我待汝於庭九政既行婦涕泗與姑訣懷綯直入九思家語九思母以死狀母素悍以婦小弱女子也計以詐却之狂叫號躍佯欲投水死時聚觀已數百人見婦噤不出一語徐入母寢室若悔迫人死者皆持母力勸母固不死而婦已縊死久矣事聞有司坐九思辟而表其墓曰貞烈烈婦死年十七

外史氏曰古烈婦有牽其臂卽斷臂以示不辱者嗟乎烈婦人固可畏哉若九政妻未見辱也而必一死以明節此其志凜若冰霜堅如金石不可撓矣且從容就義雖古烈

雷溪外傳

卷十一

施烈婦傳

二十一

丈夫何以加哉

雷溪外傳

卷十一

施烈婦傳

一

二十一

胡烈婦汪氏傳

胡烈婦歙縣汪用嘉女也。字玉真。幼聰慧。有至性。沉默寡言。笑早失。特隨父徙居浙江。父以流寓補紹興郡庠生。博學有聲譽於武林。教授生徒。玉真甫六歲。伺絳帳。聞諸生讀書聲。卽了了記憶。不忘。乃持一卷。且聽且讀。輒認識字句。問難於父。請講解。父大奇之。期年。通論孟學庸。又期年。通禮記。蓋父所治經也。旣而讀女書。女孝經諸書。乃掩卷嘆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至於孝舅姑。順夫子。操井甕。溪外傳。卷十一。胡烈婦汪傳。二十三。

白勤織紵。乃婦道一端耳。及笄。歸太倉胡生震若。以婉順稱。孝事舅姑。舅姑歡相愛也。如女子。子舅姑有疾。嘗徹夜不寐。以待湯藥。姻婭皆敬之。謂能盡婦道。閱四年而震若病卒。婦日夕悲號。欲以身殉。家人皆戒嚴。不得。間康熙壬寅春。姑往姊家賀歲。患婦有變。亟歸。而婦已殉。經大棺之右矣。衣皆密紵。先日手書一紙。報尊輩。其大畧謂不能俱生。不忍獨生。不敢偷生之義云。年二十一。

外史氏曰。衰世婦人多不能盡道。往往朝秦暮楚。求其死

節者難矣。及我國家以節義風四海。故婦人女子皆知重名節。而輕死生。荷歟盛哉。

楊烈婦王烈女列傳

楊烈婦毛氏河南葉縣人字同邑楊某事舅姑甚孝其年
楊卒烈婦哀切誓死不食姑煒力勸之終不食曰願早從
良人於地下遂死國人哀之爲之賦鴛鴦同時有王烈女
者昆陽人也幼有至性事二親甚謹許字同邑某貧不能
娶里人某棄而多金窺見烈女美欲謀爲子婦乃以金帛
重賂其父父固貪夫遂以其女改許之烈女哭泣數日夕
不食求死其母固勸之不聽乘間自經於庭樹而死江都

留溪外傳

卷十二

楊烈婦王烈女列傳一 二十五

卓爾堪過其廬作詩以弔其畧曰昆陽一女兒生長在田
里聰慧性所生清白能自矢盈盈年十五許字貧家子阿
父愛黃金將女欲他適女兒得聞知怨恨裂肝膈流涕向
阿父永訣辭語哀嫫人是鬼伯逼兒赴夜臺奉事非不周
大義不可乖入戶更衣裝含淚封綵絹無緣作新婦留供
阿父饌隨身何所有素頸繫白練身與螻蟻同魄願化海
燕海燕棲夫家隔世識夫面讀者悲之

外史氏曰毛氏夫亡欲早從地下不食而死蓋篤於義者

輕其生矣王氏志不二天甘心白組可以巾幘目之乎

留溪外傳

卷十二

楊烈婦王烈女列傳二 二十六

韓子瞻妾傳

韓子瞻望 國朝壬辰進士也順治己亥權闢杭州有惠政商賈多感之任滿還 京師以疾卒於道僮僕皆散去惟一妾年少且值海賊鄭成功入寇江南道阻不能扶櫬歸還喪於杭久之有强暴者矚妾艷且多金欲謀踞之誘以百計皆弗聽聲言欲刦以恐之妾聞即整妝縊死於子瞻之棺側年二十有一杭人鳴於官殮之室以俟韓之家入至初妾畜一猫色白如雪甚可人嘗候於妾妾嬖之與畱溪外傳 卷十二 韓子瞻妾傳一 二七

之同寢食未嘗須臾離也及死猫哀鳴不已遶其屍啼者數日夕既殮猫卽不食竟餓死棺上人以為貞烈之感云寇退家人至夢妾告以强暴侵凌故且言所蓄金帛如干為某某盜去今在某地家人訟於官卽逮强暴及盜物者悉置於法人皆稱快

外史氏曰韓子瞻吾不知其何許人也居官以廉潔著浙

西至今浙人猶稱道之及其身故妾以焚焚一身不受强

暴汚而決烈以死非尋常婦人可能彷彿矣至於猫竟能

餓死以報之噫毋謂畜類無情也

妙在一猫點染遂覺情事如生 新安雲逸吳啟鵬

畱溪外傳

卷十二

韓子瞻妾傳二

二八

蕭烈婦傳

蕭烈婦四川渝州人適雅黎黎將同郡某舉一子一女同夫之任滇中既遷雅黎烈婦同子女留滇既而永王奔緬我兵至烈婦知不可爲乃以臨別贈夫詩有驛梅驚別意堤柳暗離愁句分其字詠十絕託鄰老護其子從間道之夫任卽自殺其女然後縊死其辭曰馬革何人能裹尸四維不整笑男兒幸傳碩果存幽閭驛使無由到雅黎木偶同朝止素餐人情說到死真難母同幼女齊含笑梅骨稜

雷溪外傳

卷十一

蕭烈婦傳一

一元

稜傲歲寒苟活男兒氣節休文章華國總堪羞馬嘶芳草香魂斷驚醒人間節婦流口中節義世誰無力挽江湖逝浪虛刀鋸不移巾幗志別無沾滯是吾徒立也堪傷坐也傷日沉誰與起斜陽心憐夫嗣兒還父意慘君譬女伴娘土兵劫過又官兵日望征夫不欲生疋線有緣紅粉盡堤邊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耳邊似聽貞魂泣柳絮因風若爲招日前送別出陽關立志當如鉄鑄山音信好憑天末寄暗傳君婦已投繯凶莫凶兮

國喪內庭無救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事離却塵氛骨也香禾黍離離實可憐火焚誰爲救斛燃心灰猶念吾夫子愁殺疎林泣杜鵑讀者悲之

外史氏曰獻賊之亂巴蜀最慘紅顏好女遭淫戮者不可勝計乃蕭氏義存夫嗣自殺不辱嗚呼可謂智勇雙立女丈夫矣

古云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予嘗以爲不然今蕭烈婦其詩佳妙如此其從容就義如此益徵吾言之不謬矣 新

雷溪外傳

卷十一

蕭烈婦傳二

三

安心齋張潮

以子還夫以女從死臨難不苟如此巾幗而烈丈夫矣十詩皆變徵之音不堪多讀兩間正氣何獨鍾於婦人良可歎也 新安雲逸吳啓鵬

涇陽烈婦列傳

序曰明末賊起秦中西安受毒最慘婦人女子以飾死者難更僕數惜不得其詳不能一一爲之表章第以見聞所及紀載所有涇陽女子三十二人列爲一傳以爲後世閭閻風亦名教之少助云爾

涇陽周子來諸生也妻楊氏有淑德崇禎己巳賊亂被執欲挾之去婦大罵奪刀自刺而死布衣李三台妻黃氏年十七結繻甫三月賊至投關而死農人黃望甫妻席氏年十五未嫁賊執之上馬從馬上躍入溪中死吳伯輔妻鄭氏年十六賊欲執之行不從大罵不輟賊怒攢刃殺之劉大妻韓氏被執欲污之乃嚙賊鼻不舍賊殺之郭青霞妻朱氏年十八有姿色賊欲污之抵死不從賊縛之亂箭射死王九臯妻姜氏年十六美而艷賊欲挾之行大罵不從賊怒剖其腹而死沈三省妻徐氏年二十二匿崖壁間賊至投峭壁死郭來輔妻羅氏性貞淑事舅姑夫子以恭順稱賊至與群女子同匿崖洞間賊縱火焚之同匿者爭趨

卷十二

涇陽烈婦列傳一 三十一

雷溪外傳

卷十二

涇陽烈婦列傳二 三十二

出羅獨赴火死姚氏者姚登祿妻也年十九被執不從奪刀自刺其胸而死王進祿妻潘氏被擄奪賊刀毀貌復投峭壁死王福盛妻馬氏寧一鵬妻楊氏賊縛之馬上道遇井求飲賊解之下俱躍入井中死楊氏者王三有之妻也性孝事父母舅姑皆能盡道遭亂卽以鍼紉衣視履襪爲一乙亥秋九月賊至被掠大罵不從賊怒先斷其手足猶罵不絕口遂刳其腹而死忽有黑犬守其屍逾三日賊退家人歸瘞訖犬乃去人以爲貞烈之感云師熒元妻韓氏田家女也有淑德平日不輕言笑賊掠之不從拔笄刺喉而死柴良卿妻賈氏避賊山中賊迫良卿走不及投井中死婦歸覓夫見夫死亦投井死年十七生員康嗣昌妻王氏被執欲污之抵死不從大罵不輟賊怒殺之楊方妻訓導于徵之女也年十九賊執之行氏攀樹大罵不從賊怒殺之持其頭投諸壑有狼守之不去方覓得之狼乃行牛象煜妻白氏被執罵不絕口賊怒焚殺之國學王運昌妻何氏年二十賊令入厨爲具卽操厨刀自剄而死王三統

妻陳氏賊欲污之不從庭有井投入而死韓爾訥妻張氏避高樓去其階賊至不得上聞其美招之下不從欲縱火氏以縋縲子拜託乳媼曰韓氏惟此一點骨血不存則絕矣惟善字之遂墮樓而死年十八其子得全任盡禮女年十五賊掠之行女詳從之行至井旁卽躍入死何承怡女年十四同母避窰中賊獲之母子俱不屈母持石觸頭而死女以頭觸石而死焦希商妻李氏賊至迫其居遂投繯而死張佐妻李氏賊斃其姿與一扇氏詳受之給至井旁躍入死之李魁吾妻楊氏賊迫之行不從殺之生員韓龜妻許氏年十六賊見而悅之挾之上馬不從張目大罵奪一賊利刃自殺牛應麟妻齊氏賊至攜子避樓中賊攻樓不下欲焚之氏推子墜樓得生自焚死周仕璉妻失其氏美且淑或曰屈氏甲申賊欲掠之上馬不從大罵不輟賊怒揮刃連斬而死王養心女年十四賊欲污之不從投井死王之臣妻呂氏賊強挾上馬由馬躍下者三賊怒殺之王三秀妻陳氏賊執之不從大罵不輟乃殺李家娘者江

都李氏婦也乙酉城破被執欲污之不從觸牆而死年十七

外史氏曰涇陽屢遭賊難婦人女子以節烈死者不僅三十二人也僅存三十二人則死而無聞者多矣嗟乎僅五十年來節義姓名已成腐草秋風是誰之過歟嗟乎

廖氏三烈婦傳

廖氏三烈婦者福建泰寧縣諸生廖愈達之妻李氏暨妾汪氏張氏也李性淑慧讀書通大義事愈達甚恭愈達垂四十無子李憂之爲納妾汪氏數年又無子又爲納妾張氏李待二妾甚愛暇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侍坐爲講章句大義及古今貞淫善惡事二妾遵奉茶果以爲常又嘗爲二妾講仁字義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豈第男子哉婦人亦然耳丙戌秋我兵下福建唐王奔江西追兵至泰時愈達病瘧攜妻妾走南石砦砦四面壁立素號天險故遠近百姓俱窺其中越日兵至攻砦甚急砦中人懼出砦前門走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人衆擁擠不得下旣而群呼兵已從後門入矣李聞之遂從砦口展兩手投崖下死愈達無可奈何亟攜二妾奔別崖伏荆棘中未幾搜兵至愈達遽瘞發仆地張亦投崖死愈達出金進兵兵去汪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將軍拔刀南向立指揮群卒巡邏山前後咽

留溪外傳

卷十二

廖氏三烈婦傳一 三十五

嗚叱咤得獬如虎狀汪乃大哭曰詎能免乎君善自保養身投崖石之右復擊而搏於左骨爲齏粉時李年三十九汪年二十五張年十八

留溪外傳

卷十二

廖氏三烈婦傳二 三十六

金烈婦傳

烈婦名家璧字連城上元諸生趙客菴女歙縣上舍生金某妻也性淑慧數歲卽通詩書大義客菴嬖之謹爲擇配得上舍少年都麗擅文舉遂字之奉夫子以恭順稱事舅姑能盡道上舍工辭賦遊京師京師名下士多與之交時裕邸有愛士之譽上舍歸之命賦太極圖立就遂禮爲上客因賜館迎家璧同居康熙乙丑夏上舍中暑病不起與家璧訣曰我死汝年少無子舅姑老不可倚也幸自留溪外傳

卷十二 金烈婦傳一 三十七

愛母徒自苦家璧泣曰郎君母作是言也脫不諱妾當相從地下敢偷生自辱以辱郎君故言能上舍目瞑家璧哭之慟卽命家人購棺二誓從死王問遣宮嫗力勸之再勿聽曰婦人有子則守無子則殉道也今妾無子不偕亡人俱往又何待乎吾部署歸葬計定則從此長辭日月以歸矣幸媼爲我謝王也既殮上舍乃設卮舉奠從京師俗召梨園侑死者觴大集宿所交鄰母數人耐飲竟各散去奉書舅姑畢投筆取帛自縊而死年二十有五

外史氏曰余聞烈婦善墳詞有花嶼集傳於世其辭甚麗多斷腸句不意夫亡慨然一死又何其烈哉是年同月歙州程明度女適汪氏子夫亡不食死噫賢女子何重於義而輕於生耶

留溪外傳

卷十二

金烈婦傳二

三十八

卞烈婦傳

烈婦武進下湛閭妻江西贛縣張星女也星幼性孝年十三值鼎蓋父某以諸生死於難母爲亂軍掠去星旣長思母彌切乃奔走二十餘年馳數萬里求母不得卽刻木爲像事之如生祭必哭哭必哀數十年如一日也流寓江寧生一女有淑德星愛之謹爲擇配乃假星學垂簾秦淮市物色英俊歲庚午星同里陳亭石從江右來湛聞亦客金陵相與交好以湛聞命法倩星推之星擊節稱賞曰此造雷溪外傳

卷十二

卞烈婦傳一

三十九

三十年孤高當以方外金王侯後三年必歸俗官四品吾有一女願壻之亭石哂而退時湛聞以緇衣行導引術遊四方傾動貴顯殊無蓄髮志也湛聞居金陵三年舅氏自里至述其昆季俱歿且無後曰祖宗一脉在若矣可勿歸俗求嗣續繼宗祧乎於是湛聞果還宗星卽以女字之婉順事夫甚恭久之湛聞北遊故所交遊多資以金帛遂輸粟爲主事未及選以疾卒於京門人扶柩歸婦哭盡哀旣葬更衣整妝設奠靈前盡出湛聞風所愛珍玩以供伏

毒酒中奠畢飲之左右覺急呼其父進解藥堅拒不飲曰

夫天也天旣崩矣我何覆乎安用生爲遂死

外史氏曰卞氏婦舍生取義慷慨一死湛聞有妻而星有

女矣較之尋常婦人三日汗病輾轉牀第以死者豈非天

淵哉

卞烈婦精誠爲定九先生筆端大放光明照千古與日

月同朽也

江右亭石陳可中

雷溪外傳

卷十二

卞烈婦傳二

四十

丁烈婦傳

烈婦山東處士馬忠女新安明經丁宗孔妻也幼性孝事二親父病侍湯藥奉飲食常晝夜不寐及笄歸宗孔以恭順稱事舅姑以孝聞於三黨舅先卒事姑尤謹雖子之於母不迫也宗孔少負異才尚氣節任俠仗義居鄉黨能以公道自持里中有急難無不立爲排解以是居人多誦之寄籍江寧江寧賢士大夫多樂與之交康熙丙子春宗孔以壯志未遂鬱鬱懷抱得痢疾婦衣不解帶寢不交睫雷溪外傳 卷十二 丁烈婦傳一 四十一

侍病半載餘不得痊乃罄衣飾脫簪珥遠求良醫攻治亦不痊遂徹夜禱天地告鬼神求北斗請以身代竟不能起宗孔死婦呼天號痛吐血數升誓以身殉戚媼力勸之不解也姑泣曰汝死奈老媼幼女何婦曰我無子義不可活大人自有伯氏在勿憂也遂頓首伯氏及妯娌以老姑幼女囑之不食數日夕而死逸民陳次和中聞而賢之作詩以哀私謚曰孝烈

外史氏曰馬氏事父母以孝事舅姑以順事夫子以恭以

烈可謂能盡婦道者矣

雷溪外傳

卷十二

丁烈婦傳二

甘州三烈傳

甘州三烈者州人鄭珊妻石氏子原北直東安知縣以誠婦王氏及女也王氏有淑德奉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恭舉一男子子僑柱幼穎異年十三爲博士弟子員隨食餼一女子子年十一而遭聞賊之難崇禎癸未總制孫傳庭敗績死之李賊遂陷潼關入據西安秦中諸郡邑望風降附惟甘州巡撫林日瑞總兵馬燝及紳衿萬烜等效死城守賊怒攻圍百日常威酒泉諸軍皆觀望不進援王氏姑婦留溪外傳

卷三 甘州三烈傳 四十三

知城必陷卽命家人積薪中庭僑柱怪而問之母給之曰賊方用火攻將以防飛駁也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城陷賊至其家掠僑柱去王氏左手扶姑右手挈女入薪舍以女覆甕下趣婢縱火火起俱燼烈焰中賊退僑柱逃回視祖母母已環抱畢命矣發窆視之女弟死甕下顏色如生衣履仍故卽髻髻亦未燬也因大慟殮葬之後僑柱以平吳逆功拜左府都督出鎮四川重慶雨遇

覃恩祖母母皆

誥封一品夫人人以爲節烈之報云

外史氏曰明之亡也由文臣太專武臣不振以致賊焰蔓延披靡而偃吾聞甘城旣陷軍民猶巷戰三日夜屍山積而無屈志鄭氏三代女流能慷慨就義視死如歸較之望風歛附諸士大夫不啻霄壤之懸矣嗚呼烈哉

留溪外傳

卷三

甘州三烈傳

四十四

遂安方烈婦傳

烈婦遂安進士毛際可女同邑翰林方衆瑛次子奕昭婦也幼貞靜舉止不苟善以禮自閑既長通女訓女誠諸書事二親甚孝及笄歸於方氏以恭順著結褵方五日而夫舊疾作尋卒婦年十七矢志殉夫祖姑力勸之弗聽遂吞金珥一金條脫二腹痛不可忍轉輟於狀者凡三日夜不死婦恚曰死若是其難哉豈天不欲我舍生取義耶人定勝天天其奈我何遂遽登層樓卒然從牖躍出墜於地體無完膚絕去半日復甦自笑曰是亦可以死矣而猶不死耶天乎其奈我何母夫人及姑泣勸之曰若既無子若死誰爲若夫營窀穸司七壙終喪制乎若未可以遽死也若其少緩乎於是婦乃不死遂樓居不履地無日不哭其夫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哀痛如初喪如是者十二年始舉夫喪乃下樓既葬泣告姑曰兒遵母與姑命以襄大事矣又復何求乎遂不食十有八日而死

外史氏曰方氏婦夫一亡而卽吞金卽墮樓以求死可謂

留溪外傳

卷十二

遂安方烈婦傳

四十五

慷慨激烈視死如歸者矣及不得死奉姑與母之命乃緩死於十二年之後又何其從容不迫耶嗟乎烈婦樓居之十二年吾知其無日不以死爲心也無刻不以死爲事也則無日不在淒風苦雨之天無刻不在猿啼鵲喚之候矣嗟乎嗟乎

留溪外傳

卷十二

遂安方烈婦傳

四十六

畱溪外傳卷十三

江陰陳鼎定九稿

目錄

節烈部下

卓烈婦

何烈婦

吳烈婦沈氏

柴烈婦

畱溪外傳

目錄
卷十三

節烈部下

一

江烈婦

韓烈婦

胡烈婦

沈烈婦素瓊

陳烈婦楊氏

余烈婦

劉烈婦曹氏

潘烈婦

魏烈婦

孫烈婦

譚烈婦

蔡如衡妾

京口雙烈傳

王烈婦

山東烈婦列傳

林烈婦

畱溪外傳

目錄
卷十三

節烈部下

二

留溪外傳卷十三 節烈部下

江陰 陳鼎定九 稿

卓烈婦傳

烈婦江都處士錢穎女指揮使卓煥妻也幼貞靜不苟言笑動止以禮七八歲時姻婭卽有女君子之稱及歸卓善事舅姑以孝聞舉男子子一越二年而甲申國變明年我兵南下史道鄰可法以相國出守揚州與權奸馬士英不合城久困援師不至旦夕且破烈婦泣語夫曰事勢至於

留溪外傳

卷十三

卓烈婦傳

此城必破破必爲俘孰若先死死當與釋子俱庶君無累易脫耳煥止之乃曰吾壽之熟矣君毋悞我也城將破家人謀匿後園時煥姑適王氏者少寡依母家年四十矣烈婦顧謂之曰堅城易破况堂隍間保無擁刀突入相倡者乎與其俘而辱孰若死而榮榮辱在此時決耳遂抱幼子躍入池水死王氏婦大慟曰汝年少有夫在尚爾吾未亾人也更何待亦躍入池死煥有女第二尚在室一爲王氏子婦見其姑與嫂之死也相謂曰不死必將貽笑姑嫂於

地下而大辱父兄於他日矣卽相牽躍入池死煥弟某幼鞠於烈婦遠池痛哭曰若等俱死我將安歸與其生見俘孰若死相依也亦躍入池池水爲溢外史氏曰烈哉卓氏婦也榮辱之言一出相率而入池死者七人一門節烈儼然與日爭光矣

留溪外傳

卷十三

卓烈婦傳

二

何烈婦列傳

何烈婦余氏浙東山陰何光衛妻也年十七適光衛十九值山賊變民間子女多遭淫掠其家去城十里賊所必經光衛欲圖避之走山中賃舍甫出門而寇匪郡烈婦即以針密縫衣視預爲死計明旦寇卒至乃抱幼女同從姪女唐氏婦走避道遇賊卽投水中旣沒復浮仰見唐氏婦尚踰溪畔乃大呼曰汝欲出醜耶可速下於是唐氏婦亦投水死寇退光衛反循溪十餘里得烈婦屍尚緊抱幼女而

雷溪外傳

卷三

何烈婦列傳

三

唐氏婦附焉值盛暑已越旬餘兩屍面色如生無腐穢氣

見者驚歎其後二十餘年有海氏海氏者淮陰海州陳有

諒妻也貧乏不能自存夫婦走雲間依親不遇賃糧艘而

返烈婦美而艷爲運丁覬覦運丁固一軍之豪且多金欲

圖姦而佯與有諒訂交烈婦知其詐密言夫曰妾與君雖

貧賤然良家子也卽沿門丐食亦弗失爲清白男女奈何

徇利與姦徒爲友耶願速計他行毋附其舟不聽抵蘭陵

運丁復誘其夫往蘇買纜烈婦識其謀乘間以針自履及

獲自襪及視自視及衣皆密縫無隙明夕運丁果移舟西郭之荒犯之遂自縊而死

外史氏曰嗚呼死之難也而紅顏爲易豈天地之氣不鍾於男子而獨鍾於婦人耶

雷溪外傳

卷十三

何烈婦列傳

四

吳烈婦沈氏傳

烈婦新安澄塘吳期伸妻同郡前進士江西提學副使道
沈佳濟女也幼貞淑事父母孝佳濟罷官僑居松江設帳
授徒期伸從父客松江因受業焉佳濟最愛女慎擇配故
教授生徒輒得一佳婿以配女凡六年而期伸始來就學
佳濟一見而大悅曰此子他日富貴必能以忠義著而吾
女亦能盡婦道此真佳兒佳婦也遂以女字之生男子子
一女子子一而大兵圍松江城下期伸操戈鬪殺數十人
胄溪外傳 卷十三 吳烈婦沈氏傳 五

力竭被執不屈死烈婦搜其子女奔屋後大池先抱女投
諸水復抱其子欲投水其子若膠固于地者腕力盡脫終
不得起而兵漸逼矣烈婦不得已含其子自躍池中兵至
岸時河涸水淺烈婦乃趨入污泥深處死其子爲族人收
養得成立歸里

外史氏曰沈學憲一見期伸卽許能以忠義著乃其臨難
果克不屈嗟乎雖一韋布之士未能富貴然賢於富貴者
遠矣其婦懼受辱欲母子俱殉乃天憐而保全其子得延

宗祀嗚呼豈非爲善之報哉

胄溪外傳

卷十三

吳烈婦沈氏傳

六

柴烈婦傳

柴烈婦崑山布衣沈徵祥女也年十九歸文學柴胤廉甚相恭明年北都陷天下洶洶烈婦卽斷所織布染青皂色製短衣以爲備烈婦知書嘗從夫觀史至王蠋忠烈語掩卷而歎因請爲解胤廉曰義重烈婦曰亦死輕耳又明年金陵定秋七月大兵攻崑城甚急胤廉父某荷戈南城婦因語夫曰子往視舅脫城破我當自討也胤廉登城則城已陷失父所在反則烈婦已入荷池不卽死兵至凡同行

畱溪外傳

卷三

柴烈婦傳

七

避者悉見俘烈婦以佯死免頃之姑從水草中出持烈婦泣相扶入室夜半家人潛聚作糜勸烈婦餐不食泣謂姑曰兒頃者倖免懼卒不保辱父母之義以爲大人羞兒終不能從亂兵求死况可從亂兵求活耶聞鷄鳴卽理嫁衣更之出堂泣拜姑不能起起而入室閨戶遂自縊而死越三日師旋女子鮮衣好翠隨之者不可勝數而烈婦獨無棺以嫁時衣器代棺火之也

外史氏曰戎馬未生于郊時或有道蔡文姬及樂昌公主

事者里巷婦人皆能非之以爲曷不早自裁決而遭辱如此然一當變故皆猶豫不忍至于失身嗟乎死生之際亦大矣烈丈夫且難之况女子乎當烈婦從夫論史時其志固皎然矣遇亂慮辱以死自絕嗚呼何其勇耶

畱溪外傳

卷三

柴烈婦傳

八

江烈婦傳

烈婦歙縣人徐瓚女同里江承增未昏妻也性孝母早卒後母暴待女不道女事之惟謹竟得母歡心及長許字承增先是烈婦舅服賈淮南經三十年不歸姑命承增往求之既往則父子俱不反康熙壬申冬東南沸傳

朝廷欲采吳越良家女備

太子後官使且至矣民間有女者悉遣嫁已聘者促迎歸於

是烈婦遂歸夫家姑又嚴急左右承事者輒得罪烈婦婉

雷溪外傳

卷十三

江烈婦傳

九

容愉色下氣怡聲凡百承順姑甚歡相愛如母子姑數郵書淮南促其子歸昏而承志徇貨竟不歸甲戌夏五月以疾卒於旅烈婦聞訃哭極哀不食求死諸母勸之以百數不聽姑泣語之曰兒夫婦未謀面且年少死毋爲也烈婦嗚咽對曰兒母旣早失夫又無伯季可依昔人云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兒已奉箕帚於膝下尚何從乎終不食十日而死年十九

外史氏曰人情莫不惡死而愛生故丈夫往往當大節而

逃卒貽笑於天下徐氏一女子耳守一盟不改之志甘心餓死以殉夫嗚呼可不謂之中惴丈夫哉

女子看得道義真切故能決烈盡道澹澹寫來足令鬚

眉媿汗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十三

江烈婦傳

十

韓烈婦傳

烈婦涇陽處士郭瑾女也幼讀書識大義及笄歸同邑韓重琬事舅姑甚恭重琬敦厚篤信弱冠以端方稱同里貞廉載長者也見而愛之以楚中嵯務屬焉重琬悉力經營無秋毫私人益重之時重琬偕父都閫君暎僑居邗上邗固多富商大賈知其賢皆樂與之交歲甲子重琬以星霜故得疾明年病劇囑郭氏曰卿無出我死卿其速行吾目瞑矣烈婦艷然曰噫是何言哉韓郭匹也君名家子妾豈留溪外傳

卷十三

韓烈婦傳

十一

華門女哉脫不諱當相從地下奈何以非禮言污吾耳耶烈婦侍湯藥晝夜不交睫者兩載餘又明年重琬卒烈婦號泣不食者三日諸娣勸之食曰吾已早許夫子矣舉家皆驚奔告舅姑舅姑力勸之終不食曰兩大人有叔季奉養兒無子留何益左右固勸之乃忿曰吾生平無大過何不令我善終而欲我凶死耶左右大懼不敢強烈婦不食七日矣猶循牆走詣舅姑前拜別越三日乃卒

外史氏曰韓氏婦可謂不食其言者矣一許良人遂決志

餓死殆與奇男子爭烈矣

留溪外傳

卷十三

韓烈婦傳

十二

胡烈婦傳

胡烈婦塩城釗國用後妻也國用娶烈婦方四閏月而卒烈婦年甫二十哀痛不欲生誓與國用俱旣殮乃裏國用前妻所遺幼子寂處室中閉戶羅牖不使家人窺七日出祭國用畢復入歷七日亦如之自是每七日皆如之家人皆不得其故而心疑其有他志至七十日乃去其戶牖畢親治饌祭國用痛哭如初喪哭已仍寂處室中家人以爲常不窺也舅姑私相謂曰兒天婦年少孫非婦出今日之

雷溪外傳

卷十三

胡烈婦傳

十三

慟婦報吾兒盡矣婦去志已決不可留矣乃嗟歎久之始就寐迨曉烈婦已繫纒於國用之棺釘死焉舅姑終疑烈婦寂處室中七十日事盡傾其篋得兩老人衣履若許幼子過歲衣履若許兩三歲以至七八歲衣履復若許皆烈婦于七十日中所製也於是乃大慟而殮與國用同葬焉外史氏曰嗟乎烈婦旣甘心一死何不卽死于七十日之前而七十日中又復沉幾密智周旋舅姑幼子十年以後之事而後死嗟乎此七十日中吾知烈婦吞聲咽淚未嘗

一刻忘死也嗚呼若烈婦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此乃謂之從容也豈不難哉傳之者亦實實不惹一塵

皎潔如冰壺秋月是卽叅之太史公以著其潔矣

新安

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十三

胡烈婦傳

十四

沈素瓊傳

沈素瓊名隱江都女子也幼聰慧讀書寓日報記憶既長善鼓琴能作黃鵠悲鳴聲聞者欲泣工詩多傷心斷腸句母氏家貧遂墮落青樓然非其志也性愛佳山水遊歷之際暗暗物色奇人從母遊武林愛西湖名勝乃家焉獨居一樓嘗憑欄遠眺注目馳神於南屏天竺間悅然如有所遇輒拍檻大呼曰安得天下真才子抱琴以從不復作煙花隊裏人乎往往作詩自況曰有恨人嗟琴在室空彈野

畱溪外傳

卷十三

沈素瓊傳

十五

調寄情癡他日遊孤山咏梅花曰自憐澹素無人識浪托林逋處士家蓋留心擇木無意於溫柔鄉者久矣有夏生者杭州府學生也風流都雅素瓊一見而悅之卽以心許賦詩贈答盡露素懷遂歸於夏生爲側室極其恭敬與嫡歡相愛若姊妹無何夏生病卒素瓊哭失聲旣殮撫棺大慟曰妾以憐才合忍不以憐才相從地下乎乃沐浴整容賦絕命詩一章自經於夏棺之側

外史氏曰青樓人盡夫也烏知有節義哉素瓊適夏生死

卽殉之豈非巾幗鬚眉煙花淑女乎殆與關盼盼並傳矣江都有此女子不第可以重青樓並可以榮江都矣
新
安心齋張潮

畱溪外傳

卷十三

沈素瓊傳

十六

陳烈婦傳

烈婦華亭博士弟子員楊仰崑女同邑璜溪里陳復舒妻也幼穎異數歲通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訓女誠諸書徧覽二十一史家人有女博士之稱事父母孝如成人年十三失怙未幾又失恃遂歸於陳姑沈婦姨姊也愛之如女烈婦順志承顏歡無忤操井日工繡績儉勤是力舅大喜私謂姑曰有婦如是家其興乎舉男子子三女子子一適當鼎革大兵臨城下家人報游騎至者三促烈婦行烈婦曰王師也庸何傷其否也吾得正斃於家焉苟倉皇行必遭戮辱不如不去卒不行而行者悉被執旣而游騎至執復舒欲殺之傾囊請命不許烈婦奔救騎見烈婦美乃舍復舒執烈婦烈婦度不可脫顧謂復舒曰君父子須疾去吾當不爲若輩辱於是復舒挈其子以奔騎促烈婦行烈婦神色自若給之曰姑緩余趨故徐行度復舒父子去遠乃躍入璜溪死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三吳死者夥矣雲間士大夫舍生取

璜溪外傳

卷十三

陳烈婦楊氏傳

十七

義者稱陳臥子爲烈臥子亦璜溪里人也與烈婦一家又同里豈忠烈萃一門耶嗟乎烈婦以一死與十萬貌貅爭此璜溪帶水可謂勇矣

一贊借臥子先生點綴璜溪里可與項羽本紀贊並傳
新安心齋張潮

璜溪外傳

卷十三

陳烈婦楊氏傳

十八

余烈婦傳

烈婦蔣氏遂安銅山民余和上之妻也幼端莊嫻于內則及笄歸和上以恭順稱事舅姑能盡禮姻婭皆稱之曰孝明年舉一子越二年順治乙未歲饑秋八月盜起開化延及遂安遂安皆城守十月遂侵銅山銅山人率老幼匿深谷中烈婦卽紉其衣履襯衫爲一抱幼子與姑伏艸莽間賊搜山得烈婦美而艷欲污之烈婦不屈且罵曰死賊我曹雖窮民皆良家婦也若輩戕無辜天必速誅汝肯爲汝辱耶賊怒露刃脅之烈婦益不屈大罵不止一賊奪刃前斫斷其首烈婦猶緊抱其子植立不僵其姑隔山見之大慟賊退匍匐來取其子烈婦乃舉子授姑然後仆賊衆遙望之大驚揮刃殺烈婦賊卽悸死於道烈婦死年二十有二

外史氏曰吾友汪溥云死之於人大矣哉刀鋸在前斧鉞在後振之以威脅之以勢雖素稱剛強苟其中無義理以爲之宰鮮不惴焉心怖而稽顙乞命矣烈婦甘心刀斧不

雷溪外傳

卷三

余烈婦傳

十九

肯受辱者義理主於中而心不動也余於烈婦紉襯衫時而識之矣

自義理之不明于天下也立朝大臣靦顏而拖青紫何有乎窮鄉弱婦乃貴以視死如歸乎留溪憫此義理沉淪現處士身而爲說法豈可作文字觀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三

余烈婦傳

二十

劉烈婦曹氏傳

烈婦曹氏歙縣人幼失怙恃九歲卽字同邑劉某劉固赤貧僅有寡母烈婦事之甚孝姻婭稱之無間言無何劉以疾卒烈婦號慟失聲誓俱死姑曰爾死是欲填我於溝壑也自是烈婦不敢啼惟力績以養姑未幾里有富兒某以貲充撫軍胥策衛過其門見烈婦美而艷悅之欲謀爲繼室知其貧謂可貨而取也乃陰賂所狎尼持幣以訂於姑姑念其無出且年少竟諾之行且有日矣烈婦知之飲泣

雷溪外傳

卷十三

劉烈婦曹氏傳

二十一

不能語但以所存索鏹瓶粟之數白姑若留以爲身後計者明旦整妝投池中死邑諸生殷嚮聞而哀之懼其湮沒無聞發爲詩篇大書而榜諸郵亭以示通國行旅過而讀者莫不悲烈婦之死而誦殷子之善傳烈婦也

外史氏曰人情喜富厭貧大抵而然婦人女子尤甚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烈婦饗人婦耳一旦富兒娶之未有不心動神往歎然就道惟恐去之不速曰今而後可以無廢糟糠哉又孰知其大不然乎嗚呼若烈婦者可與天都並峙

矣

通體明淨一贊甚有風神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十三

劉烈婦

二十一

潘烈婦傳

烈婦歙縣羅念祖女潘廷諫妻也父早卒母程患篤疾藥罔效女憂之刲股爲羹以進疾得瘳鄉黨有女孝子之稱年十七歸廷諫事舅姑一如事母歲癸酉廷諫以貧故遠賈於外舅患背疽烈婦代夫侍湯藥當溽暑疽腐不可聞烈婦數爲拂拭人皆掩鼻烈婦曰果臭耶我卒不聞舅瞠目視之曰吾惛向不知侍者何人乃新婦耶新婦速去母觸穢也烈婦曰兒乃不聞何穢乎卒拂拭如初舅卒哭盡哀廷諫奔喪歸以痛父故遂成疾烈婦日夜不解衣不交睫者兩載如一日廷諫疾篤語烈婦曰若自爲我家婦甘荼如薺孝事二親吾甚愧汝汝年少且無子家乏宿春何以苟延我死盡歸而母家烈婦泣曰君休矣君第爲病計無爲憂妾脫不諱當相從地下歸母家何爲也已而廷諫死烈婦擗踊痛哭視含殮置棺於堂奠畢遂闔戶自經其母與弟排闥入救復甦環守之不得間烈婦給家人曰吾從母命不復死矣衆乃解越日曰吾欲登樓取衣其母與

潘溪外傳

卷十三

潘烈婦傳

二十三

俱烈婦更上層樓忽從牖中踴身躍下折兩臂不得絕有頃復甦曰移吾體於故牀故牀者夫死之牀也遂閉目不食家人力勸之終不食九日而死年二十有六

外史氏曰吾聞新安閭閻中歷多奇女子誌乘所載節烈事不少焉羅氏決志殉夫而自經而墮樓而不食凡三求死而卒死焉嗚呼天都山川之靈何其萃於婦人女子之多耶

潘溪外傳

卷十三

潘烈婦傳

二十四

魏烈婦傳

烈婦明靖東將軍魏豹妻南韶道屠時中女赤水先生孫女也浙江人幼淑慧貞靜八歲通女孝經列女傳諸書明末從父宦粵及我

朝定江南平八閩豹以總兵官擁立永明王於粵西以功晉靖東將軍時中以女歸之封一品夫人將軍受命督師與海賊戰夫人在軍中率婢妾爲戰士縫甲綴裳辛勤不忘及粵敗奔黔既又奔滇將軍與夫人皆從之及將軍撫蜀留溪外傳 卷十三 魏烈婦傳一 二十五 塔天保共圖孫可望及歸滇事已壞乃追入緬後緬人以咒水誘殺衆官將軍持短兵格鬪力竭仰天呼曰吾爲大臣不能報國豈可死於賊手遂自刎夫人與子宗臯聞變亦自經爲內官趙救得不死乃佩利刃與孤相依脫有他故誓卽自殺壬寅還滇時靖逆侯張公勇以總兵官鎮滇與魏將軍有舊聞其妻子在乃收撫之於是夫人語其子曰曩吾不死者以汝無託耳今汝既歸張公吾復何患吾得報先人於地下矣遂投繯死年三十有一

外史氏曰夫人當亂離之時矢志撫孤及孤有託卽以死報夫子嗚呼節烈峙山岳矣

孫烈婦傳

孫烈婦崔氏江寧人世居鍾山之陰高曾祖父皆業田女生而淑慧四歲聞其兄讀書輒能記憶久之執卷問難於兄兄異之每暮自塾中歸即以日所讀書教其女弟一過目輒能成誦於是兄乃請其父偕之入塾穎異冠一堂三年通四書毛詩又一年輒能操觚作制科文矣才八齡也明年春父兄命之入塾女曰女子之道主中饋操織紉而已既不能與諸君子角勝文場取科第以光門戶多讀書雷溪外傳 卷十三 孫烈婦傳一 二十七

何爲卒不去及笄歸同里孫氏子璉以恭順稱未幾璉以疾卒婦無出璉之弟與姪覲婦之產逼婦嫁婦誓死不從遂以婦陰許同邑蔣氏子婦知之避於姊家璉之弟與姪偵其姊之夫遠客集多人劫婦出以與蔣氏子婦至蔣室號泣呼天誓必死蔣懼令老嫗與俱婦取筆遍書不幸二字於鏡臺復大書屍還孫三字於壁上抵暮詳使老嫗炊乘間投繯死

外史氏曰余讀漢書荀采被父迫再醮書屍還陰三字于

壁而縊死不意千載之下復有崔氏與之共爭青史光哉

譚烈婦傳

烈婦蔡氏六合高山集人幼端靜喜讀書尤愛讀烈女傳及賀江夏女訓女誠女孝經諸編能暗誦一字不遺有至性事父母以道許字天長譚氏子譚氏子得疾臥榻者經年女聞之卽屏腥食夜焚香禱北斗求夫疾愈旣而夫疾益篤譚之父母求於神巫者曰若子結褵則疾可瘳也遂走媒妁以告蔡氏父母不許女垂涕曰女旣許譚卽爲譚氏人矣死且不易況生乎且男子有疾非妻子不知痛苦也彼父母尊行烏能晝夜周旋耶是病終不能愈也見請往事之又不許固請乃許之旣歸之夕夫絕去者再乃甦婦晝夜侍湯藥不解臥不解衣一呼輒起凡五閱月竟未定情而夫卒哭甚哀越三日盡以簪珥鮮好衣服獻於姑明日裹故衣一束遣婢遺之母又明日取敝裳衣給左右婢嫗盡焚其敝屣姑慰之曰母自苦吾兒不幸命也奈何新婦少幸自愛婦正色曰噫新婦何往乎至七日堂有客仍爲姑治殽核享之少頃呼之不應入視則經死矣年十

雷溪外傳

卷十三

譚烈婦傳一

二九

九

外史氏曰吾聞譚氏子死父母哭之未慟至烈婦死則哭之慟弔其子者數人而已弔烈婦則以千計嗚呼貞烈之感人深矣哉

李禿翁云先王教化只可行於窮鄉下邑而不能行於冠裳濟濟之名區只可行於三家邨內不識字之女兒而不能行於素讀書而居民上之君子觀此傳而益信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

卷十三

譚烈婦傳二

三十

聞疾卽齋心夜禱其志已決及歸於譚夫危則竭力不懈夫歿則捐生不激分奩焚履引決從容尤人所難范史曰區明風烈昭象彤管烈婦足當之矣

新安雲逸吳

答屬

蔡如衡妾王氏傳

蔡如衡四川人前崇禎朝廬鳳道有妾王月者名妓也善謳工琵琶如衡慕之以千金贖其身嬖之甚月有至性事如衡母甚孝婉容愉色賢於人子常經年伴母寢母年九十餘多病月終夜不寐爲之撫摹母愛之如女如衡或呼之不至謝曰母年高需人服事彼婢嫗安得痛癢相關須妾爲之周旋庶幾老人得安也如衡心異之嬖之益甚壬午流賊破廬州執如衡月牽如衡袂同至賊所如衡不屈賊曰蔡道汝老母何在如衡曰已逸之矣賊曰汝何不偕母逸乃與艾妾居者何耶如衡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何爲逸賊曰吾知汝不怕死者令拽出殺之月大慟求同死賊曰汝非王月耶月罵曰吾卽王月死賊問我何爲賊曰吾聞汝善謳汝能謳一曲吾聽當活汝月大罵曰死賊汝不忠不義背天理叛王法塗炭生靈吾恨係女子不能食汝肉寢汝皮寧肯謳汝聽耶賊憐其妓不忍殺適有進茶於賊者賊令與月飲月從容接之直前連碗擲賊中賊首

賊大怒拽出斬之年十九

外史氏曰王月妓女耳歸蔡公則成良婦觀其對賊之言凜然可畏哉且其孝事蔡母節殉主人真巾幗中賢豪哉

京口雙烈傳

龔烈婦謝氏興化人家貧徙居丹徒南門外磨腐爲生夫
儒無子有女年十四俱能以貞靜自持比隣有惡少田五
者素行暴結納軍營豪強及無賴子弟放利行鄉曲人皆
側目窺婦艷及女姣屢以甘言挑婦婦婉謝之復以利誘
婦婦亦不爲動挑其女女大怒詈曰若背天理多行不義
必自斃尚敢作昧心事以污壤我若頭欲速斷耶田五忿
之日邀羣無賴隔牆縱飲謳淫詞作穢語冀動其母子其
留溪外傳 卷十三 京口雙烈傳一 三十三

母不能忍泣請其夫他徙又貧不能舉久之田五矚其夫
他往排闥而入欲污之母子大呼賊驚四鄰皆起逐乃逸
去田五益怒必欲污母子而甘心乃與無賴子謀爲僞券
誣其夫貸錢若干貫訟於官無賴子謬爲証官撻其夫責
之償於是田五公然逼婦淫婦呼天號泣曰我生不辰遭
此強暴汚辱至此尚欲何生遂投水死其女曰母在尚見
侵況母死乎亦投水死官聞之乃辟田五

外史氏曰嗟乎龔氏母子身處貧賤能操志不爲強暴辱

卒以一死完其身嗚呼其氣凌岱岳矣

留溪外傳

卷十三

京口雙烈傳二

三十四

王烈婦傳

烈婦詹氏太平人年十七許字同里儒生王朝宋及笄朝宋抱羸疾不克親迎婦欲往省父母難之姑聞命與之歸朝宋疾正篤婦顧天請代割股爲糜以進者再不效逾于歸之夕甫三十有七日而朝宋卽歿婦剪髮內殯號呼而矢曰予其殉也顧無子莫爲之喪三年不相從地下者有如此髮旣葬勤女工恪事其姑嘗歸寧母勸之醮輒以死拒其兄微諷之則曰殉有期矣不可二也幸毋多言久之

雷溪外傳

卷十三

王烈婦傳一

三十五

服當除卒勿除或疑其憚死憚死志或移乎一日悉檢衣飾歸之母而次第澣其故衣詰朝寢不起姑及諸似排闥入則衣盡紉結宛轉於牀尚有微息曰死若是其難耶視其枕側碗有餘瀝乃鹽漬也嘗屑豆爲腐故竊貯啜之逾時遂絕康熙丙子夏四月也朝宋死於康熙癸酉春正月至是凡三週歲餘三月

外史氏曰烈婦當夫病劇而于歸甫三十七日而寡此三十七日中固非辛苦悲愴之夙夜而無所謂燕爾靜好之

晷刻也乃矢志殉夫又於三年喪畢之後則此三年之中又不知幾何其啼霜號月之傷心也嗟乎嗟乎

雷溪外傳

卷十三

王烈婦傳二

三十六

山東烈婦列傳

烈婦諸生孫陞顯女兗州汶上縣人同邑楊大典妻也年二十三大典病故即日自經而死嶧縣褚懋淇妻沂州諸生任作侯女年十八夫亡無子一女復殤遂投繯死單縣烈婦張氏楊嘉猷妻嘉猷母亡過悼葬畢即死婦年二十四絕粒而歿魚臺于氏夏九圖妻有殊色刈萊田中惡少李先知迫之婦死拒不從奪刀刺死濟南青城王我錄妻諸生霍洙修女年二十夫亡以遺孤托兄嫂中夜自經死

雷溪外傳

卷十三

山東烈婦列傳一

三十七

萊州掖縣潘連妻霍氏年十九殤歿投井死膠州諸生張懋燧女適韓士楷年二十二士楷故即自剄死靈山衛薛竹兆妻諸生唐士傑女也竹兆遊學六載婦恪事發姑不憚康熙戊申竹兆卒於旅聞訃自經死即墨孫翊妻劉養冲女也昏方數月翊病卒自縊死年十九蓬萊把總黃金鼎妻戰氏順治丙戌金鼎征寇陣亡婦縊死棲霞劉坦妻諸生呂甲女坦故即縊死寧海州庠姜尹東女適同里初咬昏未一載咬亡投繯死安丘王士亮妻諸生曹復玄女

也亮亡即縊死柩前年二十三歲長山生員王旭之女歸同里生員沈鼎鼎卒亦縊死柩前新城王啟鶴女適長山生員王廷芳子王應夫死三日即縊死新城生員耿弘文女適淄川孫氏子夫死亦縊死同邑貢生孫琰妻袁氏謝遷陷城不辱自殺太僕寺主簿韓茂椿妻亦同難昌樂李鳳徵妻張氏昏方兩月夫亡執喪成禮既葬服毒死安東衛諸生蔣桂妻江南韻榆孝廉張煜女結褵未兩載桂亡投繯死康熙壬寅年也

雷溪外傳

卷十三

山東烈婦列傳二

三十八

外史氏曰景卿甘醴爲天地之瑞龍鳳芝麟爲百物之瑞至忠孝節烈則人之瑞亦國家之瑞也諸烈婦蹈死不同捐生匪吝齒三尺以如歸甘鴆毒而如飴誠爲人之瑞國家之瑞矣

薛烈婦傳



烈婦鹽城郡庠楊續女上舍生薛衷妻也幼淑婉不苟言笑善事父母奉其大父八十翁尤謹及笄歸於衷琴瑟相莊事舅暨繼姑能盡道繼姑歿遺幼叔小姑娘撫之如子衷本儒素家遭歲凶婦竭力奉舅姑已則豆羹麥飯與婢僕同甘苦康熙丁丑六月裏暴病甚劇婦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旬餘時有身將婉猶終日立榻前不少休以致未彌月而產一女不育復侍立如初雖惡露淋漓勿顧也產後以舊溪外傳
卷十三 薛烈婦傳一 三十九
夫久不食婦亦不食其母來視勸之食對曰病者食兒乃食卒不食刻刻爲夫揮扇至二十五日昏裏覺病革顧婦哽咽指二女囑以後事婦涕泣以聽既而夫目瞑舉家環哭婦不慟惟整頓歛具遣一僕報其父母詒二幼女寢閉戶自經而死舉家大慟乃治雙棺越宿而衷復蘇母以瘞復生亦冀女之返魂也三日不飲當溽暑面色如生無穢惡氣弔者無不嘆異邑令鄭梅崖聽聞之以曠世奇節旌其廬

外史氏曰吾聞烈婦死之次日其母家庭中梅根忽產紫芝一本大如斗其光燦燦蓋婦嘗嬉遊其下或疑其節孝精靈所化嗟乎龍鳳芝麟爲百物之瑞烈婦則人之瑞矣宜其相感而生也

林烈婦傳

林烈婦曾氏字如蘭福建長樂人也父柳谷與舅漢朝生同里長同學既壯同賈於浙康熙初又同徙於仁和他日兩家同舉子遂約婚姻之好婦幼貞淑讀書明大義性孝及笄歸漢朝季子邦基事舅姑能盡道姑先歿三年喪無日不哭之哀也康熙癸未邦基得篤疾婦侍湯藥晝夜不懈懇懇懇禱天求貸竟罔効既死殯於室無子矢志同死不食者累日左右皆泣勸勿聽鄰里患其死而擾於右

留溪外傳

卷十三 林烈婦傳一

四十一

司也羣趨白於令令召婦至庭勞之曰若欲死節耶是固美事也奈何上有髮年之舅下乏伯季之助孰能一老置之何地耶何如奉衰老以天年終乎婦曰諾謹奉教歸而復食慇懃以事其舅而舅竟忘其喪子丙戌夏舅歿婦哭之哀既葬曰吾可以報夫子於地下矣乃沐浴更衣端坐於榻絕粒十四日而死杭之士大夫趨弔者如市前數年錢塘諸生吳錫妻戴氏夫亡吞金以殉弔者以萬計不十祀而曾氏又與之爭烈

外吏氏曰曾氏可謂從容就義既孝且烈矣當夫亡欲死

及聞邑令之教卽不死而奉舅及舅亡卒不食言夫亡於癸未舅亡於丙戌相去四載而終報一死豈非從容就義若古之明道之君子哉嗟乎爲人臣者當國家淪喪或失身二姓九原之下值烈婦能無愧乎

留溪外傳

卷十三 林烈婦傳二

四十二

雷溪外傳卷十四

目錄

江陰 陳鼎定九稿

貞孝部

蔡孝女

沈孝女

鄭孝婦

王孝婦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四

貞孝部

一

陳孝婦

李孝婦

周孝婦

陸孝女

許孝婦

李孝女

孫孝婦

張孝女

黃孝婦

吳孝女

孫孝女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四

貞孝部

二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蔡孝女傳

蔡孝女蕙泰州人父某生子女五人蕙獨居長有至性自幼知服勞奉事承父母歡既長通女誡女訓女孝經許字同郡明經繆潁未嫁父被吏議當棄市蕙卽絕嗜味屏服飾夜不解衣焚香額天爲父請命如是者四年如一日嚴寒大雪中風鳴鳴四面入蕙不設爐火苦塊自如許度外

留溪外傳 卷十四 蔡孝女傳 一

舅不可活欲迎蕙歸蕙揮涕謝媒氏曰父亡與亡曷忍言其他已已春

今上復幸江南蕙嚙指血草狀匍匐以訟

上曰是女子也而爲父乞命嗟歎久之有司以爲緹縈復生也其父由此得平反蕙歸潁未一年而病卒

外史氏曰方蕙父之被收也人或以爲當死余心竊疑之其父之爲人果若緹縈之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否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

聖天子經天下之心也且蕙者以孱弱女子不憚艱難而匍

匍爲父上書則自有書契以來不可多見者矣可不謂之

孝歟

留溪外傳

蔡孝女傳

沈孝女傳

孝女錢塘處士沈人驥女仁和諸生陸有奇妻也幼性孝數歲事二親能盡道定省溫清禮踰成人家人咸呼爲女孝子及笄歸於陸以婉順稱尤能善事舅姑舅姑稱之曰賢旣而內外皆無間言未幾母周疾女歸省侍湯藥歷數月疾不起女泣禱於天曰父老矣弟且幼母不可以死天乎無寧死我以代之夜夜如是而疾益篤醫者不治且曰精神脫矣臟腑敗矣氣血竭矣將安治爲秋分必殆至期畱溪外傳 卷十四 沈孝女傳 三

疾果劇女卽持利刃潛割臂肉作羹以食母母食疾卽愈而女創甚流血不止越十二日而死年十六武林人哀之爲詩文吊者以萬計

外史氏曰割臂本非中道韓子譏之當矣故

國家之制不列旌典恐其殘遺體博孝名耳然婦人女子知有父母而不知有其身皆出其真心勃發而不可遏者也夫奮不顧身以求免親于於死平居必不薄待其親矣較之外飾細行邀虛譽於天下而真心不可問者何啻霄壤

哉故雖不得中道而其心可嘉也

割股體以療病者往往多驗而旌典不之及慮人之僞爲耳然病因以瘳是不人之旌而天旌之也天旌之不足而後得文人傳之斯愈不朽矣

新安心齋張潮

畱溪外傳

卷十四

沈孝女傳

四

鄭孝婦傳

孝婦胡氏武進前丁丑進士山東布政叅議鄭彌曾孫處士鄭士晉妻前禮部尚書胡忠安溪之曾孫女也天性溫淑自幼卽能以禮自閑數歲家人咸以女君子目之及笄歸鄭以無違稱事舅姑篤於孝凡一飲一食必親必謹不啻假手臧獲處妯娌藹然若同懷姑朱患篤疾久不能起婦侍湯藥扶臥起晝夜不解衣不交睫者歲餘如一日病劇卽向隅涕泣或焚香禱天請以身代姑嘗夜半呼所需

留溪外傳

卷十四

鄭孝婦傳

五

婦無不卽應姑曰新婦何竟不寢耶長久如是豈鐵漢耶婦曰姑當病劇兒何心能寢卽寢又焉能合目故不如無寢也姑歎曰有婦如此吾無以報但願孫新婦亦如新婦孝順新婦耳後姑病瘳而婦以服勞過竟早卒其姑痛哭曰嗟乎天乎何奪我孝婦之速乎哀哉涕泣歲餘日遂瞽然壽至九十方卒而孝婦死年才二十有九其子朝紳以文學顯而性孝痛母早歿每對人輒垂涕士君子哀之多贈以詩文焉

外史氏曰武進吾郡附郭邑也去余邑不及百里余姻婭多居之過余者輒道鄭氏婦之孝而以不享壽考爲恨嗟乎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夫不聞道活百歲非壽也今鄭氏婦以孝死是聞道者矣齒之短長烏足論哉

留溪外傳

卷十四

鄭孝婦傳

六

王孝婦傳

王孝婦高氏四川仁壽人幼貞淑及笄字同里諸生王楷楷少有膂力善擊劍張獻忠亂蜀率鄉眾與戰沒於陣楷與婦同年月日生聲音狀貌甚相類婦嘗戲服楷巾衫坐書舍呼童子供役童子以爲郎君也及楷死婦年才十八父母宗族俱死於賊婦匿深山得免然家破亡無所依或勸之嫁婦曰此豈好女子所爲且吾舅姑俱宦閩世爲巴蜀簪纓豈可自我墮家聲乎乃纏金珠易男子服戎裝佩

雷溪外傳

卷十四

王孝婦傳一

七

外史氏曰王氏婦可謂節孝而擅膽畧矣觀其孑然一身走數千里以依舅姑丈夫所不能乃區區一女子能之世可多觀哉

分明一部絕妙院本但恨結局太慘耳如此婦人固是奇偉丈夫所不能爲而竟爲之絕不露出本色吾願以大作編告天下之稱鬚眉男子者

新安心齋張潮

智足以衛其身乃能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及入見兩尊

人忍痛不言供爲子職舅沒事姑姑歿即捐軀以殉聞

雷溪外傳

卷十四

王孝婦傳二

八

閩中無是婦名教中亦無是男也讀之令人起敬起畏

新安雲逸吳啟鵬

陳孝婦

孝婦許氏江陰閭詔里陳永祚妻也性孝數歲母疾嘗終夜徬徨不寢父命之寢女曰母疾篤兒心碎矣安能寢父奇之既長貞靜沉默言笑不苟及笄字永祚以孝順稱姑暴稍不如旨輒撻之流血婦婉容愉色下氣怡聲順承之姑終不悅也姑有疾婦終夜不寢侍立榻前雖漏盡一呼輒應經旬累月未嘗或倦姑躁病久必發狂狂則必撻婦動以百數婦輒跪受每病一發婦非頭顱破則肩背腫或雷溪外傳

卷十四

陳孝婦傳一

九

面目青紫人見之多爲不平婦曰姑病耳非病肯若是哉進湯藥稍不合姑輒大怒令婦長跼牀頭不命起不敢起姑待婦最厲終姑世婦當其前未嘗或一坐罵詈詈楚未嘗一日間飲食未嘗一日飽體膚未嘗一日完然其事姑也每夜必三更乃寢鷄一鳴則起盥沐櫛髮伺姑於寢門外矣年三十六以產卒

外史氏曰孝婦遭姑楚有鐵石人所難堪者而彼竟甘之如飴絕無幾微怨辭此讀書明理君子所難能者也然竟

以早卒嗚呼悲哉

雷溪外傳

卷十四

陳孝婦傳二

十

李孝婦傳

李孝婦夫其氏儀真人幼端淑性孝善事父母年十五歸於李李力田婦能佐夫耕舅早卒事孀姑極其婉順姑有心疾每病劇輒死去半日乃甦一月間嘗發數次每發必三四日夜乃少間間一二日復病婦叩頭流血搶地呼天請以身代乃至欲殺欲割終不得愈每方外人過婦輒予之齋再拜求其善方而方外人多倘悅不經雖得方以百數卒不効婦以是益憂之他日夫耘於田而姑忽病發呻畱溪外傳

卷十四

李孝婦傳一

十一

吟輾轉牀第問婦心如刀刺突有一黃冠客造其廬求食婦曰食易耳奈吾姑病劇何黃冠曰若姑何疾吾能治之婦大喜歛衽再拜告以故遂治餐食之黃冠曰是疾易療耳然非活人肝不可也婦益喜即持刀剖胸割肝與之黃冠卽雜以他藥令烹之進姑姑食畢而脫然無恙矣婦以創故昏仆於地黃冠驚而走日昃夫怪其不來餉也馳歸知婦割肝急市藥敷之數日而創合後婦年九十餘無疾而卒其後有吳氏吳氏者泰州安豐亭民魯高妻也舅病

篤夫亦病婦引刀刺股肉爲羹雜糜以進舅舅食卽愈而婦以刃利切骨流血四十二日而卒里人哀之

外史氏曰孝哉婦也惟知愈舅姑疾而忘體膚之楚推其心自足感天地格鬼神矣然李以壽考而吳卒以創死殆有幸不幸耶

畱溪外傳

卷十四

李孝婦傳二

十二

周孝婦傳

周孝婦黃氏陝西三原人也性孝垂髫事孀母能盡道及笄字同邑周讓侯以恭順稱讓侯家貧遠館涇陽常經年不歸婦力績以奉養姑姑老有齟齬每第必數日夕婦每夜必擁姑坐於床常經旬不交睫一呼必應視日姑病劇婦搶地呼天禱北斗請以身代不愈婦心如刺倩鄰姬遍求良方皆不効聞城西郭某良醫也然驕貴不易致婦卑辭頓首於鄰叟求往延之既至視脉曰不可治矣如藥苦尚有一綫也婦即嘗之味苦大喜以告郭曰非牛黃不効時黃價八十值小民家不易得婦盡脫簪珥及嫁時衣具簪十值畀郭易黃食之不効婦親詣郭頓首於其門求再一視郭回拒不住婦涕泣以歸無他策惟稽顙竈神求代姑死病益劇僅一息矣婦乃操刀割股作羹以進姑食已病少甦婦復割以進病漸間婦大喜再割進之病遂愈然婦以三重創故又兩月餘不寐竟病數月而死年十七外史氏曰觀孝婦之皇皇欲求姑生可謂真且摯矣乃三

割股卒至重創而死孝之至矣

閱之令人垂涕賴有佳傳以傳千古亦此婦之大幸也
新安心齋張潮

蚊嗜饑膚人尚不耐三割股以愈姑疾寧復計有其身此千古之奇孝也如郭醫者驕貴不易致至則故難其詞今出嫁衣以償藥值日印扁之名為盜跖之行天不死郭醫而死孝婦湛湛闔閭真不可測矣
新安雲逸吳啓曙

涇溪外傳

卷十四

周孝婦傳

十四

陸孝女傳

陸孝女江陰由里山人前朝萬曆間坐虎皮講周易瓊臺先生之族孫女也性孝七八歲卽知溫清之義及笄許字同里陳氏子未結綰值鼎革大兵圍城遊騎畧山中入其家父兄持戈與鬪格殺數十餘騎騎士怒併力攻殺其父兄其母揮大斧奮勇斬三騎士爲亂箭射死騎士見女美且艷欲污之女從容告曰母倉忙也妾願從將軍行騎士大悅挾之歸抵壘置酒邀同人痛飲喜得女也盡酣乃散

留溪外傳

卷十四 陸孝女傳一

十五

騎士將就寢呼女女復從容告曰母倉忙也姑少待騎士先就枕以醉故卽斲然女乃抽其利刃斷其頭驚隣幕士倒屣來視甫入女卽揮刃斬之益驚衆皆來視倉卒不知所爲不及備女揮刃連傷五六人一軍皆驚疑爲劫營者大呼自相殘殺至夜半女卽自刎而死年十八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予邑以抗命故城中十六萬人皆授首女子投井投河自刎白經及舉火自焚死者不可勝數陸氏以孱弱女子當戈戟擾攘時不動聲色從容不迫

爲父母兄報讐以死可謂孝且烈矣

留溪外傳

卷十四 陸孝女傳二

十六

許孝婦傳

許孝婦陳氏山西平陽人幼有淑德讀書通女孝經列女傳諸書及笄適同郡許綱諸生也以力學故得疾結禰未一歲而卒無嗣別無昆季遺產數千金族人各寧者富而暴垂涎之屢請其舅求爲嗣舅曰吾自有嫡族不許寧怒褫大鐵錘擊殺其舅其姑訟於官寧賂官置於獄瘦死婦大恚欲與寧甘心而未得間也乃謀於族得應立子方十歲寧又密使人鴆殺之婦乃重賄購一刃利可斷鐵藏於甕溪外傳

卷十四 許孝婦傳一

十七

室伴謂人曰吾昔悞聽人言不立寧而立他子寧合爲吾子但吾少而寧長不可稱母子寧盍使二孫事吾彼別居以掌吾財可耳寧聞之大喜果使二子來事婦愛若已出久之寧不疑過共家索文薄婦盡出與之且飲之酒盡酣而去他日婦誕辰置酒大會宗族開其二子於室婦懷刃出堂上立斷寧頭入斃二子於室自詣吏寧嗣絕吏盡斷其產歸婦爲擇應立者爲後奉婦終老

外史氏曰古來節烈婦人多矣未有若許氏婦能爲舅姑

報讐從容手刃讐人于樽俎間可謂孝且勇矣

甕溪外傳

卷十四 許孝婦傳二

十八

李孝女傳

李孝女江寧鄉人父某賈人也積貲數千金往來販貨江上有年矣他日載金汎舟至無爲州貿易爲大盜截於江殺而盡奪之訃聞女號慟呼天曰妾無兄弟願天佐妾報父讐母亦以哭父死旣葬女遂渡江至無爲訟於官盜聞之厚賂津要以勢壓州牧竟寢其事女忿之欲自殺於州庭夜夢其父告曰殺我者越人陳耀祖及其僕張智滕璣萬啟也可往北城訪之明日往訪果有其人以貲爲郎交

雷溪外傳

卷十四

李孝女傳一

十九

結津要守令直奴隸耳女思不能敵乃雍髮易男子服變姓名密令冶人鑄一利刃伏衣襟中求備盜家甚勤慎久之盜愛焉乃得入臥室見故父所用器皿具在傷心慘目輒咽淚不止又度力弱不得聞不敢輕舉至除夕盜與僕痛飲皆大醉女乃出刀殺張智滕璣萬啟方入室殺耀祖驚其妻拒門大呼不得入耀祖獲免明旦自詣獄陳狀有司終患諱盜之爵不直其事女乃自殺年十九

外史氏曰孝女爲父報讐巨魁雖漏網然已殺三盜矣嗚

呼賢於男子遠哉

雷溪外傳

卷十四

李孝女傳二

二十

孫孝婦傳

孝婦淮安府順治甲午舉人潘取臨女高郵州丁酉孝廉孫弓安妻也幼讀書通大義事二親能以道及笄歸弓安以恭順稱姑早卒奉事其舅如事父姻婭皆稱之曰孝舅宗彞丁亥進士以薊州副使告歸性耿介尚氣節居鄉勇於爲義然疾惡太嚴以是小人多惡之時治河諸吏多侵蝕工帑派役里民間閭多苦累宗彞輒走白當事羣吏多斷之會當事以淮黃水洩注奉郵湖高寶興泰民慮有魚鰲患皆譁宗彞又持論不可小人乘隙遂造蜚語中傷當事悞聽置之獄婦脫簪珥貨救賫胥吏以求脫其舅不可得乃棄鉛華卧苦塊拾地呼天稽顙北辰以求脫其舅又不可得遂屏腥食長齋繡佛刺舌血書金剛經如十卷以求脫其舅終不可得郵人素德宗彞又感婦孝父老子弟數千及諸生數百輩走告事號泣呼天叩頭流血以求脫其舅又不可得而卒於獄婦號呼悲痛不食者累日夕三年喪哭甚哀後當事聞之感悟深自悔欲提殺讒者

以謝而未果云

外史氏曰世之男子惑婦人不能善事父母者多矣至婦人以孝舅姑稱尤難屈指孫氏婦當舅被難自媿不能效緹縈上書天子前以雪舅冤乃至欲生不得欲死不得轉輾呼天求天而天不應不得已刺血書經以希一誠之格而天寃不可問然其心良苦誠爲古昔鮮見者矣良由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故閭閻之內皆能以孝自勵語云道之

以德四海胥化誠然乎哉誠然乎哉

甯溪外傳

卷十四

孫孝婦傳二

二十一

張孝女傳

張孝女陝西鎮原人性孝善事父母父某爲讎家所殺女有三弟皆幼不能報即毅然走訟之令令受讎家賄不直其事女走愬郡守下其狀於令值李賊圍郡城令又寢之既而郡城陷令降賊爲賊郡司馬新令至女又訟之讎家又賄新令寢其事竟不得白明年李賊陷燕京未幾我

朝定鼎王師追賊至陝女聞大兵至即薙髮易衣冠詣師中

投軍帥偉其貌試之弓馬皆中式授爲忠顯校令率五百

雷溪外傳

卷十四

張孝女傳

二十三

人先驅女得賞賜盡給諸軍軍士大悅皆願爲死既定西安女言於帥曰鎮原臣里也道路山川素所熟察請帥一軍往畧之帥允之陞爲武毅將軍女乃率士抵鎮原貪令開門降即圍讎家無老少皆斬持其頭泣祭父塚畢歸拜其母曰兒之僞男從戎者爲父讎也今讎已復吾志已足如反救字人誰其信我乃自殺年十九國人哀之爲之立孝女祠以春秋焉

外史氏曰此天下奇男子也孰謂巾幗哉觀其一死自明

有戰國烈士之風焉噫偉矣

雷溪外傳

卷十四

張孝女傳二

二十四

黃孝婦傳

黃孝婦蔣氏河南真陽人數歲卽能孝事二親垂髮里中
卽有女孝子之稱蓋母病篤曾割股以愈之也及笄歸同
邑黃氏子尤能孝事舅姑婉容愉色怡然一孝子焉敬其
姑特至姑長病三年婦事左右未嘗一交睫至漏盡呼無
不應凡六割股病始小愈姑憐之慰婦曰新婦侍我病久
矣未嘗一就枕焉卽鐵婦者亦當銷滅况血肉軀乎今我
少間盍少息也婦對曰新婦慣之矣昨見姑稍愈喜欲求
一寐奈目不瞑何姑毋以新婦爲憂也又三年姑病方大
瘳而舅又疾作婦事之如姑舅病三年乃卒婦哭之慟姑
慰之曰汝九年不寢矣吾觀汝容色雖未憔悴而精神則
索然矣若不自保豈能久乎是欲速我死也婦乃稍解未
幾姑又以疾卒婦晝夜號泣至失聲而病不起矣計婦年
十九臘月而嫁明年正月而姑病繼之以舅共九載未嘗
與大有枕席之歡而死無出年二十有八
外史氏曰嗟乎嗟乎孝婦之孝古今人所不能也九年不

雷溪外傳

卷十四 黃孝婦傳一

二十五

宋真鐵漢哉其精神當與天地爭長久矣

雷溪外傳

卷十四 黃孝婦傳二

二十六

吳孝女傳

孝女者歙縣莘墟里國學生吳曙星女也初生母黃卽喪撫於庶母高幼有至性數歲人或言非高出者知母早歿卽呼天號慟每逢春秋祭祀宛轉悲啼旣長繡牕風雨時追念其母往往咽淚吞聲歔歔垂涕事父益謹夙興夜寐朝定夕省無敢或怠嘗曰吾不能生奉母一日悠悠蒼天終恨何極今若不竭力以事椿庭一旦梁頽木壞則兩失之矣何以生於天壤哉於是家人皆稱其能孝而宗族俱

畱溪外傳 卷十四 吳孝女傳一 三十七

以女孝子呼之及笄字巖鎮郡庠生鄭晉德晉德父乙未進士名嗣武號有懷登第後卽與妻程偕隱不仕晉德奉之甚孝婦體夫志事舅姑能盡道舉四子曰袞曰袞曰袞曰袞俱長而女垂四十矣父年七十有七病墮甚驚水漿不得下者經旬女侍湯藥晝夜不怠旣而醫者皆曰不治女搶地呼天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不得聞乃泣禱神祇持利刃剖股肉和藥以進父服卽愈其孝感如此後父卒女終歲悲哀竟以哭死疾革時孟仲叔三子同日割股而季

以年稚未能媵妾任亦同日割股人以爲孝德之感云郡

守張登舉通判鄒翼明皆以女中曾閨旌之載入邑乘

外史氏曰人少則慕父母旣長爲外物移則衰吳氏女年

四十父病則割股以療父沒則悲泣以死嗚呼有終身之

慕矣

女子以身殉父亘古希有得畱溪先生此傳與天地同

長久矣 楊子慎言茅點

畱溪外傳

卷十四

吳孝女傳一

三十八

雷溪外傳卷十五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目錄

貞烈部

陳烈女

崔烈女

高烈女

杜烈女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五

貞烈部

吳烈女

方烈女

河南王烈女

曹貞女

朱貞女

夏貞女

安豐女

李貞女

胡貞女

莊貞女

徐貞女

阮貞女

王烈女

池烈女

汪氏雙貞女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五

貞烈部

留溪外傳卷十五 貞烈部

江陰 陳鼎定九 稿

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冬青和州人也幼聰慧八歲通列女傳女孝經諸書每讀節烈故事卽感愴流涕慨慕不已家人卽識其他日必能以節烈著也及長許字同邑黃某未歸而黃某以疾卒冬青哀慟不欲生請奔喪父母不許久之欲以女他適冬青聞之泣告曰願往省舅姑了見心事則可矣又留溪外傳 卷十五 陳烈女傳 一

不許乃以死固請許之於是遂縞衣裳以往泣拜堂上請就舍願事舅姑以終老舅姑不可乃作書辭父母曰竊聞婦道從一而終故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昔之貞女烈婦比比皆然是以十載之下猶能爲父母榮也兒生不辰痛壻早歿雖未奉其帚於生前然媒妁將命父母許之六禮旣成久矣爲黃氏婦矣奈何壻死而有他心焉此兒之恥也終身不改之謂何兒不死辱父母重矣兒今日願從壻於地下以爲黃氏鬼幸毋以兒爲念也乘間竟縊死與夫同

穴焉

外史氏曰烈女輕生重義不辱父母矣或曰女未廟見不得稱婦冬青可以無死嗚呼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以未委贄而藉曰非吾君也可乎

留溪外傳

卷十五

陳烈女傳

二

崔烈女傳

崔烈女者泰州富安亭民崔健玉女也幼失母事後母能盡道許字同里王嘉誨嘉誨任俠好客家千金悉揮散貧不能娶烈女兄弟四人三弟皆幼父病析產授烈女田爲奩資既卒二伯暴垂涎之百計罔三孤及烈女去烈女可盡吞其產也而嘉誨又無力迎二伯因使人諷烈女他適不聽竟以烈女改許富兒納其重幣迎有日矣烈女聞之泣告後母曰王氏之婚先人許之奈何先人肉未寒而伯留溪外傳

卷五

崔烈女傳

三

氏利吾財欲棄先人盟傷先人心於地下兒誓一死不負王氏約乃伏利刃于衣襟曰敢有言他者吾操與之俱死富兒聞之懼不敢來迎烈女乃密遣老嫗言于姑曰伯氏無良欲棄宿約兒知夫子貧敢以貲相助幸毋緩也嘉誨因擇吉親迎二伯知之恚撫他事訟嘉誨於州嘉誨奔愬郡守二伯乘嘉誨在官謬謂所許富兒曰婚已毀可急來迎烈女聞之遂投繯死年二十四

外史氏曰今之讀詩書者動以禮義自許及其趨利也如

鴛先儒云與之一錢卽亂況富貴乎崔氏守從一之義不以貧富易志甘心一死賢於讀詩書者遠矣

崔烈女傳

卷五

崔烈女傳

四

高烈女傳

烈女江陰鳳凰山世農夫高鳳之女也年十二卽擅儀容性端莊言笑不苟里中每有春秋社會之聚鄰家姊妹莫不明妝艷服趨觀恐後女則閉戶紡績未嘗履闥一窺於是閭巷老幼男女皆目之爲迂號曰迂夫子姑娘又曰腐頭巾阿姐不二年迂夫子姑娘之名腐頭巾阿姐之貌共聞於一邑求之者卜皆不兆惟南鄙婁人子朱鑲筮吉焉時高族有名世勲者世爲狙獍工於詬笑與東山世富翁畱溪外傳 卷十五 高烈女傳 五

兒陳某友善富兒愚而不文無以取榮鄉里且累代放利鄉人多怨苦屢侮於土猾世勲爲謀輸粟入太學又令重賄爲其弟聯姻貴族於是富兒出入乘輿張蓋交結官吏聲勢傾一方而莫敢仰視者世勲又爲大言誇駭田夫牧豎曰此子也才取朱紫指顧耳若等善事之母買禍於他日也山中人每見其門冠蓋相望固已揺首咋舌及聞是言益悚懼而莫之敢撓富兒深德之康熙丁卯例當貢舉乃憇患富兒輦金赴試資緣科目不得遂偕衆毀榜當事

奏聞

詔下有司捕治富兒懼不敢寧居匿世勲家世勲山居去城邑遠且克撫軍門胥吏不敢詰故恃以託焉居久之窺見烈女美而艷欲圖爲繼室世勲乃勒朱家退狀而强委禽焉其父畏勢唯命女聞之不食其母患之倩鄰姬相勸女曰爲儂語朱郎儂不活矣誓無二心焉母泣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若之勢焰夫誰不懼殺人多矣未嘗服刑也兒死爾父亡無日矣哀哉奈何遂瀾我老特烈女聞之乃食逾時毀榜事寢擇吉來迎里中姊妹相愛者多泣送之女則欣然登車無戚容觀者怪之阿母哭之慟或謂之曰去貧就富女喜可知也汝奚泣爲鄰姬亦賤之心鄙其曩者不食之詐女旣抵富兒家下車入室呼世勲曰役夫爾則禽獸其行而盜賊其心夫何使我至於此極哉吾生不能食爾肉願作厲鬼以求爾之魂魄也卒抽衣襟中預伏之利刃自刺而死年十有五歲富兒懼惶其屍投之江中外史氏曰嗚呼高氏女可謂從容就義之賢士大夫矣吾

畱溪外傳

卷十五

高烈女傳

五

畱溪外傳

卷十五

高烈女傳

不敢以巾幗目之也觀其強暴侵凌卽以死誓一聞母氏之言慮及其親乃勉飯曲徇心良苦矣迨登輿就道談笑自若不露聲色似若養之有素者至臨難數語凜然千古賢豪也豈田舍翁十五齡女子所能道者哉

留溪外傳

卷十五

高烈女傳

杜烈女列傳

杜小英湖南辰郡諸生杜楷公女也母姜夢一女子終衣執玉再拜而告曰吾英臺女也敢就母儻居母諾之覺而孕及誕卽以小英字之八歲舅氏愛其慧授以閨訓諸書一目了然及讀木蘭詩并黃崇嘏傳乃掩卷歎曰斯二女不足法也夫以女子溷跡男兒中縱完身無玷亦失貞靜之道矣舅聞大異之及長許字同郡某生未歸遭辰亂舉家潛避山中無何征師糧匱大掠於野英遂被獲號泣求死軍士懼進之主帥帥一見大悅納諸幕欲染之英泣告曰曩妾因母病篤矢志茹素三年今已兩載十月矣倘蒙寬假以完宿志不然惟願速死耳帥奉母甚孝聞英言潸然出涕竟諾之既而賊平挾至武昌泊舟江許乃作絕命詞十絕句自敘章首內之油囊貯衣間投江而死其敘略曰洋洋洞庭妾非不能死也恐投之荒煙墊水中無有知者則二親終不得我存亡矣武昌省會之區楚南賢士大夫多集於黃鶴白雲間且當貢舉之秋吾郡應試者必多

留溪外傳

卷十五 杜烈女列傳

其人故隱忍至此而死希長者爲妾歸報高堂耳其詞曰
厭聽師中唱凱歌幾回腸斷嶺猿多將軍不下搜羅令遮
莫紅妝馬上駢淚痕濕透舊羅衣夢到家鄉身未歸滿目
風濤誰似侶低低遙祝兩靈妃舟師乍轉五溪津載得佳
人泊水濱寄語雙親休涕泣入江猶是女兒身憶昔深居
書閣時詩書會就渭陽師於今飄泊干戈裏猶夢挑燈讀
楚辭生年十五未簪笄自古紅顏福不齊河伯有心降薄
命東流迤遶洞庭西泣斷江聲怨亂離永辭鸞鏡缺雙眉
畱溪外傳 卷十五 杜烈女列傳 九

朱門空自聯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身雖如葉墜江邊豈
肯隨風逐浪圓萬古不消天地恨幽魂只合化啼鵲滾滾
江濤捲暮空妾心寧與水俱東山川有恨家何在誰爲招
魂魚腹中鬚眉雖愧奇男子立志偏期豪傑儔完潔此身
還碧落江皋一任泣鵲鴛骨肉於今嗟已矣承歡惟在夢
中迎貞魂卽向家園去親報高堂已不生既死逆流六十
餘里至荆口驛土人撈屍得其詩遍傳南國讀者無不垂
涕焉

顧季蔡吳興歸安顧漢爲之女也母姚素工詩季姊妹六
七人皆嫺吟詠許字吳江張九彰九彰善病竟以病死季
悲號欲絕或以未歸爲解季正色曰吾生平坐一几用一
器尚欲終身不易况從一之義敢隕越乎言已復哭哭益
悲家人甚憂之時季居大母喪先夕聞翁將來唁乃檢篋
中詩如干首盡投烈焰中明日蚤起更新衣端坐若有所
待翁至家衆畢出獨乳媪與俱給之他往遂闔戶投繯而
死年十七

畱溪外傳 卷十五 顧烈女列傳 十

錢烈女蘭陵無錫人東林學者錢肅潤女也肅潤字礎日
素以名教自任女方六七歲卽授以列女傳及賀江夏女
訓一過目卽能成誦稍講解便了大義則慨然以節烈自
負告父曰女子生或不遇寧玉折毋瓦完舍一死不足以
見志見於女訓得之矣父歎奇之許字同里黃生未歸生
卒女聞訃哀痛幾絕卽力請奔喪矢志守節日夕號慟身
姑憐之委曲勸諭者以百數女終不聽而哭愈哀竟以哭
死年十六與夫合葬於龍山之陰

外史氏曰三貞女宛轉一死以明從一之志可謂貞於性者矣嗟乎舍生取義今之世求諸鬚眉男子所不能得乃於二三小女子竟得之何男子多昏昏而婦人多昭昭也哉噫亦可慨矣

吳烈女傳

烈女新安吳仲儒女也名復貞幼端嚴舉止不苟生母早卒從嫡母養父挾岐黃術遠遊粵楚閩越常經年不歸復貞事嫡母甚謹嫡母愛之逾已出嘗私語姻婭曰吾家復貞好兒子也奉我婉順須臾不見卽忽忽如有失他日出嫁則亾我左右手矣願爲我擇一良婿養於家以事我夫婦終老不然我暮年何以消遣耶於是姻婭爲之慎擇配歲餘父歸許字同邑程氏子觀鳳觀鳳年少都雅善讀書雷溪外傳

卷十五 吳烈女傳 十二

工爲文隨父遊會稽還挾重貲渡錢塘遇大盜執父欲殺觀鳳匍匐叩首號泣請代盜怒投觀鳳江中舍父掠其金而去訃聞吳母患女有他變秘弗告久之隣母洩之女遂絕食誓死母與姻婭涕泣勸諭者以百數不聽隣母以其事由已洩也叩頭流血以請亦不聽舉家皆戒嚴踰五日女忽笑語飲食如故母度其幼稚固無定識遂懈防閑越數日母往隣母家女遂閉戶經死年甫十四髮猶未束也外史氏曰予讀五代史至馮道事四姓十君不禁啞然齒

冷嗟乎使與復貞相對能不愧死乎

留溪外傳

卷十五

吳烈女傳

十三

方烈女傳

方烈女長洲縣山塘人也幼貞淑未嘗妄出一笑語母早卒事繼母甚孝吳之俗雖貧家女多濃脂艷粉愛事佳麗女則荆布釵裙雅素敕束而已然年十三四卽容光動人窈窕幽閒居然好女子也里中人艷其貌求偶者甚夥卜皆不吉惟郡南婁人于某筮之而協遂約婚未幾有富翁某垂涎女美欲圖爲側室乃厚賄媒氏以重利啖其繼母繼母悅於利乘父遠出竟諾之女知涕泣不食者累日然猶冀父之卽還也或可以毀而富翁亦慮其父之卽還也或有他變竟擇吉迎有日矣女呼天啼不止誓死繼母患之守甚嚴女忽不啼舉措如平時伺繼母稍懈卽疾趨出投山塘河水死年十五時康熙丙子夏五月望後一日也郡人哀之爲詩文吊者以萬計

外史氏曰今夏予旅食邗江客有從吳門來者甚言烈女烈狀繼母迫之甚女惟涕泣矢死繼母又倩長舌嫗數輩說之百端皆弗聽卒以死死三日當盛夏顏色如生畧無

留溪外傳

卷十五

方烈女傳一

十四

惡臭嗟乎若烈女者雖千百年後白骨猶香豈直三日也哉

留溪外傳

卷十五 方烈女傳二

十五

王烈女傳

王烈女河南祥符縣人幼貞淑能以禮自持許字同里于氏子年十七于氏子歿女聞之號慟欲奔赴父母難之強而後可既至撫棺痛哭舅姑力勸乃已遂留侍二老期年大祥卽閉戶自經死死之夕有白氣遶室照耀如晝俄有星隕事聞旌其間中廬李相國容齋作十絕句以弔其詞曰三生緣重一生輕最訝無情反過情拜罷姑嫜成婦禮此身誰道未分明鄰并東西各玉津羅幃久別總幃親

留溪外傳
卷十五 王烈女傳一

可憐日日生芻供猶是梁家舉案人不是于歸豈大歸磨笄心遂結禍違孤棲黃鵠猶無意肯學流鶯乳燕飛憔悴春華玉筍痕闌風仗雨幾黃昏翻身笑逐重泉客縱有名香不返魂一致彭殤總幻綠紅顏含笑白頭憐深閨已作千秋事不枉藏嬌十七年星隕光沉紀夜分人傳遠室白氤氲知爲一縷幽貞氣結作金梁五色雲充素瓊華裏枚春風未試已秋霜女貞近傍男青萎落日荒烟哭白楊兩小蹉跎六禮遲畫眉未倩况齊眉九原若有投金事總

遇秋胡知是誰玉環金梳總無憑寂寞幽宮冷漆燈蝴蝶
翻飛烏鵲杳空臺何處泣青陵四姓歌鐘屬舊家于門高
大感廢車溫綸一紙貞魂慰何必縹緲判五花讀者哀之
外史氏曰或言一女子烏足以關乾象死而星隕其謬也
耶噫是何言哉在天星辰在地河岳皆忠孝節烈之氣所
鍾也天地所重者名節女子能烈則與天地合其德矣烏
得謂之謬哉

雷溪外傳

卷十五

王烈女傳二

七

曹貞女傳

貞女姓曹氏江陰虞門人許字同邑李善祥年十四善祥
卒聞計哭甚哀即欲奔喪父母弗許乃剪髮斷指誓不二
天又弗許夜半即自經於室保母救迺甦於是聽其往至
則撫棺大慟不食累日欲與俱去姑諭之曰吾兒死命也
爾來爾心盡矣爾死是重吾以悲矣女曰姑如許盡夫喪
執婦道以終事二人則苟延以活不然願速與夫子同穴
耳姑慮變作諾貞女乃食既殯母使來迎揮使者去曰爲
雷溪外傳 卷十五 曹貞女傳 十八

我謝二老幸自愛母以女爲念也吾父讀書秀才豈不明
一與之盟終身不改之義乎俟服闋吾方歸寧耳今斬焉
衰絰之中二老亦奚忍以見我哉使者往復數四終不反
其母自迎者再舅姑力勸之返終不聽遂安於李氏貞女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奉事舅姑極其孝敬晨昏定省婉容
愉色怡然有孝子之狀凡百委順惟恐舅姑或不歡也父
母憐之厚遺其奩贈曰未亡人安事此爲變易之經營生
計貞女操家有則而律已恭儉人皆敬畏十年竟成富室

後舅姑相繼卽世病革時呼家人集告曰是女吾門之節

婦而兼孝子者也事吾夫婦四十二年如一日吾夫婦死願若等善事之貞女盡喪畢以家財悉授其姪曰汝主之以供吾老乃獨處一樓足迹不履地者又四十二年年九十八而卒與夫合葬於砂山之陽

外史氏曰 先慈貞女之從孫女也先慈爲予言貞女事甚詳幼嘗詣貞女教貞女樓居獨坐如神明凜凜可畏二婢侍竟日不聞欬唾聲諸女孫進謁不命坐不敢坐常侍

西溪外傳

卷十五

曹貞女傳

十九

立終日貞女侃侃談節烈事爲訓命之反方敢退貞女性嚴卽三尺童子不許登樓諸子孫請安及親戚問候者皆於樓下中庭貞女則倚闌慰謝貞女年九十髮如硃砂顏如渥丹無有衰狀道書曰全其天真者老則髮白轉赤而形神固信然哉予弱冠時往省外家嘗展拜其墓在荒烟蔓草之中恐久湮泯因請於王仁舅氏立碣識之題曰明故李善祥未婚妻曹氏合葬之墓嗚呼庶其少延久遠哉

宋貞女列傳

宋貞女歙州富資溪上女也年十四許字同邑汪士奎士奎弱冠從父客嘉興大兵破城而士奎死之女聞訃號痛不食欲死母流涕勸之勿死女曰欲兒不死當如兒志母曰第毋捐生罔不聽也女乃食遂私製喪服候壻歸卽往弔之入門斬焉縊經號哭家人大駭擗踊畢問壻寢安在婢嫗引以入則踞而不去曰吾願朝於斯夕於斯哭於斯執婦道於斯終吾身於斯矣汪氏舉家益大駭曰此豈

西溪外傳

卷十五

宋貞女列傳

二十

易言哉力勸之返不聽乃安於汪氏四十餘年而卒其後又有潘氏者許字邵村張氏子張早卒女年十六矢志終身不字順治戊戌訛言采宮女於江南民家女年十三以上者無不嫁潘氏祖謂女曰人情皇皇遍國中無不婚嫁者矣勢難畱汝盍結褵乎女曰兒終不願他適也無已其歸張乎祖走告張張難之方躊躇間而女車已抵門矣初女車行在道患舅姑不納又患祖給已所歸非張也經村落必停車佇問是張里閭是張廬舍然後入登堂拜其舅

姑執婦道者垂四十年今已五十有四矣

外史氏曰余嘗流覽女史古節烈女子往往遭禍亂流離顛沛百折而志不少挫卒以完身嗟乎節烈誠良苦矣二貞女垂碧守志以至白首可與女史諸賢並驅千古也

雷溪外傳

卷十五

宋貞女列傳

二十一

夏貞女傳

夏貞女端姪貴池夏煌女也許字同邑姜秦齡未嫁而秦齡卒貞女甫十七聞訃毀容痛哭矢志不字願侍舅姑以終婦道父母不許依母氏八載屢強之嫁不可終歸於姜歸之日縞衣出拜而髮已皓然蓋哀痛過而血頓衰也事舅姑至孝躬井日親織紉惟勤且謹立秦齡主於室事之如存又爲立後以續禮祀未幾舅疾篤貞女親嘗湯藥祈天代死居喪蔬水哀瘠服除始茹葷越三載以母病歸省

雷溪外傳

卷十五

夏貞女傳

二十二

母歿哀毀絕粒者數日而貞女遂病篤昆季延醫治之曰予未亡人恨不早從夫子地下何以藥爲速一死吾事畢矣吾寧肯令醫者按吾臂以捉吾脉耶所嫌者姑春秋高不獲終事爲不瞑焉耳遂卒年三十與秦齡合殯於船峰之側郡守喻成龍高其義表其墓曰天植芳貞

外史氏曰余聞貞女誓志守節八年之間父母強之嫁者以百數而矢志匪石不可轉也終歸夫家以奉舅姑迨母卒過哀成疾堅却湯藥而以早從夫子地下爲快嗚呼視

彼覲顏二姓者何啻天壤之隔哉

晉溪外傳

卷十五

夏貞女傳

安豐民王氏女傳

女秦州安豐亭民王北望女也北望貧恃女紡績常苦不給媒因言某室溫飽卽女歸不至爲阿翁憂北望諾之遂約昏久之乃知所約者爲諸王故家奴子女恚曰人各有耦人奴非吾耦也奈何過聽媒氏言而以求溫飽故重辱我遂以必死自誓其母守之嚴不得死康熙壬申冬民間訛言

朝使且至將采官人於東南吳越間民家女無論妍媸父母

晉溪外傳

卷十五

安豐民王氏

二十四

不暇擇配多遣嫁已聘者迎歸於是所約者亦以昏期來女知之私問其弟曰門外水能溺人乎弟幼無所知乃實告曰水淺惟某處河溺則不復生也抵夕女故作歡容北望妻以女且喜不深疑女乘間縫衣裳甚固投弟所指水深處死

外史氏曰余讀史至平陽公主事扼腕者久之當武帝之世漢家豈少一賢列侯哉乃區區傾倒於前日之騎奴耶無過曰將軍尊貴爲爾王女不在溫飽皎然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噫與平陽公主異矣

初婉曲而後決斷豈非丈夫之所難耶

新安心齋張潮

卷十五

卷十五

安民王氏

二十五

李貞女傳

貞女宜興陳維翰妻也父李枚邑諸生以周易授生徒於家女四歲聞讀書聲過耳輒不忘父奇之訓以書七歲通周易學書有衛夫人之妙祖母劉年高目盲不能視女祇之適月復明母黃患篤疾女禱天作表奏上帝請以身代疾遂愈年十三許字維翰女寢室中庭忽產白芝一莖七日長七尺大如箕有光如月照耀一室夜可不燭而讀也人皆以爲瑞年十五陳氏已約昏期而維翰墮水死計聞

雷溪外傳

卷十五

李貞女傳一

二十六

外史氏曰貞女守志垂百年卒致子孫及百豈非天報其

苦節哉

雷溪外傳

卷十五

李貞女傳二

二十七

胡貞女傳

胡貞女荊門州人幼淑慧有至性及長通列女傳及賀江夏女訓諸書每讀史至忠義節烈故事卽低徊太息乃至掩卷垂涕家人皆知其他日必能以奇節著也許字荊州少司馬張著漢可前之少子未幾以力學故得疾早卒計聞女不食求死家人以未結褵爲解女曰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豈指結褵者言乎吾不能以生死二其心也不聽姻婭集於室從容曲解者以百數又不聽母涕泣以勸女曰雷溪外傳

卷十五

胡貞女傳一

二十八

欲兒不死當如兒志母曰弟毋死如兒志可也女曰願奔夫喪守志以終身母諾之女明日卽行抵夫家撫棺號痛至失聲婢姬力勸然後休乃拜見舅姑直登夫牀曰吾將生於斯死於斯矣揮從者反止畱一婢供執役舅姑大驚辭不可女泣曰若是者請與夫子同穴於是舅姑懼乃許之竟安於張氏執婦道焉母使使迎之女曰今斬焉纒經之中未可遽歸寧也三年方拜母賜矣母乃止

外史氏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未結褵而良人死豈其

願哉然能踐一盟不改之義而矢志終天何其烈歟

莊貞女傳

貞女武進縣順治己丑進士莊慎菴有筠之女也幼有至性事父母能盡道通女訓言笑不苟許字同邑乙未進士黃長弗雲史之子諸生某某以攻苦得疾早卒女年十七聞訃號慟欲死父母固勸之乃解久之其母欲使之嫁女曰兒嘗奉教古列女矣請死以守從一之義乃剪髮務面誓志不二母乃已居數年終日默不語母憐之曰爾既守貞不字盍歸空王薙染爲尼乎女泣曰嗟乎兒守從一之義者爲三綱五常也奈何爲異端辱名教哉且尼道汚矣世未有好女子而爲尼者見安敢適從乎遂抑鬱成病卧牀第者二年垂死謂其母曰已矣兒死矣兒之矢志者爲黃氏子也今兒死而黃氏子無後目不瞑矣爲兒傳語黃氏速爲我立後乘兒一息尚存得覩嗣子而甘心焉母乃使使告黃氏爲擇應繼者子來拜牀下女強起撫其首者再長吁而逝年二十六與夫合葬焉

外史氏曰女子不幸未結褵而夫喪嫁者多矣父母國人

亦未嘗賤惡之也乃莊氏女夫凶矢志至抑鬱垂死猶殷殷爲大立後可不謂貞且賢乎

雷溪外傳

卷十五

莊貞女傳二

三十一

徐貞女傳

徐貞女名純懿定遠人也幼貞靜沉默有古淑女風既長端嚴不苟動止以禮自持事父母以孝年十四許字同邑馮氏子廷棟故姪姻也廷棟垂髫好讀書以六學故得疾不起垂死舅姑召女與相見父母不許女曰許馮卽爲馮氏婦死且不改況生平固請往乃許之既見廷棟目瞋女哭之慟卽矢志守貞舅姑不可女卽以死自誓舅姑懼乃可之其奉舅姑以孝聞舅姑歿無所依乃大歸於徐旣而父母又歿遺三幼弟女卽撫之操其家政內外井然且嚴以持已家人皆望而畏之三弟稍長卽督之學旣長悉爲婚長亮弼次亮彩季亮工俱補博士弟子員後數年俱以明經貢於

雷溪外傳

卷十五

徐貞女傳一

三十二

廷貞女卒年九十有六康熙戊午歲也

外史氏曰吾聞貞女智有盜圍其室計劫貞女盡掠其財貞女開門揖之盡踣筐中菽於地盜趨前悉滑仆貞女得脫大呼家人逐之盜乃遁噫天下愚婦人多矣倉卒變起

卒不能自保而至失身者貞女守貞撫三幼弟而至成立由其心有定見不爲外物惑也觀其却盜可知矣

有德有節有才識丈夫中且難之況巾幗乎吾亟欲下

拜矣
新安雲逸吳啟鵬

雷溪外傳

卷十五

徐貞女傳二

三

阮貞女傳

阮貞女天長人幼讀書有至性事父母能盡道年十二許字同邑王道昇道昇父璠字魯玉以明經爲粵東茂名令道昇往探父染瘴癘得疾歸未結禭而卒訃聞女長號不食欲死其母固勸之乃解卽縗經詣夫家撫棺大慟自經棺側妯娌趨救得免家人戒嚴者月餘其母自來迎之女固執不歸曰兒今日歸卽今日死母乃止竟安於夫家伯父卽撫其孤爲嗣愛若已出親教之讀書通經義方令就外傳爲之娶婦生孫焉女不腥食善持家勤女紅十年家道成又十年稱邑中素封性好施與凡族中貧乏者悉周濟之待妯娌如同懷持已甚嚴平生無疾言遽色未嘗聞其有笑聲姻婭慰之曰娘子守貞不字同未亾人良苦矣然不妨時尋歡笑以遣歲月何窮年戚戚耶女曰某之發天與之苦也安敢違天而強尋歡笑哉卒不笑自十四夫亾至七十四而歿未嘗一見齒有終身之慕焉

外史氏曰女子守貞已難更爲撫孤成立創業以貽尤難

雷溪外傳

卷十五

阮貞女傳一

三十四

之難矣非女中賢豪哉

留溪外傳

卷十五

貞女傳二

三十五

王烈女列傳

烈女名美姐山東濟南郡海豐諸生王亮章女也性溫淑年十四許字同邑李格越四年格以攻苦得疾卒女聞計卽閉戶投繯家人覺之奪門解救得甦大父母及父母慰之再三終不得解乃令婢嫗嚴護之女不得聞不能死越四十日忽笑語如平時家人以爲解矣痔瘡女乘間整衣妝夜半倚窗縊死年十七吳烈女者村農吳自立女也名七姐登州招遠人幼許字同里孫管位康熙甲辰春管住留溪外傳

卷十五

王烈女列傳一

三十六

以疾卒女聞計痛哭不輟卽欲衰經往吊兄沮之不得行遂棄鉛華屏腥食矢志守貞久之其兄密以許劉姓女知之卽秉義不更誓欲殉夫兄令家人嚴守之不得聞倩姻娣勸之女僞曰吾從若勸不死矣乃言笑如平日兄信之秋九月九日兄與嫂俱詣姻家飲女乘間走詣母墓縊樹而死年十四

外史氏曰二女子之於夫也昏禮未成止通雁幣耳所天玉折卽決志不二宛轉一死相從地下洵貞軼咏舟烈同

伏劍者矣

雷溪外傳

卷十五

王烈女列傳二

二十七

池烈女傳

池烈女江都人幼失母父老貧且病日爲紙鏹鬻於市兄爲人傭取值以資女佐以女紅家稍給女端莊貞靜以禮自持父兄出日扃戶紡績卽隣嫗亦罕覩其面者旣長許字同里吳氏長子廷望廷望尚武好馳馬試劍從某帥征粵去數年不相聞女戚然追帥還廷望訖不歸又一年父兄詢之竟失所在蓋歿於陣也女泣曰噫吳大郎死矣生未而郎願相從地下父兄偵其意更相護之不令獨處舅雷溪外傳

卷十五

池烈女傳一

三十八

素無行意欲以女匹其仲子父兄向懾其威不敢強又不忍對女言乃倩外媼婉告女女忿嗚咽不能出一語終不得自明也越數日反厲笑容以對父兄父兄以爲可矣章懈防皆他出女伺父兄行遠始扃戶復堅扃內戶盡取吳氏簪珥作新婦粧向父兄榻前再拜復拜其母神主結縵於牀梁引領就縊亟下曰吳郎在南安忍背之乃南向就縵縵絕續之再絕復續如是者三乃死年二十有一父兄還叩戶不應排闥入急救之不復甦矣太學生汪文標烈

烈女率衆往弔聞於有司以貞烈旌之

外史氏曰烈女死在康熙己未之上巳越數日臭從棺出過其門者皆掩鼻汪生往弔怪之祝曰汝白骨千百年後猶香者也何爲今日卽爾耶祝已卽不臭噫孰謂死而無知哉

畱溪外傳

卷十五

池烈女傳二

三十九

汪氏雙貞女傳

汪貞女新安儒士曹士順妻也士順父與貞女父幼同學長同遊郡庠又相愛也如同懷旣而曹生子汪生女又同年月日時兩家姻婭大喜相謂曰此天生佳兒佳婦也遂賀兩家湯餅執柯約爲婚士順旣冠陳羔雁定婚期而疾作女入門則士順絕去不復甦女痛哭矢志靡他孝事舅姑執婦道者若而年舅姑歿獨居一樓不下階者又若而年七十又八歲而卒與夫合葬于天都之陰其族有娣從

畱溪外傳

卷五

汪氏雙貞女

四十

父僑居繁昌許字同邑吳氏子爲婦將笄而夫歿女先夕夢湘神遺之釵釵著貞節二字明旦凶問至女悲曰神啓我矣貞固吾志願依吾母晨昏以終老母歿女又悲曰親死安歸母老固未敢以身歸吳也今老母幸以天年終子當歸骨于吳氏矣旣葬遂歸吳氏獨處一室以女紅自給不出戶者五十三年而卒壽八十一與吳氏子同穴焉外史氏曰余讀襄陽杜于皇詠雙貞女詩曰處女終身祗一天幾迴腸斷夜啼鵲汪家姊妹冰霜節今古鬚眉不值

錢不禁感慨繫之矣

雷溪外傳

卷十五

汪氏雙貞女

仁和顧貞女傳

貞女浙江仁和縣民顧氏子也小字賽姑幼貞淑不苟言笑既長許字同里費氏子琦未結婚而琦歿女聞訃時向隅涕泣矢志守貞然不敢言也既而父母復許魏氏兒女卽呼天號痛誓爲費氏未亡人父母不欲也康熙丙戌春女同姪姪埽先鬼塋道墻門或示之曰此汝壻家也女曰然乎曰然女熟視之曰果然遂趨入安焉舅姑勸之反勿聽父母促之再勿聽鄰里鄉黨諸女親力勸之女曰吾固爲費氏人當爲費氏鬼終勿聽於是里中父老率子弟數百人白其事於攝尹郡別駕勿信令核之他日百姓羣擁署庭稱賽姑堅持勁節狀攝尹遂允貞女乃得依於費氏其事舅姑也孝而勤家人皆大悅無何有姦徒張姓者嗾魏氏兒挾其母訟於縣以穢言巖貞女諸父老復擁數百人爲之稱屈於庭攝尹大怒痛撻姦徒勒其父償費氏聘乃息呼貞女可以終費氏之守乎

外史氏曰曩余道經一郡郡刺史酒人也每升廳事必先

雷溪外傳

卷十五

仁和顧貞女傳一

四十二

酣飲醇醪登座則茫然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矣非呵罵屬吏卽鞭笞胥役姦民有利婦婦財迫之嫁而訟於刺史刺史乘醉痛撻婦婦以其產重賞姦民婦因以死上司卒不聞嗟乎主持風教者無人縱有節烈誰爲之厲顧氏女可爲幸矣前數年錢塘孫氏女秀姑許字楊氏子奸人嚴姓欲犯之不從服酒而死撫軍以聞遂辟嚴姓而旌其墓貞女終節可以爲孫氏繼矣

畱溪外傳

卷十五 仁和顧貞女傳二

四十三

畱溪外傳卷十六

目錄

江陰 陳鼎定九稿

閩德部

辛姬

趙家姬

葉夫人

岑太君

畱溪外傳

目錄
卷十六

閩德部

一

蕭震妻

咎孺人

遠山夫人

邵飛飛

卓夫人

長沙女子

雲間妓

太原妓

李家婢

徐氏婦

朱氏婦

毛方

留溪外傳卷十六 閩德部

江陰 陳鼎定九稿

辛嫗傳

辛嫗者江都死難諸生韓文適家僕婦也姓董氏世居班竹里崇禎末歲凶力食於韓性忠慤不憚勞瘁事無巨細必求其當文適夫婦甚重之嘗曰他日有緩急是嫗可倚藉也歲乙酉揚州破文適父子死之妻蕭氏以三歲孤魏託嫗而後偕長女縊死時城中火四起殺人壅街市嫗抱

留溪外傳

卷十六

辛嫗傳

兒雜死人中晝以竹尺許柱死屍伏兒於屍下祝曰天不絕韓氏兒勿啼兒果屏息不出聲初蕭氏好潔嘗漚麥粉爲永漿者盈甕謂嫗曰遇有急此粉亦可療饑至是嫗以粉匿衣襟中許死人偃臥羣屍旁乘間嚼粉飼兒凡三日兒得不死亂少定潛行至江汴傭工以活兒歲餘文適之友高紫峰者知孤在求歸撫之至十餘歲未嘗離嫗懷抱每對孤述其父母生平輒嗚咽涕泣不休及孤長糊口四方嫗亦歸其子追思文適夫婦并念孤未成家日夜號泣

鄰人苦之。姬語其子曰：「吾無所事，願牧牛。」即牽牛之野，伏田塍下，仰天大哭，嗚嗚不絕。行道人與耕者聞之，無不垂涕。曰：「此辛家老姬哭其故主也。自是野哭，以爲常。」孤歸，復走京師。期六月，反姬居城西女家。每食畢，即立市中，望孤。遇策蹇者，輒迎謂曰：「汝歸來乎？」吾望汝久矣。市中人不知所爲，皆愕然。及孤聘妻姬，大喜曰：「今年得覩新婦矣。」既而病且篤，歎曰：「吾其已乎？」乃肩輿詣新婦門，熟視婦泣曰：「婆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矣。」歷告其患難，故且曰：「善。」

菑溪外傳

卷十六

辛姬傳

二

事夫子，效世俗，慢易良人也。婦敬謝之，歸未幾。辛年八十三，遣命葬於韓氏祖隴之側。

外史氏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曾子則以君子歸之；辛姬以龍鐘老婦，負三歲孤，走戈戟中，當萬死一生之際，而委曲保全，以成之，嗚呼亦女中之君子矣。

趙家姬傳

趙家姬失其姓氏，江陰諸生趙某家老姬也。爲趙氏世僕，其先十餘代皆能忠事趙氏。趙氏見姬之淳朴，亦不以奴婢視之，皆呼曰「老姥」。歲乙酉，大兵圍邑，城破，姬泣謂主人主母曰：「城破無少長，皆斬矣。相公與娘子當早自爲計，毋被刃也。」三歲小郎君，婢能保之以延趙氏脉，雖肝腦塗地，決不負君家累世恩也。於是趙夫婦同三男二女，闔戶自焚。姬卽負其幼男出，抵城隍廟，伏空棺中。凡七日夜，

菑溪外傳

卷十六

趙家姬傳

三

亂定，乃出。初，姬預藏炒麵數升，衣間坐棺中，飼兒，故得活。既出，遂走東鄉，乞食於周莊華墅兩鄉堡。凡六年，兒大，乃還城中，詢趙氏親族，得趙氏弟於石橋，走告孤在弟，乃收。字之年十五，猶與姬同卧，起後娶婦，生男七人，孫男十九人。曾孫男數十人，皆以祖事姬。至康熙十五年，年九十六，而卒。葬于趙氏祖塋之側。春秋祭掃，謂之義母塚。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吾邑獨以抗命，故受戮。趙氏全家焚死，存此呱呱三歲孤，藉姬艱辛撫字，得成立。今子孫垂

百皆其一人賜也嗚呼豈不難哉

雷溪外傳

卷十六 趙家姬傳二

四

葉夫人傳

葉夫人無錫葉提學之妻也失其氏并失傳提學之名及何科進士居石幢鄉父老言其故明時兩任提學副使致仕歸載竹箱數簾夫人方與婢磨麪聞提學歸亟命婢灑掃家廟及見箱簾卽艷然呼婢勿往仍磨麪如故提學訝之曰別經數載今始歸來何漠然不顧耶夫人曰非也吾聞若歸卽命婢縈除祠宇俟謁祖畢然後相見今見若纍纍數箱非宦囊而何朝廷兩以提學命若不清白白矢而

雷溪外傳

卷十六

葉夫人傳

五

歸有贏餘必扼抑孤寒登進執袴士之受若掇斤者多矣負朝廷而辱名節不可以對祖宗非吾耦也故輟掃終磨不欲與若相見耳提學笑曰卿謾矣卿意簾中乃黃白物耶吾拔雋才惟恐不及愛其文并收其卷攜歸以志不忘耳卿何疑之過歟且吾歸途費猶不給烏得贏餘哉卽開簾令視之果皆兩省所得佳士卷也夫人大悅停磨振衣謁廟治酒歡然偕老終焉

外史氏曰嗚呼葉氏之婦不淫矣能相夫子以義矣吾聞

明之季世以學使爲美差取士不必以文也以金多寡爲去取耳秩滿報命路津要陟顯位榮妻妾妻妾驕貴以爲吾夫壻洵位尊而多金者矣其視葉夫人不過一愚婦人徒自苦耳何足道哉噫亦可哀也已

甯溪外傳

卷十六

葉夫人傳

七

岑太君傳

岑太君者明楚藩郡王也幼好兵法有勇婢妾皆佩刀侍年十五善射穿楊百中又善雙劍能飛斬人頭三十步外然有柔德對左右未嘗有疾言遽色十七工書法有衛夫人之逸楚藩絕愛之畱心擇配徧顧羣下無一當者時楚有岑君方冠以騎射補營幕忠顯校奉帥命入府啟事楚藩見其器宇不凡遂以郡主字之及流賊犯境勢甚猖獗太君授岑君野戰法率壯士五百大破之擒賊首鐵棗兒黃標蒭蘆等論功越升副將既而張憲忠大舉入寇又大敗之晉銜總戎坐守荆南一帶江左右得不遭賊蹂躪者預有力也甲申賊復率衆大破荆湘諸郡進圍岑君乃嚴督士民守禦太君常授奇計屢出奇兵殺賊或親帥婢妾數百人佐戰臨陣多所斬獲賊衆畏之堅守八閱月糧絕援兵不至城破值岑君大病垂斃太君急呼家衆整頓以帛束岑君親負之率署中男女五百餘人上馬舞雙劍前導賊見披靡遂突圍出賊或馳逐卽命家衆發預製連

甯溪外傳

卷十六

岑太君傳

七

機弩一發四十九矢賊皆應弦而倒遂不敢追捷走三百里乃息驗男婦無一失者蓋素日訓練之精也國亡同岑君隱居江東後連舉三子長曰嶽者弱冠即能文順治間請赴科舉太君不許曰前朝之失皆由腐儒咬文嚼字猾吏侮筆奸法所致爾輩又何可復躡其轍耶不如習弓矢學刀劍為 國家建實在功業遂授諸子韜畧武藝數年俱成將材岑君卒買山雲間葬之携諸子家焉卒年七十餘

留溪外傳

卷六

岑太君傳

八

外史氏曰岑太君可謂女中良將矣何其訓士之精耶有明垂三百年專尚入股文字武備不修故賊一呼而堅城輒下若得將帥如太君者數輩精練甲兵亦可滅賊悲哉竟無一人也

蕭震妻傳

蕭震妻失其氏福建侯官縣人也震以進士官至太常任臺中時曾疏論耿精忠不法後因母老乞休居鄉值精忠叛逼授諸縉紳偽秩從者甚衆惟李光地彭鵬不屈將次及震共妻告曰相公為

朝廷名進士位班列卿官非不尊 恩非不深也今賊負

國為亂旋見滅亡且與相公有隙必先逼授偽爵以收民望後必繩以他事而報宿怨與其死賊無寧死 國須乘

留溪外傳

卷六

蕭震妻傳

九

其偽命未下先自為決妾願同死乃陳雙練泣請俱升震曰吾死甚易奈老母何曰相公死義為太夫人榮如生從賊貽臭千古為太夫人辱與其生為太夫人辱孰若死為太夫人榮為榮為辱在相公耳何難易之論哉且相公年紀老大早晚要死何必貪活此數日甘授首於逆賊耶不聽卒受偽職妻乃大忿曰吾不忍為賊子婦遂入室自經後精忠果以誤糧斬震沒其家

外史氏曰烈哉蕭氏婦也其死也非為要聲譽於鄉黨也

不忍爲賊子婦也使當日士大夫皆如夫人立志不忍爲賊子臣各率其宗族子弟以死拒賊彼耿氏逆亦何能跳梁哉

雷溪外傳

余士

蕭震妾傳

咎孺人傳

孺人姓阮氏懷寧縣博士弟子員咎弘祖妻也咎之先世居陝西三原自高祖貴三遊學江南愛皖北大龍山下杏花十里碧澗清流有盤谷之勝遂築室焉貴三生陽陽生學易萬曆朝癸酉孝廉也令江西金谿有異政土人至今思之學易生文中爲博士弟子員以博洽聞文中生弘祖弘祖數歲卽舉止如成人文中愛之甚謹爲擇配乃得同里某郡推官阮士敏女卽孺人也幼貞靜沉默寡言笑有雷溪外傳 卷十六 咎孺人傳一 十二 古淑女風甫結褵遭左良玉亂以誅權奸馬自英爲辭自楚勒兵下金陵前軍抵皖縱士卒焚掠孺人見賊至卽投家園渡池中賊鈎之起欲劫以行孺人厲聲罵賊奪賊刃欲自殺賊怒揮刃連斫體無完膚孺人死去賊意孺人不復生遂棄之半門孺人甦先是暈死中若有人言廊西有火可燒敗絮灰填創處且床頂板上可免旣甦果見西廊敗絮委地負傷就火焚填之至夜半血流少止匍匐至牀前欲登頂板不得以創重故復暈死甦有二童子扶之而

登旦賊復來盡搜所劫餘竟不及牀頂孺人得免賊退城中數日無人跡孺人渴思飲晝猶不敢下每至夜分求水則惟二童子上下焉後家人至從牀頂得孺人昇之山中得不死其事夫子以恭順稱奉舅姑能盡道亂離後家貧孺人勤織紉操井臼篝燈佐讀以是弘祖年少博學爲名諸生孺人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吾聞孺人有婦德能以義方訓其子長茹芝仲茹穎皆有文行孝事孺人孺人性嗜鮮鯽山中不產二子

齒溪外傳

卷十六

管孺人傳二

上

遠求以奉之及孺人卒二子終身不食有曾子不忍食羊棗之風焉嗟乎亂離之時大江南北紅顏女子含笑馬上行者不知其幾乃孺人甘刀劍如飴竟以死拒賊卒免于辱宜乎有孝子之報也

余晤管仲子省雪暨孝廉阮無忝知管舅而阮甥阮之母管氏也今管母又爲阮氏其殆世爲婚姻者耶今省雪捷北關管孺人益當含笑矣

新安心齋張潮

余與長君抱雪次君省雪交稔知孺人當年堅節足與

既日爭光當事旌爲生烈載邑誌今得留溪此傳孺人更不朽矣

錢塘鹿墟卓爾堪

溪外傳

卷十六

管孺人傳三

全

遠山夫人傳

遠山夫人朱中楣江西南昌人前朝宗室女也幼淑慧數歲卽通女孝經女訓女誠女史諸書垂髫工吟詠有謝道韞風性孝父先卒痛愛不食者累日夕事母克盡子職及笄歸吉水李元鼎以恭順稱元鼎前進士官郎曹甲申閩賊李自成肆逆犯闕三月十九日莊烈皇帝殉宗社京師陷旣而我

朝定鼎起用前朝諸臣元鼎應

留溪外傳

卷十六 遠山夫人傳一

十二

詔出中楣沮之不得乃贈之以詩曰妾身自是裙釵女羞把蛾眉別國人不欲偕行願獨處山中緝繡課子及元鼎拜少司馬

詔封中楣夫人然中楣甘荆布不事濃華惟朝夕吟詠自娛而已有詩集若干卷行世年六十餘卒其弟可中任士也作詩哭之曰有淚未傾聶政弟夫人猶愧昔時封可稱難兄難弟矣

外史氏曰吾讀夫人贈司馬出山詩與今日捉將官裏去

這翻斷送老頭皮之句益傳矣

留溪外傳

卷十六 遠山夫人傳二

十四

邵飛飛傳

邵飛飛者字扶搖三山西湖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村童句讀飛飛隔牆聞讀書聲過耳輒成誦七歲遍記學庸論孟毛詩常聞誦於室季父奇之教之識字一目了然稍講即通大義垂髫以才貌聞里中求之者阿母皆不許蓋欲售顯者以圖富貴也闖冠伏誅姚愛菴總督關南幕員有羅密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浣衣湖畔艷羨不已復廉知能文遂殫力圖之乃託辭繼室以千金愧母又厚賄其季父

留溪外傳

卷十六

邵飛飛傳

十五

即歸之居五載秩滿還京師其婦悍妒且虐不能容遂以飛飛配閨人乃作薄命詞二十絕句燕臺詞十絕句以寄其母而死其薄命詞曰誰憐青髻亂飄蓬馬上琵琶曲又終嫁得伶夫雙足健報人作婿喜乘龍隔斷江山幾萬重粉脂零落爲誰容如何嫡嫡親生母只愛金錢不愛儂停針無語對銀釭心自酸辛淚自雙高壘愁城堅似鐵酒兵十萬總難降秋簾日影上遲遲亂絳烏雲不許眉羨殺隔街誰氏女金錢閒擲買胭脂鵲鵲比翼兩相依文彩翻

翻世所稀誰料風濤生洛浦徽朝又逐野雞飛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蓬窗掩而啼萬里北堂知也否碧梧不是鳳凰棲想後思前恨屢加悞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訪若耶十里西湖憶舊遊而今無復汎輕舟自憐磊落看花眼日對烟窓雨淚流積雨污泥盡沒堦行行濕透小弓鞋偶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鬟對對排不須重賦白頭吟入骨憂煎死易尋贏得芳魂歸去好一坏黃土百年心自憐薄命更誰如箇不當門竟被鋤回首五年

留溪外傳

卷十六

邵飛飛傳

十六

成底事珠圍翠繞夢華胥土砌茅簷撲面塵可憐觸目也傷神看他赫赫司晨牝也是奴儂一樣人獅子容他吼獨尊却將儂去配司閨兒郎薄倖真堪恨不記天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欄名花相對並頭看何期棄置同秋葉忍使琵琶別調彈淡淡春衫嫋嫋腰菱花自對亦魂消如何剛狠河東性相見雖憐竟不饒五載紅妝窄袖輕人人都道妾傾城郎情底事秋雲薄莫訝青樓日送迎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爲問生身親血母賣兒還剩幾

多錢無端昔日慕金夫也是貪痴女子愚寄語故園諸姊
妹釵荆裙布自堪娛自悔當初博望高今成明月水中撈
風箏本是隨風性莫怪絲絲線不牢無奈鳴鳩居鵲巢啄
將紅蓋出林梢堪憐薄命愁如織却與詩人作解嘲其燕
臺詞曰袴褪郎當短短衫高綰頭髻更巉巖教奴依樣常
妝束滿漢平分道不凡摩挲雙眼感雙蛾掩而呼天怎奈
何俗子不知人意嬾挨肩的唱秧歌柳色青青詠漢南
樹猶如此我何堪輪他隣婦無思慮碗大葵花滿髻簪怪
雷溪外傳

卷六

邵飛飛傳

十七

聲狙曾吟多般反道奴奴缺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嬌鶯
嘹唳語家山炎天斗室穢難聞燒酒生葱盡日熏記得故
園風景好白羅衫襯石榴裙豕圈雞栖暑氣熏陰陰滿屋
鬧青蠅有人水閣珠簾裏猶說今朝熱不勝蜀魄啼殘不
忍聽斷腸最是雨淋鈴勞蘭老米鍋焦飯南園佳人幾恨
經秋倚偏厭酒人狂雨怨雲愁總斷腸一枕正成鄉曲夢
門前又喚賣甜漿驟車陣陣響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
惜青蔥纖似玉日生爐火簇烟煤北地風高朔雪寒滿天

飛絮壓重簷炕頭不是尋常火馬糞如香細細添共三十
絕句所親得其詩於母氏遍以示人讀者莫不憐之
外史氏曰紅顏薄命自古而然况有才乎才者造物之所
忌也丈夫擅之且猶不可况女子哉况女子而又使之不
得其所哉宜其怨之深而言之念必至於死而後已也余
讀飛飛詩三十章感慨繫之矣

開溪外傳

卷六

邵飛飛傳

十八

卓夫人傳

夫人荊州水師副總兵官遼陽卓聖之貳室也姓徐氏河南人生有膂力身長八尺能挽二石弓百發百中善雙劍馬上舞之如閃電交馳令人目炫崇禎末中原流賊塗炭城邑破殘殆盡徐氏陷賊中貌寢陋賊不喜每遇戰驅之先衝然每戰必捷賊大喜稱爲女將軍令副賊帥略地洛南時聖以遊擊率師往征大敗賊飛天王老回同於洛下俘徐氏愛其驍勇畱侍帳下逢大戰卽奮勇當先所向無

畱溪外傳

卷十六

卓夫人傳

十九

敵賊畏之曰卓將軍易與耳彼女先鋒利害不可當也往往避去聖嘉其功納爲貳室旣而聖遷督荊州營水軍茅隆山王二王三者擁衆屢出犯督師者數敗績制府乃調聖等一十三路軍共攻之山中發弩飛駁奮力死戰諸路軍俱敗績聖被重創諸將皆失印信損士馬法當斬徐聞之大驚亟詣軍門請以五百騎擒賊時軍門方憂賊遠召見與語大奇之如數授以軍徐帥往大戰賊於東山生擒王三獻俘麾下軍門大悅表授爲一品夫人後與聖致仕

歸隱居岢礪山中

外史氏曰女子稟柔德者也乃夫人儼然偉丈夫操戈當陣使賊畏而避之惜乎當世不使獨將一軍掃除流賊也

畱溪外傳

卷十六

卓夫人傳

二十

長沙女子傳

長沙女子失其姓氏生而有膂力七八歲時卽能隻手擎石曰舞動如飛父兄皆有勇善拳擊及少林梅花鎗試木版一刺而洞五孔以是長沙少年皆從之學武畧門下生徒列三百人各授一技皆精妙絕倫女子聰慧從旁觀諸門人學技一過目亦精妙絕倫父兄絕愛之慎擇配最後有暨陽陳生者來受業弱冠美如冠玉氣槩吞牛挾兩銅鞭重六十觔父大悅卽以女許字未結褵而流賊圍長沙畱溪外傳

卷十六

長沙女子傳

二十一

羣賊發亂矢射死

外史氏曰明末流賊亂湖南士大夫或降或竄無有敢與抗者乃區區一女子義不獨生奮力戰死嗚呼烈哉

畱溪外傳

卷十六

長沙女子傳

雲間妓傳

雲間妓失其姓氏吳門人也能詩善歌工繪事幼本良家子以歲凶故淪落烟花與姊某同擅名吳越間門如市心不樂也無人時嘗相對泣數行下姊曰吾年二十三矣轉盼卽三十若不乘此時跳出樊籠至木窮山盡誰其憐我吾今歲必從良妹其早自爲計妹曰吾亦在旦夕間矣既而姊果嫁貴公子久之貴公子宴客集諸名妓妹亦與焉姊見召入責之曰爾豈忘風背之言耶妹曰妹若欲嫁純雷溪外傳

卷十六 雲間妓傳一 二十三

袴兄則早已去矣奈何姊不知我乎乃去時包長明爾庚尚困諸生破屋半間獨居陋巷妓素聞其名微服往窺之大悅竊計欲以身許未及言而長明以乏食故遠館山左去矣妓乃盡賣簪珥買舟夜遁抵淮購一驢易敝皮冠戎服佩長劍居然五陵年少也達山左知長明在某縉紳家直登其堂請相見長明出告之故長明大喜妓窺主人色異乃呼而告曰若有膽得容吾夫婦吾卽安之不然還我包相公別圖他居耳毋驕異也主人乃畱後長明成進士

名滿天下

外史氏曰豪傑之士阨於塵埃丈夫或未得而識也乃區區一女子竟能識之與藥師之紅拂妓金驅千古矣

雷溪外傳

卷十六 雲間妓傳二

二十四

太原妓傳

明末山西太原有二妓一名盈盈一名旦旦皆能歌舞善琵琶而且旦知書法有衛夫人之妙盈盈亦頗識字學於妹者也二妓生同歲盈盈長旦旦數日耳年十五六名噪晉趙間然皆懷從良志而且旦之志尤卓越必欲得一豪傑之士而嫁之嘗私語其志於盈盈盈盈曰斯世安得有豪傑士哉苟有一二豪傑必能起而滅流賊矣吾弟得一文章士足也時流氛正熾故盈盈感而及此旦旦曰不然晉溪外傳 卷十六 太原妓傳一 二十五

天下之大億兆之衆豈無一二豪傑士哉患在位者不能識而用之耳苟用之治四海也何有況么麼小醜乎遂相與物色之數年卒無遇乃相持大慟曰吾二人年十九矣此時而不遇可意人當斯亂世誰其適從乎未幾而流賊犯山西大破郡邑困太原太原破賊帥素聞二妓名下令遍求之三日乃得二妓至命歌以勸酒二妓大罵曰吾輩雖妓固賤人也然所交者皆士大夫或良士今汝輩賊也安得辱我遂奪刃自刺而死

外史氏曰烈哉二妓不受賊辱而竟決烈以死可畏哉嗟乎人而爲賊妓且不屑況其他乎好爲賊者可以自省矣

李家婢傳

吾邑李家有婢名杏芳者失其姓氏美而艷性端莊言笑不苟主母甚嬖之主母生男子子二長三歲次二歲而主人死明年主母病篤語婢曰奈何主人早逝幸吾在可以撫二孤今若此旦夕休矣二孤無託惟藉汝汝其撫之四年使長者七歲次者六歲可以操七箸汝然後嫁則吾受若賜死且不朽婢泣曰主母勿愛也第自愛脫不幸婢當以死奉二孤母煩叮嚀也又數日主母死婢哭甚哀爲之

畱溪外傳

卷十六

李家婢傳一

二十七

殮且葬即撫二孤家貧有田五畝親操耒耨之暇則篤織紵勤繹績然坐必端立必正言不妄發儼然孀嫠也人望而畏之不敢稍褻李之宗族感之皆爲之助以是孤得成立年弱冠矣或諷之嫁婢泣曰吾許先人死且奉孤今二孤尚未婚敢食言乎又數年家小康爲二孤娶婦或又諷之對曰吾年垂四十以色事人則衰矣吾將依二孤以終老矣卒不嫁年六十有二而歿

外史氏曰不食言者春秋稱荀息焉不意千百年下乃有

李家婢子守貞不字以撫二孤至老死可與荀大夫顏頤矣

畱溪外傳

卷十六

李家婢傳二

二十八

徐氏婦傳

徐氏婦姓黃江陰人也順治乙酉年十六歸徐氏子甫月餘大兵圍城遊騎畧山中執婦去爲白旗撥什庫某妻舉一子某復從軍出時舅早歿惟一姑在婦念故夫甚切曲意事之謬曰新婦本素封家亂離時曾以白鏹十甕瘞窖室夫死新婦被掠棟宇悉火此項金沒瓦石矣誠得去而攜歸何患貧乏哉姑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欲得此金非新婦行不可他人烏知藏所哉且不宜偕僕從偕

甯溪外傳

卷十六

徐氏婦傳一

二十九

僕從則炫人耳目然我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數月此呱呱兒誰字耶姑大喜曰子第行兒自吾撫毋憂也婦故戀戀兒不肯行姑促之再乃薙髮結辮變男子妝挾弓矢佩刀策馬出都渡江抵家叩扉大叫夫從門隙窺則年少將軍也不敢遽出婦遂排闥入踞坐中堂呼夫名夫不得已出見滿伏不敢仰視婦曰相識否夫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熟視不識也婦歎曰真不識也乃起直前抱夫痛哭曰妾非他乃君被掠婦黃氏也具述易妝

巧脫狀夫大驚喜復好如初以老

外史氏曰古節婦有引腕斷臂之烈今黃氏被畧且生子不足道矣然戀戀故夫數千里能以智脫歸節雖不足而義則有餘較之馬上艷妝歡笑以行故夫求贖反詭之者非天壤隔哉

甯溪外傳

卷十六

徐氏婦傳二

三十

朱氏婦傳

朱氏婦者江都朱以觀妻高氏也有淑德父兄皆業鰥稱素封家而夫貧婦棄華飾甘淡泊舉案齊眉有古賢媛風奉養姑尤能盡孝道婉容愉色怡怡然如子之事親狀舉一子早夭婦遂染血症治不痊竟不能孕日夜憂之及夫年將五十尚無子婦益懼惶惶如有所失乃變粧奮脫簪珥爲夫置妾愛之如姊妹待之同妯娌時時呵護之惟恐其一有疾而不成孕也久之不孕卽撫姪爲子三年妾始舉一子婦愛若已出視之如命兒一有疾不食卽婦亦不食見食婦乃食其篤愛如此兒三歲患痘甚凶邑中見患痘者多死亡婦憂之甚傾囊籠篋遍求良醫治之不愈或言不治者婦日夜悲啼竟以兒之死生爲己身存亡焉祈天禱神無所不至見乃得痊婦大悅然竟以累月勞瘁故舊疾復作延三閏月而卒臨卒嗚家人以好生教養幼兒而已

外史氏曰古姑婦有甘飲鴆而不願爲夫置妾以生子者

雷溪外傳

卷十六

朱氏婦傳一

三二

卒斬後而無憾何其愚哉朱氏婦變粧奮脫簪珥爲夫買妾以舉子而愛逾已出誠古今不可多得者也且其事姑盡道可謂孝且慈者矣

雷溪外傳

卷十六

朱氏婦傳二

三三

毛女傳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弘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弘閨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弘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亾三年里有張義向豎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深箐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

雷溪外傳

卷十六

毛女傳

三十三

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藤得無損旣而饑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澁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截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趨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母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卽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艸中俟三日毛女果至

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廢君不足念也

曰我不嫌汝何忌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輿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歿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

雷溪外傳

卷十六

毛女傳

三十四

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何也

新安心齋張潮

雷溪外傳卷十七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神仙部

彭望祖

愛鐵道人

李秀才

孝鬼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七

神仙部

一

劍客

厲鬼

活死人

朱衣道人

宿州道人

雌雌兒

九江王世子

鉄娘子

狗皮道士

天妃宮道士

心月道人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七

神仙部

留溪外傳卷十七 神仙部

江陰 陳鼎定九 稿

彭望祖傳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公棄

留溪外傳

卷十七

彭望祖

一

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踐公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甚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踐公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弟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踐公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纍纍

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踐公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

留溪外傳

卷十七

彭望祖

二

愛鐵道人傳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亾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禪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蒌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鮮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铮铮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畱溪外傳 卷十七 愛鐵道人傳一 三

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千百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卽擎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開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於市醉則歌嗚嗚大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于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李秀才傳

李秀才失其名雲南臨安郡人年十五舉諸生性端慤寡言笑里人皆敬畏之多使子弟受業焉明亡遂棄制藝入點蒼山學辟穀法十年道成復還家語其子曰吳三桂卽叛國矣若輩毋事不義遺臭萬世也其子曰諾明年三桂果叛其弟從之秀才大罵曰汝不識大義不知天命他日墮水方悔也其弟不聽後果爲我師敗於楚墮辰溪中一旦父方得免初三桂欲爲逆知秀才識禍福使人往問秀才卽掩面大慟或發狂笑或倒立而以手行或翻筋斗數十或大聲呼殺絕吳種子殺絕吳種子者不輟使者以爲顛乃去秀才則麻衣冠至會城日號哭於金馬碧鷄坊下性好飲滇人皆知其能識吉凶爭迎至家飲之秀才亦不辭飲畢卽言其家吉凶罔不中如是者皆餘一日自買一棺坐於中募四人舁往市遍別各與飲之家曰吾明日死矣若等可送我於北郭明日舁至郭竟長逝矣及葬則棺空送者數千人皆大駭後月餘有人見其在雞足山

雷溪外傳

卷十七

李秀才傳一

五

外史氏曰予讀列仙傳往往神仙多僞死如死於刀者曰兵解死於病者曰屍解云是誠不可解

雷溪外傳

卷十七

李秀才傳二

六

孝鬼傳



孝鬼者福建侯官縣何西也生九歲父卒母年少家貧無
瓶壘儲僅瓦屋一間易棺以葬父乃結廬郭外北山之麓
日采薪易米以供母既長墾北麓荒土藝蔬歲大饑惟何
勤灌溉蔬得大熟貨錢三十貫以三之一廣廬舍以二之
一聘婦以一奉母鄉人皆稱曰孝子未幾孝子以勤苦得
疾卒母無以自活隣人某欲娶之遣媒以告母將諾之是
夜孝子之魂遶母榻嗚嗚作聲泣告曰母毋嫁兒身雖死
甯溪外傳 卷十七 孝鬼傳一 七

見心未死也見形雖與母隔兒神未與母隔也母驚泣告
曰奈何失節豈吾素志哉然兒何以爲我謀鬼曰可追吾
所聘婦費母曰如不應何鬼曰吾當語之卽夜果見異于
婦家婦家懼倍償其貲母卽以自給者五載資盡復呼孝
子鬼曰母毋急吾亦能以力養母母曰兒鬼矣烏能以力
養鬼曰見有道卒去之北門內賣菜汪翁家大言曰吾有
母居北郭無以活吾助汝擔可信以入市多得錢穀分給
吾母吾將佐汝以豐否則必泉汝汪懼明旦試倍之疾走

如平時且獲息三倍於往日卒分錢穀以給母母得以終
老鬼佐之無間汪果致家道豐

外史氏曰孝子生能盡子道死而精神猶周旋其母使不
至於失身其孝也誠生死無間者哉嗚呼可以人而不如
鬼乎

甯溪外傳

卷十七

孝鬼傳二

八

劍客傳

朱珠兒者山右太原人也母夢神人授赤珠一顆光照四壁而生因名珠兒十歲就學外家歲暮解館歸至中道遇白髯老人攝入深山置萬仞懸崖之末授飛走擊刺之術期年身輕如葉可於屏風上行水波上立其飛劍也能斬人於五百步外百發百中年十三技成仍送還家時母已死父爲豪家所賊珠兒痛忿飛刺讐人于都市自首於吏吏受豪家金文致珠兒大辟乃遁跡浙東與會稽貴公子雷溪外傳 劍客傳 九

美堯善後吏以貪酷論誅珠兒遂歸省丘隴而美亦南遊台雁值閭變山賊卒起道阻不得歸賊帥素知其材欲強之官美曰吾父子受國恩深恨書生力綿不能操戈殺賊寧官賊耶若等逆天反叛滅族之禍翹足可待而欲人陪戮西市誰其肯之賊帥怒卽縲紲軍中曰俟吾下兩浙定江東平中原然後殺豎儒珠兒聞之乃從太原馳往救之遇吳生於旅舍吳生者山陰望族也父某爲某撫軍幕客甚寵信委以政事遂擅威福屬僚畏懼太獲賄賂生往

省父父以黃白數萬金命之携歸道經都門假館宣武門外買騎南旋將行前夕值大雪見珠兒被狐裘佩雙劍策蹇驢倉皇投宿其狀如美婦人光艷奪目甫入店卽呼主家索燒刀子一斗一生疏肩爲餐主家意多同侶如數具之及昏無一人至乃盡進之珠兒拔劍切肉豪飲大嚼頃吏過半生初窺其風流雋逸心已異之及見飲食粗豪益驚怪乃從容詢其姓名問其行狀珠兒備述以告生曰今閭寇方熾金台一帶所在皆賊未可行也珠兒舉劍示之雷溪外傳 劍客傳 十

曰吾有此君賊雖多其奈我何語畢遂滿引邀生共飲生告曰吾明早亦旋浙苟不棄聯轡可乎曰不可吾騎日走八百里非君騎可及且吾前途期會要客尚多逗遛於中道相候君可兼程而進吾所宿旅舍壁間必繪一鷹下識年月驗之卽知吾所過也如不及則于淮陰市酒肆覓之吾必同君東渡可耳明晨並騎出彰義門里許珠兒于驢背拱手曰吾先行矣卽策蹇如飛轉睫失所在時冬至月望日也生以輜重故日行百里不及越十日始抵高唐見

旅舍壁間果有繪鷹讀其識乃出都之夕也詢之逆旅主人云畫鷹客於此信宿候其侶不至已去八日矣始信其八百里之言不謬及抵淮陰果于市中酒樓得之握手大喜曰吾候君兩旬餘今乃至耶即呼酒共醉生心美其驢噴噴不置珠兒曰子愛之乎吾與子易之生曰固所願也非敢請耳曰大丈夫相合以義相知以心況一騎耶竟易之明旦生欲試之蚤起與珠兒整鞍先發誠僕從後行期會江都意淮揚路隔三程不半日可到耳及就道驢竟不肯行珠兒又躁不可待乃於馬上語生曰汝不善乘吾不慣與汝乘請先驅于蜀岡相候遂加策飛馳如電生見其去若驚鳥逐爵勁弩出矢不禁色然而駭盡力加鞭終不可及乃徬徨道左候僕從至偕抵江都而珠兒已于蕪城俟兩宿矣因告生曰行道遲疾存乎人焉非在騎也果得其道雖淹蹇疲乘日可千里况良騎乎於是生知其有術一路再拜求教願以師事珠兒識其誠許之曰吾受姜氏恩今姜氏子爲賊困急欲往救今則不能大約在春燈之

雷溪外傳

卷十七

劍客傳

十一

夕當造君授之遂別去馳入賊壘脫姜之繫累而出賊間道鐵騎追逐箭發如雨不能中珠兒復飛劍斬數十賊下馬賊大懼而退乃歸新正元宵果至生家盡授其術而去生得其傳覓深山構靜室築壇墀備器具年餘告成擇於十一月甲子入壇舉事忽有江左客稽姓機名者投刺請見邀入與語甚合且言善劍術出示其書與珠兒所授相符生大喜堅留共事其法用鉛製一盒圍八寸中置小鉛劍兩口鉛九子二枚封以九天元女六甲靈篆置壇下閉戶作法四十九旦夕術即成二人入壇修煉至四十二日盒中九劍即有聲如蒼蠅鳴相驚且喜益加精進及至四十八日之夕山中忽怪風陡作盒中聲忽變金鼓聲旣而連發大砲四十八响墻垣傾圯烈焰塞目諸物盡燬無一遺者而盒與九劍亦隨烟火俱滅生爲炮火所薄衣冠鬚髮俱化灰燼成一墨炭人矣風火既過稽生呼其家僮扶入外室生口不能言惟張目嗅鼻搖首點額而已昏臥三日始稍進飲食越數日變爲狂疾遽奔山巔舉巨石投人

雷溪外傳

卷十七

劍客傳

十二

不距躍曲踊稽生懼夜半逸去如是六七日乃愈家僅賃
輿捍回嗣後疾雖愈而耳畔時聞金鼓聲久之左右皆聞
又久之舉室皆聞矣召黃冠屢設醮懺終不能除後其父
因撫軍被論逮獄遁還挾重貲十餘萬廣居室構田宅權
子母竭情縱慾而昆季親戚乞一文不可得也及撫軍

廷論棄市父聞之且駭且愧忽耳畔亦聞金鼓聲震突發狂
疾操鐵杵自大門抵臥室凡而器用財賄以及門閤墻垣
玩好花卉罄行排毀靡有孑遺家衆懼悉皆竄去如是者

雷溪外傳

卷十七

劇客傳

十三

七旦夕家毀而疾愈期年生亦疾作如父父命家衆禦之
悉受傷亦七旦夕家毀而疾愈後父子更番疾作凡三作
三愈而家去過半後一年父子疾俱作子則操杵毀家父
則舉火焚室生平之積悉付祝融然囊貲雖盡而租賦尚
存歲猶入息數千乃父貪鄙成性以百文舟稅逼長年自
盡訟之官竟死于獄生痛悔父子平生逆天背理乃盡散
餘貲與親戚鄉黨之貧者挾妻子入深山求仙朱珠兒聞
之曰是可以授吾道矣

外史氏曰吳生之父撫軍託以心腹委之政事不思圖報

乃婪賄至十餘萬則合屬之編氓苦矣其必家怨戶讐而
咒詛載道也及陷撫軍重辟已則飄然漏網人心能厭乎
哉珠兒豪俠之士必憤之痛之特以幻術愚其子又恐不
能盡其束縛復使稽生錮錮之使其信之深而爲之力至
于術無成而父子疾痼卒自毀其家百萬蒼生之怨忿洩
矣彼狡獪之徒爲人幕而孽孽爲利不顧人家國者其盡
思之稽生梁溪人予未髮交也自言曾受術于珠兒則珠
兒爲萬民洩怨也明矣嗚呼天下豈少有心人哉

雷溪外傳

卷十七

劇客傳

十四

厲鬼

汪時珍平江人也與劉文韜生同齒居同里幼同學長同遊邑庠交甚相善及汪生男劉生女又同日里人持湯餅交賀兩家謂天授佳兒佳婦也遂締婚未幾汪夫婦病疫篤以幼子并家財囑於劉曰吾本客籍無期功強近之親可以屬目藐茲遺孤惟藉字之吾目瞑矣遂卒劉由是持籌握算數年遂成鉅富乃納粟入雍以女改許貴兒汪氏子年至十五不使就學蓬首垢面露肘決踵與家僮爲伍

甯溪外傳

卷十七

厲鬼傳

十五

甚至操畚鍤以就飲食劉終歲不使一見丁巳秋詔舉監生科劉希僥倖乃就東山僧舍肄業僧舍去其家不半里一夕鄰有郭氏子暴卒召僧誦經入殮師徒盡往囑劉守舍劉讀書漏深神思困倦范几假寐陡聞飄風颼颼從空谷來漸至菴前倏焉排闥直抵中庭燈昏月暗簷馬悲鳴墻篴慘憂竦然驚醒遂心蕩神沮乃起而就榻下帷寢踞枕篴以候僧歸少焉聞門外有呼其名者旣而聲漸近細聽則故人汪時珍音也於是毛髮悚豎股戰肌栗斂手

甯溪外傳

卷十七

厲鬼傳

十六

屏氣不敢出息頃之則拒門入室據榻前竹椅細數劉曰汝七八歲家貧就學吾家吾解衣推食未嘗或吝及長赴郡邑試凡而舟車資斧吾與汝共追補諸生汝巾衫脩脯不能措吾爲汝辦汝三十未娶吾助汝婚後結姻婭數年來汝不治生產而足衣食伊誰之力耶汝嘗指天地誓日月呼鬼神而告予曰吾頭敢斷心敢剖肝膈敢剝君恩不敢忘也言猶在耳坏土未乾將女改許奴隸吾子吞沒吾財負恩忘義狗彘不若天地鬼神森羅昭布尚思取科第倖爵祿榮一鄉耀一時耶吾在夜臺十餘年未嘗刻念今來與汝訣生死在斯夕矣劉大恐乃振衣從牖中躍出汪踉蹌尾後至殿愴惶迷惑不得其門回顧追捕又急乃大呼乞命遶殿而走汪復追逐不休至四鼓劉力竭氣盡僵仆於地汪倚殿楹恨罵不絕僧在喪家誦經畢將舉入殮則失屍所在遍覓不得合家驚訝僧辭神歸見劉仆地呻吟一人倚柱挺立舉火燭之則郭氏所失之屍也大驚報喪家并呼劉妻至以薑汁灌甦具言始末聞者吐舌遂與

歸數日而死無子妻亦相繼而卒貴壻亦殤劉之叔主其家仍以女孫歸汪子盡還其產

論曰汪劉總角相歡及長卽結姻婭可謂膠漆交矣何汪託寄以孤而劉貪利負義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信乎此汪之含恨地下不計須臾忘巧借鄰屍活奪其魄怨毒深矣嗚呼世之負心人能無畏耶

明溪外傳

卷十七

厲鬼傳

十一

活死人傳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公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閩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畱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畱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旣授乃集群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旣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旣埋群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群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旣怪其弟子

明溪外傳

卷十七

活死人傳一

十八

駭世惑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耶

朱衣道人傳

朱衣道人者失其姓名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歙州人或曰宣州人或又曰山右人能四海方言及外國語逢何處人卽作何處聲故弗能一其籍自言年十六卽補諸生二十食餼二十二明公卽棄巾衫爲方外遊冠漢玉冠服朱縫掖躡白紵屨佩五尺長劍負細頸匏瓜高八尺自號曰朱衣道人往來吳楚粵越黔滇間賣能活死人藥風寒燥濕疥癬之疾不願醫也善步履自吳門抵京師七日夜輒往返好搏擊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危瓦無聲忽然屹立簷下不點塵置二尺竹於水由驅童子過之童子怖不敢行身則先之往復數十過而履不沾濡然後驅童子從之亦然嘗作紙鳶長數丈絡二小兒於上乘大風吹入雲表令兒擊金鼓半空以爲樂善飲飲未嘗醉於吳門市貯醇酒數十斛拉行道人共飲行道人皆醉已則如故如是者七日夜別諸友他遄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海內異人多矣紅線隱娘崑崙之流勿謂今世

無之也若朱衣道人者神仙乎俠士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或曰是有心而遜世者也然歟否歟

雷溪外傳

卷十七

朱衣道人傳

二十一

宿州道人傳

宿州道人章姓失其名宿州人也有幻術能役鬼鬼名柳青嘗爲之使明末至徐州冬月衣麻衣行大雪中見其汗浸浸然如六月人多異之然未知其有術也及春日徐人多挈榼遊南山道人至乞飲徐人曰吾輩攜一尊酒耳飲且不足安得餘哉道人曰吾有金但勞從者爲吾沽來共飲何如徐人諾之道人隨地拾豆大一石合掌授之卽成白金付從者沽酒一壺至遍飲座客座數十輩皆大醉壺不竭而徐人所攜來酒竟未嘗也於是州人萬御史者聞道人奇招至家久之請貸御史御史辭焉道人曰吾戲耳吾有多金現置榻前安用貸爲請視之則御史家物也封識宛然於是御史大疑患爲盜辭之去出與杜醫生輩十餘人結爲酒友縱飲歲餘還宿州未幾明公道人死訃聞杜輩十餘人往弔靈柩在堂妻子皆衰經出拜哀慟以謝皆以爲死矣逾月杜輩所交往山左見道人在泰山始知爲化去不死也

雷溪外傳

卷十七

宿州道人傳一

二十二

外史氏曰仙家大抵縱酒爲幻術以娛人既又詐死復見於他處列仙傳所載多類此類此者人皆以爲神仙

雌雌兒傳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孝廉也乙酉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珙毓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於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幃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於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犬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妻妾僮僕婢姬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馬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群玉爲子言雌雌兒高

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遭斥逐終遁深山嗟平
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九江王世子傳

李傲機夫其字前朝宗室也明亾卽變姓爲道士隱居漢陽今已百有餘歲矣狀如二三十歲壯男子未嘗對人言見人輒笑人問之輒大笑工書法每書必署曰九江王世子欲求其書須美醞飲之大醉然後書不醉則終不書也然欲其醉非三石酒不可或有好事者竟醉以三石則呼天長叫握管疾揮輒數晝夜無倦旣醒然後投筆去當事慕其書屢招之不往造其門輒遁去有顯者從滇還京道留溪外傳

外史氏曰或云傲機本宗室而知已亦徐中山後二人俱其是非以是小人多畏之不敢狎近

有百餘歲或現或隱忽南忽北踪跡無定愚夫愚婦皆指爲神仙殊不知乃佯狂玩世多壽之隱君子也

蘭溪外傳

卷十七

九汀王世子傳二 二十七

鐵娘子傳

鐵娘子四川成都人明末張獻忠亂蜀恣行屠戮千里蕭然猶事誅殺初令群賊以百姓首級獻計多寡論功及後則令賊殺男子以勢婦人以趾獻而請賞成都剩人皆驚魂喪魄憂死不暇一日忽有一女子自稱鐵娘子者乞食於市身長五尺餘顏色姣麗腰纏鐵繩一根長數百餘丈重數千斤自西門直達東關行一步則鐵聲錚然市人心肺皆蕩半晌乃平鐵娘子大聲呼曰鐵娘子失去鐵牛一頭重十萬八千斤報信者予錢十萬貫收留者予錢一萬貫突有少年僞言知牛下落鐵娘子大喜隨引登西山最高峯卒予錢十萬貫

蘭溪外傳

卷十七

鐵娘子傳一

二十八

世祖章皇帝寶號順治錢也少年大驚不敢取而返明早鐵娘子復入市大呼如前聲徹四城獻賊聞之以爲妖親率數千賊射之矢如飛蝗卒不中獻賊大怖歸卽病既而中創死鐵娘子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獻賊之毒蜀也甚矣假令不卽死則蜀無噍類

矣此天使鬼神先奪其魄也天道亦近哉

狗皮道士傳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大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嘗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遠吠之主人厭之急與食而羣犬吠不絕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大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聲儼然百十大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

留溪外傳 卷十七 狗皮道士傳一 三

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大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然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大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大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大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

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
道士之作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繆繇小兒
哉

世固有如許無其理而有其事尤奇在列班行執笏作
犬吠聲獻賊無如之何此時如入狗國矣

新安心齋張潮

一犬吠形衆犬吠聲自古及今比比然矣獨吠獻賊吠
非其主固是堯之犬非跖之犬也噫安得此狗皮道士

爾溪外傳

卷十七

狗皮道士傳二

三

常見於世哉

新安雲逸吳起鵬

心月道人傳

心月道人者楚之鄧縣人也姓譚名守誠心月道號也爲
兒時相貌不凡嬉於庭有紺髮朱顏黃冠客負蒲團策杖
過其廬見而異之曰此子骨氣異常他日可肩吾大道也
語畢忽不見家人皆怪之明亾遂棄家爲道士遍遊名山
勝境求訪高賢歷叅名宿頗有得一日遇王崑陽真人相
見如故遂契合偕往武當山中傳秘密精義操修二十餘
年無晷刻少懈崑陽知其有所得遂以龍門心印付之囑
畱溪外傳

卷十七

心月道人傳一

三

曰爾得吾道當以度人爲急度一人證道卽積無量功德
也於是守誠遊行天下以救拔爲主委曲勸化誘人於至
道叮嚀告誡勿使墮落旁門左路也後至江南見江左人
材濟濟有根器者衆乃止於江寧城西虎踞山之隱仙菴
設教焉誨人以忠孝爲本以誠靜爲用其徒從者幾千人
康熙己巳歲語諸學人曰吾將逝矣當在某月日也至期
沐浴更衣朝叅上帝說偈曰一心靜極萬緣消獨露真
容月正高自在希夷堪湛寂龍門法律栢林操端坐而化

得其學者蓋黃州詹太林晉柏也

外史氏曰明亾以來高人達士多隱於黃冠緇衣之流不肯以才見用於當世惟求歸潔其身而已若心月道人者是也

雷溪外傳

卷十七

心月道人傳二

天妃宮道士傳

直隸天津衛天妃宮道士上官常明者不知何許人也平生端慤誠樸無纖毫偽行全真功年六十餘一日命其徒購壽缸一具昇之庭道士喜入缸坐而試之曰正好亦不須擇日以炫世去了罷即瞑目長往矣其徒以缸停於室中三年其師弟素無行好飲欲舉其屍瘞之土以缸易酒及啟寂無屍焉大驚遂患毒瘡遍醫不愈天津有客吳門者歸省遇道士於淮陰市中客素識道士因問何日離天津道士答曰三月某日客出銀五星齋道士道士授以方曰予師弟患瘡乞付之命依方修治即愈也遂別去客抵家過天妃宮詢其師弟師弟告之故始知啟缸之日即道士所云三月某日也周德鋒者字思永號占月江西南昌荷湖人博學工詩文出仕明亾棄官爲道士遍遊名山與徐野鵠友善相與爲道義交遊廣陵太史許師六承家以師禮事之皈依者甚衆皆教之忠孝年七十六預定死期端坐而化葬於金泉之麓後有友人從武當來道遇德鋒

雷溪外傳

卷十七

天妃宮道士傳一 三十四

云入終南乃郵書於其徒云友人歸始知其仙去也

外史氏曰上官自了漢耳若德鋒者則以度人爲事者也
且其教人必本忠孝曰天上無不忠孝神仙學者當以忠
孝爲本則長生有基矣此許太史所以師禮事之也

雷溪外傳卷十八

目錄

緇流部

葛器和尚

呱呱和尚

筆架和尚

性因和尚

雷溪外傳

目錄
卷十八

緇流部

二雪和尚

也是和尚

益然和尚

三大和尚

槎菴和尚

煎海和尚

越彼和尚

八錯和尚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幻開黎

瞎尊者

呆頭陀

東陵和尚

無知漢

雷溪外傳卷十八 緇虎部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雷囂和尚傳

雷囂和尚金陵人少有至性事二親盡色養既長善屬文補博士弟子員天啓間親歿值貂璫煽禍毒流四海知天下將亂遂絕意進取棄家爲僧結茅天關山中種芋自給號囂囂和尚云與郡紳某爲刎頸交某屏居林下不交一人獨與囂囂時棹舴舺往來江上飲酒賦詩爲樂甲申莊

雷溪外傳

卷十八

雷囂和尚傳

一

烈殉社稷囂囂聞變仰天長號趨告某曰國破君亡大變也相公世受國恩義當死某起欲入囂囂作色曰死卽死耳毋庸入也某曰請與妻子別囂囂大慟曰嗟乎天乎爲人臣者國爾忘身奈何有妻子哉奈何有妻子之別哉吾恐一別妻子便萌眷戀念生畏死心害天下大義不淺矣平日之談忠義何毋庸入也拉之呼其妻出告之故妻曰諸良人死國妾願死良人毋庸緩也某于是泫然再拜曰從此與和尚辭矣囂囂曰噫誰謂而公倫生者耶乃結纓

三於屋梁先令其妻縊次掖其縊然後自縊俱死家人葬於天關之陰溝其旁附以囂囂至今謂之三義塚
外史氏曰隱姓名棄妻子自號囂囂似不知有君父者及臨君父之難慷慨激烈視死如歸烈矣哉

雷溪外傳

卷一八

囂囂和尚傳

呱呱和尚列傳

呱呱和尚名已幻字三三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族氏明亡嘗携百觔鐵錘往來江浙豪貴家教少年搏擊肯更名易字人莫測其蹤跡也與蕭山人王介右喻非指三人善嘗挈觴坐高峰頂痛飲放歌醉則大哭而反蕭山人者會稽蕭山人也名中素字芷崖能詩弱冠遊邑庠文冠諸生國變隱雲間爲棺柳匠常持斧豪吟人目爲狂後有物色之者偕介右遜入東海不知所終喻非指名指豪公子也

雷溪外傳

卷一八

呱呱和尚

三

重氣節有肝膽鼎革後卽棄家浪跡江湖沉酣詩酒其遊金陵詩曰薜衣搖曳幅巾斜來看城西好物華有限夕陽無限恨三分春色十分花朱樓大道連山麓紅袖清尊隔水涯何事帝鄉遊冶處騎兒調矢正飛沙當年樓櫓遶黃旗不覺衣冠與世移吳苑陸機才入洛梁家江總又過隋澄潭落日通潮氣曲檻風多碍柳絲良會莫增今昔感道邊燈火是歸時兵革多銷故舊稀剛留月里閉巖扉兩朝風雅歸班管十載雲蹤着羽衣初定甲戌皆合道昔遊湖

海盡忘機我來作客君應笑頭白如何下釣磯每言及明
事無不垂涕嗚咽後更姓名與呱呱俱老於江左
外史氏曰有明養士三百年既隆且深國亡布衣之士往
往懷之不置若呱呱喻指輩終其身未嘗乾淚焉非養士
之隆不至此

留溪外傳

卷十八

呱呱和尚

四

筆架和尚傳

筆架和尚者卽筆架太守江寧蔡屏周也字二白萬曆乙
卯孝廉性耿介初尹浮梁以廉潔著四民愛之時宦者魏
忠賢權傾天下海內莫不爭媚撫軍某皆出其門遣役賁
令命屏周建生祠以悅之屏周大怒呼役告之曰爾主讀
孔孟書成名進士作朝廷封疆大臣當以直道事明主以
方正督屬吏以廉耻風百姓何可諂諛宦官官妾而欲建
祠立祀遺笑天下後世此必無之事也乃爾曹假其威令
雷溪外傳

卷十八

筆架和尚傳

五

希射利來耳痛杖之而遣撫軍愠撫以他事奏緹騎來逮
百姓罷市旬日日哭於撫軍之門者以萬計終不得救乃
行至涿而熹廟已崩遂得解莊烈立補兵部職方郎溫相
國器其材欲以吳興守用冀其酬私恩而庇家室也密令
人先告之屏周曰果爾吾當鋤強植弱以報相國知我聞
溫氏子弟多暴政必先及則一郡不難矣溫大懼乃改守
雲中處以邊險絕地既抵任值內臣張彝憲行邊清餉威
靈顯赫百官畏懼趨承恐後屏周獨不禮他日偕同官三

人以事進謁相戒抗禮及入二守不覺膝之屈而匍伏於地矣惟屏周挺然獨立於中若鷄羣鶴焉舜憲怒叱之屏周曰我輩士大夫豈肯屈膝爾刑餘之人乎且爾奉朝廷命清餉來耳非奉朝廷命爭體統來也終不屈故人號曰筆架太守監軍宦官某受人金欲枉人法素知屏周崛強不敢言乃囑直指直指曰吾命彼無不從也然監軍大有難色深患事決裂不得金不寐者數夕直指意屏周必從而言可驗也伺其理之日置酒成樓召監軍飲令從者偵

雷溪外傳

卷十八

筆架和尚傳

六

探相望於道旣而偵者來告曰已杖四十矣問杖者誰曰行賄者直指乃失色監軍至泣下不歡而散遂銜思報之屏周卽掛冠歸高臥鍾山者數歲福王建國金陵復以職方起命督師山東敗大敵左良玉反撤回拒之大破其軍於皖國亡逃於禪仍岸然自處人共呼爲筆架和尚云外史氏曰當魏璫煽虐時天下莫之敢撓屏周以一縣吏乃明目張膽以忤之幾至殺身而不悔及守雲中復以崛強忤璫豈其桂蠶之性愈老愈辣者耶此太守和尚皆以

筆架稱而終其身也

雷溪外傳

卷十八

筆架和尚傳

性因和尚傳

性因號澹歸姓金名堡浙江人前朝丁丑進士明末爲諫官永王時以言事杖戍清浪遂爲僧時虞山瞿式耜稼軒以相國留守靖江江陵張同敞別山以學士總制粵西國勢日蹙勲舊俱棄城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定南王率師至二人皆被執式耜乃草密表申奏于朝而死其畧曰臣本書生未知軍旅自我上元年謬膺畱守之寄拮据四載力盡心枯無如將悍兵驕勲鎮諸臣惟以家室爲念言守

雷溪外傳

卷六

性因和尚傳

八

言戰多屬虛文逼餉逼糧日無寧晷臣望不能彈壓才不能駕馭請督師而不應求允放而不從至於今秋灼知事不可爲呼籲益力章奏數上而國家漠然近十月十三日集衆會議搜括懸賞方謂卽不能戰尚可以守忽于十一月初五開國公趙印選傳興安塘報一紙知嚴關諸塘盡以歸去當卽飛催印選等星赴子營而印選踟躕不前臣竊訝之詎意其精神全注老營止辦移營一着午後遣人再偵則已盡室而行并在城衛國公胡一青寧遠伯王永

祚綏寧伯蒲英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各老營俱

去城中竟爲一空矣臣撫膺頓足曰朝廷以高爵卹此輩百姓以膏血養此輩遂作如此散場乎至酉刻督臣張同敞遙知城中已虛無人止臣在內遂泗水過江直入臣寓臣告之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自丁亥三月已擄一死吾今日得死所矣子非畱守可以無死盍去諸同敞毅然正色曰死則俱死耳古人耻獨爲君子君獨不容我同殉國難乎卽于是夜明燈正襟共坐臣之童僕散盡止一老兵

雷溪外傳

卷六

性因和尚傳

九

尚在夜雨淙淙遙見城外火光燭天城中寂無聲響至雞鳴守門兵入告臣曰定南兵已圍各門矣天漸明臣與同敞曰吾二人死期近矣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前臣與同敞危坐中堂屹不爲動忽數騎挾弓矢突至臣前執臣與同敞而去臣語之曰吾等坐待一夕矣毋庸執遂與偕行時大雨如注臣與同敞從泥淖中蹣跚數時始到靖江府時定南孔有德已坐王府矣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曾出城業已移置別寓不加害惟見甲仗

如雲武士如林少刻引見定南臣等以必死之身不拜彼亦不强臣與同敵立而語曰城已陷矣惟求一死他復何言定南霽色溫慰曰吾在湖知有畱守在城中吾至此卽知有兩公不怕死而不去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甲申闖賊之變

大清爲先帝復仇且葬祭成禮固人人所當感激者今人事

如此天意可知曷不降乎臣與同敵復語之曰吾二人昨

日已辦一死其不死于兵未至之前者以城在耳今城已

畱溪外傳

卷十

性因和尚傳

十

亡吾二人敢言生乎願乞一死可耳定南卽遣人安置一所臣等不難髮亦不强只今彼兵已克平樂陽朔等處取梧祇旦晚間臣涕下霑襟仰天長號曰吾君遂至此極乎當年擁戴初心本以國統繼絕關係一綫不揣綿力妄舉大事四載以來雖未豎有寸功庶幾保全尺土豈知人謀舛錯天意難窺歲復一歲竟至于斯卽寸磔臣身何足以蔽負君誤國之罪然纍纍諸勲深受國恩敵未臨城望風逃遁大厦傾圯固非一木所能支也臣洒淚握筆具述初

五至十四日以内情形仰瀆聖聽心痛如割血與淚俱惟願陛下暫寬聖慮保護宸躬以全萬姓之生以畱一絲之緒至臣等罪戾重大自知青史難逃惟有堅求一死以報隆恩以盡臣職天地鬼神實鑒臨之臨表可勝嗚咽復作浩氣吟八律句張同敵和之乃俱就戮屍棄于市無有

收者性因和尚聞之乃上書定南曰山僧悟水之罪人也

承乏掖垣秦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清浪

以道路之梗養病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於茲矣車騎至

畱溪外傳

卷十

性因和尚傳

十一

桂咫尺堦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并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友也已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於王卽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于兩公哉然聞遺骨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瞻是也我明太祖定金陵於元御史大夫

福壽既已葬之矣又復立祠祀之其子犯法當刑又曲法宥之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以聖人禮教共植彝倫者耶山僧間嘗論之衰世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勲哉王旣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棺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雷溪外傳

卷十八

性因和尚傳

十二

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喪故里則仁義之譽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冠讐然必滅其家狼籍其肢體而後快于心耶夫殺兩公於生者王所自以爲功也禮兩公于死者天下萬世共以王爲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間人不辭多口旣爲生死交情不忍嘿嘿然於帝王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釋氏寬親平等之心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

獻敬侯斧鉞惟王圖之書上定南許之性因遂負兩公骨歸厝焉

外史氏曰性因值洶洶之際不爲苟全計挺然上書求兩公屍歸葬可謂篤於生死交情者矣

雷溪外傳

卷十八

性因和尚傳

十三

二雪和尚傳

二雪和尚名行職族姓林其先福建莆田人宋乾道中始祖文質徙居浙之瑞安長子正仲中淳熙進士正仲十二世孫大壯生守身守身生得昭得昭生增志字任先號法幢者即二雪也其曾祖祖父皆天曾祖母徐祖母陳母江三世皆青年守節和尚幼穎異事母至孝天性端方弱冠遊邑庠從永嘉馬聘君講學得聖賢傳心之要屬文務根性命不尚詞藻萬曆乙卯舉於鄉母死哀毀骨立幾不欲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二雪和尚傳

十四

生三年悲痛如一日也崇禎戊辰成進士初任湖廣蒲圻令政尚廉靜不事苛擾先教化而後刑罰逾年邑內大治訟簡庭閒日率諸生講學文宮隣邑子弟趨聽者數百人庚午癸酉兩分楚闕俱稱得士三年循良之聲上達擢翰林編修在朝與黃道周倪元璐諸君子最深契未幾特選東宮講讀時國事日非言路壅塞乃進易卦講章隱為諷諫觸當道忌中以他事降三級於是公論不平掌院黃景昉蒙宰李日宣皆抗疏請復遂晉侍講經筵兼起居注尋

轉少詹終日懃懃懇懇於章句之間與得一格君心反亂為治奈天命已移甲申闖賊犯闕國破君亡惟有仰天長號椎心泣血而已及賊欲逼從酷刑幾斃終不肯屈賊遁南還與史可法共圖國事時馬士英當國素知其材數召見與語多不合心知必敗日夜憂之及可法薦以禮部起用識不能容遂稱疾固辭旋里未幾唐王起閩堅以內閣徵既而唐王走粵知大事已去乃就呂峰逾遵長老剃度為僧我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二雪和尚傳

十五

朝大一統徵用天下遺老和尚獨不奉檄有司迫就道欲自殺其少室董氏聞而患之飛遣以書曰公讀書破萬卷不達經權常變之道乎夫大明之仇讐者李賊也為烈皇報讐殺賊者

大清也試思當年國破君亡滿朝臣子誰能討賊

大清君臣仗義入關一戰滅賊中原無主遂登皇極與竊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者不啻天淵也若曰滅賊之後仍完故壁此則堯舜所病諸而湯武決不肯者矣當日南國君

臣能如東晉南宋戮力綢繆亦可偏安江左少延宗社卽或有師旅之加而我多備禦之策烏能飛越長江天險哉乃於艱危萬狀之時以酒色荒淫爲事賄賂苛歛爲政江東百姓疊遭荒旱僅存皮骨奚以堪此其得安流而渡一鼓而定者殆天與之也昨聞檄召公欲自殺烈則烈矣而謂合於經權常變之道則未也如曰不事仇讐則

大清非仇讐行

德於大明者也微令今日李賊稱帝豈惟

公哉妾亦早蹈東海而死矣夫忠臣不屈膝二姓之主烈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二雪和尚傳

十六

女不棄體二姓之夫萬古綱常不可忽也公欲守茲大節莫若往愬巢山之志當事未必不許也如其不許然後死之亦不失從容就義古人謝疊山已行之矣書達和尚卽以方外服色赴請從所願果蒙放還乃於甬東大梅山中結茅以隱躬鋤而食摘蕨而蔬不見時人而者二十餘年至康熙丁未秋得疾命其徒召集諸子告曰吾生平只欠一死今死可勿葬當棄諸溝壑以飽鳶鳥狐狸示天下後世爲人臣而不死國者言訖一慟而絕年七十四其徒以

僧禮葬於甬上之白門橋李霽崙和尚題其墓曰嗚呼有越二雪禪師之墓從其志也

外史氏曰有明國亡諸臣迎賊恐後操志者數人而已若輩熟讀詩書平居輒談忠孝臨難祇圖富貴若二雪和尚者不可多得也至其臨卒數語其心亦可悲矣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二雪和尚傳

十七

也是和尚傳



也是和尚者名自非字普然族姓鄧名凱江西吉安人其尤本河南新野籍祖某宦豫章遂家焉凱膂力絕人善用長矛重百觔刺人馬上疾如鷲鳥性剛介不肯俯仰人明末與閩部楊廷麟大魁劉同升中丞郭維經督師萬元吉銓部龔棻起兵於贛兵敗諸君子死之而元吉棻以二子託焉乃共匿于楚攸邑越明年父某被殺潛歸殯葬復集眾與師又敗績遂散壯士伏吳楚間數載皇皇如喪家狗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一

十八

親識見之懼其遺禍無有敢與立談者知永王在滇冒險歸之丙申冬入武岡爲孫可望兵梗匿永寶山中歲餘至戊戌二月抵滇命留扈從守前門十二月滇省告警桂王出奔令護衛王子賜金幣晉爵右都督己亥正月抵永昌追師甚迫不敢駐二月十八日至騰越時從官止四百餘衛士僅三千人李定國白文選輩尚擁重兵爲宰臣馬吉翔宦者李國泰交構爲奸皆不得展二十四日申刻聞警吉翔多輜重患被掠催亟行昏夜進發失道左旋右轉達

旦尚在原所而各官眷屬多亡姬御半爲追師所獲而吉翔物貨如故凱前後馳敵工子乃保及曙遵道方行又爲孫崇雅驅兵橫截不及者多被殺王子幾獲凱挺矛力戰始免次日扈從將軍靳統武已從間道不知何往矣二十八日入緬關抵蠻漠緬人迎頗有禮乃駐凱與緬王公皇親王維恭內臣李崇貴計挾王子入茶山爲犄角勢永王不允乃止三月初四日緬人備舟楫於河舟甚少不能俱載吉翔國泰黎明奪舟先行初八日永王方濟其餘由陸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二

十九

迂道而進十八日至井梗緬人阻之云爾兵四路而來恐有他變請速安之永王問誰可行者眾各難之凱奮然欲往進曰今日事至此臣等一死何辭旣而兵退乃止凱復與沐國及總兵王啓龍輩集議大樹下言緬酋疑我日甚母深入可走護勒撒孟良地尚足自保吉翔大怒曰如是我不管把官家交付爾等眾皆默然而散越日偵探來報乃知白文選軍初六日卽至阿哇城去駐處止六十里因不知永王所在故不敢進陸行者至阿哇緬人疑之發兵

盡殺壯健老弱分散各村總兵潘世榮降通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等不屈自縊死初吉翔入關假令旨一道與緬監官曰葉已航海後有一切官兵毋使入關盡殺可也故李定國白文選軍至皆閉關拒之卒不得入五月初四日緬人差官備舟楫鼓樂來迎初八日至者梗駐札卽陸行者被害之地也去緬城六十里架茅屋數十間編竹爲垣分東西二門各官俱結竹爲舍緬人進物甚隆永王亦厚賜使者居月餘者梗成市而諸臣以爲樂國俱縱肆無忌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二十一

矣緬俗貿易多婦人皆結廬列肆于左右吉翔暨各官短衣跣足溷入彝婦交易物有新異者卽攫而奪之或竊而取之於是緬人皆輕之私相語曰原來中朝大臣如此規矩安得天下不失凱聞乃使行人任國璽上言乞設廠備官以鎮而有力如故無勢小員家與有隙無犯亦尋事鞭朴每晚巡邏各官前張燈炬後挈觴饌遇可處卽暢飲投博誼呼之聲達曙不息八月緬人招沐國入城令以彝禮見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各劾不合俱畱中秋永王病

足呼痛不已諸臣高結四亭每日歌飲置之不聞吉翔國泰夜飲王維恭家欲出其梨園勸酒維恭呼至有優人黎應祥者粵東人也告曰此處逼近於內且上臥病叫號甚切此何時也尚可作樂搬劇乎卽殺我亦不忍爲之吉翔怒痛批其頰廼散蒲英居西門結廬開博肆呼盧之聲騰沸王維恭與內豎楊二爭賭互毆至毀衣裂冠永王聞之怒止之不聽乃令錦衣牙將毀其廬詎東拆未完而西蓋又成仍賭如故九月緬人進穀命分給貧者吉翔以愛憎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二十一

散凱不平大晉其庭吳四勸凱失足傷不能履自謂必死乃上書訟父死難狀永王准蔭一子七月緬人又來招沐國辭不往使者曰此行不似前局可冠帶去自以優禮待也乃知各營又將近城矣九月晉軍迎書至內云前後二十餘書未知到否臣不敢輕進者恐緬人加害耳可與緬約何地交送云云詎諸臣處堂自安不計出險晉軍見無動靜不得已移營而去護守緬官私語凱曰爾家諸臣全無爲主之念當與我國計贈其象馬糧草恢復地方何可

惟事擄掠割人鼻斷人手以失人心乎凱歎歔垂涕乃上言曰乘今兵馬尚可整頓殺出險地與晉鞏二軍合庶幾猶可圖也若日復一日祇樂眼前緬未可恃且有大害何也我兵日事殺掠緬心已失一旦變生肘腋必至巨滅無存吉翔大怒乃擬狂言鼓衆殊屬可惡本應重處姑念扈從勞免究之批永王改批該衙門知道肯有濫潰者通緬語最陰險吉翔令其偵探以女許之囑其日報某營駐某處某兵離此路若干皆飾言相誑又得厚賜楊任吉翔之畱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五

二十三

媒自衍吉翔怒批該衙門知道及任國璽甫回道陞轉之令卽下居詔不忿劾國璽國璽亦劾居詔二人相持召面質各跪中庭亦不令見吉翔國泰傳言切責居詔而退吉翔每有舉動國泰必預爲地視永王如尤弄諸掌後永王知其奸乃恨曰吉翔國泰二奸賊爾要收門生以我做人情多受各員金所舉皆匪類賭博飲酒無所不爲醉則攘臂脫帽相毆唾罵全無體統吏部尚書鄧士廉不思進士出身當此喪亂正應挺身爲國乃惟事諂諛吉翔曰某人應陞則曰然某官應降則曰是且離此不遠每晚全妾暢飲高歌全無顧忌悞國者吉翔士廉國泰也然不能去豈非天哉吉翔弟雄飛助兄爲奸諂事不關通萬不可行禮部侍郎楊在見吉翔所爲不端切齒恨之然亦無可如何也凱見王子廢學密與任國璽計請出閣開講許秋涼舉行至期不舉國璽與吉翔辯論一次早忽傳任國璽有何書進覽乃呈宋末通鑑賢邪纂要一冊吉翔大怒以爲刺已永王止閱一日密令國泰抽出典璽李崇貴原益

卷大

也是和尚傳 六

二十三

府內官也教讀於內每語人曰歷代國家都壞在我輩幼
伴東官不導以正他日居位必不以德蓋譏國泰也國泰
深銜之辛丑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選密遣緬民賁本至內
云不敢遽進恐緬加害務要緬人送出爲策荅云在此度
刻如年當出奇兵接之切切不五日文選軍離者梗止五
六十里造浮橋准渡矣遲數日緬人以浮橋斷纜來云已
去矣三月內有恃血氣者數人密約凱及錦衣趙明鑑探
知晉兵離者梗不遠欲挾王子殺出斬吉翔國泰以謝國
留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七

二十四

二人覺誣奏其結盟投緬着錦衣密拿沐國家丁李某王
啟隆家丁何愛命其主各處死先在滇時沅江那土官欲
得總督勅開緬甸爲一省以備不測議餽吉翔八千金竟
不預聞國泰事遂不成乃蒲英居間曾代那土官墊百金
以進吉翔者至是英欲索歸而吉翔不吐遂反目幾至操
刀衆官處半乃息五月吉翔國泰日侍於內不知何事人
問之則曰講書任國璽乃上言曰時事三不可解上年請
開講期年不行今日禍急燃眉不圖出險君臣晏安若係

講書必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沐國公波皇親等登吉
翔國泰之獨君也言辭甚切乃批任國璽獻出險策來國
璽復上言能主入緬者必能主出緬今日時勢至此則又
卸肩於建言之人豈謀國者之若是乎於是禮曹潘洪王
祖望博士鄧居詔大理寺齊桓刑曹王名世副將張龍先
後各劾吉翔國泰表裏爲奸以調燮爲彌縫視賄賂爲進
退乞卽罷斥以快人心以回天意竟不省乃轉楊在爲王
子講官在要坐講允之在見典璽崇貴侍不便坐乃均賜
留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八

二十五

坐崇貴辭曰今雖處亂離然禮不可廢知者以爲上賜不
知者謂臣等妄也每遇講崇貴卽避出五月二十三日緬
人殺兄奪位來求賀禮衆不允凱進曰處人之國當以和
好爲本今不允其求必老羞變怒謂我以弑逆視之也將
生他心焉願允之吉翔曰我不能正其罪愧矣反賀之令
彼視我朝爲何如人耶使者慚而退於是緬心貳矣七月
十六日緬使來請當位大臣議事衆不肯行越日緬使又
來曰此行無他我國慮你朝有他意請飲咒水盟誓酒耳

日後便可往來交易你們日用也難豈可不往十九日吉

翔國泰無論大小文武皆拉行不留一人侍惟凱足跛且心惡之故不欲偕行去後卽有兵三千餘來圍者梗大呼曰爾等好漢都出來不出者亂鎗打死久之衆出則二十人擒一人盡殺之凱不離永王左右乃得免永王與中宮欲自經凱曰上死固然奈何太后在乃止衆兵入內搜取金帛二貴人及各官妻俱自縊滿屋懸掛慘不忍觀忽通事與守護官入喝曰不可傷老皇帝乃請入沐國舍中餘

晉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九

二十六

人札大小二百四十八條作一樓居之母啼兒哭慘聲震野日暮緬僧私送飲食至乃知先去各官悉被害矣沐國公及將軍魏豹總兵王啓隆王昇各傷緬官數人而死王維恭家僮來安者年十三兵欲挾之去乃給曰我有金與爾俯首取金卽抽小刀刺殺一兵自剄而死吉翔國泰叩頭乞命緬人曰此大壞人也速殺之衆刃爲醢次日修理原房仍請永王人居進米鹽蔬菜鋪蓋等物曰我國實無此念因天朝兵馬各處殺掠民恨入髓衆有此舉也飲咒

水死者四十一人沐國公王維恭四川則太常博士鄧居

詔浙江則禮部侍郎楊在皆直臣也福建則禮部儀制司郎中裴嘉謨江西道御史任國璽江右則禮部主客司郎中王祖望皆敢言士也郭璘龔勲亦江右人江右則靖東將軍魏豹丁調鼎四川鄧士廉貴州鄒昌琦廣西則楊生芳潘璜陝西則總兵王啓隆湖廣則總兵陳謙宋銜湘劉湘旗鼓吳四廣西崇善人也每以直言諫吉翔者順天則錦衣任子信劉廣良張拱吉失其籍者則宰臣馬吉翔侄

晉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十

二十七

雄飛蒲英齊應異總兵王自金總兵王昇二人皆廉潔有品者宋華松滋王吉王舅張伯宗內臣李國泰楊大楊二李三曹監周監沈監盧監王子典璽李崇貴乃江西建昌人也死者梗者則二貴人吉王同妃皆自縊松滋王有一妾旬日可婉妃令縊死乃自剄王國璽偕妻及內官陳德遠等大小十八人皆經死江西宗室朱義漆領衣趙明鑑總兵姚文相李司理姪度熊愛之黃華宇宋國柱王國相王太雄吳承胤鄭和尚凌漆嚴麻吳千戶皆官員也茶陵

守備羅大勇尹襄俱自經死婦人從容死者總兵王啟龍妻妾自經內官李猶龍救之叱曰爾與我夫善當速我死乃欲使我受緬汚乎吳死閣部中軍姜承德妻楊氏先將幼子縊死然後自經吳四妻預以幼女縊死人問之曰我死此小物何人照管畱作蠻子妻不若死又旬日乃自經大理寺卿齊桓妾葉榆人也年二十桓卒遺腹一子欲死不得間一日負子同衆煩觀水乃曰我去矣躍入溪中死馬吉翔第四女自經數次俱爲左右救免日泣曰我父存雷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十二

二十八

徐鳳翥以麾下士并集數百人奉永王殺出與晉藩軍合吉翔不可二人俱忿死初入緬時從行不屈死者武岡岷邸皇親馬幾功通政司朱蘊金閣部中軍姜承德俱自縊死向鼎忠建昌李大義范存禮如珍總兵劉興隆戴陶張某邊標高陞江右人也千戶安祚江西萬安人衛中諸將則忘之矣皆力戰死內臣則劉九臯江國泰劉祁陽段然忠張恭皆被殺者也辛丑十二月初三日緬人差官見永王言你家兵將抵城我國亦欲發兵相送請移近雷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十三

二十九

永一襲賜之凱拜受而出三月十三日入滇城至四月初四日將凱分給饌黃旂胡章京家凱入大哭不食求死胡曰子死何益雖然曾作大臣理當如是卽我輩不及亦應云爾以好言相慰凱三日不沾水米胡令左右皆戒嚴如是者五日不得死胡乃從容問曰子欲何爲吾當成子之志凱思永王不知作何景狀且緩死以視其終荅曰吾不死卽出家胡曰此乃好事乃送郡南水德菴披剃爲僧自號也是旣而遷於昆陽之普照寺從永王還滇者安籠死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三

三十

難閣部吳貞毓子宏猷靖東將軍魏豹子宗臯姜承德三子鄧昌琦一子鄧居詔義兒鄧玉千戶黎應祥卽王維恭僂人也王祖望家一子潘琪義兒漆相十人而已後凱聞永王死骨棄於郊乃椎心泣血提筐拾之墟中滇父老子弟相向悲泣軍中皆感動各贈金錢無筭遂葬其骨後足跡不出戶者數十年而卒

外史氏曰古來亡國多矣未有若永王之異也良由奄寺作祟於內權相奸貪於外雖有謀臣壯士同於贅疣當其

在緬時李定國白文選輩兵力尚強猶可出險也奈何吉翔國泰輩表裏爲奸甚至聲息不通而永王不能自展一策雖有鄧凱輩二三人又不用其言以脫虎口君臣屢戮爲天下後世笑可不悲哉

雷溪外傳

卷十八

也是和尚傳 四

三十一

益然和尚傳

汪沐日字扶光歙縣人也性高潔不苟取與讀書再過目輒記憶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爲文弘深浩博邑令愛之憐其貧命請事以資對曰理直者彼有何請曲者來請則枉法法枉虧吾心而損公名一舉而負三惡焉某雖窮餓不爲也敢辭令大奇之弱冠舉癸酉鄉試累上春官不第甲申北都陷福王建國應天沐日遷於浙乙酉江南定唐王建國於閩起爲金衢副使迫入閩定遂爲僧名弘濟號酉溪外傳 卷一八 益然和尚傳 三十二

益然隱於建寧西山涵比丘中負薪擔水種蔬當窻甘心卑賤宰相陳名夏薦於

朝詔下直省求不得旣而有年家子爲御史按閩巡郡邑會大旱停車山中命僧人建壇禱雨僧人具表草呈御史覽不中令再草之又中僧人懼而泣益然開曰毋泣吾代若爲乃更具一稿進御史覽之大悅曰此非若輩所能必有大文人捉刀者僧以實告召之見御史驚曰若非汪沐日先生耶益然初猶諱以御史素識卒不能掩御史曰嗟

平先生何自苦乃爾耶今

天子用人不次以先生之材升廟廊坐論天下事何所不可乃若此哉益然婉謝之卽夜遁入萬山中匿不見後鄉人迎歸黃山道出廣陵於五月五日沐浴更衣自限死字韻爲詩畢卽死所著有易解莊通孟子國風諸書行世外史氏曰昔許由洗耳巢父挈犢益視功名如桎梏者矣先生泥迹浮屠闡明易學推其心惟恐人知而使爲享祀義牲耳豈真爲浮屠哉

酉溪外傳

卷一八

益然和尚傳

三十三

三大和尚傳

三大和尚者前朝能開元倪嘉慶方以智三先生是也開元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令吳有異政百姓至今懷之內遷臺中以直言廷杖削籍嘉慶句容人崇禎辛未進士官部郎以智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後官內閣國公俱棄妻子入山爲僧開元號薺菴嘉慶號嘯峰以智號藥地皆以佛法顯三人時往來吳越粵楚間嘗匿山谷中牽袂長號痛哭烈皇帝題詩天臺石壁以寫志藥菴詩曰一畱溪外傳

卷十八 三大和尚傳一 三十四

聲長叫涕滂沱地覆天翻可奈何日死月昏山岳倒幽禽何處覓林柯嘯峰詩曰鼎湖龍去入雲深未得攀髯血染襟不信蒼蒼因底事竟將大塊湧波沉藥地詩曰臘月狂雷六月霜乾坤何事反陰陽此間早晚成滄海不必東洋蹈渺茫三人同登天都峰聯句云幻雲萬丈湧山阿滿目蒼生溺愛河三十六峰都是海如何平地不風波其詩甚夥不能悉載然哀怨之深已見乎辭矣後三人皆出說法其徒得其道者以百數云

外史氏曰三先生皆前朝宰官也國公義不事二姓遂棄家縑衣終老讀其詩未嘗不眷眷夫君臣之義也悲夫

畱溪外傳

卷十八 三大和尚傳二 三十五

槎菴和尚傳

槎菴和尚失其姓名亦不知其何許人或曰前朝宗室也工詩嘗掛一布袋於胸乞食吳市且吟且乞得稿卽納諸布袋故市人皆呼爲布袋和尚所爲詩其辭極高其調極哀蓋亾國之音也遍遊海內匡廬衡陽武當天都九子泰岱恒岳嵩山太華峨嵋雞足以及閩粵黔越遼海諸名山無不登登則必有詩詩多傷心句讀者不忍竟竟則必涕下盈盈也能七日不食不饑夏月不用幃帳蚊蚋亦未嘗

雷溪外傳

卷十八

槎菴和尚傳一

三十六

喉之冬月不衣絮嚴寒大雪中赤兩足行亦無凍色酒飲一石亦不醉兩手能各舉千斤飯必斗粟乃飽一日夜能走五百里卽十日行亦不倦遇同志者輒徹夜談不休能書規文字求其書者飲一石酒方可否則不願也予之金錢不受嘗放歌于市其音甚高聞里許每歌一市皆愕然酒酣叱咤萬夫皆辟易後授詩於山左洙泗間數年他往竟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予童子時聞父老言槎菴和尚云云心竊慕其

高放及長遍走天下竟未一遇嗟乎相見之緣何其靳也耶

雷溪外傳

卷十八

槎菴和尚傳二

三十七

煎海和尚傳

煎海和尚江陰寶池里人也逸其姓名幼穎異絕倫讀書過目輒成誦年十三補郡學博士弟子員以文鳴江左妻亦能文章工詩畫里有女學士之稱煎海旣壯身長九尺善擊劍閑騎射能舉八十斤鐵刀輪動如飛於是三吳壯士多從之遊乙酉我

朝旣定江南吳越俱下惟江陰以彈丸黑子地城守堅拒煎

海卽率壯士五百人入守臨行其妻白殺曰母爲君內顧

畱溪外傳

卷十八

煎海和尚傳一

三十八

憂旣入大戰四十五晝夜援兵不至時縣尉閻煌主城命煎海帥五百人突圍求救所向無敵旣出數其衆少三十人尚被圍城南隅煎海止衆獨提刀殺入重圍引之出數其衆尚少十人煎海復止衆獨提刀殺入引之出數其衆尚少三人煎海復殺入引三人出凡三入三出所向輒披靡無敢當者而五百人無一損也旣而城破煎海無所歸遂爲僧率五百人居海島中煮鹽自給號煎海云後天下大定當事患爲亂使招之煎海與五百人皆自殺

外史氏曰余讀史至田橫故事嘆五百人自殺之異也不意數千年後復有煎海五百人與之追烈噫異哉

畱溪外傳

卷十八

煎海和尚傳二

三十九

越彼和尚傳

越彼和尚張翮字鳧客河南商丘縣明經也與兄孝廉匏客昉俱以文名中原鳧客幼有至性事父母兄弟最孝友弱冠卽補博士弟子員及壯以明經薦於朝廷試都人士耳其名多樂與之交爲人言坊行表一步一趨不肯苟且伯仲旣貴居鄉未嘗有聲色形於外恂恂然一故書生也二人嘗義冠博帶行道上儼然人望而人畏之及卽則溫然如坐春風中中原流氛熾二人率其妻子避地昭陽亂定乃反籍鳧客旣歸安其妻孥焚筆硯棄巾衫薙染爲比丘自號越彼和尚汎河涉淮渡江抵浙入錢塘靈隱寺叅學與凹凹和尚善凹凹者失其姓氏亦不知何處人但秦音也雖爲比丘不戒酒肉工詩善歌醉則唱一腔忿何時洩一天愁何時撇這刀頭腥血何時洗盡莫待曉風吹赤句以爲樂蓋凹凹本豪貴客工擊劍善蹴鞠故將軍也兩人旣契合常同臥起居數年相約同日死同日果死

外史氏曰越彼篤實君子也其所友凹凹僧殆有異焉惜

乎不傳其姓名也

雷溪外傳

卷十八

越彼和尚傳一

四十一

雷溪外傳

卷十八

越彼和尚傳二

四十二

大錯和尚傳

大錯和尚錢邦芑字開少丹徒縣博士弟子員也博學工文章尚氣節有田數萬畝僮僕數千人以貲雄於京口歲乙酉我

朝定江南諸郡邑俱下邦芑卽棄家走浙旣而浙江定閩唐王稱帝閩中遂走福州上書數千言甚中肯綮隆武奇其才擢爲戶部主事尋復對策稱旨改授御史累條陳時事不下數十萬言及

雷溪外傳

卷十八

大錯和尚傳一

四十三

王師下閩邦芑聞王永稱帝粵中遂奔粵多所建白授都御史及

王師平粵王永走黔邦芑卽雜染爲僧號大錯常獨泛一小舟飄泊洞庭湖中讀史漢書竟則反衡嶽每歲八月必一出汎舟讀書一過乃還如是者二十餘年終於嶽麓臨卒謂其徒曰我公明大臣也不得已阨於天而爲僧慎毋以僧禮葬我可以幅巾方袍裹屍入土吾目乃瞑及卒其徒如命以葬

外史氏曰大錯本諸生耳擁貲財而不享乃欲與上帝爭命甘心荼苦以終原其心亦可憐矣

雷溪外傳

卷十八

大錯和尚傳二

四十三

幻聞黎傳

幻聞黎陝西人失其姓名咸陽諸生也有膂力隻手能舉千斤善射工棒擊嘗持鐵棒重二百四十斤舞動如枯葦一枝日行三百里不憊明末流賊亂秦中幻集壯士八百人大破賊於渭南既而又破賊於咸安所向無敵既而又與賊對壘渭北賊甚決渭水沒其軍幻走歷屋山中將謀復集衆殺賊而長安破矣乃提鐵棒走中原與諸豪傑結納起義師集數千人隸巡按御史朱明大敗賊於三水

雷溪外傳

卷十八

幻聞黎傳一

四十四

壩及我

朝定鼎平中原幻提鐵棒走保淮南與藩鎮高傑遙聯屬及傑遇害我師渡河幻知天命已去乃薙染爲僧自稱幻聞黎遂攜鐵棒入六安山參學又數年楚粵大定乃攜鐵棒入武當茅壠山中求道又數年攜鐵棒南遊粵越吳楚間又數年滇南歸版圖攜鐵棒入鷄足山康熙壬寅歲忽抱鐵棒死點蒼山下既死手握鐵棒不可解其徒並舉以塋題其墓曰鐵棒和尚埋骨處

外史氏曰余垂髮時見幻聞黎提鐵棒乞食吳市人莫能舉曰能舉者卒與之然終未有舉之者去秋遊滇始知三十年前已握鐵棒死大理矣

雷溪外傳

卷十八

幻聞黎傳二

四十五

瞎尊者傳

瞎尊者失其族名廣西梧州人前朝靖藩裔也性耿介不肯俯仰人時而嚶嚶然磊磊落落高視一切時而岸岸然踽踽涼涼不屑不潔拒人千里外若將免之者弱冠卽工書法善畫工詩南越人得其片紙尺幅寶若照乘然不輕以與人有道之士勿求可致齷齪兒雖賄百鎰彼閉目掉頭求其睨而一視不可得以致君子則相愛小人多惡之者雖謗言盈耳勿顧也國公卽薤染爲比丘名元濟字石畱溪外傳

卷十八

瞎尊者傳

四十六

潯號苦瓜又自號曰瞎尊者或問曰師雙眸炯炯何自稱瞎答曰吾目自異遇阿堵則盲然不若世人了了非瞎而何乃遍游宇內山川瀟湘洞庭匡廬鍾阜天都太行五岳四瀆無不到而畫益進書益工嘗曰董北苑以江南真山水爲稿本固知大塊自有真面目在若書法之釵脚漏痕不信然乎其詩益豪嘗與友人夜飲詩曰憶昔相逢在黃蘗座中有爾談天舌卽今頭白兩成翁四顧無人冷似鐵攜手大笑菊花叢縱觀書畫江海空燈光晃夜如白晝酒

氣直透兜率宮主人本是再來人每於醉裏見天真客亦

三千堂上客英風竦殿多精神枯禿筆向君笑忽起舞發

大叫大叫一聲天宇寬團團明月空中小又爲友人寫春

江圖題曰書畫非小道世人形似耳出筆混沌開入拙聰

明死理盡法無盡法盡理生矣理法本無傳古人不得已

吾寫此紙時心入春江水江花隨我開江月隨我起把卷

坐江樓高呼曰子美一嘯水雲低圖開幻神髓早得記前

然不喜搖塵尾拖櫛栗呼喝人天作善知識行徑云

畱溪外傳

卷十八

瞎尊者傳

四十七

外史氏曰負矯世絕俗之行得多與時不合往往召求全之毀瞎尊者秉高潔之性又安肯泛泛若水中鳬隨波上下哉宜乎爲世俗所憎也

杲頭陀傳



杲頭陀字劍菴失其俗姓江陰人性端慤幼孤事母至孝身長八尺餘力能舉甕每食粟一斗肉十觔酒一斛家貧力作奉養日以革帶束腹忍餓以給母嗜學晝則耕夜則讀每達旦不寐三十成文章工書法下筆數千言立就補邑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奪第一里中子弟皆豐束脯從學舉子業於是始獲飽餐甕革後母亡遂爲僧隱居城南湯武墩叅心學得某知識記荊然無叢林氣習風流瀟灑嘗

留溪外傳

卷十八

杲頭陀傳

四十八

芒鞋草笠獨步山中拉樵夫牧豎話今古興亡事樵牧不
懂欲謝去杲則牢把其袂必語竟而後釋江邑賦重事煩
歷來縣令二堂出入俱以廣福寺鐘爲度早政聽訟曉鐘
動後則出衙午政催科暮鐘息後則入休否則政多廢墜
康熙初年間寺鐘忽累夕不鳴令怪之呼詰司鐘僧對曰
連夜忽有妖物盤踞鐘樓僧每登梯則擲石如雨不得上
以故失更實非僧過令怒曰若等多飲醇酒沉醉所致何
得以妖物支飾耶笞而遣之是夕鐘仍不鳴明旦令復召

詰僧泣懇妖狀甚張令益怒限今夕不鳴卽置若死僧懼
歸泣告住持住持曰吾聞劍菴大師得道者汝速往求之
或可除也僧遂走告杲曰能擲石拒人者必狐也狐性嗜
雞最忌梧子油可以梧子油炙肥雞置樓下彼聞香味必
來取啖啖則必大吐吐則神散力憊僵卧不能動乃可縛
也俟其設誓乞命卽釋之不可殺殺則羣狐必來索命禍
難解矣僧如教果獲一狐黑毛九尾狐被縛怒曰吾通神
狐也吾自得道以來橫行大江南北無敢撓者至江靖兩

留溪外傳

卷十八

杲頭陀傳

四十九

邑城郭間所懼者三人耳若何人斯而敢擒我僧詰三人
爲誰狐曰東郭村學究畢城南劍菴和尚杲靖江鄭侯重
三人外吾皆得而侮之僧曰吾奉杲頭陀命汝奈何曰若
是吾當遠避毋爲君子棄也且鄭侯不久卽攝茲邑吾誓
不禍汝從此逝矣僧釋之遂去未幾邑令內遷鄭果署篆
卽因其言驗乃走訪所云村學究者蓋瞠然老翁年七十
餘矣告之故且詰其生平曰吾無甚好處但教授五十餘
年未嘗一日少怠待生徒貧富無二心與人交接無欺誑

之念而已初邑南境地高不通潮汐田家必藉山谿暴水始得稔若經旬兩水流不迭則苗腐經旬不雨土壤燥裂則苗稿多歉少稔農多貧困豐歲皆鵜衣草食杲憫之捐貲募工鑿溝浚溪港建閘啟閉早則儲水各渠潦則注水入江由是數里瘠壤皆成膏腴嘗語人曰大丈夫不能致身廊廟爲國家建不朽功業居一鄉則當爲一鄉立奕世利益若誘愚夫愚婦修齋誦經建廟鑄像爲功德不特有千名教抑且獲罪佛祖大負天地生我之意故雖曾

雷溪外傳

卷十人

杲頭陀傳

五十

受臨濟衣鉢未嘗踞座說法操疏募緣也先是順治初歲凶里中富室每患剽竊杲一夕獨立要道候羣盜來遮謂之曰我創菴和尚也大衆識之乎大衆不過爲飢寒之迫聊以自救所謂夜裡大人是也赤子之心原未絕滅何可久迷不悟今有少贈君輩持歸各理生計毋爲此齷齪事上辱祖宗下羞子孫也盜皆棄仗羅拜曰願奉教乃袖出白金百兩與之後羣盜悉改行爲良民其徒髡頭陀者字敦宗族姓張無錫人也其先累世好善以農桑傳家父某

母某尤以篤信稱於鄉鄉人多受敬之髡性孝友事父母兄弟盡其道年十四母病篤晝夜徬徨榻前飲食不入口者累日額天泣禱願以身代既死哀毀幾不生居喪痛哭不少休自是事父益謹年十七父疾篤目不交睫者數月嘗糞禱神靡所不至及死廬墓三年哀無虛日服滿卽髡髮爲僧師事於杲時時以身心性命利濟衆生爲念不事經懺及遊學燕京舍於破寺治圃種蔬自食其力暇則拾字紙街頭污穢者必以香水洗潔曝乾火化一日道旁得遺金一函內有券稿乃某爲某稱貨物也髡大喜曰可得歸之矣乃詣失金家合其券盡歸之主人分金以謝不受曰吾苟利此何如不還竟不顧而去初髡脫俗獨廬深山種芋糊口山多猛獸每日暮荷鋤歸豺狼成群當道直走其前毫無恐意或詰之曰汝何恃而不恐答曰予自幼至長未嘗動一妄念出一妄語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何恐之有益深得杲之教也

外史氏曰今之比丘家大抵皆矯言修福誘愚男女建廟

雷溪外傳

卷十人

杲頭陀傳

五十

錄像修齋誦經以誣其金錢粟帛而已若杲頭陀以利濟爲心者有幾人哉嗚呼可謂得釋氏之真學者矣

杲頭陀傳

東陵和尚傳

東陵和尚者姓彭氏興化人也其先世居吳門長洲大父某爲興化學正有德於諸生遂留以家焉父璧庭業儒以文行著母楊氏以淑順稱初璧庭艱於嗣於大士而舉東陵有異徵父竊喜之幼多病母患之資於東寺病終不愈復禱於大士曰見長願爲佛氏子稍長見緇流過其門輒趨出牽袂留至家請母與之齋母喜曰是兒大有佛門根器請其父欲使出家父不許曰吾兒儒家子也將

留溪外傳

卷十八

東陵傳

五

朝布新政海內洵洵於是東陵決志出家越明年受具足戒詣夾山叅箬菴有省還家省親時嫠母亦脫俗得法事之甚孝久之母命之曰汝旣出世當了身心不宜晏安晏安鴆毒也遂詣磬山再叅箬菴復有省更叅龍池微明年歲二十叅牧雲門甚相契又明年入天台靜坐將匝歲有所

得往證於報恩秀秀欲授之衣鉢辭曰吾斯之未能信也
乃果糧走溪雪中十數日往叅天童賢遂得法奉母於建
隆寺乃老名濤字法音東陵是其說法處也
外史氏曰吾聞東陵奉母至孝母年九十餘視之如嬰兒
敬之如神明承歡膝下怡怡然有古孝子之風焉如是而
爲之傳

無知漢傳

無知漢者浙江天台朱氏子也生而穎異數歲卽有出世
之志性孝善事父母里人皆稱爲孝童父母歿喪畢卽薤
染爲比丘遨遊四方叅學諸山得大覺悟洞徹上下古今
明晰未來過去乃歸隱嵩巖閉關七載不言不笑無識無
知因自號曰無知漢無知漢旣得虛無寂滅之深旨乃啞
然笑眈然哭浩然長嘆曰吾今日乘驢馳峭壁驅土牛
捱磨鞭木馬駝經安知不踢翻東海使獅子負犁吸盡西
酉溪外傳 卷十八 無知漢傳一 五十五
江俾黃弊種豆若是一脚失錯便落萬丈愛河那得乾屎
屎變成榮天碧玉柱耶遂破關出就正律牧長老片言投
契輒揮肋下三拳打得雪竇含酸忍痛半語合符卽斷左
肩一臂割得雪庭滴血流紅於是頃刻而呵佛罵祖霎時
而拄地撐天呵呵大笑笑殺從前佛祖俱住惡糞坑中永
墮阿鼻地獄悞了三千大千後生學者乃返故廬依然習
靜越明年仲秋忽厭五濁惡世作書永訣諸方期十月五
日死至期自坐龕中合掌而逝無知漢初名如月得法後

改名超月字弘濟

外史氏曰無知漢泰學三十餘年末得法於雪竇乃得揭
天關掀地軸掘斷菩提根打破明鏡臺去來自如可謂緇
衣之英矣

卷十八 無知漢傳二

五十六

畱溪外傳後序

暨陽陳子定九幼負異姿垂髫卽潛心理學兼探百家言
束髮便成通儒其尊公尚卿先生嘗挈之過吾錫會講東
林故得與家君遊先祖學憲公一見卽器重之余幼同友
人平子雙河應童子試造其居時尊公先生年已七十端
方古道儼然三代上人物也乃敦世好畱榻山中晝夜
徘徊登眺見畱溪帶水盈盈環繞戶外平疇萬頃碧嶂千
重後倚盤龍岡逶迤曲屈蜿蜒江干幾十里恍如南陽風
景也俯仰之間不覺心曠神怡身世俱忘因而分韻賦詩
以紀其事嗣後陳子卽遠遊黔楚滇閩粵越間歷覽山川
名勝足跡半天下南北參商音問隔絕垂二十載今秋余
因應薦來都始得聚首於王吳廬先生齋頭握手言歡
追遡曩時忽忽若前日事感慨久之出其畱溪外傳見示
闡幽表微字字謹嚴大得紫陽綱目之旨其維持世道人
心功良鉅矣乃與平子編次較閱付之剞劂以公同志庶
乎名教之一助也寧僅取其辭華而已哉

畱溪外傳

高太酉序

梁谿同學世弟高大酉涵三撰

留溪外傳

高大酉序

二

留溪外傳序后

采染素絲五色先推朱紫樂宗大雅八音首尚鐘鐃研詞韻叶蟬聲不入一夔之譜制義爭長雞玷非修五鳳之樓今

熙朝正當郅隆文風盡稱極盛攻八股者各除軋茁之風屬四韻者備費推敲之力上探經史下播風詩夫固已簡靈連車爭爲甲乙汗牛充棟莫不丹黃矣然尚心舉業止爲拖青紵紫之階檉刻意詩詞無非嘯月吟風之浮采徒自

留溪外傳

平漢英序

一

矜爲擊節究何益於廻瀾元亮之閒情終成猥褻宋玉之神女本屬荒唐雖優孟衣冠依稀楚相虎賁面目彷彿中郎顧樂府詩餘徒供艷色淫聲之具裨官野乘僅爲快心鼓掌之談而世道人心毫無干涉民風國政漠不相關因無匡時濟世之材故鮮善俗宜民之論也吾友陳子定九竭冠埋頭卽探委宛勝衣奮志旋學陰符卓識深藏旣備元龍湖海之氣英姿獨稟復擅董狐著作之才天文究慎竈羲和胸羅星斗地理滙曾楊廖賴目盡山川外而致君

澤民經濟必師韓范內而正心誠意操存取法程朱皆由學盡五車故爾目空一世而且才堪借箸得五花八陣之神智足運籌極三畧六韜之妙香奩俱備宜其然乎文武兼優良不誣矣時惟辛未跡寄燕山假館於黃金臺校書於碧雲閣集成留溪外傳擬爲申浦藏書東西朔南足歷者數伯餘邑洋洋纚纚手書者十萬餘言要皆商酌乎教孝教忠而欲折衷於革心革面振聾發聵非徒以風雅擅長立懦廉頑直欲以表章自任也漢英術慚薛燭寧識龍

留溪外傳

平漢英序

二

淵鑒遜孫陽安知驥足第伏處既切金蘭之誼同遊又敦車笠之風三復流連不忍釋手幾回尋繹殊爲賞心蓋險僻之人心志回惑僉壬之輩議論猖狂每言天道無知不足求人言無稽不足惜果報無據不足憑正有威之斧鑕而不懼震之雷霆而不驚惕之輪迴而不信者而一觀外集遽凜中藏謂彼真丈夫彼真列女不遜 朝旌憲獎而得千古留芳矣某也姦惡某也刁頑雖漏冥誅法殛不已萬年遺臭乎由是惕若兢持化其鷹眼翻然悔悟革其狼

心雖官府之所不及褒誅幽冥之所未遑彰瘡而片言之褒貶凜若春秋一字之譏評儼同月旦風聞數語靡不易轍改絃目覩全篇俱作書紳佩鞶雖采薇高節原無俟王室之褒揚而訪藥孤踪端有藉儒門之論讚則是木鐸嚴於三尺風俗自可還淳毛穎切於五刑民情諒當丕變豈若詩賦之字櫛句比祇作陶情性之端文章之滑調油腔徒爲弋功名之具也哉欣此宏文特爲編次虞其湮沒用付梓行欲以質之相知非曰阿其所好也

留溪外傳

平漢英序

三

錫山同學弟平漢英雙河氏撰

畱溪外傳序後

澄江陳定九先生少穎異於學無所不博年十五遊於黟
黟歸遊於閩既而往來粵楚齊魯燕趙間其見聞所及無
論爲釋爲道爲奴隸爲乞丐凡有關於綱常倫紀之目者
一一筆之於書命曰畱溪外傳閱其藁行篋中凡百有十
八篇丹黃塗乙久而未定壬申襄與先生同客京師乃得
讀之三晝夜始竟不覺喟然歎曰是書也非養之有素而
出之有本者不能也然竊疑之以先生如此其才何難得
畱溪外傳 朱襄序 一

志有司以時文名世乃奔走道途遑遑焉於山澤憔悴之
士獨慮其久而湮沒無聞力爲之表章恐後使先生今日
登金門上玉堂敷歷中外其思所以仰補

聖明之治者又當何如也且足跡半天下未聞其挾刺以干
士大夫則先生爲人於此可想見矣襄與先生垂髫交也
旣壯各奔走四方越二十年而得聚首於三千里外噫天
下大矣天下有志之士阨於時而有世道人心之責如先
生者襄又安能盡交其人而盡親炙其人也哉感而書於

畱溪外傳之末肯

康熙壬申冬至月錫山同里晚生朱襄頓首再拜書於燕
臺精舍

留溪外傳十八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國朝陳鼎撰鼎有東林列傳已著錄是書凡分十三

部曰忠義曰孝友曰理學曰隱逸曰廉能曰義俠

曰遊藝曰苦節曰節烈曰貞孝曰閭德曰神仙曰

緇流所紀皆明末

國初之事其間畸節卓行頗足以闡揚幽隱然其事

蹟由於徵送觀卷首徵事啟末附載二行云凡有

事實可寄至江寧承恩寺前刻匠蔡舟敬家或揚

州新盛街岱寶樓書坊轉付云云則仍然徵選詩

文標榜聲氣之風未可據爲實錄如張潮諸人生

而立傳殊非蓋棺論定之義其間怪異諸事尤近

於小說家言不足道也



ZW 21101000514327